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忞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羲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　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茲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篪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　編　羅　琳

副主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鞏　濱　劉　薔
　　　　馬池蘭

編　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　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　格　黃潤華　李際寧　陳　力　陳秉仁
　　　　王清原　胡　越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　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　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　群

章伏源　鄧菊英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　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　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　威　趙淑琴　李昭淳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　峰　彭道傑

胡　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　琳
副主任　吳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鞏　濱　劉　榮　劉　薔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吴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拾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原篇解十二卷首一卷 〔清〕胡道問撰 一
周易擬像六卷 〔清〕黎曙寅撰 三〇七
書義主意六卷附羣英書義二卷 〔元〕王充耘撰 附〔明〕張泰 劉錦文輯 五四九
毛詩集解訓蒙一卷 〔清〕鄭曉如撰 六一一
詩義擇從四卷 〔清〕易佩紳撰 六三五
羣經引詩大旨六卷 〔清〕黃雲鵠撰 七〇七
禮記摛藻一卷 〔清〕孔傳鐸輯 七三五

第貳册

小學達詁録十一卷首一卷	〔清〕羅時憲撰	一
說文雙聲二卷	〔清〕劉熙載撰	二〇五
六書通摭遺十卷	〔清〕畢星海撰	二三一
名原二卷	〔清〕孫詒讓撰	三一七
倉頡篇校證三卷附補遺一卷	〔清〕梁章鉅撰	三五一
詩韻攷裁五卷	〔明〕徐爾鉉撰	四一九
古韻溯原八卷	〔清〕安念祖 華湛恩撰	五〇三
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十一卷	〔清〕胡垣撰	六三一
說經囈語不分卷	〔清〕左寶森撰	七〇九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二卷 〔清〕錢大昕撰 錢侗增補 七三一
眉山詩案廣證六卷 〔清〕張鑑撰 七五一

第叁册

魏書官氏志疏證一卷 〔清〕陳毅撰 一
馬嵬志十六卷首一卷 〔清〕胡鳳丹撰 二九
問俗録六卷 〔清〕陳盛韶撰 二二七
花甲閒談十六卷 〔清〕張維屏撰 二八五
西北邊界圖地名譯漢攷證二卷 〔清〕許景澄撰 四二五
西藏方輿與各國各省連界暨各要隘情況解說不分卷 〔清〕呂調陽撰 四七三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 〔清〕郭嵩燾撰 四七七

第肆册

時節氣候抄六卷首一卷 〔清〕喻端士撰 一
文武職養廉俸薪表不分卷 〔清〕不著撰者 九七
捕蝗圖説一卷要説一卷 〔清〕錢炘和輯 一一五
帝闕城垣規制不分卷 〔清〕不著撰者 一二五
河工器具圖説四卷 〔清〕麟慶撰 一七五
地宫作法不分卷 〔清〕不著撰者 二五九
明朝破邪集八卷 〔明〕徐昌治輯 三一七
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一卷 〔清〕勞乃宣撰 四七一
頤情館聞過集十二卷 〔清〕宗源瀚撰 四八三

出山草譜八卷 〔清〕湯肇熙撰 六一五
醫林大觀書目不分卷 〔清〕改師立輯 七七七

第伍册

三十有三萬卷堂書目畧四卷 〔清〕孔廣陶撰 一
漢石刻攷一卷 〔清〕劉鶚撰 三七三
昭陵碑攷十二卷 〔清〕孫三錫撰 四五一
石鼓文定本十卷今文釋音一卷辨證二卷地名攷一卷 〔清〕沈梧撰 六〇一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六十七卷・之一 〔清〕孫嘉淦等撰 七一一

第陸册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六十七卷・之二 〔清〕孫嘉淦等撰 一

第柒册

諸史夷語解義二卷 〔明〕陳士元撰 一

鑑古齋日記四卷 〔清〕陳紹箕撰 皮錫瑞評 五五

幼基一卷 〔清〕段嘉謨撰 一三五

攷古録十卷 〔清〕孫璧文撰 一四九

戎笈談兵十卷首一卷 〔清〕汪紱撰 三七一

第捌册

松厓醫徑二卷 〔明〕程玠撰 一

醫悟十二卷 〔清〕馬冠羣撰 一〇五

精選治痢神書三卷 〔明〕張介賓撰 二一七

本草新編不分卷 〔清〕陳士鐸撰 李巖評 二六五

俞天池先生痧痘集解六卷 〔清〕俞茂鯤撰 四〇五

醫方叢話八卷 〔清〕徐士鑾撰 五七七

算牖四卷 〔清〕許桂林撰 七〇五

第玖册

數學精詳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屈曾發撰 一

藝游録二卷 〔清〕駱騰鳳撰 二一一

學彊恕齋筆算十卷附測量淺說一卷 〔清〕梅啓照撰 二八三

越巫雞卜一卷 〔清〕黃世發撰 五〇五

西法挨星江南黃道命度表一卷

附元空秘旨一卷 〔清〕楊學光撰 附 鮑理士撰 五二三
妥先類纂十九卷 〔清〕毛濟美撰 五三五

第拾册

琴學圖攷一卷 〔清〕孫眞湛撰 一
蕉庵琴譜四卷 〔清〕秦維瀚撰 二五
繪聲圖一卷 〔清〕金春亭撰 一三七
弈理析疑二卷 〔清〕臧念宣撰 一七九
近譜一卷 〔清〕金楙志輯 三〇九
重訂宣和譜牙牌彙集二卷 〔清〕金杏園撰 雲庵重訂 四一一
清真教考不分卷 〔清〕沈懋中輯 四五七

龍虎經註不分卷 〔清〕尹太鉉注 四八九
古學記問録十五卷 〔清〕吳蔚文撰 五一五

第拾壹册

餘年閒話四卷 〔清〕葉良儀撰 一
娜如山房説尤二卷 〔清〕王灝撰 九七
高奇往事十卷 〔明〕何鏜輯 二四三
海涵書鈔七卷 〔清〕李大詰輯 四二九
續同書二十四卷 〔清〕福申輯 五三三

第拾貳册

五茸志逸隨筆八卷附説夢一卷 〔清〕吳履震撰 附 曹家駒撰 一

買愁集四卷　〔清〕錢尚濠輯　二七九
新刊辨銀譜一卷　〔清〕馮琢珩撰　四一七
青煙録八卷　〔清〕王訢撰　四二九
百十二家墨録題詞五卷　〔清〕邱學敏撰　五三五
布經要覽二卷　〔清〕不著撰者　五八一
猫苑二卷　〔清〕黄漢輯　六〇一
蠕範八卷　〔清〕李元撰　六五九
蓄魚雅集一卷　〔清〕鍾鳴撰　七七七
促織經一卷　〔清〕小厂撰　八〇五

第拾叁册

騷筏一卷　〔清〕賀貽孫撰　一
楚辭新註求確六卷　〔清〕胡濬源撰　二三
屈子正音三卷　〔清〕方績撰　一一五
屈宋方言攷一卷　〔清〕李翹撰　一四九
楚辭叶韻攷四卷附一卷　〔清〕徐天璋撰　一六五
最樂堂文集六卷　〔清〕喬光烈撰　二〇七
樂賢堂詩鈔三卷　〔清〕德保撰　三五一
邈雲樓集六種十一卷　〔清〕楊鸞撰　四三七
舊雨草堂詩八卷詩餘一卷　〔清〕董元度撰　七〇五

第拾肆册

吞松閣集四十卷 〔清〕鄭虎文撰 一
鳴春小草七卷茶山詩鈔十一卷文鈔十二卷 〔清〕錢維城撰 四二一

第拾伍册

李文園先生全集十三卷 〔清〕李中簡撰 一
緑筠書屋詩鈔十八卷 〔清〕葉觀國撰 一七一
玉汝堂詩集四卷附題詞一卷年譜一卷 〔清〕成文撰 二九一
擇石齋文集二十六卷 〔清〕錢載撰 四〇三
遠香亭詩鈔四卷 〔清〕楊有涵撰 五二一
一樓集二十卷 〔清〕黃達撰 五五九

第拾陸册

香雪文鈔十卷　〔清〕曹學詩撰　一
蘀石齋詩集五十卷　〔清〕錢載撰　五一五

第拾柒册

𣛮亭文稿十六卷　〔清〕鄧夢琴撰　一
看山閣集六十四卷　〔清〕黃圖珌撰　二一三

第拾捌册

竹香齋古文二卷　〔清〕茹敦和撰　一
來鶴堂詩鈔四卷　〔清〕于宗瑛撰　三五
曉亭詩鈔四卷附鶴鳴集一卷　〔清〕塞爾赫撰　附　伊都禮撰　八七
月山詩集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恒仁撰　二二三

西垣集二十卷 〔清〕保培基撰 二六九
西垣次集八卷 〔清〕保培基撰 四四一
瓔暈山房詩删十三卷續編一卷 〔清〕羅天尺撰 四八一
餘暨叢書二卷 〔清〕朱坤撰 六〇七
竹巖詩草二卷 〔清〕邊中寶撰 六四三
靜退齋集八卷甜雪詞二卷 〔清〕戴文燈撰 七二三

第拾玖册

畬經堂集詩集六卷詩續集四卷文集八卷 〔清〕朱景英撰 一
切問齋集十六卷 〔清〕陸燿撰 二三五
七録齋詩鈔十卷文鈔十卷 〔清〕阮葵生撰 五〇五

第貳拾冊

介石堂集詩十卷古文十卷 〔清〕郭起元撰 一

谿音十卷 〔清〕朱仕玠撰 二〇七

敬齋文集十二卷補編一卷 〔清〕吳高增撰 二八一

玉亭集十四卷 〔清〕吳高增撰 三八三

在璞堂吟稿一卷 〔清〕方芳佩撰 五〇九

在璞堂續稿一卷 〔清〕方芳佩撰 五三五

稽古堂詩集二卷 〔清〕許全治撰 五七七

蘇門山人詩鈔三卷 〔清〕張符升撰 六二三

培遠堂詩集四卷 〔清〕張藻撰 六四九

耀塵集二卷 〔清〕孔繼浩撰 六八九

烎虛大師遺集三卷 〔清〕釋明中撰 七五五

第貳拾壹册

話墮集三卷二集三卷三集三卷 〔清〕釋篆玉撰 一

謙谷集六卷 〔清〕汪筠撰 八一

樗莊文稿十卷尺牘一卷詩稿二卷 〔清〕沈維材撰 一一九

于湘遺稾五卷 〔清〕樓錡撰 三二三

永宇溪莊識畧六卷首一卷續識畧一卷 〔清〕曹庭棟撰 三六七

東莊遺集四卷 〔清〕陳黃中撰 四二一

山舟紉蘭集二卷 〔清〕陳敬撰 四六一

澄秋閣集二集四卷三集四卷 〔清〕閔華撰 五〇五
瀣陸詩鈔九卷 〔清〕顧于觀撰 六二七
陶人心語六卷 〔清〕唐英撰 六七一

第貳拾貳册

白松草堂詩鈔六卷 〔清〕朱玉蛟撰 一
野客齋詩集四卷擬賦試帖體一卷 〔清〕毛曙撰 三五
恩餘堂經進初藳十二卷續藳二十二卷三藳十一卷
策問存課二卷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二卷 〔清〕彭元瑞撰 一四一

第貳拾叁册

蘭韻堂詩集十二卷御覽集六卷經進文稿二卷文集五卷 〔清〕沈初撰 一

白華前稿六十卷 〔清〕吴省欽撰 二六三

第貳拾肆册

嶺南詩集八卷 〔清〕李文藻撰 一
香亭文稿十二卷 〔清〕吴玉綸撰 六五
南屏山房集二十四卷 〔清〕陳昌圖撰 二三九
古衡山房詩集十二卷 〔清〕陳樽撰 四八九
松花菴詩草二卷遊草一卷逸草一卷詩餘一卷
韻史一卷蘭山詩草一卷松厓文稿次稿一卷 〔清〕吴鎮撰 五八一

第貳拾伍册

傳經堂詩鈔十二卷 〔清〕韋謙恆撰 一

虛白齋存藁十四卷〔清〕吳壽昌撰 一二一
述職吟二卷公餘集十卷竹軒詩藁四卷〔清〕劉秉恬撰 三五九
荷塘詩集十六卷〔清〕張五典撰 五五九

第貳拾陸册

南陔草六卷附一卷〔清〕林澍蕃撰 一
翠巖雜稿三卷首一卷〔清〕魯九皋撰 六九
律古續稿一卷集古古詩一卷集古絕句一卷〔清〕吳鎮撰 一一七
大雅堂初稾詩六卷文八卷補編一卷
續稾詩十卷文八卷補編一卷〔清〕郯方鍔撰 一四三
娦雅堂別集六卷〔清〕趙文哲撰 四一五

媕雅堂詩續集四卷 〔清〕趙文哲撰 五三三

海愚詩鈔十二卷 〔清〕朱孝純撰 五七一

春及堂初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四集一卷 〔清〕方世舉撰 六七七

第貳拾柒册

含薰詩三卷丹橘林詩二卷 〔清〕吳楷撰 一

畫亭詩草十八卷詞草三卷 〔清〕朱黼撰 五九

白蒓詩集十六卷附一卷 〔清〕張開東撰 二二七

南坨詩鈔三卷 〔清〕張秉彝撰 四九七

秋蟬吟草四卷 〔清〕朱穎撰 五一五

留劍山莊初藁二十四卷 〔清〕石卓槐撰 五七三

第貳拾捌册

玉芳詩草二卷 〔清〕覃光瑤撰 一

訒葊詩存六卷 〔清〕汪啓淑撰 三一

松溪文集一卷 〔清〕汪梧鳳撰 一四三

詩槩六卷 〔清〕陳毅撰 一八一

穫經堂初藁八卷 〔清〕汪泩撰 二四七

青芙蓉閣詩鈔六卷 〔清〕陸元鋐撰 三〇九

戴簡恪公遺集八卷 〔清〕戴敦元撰 三七九

芸香堂詩集不分卷 〔清〕和琳撰 五〇五

賈稻孫集四卷 〔清〕賈田祖撰 五六三

小獨秀齋詩二卷補遺一卷附録一卷
窺園吟藁二卷附江上吟一卷 〔清〕喬億撰 六一五
三晉遊草一卷附録一卷夕秀軒遺草一卷惜餘存藁一卷劍溪外集一卷
劍溪文略一卷附一卷燕石碎編一卷杜詩義法二卷 〔清〕喬億撰 六六三

第貳拾玖册

逃禪閣稿四卷 〔清〕張崟撰 一
浮春閣詩集六卷 〔清〕沈景運撰 一二五
悔存詩鈔八卷 〔清〕黃景仁撰 二二五
焚餘詩草一卷玉臺詞鈔一卷律賦一卷 〔清〕于學謐撰 二八一
睿親王端恩詩稿不分卷 〔清〕端恩撰 三一五

守約堂詩稿十五卷 〔清〕謝階樹撰 四五三
臶齋文存一卷試律一卷詩餘一卷 〔清〕查元偁撰 六二五

第叁拾册

歷朝閨雅十二卷 〔清〕揆敘輯 一
詩倫二卷 〔清〕汪薇輯 九九
尺牘争奇八卷 〔明〕張一中輯 一八五
紅蕚詞二卷 〔清〕孔傳鐸撰 三六一
侶蛩遺音一卷 〔清〕張大受撰 四二九
詩餘譜式二卷 〔清〕郭鞏撰 四三七
中州全韻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周昂輯 五〇五

炙硯瑣談三卷

〔清〕湯大奎撰

拾輯·壹册目錄

周易原篇解十二卷首一卷　〔清〕胡道問撰　一
周易擬像六卷　〔清〕黎曙寅撰　三〇七
書義主意六卷附羣英書義二卷　〔元〕王充耘撰　附〔明〕張泰　劉錦文輯　五四九
毛詩集解訓蒙一卷　〔清〕鄭曉如撰　六一一
詩義擇從四卷　〔清〕易佩紳撰　六三五
羣經引詩大旨六卷　〔清〕黃雲鵠撰　七〇七
禮記摘藻一卷　〔清〕孔傳鐸輯　七三五

〔清〕胡道問撰

周易原篇解十二卷首一卷

清乾隆二十六年胡斯廊刻後印本

乾隆二十六年新鐫

驛鹽李君匡
觀察董恒巖 兩先生鑒定

周易原篇解

秀水馮蓼園先生評點

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包仁者見仁
知者見知理象數之說紛呇而
究未足以盡易之蘊其言理者
拘於墟其求象者涉於瞽專推
數者流於纖學者生千百世之
下欲求千百世以上之精若胸
與獸得徒依舊說以揣測前聖
之心或幾乎息矣會昌胡學道
問著周易原篇解其突患力索
垂廿十年而書始成并參政著
匡李公觀察定巖董公見而深

契之定出因囑余爲題定余初以是經舉而登第後七年薄領業日荒落今又衣食奔走旁病相繼心緒棼亂大何能窺是經之奧妙哉第觀胡亭宜著喜亓心所默孚有出於尋常意議之外者其分義文周之易爲又篇孔氏之易爲七篇以非合古易十弍篇之數即起呂汲公成公諸同於今日當大心折則多傑吳氏之論宜不能破者也其分大象另爲十弍篇確能發摘

御纂周易折中之論以釋伏羲卦象則汝楳趙氏答嘗有此意而未能得亓義者也其以之卦互卦釋爻辭並與小象相符合非同穿鑿附會則周易小傳與易小傳諸家宜解而不能相通者也至其闡先天河洛之數爲黄老之學俱能洞悉亓原委實明其宜以然則歐陽公陸象山諸君子宜未嘗揭以示人者也蓋能另闢奧窔而不詭於理獨窺象蘊而不泥於古用心之太息

苦無適爲點定而授之梓及書
成李公久歸滇南董公又作古
而嗟乎士之遇不遇有命而其
書之成亦有知己聚散之概焉
今余亦收　芸行之乞其言以
冠序予知是書之出天下後世

必有知而匪之者賞析之臯盦
默菴厓之巖與余共爲之乎哉
乾隆辛巳小春朔日筆峰樓寓
馮渠書於廣州之濂溪書院

序

易經十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顏師
古曰上下經與十翼也蓋本於班史
文王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
文言序卦之屬十篇遂以注之而不
知非也玩班史此段文義乃志易經

爲伏羲文王孔子所作故繼曰人更
三聖世歷三古其言文王作上下篇
所以別於伏羲之卦畫其言孔氏之
十篇所以別於文王之爻彖非以文
王作上下篇爲經文止上下二篇也
自顏注一誤而易本以上下經爲二

篇遂膠固而不可析宋儒嵩山晁氏
爲古易本因謂彖象與經始各爲一
書分經附傳由於費氏然漢書言劉
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
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則經傳相附由來已久曷嘗由於費

氏也東萊呂氏考定古文周易亦知
費本眞爲孔氏遺書而其篇次離合
復用晁書而不依費本者亦以費本
編之止有七篇與班史十二篇之數
不合耳今觀呂本所編孔子彖傳列
大象於小象之前玩其文義旣不相

承讀其音韻亦不能叶因三復
御纂周易折中所云彖辭爻辭之傳
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
人讀伏羲之易忽有悟曰此乃夫子
作以解羲易之辭也古本之易伏羲
卦象殆各爲一篇也乎遂取大象傳

與伏羲卦象合而觀之其意義旣適
文辭亦類乃信而不疑焉又取呂本
所編文周彖爻之辭而讀之見其前
後亦不相承且有文王繫以亨利而
周公直指爲凶如履六三之類者乃
又悟曰周公之易殆非文王之易其

亦各自爲篇者乎於是分上下經之
文爲伏羲卦象一篇文王彖辭二篇
周公爻辭二篇伏羲卦象即以大象
傳附之文王彖辭即以彖傳附之周
公爻辭即以小象傳附之蓋此三傳
孔子原作以解三聖之易不可各自

爲篇也外此則繫辭上繫辭下文言
上文言下說卦雜卦序卦皆孔子贊
易之辭宜各自爲篇合之共得十二
篇而三傳七贊又與先儒十翼之言
相合因益悟曰易經十二篇此其原
本也乎今試讀上繫下繫之文則統

贊三聖之易之辭也文言上則專贊
乾卦也文言下則專贊坤卦也說卦
則同贊乾坤六子也雜卦則通贊六
十四卦也序卦之辭專贊上下篇之
義孔子讀易作此以終篇故篇末繫
以終焉二字以此爲殿又何疑焉若

夫伏羲畫卦原不知有文王之彖辭
文王演易原不知有周公之爻辭三
聖所作各不相謀其當各自爲篇又
何疑焉乃知費氏易本所以異於施
孟梁邱者非由於分經附傳不過於
每一卦將羲文周三聖之易合而爲

一以便學者之觀象玩辭又以孔子
大象不可列於文王彖辭之前故附
於彖傳之後而後之學者遂不見有
古十二篇之易究之十二篇之易其
臚列於費本者試取一卦觀之不先
後井然乎因思宋儒呂晁諸公纂古

易經十二篇之名未嘗細參漢書以
讀費本而徒執顏注以爲斷雖朱子
本義亦從東萊所定惟
御纂周易折中發千古之蒙使天下
後世學者猶得以恭覩而窺其奧也
今更定古本周易名之曰原篇解所
釋多與傳義不合非敢自異於程朱
也蓋井蛙所見亦自各具一天云爾
旹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春王正月上
元日會昌後學胡道問書

周易原篇解目錄

卷首

考　傳　凡例
卷之一
伏羲卦象篇
卷之二
文王彖辭上篇
卷之三
文王彖辭下篇
卷之四
周公爻辭上篇乾至謙
卷之五
周公爻辭上篇豫至離
卷之六
周公爻辭下篇咸至困
卷之七
周公爻辭下篇井至未濟
卷之八
孔子繫辭上篇
卷之九
孔子繫辭下篇
卷之十
孔子文言上篇
孔子文言下篇
卷之十一
孔子說卦篇
卷之十二
孔子雜卦篇
孔子序卦篇
大易吟二首　十翼贊十首

考宋儒所定古文周易本

王叔原古易十二卷、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

呂微仲周易古經十二卷、上下經並錄繇辭彖象隨經分上下爲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晁說之古易十二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

呂伯恭古易十二篇、所定篇次與微仲同、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

嘗觀貴與馬氏經籍考、有云漢募群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云云、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解卦爻、凡以彖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其說蓋本於嵩山晁氏之論、夫田何之本、至永嘉之亂始亡、鄭王諸儒、猶所目見、其間經傳離合、何無一語道及也、若費氏果變亂古易、本劉向校書、又何以言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也、但細觀費本、惟大象一傳、在於彖傳之後、爻辭之前、上下實不承接、　折中則云、此孔子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而不即以之釋卦彖、仍與小象共合爲篇者、亦以呂成公所定爲朱文公所依耳、然經傳相離、非惟學者不便觀省、恐亦非聖人作傳之意、今觀文公所集五經四書之傳、俱附於

本文之下、未嘗相離、何獨至於聖人、而遂疑之耶、故備考宋代先儒所定古文易本、見經傳相離、實始於宋、並非漢田何之舊云

道問識

前漢書儒林費氏本傳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嘗觀班史藝文志云、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

之屬十篇是以乾坤文言在十篇之內矣今此又云
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分文言二篇
在十篇之外者蓋藝文志所云卽先儒所謂十翼也
合文周上下篇之彖傳小象傳而爲二也此之所云
郎易經十二篇之數也分文周上下篇之彖傳小象
傳而爲四也文言二篇必別而言之者以文言二篇
參入乾坤二卦之末實自費氏始此費本之所以異
於施孟梁邱也其曰徒以二字者是班史艷諸儒易
本俱有章句惟費氏獨亡非以彖象系辭文言解說

經文爲始自費氏也何嵩山晁氏等以分經附傳爲
罪乎費氏也哉

道問識

凡例九條

一古文易本凡十數家其篇次離合雖各不同要皆必
求合乎十二篇之數今之所編十二篇不敢有心違
異古人亦不敢勉强分裂聖經實因伏讀
御纂周易折中釋大象傳數語遂悟伏羲之易當另爲一
篇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亦當各爲篇數編之得十
二篇未知與施孟梁邱田何諸古本有合與否
一史遷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則文王彖辭雖極簡要
其旨意實難研究繫辭明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故此之釋彖辭欲
研窮文王憂患之情因引中古之運會與文王與紂
之事以實之殫精竭慮以意逆志有所未通嘗廢寢
食以求其合觀者幸鑒其苦衷焉
一卦有互體先賢以爲創自漢儒鄙而不論然春秋傳
載周史爲陳侯筮遇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
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艮爲山是二三四互成艮之
象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震

之離亦離之震震之離謂震變爲離也亦離之震謂二三四互成離而震乃變動爲離也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夫從風坎變巽之象風隕妻三四五互成巽以破壞兌體之象凡此之類皆有取於互體故此所釋周公爻辭必及互卦并及之卦之互若夫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實爲漢儒焦氏所創其說另見於外篇固不敢以之釋經

一八卦之象載於說卦非此則涉穿鑿然亦有不可忽

者如巽之爲魚說卦無明訓乃姤之下體巽也其取象則曰包有魚包无魚剥之五爻變巽也其取象則曰貫魚是則確然可據者外此說卦所未及斷不敢附會

一繫辭爲聖人所作其理有條而不紊其序井然而不亂與大學中庸二書相似乃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一章明當與自天祐之節相聯前賢知其錯簡而不正遂令繫辭上篇之文若棼而無次今特序而正之以復聖人之舊

一雜卦當在序卦之前古來從無此說葢聖人贊易由乾而坤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然後及於上下篇之序理所宜然若以雜卦爲終篇似聖人贊易於易義既完之後復起一例竟屬易之贅旒矣故不可以不正之

一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傳自希夷是宋之前未嘗有也宋儒釋易鄙漢儒之言象數爲穿鑿至其以圖釋易竟不自知其穿鑿也夫諸圖俱屬丹家秘訣其理與天地造化相通自不可廢但於經文則無涉耳故特

列之爲外篇以見易理之精在於辭不在於圖也

一是本所注與諸家不同諸家知易爲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究未析聖人有四其憂世覺民之心亦自不同蓋伏羲之世上古也文周之世中古也孔子之世春秋也其民有淳薄之不同其憂亦有詳略之異故此之注卦象必求伏羲憂世覺民之心於大象必求孔子教人學伏羲之意注彖辭必求文王憂世覺民之心於彖傳必求孔子教人學文王之意注爻辭必求周公憂世覺民之心於小象必求孔子教人學周公

之意外此如繫辭二篇必條分縷析孰為贊伏羲之
易孰為贊文周之易總不敢囫圇以塞白
一是編之注始於甲子九月成於丙子十月經十三年
思索凡四易丁卯草創初脩即呈 方伯彭公既
蒙許可己巳再呈驛憲李公曾上白 部院舉
題經學後竟不果辛未呈 督學湯公當蒙誨諭指其瑕
疵至丁丑呈 觀察董公親閱之後命呈 蓼園馮
公詳加評定自念一介書生僻處荒野管窺所得屢
蒙 大人鑒賞亦何幸哉今次男斯廊謀畀剞劂非

敢出以炫世也蓋嘗觀梁山來氏易註自序云德因
四聖之易千載長夜乃將纂脩性理大全去取其間
更將以數年所悟之象數以成明時一代之書是以
忘其愚陋改正先儒注疏之僭妄未暇論及云其自
任之心如此道問亦將竊比云爾

道問謹識

周易原篇解卷之一

會昌胡

伏羲卦象篇第一

此伏羲之易而孔子傳之也費氏易本伏羲之易
止列卦畫不書卦名亦以文王彖辭孔子大象俱
有卦名故不書耳後儒遂謂伏羲之時有畫無文
諸卦之稱止以名相傳至文王繫辭時始因其名
而書之然考帝紀伏羲氏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治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是畫與

名伏羲之易俱必有也蓋畫所以示之象而名則
以藏其理羲皇當日仰觀俯察擬議形容尤於名
之一字加之意焉學者能觀畫以求名因名而測
畫羲皇之心乃可得見至於彖辭大象之名一落
言筌已是聖人第二層義理學者止可玩之以見
文王孔子之心而不可以見羲皇之心也今書卦
名於卦畫之下而理從象顯象以理徵羲皇之心
於茲其猶未泯乎故 折中釋大象傳云
此義既立然後學者知有伏羲之書知有伏羲之

書然後可以讀文王之書此夫子傳大象之意也

大哉　王言開萬古之群蒙者在斯数語

矣

☰乾下乾上 乾

此所謂伏羲之易也六畫之象是將無形的道理顯示以有形乾字之名是將有形的象數歸本於無形蓋上天之載於穆不已統而觀之陰陽兩在奇耦難明聖人因象以求氣因氣以測理知奇之象爲陽之氣而有至健之理故於六畫皆奇之卦名之曰乾其象則天其性則健而其畫之數亦六者陽非得陰無以立其體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

此夫子解伏羲乾卦之象而教人體乾之道以進德所謂聖人崇效天之學也以爲伏羲觀於上下皆乾之卦曰初至上陽氣周流無有間斷如天之運行不已惟陽性極健故也卦所以名之曰乾君子法其健則以自彊不息焉象曰二字乃夫子推原伏羲立象之意以爲作傳發端之辭呂本謂爲康成所加特删去之便失夫子釋伏羲卦象之意蓋伏羲畫卦原指陰陽之理以示人

說理微妙衍詳　著似朔定

非徒爲卜筮而設也夫子恐人視易止爲卜筮之書故於伏羲之易別作一傳以解之教人以窮理盡性之事所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正在於此至於文周彖爻之辭原爲卜筮而作夫子釋之亦惟於吉凶悔吝之間示人以中正敬慎之德而已其爲教不能如大象之親切有味也故學易者尤宜於大象加之意焉其曰天行健與諸卦直稱卦名不同者蓋乾者天之象健者陽之性天象不可學天之健則可學也天之健不以一毫陰柔雜之人之健不以一毫私欲間之則盡人合天

矣自彊不息君子內聖之功所以立體也厚德載物君子外王之道所以致用也天地之氣陽生而陰成故君子之學體乾而用坤

☷坤下坤上 坤

太極之體陽惟成象陰乃成形太極之理動每有象靜每無形故觀其體則坤可見而乾難知論其理則乾猶易明而坤實難測陰而至於無陽不可與純陽並訓矣蓋陽得陰而成配陰實反陽以爲用二者有對待之勢而無並行之理故陽数奇則陰数耦陽主進則陰主退

夫耦所以配竒而退實與進反今聖人畫六耦以象陰而名其德爲順者非謂陰必順也陰能順陽而後爲陰之正也故易中言陰之承陽亦於陽之生成處明其爲陰若離陽以求陰則陽爲陰消陰實反陽不可名爲順矣蓋坤非陰乃陰之用陰陽不交不可以爲用陰陽不變而其用不可見乾坤爲陰陽之體猶未及陰陽之用然坤之爲名陰雖未交乎陽必能順承乎陽而其用有不可窮者矣此伏羲扶陽抑陰之心已於坤之一字見之而文王周公孔子之作易亦止以發明伏羲之心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夫子解伏羲坤卦之象而教人體坤之德以居心所謂聖人鼻法地之學也以爲伏羲觀於上下皆坤之卦自初至上陰氣凝結如地勢之無窮故名之曰坤君子法其廣博則以厚德載物焉萬物待教養於君子猶其托成育於大地也地惟至厚乃能載今坤六畫皆陰是陰氣極厚也故君子法之焉地勢二字亦取其廣博包含無有窮盡之意於厚字意多於順字意少但君子之載物則惟其至順所以極厚順是合乎天理準乎人情不與物相悖戾如中庸和字一般若於物理稍有違背則吾心之德便褊隘淺薄不能如地勢之無窮矣故第言厚德而至順之理自在其中若以地勢爲至順則平陂險夷皆地勢也何可以順言哉

䷂ 震下坎上 屯

此伏羲觀於震下坎上之卦陽氣奮動於內險陷抑之於外有屯難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覩卦而思其義也屯之象以震陽爲主然坎陽居中得正陷於陰中不能有爲亦屯之象也六十四卦惟屯蹇俱訓難但蹇

之難人事居其半屯之難則由於氣運非關人事也蓋天地初闢人事未興昏亂叢雜其時爲屯震動於下動所當動第無如險何然盤根錯節正利器見長之時故夫子教人必以經綸濟屯也以屯蒙繼乾坤其序乃文王所定今編伏羲之易亦如之者因伏羲畫卦時所定次序邈不可考竊憶夫子雜卦一篇乃伏羲所定欲依之以編則又顛倒周文序卦之義故照其舊列不敢更改云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說好

此夫子解伏羲屯卦之象而教人處屯之時當奮發有為乃聖人作君之道也以為伏羲觀於以震遇坎之卦如雲雷之相薄陽氣欝結不通故名之曰屯君子值此時當以經綸濟世難焉雲在外雷在內抑遏阻塞奮激成聲坎雨不降天地昏冥屯之象也君子經之使混淆者清明綸之使乖離者和合治屯之道也經綸二字帝治王猷君相師儒之道盡在其中矣

☶☵ 坎下艮上 蒙

此伏羲觀於坎下艮上之卦水險在於山下有蒙昧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義也蒙之為卦坎險深於下艮山高於上以高掩深故昏昧而成蒙然其險為水是山所出之泉也未經汨亂則蒙中有明正如童子之心未為物欲所擾蓋人生雖本靈亦必血氣既足而後知覺漸開當其始生未有不蒙者也至於旣壯而以情欲昏其良知則謂之愚不可謂之蒙矣

說理精而透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夫子解伏羲蒙卦之象而教人以牖民覺世之心乃聖人作師之道也以為伏羲觀於以坎遇艮之卦如初

出之泉清泓而隱於山下藏於險中雖未能即達而有必達之勢無異童子之心故名之曰蒙君子覩其象當果行育德以啟其蒙焉山下之泉漸出漸廣若不疏通利導之則浸淫無所底止惟疏通其勢順導其流必沛然莫禦何者蒙泉之象以艮山上一陽下出為坎之中陽其源遠故其流長君子覩於人心雖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是此心之德本之於天其根源實自强固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昏愚而不知所為故體山下出泉之象以教之順導其良知良能使其仁敬孝慈之行果決而無所疑則其仁義禮智之德亦自養育而無所撼矣

☵☰ 乾下坎上 需

此伏羲觀於乾下坎上之卦以剛健遇險陷必待之而不可遽進有需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義也坎陷在前不可不需乾健知險則又能需蓋凡人之舉動事之機會皆有其適當之時若不能從容以待之則急躁而進鮮有不敗者是需之為道於人所系甚大故伏羲必明其象以教人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夫子解伏羲需卦之象而教人以居易俟命之學也雲氣既自下而上蒸於天則雖未雨而雨實可必惟需之而已君子於其時飲食以養其身宴樂以養其心身心交養而需之道得矣蓋凡人於當需之時最忌有欲速見利之心欲速見利之心動於中則急遽之行現於外然而宴安無事每多過情之想故非飲食宴樂必不能需也伏羲示人以其時夫子教人以其道二聖之心於此可見

䷅ 坎下乾上 訟
此伏羲觀於坎下乾上之卦剛與險交上下相違有爭勝之情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預謀絕訟之端也訟辨之詞多曲坎險似之好訟之人必强乾剛似之故非坎險則不成訟非乾剛則不能訟內險外剛未有不與人相訟者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夫子解伏羲訟卦之象而教人以絕訟之端也天之行極其剛健不能俯而就下水之行趨於險陷不能仰而流上其行相違其情必不能合而訟興矣君子觀訟所由興俱由於兩情相違情之終違由於始之不慎故其作事慎審於情理之間必求盡善無弊始終不至於相違而後已夫訟獄者刑罰之所由起其情最深其事最鉅故二聖必加意以教人焉

䷆ 坎下坤上 師
此伏羲觀於坎下坤上之卦二畫一陽居下之中以統衆陰伏至險於至順之內有兵師之象故揭之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道也險而不順不可以名師剛而不中不可以統衆顧名思義其所以教戒人者亦深切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此夫子解伏羲師卦之象而教人以養兵之道也水聚於地中實為險陷惟地能容之則潤澤沾濡不至泛濫而害於物故君子觀於師之象寓兵於農藏衆於民能容保乎民則師衆自安畜不至潰爭而為亂蓋兵者殘民之事畜之無方其害滋大惟以容為畜則非所以殘民而實所以衛民矣且水由地中行之象也

䷇ 坤下坎上 比

此伏羲觀於坤下坎上之卦五畫一陽居上之中以臨衆陰而下順從之有親比之象故揭之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道也比以坎中畫爲成卦之主不取險陷之義者以下順也下順則上必不陷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夫子解伏羲比卦之象而教人以親民之道也地上有水流而不息必以海爲歸是水之比於地者將比於海也先王觀於水地相比之象而知九州之廣情好日動民欲比於王者必先比於其地之君然後能通之於

王故封建萬國使各得所比如水之行於地上也又制爲巡狩述職之典與諸侯時時相親使天下共有所比如海之納衆流而不遺也故能以一人撫四海以四海仰一人其情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焉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水土和合故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 乾下巽上 小畜

此伏羲觀於乾下巽上之卦以巽順柔乎剛健四畫一陰衆陽說之有小畜之象故揭其情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義也小畜以巽陰爲成卦之主乾體三畫爲其所畜遇柔順而失剛健喪乾之德矣然一陰居四得位而正復能畀巽以行之此乾所以爲其畜也伏羲觀於卦情之不正故以小畜名之以示儆而大象釋之必別取一義以教人學易見易象之無窮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夫子解伏羲小畜卦之象而教人以脩辭居業之學也風行天上則能去其陰翳發其光華亦猶人之威儀文辭周旋於外能消除其固陋增飾其光輝也夫風行

天上卦象與卦名其義若不相涉夫子教人學之以懿文德蓋制外以養中是以小畜大之意舍內而圖外是所畜者小之意且乾陽本自剛健惟巽以陰柔入之故昏弱而成小畜今不法巽之入而法巽之風自能去其陰柔而遂其剛健此聖人深於學易之道也

䷉ 兌下乾上 履

此伏羲觀於兌下乾上之卦上剛而健下說而和上以剛臨下下以和事上有尊卑名分之象故名之曰履欲人觀卦而思其義是先王制禮之本也以人之所履而

論則禮之體貴嚴故乾剛居外而人不可犯禮之用貴
和故兌說在內而毫無所乖嚴而泰和而節履之爲禮
其象如是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夫子解伏羲履卦之象而教人以制禮之本也上天
下澤高卑之分雖極懸殊然天光下映於澤澤氣上蒸
乎天勢雖若隔氣實相通是履之象也君子觀於天澤
之分則制爲爵位以辨上下使卑不敢踰尊貴不可凌
賤截然有別而不容紊觀於天澤之氣相通故上勞心

以治下下竭力以奉上民志自定歡然相與而不離蓋
帝王總一海內整齊萬民莫大於禮伏羲示其象夫子
明其制二聖之心俱以爲治世所急莫過於禮也

䷊ 乾下坤上 泰

此伏羲觀於乾下坤上之卦二氣交通有泰之象故舉
其時以示人也天而在下地而在上以形體德象論之
反常之道也然天之與地上下雖甚懸絕而天之氣實
無日不行於地之中地之氣亦無時不通於天之際故
伏羲取名不取卦體卦德卦象而專以二氣之交爲義

蓋天地間人物之所以蕃變鬼神之所以出入流動充
滿盈塞無間者不外於二氣之絪緼而交則爲泰不交
則爲否可見氣運之盛衰非人力所能爲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夫子解伏羲泰卦之象而教人君以參贊化育之功
也天地既交其氣接續無間難以別白非有裁成輔相
之功不能開通其運會且當其時君明臣良自能與天
地合德固非規規然求天地之過而裁成之求天地之

不及而輔相之也蓋天地之過不及乃陰陽之偶偏如
堯之水湯之旱皆是遇泰之時有此氣運聖人裁成輔
相之道有在於法制營爲者有在於脩德存心者亦不
第協時正日教耕教稼等事而已也

䷋ 坤下乾上 否

此伏羲觀於坤下乾上之卦二氣不交有否之象故舉
其時以示人也天而在上地而在下以尊卑形體論之
理之常也然天地之形雖懸絕其氣無時不交一不相
交則雜亂閉塞人物災沴於時爲否矣但陽消陰長亦

氣運所必有故伏羲舉之以示人見時當如此雖有君子亦無如之何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此夫子解伏羲否卦之象而教人以明哲保身之道也天地有正氣正氣不交則邪氣妄行不能生物實以害物否之象也君子觀其象高蹈遠隱而爲辟世之舉豈得已哉蓋君子之心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豈同於晨門荷蕢之流然時當否塞不辟則有難正如伯夷太公當紂之時隱居東北海之濱苟非聞文王作則終

不可榮之以祿也

䷌ 離下乾上 同人

此伏羲觀於離下乾上之卦火氣上通於天無所間隔有同人之象故舉其情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道也火上同於天其形不能相合其氣則實相求火得天而有所麗天得火而發其光故人之相同亦不在於迹之聚而在於氣之合若必聚處始能爲同則有燕朋之私群居之戒惟雖千里之遥百世之遠迹不能相接形不能相親而聲應氣求無有不合文章行誼無有不符正

天與火同之象故爲同人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此夫子解伏羲同人卦之象而教人以同人之道天之體本高明而其氣下降火之體本光明而其氣上升故天火之同極其自然不假勉強君子體其象必去其私意歸於大公而其同乃自然但宇宙之中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有君子則有小人若概而同之同中反致乖異故君子之與人同必辨別其類族使善惡是非不混君子小人不雜同如天火乃能審異以致同類族指

事之是非人之善惡而言觀其事之是非即知其人之善惡知其人之善惡即知其行之是非以類族辨物君子之與人同所以能大公而盡善也

䷍ 乾下離上 大有

此伏羲觀於乾下離上之卦火在天上明無不照有盛大豐有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所以保其有也交泰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天地之氣猶未顯闘故爲君臣同心以開氣運所有猶未大也繼此則地氣上升[illegible]晦之象盡消文明之治畢現光華燦煥

而成大有矣是大有者天之所以報聖君賢相而畀君
賢相不可不善受天命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夫子解伏羲大有卦之象而教人君當舉直錯枉以
保所有也火在天上萬物皆受其照臨大有之象也但
離明中虛唯務包容或明知其惡而刑威不加則善類
不揚將來地大物衆蘖萌其間天命雖未改而人心從
此散矣是天有休美之命而君子不能順受也故必法
乾之剛決以遏惡揚善乃所以順天休命

䷎ 艮下坤上 謙
此伏羲觀於艮下坤上之卦以山之高下於地之卑有
謙退之象故舉其德以示人欲人觀卦而盡其道也外
不順不可以為謙內不止雖謙亦出於勉強然非九三
得位居下之上則無位無德縱謙何益此九三一畫所
以為成卦之主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此夫子解伏羲謙卦之象而明君子之謙非足恭也地
中有山以至高而處至卑之下有過於謙之象況六十
四卦之中惟謙一卦彖辭爻辭皆稱吉利而無凶咎夫
子觀象玩辭恐人知謙之善慕謙之名過為退抑則凡
事不敢擔當矣過為貶損則立身近於恥辱矣所謂恭
而無禮則勞是謙而不得其平也今卦象山高於地而
不上於地有謙而得其平之象謙而得其平雖過於謙
其實未嘗過也故君子觀謙之象以為謙非一味卑退
也不過裒去其自多之心增益其自寡之念以施於物
則稱其平而已凡人惟自見其多不見其寡所以驕傲
乎物而不自知君子惟自見其寡不見其多以施於物
則自能得其平也此真君子之謙也

䷏ 坤下震上 豫
此伏羲觀於坤下震上之卦雷從地出其聲和樂有豫
之象故舉其情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義也是先王
作樂之本也澤在天上則為履其卦以三畫一陰為主
故禮主陰記云別宜居鬼而從地是辨上下定民志之
意也雷出地上則為豫其卦以四畫一陽為主故樂主
陽記云敦和率神而從天是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之意
也然履三以陰居陽乃陽中陰也禮故體嚴而用和陽

說符道
覺究
心經學

根於陰也聖人制禮以配地以陽配陰也豫四以陽生陰乃陰中陽也樂故由中而出靜陰根於陽也聖人作樂以應天以陰應陽也從地從天以禮樂之本而言蓋履三畫本於坤豫四畫本於乾也配地應天以禮樂之用而言蓋履上乾所以配坤豫下坤所以應乾也故周禮亦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先王制禮作樂之道其取諸卦象者蓋如此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此夫子解伏羲豫卦之象而教人以作樂之道也雷者陽氣從地而出其聲奮發以至於天有宣幽達滯之意豫之象也先王法其聲之奮而和以作樂於以薦上帝以配祖考豫之至也蓋帝王象功昭德移風易俗莫大於樂樂之用郊祀宗廟爲尤盛故伏羲示其象夫子明其事以爲一代之所重者莫有過於此也

䷐ 震下兌上 **隨**

此伏羲觀於震下兌上之卦有雷藏澤中隨時收聲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其義也六十四卦之時惟隨之義爲難識夫子釋文王彖辭以二時字爲言蓋有隨時處中之意乃君子觀時審時之學也亦以震剛居兌柔之下實隨其時之所當然故曰隨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夫子解伏羲隨卦之象而教人以隨時休息之道也澤中有雷則雷聲猶未全無自此以往而後陽氣潛藏則澤中有雷之時正陽氣隨陰氣而收斂之時此卦名所以取爲隨也夫子教人體隨之道不曰以晦入宴息必曰以嚮晦入宴息嚮字之意正隨字之意也

䷑ 巽下艮上 **蠱**

說來蓍切

此伏羲觀於巽下艮上之卦風行山下草木動撓有蠱壞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所以治蠱之道也夫時而至於蠱壞皆人謀之不臧非氣運之有歉故上不苟止必不至於蠱下不畀巽亦可不至於蠱艮止於上而自以爲光明則輕視庶務不以爲意巽柔居下而專務爲畀退則凡事順從無所匡救此蠱所由成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此夫子解伏羲蠱卦之象而教人以治蠱之道也山下有風其風必烈掃去山中積葉現出一種清明氣象君子治蠱之道當亦如之蓋蠱壞之時人情媮惰宴安染於舊習故必鼓舞振作其民使盡革其舊染之汚而後能養育以成其德也

䷒ 兌下坤上 臨

此伏羲觀於兌下坤上之卦澤雖盛大坤土廣厚勢能制之不至泛濫是爲以上臨下二體相臨之象也二陽方長以逼于陰駸駸乎有成乾之勢是爲以內臨外六畫相臨之象也故名之曰臨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此夫子解伏羲臨卦之象而教人以臨民之事也澤上有地澤雖上臨乎地而地能包容之惟見澤之愈深愈大耳君子法兌澤之深以教民其意思無有窮盡蓋世雖極治然身居九重安知四海之遥無一夫之不被其澤其以內臨外之道周密如此又法坤土之廣以容民其懷保無有疆界蓋區域雖殊然既在同生並育之中誰非吾之赤子故必如地之無不持載使各得其所其以上臨下之義溥徧如此二者兼盡而民之受其臨者亦如澤之在地中愈深愈大無有窮極也

䷓ 坤下巽上 觀

此伏羲觀於坤下巽上之卦地上之風行而不止有徧觀庶物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四陰在內二陽在外不名爲小壯而名爲觀者以五畫一陽得位得中足以制服群陰也大凡陰之勝陽俱由陽無中正之德故陰得乘其間而消陽若陽果中正則天與人歸陰雖以衆在內亦無有不聽從服順者此五畫所以可爲成卦之主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夫子解伏羲觀卦之象而教人君體觀之道以遊觀天下也觀有二義觀視乎物則讀爲平聲示觀於下則讀爲去聲風行地上無不周遍有觀視之象無不觀之象然先王體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因觀視而示觀於下也朱子語類有云卦名之觀當作去聲六爻之觀當作平聲今以大象之義讀之伏羲卦名之觀當兼平去二聲之義而以平聲爲主文王彖辭之觀止作去聲周

公爻辭之觀盡作平聲於此亦可見三聖之易取義各不相謀而當各自爲篇不可强合以同之也

☲☳ 震下離上 噬嗑

此伏羲觀於震下離上之卦雷奮於內電激於外能去天地鬱塞之氣以合陰陽之和有噬嗑之象故舉其情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法其道也天地之氣陰陽間隔不交必雷電大作然後二氣通暢故雷之擊電之掣有去間之象今卦體四畫一陽不中不正阻隔上下乃天下之大害聖人所深惡而痛絕者故用一噬字以象之如

物在口中不能不噬而亦不可易噬非用力以齧之必不能合也其强梗難化之象如此故噬之必如雷之擊電之掣而後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此夫子解伏羲噬嗑卦之象而教人以刑威之道也電明雷動明以照之動以威之噬嗑之象也先王用明致威之道無過於明罰敕法故有取於其象焉蓋治天下之事不外於禮樂政刑夫子於禮樂教養之政既於履豫臨觀諸卦明其象矣而於刑罰一事尤諄諄致意焉

故噬嗑賁豐旅中孚五卦皆論用刑中孚者用刑之本也故曰議曰緩賁旅者用刑之方也故曰明曰慎曰无敢曰不畱噬嗑與豐則用刑之道也故曰明曰敕曰折曰致蓋用刑之道不威斷則人不畏服所以有取於火雷用刑之方不明慎則恐至錯誤所以有取於山火然而聖人之心仁愛斯民殺之正所以生之人苟有可以生之理詎忍卽置之死故中孚之議獄緩死乃聖人用刑之本心也然刑罰之興由於有間間隔之起由於爭遺訟之一卦負刑罰所自生而君子之作事謀始正所

以消弭禍亂於未形也

☲☶ 離下艮上 賁

此伏羲觀於離下艮上之卦火在山下其光上照山中所有盡被光華有賁飾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離爲文明艮爲光明內文明而外光明是無毫忽闇昧氣象晋於其間亦賁之一義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夫子解伏羲賁卦之象而教人以用明之道也山下有火所照見者惟草木土石之類其深隱所藏固不能

見也故君子觀其象知吾明之所及惟庶政而已則脩明之以昭文治至於訟獄之情藏於人心者如山中之險陷非斯時之明所可及也故惴惴然无敢折焉蓋折獄者必以言艮止於外有訥言之象且離明雖能照今其光在山則爲山所蔽其不能照者固多也是皆無敢折獄之意也

䷖ 坤下艮上 剝

此伏羲觀於坤下艮上之卦陰盛陽衰有剝落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所以處之也陽極則衰

亦氣數之必有但人能知其時則戒慎恐懼自能不爲陰所剝耳故伏羲舉之以示人所以覺世者誠切矣今以卦象觀之一陽居上而在外已自失其中德矣群陰之剝之者二雖中正實在下體賢人未用之象也三則不中不正與之相應四則正而不中五則中而不正與之同體相近小人得勢之象也雖欲不爲所剝得乎此伏羲憂之極深故直以剝示義也四正而不中五中而不正小人近君能惑陽剛之主以固其心有其情形無過於此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此夫子解伏羲剝卦之象而教人以免剝之道也地惟至厚所以能載山使山附於地自安敦而不易卦象如此故人君當剝之時群陰在位上以一陽居外實有無可如何之勢正如春秋魯昭公之於三家也君子處之惟法地之厚以廣澤惠下民則邦本已固群陰難施其覬覦自可得安矣蓋卦象六二初以陰柔在下有安靜不剝之意二以中正在下有抱德安處之意上能以厚澤及之所以永固邦寧雖有權奸不足懼也夫剝之爲

名伏羲若有難挽之勢而夫子學易之深其有見於卦象者乃如此此所謂生民未有者與

䷗ 震下坤上 復

此伏羲觀於震下坤上之卦一陽初動於內衆陰順之於外有陽氣來復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所以保之也陰陽二氣無時可離陽剝於上即復於下消長之機其界甚微無有間斷故伏羲觀於卦之一陽從剝而來如陽氣自外而復內因以復名卦見陽非卦所本無實卦所本有也或疑陰陽二氣既無時可離

精當

姤之取名何以不曰反而曰遇不知此正聖人內陽外陰之心所以抑陰而扶陽也觀於復姤取名之義愈知伏羲畫卦非徒舉陰陽之象以示人其所以教人者全寓於卦名一字中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此夫子解伏羲復卦之象而教人處復之時當安靜以養微陽也雷在地中陽氣雖微而欲動正初復不寧之象也若不安靜以養之則一洩無餘發而難收陽之弱不敵陰之盛矣可不謹哉故舉先王至日之政以明處

復之道蓋雷聲本動於地上如關之開商旅之行后之省方也今在地中則藏至動於不動之內故關之閉商旅之不行后之不省方皆所以保微陽也

䷘ 震下乾上 无妄

此伏羲觀於震下乾上之卦動與天合無所期望有无妄之象故舉其德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法其道也人能任天而動則所動必以理豈猶有妄者乎蓋震一陽動於下乾三陽應於上由中達外皆屬天德至誠之象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夫子解伏羲无妄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盡人物之性也天下雷行陽氣通暢宇宙之間萬物各遂其生是物與无妄之象也先王覩其時之極盛亦惟體天之道法天之功參贊造化以養育萬物而已豈敢任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六十四卦惟乾不稱卦名曰天行健无妄不直稱卦名曰物與无妄者蓋二卦乃聖人天德之自然有非常人所可學而至故舉而歸之於天亦欲人之自明而誠不欲人之妄希自誠而明也

䷙ 乾下艮上 大畜

此伏羲觀於乾下艮上之卦天氣聚積於山中山能止而畜之有所畜者大之象故舉其德以示人也乾陽剛健上進不極不止今艮一陽已極於上乾體三陽雖欲上進而無所之此艮所以能止乾也夫乾爲天德又爲天道能止天德天道於內其所畜之大可知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夫子解伏羲大畜卦之象而教人以成德之功也天者陰陽五行之氣在於山中山能畜之則品彙繁數百物生長是所畜極大也君子法艮之畜乾以多識前言

往行則吾心之天德自充積而不至外馳是所畜者亦極大

䷚ 震下艮上 頤

此伏羲觀於震下艮上之卦上止下動如口之食物有頤之象故揭其情以示人欲人觀卦而知所以自養也人有養而後有生但人之自養毋患其大過故必動而能止乃合頤養之道又人之一身形欲其靜氣歛其遊卦體內動外止亦養生之術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此夫子解伏羲頤卦之象而教人以養生之道也山下有雷雷動山止爲動而能止止其所動之象言語飲食皆情慾之動於中而發於外者也慎之節之爲動而能止止其所動之意蓋君子之養德養生不能却物而無欲亦不至徇物而縱欲此養道之最善者也

䷛ 巽下兌上 大過

此伏羲觀於巽下兌上之卦四陽極盛居中二陰柔弱在外有大過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大過乃勢之所爲二陰處外四陽在中陽有陷於陰之象陰有欲包陽之意非陽變陰則陰消陽而二陰柔弱不能敵四陽之盛故必有非常之事起於其中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夫子解伏羲大過卦之象而教人以用行舍藏之道也澤陰而木陽澤滅木乃陽爲陰陷之象非決去其澤木不能生是正當大過之時也故君子於斯世用則獨立不懼是得時以行非常之事如澤既決而木特出也舍則遯世无悶是不得時則有過人之行如木之隱於澤而不見也蓋君子作事必審乎時勢時雖當大有所

爲而勢不在我亦惟有遯世无悶而已止乎其不得不止是非有大過人之才者不能也

䷜ 坎下坎上 習坎

伏羲於坎加一習字者蓋八卦之德健順止說動入麗於人俱爲美德故重之益見其善善雖多視之若無所以不取重義也惟坎爲陷於人最爲不美故重之益見其不善卦名獨取重義所以示人知所處也夫以一陽在於陰中是爲陰所包裹也包裹綿密陽終難以出矣所以爲陷今重之又得坎焉則險之極而陷之深故伏

義如一習字以示人見陷之極深而不得出則有與險相習不覺爲陷之象夫陷而能不覺爲陷亦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之道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夫子解伏羲習坎卦之象而教人以處患難之道也水以漸而至人或不覺至於陷害今洊至焉則熟於水者習於水可以免陷矣故君子法之當習坎之時不能大有所爲惟自常其德行不改所守自習其教事不輟所爲而已即彖辭所云有孚維心亨之意也蓋習坎一卦與蹇困相似蹇曰反身修德是處蹇之道也困曰致命遂志是處困之道也

䷝ 離下離上 離

離之成卦當以陽畫爲主蓋離麗也其象爲火火之爲物必麗於薪是陽麗於陰也太極之理陰爲體而陽爲用用必麗於體乃是正理若陰麗於陽則陽爲體而陰爲用所麗非正矣人之一身氣陽血陰氣必麗於血血豈能麗於氣乎故離麗之義必以陽麗陰爲是蓋陽中一點真陰最能養陽而爲陽所依附也離之所以爲明

妥

亦以二陽在外而中空凡陽之體俱清但實則不能明空則能明非以中陰爲能明也是離麗離明二義俱必以陽畫爲主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此夫子解伏羲離卦之象而教人君法之以出治也書之稱堯曰光被四表詩之咏成康曰斤斤其明明之一字乃大人君臨天下之要道今明而兩作則有合衆明以爲明與無時不明之象大人觀之以爲東西南朔之遐非一人一時之明所能周故必合衆人之明以爲明與無時無事無有不明而後能繼續其明以照于四方也

說得物理透

䷞ 艮下兌上 咸

此伏羲觀於艮下兌上之卦山澤通氣交相感應有咸之象故舉其情以示人也山實而澤虛山高而澤下今澤在山上是山感乎澤之氣而實者虛之矣蓋山土乾枯則堅實潤濕則虛虛則自能發生是咸之象也人心亦然實則不能有感皆通猶山土乾枯不能發生也虛則感而遂通猶山土潤濕物自發生也此正伏羲取名

為咸之意至若以咸恆為夫婦之義乃文王演易時見出咸以二少相交有夫婦之始象恆以二長相承有夫婦之終象故序之為下篇之首若卽執之以解伏羲之易則不可竊思伏羲畫卦時其次序先後邈不可考而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非伏羲之舊先天卦圖之序實出於邵子亦非伏羲之意故今編伏羲之易仍用文王上下篇之序以咸次離合為一篇其義雖不稱然夫子周人也其解伏羲卦象以亦用周易之書是亦未為大失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此夫子解伏羲咸卦之象而示人以感通之理也感人之道在於誠受人之感必以虛山上有澤山能受澤之感也故君子體之以虛不以誠焉然虛之極者亦無不誠誠之至者未嘗不虛觀朱子釋无妄為實理自然之謂實理者誠也自然者虛也虛與誠蓋一以貫之矣

☴☳ 巽下震上 恆

此伏羲觀於巽下震上之卦雷動於上風散於下雷風相與乃天地之恆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天地之間未有雷動而風不隨者陰從陽也陰能從陽故陽處上而陰處下陽奮於外而陰順於內其理皆為可恆人能守此理則作聖之基在是矣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夫子解伏羲恆卦之象而示人以不變之操也天地之間有常則有變君子之行有經則有權然常變一理也經權一道也理與道卽恆也天地有其至恆者存故雷風雖變而不變君子有其至恆者存故所立雖易而不易然從常時以觀不見天地君子之恆惟從變時以

觀則天地君子之恆見矣故伏羲於雷風之卦名之為恆謂變而不失其常乃天地之恆也夫子教人體其道以立不易方謂隨時以處中而不外一理乃君子之恆也

☶☰ 艮下乾上 遯

此伏羲觀於艮下乾上之卦陰長於內陽消於外為當遯去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遯之陰若再進則為否否之時君子若在上位雖欲遯而不能遯之時小人固漸盛然君子猶可見幾而作故伏羲直名之為遯所謂

透關

易爲君子謀非爲小人謀不獨文周繫辭時爲然伏羲各卦時本已如此矣

彖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此夫子解伏羲遯卦之象而教人以避人之法也天下有山其形似相連其實不相接天欲下同於山必不可山欲上及於天必不能是兩相遯避之象也君子與小人其實之不能相合無異天山之懸絕然既與之共處高位而欲遯而去之則惟有不惡而嚴之道乃可以全身免患蓋不惡者其形之似相連也而嚴者其實之不相接也乃君子善於體遯之象也

䷡ 乾下震上 大壯

此伏羲觀於乾下震上之卦陽長過中以剛而動有大者壯盛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欲人觀卦而思所以持滿之道也大者既盛於內則小者衰於外自不能爲之害但恐過剛妄動反取危厲耳伏羲揭一壯字以示人正欲人知憂盛危明之道也

彖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此夫子解伏羲大壯卦之象而教人以履盛處滿之道雷者聲從地起以至於天今已在天之上則陽動過中大壯之象也君子觀其象當大壯之時凡一舉一動必以禮節之則驕亢之心不生奢淫之事不作方能常保其壯而不至於疚病蓋震動有餘之象內主乾剛故外之動纔必能去非禮以歸於正大

䷢ 坤下離上 晉

此伏羲觀於坤下離上之卦日出於地進而益明有晉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日之明乃陽之光卦惟二陽居上體陰不能掩故有進而益明之象蓋晉進也日初

出地有進無退卦故名晉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此夫子解伏羲晉卦之象而教人體之以自明其明德也人心明德之本明無異於日但日出而陰霾掩之德明而私欲蔽之則明者亦有時不明故不曰日出地上而曰明出地上則無陰霾之掩可知矣君子自昭之功不取法於日而取法於日之明則其私欲盡淨天理流行之象又可知矣

䷣ 離下坤上 明夷

此伏羲觀於離下坤上之卦日下於地愈入愈晦有明夷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卦惟二陽居於下體爲陰所掩故爲明而見傷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此夫子解伏羲明夷卦之象而教人以遵養時晦之道也明入地中非遂無明也天下雖晦而日之明自在君子觀其象見天下之明俱爲上陰所掩則涖衆者不可以精察治也藏智若愚藏巧若拙衆人亦不得以爲眞愚眞拙而欺隱之其明固自在也君子用晦之道惟涖衆極難若藏身遠害其事則易故必如文武當紂之時始有涖衆用晦之事即史所謂陰行其善者是也

☲☴ 離下巽上 家人

此伏羲觀於離下巽上之卦陰陽位正明於內而巽於外風化由之以起有家人之象故舉其道以示人也卦各不曰家而必曰家人蓋一家之人不外於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今卦中四畫陰陽各居其位有相承如父子相比如夫婦相隨如兄弟相處如男女之象至於內離明而外巽順是治家之道火熾則風生是風化自內出之象雖皆卦象所有然此乃夫子學易所推已屬第二層義理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此夫子解伏羲家人卦之象而教人以齊家之道也風自火出氣必薰溫可以觧人之慍正如一家之內化由身出則能和人之情之象也君子觀之知家人之所聞所見者不外於身之言行言非有物家人何所於信行非有恆家人何所於從故修身以齊家正風自火出之象也

☲☱ 兌下離上 睽

此伏羲觀於兌下離上之卦火上澤下其性相違有睽之象故揭其情以示人也睽之義須於同處見其異蓋卦火澤合而成體乃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是同而復異也中少二女既已同居乃中女麗乎外少女說乎內是亦同而異也夫萬物之情各有所向雖聖人不能强之使同故直以睽示象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此夫子解伏羲睽卦之象而教人以處睽之道也上火

下澤體雖合而性各異不能不睽也君子法之以同而異者蓋卦象火性炎上乃火之正澤性潤下乃澤之正二物各行其正而性不同所以致睽如禹稷顏子趨不同而道同易地皆然此君子與君子之睽以同而異也

䷦ 艮下坎上 蹇

此伏羲觀於艮下坎上之卦山上有水止於險中有蹇難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屯蹇俱爲難蹇之難比屯爲尤盛屯遇險而能動則人力自可以濟屯蹇則見險而止終無出蹇之日矣然君子遇蹇自有處蹇之道雖

止而不止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則夫子反身脩德之謂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此夫子解伏羲蹇卦之象而教人以處蹇之道也山上之水不當有而有者山上已難行況加以水其蹇可知君子當蹇之時橫逆之來必不能免如山上之水雖不當有者而亦有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惟法艮止光明與坎有孚心亨之象以反身脩德而已禍患之來其奈之何哉

䷧ 坎下震上 解

此伏羲觀於坎下震上之卦雷雨交作動出乎險有解散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陽氣欝而爲雷今雷動於外則非欝之象也水氣蒸而成雲今雨既下則雲散之象也且雷奮於上雨潤於下陰晴將開晴明可待亦解散之象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此夫子解伏羲解卦之象而教人體之以恤刑也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當陰陽欝結之時天必以威行其

澤而後能解君子於患難之時非刑獄不足以靖奸亂然奸亂既服而法網太密適足以傷天地之和天地必和然後能解故君子於過失之小者則赦而釋之於罪惡之大者則宥而寬之所以收人心於既散而致天地之和也

䷨ 兌下艮上 損

此伏羲觀於兌下艮上之卦以澤潤山損所當損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澤氣上通於山則山日潤而澤日枯是爲損下益上之象然山澤通氣澤原以潤山爲正若

理解明晰

不能潤山則澤爲無用之澤矣是卦有損所當損之義故名之曰損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此夫子解伏羲損卦之象而教人體之以克己也山下有澤山日潤而澤日淺損之象也君子體兌之和說以懲忿則忿自消體艮之能止以窒欲則欲自除私日去理日復損所當損而益自在其中是損非無益也損而後有益乃損卦之義也

䷩ 震下巽上 益

此伏羲觀於震下巽上之卦風雷之勢交相助益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損之爲義有損而後有益故以澤潤山山益而澤損所以名損益之爲義有益不必有損故以風助雷雷得風而愈迅風因雷而加烈風雷俱益所以名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此夫子解伏羲益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遷善改過也風雷之勢極其迅速無有停待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二則字並無遲回疑慮之意正法風雷之象以行之者也且遷善由於改過改過則必遷善交相助益亦風雷之象也

䷪ 乾下兌上 夬

此伏羲觀於乾下兌上之卦一陰居上衆陽將進有夬決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陰雖孤立却居五陽之上陽欲去之雖不甚難亦不甚易輕之則當自退急之必有難生陽惟自盡其道若無意於決而陰自有不能留之勢故夬決無水乃決之自然者如狄人傑之於則天武后是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此夫子解伏羲夬卦之象而教人以處夬之道也澤上於天必潰而下不必用力以決之也如陰柔小人孤立於上既無勢位又無黨援不必用力以去之亦必自去此夬之時義也君子當此時但當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以施祿及下然功高震主亦君子所宜戒故尤不可有矜伐之心若以施祿及下爲己德而居之則又足以動小人之忌矣

䷫ 巽下乾上 姤

此伏羲觀於巽下乾上之卦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由外以入內與陽相遇有姤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天地之間陰陽二氣互相爲根無時無物可離其一易中乾坤二卦不過立其體以示人而剝復夬姤四卦乃所以盡其情陰極則陽生復之初即剝之上不必積爲純坤而後一陽生也陽極則陰生夬之上即姤之初不必至於純乾而後一陰生也當其極於上而已生於下乃陰陽互根一定自然之理今伏羲於一陰始生之卦名之爲姤若本無而忽遇者何哉此則聖人內陽外陰之意所謂神道設教使人知微愼以防之也至若一陰必與陽遇雖聖人豈能使之不遇也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夫子解伏羲姤卦之象而教人君體之以發施命令也風從天而下周徧庶物能去其鬱塞之氣命從后而施徧及庶民能興其自新之意其象一也然天之及物以風能散而不能聚后之誥人以命能動而不能化亦止與物相遇之象而已

䷬ 坤下兌上 萃

此伏羲觀於坤下兌上之卦澤氣上溢於地結而不散有萃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澤本在地中今出於地上其氣上溢也澤氣上溢則有凝結不散之意所以爲萃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夫子解伏羲萃卦之象而教人以武備之不可弛也澤氣上溢於地則爲濛霧晦塞之象君子覩其時易於藏奸慝宄故除戎器以戒之所爲未雨而綢繆也

䷭ 巽下坤上 升

此伏羲觀於巽下坤上之卦木生地中漸積而高有升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風在地下有升無降亦升之義然升者陰氣上升下巽一陰爲之根上坤三陰以次而升故其升不能如陽之速必積日累月如木之生長於地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此夫子解伏羲升卦之象而教人以崇德之功也德非旦夕可崇君子觀升之象於地法其順於生木法其積小以高大故良知良能之萌必推而致之以至於天明

地察如木之由甲拆以至於干霄蔽日也即君子下學上達之功也

䷮ 坎下兌上 困

此伏羲觀於坎下兌上之卦水漏下澤上枯以陰揜陽有困窮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困之所以爲困者以坎陽居兌陰之下陽陷陰中也以六畫觀之上畫一陰在外初三二陰居內陰與陰有褻應外合之象而二四五三陽雖中正得位乃五爲上所掩二爲三所掩四才弱志剛不能有濟勢窮力竭猶魚在澤而無水惟見立

彂此困之所以爲困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此夫子解伏羲困卦之象而教人以處困之道也澤而无水不可以爲澤矣在澤中者猶可以全其生乎論語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云舍生而取義是此象之意也

䷯ 巽下坎上 井

此伏羲觀於巽下坎上之卦以木入水而出其水有井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井鼎二名乃有形之物伏羲取之以名卦者亦非專以其象也民非水火不生活井之養人以水鼎之養人以火二者養道之最大故井水本在下雖滿而不溢未見其能養也今既上出必有所以出之之故乃井養之義也

的確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此夫子解伏羲井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養民也木上有水則根株枝葉津潤無所不到猶井水之施無一家一人之不給也君子體其道欲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無一夫不被其澤不能物物而給之也亦勞徠其民勸

之使相爲養而已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利如井水之不窮矣

䷰ 離下兌上 革

此伏羲觀於離下兌上之卦澤受火蒸將變生草木有革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坎離交則爲既濟坎水離火其功相等故能相濟兌離合則爲革澤水不能勝離火受其薰蒸變而生草木故爲革然則汞傳云水火相息似當爲生息不當爲戕息也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則天三生木如種子一沾水氣便溫煖作熱萌芽其形

遂變革矣故兌離交而爲革正取天地之間惟水火二氣能變化百物也夫子釋之所以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澤中豈能有火正謂澤氣掀蒸而發生草木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此夫子解伏羲革卦之象而教人君法之以敬授人時也澤中有火乃澤中陽氣萌動當春生發育之時有革故就新之象君子觀其象以治歷明時蓋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朔使天下知春夏秋冬之變易以盡作訛成

易之功革道之大者也

☴☲ 巽下離上 鼎

此伏羲觀於巽下離上之卦以木入火爲烹飪之事有鼎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鼎井二卦俱以養爲義者井以水養鼎以火養水火之功養道之最大者也又皆取於巽木者水生木木爲井養之子木生火火爲鼎養之母也木又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亦有養義故水火必得木而後能養蓋水非木則養無以施火非木則養無所出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此夫子解伏羲鼎卦之象而教人以主器之道也木上有火火麗木而不遷鼎之象也君子正位以凝命使天命常在而不改定鼎之功也蓋峻命不易若炎火之難晉君子法巽木以居心則安仁以正其內法離明以出治則處義以正其外然後上天眷顧如火之麗木不墜其主器之道有取於卦象者蓋如此

☳☳ 震下震上 震

三畫卦之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上靜下動之象六

畫卦之震則上下皆動有動而不已之象動而不已則可驚懼蓋卦象四畫一陽處於陰中上下皆陰陽動其中故可驚懼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此夫子解伏羲震卦之象而教人以畏天之學也雷者天之威所以示驚於人今以洊至故君子觀其象而恐懼脩省也脩省乃恐懼之實徒然恐懼亦有何益惟因恐懼而脩去其過失既無過失猶必省察於身心恐有潛滋暗長之與此君子畏天之學也恐懼所以法雷之

震既脩又省所以法雷之洊且卦四畫一陽處於陰位動於陰中有動得過失爲人陷害之象故夫子必教人以恐懼脩省之功也

☶☶ 艮下艮上 **艮**

陽止於上陰靜於下三畫艮卦之象也以艮遇艮止而又止內外皆止者六畫艮卦之象也然靜者所以爲動之基物情無終止之理若終於一止則有體無用與頑然之物何異今卦象三畫一陽雖止於內然猶可以上進故聖人不於止處觀止必於動處觀止思也者人心

之動也動而能止則所謂動而無動者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夫子解伏羲艮卦之象而教人以存心之學也兩山相兼各止其所艮之象也然山雖止而其發生之機常無窮猶人生雖本靜而其神明之用無不周也但山藏發生之機動自不離於靜人心神明之用每多越畔之思故必法兼山之象止而又止然後能思不出其位常存此心於不動也蓋卦三畫一陽處於陽位止於陰中有思不出其位之象

☶☴ 艮下巽上 **漸**

此伏羲觀於艮下巽上之卦木生山上難以驟長有漸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木生山下則土肥厚而易高木生山上則土瘠薄而難長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此夫子解伏羲漸卦之象而教人以善俗之道也山上之地土瘠薄而枯燥木生其間必踰年累歲始能由把而拱由尋而丈有漸進之象君子觀其象知風俗之善亦必以漸積而成故舉賢德之人使居高位倡導率化

不計歲月而後能興仁讓之風也居賢德法山木之在高善俗法山木之以漸且艮山高止於內居賢德之象也巽爲風入於外善俗之象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此伏羲觀於兌下震上之卦少女從乎長男以說而動有歸妹之象且說者爲少女動者爲長男有見妹之象見而歸其妹焉則男女之情各有其正不至於妄動妄說此伏羲名卦不曰妹歸而曰歸妹蓋少女主於順從長男之動不可不以禮亦內陽外陰之意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此夫子解伏羲歸妹卦之象而明君子能以禮節情也澤上有雷陰陽之氣雖交相感然雷已奮而上澤亦必潤而下有各歸其正之象乃歸妹之義也君子觀象知妹之當歸而不可不歸也故必從而歸之若愆期而不能歸則有永終之意綱常倫理俱敝壞矣齊襄公與文姜之事是也君子知之所以有歸妹之義也

䷶ 離下震上 豐

此伏羲觀於離下震上之卦以明而動有盛大豐裕之

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大有之象離明在上非有心於照物而物自照故下之有俱爲上所有而爲大有豐之象上動而下明明盛之象在於下故爲豐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此夫子解伏羲豐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用刑也雷動於上電光下照天威盛大之時也君子法電之光以折獄則下情曲折明無不照法雷之威以致刑則渠魁首惡罪無所逃焉豐盛之時地大物衆蘖萌其間若不能折獄致刑則良善何由而安故法豐之象以爲處豐之道夫子學易之深發明伏羲各卦之義者多如此

䷷ 艮下離上 旅

此伏羲觀於艮下離上之卦火在山上行而不居有旅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男子之生志在四方則行旅之艱所不能免又或盡瘁王事而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亦旅之時故伏羲揭其象以示人欲人觀卦而知處旅之道然處旅之道在於隨時變通不可執一夫子解之不直言處旅而教人法其象以用刑者蓋明慎不留實處旅之要道而通之可爲用刑之方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夫子解伏羲旅卦之象而教人通之以用刑也山上有火可暫而不能久猶旅寓耳君子觀象謂天下事可暫而不可久者豈特旅爲然即刑獄亦有然蓋刑獄者人有罪而入於其中猶艮止於下也在上者當速爲决明不可留滯猶離火之在山也故必法離明之照使下無遁情又必法艮止之慎使刑無濫及明慎既盡斷决隨之刑獄不留正山火不居之象也此處旅之道當通之於用刑也

䷸ 巽下巽上 巽

巽象爲風其德爲入以風之用主乎入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而不能故旋繞於外而不舍所以成風是風之爲風以陰氣在內陽氣欲入之故然則巽之爲巽亦當以一陰在內二陽欲入而散之所以其德爲入其象爲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夫子解伏羲巽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施令也隨風之義繼而不已之意風繼而不已則能去陰翳開凝滯

故君子法之以出命三令五申諄詳愷切如隨風之不已則能除邪匿覺人心然後行之於政事之間故民亦易從也

䷹ 兌下兌上 兌

兌象爲澤其德爲說澤之潤能說物也坎水塞其下流水氣必上蒸以潤物故可說然卦象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居陽上則有負乘之戒陰爲陽逼則有无號之凶亦何能說蓋一陰由下而進至於極上則陰當退而陽當進矣二陽居內而當進此所以可說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夫子解伏羲兌卦之象而教人以交友之益也兩澤相麗其浸潤自相通徹朋友講習其學問交相助益故朋友共處如兩澤之麗講所未明習所未熟使踐履純粹如兩澤既麗而浸潤自通徹也

䷺ 坎下巽上 渙

此伏羲觀於坎下巽上之卦風行水上水氣日散有渙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火之變水自下而炎上故兌離交則爲革革者變革乎水之形也風之散水由外以

入內故巽坎相交則爲渙渙者渙散乎水之氣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夫子解伏羲渙卦之象而教人以合渙之道也渙者氣之散風行水上水且自乾水氣爲風所散也先王觀其象知天地之氣散則享帝以聚之圜丘方澤所以合陰陽之氣也知祖宗之氣散則立廟以收之春秋孝養所以歛考妣之氣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收天下之渙莫大於此

䷻ 兌下坎上 節

此伏羲觀於兌下坎上之卦澤上之水所容有限有當節制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澤上之水若不節制其涸也可立而待矣故必完其堤防時其畜洩使其所注常有餘而無不足此節之象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此夫子解伏羲節卦之象而教人以法制之道也澤之容水原所以資浸潤之用其容有限則當時其畜洩完其堤防以節之而後能足灌溉之功然又必於其有水之時而節之若水已無餘雖節亦無益矣此澤上有水所以爲節之象也君子觀其象知人情無極性分有定於是立爲法制以節之制度數之多寡使上下不至僭越議德行之大小使祿位不至踰分其所以節人性防人情者無異於澤水之有節也

䷼ 兌下巽上 中孚

此伏羲觀於兌下巽上之卦以風感澤說而入之爲中有孚信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兌澤受巽風風入乎澤說是中孚以相感也卦象三四二陰居全體之中有中虛之象人心惟虛則靈靈則能感所感自無不誠故中孚爲信以其虛而能誠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夫子解伏羲中孚卦之象而教人法之以恤刑也刑獄者原先王不得已之事所謂義正以成其仁育者也故必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後可今卦象爲澤上有風以虛相感人心不忍之象也而卦體似離離爲火人心之所以爲火者以其用陽而體陰也陽中一點眞陰保合於內乃天地生生不息之本發而爲惻怛慈愛者本卦有此象故夫子教人法之以議獄緩死所謂以

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此伏羲觀於艮下震上之卦二陽居中四陰在外有小過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陽內陰外卦體似坎然伏羲視象不以陽陷陰中取義者蓋坎體二陰不中不正所以致害於陽小過二五兩陰與二陽相近在中正之德必不致害於陽陽故不陷而第爲小過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夫子解伏羲小過卦之象而教人以處小過之時也天下當行與雷出地上其聲若過則奮迅激烈異乎常時山上有雷則如詩所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者聲雖過而不至甚大也正小過之象也君子當小過之時觀小過之象陽在陰中陰雖中正以近陽而陽之行必不可如平日之坦易率真守其常度於是見常人之行多過於傲則過乎恭以矯之喪多過於易則過乎哀以矯之用多過於奢則過乎儉以矯之三者俱可小過不可甚過正如山上之雷其聲雖過而不至甚大也

䷾ 離下坎上 既濟

此伏羲觀於離下坎上之卦水火相交陰陽位正有既濟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天地交爲泰水火交爲既濟者蓋天地乃陰陽之氣二氣初交其交猶未甚故泰爲時運亨通人事方起而夫子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指聖治之初而言也若乃天一生水體陽而用陰地二生火體陰而用陽二物本陰陽相交而成形質今二物又交則交之甚而濟之極也物極則必反夫子所以有思患預防之戒也玩既字之義伏羲明示人以憂盛危明之心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夫子解伏羲既濟卦之象而教人當弭亂於未形也蓋時有方濟有既濟方濟之時禍患始從此去也禍患去則天休至理之常也既濟之時所謂惟命不于常也命不恒則得失無定亦理之當然也君子觀既濟之象水在火上火炎則水乾水決則火息有患害之象故必思而豫防之則能常保其濟矣

䷿ 坎下離上 未濟

此伏羲觀於坎下離上之卦水火不交陰陽易位有未濟之象故舉其時以示人也天地不交爲否水火不交爲未濟者蓋天地乃自然之氣其不相交人力不能强之使交故否者否[illegible]不[illegible]君子當其時惟有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非不欲爲亦非不能爲時不可爲也水火乃有形之物其不相交人力可以合之使交故未濟者非不濟也直未焉耳有所待而後濟也君子當其時必辨物居方蓋水火之不濟由所居之方有悖君子辨之使各得其位正所以成其相濟之用耳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此夫子解伏羲未濟卦之象而教人以燮理陰陽之道也水陽而火陰陰上陽下居非其正故不相交君子觀火水所以不交之故由陰陽之易位於是辨别乎天下之物使其所居各於其方不相悖逆如置飲食則食左羹右如營宮室則辨方正面之類皆所以合陰陽之氣使得相濟也

周易原篇解卷之一終　　次男斯郁印堂校

周易原篇解卷之二

文王彖辭上篇第一

會昌胡[illegible]

此文王之易而孔子傳之也文王之易亦列卦象者文王觀於伏羲之卦象而作彖辭彖辭不離乎卦象也或疑既以卦象爲伏羲之易則文王之易不宜復有卦象然左傳記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則文周之易有象可知至若先儒名彖辭爲卦辭而以彖傳爲彖辭夫卦辭不名彖辭繫辭何以謂知者觀其彖辭耶今故不曰文王卦辭上篇而曰文王彖辭上篇亦所以復文王之舊稱云爾

䷀ 乾下乾上 乾

乾元亨利貞

此文王觀於伏羲乾卦之象繫以彖辭使筮得乾卦而六位俱不變者其占則如是也純陽至健故其亨必大健不可過故必利於貞占者有其德有其位始足當之

有其德無其位者宜玩利貞之義無其德無其位者則反是從來以乾字爲伏羲卦名元亨利貞爲文王所繫之辭今此乾字亦是文王所繫以爲筮得此乾卦者必大通而利於正也諸卦皆然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夫子釋文王彖辭元字之義而贊其大也彖曰二字乃夫子推原文王彖辭之意以爲作傳發端之語觀之屯蒙諸卦俱云彖曰屯彖曰蒙其義甚明若以爲康成所加而刪去之殊失夫子作傳之意故讀易者必須於

象曰彖曰二字分辨明白則夫子之釋經自曉然可見彖曰大哉乾元猶云彖辭蓋曰乾之元大矣哉乃萬物資之以有始而又實統乎天德之始終者也故首繫以元之辭焉乾元二字相離不得乾元者乾陽之氣由靜而動與物相遇故萬物皆資之而始也有始則必有終故又能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亨字之義而明其機之速也以爲文王於元字之後即繫以亨者蓋乾元之氣一到則通暢潤澤而雲行雨施品物皆因之流形矣元者乾陽之氣方動亨者乾陽之氣已盛陽氣盛故蒸而爲雲雨萬物得之則成形質乃有品彙可以區別但此時之氣一落形質已不能如元始之氣極其純粹可以統天故亨不能如元之大也此二節以天道明乾之元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教人法乾之元亨以出治也終始二字承乃統天句來包四德在內六位即卦象六畫之位六龍乃六畫陰陽變易不測之機也因周公爻辭以龍取象故亦以龍

言之御治也天天下也謂聖人乘乾出治以理天下也大明終始即中庸唯天下至誠知天地之化育浩浩其天之謂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釋利貞二字之義而明其機之密也元亨者乃萬物之出機利貞者乃萬物之入機陽氣自外收斂於內不予人以可見故曰乾道變化性命太和即陽氣收斂於內者各正者變之漸保合者化之漸是即坤陰之事也蓋萬物非陽不生非陰不成乾非無陰其成就處即是

陰坤非無陽其生發處卽是陽是乾之利貞卽陰坤之
元亨實陽也觀夫子乃字之意蓋謂乾道必由變而化
至於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可云利貞是陽必藉陰而
后成之意也但物雖已屬陰而乾元之氣包藏固密未
嘗或息此卽所謂性命太和是卽乾之利貞非坤陰所
可同者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教人法乾之利貞以亨治成之功也聖人首出而萬
國自咸寧者其作爲已盡於時乘六龍之中至此更無

所爲但惟有不息其誠而已是卽保合大和之道也
此傳乃夫子教人法天出治之功元亨利貞在文王孫
是占辭並無他意夫子體易之極與天相通欲明天道
以教人而乾爲天道故卽舉乾之元亨利貞以明之蓋
天之道不外於春夏秋冬人之道不外於仁義禮智而
文王元亨利貞四字實有其義故以元配春於人爲仁
所謂資始統天者也以亨配夏於人爲禮所謂行施流
形者也以利貞配秋冬於人爲義智所謂各正保合者
也而於此處尤以一明字二時字指示人蓋龍之或潛

或見或惕或飛皆因乎時而時之當潛當見當惕當飛
其機甚微非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明之如資始
流形之時是有當見當飛之機也而爲潛爲惕之理何
嘗不寓其中各正保合之時有當潛當惕之機也而爲
見爲飛之理亦卽根於其際觀萬物之消息盈虛如環
之循互相倚伏則知人事之興衰治亂如機之轉難說
故常於是或用其仁育或用其義正隨時發通以施於
政天下安有不治萬國安有不寧者乎夫五帝三王之
道皆法天以出治功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施爲運用默

與造化相符合後人有不得而窺其端倪者夫子具中
和位育之能不得位以行其學特舉帝王之治道於此
闡發其秘鑰俾後之明君賢相知法天以出治故大象
傳中所言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卽與此傳相發明也
至於文言又以仁義禮智釋元亨利貞則是教人法天
以爲學夫子脩已治人之道俱本於天所以爲道德之
宗也乎

☷☷坤下坤上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文王觀於伏羲坤卦之象繫以彖辭使筮得坤卦而六位不變者其占則如所云也六書之坤純陰無陽原非吉象但靜極必動退極必進故陰極必能從陽所以亦當得元亨焉本陽物牝馬則陽中之陰對下君子取象言于本陽體今筮得坤則當從卦象所告不可徒恃乎陽宜柔順以濟其剛健乃能利也若有所往居先則迷與卦象反也在後則得所主而利與卦象合也西南陰方其氣主退當坤之時君子皆退處故曰得朋東北

陽方其氣主進當坤之時君子無有進者故曰喪朋然坤象為地若能法地之安貞不動則可得吉玩此彖辭坤雖有元亨之理然非能如牝馬之貞利且不能何況元亨故不如安貞不動其吉無疑也但文王繫辭不直云安貞吉必教人利牝馬之貞者蓋人欲有所為不決於心方來求筮若直戒以勿動不能盡此卦陰極則從陽之義且坤德為順法其順以有為何不利之有故必先教筮者以作事之方然後教以若事竟可已則不如安貞勿動必獲吉也吉則利不待言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即大之極處生即始之萌處無乾元則無坤元故曰乃順承天乃字之意謂非坤之所能也與乃利貞之意同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言地之體也猶未見其亨惟能與乾合德其極厚之氣藏於中者則無所不容而含無所不有而弘發於外者則無所不著而光無所不被而大品物於以咸亨也此以上乃夫子以地道釋坤之元亨以地道言

之坤之元亨即乾之元亨何也以萬物而觀當其始生始為乾生即為坤始與生非有間也以品物而觀當其流形流為乾形即為坤含弘光大蓋指物形而言也故曰乃順承天又曰德合无疆蓋天地之氣陰陽兩在原不可分聖人作易欲教人扶陽以抑陰故分陽為淑陰為慝陽主生陰主殺二者相反而實相成今乾坤為陰陽之首各立其象並未相交夫子教人學易若即以慝殺之義明陰則卦象之坤為無用矣不知天地之間孤陽則不生孤陰則不成陰實有功陽之功陽實有藉陰

之理故夫子釋坤之元亨以地道明之地能承天則能生物見陰能順陽則可與陽合德猶小人能順君子亦可與君子同功也此夫子體文王利牝馬之貞之意亦卽伏羲取名爲坤之意也不然陰陽正義本相反相息觀於水火尤其可見自夫子以一順字寻坤而後世之用陰者遂有無窮之妙然則乾坤二卦眞聖治聖學之根源也乎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釋利牝馬之貞馬雖陽物屬天而牝馬則陽中之陰是亦地類也陰以陽爲體故其行健而不息同地之无疆今卦象柔順有餘剛健不足故當如牝馬之順而能健乃利守之以爲貞也君子句宜連下文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有行居先則迷失坤陰之道故也在後則順得坤陰之常理也若退處西南則君子之類皆在焉若進往東北則既喪失其朋必能反退以求其類故至終而乃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不動則能獲吉者與地道之无疆相應合也地惟靜鎮故能无疆牝馬地類以後是夫子釋文王彖辭之通例文王觀象繫辭其理原無一定夫子釋之或以卦德或以卦體或以卦象者蓋謂文王觀於此卦有此德此體此象故繫以此辭乃聖人之言無有遠近精粗雖簡而義蘊無窮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可以窮理可以盡性至若卜筮之時又在天機之動迎合而解之如左傳所載周史諸人所釋繇辭卦象俱非後人思慮所能到可見易道精微不徒在於彖辭彖傳也然深者觀之得深淺者觀之得淺其道人人可通猶憶先祖園叟公長於揲筮之法會著周易格言八卷時鄉有產婦甚危其夫來求筮先祖爲筮得師卦先祖斷曰卽產無恐但所生是女辭曰丈人是汝當作丈人也蓋俗語婿呼岳父爲丈人故云既而果驗又先祖既歿將葬先營有壽藏乃艮山坤向開之蟻濕衆人共怨堪輿欲改卜先父乃齋戒神明筮之得艮之謙辭曰敦艮吉先父遂不聽衆人之言曰此地本佳蟻濕乃陽水所致因增

土於墳之後奉先祖柩安厝焉後先祖妣祔葬改覩其吉占決之辭當以天機迎合而解大抵如此然非篤者之心誠敬通神亦未必能爾也

䷂ 震下坎上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此文王觀於屯卦之象以震遇坎爲能奮動於屯難之時當得元亨但險陷在外不可冒險妄動宜利於貞卦體五畫一陽陷於陰中初陽震動有欲往救之情然初與五不相比應右下無位勿用有攸往但初雖在下人

心歸之五宜建以爲侯使有其位則屯可濟也玩此彖辭文王憂患之情所以覺中古之人心者全在於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八字上古之世五德相繼苟有其德必無其難中古之世君臣道變始有尊權竊位如夏有窮后羿篡事文王觀屯之象五位陽剛中正在於陷地是有德之君值屯難也初陽奮起於下是草莽之豪傑欲起而靖君側之難但雖有其才未得乎勢與位恐不免困厄挫折之患故告之曰勿用有攸往見英雄舉動之宜愼也又教爲君者亟宜建之爲侯予以柄權使英雄得大展其才也八字而屯時之人情世事畢具其中所謂其辭危危者使平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此釋彖辭屯字之義凡傳首節皆總全卦之彖辭而先明其所以然後乃逐字逐句解之蓋文王設卦觀象以繫辭初明其大且重者以爲全彖主意即傳首節之義也今文王觀於屯卦乾坤始交而得震乃所遇者即坎陷是剛柔始交而難生也剛柔始交必有大亨之理難生則利於貞而不可往利建侯難乃可濟是巳包全彖

之意在內動乎險中以後又將卦體卦象逐句推貼見辭不離乎象以明聖人設卦以盡情僞其理無不具於卦象者又如此蓋正教人以觀象玩辭之法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險中而能動其才識力量必足以濟故當得大亨然動乎險之中則須極阻撓所不能免故非正不可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之動滿盈屯之盛也天造草昧人力無如何也初陽在下既爲人心所歸宜建之以爲侯所以順天命也

然天運未開能敬凜以承之庶有可濟不寧二字謂五
陽當戒慎恐懼於屯難之時以俟天命所以發文王未
發之意也

☶☵ 坎下艮上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

此文王觀於蒙卦之象二五陰陽相應明暗相資可得
亨通但五陰柔在上居於止體不能下求二欲二上求
已故因設辭以教二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且其來

求必有初筮之誠而後告若求至於再三則有瀆褻之
意瀆則不當告之矣然二以陽處陰恐其不正故又戒
之曰利貞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情所以抑其驕
亢之心者至矣上古之世開天明道作君作師無有柔
暗而居尊位者中古之世不傳賢而傳子昏庸之後多
自恃其尊貴不虛懷以下問故君日驕臣日謟凌夷至
於桀紂也今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人人皆知師
道之尊矣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則人人皆知求
師當誠矣而又以利貞戒為師者蓋殷周之際刑名法

術之學漸起其間文王患之極深故見於辭如此所謂
易者使傾是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釋彖辭蒙字之義文王觀於蒙象艮山之下藏有坎
險則其求師之情恐或不誠所以有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之辭也內坎險而外艮止則其來學之意恐不
能勤所以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辭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
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亨之理者謂二陽有亨蒙之才而又與五應故能
得時以行其中道也五雖柔暗必能虛心以應二故曰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五既能如初筮之誠以求二
則二自能以剛中之道告五蓋求教之心既誠告者可
不煩辭而喻若其不誠告者必至於再三而蒙猶不喻
不惟有瀆褻之意且愈告愈蒙是因瀆而益其蒙也告
之利於貞者蒙能以正養之則後日作聖之功即基於
此細玩以剛中句與彖意微不相同者蓋文王有君道
之責其辭重五之柔暗不能求二夫子有師道之責其

傳重二之剛中當以告蒙故意各不同也

䷄ 乾下坎上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文王觀於需卦之象五陽中正乾體剛健是有孚而貞矣剛健則自能光亨而吉如此以爲需雖涉川亦利況於他事乎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情詐僞日甚凡所作事或勢不可爲力不能爲不能安心以俟於是委曲以求濟或欲取而姑予之欲迎而姑縱之是皆不能孚貞以需時也今乾體剛健具大有爲之才乃能安

處險下不遽求進五陽中正居乎天位惟厚積乎誠以上格乎君下收民望不敢萌絲毫功利之心迨至天與人歸然後一舉無不成之事所謂光亨利涉者蓋如此此三分天下所以終存服事之誠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盟津之地也乎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釋彖辭需字之義險陷在前以剛健而進未有不陷害者陷則困困而無救則窮惟乾體之至剛至健其德行恒易以知險故能需而不進不進自不陷不陷自無困窮之義文王觀於卦義如此所以係以孚貞利涉之辭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義爲需文王繫以光亨利涉夫子釋以往則有功但與卦時相反者蓋乾剛在下勢所必進但不遽進以陷於險耳今五陽中正而居天之上是位乎天位也天位則有其位中正則有其德持此以往何險之不濟是需極而可進之時也

䷅ 坎下乾上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文王觀於訟卦之象二陽剛中而居陷地是有孚窒也剛中必能自惕訟可得吉但上陽剛健在卦之終有終訟之意終則凶矣五陽剛健中正乃大人也坎險在下則大川也占者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言堅行僻相欺相角惟務求勝不知自反故以惕中二字警醒之見必如二五之剛中而居陷地乃可云有孚窒窒則不能不訟但訟苟得達其孚

誠則當止而勿訟、蓋二五之孚所以受窒者、亦由於中而
不正。故能惕然自省其受窒之由、自能改不正以歸於
正。何至於終凶哉。好訟之人、內險外剛、言詞足以文詐
僞、強力足以欺柔懦、有必欲終之勢、故有以凶戒之、蓋
殷末之世、上無明君、諸侯有訟、無所質成、如虞芮爭田
久而不決、相與朝周、始退而自慙、以其田爲閒田、豈非
惕中吉不終凶之驗也乎。蓋惕中必自反、自反則知己
之不是、而畏見大人、自不至行險僥幸以終訟也。利見
大人、承有孚窒而言。不利涉大川、承惕中吉終凶而言。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釋彖辭訟字之象、文王觀於訟卦、上恃其剛、下藏其
險、上下不能相安、又爲內險外健、我險人健、皆致訟之
道、故必實有孚而窒、又能惕於中者、乃可獲吉、非是則
凶而不利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上陽居卦之終、有成訟之象。五陽居尊以聽訟、有尚中
正之象。坎水在下、有入淵之象。剛來而得中句、先儒參

以卦變釋之、然觀本義所主卦變十九卦、俱以彖傳中
有剛柔往來上下進行等字、遂以爲某卦從某卦來。今
讀泰否之小往大來、大往小來、隨之剛來下柔、蠱之剛
上柔下、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恆之柔上剛
下、剛上柔下、俱以二體之剛柔上下而言。易嘗指六畫
之剛柔上下哉。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之柔進
而上行、四卦俱離爲上體、離火自下炎上、有上行之象、
故曰得中曰進、俱指離而言也。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
主於內、以內震初畫自外乾而來。大畜之剛上而上賢、

以五陰下上陽爲上賢。蹇解之往得中、往得衆、俱對占
者而言。升之柔以時升、蓋有取於本卦六畫之象。漸之
進得位、進以正、蓋以本卦之名義釋本卦之象、俱非有
取於他卦也。此卦之剛來而得中、與渙之剛來而不窮、
皆以坎居下體、故曰剛來。凡此之義、何必以卦變爲解。
但觀於上下進行等字於本卦之象、其義易明、無可疑
者。惟來字之義、於本卦之象若難通、假依王孔注疏、作
虛象解之、於理亦覺未妥。今觀揲蓍求卦之法、當四營
成易之際、奇耦未定、老少未分、或剛來、或柔來、猶未可

知及其得剛是剛來也及其得柔是柔來也如此卦之
著物甚既柔來而二則剛來三爻柔來是剛來而得中
也隨蠱渙三卦之取義亦是如此但微有不同者三卦
是從十有八變之後統觀二體剛柔之來以定善惡耳
夫卦變之說糾紛强合人人皆知其非本義所以不察
者亦以於來字之義甚合耳今以揲蓍求卦之象解之
卦變之說其或可廢乎

䷆ 坎下坤上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文王觀於師卦之象險而能順是得正也二以一陽
統群陰是得丈人以主師也如是則吉而可无咎玩此
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君輕用其衆勞民傷財而患莫
止也上古之世雖有兵爭然其人才德足以治衆則衆
從之無選將御將之事也中古之君養尊處優不親軍
旅必以其權寄之一人故其人得則訓練簡閱有其方
聲罪致討如其道吉无咎可知其人苟失既縱弛於平
日復黷武於臨時驕則犯上而弱則奔潰也其害奇勝
言哉老泉云聚天下不義之人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
之以殺人之事師之謂也其道爲極難治今文王以貞
丈人三字盡之已無餘義聖人之言該簡如此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釋師貞丈人之義能以衆正指丈人而言非丈人不
能以衆正也正衆紀律嚴明聲罪致可[illegible]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釋吉无咎之義剛則衆不敢玩中則衆不恐懼有應
則衆不疑以此行險而又順理所以吉无咎但坎險在
下不陷已即陷人故師之所在凶荒隨之所以曰毒又

青螺郭氏曰王肅毒讀育歸藏易卦名小畜大畜作小
毒大毒蓋取育養牽止之義毒亦育也老子亭之毒
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其質唐代宗詔書中字及物
亭育爲心張說姚崇碑亭育之功成皆以亭毒爲亭育
也毒育古字通用未聞師正而毒天下者其說亦妥

䷇ 坤下坎上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文王觀於比卦之象五陽居尊群陰順而比之占者
自當獲吉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永貞之德方无咎不

寧方來其不來者實自取凶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君假仁義以收人心而人之朋之者亦叛順無常也上古之世德足以服一國則一國比之足以服天下則天下比之不必自審也中古之世暴君代作敺於此則歸於比故有私恩小惠而人亦說之如徐偃王之類者然才力不足救群黎精誠不能格天地未移時而亂叛隨之今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有原筮元永貞之象四陰在下順從有不寧方來之象上陰在外有後夫凶之象如此以為比何不吉之有夫文王在羑里正當殷

紂喪師之日江漢士女皆屬望于周誠比吉之時也乃其繫辭號業如此故韓宣子見魯易象與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其此類之謂乎

彖曰比吉也

本義云也字疑衍

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釋比吉二字比輔也是釋比字下順從也是釋吉字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剛中指五陽上下應指下四陰四居上體坤三陰居下體故曰上下應其道窮指上陰上陰柔暗不知親下故無所比而窮也

䷈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文王觀於小畜卦之象內健外巽二五剛中可得亨通然巽陰上入於天陰感而陽不應畜猶未通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使筮者遇之觀其象而玩其占也凡雲自北而南自東而西則陽施陰受雨可立待自南

而北自西而東則陰氣起於陰方而陽氣不動故不雨也四陰居於陰位猶密雲起於西郊也玩此彖辭文王其有憂患乎商辛暴虐王室如燬文王發政施仁西岐之政已有覆冒天下霖雨蒼生之勢奈身受囚拘澤壅不行故以一我字寓痛惜感慨之意羑里深情千載下猶令人神往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此釋彖辭小畜之義文王觀於小畜四以一柔得位上下五陽說而應之是以柔畜剛所以為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健而能巽、則不過剛以取禍。剛中志行、則不太柔以自廢。故雖在小畜之時、猶可亨也、乃字之意見以陰畜陽本難致亨、今卦德卦體如此、故可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謂雲雖密、猶飛揚不定、尚往東方、陽不與交也、施未行謂宥澤之下不能及於四方也、蓋巽象爲風、雲起而風散之。故有飛揚不雨自西往東之象。

䷉ 兌下乾上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文王觀於履卦之象、以兌柔遇乾剛、能和說以躡其後、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占者如是可得亨通、玩此彖辭、其文王處憂患之道乎。商辛肆暴於上、崇侯虎助之於下、譖文王以囚於羑里、是文王闇九侯鄂侯之醢脯、而竊歎者、與不避虎尾之履也、乃天王明聖不絕於念、終能感強暴之主、以致斧鉞方伯之命、豈非不咥人而亨乎。蓋履者禮也、文王之意謂禮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禮可以消橫逆化頑讒。然循禮不至於履虎尾不咥人、則其禮猶未盡也。夫文王遭君臣之變、而造次顛沛不失乎禮如此、所以立臣道之極與。

彖曰履柔履剛也

文王觀於履卦、柔能和剛、所以敢踐於其後。若不能和剛、則爲剛所制、而不敢履之矣。故既云履、則自有不咥人亨之道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乾性雖剛暴、兌柔能說以應之、則剛者無所用其暴矣、彖辭之意重在兌柔、夫子恐人泥於其象、而一於用柔

也。故下節特另發一義以明彖辭所未及。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夫子釋彖辭之後、觀於履之象、五陽剛健中正以居帝位、雖受兌柔之說而不病其爲剛、其光明之概有如此者、則筮得此卦、必以乾爲虎尾、亦可不泥也。易稱光明之象、皆由內陰而外陽、故艮曰光明、離曰文明、今無二卦而五亦有光明之象者、蓋謙彖傳有云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光下照於澤、所以亦得光明之象。

䷊ 乾下坤上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文王觀於泰卦之象陰往居外陽來居內占者可得吉而事亨通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君子難用而小人易進也上古之世風氣未開人物未盛君子小人各居其位無此往彼來之義中古之世以人治爲盛衰君子進則天休至而百物昌小人進則天命改而陰陽亂君子小人互相乘除而氣運因之矣故文王觀於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有內君子外小人之象故告筮者必小往大來而後吉亨夫亦思小何以往大何以來幸之也抑危之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单釋小往大來之義而吉亨之理自在其中以天地上下之交明小往大來之由以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之內外明小往大來之實以消長二字明往來之效而占盡在其中矣

☷☰ 坤下乾上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文王觀於否卦之象言其匪人之道非君子正道之利由其陽往居外陰來居內故也玩此彖辭文王憂桀紂之時三光晦五行亂肖小得志而正士困厄也上古之世混沌未闢人事未興則有聖人在上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以開氣運以阜民物中古之世君荒則臣亂汩沉乎五行錯謬其陰陽天地閉賢人隱縱有憂世覺民之君子思出而行其道乃群小相與排擠陷害不遺餘力文王觀於否象不勝感傷故於不利君子貞之後曰大往小來夫亦思大何以往小何以來危之也蓋傷之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亦单釋大往小來之義而匪人不利之道自在其中先推其由中言其實後明其獘亦分三段如泰卦

☰☲ 離下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川利君子貞

此文王觀於同人卦象二陰柔順中正與乾五陽相應其同人必能于野無私而得亨通乾健之行雖涉川亦利但卦體內文明而外剛健二五中正相應乃君子同人之正道筮者能如其道方獲亨利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交情爾虞我詐以至凶終隙末而不能久也上古之世萬物群生淳風汤穆出則旅行入則類處豈有猜疑忌刻之嫌萌於其閒中古之人各私其親各護其黨援同伐異始有朋黨之說然聲應氣求物情之常人生斯世豈能離群獨處但君子與君子為朋小人亦與

小人為朋君子之朋公而溥同心同力無險不濟小人之朋私而險惟利是趨見害則避故文王觀於卦象二五俱有中正之德以相應與乃君子貞也特以于野二字示象見其曠遠無私非有相阿相比之意光大明白非有相蔽相匿之情如此以同人始能通天下之志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象如此所以有亨與利涉之辭也

同人曰

本義云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于野亨謂同人必于野而後亨也辭本如此二覆述之而義尤明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即于野之意盡前于野之道唯君子為能盡之也

䷍ 乾下離上 大有

大有元亨

此文王觀於大有卦象五陰柔中居尊與乾二陽相應卦體則內剛健而外文明筮者有其德當獲元亨孰此

彖辭文王其有明王之思乎上古之世草昧初開狉狉榛榛雖繼天立極之聖不能免焦勞之思中古之世文治宣敷禮樂明備特患人君縱欲敗度自取咎戾耳若果能如大有之象五畫以柔濟剛而上下應之者皆陽也其德剛健文明而與五相應者則乾之二陽也乾象為天乘乎天時以行其治不必殫精如皇初竭力如開闢稍為損益而功業煥乎莫及矣故直曰元亨欣慕之情溢於辭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畫一柔、而五陽應之、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比傳
亦云上下應、其上不指上畫之陰、此云上下應、則指上
畫之陽者、蓋陰柔闇昧、止知比上、不知應下、陽剛光明、
雖居卦上、亦能應五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時、天爲之也。人有剛健文明之德、而又應天時、
其元亨何疑、

☶☷ 艮下坤上 謙

謙亨、君子有終

此文王觀於謙卦之象、艮山至高、又有光明之德、乃處
於地下、止而能順、從者當得亨通、但先屈後伸、君子必
有終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傲慢成風、始盛終
衰、自取敗亡、而不知省也、愚賤之子、質朴無文、雖欲驕
亢、無所用之、惟才高位重、志得意滿、尊已卑人、泰然無
忌、不知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禍害之來、心神忽昧、及至
才無所施、勢不能及、方知前日之侮人者、實以自侮也、
文王觀於卦象、而以有終二字、欣動世人之心、見不能
謙者、始雖可樂、終實堪憂、能自謙者、始雖卑屈、終乃尊

光、君子觀象玩辭、其亦可曉然於謙不謙之道也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艮有光明之象、而在地下、若非天道下濟、地何以得光
明、故卦象雖無天、而可必其爲天道下濟也。由在地上、
地無在山上之理、今地居山上、是地之氣由卑而上行
於山也。上下相交。故得亨通、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地鬼人、其於盈謙之間、或虧或益、或變或流、或害或
福、或惡或好、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故、故君子之謙、非有
心於求福、而自能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 坤下震上 豫

豫利建侯行師

此文王觀於豫卦之象、四畫以剛居柔、卦德以順而動、
一陽爲群陰之主、而在五之下、是建侯之象也、以一陽
統群陰、而能以順動、是行師之象也、故於二者无利焉、
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不能以德服人、惟藉威權
勢力、以強壓衆心也、上古之世、仁足以濟物、義足以正

民人自悅服而歸向乎中古之世禮樂征伐盡歸天子天子明聖則舉動順乎人心若其昏亂則所為大拂輿情故建侯而或私其親暱行師而惟貪其土地以致衆心不悅殘賊並興叛亂隨作文王觀於卦象而盡本剛居於柔位以剛濟柔而順動於和豫之時如此以建侯則天下安而萬民悅如此以行師則衆力濟而事有功矣夫和豫之時太平之象也文王必以建侯行師為辭者蓋和豫之至變孽多萌建侯所以治之行師所以靖之也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與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四剛居二體之中有建侯行師之志但陽在陰中其志恐難得行今群陰皆應而志可行者由坤順震動為能順理以動故得人心之豫而志行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陰陽之氣順則生逆則殺天地以生物為心雖雷霆之威霜雪之降無非順也故曰豫順以動天地如之而建侯行師之以順動可知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坤陰震陽坤靜震動一陰一陽一靜一動而成和豫是謂豫順以動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之升沉寒暑之消長無非陰陽動靜之理聖人以順動則刑以弼教猛以濟寬亦無非陰陽動靜之道但其時其義精微廣博無有窮盡故極言其大而贊之

䷐ 震下兌上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文王觀於隨卦之象以震剛下於兌柔動而得說其

亨必大但以剛隨柔必利於貞然後无咎玩此彖辭文王其有君臣之憂乎殷之末世微箕諸人保身於上伯夷太公避亂於下皆隨時以隱遯可無論其咎之有无者文王居諸侯之位存服事之心無可隱遯之義故欲隨乎君則喪乎已欲隨乎已又忤乎君是咎終難免也今觀卦象震剛雖隨乎兌柔然剛動而柔說則咎可免矣然豈阿諛以取容諂媚以逢君乎恪供其臣子之職而不問君德之是非即元亨利貞之道也此文王明聖竟邀方伯之命文之心非求元亨止期无咎而已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來字之義是從揲蓍成卦之後見隨之二體剛柔實有此象若以卦變論之有來則必有往今觀訟賁渙與此卦俱止稱來而不云往其非卦變取義可知至於揲蓍求卦之象止可云來不可云往及其既來即是往也故以解來字之義於理尤合剛來下柔於咎恐不能免然動而說隨必能大亨正而咎可无矣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六十四卦之取名各因乎時惟此卦之時與他卦不相

同他卦如泰否剝復之類是以陰陽消長之時而言也屯蒙需比之類是以人事通塞之時而言也惟隨卦之時是教人以觀時審時之學其時初無一定即所謂隨時以處中也其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謂必隨大亨貞之時而後得无咎即凡天下之事亦不能不隨乎此時也貞之所在即時之所在故去利言貞以其重在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天地之間凡飛潛動植之機帝王師相之道盈虛消息窮通得喪皆隨時為推遷故極言其義之大而贊之

䷑ 巽下艮上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此文王觀於蠱卦之象有大亨之理當涉險難以濟之然必赴機而行或先事以預圖或事後而緩圖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後蠱可治也玩此彖辭文王其有憂世之思乎殷紂之際蠱惑方盛文王上觀天時下察人事知亂極當治故直曰元亨然獨夫在上肆虐下民如水益深非涉險難以救之蠱不可治故又曰利涉大

川然其涉險難以救之也使正當蠱盛之日則天時亂於上人事敗於下商辛之才又足以飾非拒諫雖有聖智難以施為不可濟也故為追維其時曰先甲三日謂使當紂惡未形之先知其將蠱如伊尹之放太甲預為匡扶則凡事禁於未然而易為力蓋不勝痛惜之也今既已不及則當俟其蠱極之後悔禍心萌然後從容以圖之如大甲在桐三年之後處仁遷義故曰後甲三日蓋不勝冀望之也夏商之君皆取十干之字以為名文王於君臣之際有難言之隱故以甲字微寓其意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艮剛在上巽柔在下在下者巽順而無匡救之心在上者靜止而少奮興之意所以因循苟且積弊而至於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而有元亨之理者乃亂極當治是天下將治之象也利涉大川者當往而有所事也然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有亂則有治亂之終必爲治之始乃天運之所爲

非人力可強濟故當或先而或後以治之也若於其方蠱之時即涉險以救之則人力盡於此敗壞起於彼遂天之行蠱豈可治哉

䷒ 兌下坤上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文王觀於臨卦之象二陽方長於下是陽盛陰消之時也故當得元亨而利於貞然天運循環陰無長消之理故又預爲之戒曰至于八月有凶蓋陽進至於九則退而爲八是陰盛而陽消矣故曰有凶玩此彖辭文王教人以憂盛危明之心者至矣陰陽消長皆有自然之勢人能脩德則元氣深厚未嘗驟喪盛必極盛衰不大衰不能脩德則於盛之時已伏衰之基至時移運遷一敗塗地而無餘文王傷之故於二陽方長之卦即爲之戒曰至于八月有凶然則人可不思長保此臨也哉

彖曰臨剛浸而長

復一陽方生剛猶微也泰三陽旣盛剛已長也大壯與夬則剛長過中矣惟臨之二陽進而得中故以一浸字釋之浸字之義不同於復之出入亦不同於泰之往來

正天地氣機以漸積而成之象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卦德兌說而坤順卦體二剛居中與五柔相應故於臨之義爲大善所以有元亨利貞之辭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陽氣自下而上必能大亨進得乎中是能以正如是以爲臨則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乃天道自然之理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揲蓍之數陽九爲老七爲少陰八爲少六爲老蓋陽主

進自七進至於九是陽進已極而當退也陰主退自八退至於六是陰退已極而當進也今臨二陽在下而主進若進極而至於九則當退而爲八矣故曰有凶消不久者謂陽長陰消之時非長久如此人當知所戒也七八九六之數復所云七日來復者亦如此陰退至於六則當進而爲七月陰象故八云月日陽象故七云日

䷓坤下巽上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此文王觀於觀卦之象五畫陽剛中正爲下四陰所仰

非敬信無以示其尊嚴故就祭祀取象以人所敬信者無如鬼神也其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人君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廟迎尸天子涗手酌酒以獻尸涗卽盥也尸得酒灌地以降神謂之祼既祼而後三獻薦腥五獻薦孰則謂之薦當薦之時禮文繁縟雖强有力者猶或怠忘始盥之時精神專一誠意所孚見於覩者故有顒若之象文王取此義以示人欲人知敬信以爲觀之本也玩此彖辭文王教人君當端其身化者至矣商辛暴虐瀆褻鬼神因之億兆之衆離心離德由其中無敬信故傲慢之氣設於身體也今卦象五陽中正以示觀於下群陰順巽以仰觀於上上盡其道下輸其情如此故觀卦之名本兼平去二聲之義而文王繫彖專取去聲者所重在於君身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陽剛爲大觀而在上位其德又內順而外巽五陽中正以示觀於天下其善如此所以能敬信爲下所觀化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敬信必能動物故下觀之而自化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極言敬信之效聖人神道設教不外一敬信聖人之敬信實本於天於穆不已天之敬信其道何神也而四時之序乃能因之不差忒不動不言聖人之敬信其道亦如天之神而天下之衆於以順則而不知蓋盥而不薦者敬之存於中有孚顒若者信之現於外夫子推廣言之所以盡文王立象之意也

䷔震下離上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此文王觀於噬嗑卦之象動而能明當得亨通去間之道必用刑獄今卦威明合而成體具於刑獄之用無不利焉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刑獄繁重斧鑕交加而不問其罪之當否也上古之世一道同風刑措不用乃商辛在位或無故而斮人之脛剖人之心九侯醢鄂侯脯果何爲也哉文王傷之而不敢言故於噬嗑彖辭微寓其意見必有頑梗難化之物如四陽之梗者然後刑獄可用若非此類則獄可不用也而用獄之道又必剛柔不偏勝威明兩相資柔中居尊而有不忍之心其

獄之用乃見其利否則雖用而亦不利也其憂患之情蓋可見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嗑故名曰噬嗑夫物既在頤中可噬而嗑之故當得亨通然物在頤中非噬之不能嗑故又利用獄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治獄之道不外於德愼明威今剛柔分則無所偏勝而有其德矣動而明則不妄動而能察於理矣雷電合而章則雷可以擊電可以照物豈猶有遁情乎且又能謹愼以行之不恃一己之見以爲剛故曰柔得中而上行柔得中離也離爲火火行必自下而炎上如治獄者旣得其情入告於上也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然治獄者過剛則太嚴過柔則太寬以柔濟剛正用獄之利也

☲離下
☶艮上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賁卦之象華勝而質不足華勝則文彩可觀當得亨通質不足則真情衰薄不能大有所爲但小利有攸往而已玩此彖辭文王其有黜華崇實之思乎艮山篤實本足以興寶藏蕃草木使人共覩其光華今乃不能惟借離火之光以爲光其中之衰竭可知矣但艮體本光明而離又以文明映之則光輝發越宣著盛大而無不通然文勝者戕其質華多者拔其根故升降拜跪之儀繁而父子之情薄鋪張揚厲之辭作而君臣之道衰文王不直言其獘但曰小利有攸往然則人欲

大有所爲者可不反求其實而猶徒事賁飾乎哉

彖曰賁亨

本義云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此於揲蓍成卦之後見賁有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象故舉以釋彖辭謂文王於筮得賁卦而繫之以亨與小利有攸往者蓋賁內卦之來乃離柔外卦之來則艮剛以內卦而言離明在中其光輝自發於外故艮山之剛得被其文是柔來而文剛自有亨之理也若以外卦而言分艮之剛以居於上而藉內卦之文明以備其外艮剛不能自有文而反受離柔之文故不能大有所爲但小利有攸往而已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剛在上而文之以柔非以剛爲文也艮剛離柔合成賁體艮之光明下射乎離離之文明上映乎艮且初剛與二柔錯三剛與四柔錯五柔與上剛錯是謂剛柔交錯乃天自然之文章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離體文明艮體篤實內文明而外篤實故能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斐然有文彩足覩又能各止乎其分卽文質彬彬之意是謂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辭云小利有攸往夫子恐人泥於其義故推明賁道之大而極言之天道之四時變遷不外於陰陽迭嬗故觀乎艮剛離柔之相交錯則寒暑之代謝可察矣天下之風清俗美不外於人各安其分故觀乎離明艮止之文實相兼則大化之翔洽可成矣天文人文皆先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故用賁者苟能進求其實則其賁豈可量哉

☷坤下 ☶艮上 剝

剝不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剝卦之象群陰消陽一無所利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小人常盛君子將衰其教人以全身避害者切矣上古之世天生神聖則生賢知以輔助之中古之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故有陽剛之賢而居事外如微箕之於紂日受其辱而不可已者今文王觀於卦象一陽孤立於上衆陰同惡相濟上爲下所忌孤

爲衆所嫉其進而剝之有必不容已之勢夫家敗而無
益於國身死而不濟於君賢者亦何樂此哉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蓋深明乎剝之象也故直曰不利有攸往
其教人之意誠切矣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以柔而變剛陽不能勝陰之時也故辭直曰不利有攸
往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云天行與蠱同意俱是教人當安時俟命有無可如
何之意蓋有治則有亂有盛則有衰皆天行之自然非
人力所能爲也

☳☷ 震下坤上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復卦之象陽剛來復自有亨通之理動而
得順則已之出入必无疾惡之者即朋類之來亦必无
罪咎之者但由復而剝由剝而又復陽剛之消長反復
其勢必至七日而後一陽來復動無不順乃利有攸往

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良心喪失往往喜小人
而惡君子必至勢窮力極方思善類也小人之疾君子
咎君子惟恐君子之勝已而思陷害之者無所不至故
臨大壯夬三卦之辭文王俱有戒心以陽長必爲陰所
忌也今復一陽動於衆陰之下陰盛而陽微斯時善善
惡惡之良雖小人未嘗或息故君子之出入朋來可以
變化乎小人而小人必喜悅乎君子但小人之喜悅乎
君子非災害並至無可如何之時亦未必能然故又必
反復其道至於七日來復而後君子利有攸往也出入

此觧得好

云者由復而剝陽自內出由剝而復陽自外入也朋來
云者由復而臨而泰而大壯夬皆陽類之來也七日云
者七八九六之數陰退至於六則當進而爲七日陽象
故七云日也

彖曰復亨剛反

剛盡而復反自有亨通之理故不勝欣喜之而其辭若
是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无疾无咎雖指群陰然一陽之動乃天理人情之至動

而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群陰雖異性其天德之良未嘗息也是以无疾而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反復其道謂少陽之數自七而進至於九則進極當退爲八自八而退至於六則退極當復進爲七是七日來復乃陰陽消息進退之自然故曰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長則君子可行矣一陽方生猶未及長然自此以往其長可必者動而以順行故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有善無惡但於陽德方亨之時人人好善猶未足以見天地之心惟於陰盛陽微之時群陰亦不疾咎乎陽此乃天地之心昭然可見

䷘ 震下乾上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无妄卦象動而能健二五中正剛柔相應當得元亨但利於貞若其匪正則有災眚不利有攸往玩此彖辭文王當中古之世隱怪之行漸起各見其是

而大悖乎正理所謂无望而匪正者也文王恐其言堅行僻不可以理喻因借神道以設教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蓋卦象二五相應本極中正而曰匪正者見人能如卦象則當得元亨不能如卦象則災眚立至所以教戒者深切而著明矣蓋不動而健則無才無應則無位即不出於正亦無大害无妄則動而健故堅僻自是如楊朱墨翟蘇秦張儀之流皆精思殫慮揣摩習熟以炫惑當世有應則得位如新莽之頌功德王荆公之行青苗皆匪正也而卒以取敗則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者震下一陽本自外體乾來凡陽畫俱本乾而獨於无妄言之者无妄承復之後仍當以初畫爲主也動而健剛中而應所以能大亨以正乃天命之自然也天命即天道天之道不外於一正匪正則逆天道而不爲天所佑雖行將何往哉大抵无妄承復之後宜安靜不宜躁動所謂實理自然无所期望也

一有所往便非任其自然无所期望之義是即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行矣哉言雖行何益

☶☰ 乾下艮上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此文王觀於大畜卦象二五陰陽相應而非其正故首戒以利貞能不家食則拜爵於朝正當大畜之義故吉乾健能知險難涉川以行亦無不利也玩此彖辭文王救世之情切矣殷之末世天地閉賢人隱如伯夷太公遠處東北海之濱者非無心也亦自度君驕臣諂之朝

非吾力所能為故不仕耳今文王視於卦象乾健在下其欲進之勢無殊暴君之行乃艮以篤實光明之性畜而止之化强暴以歸於禮禁武健以習於文世果有如是之賢以登於朝庶幾能革君心之慝以昭於仁義也如此雖涉川以往亦無不可冀望之情何時已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體剛健則能自强不息艮體篤實輝光則積於中者已形於外如是以修身則已德方日新如是以事君則君德亦必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艮剛為賢德之象居於上體乾人君之象處乎其下是能尊尚賢才故凡事必從艮止不敢過恃其健卦象如此是大正之道人所當利守者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人君能養賢故賢者自不家食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行能與天相應故雖涉川以往亦無不利也天心無不欲治賢者能盡力以挽回氣運則與天相應矣

☶☳ 震下艮上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文王觀於頤卦之象見人之自養不可不正故得正則吉然其正不正亦惟於已取之故觀頤又在於自求口實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君縱口腹之欲極肥甘之美而不知自養之道也當紂之時沉湎淫佚飲食無節故以酒為池縣肉為林其所求者非為口實也不知先王之制飲食原以人身之氣血必藉物而滋故飲以養陰食以養陽豈徒為嗜好之欲亦以全吾生而

已故厚味貨腊毒過飽反受傷君子戒之今文王觀於
卦象動而能止是其養有節也節則貞而吉矣上下二
陽中含四陰是能虛其口也虛則自當求其實而非過
矣昔者箕子見紂作象箸而歎曰象箸玉杯必將食熊
蹯豹胎王求足欲天下殆哉文王之意其本諸此乎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觀其所養與觀其自養原非二意觀頤觀字直貫到底
夫子先解觀頤後解自求口實故一意分作兩層彖辭

猶云觀頤者當觀其所自養者而已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文王繫辭止教人以自養之道夫子推廣言之所以盡
頤之道蓋卦上下二陽天地之象中含四陰萬物之象
故云天地養萬物陽剛居上賢人之象五柔處其下聖
人養賢之象二三四三陰萬民之象故云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

☱☴ 巽下兌上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此文王觀於大過卦象四陽居中上下二陰不能勝任
有棟橈之象占者度其才德能大有為則利有攸往而
亨矣玩此彖辭文王憂紂之為君上干天怒下致民怨
殷祀將衰而思濟世之才以匡救之也商辛之暴足以
失國文王存服事之心無日不望其改悔假令當日微
箕之儔以父兄之親秉禮極諫強而禁之挾以不得不
從之勢可也若其不能則行伊尹之志放而廢之亦無
不可也無如微子去箕子狂聽其覆敗無能轉移棟橈
之辭蓋傷之也傷之則知其必不可亨而猶曰利有攸

往亨者其意以為盤根錯節正利器見長之時使有人
焉具大過之才而得乎中道又能巽順以說之如此以
往庶幾可化其暴戾以歸於正其亨豈易量哉文王蓋
視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事之君故情深辭切如
此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四陽居中過盛所以有棟橈之象也

棟橈本末弱也

陰柔不能勝任是本末俱弱故棟中橈也

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

棟橈之象本難以亨但陽剛雖過而二五不失其中又能巽順以處之和説以行之如此以往乃可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時當大過則必有非常之才以行非常之事如伊尹之於太甲湯武之於桀紂是也文王傷之而不忍言故夫子歎之以盡其意

☵☵ 坎上坎下 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文王觀於習坎卦象二五陽剛雖陷於險然剛而得中乃有孚心亨之象特此以行亦有可嘉尚者蓋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君子蒙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也殷之末世雖王季之聖帝乙熟諸褰旃遂積讒而終文王不勝感傷故羑里之囚不失天王明聖之思所謂有孚心亨也亦不惜珍奇美女之獻所謂行有尚也夫精誠所至可以動天地泣鬼神何險之不可濟而又必曰行有尚者何哉蓋天地之間有常有變故聖人之行有經有權若徒守乎常經而不通以權變但固有物則骨而無益於道者矣故觀於坎水而得處險之象焉水之必流是有孚也水之能流是心亨也然其流必曲折以行然後可達其可嘉尚者以此然則人居坎陷精誠雖困而不委蛇其行亦安能有尚也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

釋習坎之義意重在重險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因水之行險有信以釋有孚之義重險者險之極故水雖流而不能盈然水不因其不盈而遂不流混混然不舍晝夜以達之終能紆迴曲折以至於海是能行險不失其信也人處習坎而惟以誠信存心雖困頓厄塞不惜委曲以求達則此心可以貫金石格豚魚何險難之不可濟哉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心剛而得中則不委靡以受變不偏執以觸邪故能達權通變委蛇其行以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節之義重在用字夫子學易之至覺宇宙之間人物之衆無非卦象所克周而八卦之德如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巽入兌說離麗其關切於人物顯而易見惟坎險之德於人若無所用故於釋辭之後特發用險之義謂崇墉不可攀躋者天之險也峙流以限南北者地之險也是天地亦用險以成其高厚也至於王公因天之時乘地之利作爲城郭溝池使人莫敢窺伺法天之尊效地之卑制爲禮義使人莫敢踰越又因天地之春溫秋肅制爲刑賞之威使人莫敢干犯凡此之類皆用險之

道而國乃可守也觀於天地王公之用皆不廢險則坎險之德豈不可與諸卦同其用哉

☲☲ 離下離上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此文王說於離卦之象二五俱柔二正而五非正故必利貞而後得亨但陰柔居中得位雖柔順之事如畜牝牛之類乃可獲吉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情相悖相逆而不能順也人生天地必相並麗順則和氣致祥逆則乘氣致異故臣之麗君子之麗父妻之麗夫弟之麗兄朋友之相麗莫不以順理爲正乃當紂之時夫婦一倫尤爲最切故文王特發牝牛之義以覺之蓋牝馬之貞以從陽爲善若爲紂之妻者竟可不法牝馬而茍效牝牛足矣牝牛之順惟自守其孳生之道而不從乎牡之行故爲紂之妻者亦惟自守其貞靜之常而於彼之昏亂一無所染則麗而不失其正矣嗟乎九侯之女不喜淫紂乃怒而殺之羑里之患實基於此文王憂讒畏譏托意深遠難以臆揣但觀傳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以柔麗中正爲畜牝牛之象則后妃

之德位可想而知矣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此推廣離麗之義以釋利貞之意見凡物不能懸虛而立必有所麗故麗貴於得正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皆麗之得正者也人君能法卦重明之象如舜之明四目達四聰又必麗於正而不以察察爲明則知足以周萬物幾足以燭萬理有不化成乎天下者哉極言離麗之正其善如此固不弟畜牝牛吉而已也此先推文王

未發之意後乃釋其辭又是一體

彖曰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柔中正故得亨通二與五應體皆陰柔故以牛象之然二陰中之陰五陰中之陽故五爲牡二爲牝五之畜二如牡之畜牝自然是吉

周易原篇解卷之二終　次男斯廓印堂校

周易原篇解卷之三

會昌胡

文王彖辭下篇第三

☶☱ 艮下兌上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此文王觀於咸卦之象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有始爲夫婦之象故序之爲下篇之首占者當得亨通而利於貞取女則吉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婚姻之義不明而風化由之不正也蓋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婚姻者禮之本也文王之時有女懷春恐吉士之來誘之子于歸動秣馬之深情是男之感不能如艮之靜止也標梅有賦求庶士以迨今遵彼汝墳惆君子之未見是女之感不能如兌之處後也夫欲合二姓之好以上事宗廟下育子孫乃以不正之情成之將何以著代而成內助乎故文王借咸之卦象以發明取女之義以爲男女之情莫甚於少少女可說於外少男靜止於內以求之則男女之辨嚴矣兌柔居上艮剛處

下陰陽二氣交相應感則男女之情通矣辨嚴而婚姻之禮以正情通而二姓之歡以成由是以教順成俗則一內外和理家道久長風化不由此而興乎

彖曰咸感也

咸無心於感而自能無所不感此咸之所以為咸也如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皆自然之應非有心於感故其感能咸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彖上剛下二句是釋亨利貞止而說二句是釋取女吉兌柔為澤本當在下艮剛為山本當在上今柔上剛下是山澤通氣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故自能亨而又必利於貞者山澤相感若不以正則陰陽氣淫或致洪水龍蛇之患故以利貞戒之取女者本由於兩情相說然能以止而說是以禮相說也以禮相說者男必先下於女而後女歸於男乃婚姻之正故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辭特發取女之義夫子恐人泥於其象而不知咸感之大故舉天地聖人以明之蓋男女之相感不外一情其情實本於陰陽故以陰召陰以陽致陽雖亦能相感然其感非正則不能成化生之功收和平之效今卦象以少男感乎少女是以陽感陰以外感內也其感之以正可知由是推之天地以天之陽感地之陰而資始流形萬物於以化生也推之聖人以禮樂政刑之在外者感人心惻隱羞惡之在內者而洗心革面天下於以和平也蓋天地萬物之情俱不外於陰陽孤陽則不能生

孤陰則不能成必陰陽相感而後化育可成故推其理而極言之

☳☴ 巽下震上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恒卦之象常久之道能得亨通則可无咎但所守非正亦不可行故必利貞而後利有攸往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人各私其所學而無補於世道人心也恒之所在原無一定君子恒其善小人恒其惡以至異端曲學百工小道各守所見以終身從事焉迨

說得的當

其精專之至神明變化機巧日生豈猶意其獲咎與不可行哉然小人與異端曲學之恒雖極盡其心力而措之斯世終不可通蓋由其不正故亦不能行也文王教人之恒不可徒執吾心之是必當驗之身世之間措諸身世而得亨亦何咎之有然止云亨猶恐人之委曲以求通也故又必曰利貞利有攸往見所恒不貞必不利往其戒人之意誠深切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之所以可久者以卦體言之剛上而柔下是剛柔之

恒也以卦象言之雷風相與是雷風之恒也以卦德言之巽順而後動是所動之恒也剛柔皆相應是感應之恒也其恒皆出於正故自能長久剛柔皆應咸恒俱同獨於恒明其義者咸感無心其應可不必言恒久之應其應非剛柔皆應不能久也故特明之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久於其道者君子之恒非異端曲學所可比君子不息之理本諸天地於穆不已之命故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自然亨通无咎所謂貞也異端曲學之恒全係人力私智所爲與天地自然之道正相反故其恒不能亨而得咎其道道字要認得真乃君子仁義禮智之道與元亨利貞相配合者夫子恐人不識其道爲何道故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推其道所從出之原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恒久其道是能有終所以能有終者必由于有始始若不正終于何有卽蒙以養正聖功也之意又卽孟子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之意蓋利有攸往是有終也利貞是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明天地萬物所以能恒之故不外於一貞以爲日月之升沉所以久而不墜者以其得天陰陽之氣乘之往來故明不滅而久照是得天者日月之貞也四時之推遷所以久而不易者以其隨陰陽之氣以變化故循環不窮而成乎物是變化者四時之貞也聖人首出庶物爲教爲養亦必合乎天地自然之道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天下風清俗美而化成是道也者聖人之貞

也觀於日月四時聖人所以能恒之故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人可舍貞以爲恒哉夫子於咸恒二卦皆以天地萬物之情明之者蓋二卦文王序之爲下篇之首與乾坤相拚乾坤者陰陽之門戶故首立其體以示人咸恒者陰陽之性情繼乃推其用以教世也蓋陰陽之氣必感而後交交而後恒乃能生生不息變化無方天地由之以位萬物由之以育若其不感則不能交不交則不恒故天地有時而震動萬物有時而昏瘥其情尚可見哉夫子以爲天下一情境也情實本於陰陽陰陽必能感能恒而後情可見此咸恒之義所以等於乾坤也

䷠艮下乾上遯

遯亨小利貞

此文王觀於遯卦之象二陰浸長於下君子必遯而後得亨但小人亦宜守正不可遂肆害於君子乃爲利也玩此彖辭文王戒小人之意深矣人雖至愚未有甘就於小人之列者乃勢利之榮動於外而娟嫉之念萌於中遂相謀相害自陷於惡而不能已今文王觀於卦象二畫陰柔中正與五陽剛中正相應是小人雖得位於

下而猶不失其中德故知尊崇乎君子也君子知微知幾見道不相同又不能禁之使不進固當早去以遠害然小人於斯時惡猶未甚志猶未肆若能長守其中德以與君子相應則安分循已必不進而凌逼乎君子非惟君子之利卽小人亦可長保爵位於無窮亦豈非小人之利哉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剛當位而應君子之所以得遯也二畫陰柔小人之象五畫陽剛君子之象小人與君子相應故不忌刻乎君

子君子始得以遂其志如明英宗朝三楊之於王振其情似之不然則如東漢之末楊關西孔北海諸君子非不剛當位也而宵小既熾不與相應雖欲偕時以行以伸其高尚之節其如小人之必不容何哉

小利貞浸而長也

二陰在下猶未及長必浸而後長故小人能自守其中正亦未嘗不利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道之興廢身之得喪俱於遯時見其幾故其義關係於

人爲甚大與豫隨頤大過等賛本卦之時義微有不同

䷡ 乾下震上 大壯

大壯利貞

此文王覩於大壯卦象陽長過中其亨不必言但諸陽同進而四不正故必能守正然後爲利玩此彖辭文王戒君子之情切矣君子與小人原不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理所必然但君子剛健不屈其防患之意常疎小人隱慝深謀其肆毒之機最密故君子稍有間隙小人即乘而中之今文王覩於卦象四率諸陽同進而居位

獨不正是以不正倡也夫小人雖在所當去而欲以不正攻之彼則有辭矣況五柔中處上勢雖弱而得位諸陽豈能獲所利乎惟以柔濟剛雖壯而不恃其壯則其進必謹慎以歸於正然後利可必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旣壯則時極盛矣其德又以剛而動必有壯往之患故以利貞戒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謂四連彙其進其相與之情乃天地之正理也天地之情陽進陰退但陽而或與陰爲應則不正陽進而方浸長於下則未大今大壯四陽共進二雖與五應而爲三四所倡率不敢獨私所與二體乾剛震動俱爲陽卦故其壯旣正而又大天地陽剛之情乃可以見

䷢ 坤下離上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文王觀於晉卦之象四以陽剛近君位有康侯之象坤爲牝馬能孳生有錫馬蕃庶之象下體三陰與離明相接有晝日三接之象古者有德有位如康侯則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君臣之情不相浹洽臣不被寵於君由君不盡禮於臣也蓋天子代天御宇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不能獨理故寄其權於諸侯諸侯能安其國能子其民者自當加以殊禮以風勸友邦無如紂之爲君雖九侯鄂侯之賢不蒙褒賞反遭誅戮文王傷之故於晉發康侯之義焉用錫馬蕃庶言賜予之多也晝日三接言禮數之隆也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故錫必言馬大行人之職諸公三饗三

問三勞春秋晉文公朝襄王亦出入三覲故接必云三
然惟五以柔中居尊為離明之主四有陽剛之德與之
相比乃能有此不言亨利之占微寓傷感之意

彖曰晉進也

晉為進義故取象康侯之進而與君接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坤地道也臣道也故明出地上為康侯之象大明君也
臣有順德而附麗乎大明之君故有用錫馬蕃庶之象

蓋馬之蕃庶牝馬所孳生也坤為牝馬故取象焉柔亦
臣道也進而上行有晝日三接之象晝日謂離明三接
謂坤三陰卦體五陰居上與下三陰相接故云晝日三
接

䷣ 離下坤上 明夷

明夷利艱貞

此文王觀於明夷卦象明而見傷占者宜艱貞自守而
後為利也玩此彖辭文王教人以處患難之道者至矣
君子履仁蹈義橫逆之來必三自反宜無尼塞之地無

艱貞二字解得透

如中古之世氣衰運薄以紂為君毒痛之加於聖賢尤
甚君子逢其時受其害將如脂如韋以幸免乎抑堅強
不屈而觸禍乎夫忠直之情既不見諒柔靡之態又不
可行文王傷之故觀於卦象而以艱貞二字示人不息
其明以藏於內貞也晦其明以順於外艱也貞則不
喪其守艱則可保其身隨時權變非操心危慮患深者
亦烏能達此哉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已入於地中明則無可見矣言其傷之甚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言文王能體易以處患難蓋文王因蒙難而作易故
其處患難之道得諸易者尤深利艱貞一語實自言其
情也夫子以文明柔順釋之雖本明入地中之象而艱
貞之情千載如見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已是艱貞之意但明雖藏於
內人猶得見其明未至於晦其明也若箕子之艱貞至
於佯狂受辱人皆不見其明其明已晦矣蓋箕子於紂

有親親之道不晦其明則情不容已故茀守此極正之志以存天地之綱常而於人世之是非得失一無所問然則箕子之艱比文王又其甚焉者矣。

䷤ 離下巽上 家人

家人利女貞

此文王觀於家人卦象長女在上中女處下二柔中正居於內體俱有女貞之象占者能如是自無不利玩此彖辭文王教人以齊家之道者至矣周室之興世有內助思齊之詩歌詠周姜大任大姒之賢徽音嗣續三代

無間文王篤受斯祜知家之齊實由女始無如紂之為君牝雞司晨家道將索而猶不悟故於卦象發女貞之義蓋二柔順中正以處於內秉文明之德具電照之情其能贊勤夫主必矣但女智既巧為患實多反唇之譏夜半之泣能使明者昏正者亂皆極聰明女子為之也桀之妹喜嬖己不遠而紂復蹈此故文王獨言利女貞以明家人之象其寓意誠深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文王止言利女貞而夫子兼男女言之者二聖之心俱欲於家人一卦明齊家之道也文王以一家之中惟婦人最難齊女一不正則牝雞為司晨之害長舌為厲之階家不可得而齊矣故必女正而後家正夫子推女之所以能正由於一家男女之各得其正若男不能正乎外而徒女正乎內則陽聽陰命陰操陽權何以見天地之大義乎。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卦畫二五有父母之象乃男女之大者故以嚴君明之

嚴非剛厲之謂二柔順中正五陽剛中正中則不偏正則不倚不偏不倚人不可以私干何嚴如之此家之所由以齊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三五夫二四婦五兄三弟位皆得正故曰家道正由是國治天下平皆從此推之故天下定

䷥ 兌下離上 睽

睽小事吉

此文王觀於睽卦之象火上澤下氣不相交中女少女志不同行不可以大事但二五剛柔相應說而能明以作小事則得吉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人情乖異雖同處一朝共作一事志趨各別而不能成也人有愚智則識有淺深質分剛柔則性分動靜淺者不知深者之意靜者不喜動者之爲各執所見各行所是以處大事未有不敗者也然愚智剛柔既已同處豈能終身不作一事故文王觀於卦象火澤之動雖不相合二女之志雖不同行然兌說而離明五柔而二剛苟能說乎

明者而麗之柔於剛者而應之則愚從乎智柔順乎剛且智亦得愚之助剛藉柔以濟時雖乖睽不可大事而小事自得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澤曰動以其性而言也二女曰志以其心而言也人同此心心同此性於大同者而有不同此睽之所以爲睽而不可大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以說而麗乎明以柔進得中 而應乎剛說與柔俱非大道是以止小事吉然所麗者明所應者剛故事雖小而實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文王止云小事吉夫子恐人泥於其辭故推言睽之本同而教人以用睽之道天地不睽則高卑莫辨男女不睽則內外混瀆萬物不睽則形雜各正是睽也者天地男女萬物所以分也蓋天地之間不分則無合故聖賢

之用不睽則亦無同今觀天地惟睽然後陽降陰升而成化育之事男女惟睽然後各從其正而遂其相求之志萬物惟睽然後並育不害以各全其形生之類故天下之理必於睽中見同則其同乃正其睽亦正也若同而不睽睽而無同是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其睽固不可用其同亦安可用哉

䷦ 艮下坎上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此文王觀於蹇卦之象當蹇之時宜退不宜進能退處西南則利若進往東北則不利卦體五陽中正有大人

之象自二至上位皆得正占者往見大人則利能守正則吉也玩此彖辭文王其教賢者以辟地乎商紂暴虐囚奴正士殘害忠良賢者居其地見險而止咸有避亂之思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地可以自免文王見天下諸侯叛殷歸周者已三分有二荆揚雍豫徐梁皆在西南之境惟青兗冀助紂為虐在於東北故告賢者處蹇之道當退往西南以就諸侯則利若進往東北以事暴主則不利也但賢者辟地非得仁義之君以尊養之亦不能安其身如伯夷太公必得

文王而後思歸今卦五陽中正有大人之象往而見之宜無不利又告賢者雖顛沛流離不可不正如人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以食牛干秦則非正矣故又必守正然後獲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見險而能止謂不犯難以求通必擇其可而後行也不然當蹇之時以往而後得中又以往而能有功若終於止則終於蹇矣烏得為知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其道窮往有功俱指占者而言夫子釋彖之意謂筮得此蹇卦者往西南則得乎中道而利往東北則其道困窮而不利往見大人則能有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雖釋貞吉之義却承利見大人句來謂大人有德有位必守正道以見之而後可以正邦家之蹇也又贊其時用之大者蓋遇之通塞道之困亨功之廢立國之治亂皆於蹇時所往決之故其用為最大

☵ 坎下
☳ 震上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此文王觀於解卦之象在險而能動動則可免乎險是患難已解占者宜安靜以退處為是故利西南若可以无往宜來復其故所則可獲吉若不能不有所往則不可遲留以滋事以夙為吉玩此彖辭文王之至德可見矣殷紂之時天命在周故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論天與人歸之義宜當伐暴以救民而文王不忍絕君臣之義故虞芮之訟可聽崇密之强可伐所謂解利西南也至於紂之肆虐為其臣者當守臣節

且姑置之勿論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也若使東北諸
侯有如崇密之類侵我隣封則不得不往征之但以至
仁伐至不仁自可不需時日故曰夙吉蓋文王之心止
知懷保萬民不知取天下之事故其化被西南則西南
之難已解也使更積以歲月德教所被及於東北則東
北之難亦解將見青兗冀之君皆歸於周天下之朝覲
訟獄謳歌者不之殷而之周紂雖在上一獨夫耳何能
肆虐於下民哉若然則泰誓之篇可不作牧野之師可
不陳於禪讓征誅而外另開一局以有天下可以上紹

唐虞下掩夏商無如中古之世氣運已薄武王之德不
能如文王也觀諸卦彖辭雖大過革鼎之時亦不言取
天下之事文王之德不從可知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以險故動以動故得免乎險是險以動而得解也但險
既解又不可過動當如彖辭所云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往得衆乃得中往有功俱指占者言謂患難方解衆心
猶未安輯故必往西南以退後自處始能得衆心之歸
若無所往而可无往則必來復其故所乃爲得中之道蓋
以動而得解是先必有往故勸之來復也若實有事不
得不往亦必早往早復其往乃能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贊解之時所以發文王未盡之意彖辭欲人退而安靜
以處解是從既解之後而言也夫子以天地雷雨百果
草木明其象正當解之時而言也正當解之時非震動

不爲功故曰作曰甲拆皆震動之象也夫子彖傳於豫
遯姤旅四卦皆言時義於坎睽蹇三卦皆言時用於頤
大過解革四卦則皆言時其言時義者謂其時之義最
大人當思而得之也其言時用者謂當其時必大有所
作爲不可無才以爲用也其單言時者則專就本卦之
時而贊之故言時義則重在義言時用則重在用單言
時則專重其卦之時也

䷨ 兌下艮上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損卦之象二五剛柔相應而非正相應則能有孚非正必元吉而後得无咎乃可貞以守之而利有攸往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既當損時在下者固當損以益上為上者亦宜守其節儉以為下惜物力故雖至薄以祭亦可無害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君厚歛於民以窮奢極欲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搴木衣皮上無所取於下下無所供於上不必有損之時也中古之世封建既與無君子莫治小

人無小人莫養君子則損下以奉上亦理所當然乃紂之為君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侈靡其費而不知民膏民脂之無幾也故文王於損下益上之卦始言取民之道貴有孚信繼言用財之心必須節儉蓋賦役有一定之制乃有孚也下方不咎病而其法可貞何不可往之有但必無過費者然後能不過取二簋可享誠拔本塞源之意其甚望乎君者深切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象損下兌澤之水以潤艮山之土澤氣上行於山澤曰損而山曰益如取民之財以奉君之用故曰其道上行也澤以潤山為正道民亦以奉君為正道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國當匱乏之日又值有事之際不能不損下以益上故祭祀雖宜豐而薄亦可從者以當損時不得已也二五剛柔相應二一剛而五柔今損下以益上是損剛以益柔也損剛益柔原非可貞之道但當損時亦可行之蓋君子之損益盈虛惟與時偕行而已豈有意於其間哉

䷩ 震下巽上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文王觀於益卦之象二五中正相應震巽同體相濟是無往而不受益故處常則有往必利處變雖涉川亦可也玩此彖辭文王其欲人君散財以得民乎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損下為損益下為益損益之義皆視乎民文王恐人不知益下之善乃極言其利以勸之蓋下益則衣食足衣食足則禮義興故無事必尊君親上輸將恐後人君何求而不得所謂利有攸往也有事

則有勇知方險難不避國家何由不可成所謂利涉大川也彼斂怨以爲德竟致億兆離心者誠不知益之善者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二五剛柔相應當益之時損上之剛以益下之柔有剛柔相濟之妙非私恩小惠所可比故民之說无疆也五爲巽體巽順以益下有自上下下之象如是則雖益下而無驕矜之意德色之心其道不大光哉又夫子於咸恒損益四卦俱以上下二字釋之者蓋四卦之體俱陰

陽相均咸恒則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其不同者惟二五兩畫損益則三陰在內三陽在外其不同者亦惟二五兩畫夫二五者二體之中也五爲君位二爲臣位於君義所繫甚大今四卦餘畫不易獨二五相易夫子觀其象有剛柔上下損益上下之道因取反卦之象以明之咸反爲恒其二五之易必柔上而剛下恒反爲咸其二五之易必剛上而柔下故咸恒之剛柔上下雖指二爻而言然諸卦不言上下獨二卦言之者此亦一義也損益亦然損反爲益則損二之剛以益五之柔是損下益

上也益反爲損則損五之剛以益二之柔是損上益下也故二卦之損益上下雖以二五相應之情而言然係卦相應不言上下獨二卦言之者此亦一義也故詳之以備參考至於反卦互卦變卦之說以釋文王彖辭夫子彖傳多涉穿鑿俱無所取惟此四卦畧取反卦之義亦存其意而已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二五相應極其中正中則能中天下之不中正則可正天下之不正故其益下不同於私恩小惠而所往自有

福慶也利涉大川者震巽二木合而成體木於時爲春於人爲仁其道主養養道既行自可以濟艱險且卦體中虛有刳木爲舟之象舟楫之用何川不可涉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於釋辭之後推言益道之大以發文王未盡之意謂動而有驕盈之心者必不能大益於下今益之動則以巽順故雖益而不自滿是可日進於无疆不觀之天道乎天施其氣於地地受天之氣以化生其益乎萬物者

豈有方所可限哉君子觀於天地知凡益下之道與天
地之時相合亦惟與時偕行之而已帝出乎震齊乎巽
二卦之時俱生益之時故曰天施地生又曰與時偕行

䷪ 乾下兌上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夬卦之象以五陽去一陰恐有過於剛決
之意且陰在上陽在下以下決上非正名其罪惡不可
五陽雖同志若不孚信以號而自存危厲之心恐太剛
則折事不能成又宜自治其私不恃威力然後小人心

服而利有攸往以決之也玩此彖辭文王教君子以去
小人之法者審夬小人在上爲衆君子所疾有不得不
去之勢然與之近而相比者五也惟五有決之之權亦
惟五有暱之之意故不揚于王庭以名正其罪則彼將
掩其不善以著其善而人主之聰明爲之炫小人不可
去也若不孚號有厲則彼將乘隙以攻君子君子之黨
散小人之氣聚君子反受其害其條有不可言者蓋三
居五陽之中獨與上相應其志恐不堅其機恐不密也
又言惟無瑕者乃可戮人君子必先自治其私然後足
以服小人之心而不予以可乘之隙又當退之以禮不
可專尚威武蓋小人親近君側若以戎兵去之彼將挾
人主以爲質小人不可去矣能知此數者然後可奮往
以決小人乃無不利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以剛決柔能以和說處之小人之罪自著君子之黨自
堅以正去邪如摧枯朽矣何必紛紛藉外兵乎漢季之
病二聖殆如見之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

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是以小人而專人主之權則其罪當決故宜
宣揚于王庭但陰性險惡恐中藏不測故必自存危厲
功乃光大也所尚乃窮謂衆陽但當自治不必與陰相
爭而一陰孤立於上自然窮極而去所謂健而說決而
和也剛長乃終見一陰不去五陽必不干休所以有必
往之勢

䷫ 巽下乾上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此文王觀於姤卦之象初以一陰遇乎五陽其德則柔
巽以入乾剛乃女之壯甚者取之必能消陽宜勿用取
女焉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女教不修為后妃者
徒工狐媚以惑主也夏商之亡皆因女禍女禍之興由
君喜淫人主若不淫於色則妃嬪之寵無從而得女雖
狐媚何所用之今文王觀於卦象乾雖剛健巽以一陰
遇於其下其德為順為入初陰乃幼少之女既與乾遇
復能巽順以入其心其女已為乾剛所喜說矣夫冶容
蓋以誨淫女之盡態極妍以事君王寧受內外怨詈而

不惜者非徒固寵實陰盛有求於陽也故女不壯不淫
不淫不媚今巽雖一陰在下實為長女其壯可知觀其
柔順以遇乾又能入乾之心誠可畏也文王直戒以勿
用蓋不苐流涕痛哭以告之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一陰從夬而來決於上則遇於下見陰之不能盡
去也文王謹小慎微慮陽之終不能勝陰故以勿用取
女戒之然天地間孤陽亦不能生陰又豈可盡無但不
可使長而與陽敵耳若其始初相遇陽正得陰而成化
育之功何不善之有哉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此明彖辭之意非謂陰可盡去但不可縱之使長以害
陽耳乃聖人防微杜漸之意蓋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將
盛當思有以制之制之之道在於勿取勿取之義非擯
絕也凡以禮節其情禁其欲皆所以制之也苟不能然
一陰既與陽遇雖欲不可與長烏能得哉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既明勿取之義復明陰有助陽之功所以補文王未盡

之意品物咸章即品物流形之意天地之氣必陽施陰
受而後能生物所謂相遇也若陽施而不與陰遇孤陽
之氣物形無由而成品物豈能咸章哉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既明陰有助陽之功復明陽當為陰之主蓋二五有剛
健中正之德以遇乎陰則陰不能以柔邪入之其道自
可四達不悖而大行於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不 相遇則生生之道息矣故贊其時義之大此卦

文王鬥勿用取女爲辭極言陰之不善也夫子作傳則極贊其時義者意非有不同也陰陽相遇原無不善及其後陰長陽消乃不善耳文王蓋慮其終夫子乃贊其始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若恐其終之壯遂忘其始之善不將廢人之大倫哉此文王未盡之意夫子所以必補而及之也

☷☱ 坤下兌上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此文王觀於萃卦之象二五陰陽相應而得正卦德以順而說自有可亨之理但當萃時王宜假於大廟以萃乎陰爲下者宜利見大人以萃乎陽然後可以得亨又神不可以非禮干君不可以枉道見俱宜利於貞且其假於有廟也當萃之時宜厚不宜薄必用大牲乃吉其利見大人也上下志應宜速不宜遲必利有攸往而後亨也玩此彖辭文王教人以調理陰陽之道者至矣昏庸之主不敬祖宗而崇淫祀以致臣民疑惑衆心不歸陰陽之氣所以亂而不萃也今卦象四五二陽在於群陰之中是能聚齊以奉宗廟之象也二五以正相應群

陰順而說之是臣民仰見大人之象也蓋人君能尊祖故能敬宗能敬宗故能睦族九族既睦然後百姓昭融萬邦協和四海之心萃於一人大牲之用攸往之利不亦宜哉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卦德順以說是王能順四時之祭以說祖考故祖考之精神聚卦體剛中而應是君能以中正之德收臣民之心故臣民之心聚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萃爲陰氣凝聚之象蓋人命終形藏精神散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又爲臣民歸心之象蓋五陽剛中正四則以剛居柔而爲之輔二則柔順中正而與之應群陰又皆順而說之但爲至正之道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當萃之時祭祀宜豐不宜儉人臣宜自往求過不宜高尙不事皆天命所當然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萃之所以爲萃也觀之天地萬物人能順天地之情則天地說能順萬物之情則萬物說即中庸所謂致和也人能盡天地之中則天地之氣應能盡萬物之中則萬物之氣應即中庸所謂致中也天地萬物之情不外於中和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 巽下坤上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文王觀於升卦之象內卑巽而外柔順二陽剛中與五柔中相應由是而升當得元亨以見大人可勿憂恤向南而征自獲吉也玩此彖辭文王憂賢才之不登而教以通進之路也殷紂之朝奸回昏亂群賢褁足難以爲升文王之化行於南國南國之君必有求賢若渴者今卦象二陽剛中賢臣之欲輔主也又能巽順以爲升自有元亨之理然紂豈能用賢者哉教以擇君而仕南征則吉文王憐才之隱誠深且苦矣

彖曰柔以時升

的當

柔者臣道當升之時又能巽順則其升之善可知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卑巽而順是臣所以求君剛中而應是君亦能求臣君臣相合是以大亨傳言剛中而應者五卦師臨无妄萃升是也惟无妄一卦非坤體餘俱於坤體之卦言之者何也蓋坤陰之盛也陰盛則求於陽自然與陽相應故云剛中而應謂其應之自然而速也以此推之无妄上體是乾乾者陽之盛陽盛則求於陰亦自然與陰相應故亦云剛中而應非此義也剛柔雖應不能如是之不

疾而速不求而自至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當升之時用見大人必然有慶何用憂恤爲哉但欲行其濟世之志必南征而後吉耳

䷮ 坎下兌上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文王觀於困卦之象陽剛雖爲陰柔所揜然處險而說是境雖困而心則亨乃處困之正也惟大人始能如是自吉而无咎但時值困窮宜晦默自全不可騰口說

以致禍故有言則不信玩此彖辭文王處中古之世正道難容而教人以保身之法也上古之世聖賢無厄塞之運君至桀紂君子始有囚奴戮辱之害然非君子自取也必欲行道雖身受艱苦而不知其遇愈艱其心愈危故其識愈精天人之故性命之原始能洞達無疑有不能不見於言者第當困時雖有著述宜深藏不露以埀於後若出而示諸人誰其信之適足以取禍而已歷考古來聖賢箕子叙疇文王演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著離騷邱明成左傳司馬遷史記皆當困頓之遭自成一

家之言天經以明地義以察倫物以盡綱常以正井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乎然疇叙而陳於武王易演而行於周末春秋成而不免於罪非困之言不見信乎至於離騷左傳史記之書皆數百年之後始爲識者所歎賞當時寂無聞焉其爲不信尤彰明較著也蓋困者遇亨者道道寄於言道亨則言亦亨道困則言亦困今道雖亨而言仍困者困之亨非亨於其時亨於其人也

彖曰困剛揜也

以險承揜陽剛如浮雲蔽日月日月之明不因而藏但人無從見其明耳此大人所以不失其亨吉而不信者直惟言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處險能說非實有得於心者不能故唯君子始足當之卦體二五皆陽剛居中故有貞大人吉之象兌口在上窮極之象故曰有言不信

䷯ 巽下坎上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

瓶凶

此文王觀於井卦之象泉源不竭可以養人但宜守常以通變而人始就其養故邑改井不改始无得喪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且養人之道尤貴有終若垂成而敗其業是汲井幾至井口繘未盡而忽破其瓶則凶也玩此彖辭文王憂紂之爲君不知古先哲王養民之政盡善盡美宜始終遵循不可妄爲更改也人以食爲天食以穀爲本井田之法肇自禹湯什一之制行於三代民之養於穀猶其養於水也雖姓更物改鼎遷運移此

制終無所變故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
無如當紂之時横征暴斂棄田作圃什一井田之法行
之不終以致億兆離心四海毒痡豈非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瓶凶哉蓋文王欲借井養之義隱導其君以行先
王之政而知其不能故以羸瓶諷之其寓意誠深遠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木入水而上其水井之象也井水不窮故其養人亦
不窮欲養人者可舍此井而他求養之道哉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
瓶是以凶也

卦之所以名井者取其象也井之所以爲井者以有水
也卦之二三五皆陽剛在中而爲水故邑雖改必擇有
水之地以爲井總不可改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
也井既有水自滿而不溢取而不竭人人皆給其用是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理不言而在其中矣未有功猶
未出其水而即破敗既無養人之功復自損其器其凶
可知

☲☱ 離下兌上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文王觀於革卦之象時巳當革則所革人自信之卦
德文明以說卦體二五以正相應所革當得元亨利貞
而悔可亡也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君輕更制度
而不審乎德與時也雖有其位不值其時不可言革雖
值其時苟無其德亦不可言革蓋人情習於所安一旦
欲更張其耳目變易其心志未有不駭而疑之者故必
天時窮極人心厭亂如卦象之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得
然後爲巳日乃孚也且時雖當革使所革之事稍不合

乎人情違乎天理天下將群起而非之悔何能免故文
必能如卦之内文明而外和說文明則於理無不燭和
說則於情無不順且二五相應以正是所革合乎天理
順乎人情歸於至正何悔之有如此則位德時俱全乃
可以言革革豈輕易云乎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水生於天一火生於地二水火相尅而震木生是天地
一變革也離爲中女兌爲少女少女居中女之上難以
相安故其志不相得志不相得難以同居自必有改革

之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時已當革而後革故革而人信之也文明則於所革之事理無不悉以說則於所革之人情無不順且二五相應必得大亨而又以正故其革甚當而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推明已日乃孚之義見革之時所關甚大也天地之氣盛極當衰衰極當盛故春夏秋冬盛衰一週歲功以之而成天地之革已日乃孚也天命之運治極則亂亂極則治故天與人歸上下順應休命因之而改湯武之革已日乃孚也不然先時者躁後時者緩雖有所革人不之信故極贊其時之大

巽下離上 鼎

鼎元吉亨

此文王觀於鼎卦之象巽順而聰明五以柔中居尊與下二剛相應占者自當得元吉而亨也玩此彖辭文王

教人君能養賢則可以凝承天命也井鼎二卦皆以養爲義然井之所養者民也人君養民有功不敢言吉無功則凶隱然有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意鼎之所養者賢也賢人在上天休未有不集氣運未有不通者故直曰元吉亨其冀望於人君者誠切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巽入也以木入火乃所以爲亨飪之事也木是巽火是離中間巽字作活字看享上帝雖必用鼎然不可爲鼎養之義惟大亨以養聖賢然後可爲鼎養之義明鼎之象在養賢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聰明雖係於耳目然人必心靜能入理然後聰明隨之巽者必能巽順以求賢故靜虛能入理是巽而耳目聰明也柔進而上行離火自巽木之下上炎於五蓋火體陰而用陽巽下一陰火之根也離中一陰火之炎也火之光明自下進上如賢人之德自下奉上也得中應剛則以剛輔柔其有賴於養賢之力者尤多以是定鼎豈

有不元亨者哉

䷲ 震下震上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此文王觀於震卦之象陽氣震動當得亨通於震來時能周環顧慮恐懼不安則能安裕和適而有笑言啞啞之樂雖震驚之大至於百里之遠宗廟之守可以不失自不喪其匕鬯焉虩虎謂之虩有周環顧慮不自安寧之貌匕以棘木爲之所以舉鼎肉升之於俎鬯以秬黍酒和欝金所以灌地降神祭禮爲陳甚多獨言匕鬯者

匕牲體鬯酒人君所自親也玩此彖辭乃文王教人以主器之道也震爲長子君出則監國凡宗廟社稷之祭皆得奉之夫以人子而践君親之位非恐懼不寧必至怠緩失儀故教以震來虩虩而後笑言啞啞雖震驚之甚所守可不喪失蓋卦象爲洊雷其震來之大可不待言惟四以一陽處四陰之中乃長子入宗廟以奉匕鬯也一陽震動於中是震來虩虩四陰安靜於上下是笑言啞啞初陽震動於下是震驚百里之外四陽不與相應是不喪匕鬯也人能如卦象以主器其道自無不善矣

彖曰震亨

人能如震之動自得亨通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驚則氣亂氣亂則失乎儀度惟能恐懼戒慎則神閑氣定自從容中乎儀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雷聲震至百里則遠者驚邇者懼矣如是而能不喪匕

鬯故君之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驚者動於外懼則畏於中今初陽動於下與四相遠故辭第言震驚

䷳ 艮下艮上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文王觀於艮卦之象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內外俱止上下二體剛柔相敵不與爲應有艮其背而無所見之象既艮其背而無所見雖身亦不獲有卽行其庭不見其人亦可无咎玩此彖辭文王其教人以致身事君之

義乎人之五臟皆麗於背背者衆陰之所宗也然實蠢頑一無所見群臣仰事乎紂與紂之背蠢無知象正似之然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君之昏迷改其節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獲其身之謂也第人之臣節所以不終者由見君之有不是耳若忠順之至心一於敬雖趨蹌奔走於其前而天王明聖之念無刻敢忘止見君之爲君不見君之爲人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如是則雖止於暴主之所而行止動静自可免咎所謂因時處中之道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止也止字如大學爲人臣止於敬止字一般與下時止則止止字微不相同蓋時止則止是艮止也時行則行亦艮止也艮止之止原兼動静若時止之止則専以静言其道光明者謂人臣事君所以能動静不失時由其有光明之道即大學於止知其所止知字蓋聖賢事君行止動静皆與時合并緝熙於光明者不能也艮卦内陰外陽如火之體陰用陽故有光明之象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動極而静進極而退之意乃文王戒人既止於其位當盡其職守故釋之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但雖止於其位而上下不交志行不合必須物我兩忘方可无咎故又釋之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三上以剛敵剛二五以柔應柔正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豈能成事不如人我兩忘各行其志之可免咎也

☶☴ 艮下巽上 漸

漸女歸吉利貞

此文王觀於漸卦之象止於内而巽於外進必以漸有女歸之象又自二至五陰陽比合皆以其正女歸如是自無不吉如是之貞亦無不利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婦順之義不明而昏禮將廢也紂伐有蘇獲妲己嬖而寵之是女之歸不以漸也殺九侯之女惟妲己之言是從其不正孰甚焉故文王明女歸之義未嫁三月必先教於公宫教於宗室是進不遷進乃能成内功而獲吉則妲己之歸紂當惕然省矣二與三四與五位皆

得正又陰處陽下陰順陽也如是之貞乃可云利則紂以陽之貴從陰之賤其不利豈待言哉文王處君臣之變憂危之衷不敢明言其借卦象以爲諷者如此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非進義乃以漸而進也天地之理陽倡陰隨陽先陰後倡先之義貴速隨後之道當遲故女子于歸必以漸進方云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二進比三四進比五皆得其位如此以往可以著代而

有內助之功且后妃姆儀天下以其正可以正天下之不正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

其位剛得中也

陰必從陽女歸雖正使陽無中正之德以爲之倡亦不可云吉今五陽剛中正以處尊位其吉可知

止而巽動不窮也

陽既剛中陰復止巽則內外和順家可久長動無困窮之患矣

☳☱ 兌下震上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文王觀於歸妹卦象自二至五陰陽不正且皆以柔乘剛占者征則必凶而无所利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婦順不修而天下因之喪亂也先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沉湎冒色惟婦言是用故文王觀歸妹卦象見二三四五皆以柔乘剛陰居陽位女奪男權且其德說以動女能狐媚以動君心之象也直以征凶无攸利箴之其意切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

欲明歸妹之所以凶先明歸妹之義大者見其辭之凶由於卦德卦體之不正非卦名義之不善也蓋伏羲名卦爲歸妹原以少妹從長兄取象其義則勉爲兄者當于歸其妹以盡男女之禮以成夫婦之道故曰天地之大義若人不能盡歸妹之義則男女曠居室之倫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生生之意已絕人道何以成終而成始乎故又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男女之情以說而動爲在他人猶爲不正況所歸者妹
也齊風之詩有曰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止爲此詩者其知歸妹之義者乎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中四畫以陽處陰以陰處陽是陰陽之位反其常也
三之柔乘二之剛五之柔乘四之剛是陰居陽上女制
乎男也
☲☳ 離下震上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文王觀於豐卦之象以明而動自有亨道但盛極必
衰王者至此時宜若可憂然徒憂無益惟慎保其明使
長如日中之時則可矣玩此彖辭文王教中古之人君
當謹凜以奉承天休也殷商之世賢聖代作紂承其業
土廣民衆既治且安志意因之而侈肆文王以一憂字
悚惕其心誠啓沃之良法蓋紂非愚庸之主也知足拒
諫言可飾非亦惟不知盛大之可憂故誤用其聰明耳
若使知之則戒慎恐懼將用其敏捷以經營天下天下
豈能逃其洞察哉日中之望誠不虛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明而動有自恃其明之心故弟見豐之盛大而不知
其實可憂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以資辯敏捷之王當豐裕盛大之象自然志意廣肆而
有尚大之思是可憂也若能用其知以照天下則常如
日中之明乃可勿憂耳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

物窮然後變盛極乃復衰當其未窮方盛之時固猶未
變未衰也可以人力扶持而調護之此文王勿憂宜日
中之意也夫子恐人錯會勿憂之意遂安樂於豐亨之
時故言物必至於窮盛必至於衰乃天地循環自然之
運人與鬼神有不能強者正當於此時而憂慮之所以
足文王未盡之旨也
☶☲ 艮下離上 旅
旅小亨旅貞吉
此文王觀於旅卦之象離以柔中處外而順乎艮之剛

艮以知止之體而麗乎離之明以此處旅可以小亨但五柔中非正宜守旅之正道則吉玩此彖辭文王憂殷紂之世賢士多役於外而教以雖造次顛沛不可離乎正道也人之自守貴於剛處事貴於明然栖栖羈旅剛則致疾明則生忌剛明之才無所用之但過卑而蒙恥辱過厚而受愚弄亦非旅之正道惟以柔中持已擇剛明之主順而麗之則饑寒盜賊之虞可以免矣卦有此象乃處旅之正道故曰小亨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

剛艮剛也離體在外有旅客之象艮體居內有主人之象旅客順主人處旅之正道也止而麗乎明其取象又不同止投止也身所投止能麗乎大明之家所以亨而又吉也蓋以旅對主言則離爲旅而艮爲主以身對旅言則離爲旅而艮又爲身取象所以不同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人當旅時風霜饑寒之苦欺凌盜賊之虞能使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惟以柔中順剛麗明之道處之則不與物相忤不失其可親此義所關爲極大也

☴☴ 巽下巽上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文王觀於巽卦之象內外俱巽不能大有所爲但二五陽剛中正初四二陰皆順從之猶可小亨而利有攸往且五陽中正有大人之象又爲利見大人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人情柔順太過而不能堅剛以任道也人之卑躬折節以事人者亦莫人之憐惜以求伸其志

耳然凡事從人已之志何得大伸乎語之曰小亨利有攸往卑巽者亦可自愧矣然懦弱之性實禀於天卑巽之人豈能强爲不屈若依陽剛中正之大人以爲主則卑巽之用乃適宜耳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大人之前雖極卑巽亦禮所當然然則舍見大人而外卑巽之施果可概行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

以命令感人而又反覆巽順以求申其意不能大有所爲可知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陽剛中正本足大亨然以巽爲主有失剛健不屈之義但以陽巽陰其志得行是以小亨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乃利見大人之象初順乎二在下體爲利見在下之大人四順乎五在上體爲利見在上之大人柔能以剛爲主則其柔不靡矣

☱☱ 兌下兌上 兌

兌亨利貞

此文王觀於兌卦之象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處外內剛外柔以行其說當得亨通但以說事人恐涉謟邪宜利於貞玩此彖辭文王爲臣止敬之心如可見矣羑里之難內文明而外柔順以媚茲君王其心則兢兢然惟恐有一念之不出於正遂陷此身於咎悅之流乃精誠所感暴王亦悟及膺方伯鈇鉞之命天與人歸三分有二薄海內外皆以戴予之其心則又凜凜然惟恐萌不正之念致臣節之不終故利貞一語所以於兌諄諄示儆也

[illegible]說也

兌之義爲說所以能亨而利貞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之道貴於得正若不以正於上則爲邪媚於下則爲姑息今卦體剛中以爲說之本則非邪媚姑息者可比特外柔和以說於人故其說無不正也天人感召貞不以正和氣自能致祥是以天順人應至於忘勞忘死則人應之極無非以一正理勸之不用刑驅勢迫也此

是推文王利貞之意而極言說道之大

☴☵ 坎下巽上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文王觀於渙卦之象坎剛雖陷於下而未嘗困窮四柔得位而與五同於上體自有亨通之理但當渙時祖考之精神方散王宜假廟以收之以巽木乘坎水雖涉川亦利然時當渙散尤必利貞玩此彖辭文王憂殷之先王將不血食而欲其君不避艱險以來格之也當紂之亂微子抱祭器以逃於他邦文王憂之故於渙卦示

意謂王若能歛其精誠以假於廟則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何至渙散但時衰運去非涉艱險亦不能救其蕪墊之情誠深切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以揲蓍之象明渙亨之辭揲蓍之項初畫既成未知二畫之來或剛或柔及其得剛是剛來也今剛來居險而無困窮之象故曰剛來而不窮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又從揲蓍六畫皆成之後見四得位於外體而上同乎五五四俱得位是陰陽同德也二者俱足以致亨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神魂無主則散故鬼神必依人而立五以陽剛居中為假廟之主陰氣可不渙矣萃渙二卦彖辭俱以王假有廟取象者蓋人命終而形藏精神散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養皆所以理陰也故澤上於地則陰氣凝結而為萃萃者祖考精神既聚當春秋祭祀以終孝養之時也故又云用大牲吉風行水上則陰氣解散而為渙渙者祖考精神方散當為宗廟以收魂氣之時也。故第云王假有廟而不云用大牲釋之曰

王乃在中謂王乃在廟中以收魂氣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涉川以濟渙而得巽木以乘之自不至陷溺而有功矣

䷻ 兌下坎上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文王觀於節卦之象剛柔分處而二五陽剛得乎中位自可亨通但節貴得中過節實以自苦不可守以為貞也玩此彖辭文王其欲保身以事君乎羑里之難文囚于京節誠苦矣使無權變以濟之不竟同九侯鄂侯

之醢脯乎有莘美女之求驪戎文馬之獻任閎夭等所為而不之禁其即苦節不可貞之義也乎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得亨以其中也然非剛德其節亦不能亨蓋陰性吝嗇復加以節則成苦節矣何以亨哉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至困窮豈猶可守以為常哉上以陰柔處節極知節而不知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解得好

節本美德彖云不可貞者以其太苦耳蓋節凡事拘束有行險之象然能以和說出之則不苦矣况五陽當位有中正之德當位則有可節之權中正則能通事物之情以此爲節何苦之有是所以足文王未盡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又推言天地帝王皆有節以見節道之美教人觀象玩辭以得其理也蓋天地無節則寒暑不分而春夏秋冬之時難成矣帝王無節則制度不立凡征求力役之事無有定規而傷財害民矣節道之重如此豈可忽而不講哉

䷼ 兌下巽上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文王觀於中孚卦象三四二柔在卦之內二五皆剛得位之中其德說而能巽以此爲孚雖豚魚無知之物亦可感格何不吉之有且卦體中虛木巽於澤有舟楫之象雖用以涉川亦利但孚信貴正尤利於貞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淳厚之風漸漓而法術之用日巧也故言精誠所通雖豚魚亦可格况於百姓之衆乎忠信之至雖水火亦可蹈况於平易之事乎但孚而不正則堅僻之行隱怪之守適足以敗常亂俗故必以利貞勉之人君能知此何憂頑梗之難化而必用其刑名法術之巧哉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有剛中之德而內含柔順以濟之則剛不至於暴故能說巽而孚信於邦家巽入也和說已深入乎邦家之心邦家亦隨之而化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孚信之極乃能及乎豚魚故自然吉涉險而無信如乘膠舟以浮於江必遭覆溺舟虛之象蓋信以行故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德極剛而運行於太虛之中孚於萬物孚於四時不外一正人心之剛亦充周於至虛之內孚於豚魚孚乃化邦亦不外一正故曰應天

䷽ 艮下震上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文王觀於小過卦象陽處陰中體似坎陷但二五以柔得中與陽相比陽猶可亨宜利於正以作小事則可大事則剛失位不中不可以行若求所處如飛鳥遺之音云不宜上宜下乃獲大吉玩此彖辭文王憂中古之世小人多貴盛君子反困窮故教君子以出處之正道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原無利達之心然家貧親老必求祿仕亦有居官受職之時但時當小過柔處尊位君子俯仰於其下志不相合才無所施不任一事則有素餐之恥欲有所行又多掣肘之患惟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乃合時中之道小事如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之類宜下如抱關擊柝之類飛鳥遺音者飛鳥將擇所處廻翔審視多哀鳴之音其音彷彿不宜上宜下大吉云

君子不得志俯仰以求祿養若異實與飛鳥相似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二陽在中四陰處外小者過而極盛也然二五得中比近於陽陽猶可亨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爲小過不敢肆行其志必兢兢守正乃合時宜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柔有中德其忌嫉君子不至太甚故以作小事猶獲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失位則無權不中則無德徒恃其剛以作大事未有不覆敗者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飛鳥遺音常云不宜上宜

下大吉者乃天機之自然鳥倦飛而欲止在上則空虛無可依往下則邱隅得所托是上逆而下順也卦畫五柔在上不正是逆之象二柔在下得正是順之象

䷾ 離下坎上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此文王觀於既濟卦象水火相交陰陽位正當得亨通但時已既濟小人宜長守其正若初吉終亂事將不濟矣玩此彖辭文王誡小人之意何其深切而明決乎既濟之時爲泰極將否之時泰極將否則君子在上務盡

包荒之象小人在下極盡包承之義君子不妨乎小人小人附近於君子外而觀之有同心同德之象然君子平坦易直不以忌刻居心其常也小人無惡豈可過爲猜疑但小人當明盛之時爲君子所信任尤當革面洗心以正道自處是小利貞小字當連下讀與未濟小狐汔濟同觀彖傳釋之云既濟亨小者亨也謂當既濟之時大者固亨雖小者亦亨也或疑時當既濟君子用事於上小者何以得亨蓋由卦體二四陰柔在下而得正柔者小人之道能正則爲君子所信嘗觀古來權姦始

念非卽欲爲小人也及至得勢得位然後肆行無忌耳如莽操未得大柄豈不儼然君子若能始終如一雖伊周何以過哉然小人得志未有不變其始念者文王洞悉其情形故旣諄切以戒之復危言以絕之蓋其望之也深是以憂之也至曰小利貞曰初吉終亂俱爲三柔晝而言也觀於彖傳釋之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其道卽承上柔而言可見小字當指陰柔方是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指二四兩柔而言既濟之時五以陽剛中正居於尊位其亨固不待言惟二四兩柔亦得其正故云既濟之亨非特大者亨小者亦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俱正而位當則剛之貞可不必言矣猶以利貞勉之者殆爲柔晝言故云小利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柔初得位而又得中故吉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指上而言柔自二而四自四而上至上則終極而止矣小人位居極上無復顧忌鮮不爲亂故曰終止則亂由於陰柔之道已窮極也

䷿ 坎下離上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文王觀於未濟卦象水火不交陰陽位反但剛柔皆應時猶可亨尤宜謹愼自處始終戒懼若如小狐渡水幾濟而濡其尾則无攸利玩此彖辭文王教君子有濟世之心當周詳愼審以圖之也未濟之時爲否極將泰

解得好

之時否極將泰小人在上有悔禍之思君子處下與撥亂之志但情意未交上下相遁爲君子者當審幾觀變慎始慮終詳察天人之故究考興廢之原若衰在氣運則調元贊化以成爕理之功若壞在人事則黜幽陟明以興賢能之治積誠以感之歲月以漸之而後未濟者自濟也今二陽有剛中之才然在陷中離火炎上五柔不與相交乃奮然起救世之念不量力而行不度勢而往既跋於前復躓於後果何益哉彖之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誠惜之也汔訓幾亦爲勇壯之貌小狐不

能慎畏恃其勇壯以涉水力盡於幾至尾濡不能濟身必陷害可不鑒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既濟未濟柔皆得中既濟之柔得中在於下體若進而居上則爲窮極故其柔象小人初則中正終則不中正也未濟之柔得中在於上體若俯而就下當與二應故其柔象人君人君柔而得中自有亨通之道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濟世之才入險出險無所不可今二雖陽剛陷於險中猶未能出故以小狐汔濟象之謂其力之不能大有爲也惟其才力無餘故至半途而竭不能繼續於其終以至濡尾无攸利也但二雖以陽處陰而在下體與五實有剛柔相應之理因水性就下火性炎上故未濟耳若二以剛濟柔五以柔濟剛則水乃火之牡火乃水之牝陰陽相求不期而合安見濡尾者之終不可濟哉蓋既濟初吉終亂則未濟當初亂終吉今濡尾之占不盡此卦之義故以剛柔應明之所以發文王未發之意也

周易原篇解卷之三終　次男斯廓卽堂甫校刊

[stamps]

周易原篇解卷之四

周公爻辭上篇第四 乾至謙

會昌胡

此周公之易而孔子傳之也周公之易亦列卦象者周公觀於卦象之六畫而作爻辭爻辭不離乎卦象也爻辭之占與彖辭不同學者但當觀卦象以求爻辭之合不可執彖辭以解爻辭之義也故離爻於彖各爲二篇而卜筮者遇爻位皆靜之卦則取文王之易占之遇爻位變動之卦則取周公

之易占之至仲遠孔氏謂以各爻象傳附於當爻本晉小王之意非費本之舊今以前讀之各爻象傳誠不可分故諸卦悉如費本乾例亦所以復其舊云

☰☰ 乾下乾上 乾

初九潛龍勿用

此周公觀於伏羲乾卦初畫繫以爻辭使筮得乾而初畫發動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乾之全體本無不可用以其純陽至健也今初變動則爲乾之姤故姤之彖辭亦曰勿用實與爻辭相合焉但文王於姤取象爲女指陰之本體而言也周公於此取象爲龍亦指陽之本體而言者蓋發動爲乾之發動雖變陰而未離乎陽也龍者震之象陽爻發動有似乎震故不取象於馬而取象於龍又以其能神靈變化不可測度也卦變成巽以健而入爲龍潛入於地之象龍之用在見在飛既入而潛則處深淵之下功施不能及物故戒占者以勿用周公之易但以之卦之義釋之者蓋周公當爻之策數稱九稱六則餘爻之策數爲七八可知矣九當退爲八六

當進爲七已非本卦之象故必觀之之卦而後其義可明卽繫辭亦云爻者言乎變者也又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卽之卦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周公觀於伏羲乾卦二畫繫以爻辭使筮得乾而二變動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以後俱同乾二發動則爲乾之同人同人彖辭曰于野故此亦曰在田同人彖辭曰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故此亦曰利見大人蓋以乾而與人同其所見自無不利卦變成離以健而明爲見

龍之象離者麗也麗於下故曰在田鄭氏康成曰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三發動爲乾之履卦變成兌健而能和君子之象之卦互體有離日之象日落在澤夕之象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即履虎尾之意也曰无咎即不咥人亨之意也但履以柔履剛其用在柔故亨九三以剛變柔其用仍剛故弟无咎先儒互卦之說用以釋伏羲文王之易多涉穿鑿不可通蓋伏羲各卦止觀上下二體之象本極

簡易何有於互文王繫彖雖兼及卦象卦體卦德然因占設戒之意多槪變取象之事畧亦猶未及乎互至周公繫爻上下全體之德象既難盡通乃詳觀逐爻之變以當爻爲主上下互成一卦以取象焉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故釋周公之易互卦之說必不可廢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乾四發動爲乾之小畜小畜彖辭亦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是疑而未定之意其曰密雲是雨之象已見也猶龍之躍也其曰不雨是澤終隱而不施也猶龍之在淵也但陰雨之不施以陽盛之故故猶可亨九四之疑而不進以陽處陰而動故止无咎卦變成巽與初同象故初曰潛四曰淵潛者潛入於淵也上下不同體故初曰潛四曰躍躍者由潛而躍復入於淵也四動則與初應是龍由潛而躍之象健復變入是躍而又在淵之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五發動爲乾之大有辭即元亨之占也卦變成離與二同象故二曰見五曰飛上下不同體故二在田五在天五動則與二應故俱曰利見大人又龍由見而飛亦

二五相應之象也鄭氏康成曰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乾上發動爲乾之夬夬之彖辭不與此爻相符者所用不同也夬以五陽決一陰所用在陽若以上陰而論是亦有悔也觀者變通其意文周之心如同一轍矣以後卦爻多如此義卦變以健見決故曰亢龍有悔上動則與三應人若自悔其亢必能乾乾惕若以求免乎決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周公於乾坤繫以二用者所以教人盡變卦之用也。觀朱子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之彖辭夫占本卦之彖爻辭其理固無疑矣若夫四五六爻之變而以之卦之彖爻辭占盡舍本卦而論他卦鬼神何不即示以他卦而必從變而之之乎今觀周公群龍无首之象仍當以本卦爲主而必參以之卦之象蓋群龍乾也。无首坤也。群龍无首乾變之坤也。然卦變無窮而言辭有限。故既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下繫以爻辭使乾變之姤者不可即觀姤之彖辭而必觀乾之初九爻辭方得真機乾變之同人者不可即觀同人之彖辭而必觀乾之九二爻辭方得真機又以四千九十六卦之變不能盡繫以辭故於乾坤發二用之義使人玩此而推其餘也。蓋揲蓍者鬼神之機也。鬼神即在人心若至誠

而明固可不假揲蓍而知吉凶乃心有所疑不能自決不得已而問諸在天之鬼神鬼神示之以數聖人繫之以辭苟能神明其理變通其意則文王六十四卦彖辭包含已了。周公恐衆慮紛紜人心多惑或失鬼神之真機既廣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以二用盡四千九十六卦之象是在人心之鬼神與相參質焉耳。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變爲巽陽氣入而在下有萬物收斂君子退藏之象故不可用象曰二字乃夫子推原周公繫爻之意以爲作傳發端之語與大象象曰彖傳彖曰同屬一例費本於乾卦獨無此二字不知何故或者費氏合三聖之易於乾卦則將三聖之易列於前夫子之傳繫於後而大小象傳遞相承接後人見象曰二字重叠複出遂刪而去之乎然大象之象曰夫子所以推伏羲卦象之意小象之象曰夫子所以推周公爻象之意俱不可刪故從諸卦之例加而復之周公於乾取象爲龍於坤取象爲霜是指陰陽之成形質者以示人所謂本隱以之顯也夫子於潛龍解之曰陽在下於履霜解之曰陰始凝是

解得明透

尤醒

一線穿出字字不遺

指陰陽之氣機以示人所謂探賾以索隱也陰陽二字夫子不於乾坤大象彖傳中揭以示人而必於周公小象傳者蓋乾非陽乃陽之性坤非陰乃陰之德故不可即以陰陽解之若周公繫爻辭既曰九六則陰陽有數可推矣曰龍霜則陰陽有質可見矣故夫子亦首揭陰陽二字以示人也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乾變爲離文明之德普照天下也之卦爲同人普天之下均沾其德施也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履者踐履合禮之謂終日乾乾反復以求合於道是乾之履之象

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下體變入則爲潛上體變入則爲進進者入於上也或躍在淵爲進不遽進之意如是以進可以无咎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變爲離君於上體開創之君用文明以治天下之象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陽發動盈也盈故亢之卦爲夬夬者決而去之之謂以盈見決盈何可久處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乾變之坤先迷後得主是不可爲首也

☷☷ 坤下坤上 **坤**

初六履霜堅冰至

坤初發動爲坤之復卦變成震震爲足足動於下履之象復於時爲冬至堅冰之候由坤之復必履霜而後堅冰至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二發動爲坤之師春秋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論語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以順行師直壯知方其功必大即師貞之意不習无不利即丈人吉之意蓋行師原非得已之事聖人不輕許人惟坤德極順二爻以中正而動故許之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不然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況行師者哉

九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三發動爲坤之謙卦變成艮艮有光明之象章也動

於內體外為坤陰所掩含章之象三本陽位發動變陽貞也故曰含章謙之意可貞亨之意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君子有終之意坤為臣道故曰或從王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坤四發動為坤之豫坤為囊四括卦之中而動猶動於囊中括結囊口而不得出也五上二陰俱靜而不動有括結囊口之象順而得豫故无咎之者深藏不露故亦无譽之者

六五黃裳元吉

坤五發動為坤之比辭卽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之占也五居坤土之中故象其本色坤為裳亦取其本象以順得比自獲元吉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指坎內溫指坤忠也和坎水和以率貞坤安正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指五之色也裳下指坤陰之飾也元善指上二象之長也中不中不得其色下不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內外坎坤倡和為忠率事以信坎從坤變為共供養三德謂坤坎彊剛克坤溫柔克變坎為和以率貞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

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惠伯所言以忠信釋此爻辭是尋以坎中爻陽剛為主蓋中五有剛德則下方順從故曰外彊內溫曰和以率貞又曰內外倡和曰率事以信皆以上體變坎之卦遂得比而言也知此則周公爻辭多在之卦取象亦何疑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上發動為坤之剝辭卽不利有攸往之意也蓋以坤見剝陰盛陽微陽必受傷龍陽象也野坤地也上陰變陽陰陽交戰也血陰象也玄極陰之色黃坤土之色陽從陰出陰陽猶混其血玄黃之象也

用六利永貞

坤卦六爻俱變為坤之乾陰變為陽天地之正但陰體猶未盡陽體猶未成非永以守之恐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蓋由正入邪其事甚易由邪歸正其事甚難故以永貞戒之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坤初變陽壯變猶未成必至陰極而後能變故陽生於

內則陰凝於外陽生愈盛則陰凝愈堅蓋天地之間陽化爲陰是從有而之無其勢甚易陰變爲陽是從無而之有其勢極難曰陰始凝曰馴至其道至堅氷也夫乎明陰變陽之難非陰極盛於外一陽不能來復於下也消長之機剥復之道於此可見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柔順中正動而爲師故其理必直其衆自知方也行師之道无貴知地利地利熟則據險守阨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今坤爲地坎爲險師衆依地險以爲勢是於地道知之極悉故雖未嘗習兵戎之事者亦无不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時發之義所以補周公未盡之意人臣以謙爲主不露才華固臣道之常可貞以守之然章豈可終含乎若有嘉猷嘉謨必入告我后是含章非不發也必待時而後發也待時而後發故於王事不敢擅專必從乎王又能陰絕其從隱料其謬使臣无成事之名君享有終之實非艮止光明洞悉乎君臣之義者焉能爲此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以陰處陰而動必極謹愼不忤乎物括囊愼也无咎不害也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居中而動文彩積於中而發於外也人故順而比之是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不窮極不來剥陽坤變成艮陰道窮而止之象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小陽大始乎坤終成乾是以大終也

䷂ 震下坎上 **屯**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初發動爲屯之比比以九五爲主然五在險中又不與初應初欲往比之故有盤桓不進之象但初不比乎五則衆陰將比乎初乃初在下無位動而人比之不出於正恐爲寇亂故必利居貞且神器不可以力爭時雖屯難天命有常初不可以得比之故遂妄希尊位若建爲侯則无不利震爲足一陽在下本有進之象今動而變陰故爲盤桓不進震爲長子有侯之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二發動爲屯之節屯難之時而更求節制故有屯邅之象震爲馬爲大塗乘馬在大塗欲進而節制之故班如分布而不能進也二動當與五應五居坎體坎爲盜寇也然卦變以震成兌震動兌說匪爲寇之象震爲長男兌爲少女男動女說乃婚媾之象也二與初相比與五相應相應正也相比不正也當屯之時五雖有剛中之德在於陷中不能應二初方欲進而求之然二本能守其中正之操絕初以應五故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十數之滿也爲坤之數二三四互成坤也吳陸績解京房易注曰字愛也時通則道亨合正匹也爲兌女若節得亨之象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三發動爲屯之既濟鹿當作麓山足也又林屬於山爲麓震屬木三四五互成艮山三在艮下麓也震足上動在山即麓也卦變成離離中虛無虞之象震木動於山下林之象故爲即山麓无虞人以導之惟陷入于林中四五本坎體故有陷入之象震動而變離明有君子見幾舍而不往之象人若不能如爻義必欲求往則吝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四發動爲屯之隨坎亦爲馬故曰乘馬坎於輿爲多眚乘馬駕輿而多眚在於大塗之上故班如而不能進也四動當與初應初有陽剛之才四有柔正之德可爲婚媾但值屯時初方奮動於下與二相比不能求四四當求初又恐四與五比而不能往故勉之使往則吉无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五發動爲屯之復坎雨爲膏澤卦變成坤坤爲吝嗇膏澤方動而成吝嗇屯其膏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發動故雖屯而小貞猶吉若欲作大事則出納之吝不能博施濟衆是大貞凶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上發動爲屯之益四馬爲乘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故四曰乘馬上亦曰乘馬背坎之象也

震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故二亦曰乘馬、乃震之象也。卦變成巽、巽爲進退、爲不果、乘馬欲往而進退不果、故班如不能進也、坎爲血卦、泣血漣如、坎水成血之象。又此卦爻辭周公繫以乘馬班如者三、上六六四六二也、其取象皆於陰爻陰位者、蓋馬陽物也、主乎進者也、班如云者、欲進而不能進也、卦惟二陽爻而又得正、然當屯時、初以盤桓而不進、五以屯其膏而不能進、故六二之邅回不進、乘初剛也、然初匪爲寇、欲與二爲婚媾、寇之進難以驟禦、若欲爲婚媾、其進必以禮、

此二所以能貞不字十年乃字也、蓋有幸其班如不進之意、六四之乘馬班如者、四與初爲正應、非初求四、則四當求初、今初盤桓不進、故四能往求初、則吉无不利也、四雖非乘初、然居上體、亦有乘之象、此所謂馬又指初而言、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者、陰柔處屯極、方亟思陽剛之才以拯之、五以屯其膏而不能進、寧不有憂傷泣血之象也乎、此所謂馬又指五而言、深痛其不能進也、二之乘馬班如、有切近強梁、不見逼迫之象、四之乘馬班如、有賢豪處遠、當往覲之之象、上六之乘馬班如、有賢豪在近、不能相顧之象、蓋二四上俱陰柔無才、雖動欲有爲、然時當屯難、不能自立、所謂因人成事、以爲憂喜而已、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在下無位、動而得比、若卽發奮爲雄、妄自尊大、是草莽竊盜之所行。豈大丈夫之志哉。惟盤桓不敢遽進。則其志不在於富貴。必以匡扶王室、利濟生民爲心。故曰志行正、屯難之時、民無所比、初以陽之貴下於陰之賤。故民心皆歸之。而利建之爲侯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以兌柔易震剛而成節、故其難尤甚、女子苦節至於十年、實反乎常道、乘剛之義、先儒多以爲六二爲初九所逼、然屯二發動、初乃少陽七數、不甚大剛、何以逼二、故不如以兌柔乘震剛爲得也、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外有禽荒之心、故卽鹿而不用虞人也、君子知幾不往、若往則无先路之導、必至困窮、

象曰求而往明也

屯難得隨人來求我之象我往從之以說易陷是知之

極明也互體成艮有光明之象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坎雨發動膏澤將施變成吝嗇故未光大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之極動而之益損上益下是益以屯也上猶可以

長久乎

䷃ 坎下艮上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蒙初發動爲蒙之損初在下無位民之象發民之蒙必

先禁其邪所謂刑以弼教故利用刑人坎爲桎梏桎者

械其足二三四互震初在震下械其足也梏者杻其手

上體艮艮爲手初動則與四應杻其手也卦變成兌以

說易險用說桎梏之象若不能如卦變刑用而不舍則

吝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蒙二發動爲蒙之剝卦變成坤坤有包含容納之量故

初陰蒙也二則能包之而敷教以寬五柔婦也二則能

納之而內外和諧故皆吉二三四互成震震爲長子坤

爲母長子有治家之責子動而得坤母之順從子能克

治其家事故也一爻而備三善九二子克家之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蒙三發動爲蒙之蠱卦變成巽巽爲長女之卦二三四

互兌兌秋金也又爲妾蠱者女惑男以蒙之蠱乃愚癡

女子見金夫而遂耳爲之妾是不有其躬也无攸利可

知

六四困蒙吝

蒙四發動爲蒙之未濟卦變成離離火炎上坎水潤下

志氣不孚是終不能開發其蒙之卦三四五互坎兩坎

相連入於坎窞之象故爲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蒙五發動爲蒙之渙艮爲少男童之象靜止而有光明

之資發動成渙渙散其蒙則知識日啟卦變成巽止而

巽順則必能入理故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蒙上發動爲蒙之師師之用在於擊蒙蓋愚頑梗化必

須戎兵以威之。如舜禹之征苗是也。但以蒙之師。無先明之識。若過爲强暴。戮及無辜。是爲寇矣。不利孰甚焉。惟體艮止之象。按師不動。俟寇至而禦之。則無不利也。

坎在下爲盜有寇之象。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欲覺愚民。必須明正法律。使莫敢犯。所謂明刑以弼教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人子事親。惟繼母出母之心。爲最難得。繼母氣體不相親。不相親。故情不相接。出母奉養不能通。不能通。故形不能接。今震爲互體。坤爲之體。繼母出母之象也。震動於中。坤應於外。子往之母。以柔易剛。剛與柔交相接也。

人子能如此。可爲克家之肖子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取女之道。男先於女則順。蠱以女惑男。是女之行不能順理。故必勿取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艮篤實。離中虛。艮變成離之。於未濟遠實就虛。一無所濟。宜其困而吝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中靜止。變成巽順。故其心能柔順以入理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蒙之師。知識未足。無料敵應變之才。人心恐不順從。然以戰不足者。以守則有餘。故止而禦寇。則上下皆信而順從之也。

☰☵ 乾下坎上 需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初發動。爲需之井。郊在天之下。曠遠無所遮蔽。其地多風。今初動於乾天之下。變成巽風。需于郊也。郊則與坎陷相遠。故能常守此道。可以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二發動。爲需之既濟。既濟云者。既渡乎水。方登於岸之象。沙卽岸之地也。故曰需于沙。二三四互兌。兌爲口舌。小有言也。既濟平險。以需于沙。雖小有言。不能陷害。故終得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三發動爲需之節節止也卦變兌澤澤底即是泥於澤而止之是需于泥也坎在上爲盜寇也需于泥中不能進退寇從外來無所却避是寇之至三實有以致之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需四發動爲需之夬坎爲血卦四已在坎體是需于血也坎爲險陷四在險下是坎陷之穴也卦變成兌以說易陷之卦得夬爲决而去之皆出自穴之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需五發動爲需之泰卦變成坤坤爲漿酒也二三四互兌漿在口上食也需于酒食安泰之意九五陽剛中正發動成泰宴樂以需乃能盡此卦之正者故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上發動爲需之小畜卦變成巽入也四在坎底爲穴上陰動而變陽其陰氣又巽順以入必入於險極與四同歸將陷而不得出矣然上動則三應之三與下二陽需極同進是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之藉其剛健之力可以出險故吉項象爲客者養賢爲大畜則燕賓客當爲小畜不速者未嘗以辭請之而自來也上唯與三應初二二陽不相應而亦來是不速之客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與險相遠復能巽順以需以柔順易其剛暴故不躁進不妄動爲不犯難而行也乾之德行恒易以知險是乾道之常初未失其常故能恒守其道而无咎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人方濟險心常戒懼中不能寬也若既濟登岸立於塠際則寬綽之意在於胸中矣雖小有言語及之庸何傷

哉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坎水爲災身在泥中外遭坎水故曰災在外也使身不需于泥坎水豈能及之是寇盜之來由我自致若能敬愼以持之擇地而蹈可無喪敗之失此夫子補爻辭未及之意教人觀變玩占可以易凶爲吉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爲隱伏爲耳隱伏於傷害之地靜聽其自出終得决而去之是能順以聽也順聽是明四所以得出自穴之

故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當需之時以酒食自養乃中正之道五有中正之德動而之泰故其象如此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三陽居下體非尊貴當位者故稱之爲客然其剛健之力足以有爲敬之非濫交者可比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坎下☰乾上　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訟初發動爲訟之履履者禮也訟能自處於禮則爭競自息故爲不永所事卦變成兌口舌之象故爲小有言以說易陷而成履是終能以禮自持不爲强暴所誣枉故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訟二發動爲訟之否訟遇否塞理不直氣不壯不能相勝也故爲不克訟之象歸家猶逋逃畏罪之及也卦變成坤坤有國邑之象否下三陰邑人三百戶也坤又爲衆故曰人坎於輿爲多眚坤亦爲大輿以坤易坎坤成坎毀是无眚也周公之意蓋欲筮得此爻者凡事以退讓自處身可免禍即同處之人亦賴以相安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訟三發動爲訟之姤姤者遇也訟得遇合則能不喪舊物先人所遺田祿可長食其德矣但遇出於訟必常存危厲之心而後得終吉或出而從王事必順聽乎上不可自有其成功蓋卦變以坎成巽身在險陷必巽順而後得遇合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无與毋同戒之之辭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訟四發動爲訟之渙訟必聚而後成渙者爭訟解散之意之卦三四五互艮止而不訟之意乾爲天命也故曰不克訟復即命守分安命而不終訟正道也四以剛處柔本屬不正不能無訟者今卦變成巽而之渙爲巽順以求解其訟之象是變而安於正故吉也

九五訟元吉

訟五發動爲訟之未濟訟必求其濟將糾纏而不可解今火炎乎上水潤乎下爭訟各散之象蓋五乾剛中正

動成離明剛則能斷明則能燭以此居上聽訟故來訟
者紛紛解去如火水之不相交也故其占得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上發動爲訟之困訟而得困故有三褫鞶帶之象乾
爲圜爲玉爲金鞶帶金玉之𠋣圜於腰間者卦變成兌
兌爲附決鞶帶已錫繫於腰附也三褫而去之決也卦
體二三四互離離日在天終朝之象蓋上居訟極極而
後困其辱必甚錫之之人即爲褫之之人訟之不可終
極也如此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於訟之初即能不永所事蓋知訟之不善不可以長久
者也故雖小有爭論之言能於初辨明之亦甚易矣是
能自處以禮而不好訟者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坎爲隱伏竄也二知所訟否塞禍患將至故歸家猶竄
匿隱伏不出也所以然者由二與五相訟以下訟上理
已不直況五陽剛中正勢不可敵二若與訟禍患之至
實自取之矣春秋之時以臣訟君如元咺之於衛侯鄭

幸而得勝終致殺身之禍夫子以患至掇也釋之所以
嚴上下之辨者至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人能自立德立功則可光大前人之緒而不食其舊業
今以訟得遇是舊業將墜幸而復食之故弟巽順以從
上不自有其成功乃獲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得渙散故安於命變而守乎正爲能無所失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無偏私之意正則無邪枉之惑故聽訟而得元吉
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訟受服雖不褫亦不足敬況終朝三褫乎甚言訟不
可終極之意

䷆ 坎下坤上 師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初發動爲師之臨以師臨人必仗義執言聲容整肅
然後可勝所謂師出以律也若不善於律則師出無名

號令不肅否臧而凶坎爲律律者法制禁令也無名之
師不敢妄興亦遵守法禁之意故亦是律卦變成兌以
柔兌易剛坎有不善律之象故曰否臧春秋傳荀首曰
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凶其
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順謂仗義執言
成謂嚴肅有功即律也五陰爲衆初陰變剛衆散之象
坎水塞其下流爲澤故曰川壅川壅爲澤竭也盈而以
竭謂坎水本盈而今竭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師二發動爲師之坤師得大順故有此象占在師中吉
下順也王三錫命上順也二本在險中稍有差失則咎
隨之故吉乃无咎

六三師或輿尸凶

師三發動爲師之升升者進而不反之義卦變成巽以
陷而入坎於輿爲多眚故其象爲輿尸而歸則大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四發動爲師之解左次謂全師以退其戎解散也雖
未有功亦可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師五發動爲師之坎坤爲地二三四互震震爲稼稼生
在地田也坎爲豕田豕害稼田有禽也之卦三四五互
艮止也又爲手以手止之執也豕陷入田搏而執之利
執大焉言者搏執之時震動有聲之象但田禽雖所當
執執之亦必其人震爲長子二陽剛而得中以之帥師
則吉艮爲少男於震爲弟三柔爲艮體與五相近五若
私而命之必致輿尸之傃雖貞亦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上發動爲師之蒙卦變成艮止也止戈爲武在師之
上武功已成論功行賞之時也坤地有國邑之象故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開國勳臣也承家長子也二三四
互震於國爲勳臣於家爲長子小人勿用者卦變順而
止之有剝之象小人用則剝削民財國家恐不安寧也
故曰勿用亦體順而止之意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師臨人慮勝之權操之於已故以律則善失律則凶

也

彖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五柔中居尊天王之象二動則五應之是承天王寵任之専故在師中而吉也然天王亦非有私於二二能除殘去暴使天下諸侯歸心向化故三錫命以褒榮之是所以懷保萬邦也

彖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由於知進而不知退之故

彖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以解其師師衆得全猶未失乎常度也

彖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二有剛中之德故可以行師三不中不正才弱志剛人人皆知其不勝任五竟使之是所使不當也

彖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行師之終能順而止故功不可以不正小人亦可以勿用若師徒未息雖知小人必亂邦欲去而勿用勢有所不能晉文公之於魏犨諸葛武侯之於魏延是也

䷇ 坤下坎上 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初發動爲比之屯比而得屯咎之端也然能有孚以相比亦可无咎乎果充實且有他吉之來雖屯何害坎體中實爲有孚之象五成卦之主故爲有孚之君初往比之之象缶者瓦器坤土所成擊之有聲卦變坤成震震爲雷聲也三四五互艮艮爲手手擊土有聲缶之象也缶又可以汲坎水注於缶有孚盈缶也爲五誠信於初之象子夏傳曰非應稱他初與五非正應誠信乎初是終來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二發動爲比之坎外本坎體今內體亦變成坎坎與坎比而其相比之情實自內出故曰比之自內以內比外中正相與又得同體之助其吉可知

六三比之匪人

比三發動爲比之蹇人不能自立方求比於人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今比而得蹇其所比非可親之人矣蓋人欲比乎中正之君亦必已有中正之德三以柔處剛不中不正動往求比其得匪人也亦宜

六四外比之貞吉

比四發動爲比之萃萃者聚也聚則所比非一人故以四爲主而外人皆來比之之象方與萃義相合蓋四與五近外賢欲比五者必先萃於四四柔居位得正動而見說故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五發動爲比之坤比得大順爲顯比之象坤爲衆師徒也坎爲豕三四五互艮爲黔喙之屬禽獸也師徒至禽獸動田獵之象朱子語類云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

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自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邑人不誡謂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問按三驅之辭乃王者不合圍三面皆有門禽獸俱可走也坤衆在下故邑人爲私屬之象爻辭之意謂王者顯明比道以示天下其用征伐非有心求比不順者舍之順者取之天下雖不盡比有違逆者即私屬亦能體上意而不盡求其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上發動爲比之觀示觀於人必陽剛中正然後人瞻仰之今上以陰柔而動無位無德何以示觀乎故人雖欲比之上六不能爲其首故曰比之无首凶卦變成坎以陷而入人入於陷首必先墜是无首之象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相比之初孚信必眞況遇屯難其誠尤固故五雖非正應終來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二有中正之德處於內體必動而與五相比是能不自

失其可比之人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而後得蹇是蹇之來由於比匪人也此身一失百行俱敗後雖欲棄暗投明而不忠不信之臣誰國容之傷可知矣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來之賢皆萃於四者四非有植黨樹恩之私也四與五相近五成比之主有好賢之心四從其意故廣萃賢才欲以進之於五是周公吐哺握髮之心乃大臣之正

道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以正中之位顯明比道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可中天下之不中故吉也不來比者爲逆來比者爲順比道既顯任人心之去留有取有舍其所舍者如田獵者之失前禽而不追也邑人亦能喻上意無必求獲之心者非邑人盡皆賢由五有中德以使之故邑人亦得乎中道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有始有終唯陽剛能之上六本柔卦變以坎成巽復以柔易剛陰柔懦弱不能爲主故曰无所終也上於卦象爲首於卦畫爲終

䷈ 乾下巽上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小畜初爻發動爲小畜之巽小畜之所以能畜乾者以巽陰也是巽乃小畜之道今初亦變成巽乾剛遇巽順復成小畜之道故曰復自道乾剛濟以巽柔剛不至折柔不至廢何咎之有且當陰畜陽之時初能畀巽以受其畜亦可獲吉

九二牽復吉

小畜二爻發動爲小畜之家人乾剛中爻發動有難以畜止之象然卦變成離離爲中女巽爲長女中女爲長女所牽復就其畜故曰牽復巽爲繩有牽之象三四五互離卦變又離二離相連不開二女相牽而復就其畜之象小畜之時以能畜爲吉況二女相牽有家人相畜之意何不吉之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小畜三爻發動爲小畜之中孚以小畜而得中孚則專心於所畜半步不能行有輿說輻之象但陰柔之情不能恒久始雖畜之終將棄之爲夫妻反目之象之卦二三四互震據春秋傳解震爲車輿也震下一陽輻也輻與輹同車下橫木卦變成兌兌爲毀折輿說輹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二長相與夫妻之象巽居震上不能相安必至反目反目者巽爲多白眼之象也震二一爲決躁故巽爲多白眼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小畜四爻發動爲小畜之乾、本卦惟此一陰得位。又爲巽體。巽爲長女。女長則壯。故能以一陰畜五陽。蓋畜之不以正者也。今又發動、則正當小畜之時、辭云有孚血去惕出者、蓋四與初爲正應。與三相比爲夫妻。與五相近爲君臣。四惟與五有孚。五亦與四有孚。故初雖正應亦去而復自道、不與之應也。三則說輻不進、不與之爲夫妻也。不與之相應不與爲夫妻、必將傷害之。而可憂懼矣。然五陽剛中正尊莫與敵。四五既相孚、下體三陽亦不能傷害。所謂血去惕出而可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五爻發動爲小畜之大畜。卦以四陰爲主。五與相近。卦變成艮、艮止篤實。五與四有孚攣如之象、形其相孚之盛也。曰富以其鄰者、謂五得四陰氣之多也。蓋陽主義、陰主利。故陰爲富。五與四爲鄰、謂五之富由四而得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上爻發動、爲小畜之需。卦變成坎、故曰既雨。陽入陷於陰。故曰既處。然陰陽相和、陽其與陰同處。而受其畜者。亦由尊尚陰德。載之使居上體故也。然婦以從夫爲正。若常守小畜之義。以陰畜陽、雖貞亦厲。坎、彖爲月。月在天上。月幾望也。三四五互成離、日在下。月在上。正陰盛陽踈之時。君子有征必凶、何待言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小畜之時、當以巽順爲主、乾復成巽。於小畜之義自爲吉利、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以剛中而動於小畜之時、不與四應、恐非本卦之義、必有所失。然巽離二柔相牽。二又在中、故亦能不失此卦之義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巽居震之上、夫爲妻所嫌、雖妻之罪、亦由夫無中德。不能正其室家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五合志。故衆陽不能害乎四陰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因陰極盛獨富之象今五四相孚既固則四之富五亦得與有之四不獨有其富也

象曰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尊上陰德至於積滿故畜極而成也陰盛之時君子之行不見信於小人必受其陷害故有征則凶

☰☱ 兌下乾上 履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初發動爲履之訟動履得訟咎宜不免然履者禮也以禮自持則於所訟可不爭辨惟率其素履以往人自信之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履二發動爲履之无妄人心有所期望則輾轉反側不釋於懷但知循禮无所期望宜其天懷之平坦也但聖賢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憂勤惕厲之衷豈能漕然惟幽閒之人罷理亂於不聞守此以爲貞則吉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履三發動爲履之乾二三四互離離爲目兌毀折其目眇也三四五互巽巽爲股兌毀折其股跛也卦變以說爲健眇者自謂能視跛者自謂能履說於爲健之象乾剛爲虎上爲尾三與上應履虎尾也兌口發動咥人凶也離爲甲胄爲戈兵武人之象變成乾爲于大君之象爻辭之意謂旅者才弱志剛以任艱鉅必致傷害又其時當有强暴之人居上肆虐不可不慎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履四發動爲履之中孚乾剛爲虎卦變成巽巽股也尾生於股故曰履虎尾愬愬者謹慎之至常存畏懼不敢肆行巽爲進退爲不果之象循禮而中有孚信故能謹慎以躡剛強之後而終得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履五發動爲履之睽履而得睽乃執禮太過與物相忤故曰夬履夬決也決絕乎物與世睽違也不知禮之用和爲貴嚴威儼恪雖禮之正然無和氣柔色以行之終屬危厲之道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上發動爲履之兌循禮之極而能和說爲安處善樂循禮之象二三四互離離爲目上動則與三應故曰視

履祥者和說所致旋周旋動履也上九剛健和說故視
其所履以考其祥其周旋得大吉無疑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循禮得訟猶率其素履以往者乃獨行其心之所願於人之爭辨是非但不顧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周旋其間足當此爻之義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人心有所期望則志意擾亂二惟自守其貞於外無求故中能不自亂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不中不正以陰居陽發動而欲變乾是體弱用剛也體弱故不足有明不足與行用剛故得凶害然動者不自知也聖人立象以戒之玩辭者當惕然自省矣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志存畏懼故其行常謹愼而終得吉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陽剛居陽位在乾體之中無柔以濟之故其動必至決

絶乎物與世睽違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和氣能致祥祥和見於上則福慶歸於下元吉之占乃大有福慶之謂也

☰☷ 乾下坤上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初發動爲泰之升泰時得升君臣一德上下同心故有拔茅連茹之象卦變成巽茅色白巽爲白也茹根之在土相牽連者巽爲入爲長入在坤土之下而長長故

相牽連也拔者升之象升者柔以時升下一陰爲之根上三陰以時而升故曰以其類征柔爲臣道筮仕者之吉占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泰二發動爲泰之明夷泰明見傷非有仁知勇之德大公時中之行不能保之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知也朋亡則大公得尚于中行則能因時以處中矣此周公教人以保泰之道也蓋卦變成離離中虛故能包離爲大腹腹中所藏穢也離爲火火於人爲心仁人心也

泰明將傷其君必有荒穢之行二居臣位心若碥隘不能容則觖觖無大臣之度非事君之仁矣故曰包荒之卦二三四互成坎水出自天而流於地中者河也徒涉曰馮三四五互成震震兌動於水中馮河也泰明將傷必有險陷非乾健發動不能涉險以濟故曰用馮河遐者廣遠之意坤地之象也日出自天無遠不照不遐遺也泰明將傷必有幽隱難燭之情故曰不遐遺二與三爲朋泰盛之時君子和而不同志在君國雖朋類亦不能以私干然後能上格君心下與庶務因時處中以長

保其泰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泰三發動爲泰之臨乾變成兌有群陰消陽之象三當天地相交之際以陰易陽是泰將成否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坤地本平衍下成兌澤澤上之地必有高山是无平不陂之象陰往居外陽來居內故成泰今陰從外來是无往不復之象筮得此者宜有咎然能艱難守正以處亦可免咎蓋臨彖辭云至于八月有凶是言陰陽往復有一定之期今泰將成否亦陰陽孚信之期

若所當憂者然徒憂無益惟能艱貞以保之則所食之福祿可長保無虞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泰四發動爲泰之大壯坤變成震有衆陽去陰之象四亦當天地相交之際以陽易陰是泰陽極盛也陽盛則陰自退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翩翩退去之象當陰主利也四與五上有鄰之象震爲決躁四退五上亦不能久故將以其鄰共退也天地之間陽壯則陰自消不待戒令以驅迫之而可信其必然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泰五發動爲泰之需卦體三四五互震二三四互兌有雷澤歸妹之象帝乙湯也漢上易傳述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今周公取象爲帝乙歸妹者蓋五帝位也六陰柔也五與乾二爲正應无以五之尊而乘二无以五之貴而驕二陰之從陽如女之順夫則於天地之義合矣故必獲福祉而得元吉又春秋傳宋公伐鄭晉趙鞅卜

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注以帝乙爲紂父考史記紂父名帝乙湯名天乙但帝乙無歸妹之事故必從湯爲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上發動爲泰之大畜坤土變成山掘隍土以成城之象二三四互兌澤坤土止於澤上城崩復歸于隍之象坤爲衆師也順而止之勿用師也邑亦坤之象兌口說

於坤下自邑告命也泰極將復否戒占者不可以力爭惟申明其命令以勸諭百姓雖順天安命之正道然亦可羞吝之至矣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同升之志在君國不在身家外字對身家而言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知及之然後仁能守之若知未光大而欲包容荒穢則委靡廢弛優容不振矣安能得尚于中行哉離有大明之象麗於天中坤陰不能傷故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三居天地之間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爲天地交泰今地氣下施於天天變爲澤是天氣不能上交而陰氣將復盛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陽壯過中復震動而決躁四與五上不能復戀其富厚之實皆將翩翩退去是皆失其富厚之實也然陽貴陰賤陽進陰退理所當然陰惟自知當退故不待告戒挈其類以俱去所謂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是中心願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陰從陽乃天地之大義亦人情所願行五有中德能行其情之所願故獲祉吉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將否天命已亂雖築城以守亦不能堅也

☷坤下
☰乾上　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初發動爲否之无妄當否之時无所期望乃處否之正身雖隱而道自吉亨　初與四應二四五互成巽巽爲

白卦變成震、震爲蕃鮮、蕃鮮於地而色白者、茅也。巽爲入、爲長、入於地中牽連而長者、茅茹也。拔、震動之象。爲君子當否時、无所期望、引其類以退處之象。引其類以退、有震動不能安處之意。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二發動、爲否之訟。坤有含宏之量、故能包。二與五應、以陰承陽也。二能包容承順乎五、可以固其祿位。在小人無才無德、以奔走承順爲恭、故吉。若大人之出處視道爲隱見。時當否塞、必以否塞爲亨。小人如宦官宮妾之類、非奸惡之小人也。

六三包羞

否三發動、爲否之遯。包亦坤之象。六三不中不正、處下之上。卦變成兌、欲以口說人、可羞之甚也。然能遯去、爲包藏其羞、不于人見之象。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四發動、爲否之觀。四當否道改革之際、天意將回、故曰有命。之卦得觀、人所瞻仰、有疇類之象。四能安靜以俟命、則可无咎、而疇類觀仰之、亦得以獲福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五發動、爲否之晉。卦變成離、明出地上、故能休時之否、而爲大人之吉占也。且明麗於天下、照乎地、尤爲無幽不燭。但恐過恃其明、無慎畏之心、或致覆敗耳。故又必常存其亡其亡之懼、然後根深蒂固、不至顚覆也。苞桑、桑之叢生者。三四五互成巽木、木入於地、其枝叢生。根得坤土之黃色者、苞桑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上發動、爲否之萃。否極而萃、否將傾散之候也。陰陽之氣、不極則不萃、不萃則不散。否結之極而成萃、其一散將無餘。否之晉、故曰傾否。先否者、否極成萃也。後喜者、否一散無餘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身雖退處、志存君國、聖賢之心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小人以奔走承順爲事君之禮者、原無陳善閉邪之責故也。大人不與之同處、必否而後亨、亦以小人原不可同群耳。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不中不正以居下之上德不當其位故包藏其羞以遠遯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能安於命其救世之志乃可得行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乾健發動成離明健則足以大有爲明則足以察世變故曰位正當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人事之成敗亦視乎天運之盛衰天心厭亂否極將終聖賢略爲經營即將宇宙否塞之氣傾消至盡蓋一治一亂固氣運之常而好生惡殺乃天心之正否必不可長夫子有以知天矣

☰☲ 離下乾上 同人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初爻發動爲同人之遯卦變成艮艮爲門闕初與四應與二比初既與二同又欲遯而之四然變成止體爲止於門闕不復往外之象如是則能與二相同而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二爻發動爲同人之乾上體本乾今下體亦變乾之卦又乾是爲宗黨之象與人相同必擇宗黨而與之則私而不公隘而不大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三爻發動爲同人之无妄離爲甲胄爲戈兵戎也卦變成震震爲萑葦莽也春秋傳曰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是也二三四互巽巽爲高之卦二三四互艮艮

爲山陵也震足動爲升其高陵三歲離之數也三與二比二與五應三欲據二而有之故伏戎于莽而不敢出五陽剛居尊三知不能敵故時升高陵以望雖至三歲之久而所伏之戎終不敢興以攻五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同人四爻發動爲同人之家人墉垣墉所以隔內外者三在內外之際四欲與二同而三隔之故爲乘其墉欲入而攻之之象然卦變成巽巽爲進退爲不果故弗克攻而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同人五爻發動爲同人之離五與二本正應爲三四所隔不得相同故號咷以求之號咷哀號也然二五相同義理之正三四豈能久間之必將終歸於同故後笑也然其同豈易遇哉必用力以求合而後得相遇故曰大師克相遇之卦三四五互兌號咷笑皆兌口動之象離爲甲胄爲戈兵大師克之象離與離合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上爻發動爲同人之革同人之極欲改革其志不

與人同之象也郊曠遠之地天外之象乾上發動在於卦外郊也置身郊外不與人同可以无悔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辭曰于門傳曰出門者勉同人之當正也初與二陰陽相比原屬私暱之情本當有咎但無物以間之得以遂其私暱爲无咎耳然初與四本正應初若能舍二以與四同則不止于門闕爲能出門同人矣相同以正又誰得而咎之其勉人之意深矣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私而不公自可羞吝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草莽不敢妄動者以所敵爲九五之剛知無益也戎伏至於三歲猶然不興則其心安於无妄不復求同乎二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乘其墉矣而又弗克攻者四能以義自持度義之不可而遂止非怯於力也但四已有覬覦之心本宜凶咎今辭因其弗克攻而遂繫以吉者蓋人貪得之心未厭

往往暫輟而復萌四因乘墉困窮反歸於義是能安命守巳以禮法自處非勉强一時者所爲故吉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以中相應於理本直乃不得相同故號咷以求之也必用大師而後相遇者間隔者甚剛强非動甲胄戈兵以逐之不能克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外無所與同同人之志未得遂也

乾下離上　大有

理體 體象 經名 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初爻發動爲大有之鼎時當大有復獲重器初非其人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者是害也故周公告之必无涉於害而後可蓋天降寶鼎於下民原非有咎之心人能艱貞以處之自可免咎如漢武帝時汾陰巫錦得鼎魏脽后土營旁言之於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於武帝武帝迎而祠之如是何咎之有若如孫堅得玉璽懷而逃歸以致家破身亡是交於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有二爻發動爲大有之離乾變成離外堅中虛有大車之象離虛能容乾健能載大車以載也二與五剛柔相應恃此以往何咎之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有三爻發動爲大有之睽乾變爲兌乾爲君天子也三居下之上公位也兌和說也天子享上公必用金石之樂以和之九獻之禮以說之故曰公用享於天子也成享之後公辭天子以歸國無以晉之理是睽之意也春秋傳言晉侯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天乾也澤兌也日離也天變爲澤處於日下乃天子說樂以迎晉公之象此義小人自不足以當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大有四爻發動爲大有之大畜彭盛滿貌時既大有復爲大畜盛滿極矣夫天道虧盈益謙過於盛滿咎之端也但離變成艮以明而止故盛而不驕滿而不溢雖彭而不見爲彭何咎之有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五爻發動爲大有之乾二五剛柔相應二乾體也五亦變爲乾以應之乾與乾交一德相孚其固可知但乾性易直恐真情有餘而文采不足故又曰威如吉威威儀也威儀之末亦君臣之間所不可少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上爻發動爲大有之大壯卦變以明而動動又與天合有天錫以豐亨之象故曰自天祐之其占則吉无不利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主器者必有九五之尊長子之位方不爲人所忌害今初非其人故以无涉於害戒之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離體中虛容受得多爲積中之象乾體剛健任載得起爲不敗之象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而受隆寵驕亢侈肆之念必生强則犯上弱則侮下其害可勝言哉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離爲文明艮爲光明故於盈虛消息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辨之至晰所以能不自滿足以取咎戾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二五之志本相應求五復變乾以應二之志是能以信相感發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君臣交接過於易簡則敬衰儀弛將无畏備之心故必有威可畏而後吉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居大有之上以明而動爲豐亨之象若非天祐人力豈能爲哉

☷☶ 艮下坤上 謙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謙初發動爲謙之明夷明夷者自晦其明也謙至自晦其明是謙而又謙之意艮體篤實光輝有君子之道故曰謙謙君子二三四互坎大川也三四五互震震足動於坎水之中涉大川也明夷之道用於險難之時方爲得宜若時非險難謙至自晦其明則足恭非君子之行矣

六二鳴謙貞吉

謙二發動爲謙之升以謙得升是其退讓之德聞於帝廷聲譽之隆稱於君友故爲鳴謙之象卦變成巽巽爲風之卦二三四互兌兌爲口風從口而出未有不鳴者人之風聲在於衆口之象坤爲衆在於口上是衆口也故其占正而且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三發動爲謙之坤坤爲地以謙得地必有大功於民

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皆胼胝其手足勞勤其心思後退讓不敢自以爲功所謂勞謙君子也及禹身爲天子稷之子孫亦有天下是勞勤在先得地在後故曰有終吉艮爲手三四五互震爲足今三發動故爲勤勞其手足之象

六四无不利撝謙

謙四發動爲謙之小過初之謙謙君子謙而太過者也故止可用以處險難於平時恐非所利若小過乎謙其謙猶不至於恥辱故常變亦无不利也撝者說文所以

指麾也是施布之意故從手從爲卦變以順而動艮手在下順動於上有指麾施布之象君子行過乎恭則處事接物無在不見其謙是其謙施布於事物之間故常變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謙五發勤爲謙之蹇五處尊位以謙得蹇順變爲陷鄰國說其謙順必相與共救之故雖無厚富之力而可以左右乎鄰故曰不富以其鄰如是用以侵伐固利即非侵伐亦无不利之卦三四五互離離中虛不富也五與四上同爲坤地鄰也離爲甲胄爲戈兵坤爲衆侵伐之象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上發動爲謙之艮三四五互震雷動山下鳴也謙之極動而又止故其謙亦見稱於遠近如雷鳴山下無不聞也坤爲衆震動大衆行師之象動而順利也坤爲地邑國也順而止之師行不遠爲自征其邑國而已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自牧自處也卑以自處故謙而又謙爲自晦其明之象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人欲博謙之名勉爲退讓於謙之理中心實無所得一時虛譽雖隆隨當敘滅二以艮止動爲巽順其謙非勉强也深有得於盈虛消息之道惟恐滿則招損故其謙始終如一內外無殊以致聲聞遠播而得升於朝廷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坤衆萬民也坤順服也上下皆坤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象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人之用謙各有其則如夫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誾誾固謙侃侃何獨非謙今凡應事接物之間无不施布乎謙似違則矣然小過乎則猶未大違乎則故曰不違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謙而得蹇必有梗化不服者故必征之而後蹇可濟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極雖有聞然變成艮止內外俱止故不能有所爲而不得行其志也雖可用以行師亦止自征其邑國而已不能遠及也

周易原篇解卷之四終　次男斯廊郎堂重校

周易原篇解卷之五

會昌胡斯…

周易爻辭上篇第四　豫至離

☷坤下 ☳震上 豫

初六鳴豫凶

豫初發動爲豫之震卦變雷從地出爲鳴之象卦之所以名豫者順以動也今卦變亦順以動故爲豫說之甚志得意滿自鳴其豫然初居下無位當豫之始輙自滿足不知節度取禍之道也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二發動爲豫之解卦變成坎順而陷也二三四互艮艮爲小石二在小石之下介于石也水石之間是爲陷地二動於中當見幾早去之卦二三四互離離明能燭幾爲不終日而去之之象則正而吉以豫樂陷人如齊人饋女樂之類不終日貞吉如夫子不脫冕而行之類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豫三發動爲豫之小過之卦三四五互兌說也豫說小過故爲睢盱嬉笑之容雖未至於佟肆然諠浪無度後

識解俱有刻本

遂不可救藥是有悔也但卦變以順而止若能知止則豫說方小過未成大過猶可无悔惟遲回顧戀不能以禮節情後將溺而不返斯有悔耳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豫四發動為豫之坤四以一陽為群陰所順從豫所由以得者也以陰順陽小為大有也但四無中正之德居上之下驟得大順誠可疑慮然勿疑當豫之時群陰無主必得陽以為主四以一陽震動於上體故朋類合而聚之如簪之聚髮也髮者血之餘柔順叢多五陰之象

四以一陽貫於其中簪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豫五發動為豫之萃卦變成兌說也上下之豫俱萃於五五說樂之故淫湎過度沉溺不返足以致疾春秋傳醫和視晉侯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兌為少女震為長男男之女近女室也二三四互成艮山也之卦三四五互成巽風也山風蠱疾如蠱也貞疾者非鬼非食惑以喪志之象然五柔中居尊在於震體之卦互巽雷風恒也恒為可久故雖常疾而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豫上發動為豫之晉晉進也豫樂已極猶復求進為昏冥於豫更無知識之象但震動變離明動則能啟明則能悟人情豫樂已極久而思厭一旦悔悟發奮有為無復昏冥之象是謂成有渝也如此則何咎之有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方豫之初即震動自鳴由其志意滿足窮極所欲故必凶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中正而動故雖介于陷地必能見之早去之速不俟終日之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以陰居陽動而成小過故盱回顧戀貪欲無厭必至有悔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豫動而得大順有樂以天下之象聖賢利濟斯民之志誠大行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柔爲四剛所逼變成少女以惑長男故致疾也五有中德乃維皇所降人之所恃以生者恒久未亡故不死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窮則反極則變豫樂已極昏冥猶欲求進禍害將至矣其能長久乎勉之當速渝也

☳☱震下兌上 隨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初發動爲隨之萃官主也與孟子心之官則思之官同初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故曰官隨以隨時處中爲義其道尚變通卦變成坤動而得順是能隨時以合宜故所變自正而吉二三四互艮艮爲門闕初動則與四應剛與剛敵故曰交蓋初與四本不相與初能變通以合義上與四爻同德相助自能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二發動爲隨之兌二三四互艮艮爲少男小子也震爲長子丈夫也卦變成兌說也之卦二三四互離離麗也動而成說以麗乎艮係小子也以兌易震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隨三發動爲隨之革之卦三四五互乾乾爲父丈夫也震爲長男小子也長男對少男則長男大而少男小長男對父則父大而男小故震亦稱小子也三動而明上與二陽合體成乾係丈夫也以離易震失小子也夫當隨時乃有所係有所失已不能隨時以合宜矣但所係爲剛健之丈夫隨之亦可求得其志但因人成事尤宜守正若邪媚以求雖有所得而亦非利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四發動爲隨之屯卦變成坎澤水流而不盈而不竭是有獲也但之卦爲屯隨而得險陷所獲雖正亦凶之道也然坎水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孚也陽剛居中在道也清澄可鑒明也四隨而得屯苟能以孚誠接物以道義持己以明鑑處事則誠能動物道可濟世明以燭幾雖遇屯難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

隨五發動爲隨之震二有中正之德可嘉美者也五亦中正與之相應卦變成震以說而動震與震同德相孚

共成剛奮之才以此爲隨一德一心事無不濟故曰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上發動爲隨之无妄无妄者誠之至也隨之極誠之至其隨固結而不可解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三四五互巽巽爲繩直故有拘係維縶之象夫誠而至於固結不可解不但可用以隨人且可用以通神故又爲王用亨于西山之象文王亨于岐山以諸侯祭封內山川非以邀福有隨在致其誠敬无所期望之意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動而得順是其變通合於正道故吉也出門相交陽與陽同德相勖是不失其可親之人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二與四互成艮體則震剛在所棄矣二與初雖相比然所係在艮故弗能兼與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以柔居剛動而變陽故與上二陽互成乾體所係在乾則下體震剛在所舍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屯爲屯難之義澤水雖盈變而爲昭是其義凶也隨遇屯難能以孚信道義濟其屯者水有通明之德可以燭照萬彙故有其功也之卦二三四互艮艮止有光明之德止而不隨亦可免屯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尊位正中有德之君也人君有德所信必善故二亦有中正之德與相孚合是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象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義至上已窮極其情故至於拘係而不可解也

䷑ 巽下艮上 蠱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初發動爲蠱之大畜卦變成乾爻也初子也初能巽順以成乾子幹父蠱之象也巽入也二三四互兌說也艮止也子以巽順入父之心父亦說於中而止於上是有子考得无咎也且乾之爲父有剛暴健猛之象敗而至於蠱爲子者欲幹之深可危厲今能得其心之說以自止於上故獲吉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蠱二發動為蠱之艮二一陰位在內居中母也卦變成艮巽順以止之幹母蠱之象也二以剛居柔是婦人之性極躁烈者幹之之道必從容將順不可任吾之正蓋陰本從陽母至有蠱亦子職之未盡若幹之復以正不思委曲善全之術彼婦人何知惟益深其患害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蠱三發動為蠱之蒙三陽位處內之上亦父象也卦變成坎幹父蠱不能盡蓋前失陷親於過此心不能無遺憾是小有悔也但以巽順幹蠱而得坎陷順者事親之本雖小有悔可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蠱四發動為蠱之鼎之卦二三四互乾亦父也卦變成離明也乃艮止於外是明知父蠱而不能爭欲從容寬裕以為之適所以養成其父之蠱耳夫子於父蠱止而不幹若其不知情猶可恕若明知之可羞實甚故往則見吝言為子者非徒以服勞奉養為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蠱五發動為蠱之巽五陽位處尊父也卦變成巽父因苟止而成蠱幹之者能巽順以入之所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者如是必能喻親於道而致聲聞名譽之顯也孟子言大舜事親不外一順方知巽順者誠事親之道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上發動為蠱之升升者往而不返之意故雜卦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於蠱壞之時而長往不返故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艮為山巽為木林也卦變成坤地也上在山林之外遂止於其地雖有聘幣之來亦不願往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貴巽順以承其意若用責善之道則情義乖離不能得親之歡心矣仲遠孔氏云對文父沒稱考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散而言之生亦稱考是考者父存沒之通稱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子幹母蠱當委曲求全故巽順以止為得中之道若責

正過剛、非中道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幹父蠱、變而成陷、始不免於咎。然本體巽、順終能悟親於道而得无咎、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性既苟止、明知父蠱而不能幹、乃欲寬裕以往、豈能得遂其意哉、適見其可吝耳、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子幹父蠱、能致聲譽、由其不以力爭。一於巽順以止之。

積誠之至、親亦悔悟。大孝即大德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之不事王侯、非石隱者所可比、蠱壞之時、內無應與。故不枉道以求合、其志可爲世所法則也。

☱☷ 兌下坤上 **臨**

初九咸臨貞吉

臨初發動、爲臨之師、臨御師衆、貴周徧其情、然後能服其心、初變爲師、讓二以爲成卦之主、初亦受二之臨、故二之臨無不周徧、而有咸臨之象。初居二之下、以臨讓二正而得吉。夫又何疑、卦變成坎、澤水流通盈滿盛溢、亦咸臨之象、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臨二發動、爲臨之復、復以一陽臨五陰。五陰咸受其臨。故亦爲咸臨、卦變以說而動。動則外順、吉之道也。无不利、即復彖辭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意、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三發動、爲臨之泰、臨而得泰、臨之利也、然卦變以兌成乾、乾爲君、是有臨民之責者、乃以兌口爲之、爲柔詞

順語。以取說乎衆之象。故曰甘臨、臨人之道、貴於誠信人方服從、徒以甘言、自无所利、但三雖不中不正、然既變乾體、乾之九三、能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是有憂之之象。既能憂之、則能改其甘臨之失、可以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臨四發動、爲臨之歸妹、卦變成震、以順而動之卦、二三四互成離、明臨人之道、能明於理。以順而動、臨之至當也。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五發動爲臨之節五居尊位大君也卦變成坎水能鑑物知也臨民而示以節儉是深知事物之理不可侈肆其知識已不可及矣況人君之德無過於節儉於臨示節自是大君之宜盡質朴之風行於上則醇厚之俗成於下吉之道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臨上發動爲臨之損臨民而損下以益上咎所集也然卦變成艮順而止之有臨而不損之意處臨之極坤土動變成山爲敦厚以臨民之象蓋臨民者恐國用匱乏不得已有所損於下以厚其府藏是聚坤土以成山敦臨之謂也然能順而止之雖損而不見爲損吉乃无咎之謂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處二之下若欲越二以臨師其志不正矣今亦變柔以從二之臨志行乃極正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乘初之上變成復以從初之臨在初自吉无不利二則恐未能順從乎命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陰居陽位故不能成其剛健之體而徒恃口說以爲臨也既已憂之必能改悔咎不至長久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順而動五成明故其臨至當而咎可免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人君有剛德在中然後富貴不能淫用常省約而有節也五以坤成坎爲得大君之宜者亦行其剛中之德而已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人君欲禦外侮必國用充實然後可敦臨之義損下以厚上亦獲吉者其志在於固內非好聚財以斂怨也

䷓ 坤下巽上 **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觀初發動爲觀之益五以陽剛中正示觀於上爲成卦之主今初發動是欲觀乎五者也初離五甚遠故觀不能明如童稚然初之象也小民無知所見如此自无咎之者君子當觀之時宜有利見之義若如童觀豈不吝

哉

六二闚觀利女貞

觀二發動爲觀之渙二與五爲正應然五方示大觀於下不私所應二以坤順變成坎陷故不能上觀乎五爲在内私窺之象故曰闚觀然二柔順中正不妄求觀乃女子之正女子守此則利丈夫若此則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三發動爲觀之漸漸進也卦變成艮止而不進欲退之象也之卦三四五互離有知巳之明不輕出以求仕故爲觀我生而有進退不果之意巽爲進退三互巽而後成離明故三必觀我生艮止之光明爲賓也進退巽之不果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四發動爲觀之否四公侯之位也上觀乎五五以賓禮接見之國邑坤之象光艮之象春秋傳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按

此古者公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有庭實玉帛之陳艮體爲賓有山之材庭實也坤爲衆旅百也乾爲玉爲金坤爲布爲帛玉帛也天地之美乾坤合而爲否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五發動爲觀之剝五乃成卦之主示觀於下而下欲剝之咎之端也然五陽剛中正巽順而止群陰之情雖不可測五不與之爭惟自觀其生無過可責無隙可乘則四海歸心天命在我群陰雖欲肆害豈能爲之咎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觀上發動爲觀之比示觀於下而人比之何咎之有然上貴而無位人所欲比者五也今上動成比亦將下比乎五但以上比下其志不能平故必觀乎五之生果有君子之德則其比出於自然而无咎不然上本乘五假欲强五以比巳咎斯不免矣

彖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民無知觀上不盡如童稚之目止及尺寸之間乃道所宜君子若如此不誠可羞哉

彖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二五本正應乃以陰柔變成陷體不能顯著以觀是以丈夫而爲婦女之行可醜實甚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人於仕路不知自審則能進不能退多枉道以求合是失道也以我生爲驗而進退未定其不枉道可知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爲王四爲諸侯諸侯入覲於王覲光也王以賓禮之賓始升王降而接賓是以賓爲尊而尚之也四觀乎五五以賓禮之其象正如此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爲觀之主竟來群陰之剝豈言行舉動有以致之歟然身心之順逆微而難知下民之從違顯而易見故觀我生者當觀乎民民心聚則天休至而國運昌群陰豈能害哉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本以陽剛居五之上動而成比將下比乎五故其志不能不必觀五之生果有君子之德而後可无咎也

䷔ 震下離上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噬嗑初爻發動爲噬嗑之晉震爲足初居震下足趾也屨以草爲之震爲萑葦也以桎械足曰校校在足上三四五互坎坎爲桎梏在震上也初動以坤易震滅其趾也噬嗑刑獄之象噬嗑之初罪小刑輕故曰屨校漢上易傳云荀卿曰菲紂屨紂枲也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中刑雜屨雜屨即傳所謂蔍蒯之屨要之中刑之屨或菲或枲或蔍或蒯皆草爲之疑古者制爲菲屨赭衣當刑者服之以示愧恥而已校此屨校乃刑之極輕不至於滅去其趾滅趾云者謂屨校在足趾隱而不見如滅沒也乃坤見震毁之象罪小刑輕能自改悔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噬嗑二爻發動爲噬嗑之睽膚身也卦變成兌震爲雷擊也動擊自足至口則全身受刑矣故曰噬膚二三四互成艮艮爲鼻二動則之卦二三四互離以離易艮滅去其鼻也二在下體之中亦爲受刑之象但震擊其肌膚不過鞭撻之刑而已雖滅鼻見傷猶未至於流辟故

能改悔。亦可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噬嗑三爻發動爲噬嗑之離、離鳥獸之肉、全體乾之爲腊、二三四互艮、艮爲黔喙之屬。鳥也。又爲狗爲鼠爲虎爲狐。獸也。之卦上下皆離。曰乾之也。二三四互巽風乾之也。三四五互兌口噬之也。故爲噬腊肉之象、三四五互坎。坎陷能害人。毒也。三居下之上、爲用刑之象。聽訟而遇奸黠難斷之獄。噬腊肉也。用刑而人不服。將反噬乎。三遇毒也。治獄如此。自可羞吝。然卦變成離。動而明正

合噬嗑之義、故雖小吝、終得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嗑四爻發動爲噬嗑之頤、胏肉之附於骨者、九四以剛居柔。如骨之附肉。故爲胏。離日曝之。乾胏也。乾胏在頤中。噬也。周禮訟獄必入鈞金束矢、然後聽之、四居聽訟之位。自有金矢之象、卦之所以爲噬嗑者。以此爻中梗故也。今變成頤。則所噬者嗑矣。故其象爲噬乾胏、蓋乾胏雖堅。噬之則失其堅。治獄而能如是、則鈞金束矢得之無愧、然亦必艱貞而後得吉者、四無中正之德。是

徒恃其明。過傷於察。則所聽反不得其平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嗑五爻發動爲噬嗑之无妄、六柔爲肉。曝於日中。乾肉也。卦變成乾、乾爲金、五居中變乾黃金也。五爲離明之主、以聽訟獄、明則能照。乾健則能斷。无妄則無私。故其所噬如乾肉之易、所得之鈞金皆黃金、但恐以健掩其明。過於擊斷。則治獄不得其情。必常存危厲之心。然後能察民隱而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爻發動爲噬嗑之震、震三四五互坎、坎爲耳。卦變成震震木加於坎耳。荷枷也、枷交於頸如桎械足、故亦曰校。枷之厚至滅沒其耳。其荷之久。罪之重可知。雖欲改悔、不可得矣、凶之道也、滅耳亦非截去其耳。坎耳爲震木所掩。極形其枷之厚耳。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震足之動在於一陽。以坤易之。震陽不能復進。如屨校滅趾不敢復進於惡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兌柔易震剛則成噬嗑之象以離柔毀艮剛則成滅鼻之象俱以柔乘剛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以陰居陽動而爲明故受其治者多以毒嘗之惡其居位之不正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離明體然無中正之德故其治獄或有偏私未能光顯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治獄者能常存危厲之心則周詳愼審不敢輕忽所治必得其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其致罪之由以任耳而不任目事非目見徒以傳聞遂信而行之多致罪戾互體坎耳在中聰也卦變以震易離不明也

䷕ 離下艮上 賁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初發動爲賁之艮卦變成艮初在艮下山之趾也離火動於山趾賁其趾也二三四互坎坎本於輿爲多眚艮爲小石車在山趾因小石而不能行故舍車而徒步也三四五互震震足動於山之下徒行也

六二賁其須

賁二發動爲賁之大畜離爲文彩之象之卦二三四互兌人之文彩麗於兌口之下者須也須之賁覩人身之血爲盛衰血盛者須亦盛二與三四互坎坎爲血卦故能賁其須使光潔潤澤而文彩可觀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三發動爲賁之頤頤者飲食之道也爲其飲食以自養其身則潤澤豐美故有賁如濡如之象二三四互坎水故曰濡然過貪口腹沉湎不起反致顚頓順以養正則吉以飲食自賁者能永守乎正乃可獲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四發動爲賁之離之卦二三四互巽巽爲白又爲寡髮人之髮白爲皤故曰賁如皤如三四五互震震於馬爲馵足後足白也爲的顙白額也白馬爲翰故曰白馬翰如二三四互坎坎爲盜有寇之象然坎爲中男離爲

中女凶動成離以中男求中女乃婚媾之意蓋艮山也離火也震動也巽風也坎水也離火焚山復有風以動之草木盡毀山形如人首鬀髮而又皤如其白也火因風疾如白馬騰空若飛翰之去也坎水能滅火有寇害之象然匪寇也水火相交乃成既濟之功故以婚媾明之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五發動爲賁之家人山半爲丘五在艮之中丘也艮爲果蓏園中之物也卦變成巽巽爲繩束也爲長帛也

丘園近家之地束帛家人之物徒賁飾乎近家之地與家人之物其細已甚故曰戔戔淺小之意也曰吝不能志乎遠大也然能務內而不務外有敦實崇本之意終能獲吉

上九白賁无咎

賁上發動爲賁之明夷賁飾之極而自夷其文明有色復於無色白賁也於踵事增華之日而能敦質反本雖夷傷其明亦可无咎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在下無位於義亦不可以乘車况以多眚之輿往山趾小石之間初舍而不乘於義爲合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坎爲血卦以中陽爲主二麗於其下必得上陽之賁而後能興盛滋潤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飲食必有訟故頤養不以正者有凌奪之害若能永守其正豈有與之爭競而凌之者乎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位坎之上故疑其或爲寇也然水火有牝牡之道終成婚媾之義无尤害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人有喜慶故於近家之地賁飾極光輝家人之物賁飾極整齊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居事外不欲以文明自晃故得晦藏其光以遂敦質崇本之志也

☷☶ 坤下艮上 剝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初發動爲剝之頤以牀取象者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坤能載物坤陰在下艮一陽安藉於其上牀之象也陰靜於下陽止於上陰得陽而載之陽得陰而藉之牀本棲息之所豈至於凶今初發動則牀有震撼搖動之象卦變成震震爲足故曰剝牀以足人藉於牀本極安穩乃其正也今足見剝戕其安穩之正理凶之道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剝二發動爲剝之蒙辨牀幹也卦變成坎一陽貫於二

陰之中牀幹之象也牀之能載全賴乎幹剝去其幹藉者必陷是坤變坎之象夫設牀本以棲息今變爲陷蔑其正理矣凶之道也
六三剝之无咎
剝三發動爲剝之艮艮止也於剝之時以順而止有止而不剝之意蓋三動則與上應以陰應陽故於剝之中獨爲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四發動爲剝之晉卦變成離離火焚牀致傷肌膚其

凶可知之卦爲晉晉進也剝進而不已火從地出焚其牀及其膚也皮肉曰膚坤體陰柔之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五發動爲剝之觀羣陰本欲剝陽變而爲觀故瞻顒相次仰望乎上如貫魚之象宮人侍奉君王亦有觀瞻望幸之意五居尊位在羣陰之上近與上比變成巽順故能統率羣陰以觀上之顏色非唯不剝乎陽且能順承乎陽自无不利也魚與宮人皆陰類之衆多者羣陰之象巽爲繩魚爲入以繩入魚貫也以巽順入君王之

心寵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上發動爲剝之坤一陽在上碩大之象艮爲果蓏故曰碩果有坤腹而無兌口故曰不食坤爲大輿在下一陽乘之君子得輿也艮止於坤地之上一陽爲門闕廬舍之象變爲坤陰門闕破毀小人剝廬也蓋一陽止於衆陰之上如碩果結實將剝落復生今變爲坤地正果核入土中未經損壞不食者珍護之至也在君子爲得輿者如果實雖能發生未得乎土根無所着君子不得

坤衆誰爲載之故以變坤爲得輿若小人無可載之德以陰毀陽其變坤適爲自剥其廬舍而已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上以下爲基故牀必有足而後能立震動在足則下滅矣滅其下猶能安其上乎故初與上雖甚遠亦凶之道也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牀必有幹然後可以安藉是牀與幹原相與也剥去其幹牀無所與故成坎陷而凶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四陰皆欲剥陽三獨與之相應止而不剥失上下之黨自行其志故无咎也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今火從地起亦曰災者災祥之應天地一理也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五與上比能制羣陰以順事乎上故得免乎尤罪也若五不與順而與羣陰共剥陽其罪多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於剥之時而得大順爲百姓順戴君子之象故曰民所載坤爲大輿爲衆也小人於此無可載之具故爲剥喪其廬舍失所棲止豈猶可用乎

☳☷ 震下坤上 復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復初發動爲復之坤復之所以亨利者以動而以順行也今初變亦動而得順是與卦義相合故其復爲盡善在復之初故曰不遠人有所失不能速復必抵於悔今

所失不遠即知之而復无抵於悔故爲大吉祗抵也馬融音之

六二休復吉

復二發動爲復之臨卦變成兑動而爲説喜説在中不事勉强以求復是復之極其休美者也蓋陽復於下原有漸進而上之勢二動爲臨與下陽並進又能和説以相與故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三發動爲復之明夷人有所失能自明之然後知復

說理微妙

細

今既動而爲明已知所復矣又遭夷傷是復得復失必須頻復然後能復如此誠可危厲但既能復亦可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復四發動爲復之震四居卦之中與初相應變而成震同體合德故雖與羣陰共處而其意念所趨心思所向獨在於初故所行合道而復歸於善也

六五敦復无悔

復五發動爲復之屯復而遇屯宜有悔矣然五居坤地之中之卦三四五互艮地中有山敦厚之象屯固艮篤

則其行彌堅其志愈確雖遇屯難亦能敦厚其力以求復可以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復上發動爲復之頤一陽初復於地下宜收藏固密不可發洩先王至日閉關正欲使冬無愆陽也二三四五之動或動於地下或動於地中猶未發洩於外今上變動乃初陽之氣不得歸根漏出在外欲求入內不知所之故春秋傳曰欲復其顚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

以史證經與而確

復能無凶乎迷復之氣離其本根無所歸依如鄭伯有之魂散而爲厲鬼故有災眚在天爲災於人爲眚卦變成艮艮爲山山崩川竭水旱不時災也艮爲狗國狗之猰無所不噬眚也災眚之見於行師尤著昔武王伐紂會于孟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在武爲祥瑞在紂爲災眚故殷士皆前途倒戈紂以滅亡光武中興王尋王邑以百萬之衆圍昆陽其夜有流星隕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尋邑果大敗三輔豪傑共誅莽所謂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坤爲衆有行師之象爲地國之象上處高位君之象十年數之滿卦之終也不克征則終於迷而不能復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身之道期於寡過過能速改則復於無過矣是脩身之要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者人心之生意也一陽初復生意方萌二以和說之氣乘之故陽氣舒暢而休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人有過失特患無自知之明三動而爲明雖頻復頻失於義亦可无咎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復之一陽乃天命之性四以順動與之相應是能率性而行所行皆合道矣故曰以從道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復而遇屯難每易起怨尤之念怨尤深則不能復矣五有中德雖遇屯難不怨天不尤人唯自考其生平之行故能敦厚以爲復而悔可免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人君於復時宜安靜以養微陽乃迷復在外輕用師衆與先王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旨相反也

☳☰ 震下乾上 无妄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初爻發動爲无妄之否无妄之初上無應與是外物未感真能盡无妄之道者也卦變成坤動而得順至

誠而動動無不順故程傳曰誠之於物無不動者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感而化無往而不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无妄二爻發動爲无妄之履鄭康成云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爲田耕者田之始穫者田之終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二居震體之中與三四互成艮萬物出乎震成言乎艮耕菑者震之始穫畬者艮之成也二柔順中正動而和說以禮自持故不於耕時而即望其穫不於菑時而即望其畬是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何往而不利哉

災字有得妙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三爻發動爲无妄之同人卦變成離離爲火火由於人曰火火起於天曰災今火從雷出在天之下災也故曰无妄之災春秋傳曰純離爲牛三四五互成巽爲繩亙繫也震爲大塗巽繩繫離牛於大塗之上不知所主故稱或行人動體同人之象震變離是動而得牛也邑人居者无妄之象雷從火所以遇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无妄四爻發動、爲无妄之益卦、變成巽風起於上、雷動於下、風雷之勢交相助、益乃恒久之道。恒之彖辭曰、无咎利貞、恐所恒非正、故必无咎、而後利貞也。今以无妄而有恒久之道。則可貞而无咎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妄五爻發動、爲无妄之噬嗑之卦、三四五互坎、坎爲心病疾也、九五陽剛中正、動爲離火、亦心之象、離明能自知其疾、不以坎陷之藥治之、疾將自愈、故勿藥有喜、

坎陷足以害人、有毒藥之象、故師彖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謂坎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上爻發動、爲无妄之隨、无妄之極、而欲隨人、凝將行也。行則妄矣、卦變成兌、以口說隨人、必取殃禍、兌爲巫、巫禱於天、有眚之象、故曰无妄行有眚、而一无所利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人有所往、惟期一順、順則所求必得。初動而順。故得志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義中自有利、如耕者自有穫、然當正誼之時、止見爲義、不見其利、無求富之心。故曰未富、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爲行人所得、則邑人當受无妄之災矣、蓋同一離體、同人以天火取義。是震已變爲離。故得牛。无妄以天雷取義。是雷方從火。故爲災。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者實理自然、恒久者、於穆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其化生萬物、無不與以實理、自然无妄、而有恒久之道、可貞以守之、必无咎者、乃人生固有之德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坎性險陷、能毒人、必沉痾積惡、方可試之、若五之疾、猶未至病、不可試也、坎又爲加憂、不試加憂之藥。必能有喜、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居上窮極之地、行往隨人、故其象如兌巫禱祈於天、以

有災故也爻言有眚謂以口舌隨人殃由已取也傳以災釋之者天變成隨禍從天降也

乾下艮上 大畜

初九有厲利巳

大畜初爻發動爲大畜之蠱巽風壞山山將不能畜物是可危厲之道也但剛健化爲巽順有巳而不進之象巳而不進則誠利也

九二輿說輹

大畜二爻發動爲大畜之賁三四五互成震春秋傳以

震爲車故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車從馬謂震變坤坤爲牝馬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車說其輹謂震變離也今三四五互震爲輿二三四互兌爲毀折輹車下橫木震一陽之象兌在震下而毀折之輿說輹也輿說輹則不能進爲畜止之象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大畜三爻發動爲大畜之損乾爲良馬剛健欲進不爲畜止故曰逐謂欲與下二陽相逐而進也九三得正而不中進則陟乎艮山之上若不艱貞自戒恐有奔蹶之害故利艱貞之卦三四五互坤坤爲大輿又爲衆衛也閑熟習也三四五互震爲大塗於馬爲善鳴馬在大塗其鳴能善熟習可知曰古文作曰發語之辭卦變成兌口之意良馬之馳能艱貞熟習以往其利可知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四爻發動爲大畜之大有卦變成離純離爲牛艮爲少男童牛也施橫木於牛角之上以防其觸爲牿離於木爲科上槁童牛戴木於角有科上槁之象欲防牛

之觸於童時而牿之則預禁於未然而易爲力故得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大畜五爻發動爲大畜之小畜五與二爲正應九二剛中有豶豕之象豶豕爾雅曰䝐豶郭璞注云俗乎小豶豬爲䝐子邢昺疏曰䝐豶者䝐一名豶郭云俗呼小豶豬爲䝐子謂豶犍豬也然則健豬名豶豕是豬之健强有力者九二剛中有坎豕之象其體强健有豶豕之象埤雅云以杙繫豕謂之牙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卦

變成巽巽爲木爲繩直之象六四之卦爲大有故取象乎牛牛曰大牢也六五之卦爲小畜故取象乎豕牛大而豕小也童牛豶豕俱私欲不行剛而不累於物者牿之牙之則能禁害於未形止禍於未萌牛雖壯不至於狂軼豕雖大不至於蹢躅矣故俱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大畜上爻發動爲大畜之泰畜極而通三陽並進君臣交泰之象也乾爲天三四五互震爲大塗天衢也卦變爲順亨也何者贊美之辭謂天衢亨通何竟如此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乾剛再進爲離火焚山災也能巽順於下受四之畜已而不進則離火無由成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人無中德往往剛於求進以招尤罪二雖剛而得中故能說輹不進不致尤罪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與上爲正應上畜極當通有下求賢才之志三陽並進正與相合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人性本善其陷於惡實爲可憂禁之於未發則惡無從而生所謂習慣成自然故人樂有賢父兄其喜說於心有不能已者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喜者一人之事慶則人同慶之四之畜初吉雖大不能及物故止屬一人之喜五之畜二牙之若不如牿之自然然其利將被乎天下故兆民同慶之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致君澤民之道幼而學壯而行無有阻礙之者是道大行也

䷚ 震下艮上 **頤**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頤初發動爲頤之剝離爲龜卦體二陽在外四陰在中與離相似故亦取象爲龜龜之所以靈者以其能靜息養氣不動求食也今初在卦下如靈龜潛藏於山宜貞靜以自養乃發動爲剝是舍爾靈龜矣朶頤頰下垂欲食之貌震陽在下而動之象人欲求食頤下先動貪婪

之形令人觀之而可厭凶之道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頤二發動爲頤之損卦變成兌是震剛因口食而動其動爲顛倒拂乎常經矣上艮爲山山半爲邱兌口向上仰食於艮山之下五與二爲應在山之半邱也然俱陰柔不相與應二往求之唯得凶耳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三發動爲頤之賁三與上爲應艮止於上不與相應故以不中不正而動爲拂亂以求頤之象拂亂以求頤是拂乎頤之正理其凶可知二三四互成坤順頤之正也今之卦二三四互坎一陽横梗於頤中有噬嗑之象然噬嗑之梗在於止體震動噬之則嗑今一陽梗於動體動而爲麗梗麗頤中頤不能動終無可嗑之時矣故雖十年亦勿用无攸利也十年坤之數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頤四發動爲頤之噬嗑四與初相應陰必求陽以自養以上求下顛也然陰陽相養而正雖顛亦吉艮爲虎卦變成離目虎視也眈眈專一之貌艮止篤實也逐逐相繼之貌離火之炎如欲相繼也四求養於初其視專一其欲不止唯其爲正應故得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頤五發動爲頤之益山從風草木離披拂亂其經常之象若能靜而不動守其柔中之德以居於正則近與上比可賴上陽以自養故吉然五居尊位無剛德以養人於事必不能濟故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上發動爲頤之復陽剛在上動而得順萬物皆致養於坤土故曰由頤然居上無位以勝重任必常存危厲之心然後獲吉且以一身養萬物過於艮止則因循苟且德澤不能以及物過於坤順則優容姑息混淆而無所區別故必不避艱險以濟之然後能頤養萬物而無弊也故又以利涉大川勉之蓋取陽剛能涉險之象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息養於山下本足珍貴之物今舍其不食之道變爲朵頤求食之形人故觀之而以爲不足貴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陰當求養於陽二與初比與五應不求於初而往求五五柔非陽類是二之行反失其能養之類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象取外實中虛上止下動爲義今三變爲陽橫梗頤中下不能動至十年之久猶然勿用是於頤之道大相悖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上體之陰求在下之陽是施祿及下求賢以自養其德爲光顯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爲巽順以從上則上陽剛必能養下乃柔中居尊之正故吉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陽剛在上既能順養萬物復常存危厲不敢輕忽故其德澤所被普天同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初爻發動爲大過之夬陰柔在下四陽乘之有藉之象巽爲白爲繩值茅色白而可扭爲繩故取象焉以四陽乘一陰本有橈折之患然卦變成乾柔而能剛如茅之爲物雖極柔薄然以藉地則堅韌不斷可以勝任故得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大過二爻發動爲大過之咸巽爲木爲楊上體兌兌爲毀折於時爲正秋正秋之時楊上毀折枯楊也稊先儒謂爲楊柳之穗然楊柳已枯豈復能生穗本義以爲根之榮於下者蓋楊枯於上根榮於下復萌芽蘖叢蕞繞樹

邊如稊米也卦變成艮山澤相感有婚姻之象楊之孚甲早於衆木古人多以比婚姻之失時老夫與女妻亦婚姻失時也枯楊老夫二陽之象稊與女妻初陰之象陽九爲老無應故枯然比初柔可以相濟自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大過三爻發動爲大過之困三與四俱在四陽之中故皆有棟之象卦變成坎巽木陷害之象也故曰棟橈棟既橈折屋無所蔽三四五互乾上見天光下入坎水屋猶可居乎凶可知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四爻發動爲大過之井卦變成坎澤水上陷之象也人之室屋棟木强則脊隆起雨水入瓦陷而流不漏於下可以托庇居之而吉然四與初爲應四若有意於初澤水入巽木之下棟雖不橈而上漏下濕居之亦可吝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大過五爻發動爲大過之恒卦變成震震於五行屬木震木生兌澤中楊也兌於時爲正秋爲毀折枯楊也

震於時爲春爲反生枯楊逢春而反生故生華之卦以長女承長男有夫婦之義然本卦上陰居上五陽在下五與上比陰極反有資乎陽是老婦得其士夫也陰極爲老五中正士也震陽剛夫也五以陽剛中正爲上窮陰所倚宜有咎然陰陽相資雖不能成生育之功而陽剛過甚亦可无咎但陽過陰極雖相比合亦无可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

大過上爻發動爲大過之姤卦變成乾乾爲首在首之上頂也以兌從乾爲過涉澤水而滅沒其頂之象頂滅則身必溺凶可知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爲夬恐其過於剛夬也過剛必有橈折之患初居大過之下以巽順成其剛健故能極其謹慎而无咎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剛陽太甚而得初陰以濟之其相與交感之情必過於常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折則榱崩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故曰不可以有輔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坎陷在上澤水流通由棟隆不橈曲故水不下漏居之而吉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枯反生宜從下萌芽今生華於上陽氣洩而復盡如殘燈之乍明豈能長久也夫婦恒久之道以長女承長男今老婦在上士夫承之於夫婦之道顛倒其序義實可醜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以和說從剛健致澤水滅沒乾首蓋由大過之極乾健欲涉險以救世雖得凶害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初爻發動爲習坎之節卦變成兌在險而說居下無位乃盜跖之流以恣睢行險爲得志者故於行險之機極其熟習窞坎底也初在卦下有坎底之象暴戾之人既熟習乎行險之事方以險爲可說故愈入愈深不

知求出惡積日甚禍患極慘凶之道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習坎二爻發動爲習坎之比卦變成坤下體已順然比以五爲成卦之主今二與五不相應是二猶在陷中未出乎險是坎猶有險也二三四互震震奮以動有求出險之象奈動在險中上體仍坎不能大有所得其求比者不過一邑一國之衆而已欲拯天下之陷溺猶未能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習坎三爻發動爲習坎之井井之陷視坎尤深今本卦既來習坎而之卦得井是來坎而之又坎爲陷入井中之象陷入井中險也枕者枝而不安之謂有所閡礙也三四五互艮三入井中欲求出險艮止在上而閡礙之枝倚不得安是險且枕也卦變成巽入也陷井不得出必入于井底其象如此占者惟謹守勿用庶或可免於害耳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習坎四爻發動爲習坎之困之卦二三四互離離爲牛

犧罇也坎爲水玄酒也二三四互震震盛黍稷之器震有稼之象也三四五互艮艮於五行屬土坎水埴土燒火燒之震擊有聲其器爲缶貳益之也以犧罇儲玄酒以簋盛黍稷而所益貳者亦極質素之瓦缶坎而又困故祭祀不能豐而從儉薄也約信也納入也之卦三四五互巽入也習坎有孚信也牖者穿壁以通日月之光其象如口艮土壁也卦變成兌口也坎月也離日也在坎得困不敢顯然與人相約信之象也夫能儉薄以明志慎密以接交雖坎而又困亦可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習坎五爻發動爲習坎之師卦變成坤坤地在上坎水在下不盈滿之象也夫水在坎中以流通出險爲功五以坎得順於外體雖未盡出乎險而險亦將出矣是水雖未盈亦既適與地平平則將出乎險故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習坎上爻發動爲習坎之渙卦變成巽巽爲繩直係也繩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巽爲股一陰在下兩股岐開之象二陽在上三股連合之象叢棘坎也上處險之極陰

柔無才不能出險變爲巽入愈蹈於陷罪惡既重刑罰亦重故係用徽纆之繩寘于叢棘之上使自省過而上柔暗不知改悔至三歲之久猶不得舍凶可知矣叢棘者九棘之地公卿議獄於其下有罪者加之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故曰三歲上終之數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不道之人不知行險之禍反以行險爲得志故其機謀日熟得禍益深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下雖成順上猶在陷未出險中故不能大有所得求人之比亦止小有所得而已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井本有養人之功今以坎而之井是來者坎而之者又坎故不見其養之功惟見其陷益深耳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剛與兌柔相交故有離爲犧樽坎爲玄酒震稼盛於簋艮土貳爲缶之象若非坎剛兌柔相交際則無此象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坎以剛中爲水今五變成坤水在地中不能盈科以進是地中之水猶未盛大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之極當以陽剛出險爲正道今上六陰柔變成巽入其迷習於坎陷與初之失道無異故其凶害之加至三歲之久也

☲☲ 離下離上 離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初發動爲離之旅人在旅中行止多不安寧履錯履
也初在卦下之象錯然不寧之意二三四互巽巽爲進
退爲不果有錯然不寧之意初處巽股之下故爲動履
錯然而不寧也卦變成艮艮止篤實離明從艮止則不
敢胡亂以行是能敬之象敬則所履有序不至於錯可
无咎矣

六二黃離元吉

離二發動爲離之大有黃中色二居中也卦變成乾火
麗天中其光黃紅則明無不照故得元吉即大有元亨

之占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三發動爲離之噬嗑離日也三居敗革之際爲前明
將盡後明未來之象故曰日昃之離卦變成震震爲鼓
缶者離火燒成之器震擊之而有聲者也三四五互兌
歌者兌口所出之聲也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耋之人
髮稀而白二三四互巽巽爲寡髮爲白也嗟亦兌口之
象三當日昃之離陽明將盡猶人之生而將死也至人
於此惟安樂以俟命故必鼓缶而歌若不能安樂以俟

焚棄

命雖壽考將終年至大耋猶戚戚憂嗟不能順受天命
其凶可知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離四發動爲離之賁四處上離之下與下離相接二三
四互巽木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巽又爲風兩火相
接而以乾槁之木置其中有風以煽之故其相接之勢
突如其來不可過抑火因風盛風助火威其於科槁之
木必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也焚離火之象死卦變成
艮艮爲萬物之所成終是死也三四五互兌兌爲毁折

爲附決是棄如也

受極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離五發動爲離之同人離爲目三四五互兌澤爲水目
有水涕也涕之長流爲沱二三四互巽爲長涕流甚長
故曰出涕沱若戚嗟兌口之象涕沱戚嗟猶曰吉者蓋
此爻爲王公婚姻之象離爲中女卦變成乾乾爲君中
女從乾君父母因其遠適不得復見故出涕沱若戚嗟
若以念之雖悲愁憂思而實則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至理

離上發動爲離之豐卦變成震奮動而出離爲甲冑爲戈兵故曰王用出征以明而動故能除殘去暴不株及於無辜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謂也蓋震剛能擊故魁首已獲而豐大之功可嘉離明能照故醜類之從知其迫脅而不多殺如是以出征

雖有所釁何咎之有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人之動履能常存敬畏非唯免禍且可致福必至動履錯亂然後敬之不過恐有咎戾而辟之耳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柔順中正動而得大有故有中正之色麗於天中而得大吉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自當沒其明何可長久人知此理既得壽考惟當安時以俟命何必戚戚嗟憂爲哉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天地陰陽之氣不可絕滅薪盡於此火傳於彼无所容其間斷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女子處家不知同王寢處之樂惟以離別父母爲憂故雖悲而實吉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明動以除殘去暴王者非黷武也奸宄猶存邦國因之不正故出征所以正邦也

周易原篇解卷之五終　次男斯廊卽堂書

會昌胡

周易爻辭下篇第五 咸至困

䷞艮下兌上咸

初六咸其拇

咸初發動爲咸之革咸卦六爻俱於人身取象者蓋咸爲交感之義陰陽二氣動則相感而血氣之屬人爲最靈人之有感於身尤切周公近取諸身所以使人驗感通之情也初居下體之下有拇之象拇足大指也拇本無知不能相感然心欲動則拇亦爲之動故初動必與四應爲咸其拇也卦變成離以止爲麗所感未深猶未傷其靜虛之體故无凶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二發動爲咸之大過腓足肚也在拇之上股之下足之行動力在於腓腓動急則足行疾今咸變大過艮止變爲巽風以山從風林木振動其在人身爲兩腓提提欲動之象故曰咸其腓也腓動則躁急不能止將入於害是以凶若能安靜以固守其本體則外情不得以擾之自能獲吉蓋二有中正之德動爲巽順本係止體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咸三發動爲咸之萃二三四互巽巽爲股股在腓之上心之下當上下體之交是三之位也三本止體股在人身亦靜止之處豈至躁動今既發動是身動股乃隨之而動爲咸其股也夫三當澤山交感之際正宜守其安靜之常乃虛而能通今股既隨身以動且又堅執其欲動之意隨之而往舍己之善以從人之不善可羞吝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四發動爲咸之蹇四於人爲心之位心惟靜而後能明明而後能公今既發動則不能靜矣不靜則不明不明則不公然動而能正猶可獲吉而亡其悔今以九居四而動是不正也卦變成坎坎爲心病心病無主故憧憧然或往或來所思皆私欲之念如朋類之來相從也心感如此其蹇難可知朋指初二兩陰同來應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

咸五發動爲咸之小過脢背脊肉也人之一身五臟皆麗於背背在心之上輔頰之下五之位也卦變成震以說而動動擊其背而身體和說爲咸其脢也人身氣血流動則可喜阻滯則堪憂背肉雖宜頑無覺動之而血氣不滯能使身體和適其於感通之道何悔之有

上六咸其輔頰舌

咸上發動爲咸之遯上當兌口之際人欲張口則輔頰先動人欲言說則舌先動故兌口發動爲咸其輔頰舌也處咸之極不能感人以德而徒致飾於言辭之間其不能盡咸感之道可知

象曰咸其拇志外也

人之一身皆主於心心之所之謂之志志動則體從之故拇雖在下無知其忽而動必有所以動之者因志不能安靜於內動而在外故拇亦感之而動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艮止從巽風而動雖有咸其腓之凶然能安居猶可獲吉者蓋巽順之德不至妄動於艮止之道猶無害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之在身本處而不動今因人之動而咸其股故股亦不處而動也夫三本止體可以安靜自守者乃其志在於隨人人動而已亦動是所執卑下而不能自樹立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動而能以正雖有所感猶未爲感所害也若不正而至於憧憧往來由其私欲雜擾掩蔽而未光明禍險而未廣大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以兌說從震動爲擊其背肉使身體安適之象則其志存逸樂不能憂勤惕厲以有爲可知矣故曰志末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欲騰口說以悅人故輔頰舌爲之先動蓋言不由衷心有作意理不能在氣之先所以聲未發而形先覺幾微之際其感誠寄矣

微至

䷟ 巽下震上 恒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恒初發動爲恒之大壯卦變以巽成乾入而求之以健浚之象也初與四陰陽相應然恒久之道若能從容以

求之宜无不利今初動而大壯其求入也剛健不已故四與初雖爲正應亦不能堪其壯健之求是初以柔暗而動不能識淺深進退之宜故雖正亦凶而一无所利也

九二悔亡

恒二發動爲恒之小過以剛居柔而處下體之中不偏勝者也卦變以巽成艮巽順而止於不偏勝之處則無大過不及之弊故悔自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恒三發動爲恒之解以九居三有陽剛之德矣然在巽體而動乃進退不果之象是不能恒久於其德也夫始有德人必敬之繼不能恒人將羞之故曰或承之羞謂其始本敬我之人而忽以羞承之也爻位雖正以不能恒亦病可吝

九四田无禽

恒四發動爲恒之升震車馬也卦變成坤徒衆也車馬從徒衆而動田獵之象也田獵者以獲禽爲主禽之所居多在於山今卦體無艮變成坤地車馬徒衆動於六地之上故止有田獵之象而无獲禽之象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恒五發動爲恒之大過守恒大過則外物不能奪其於中德固能恒久矣處恒之正也然以六居五柔而不剛卦變成兌以說媚人在婦人恒守此德自可得吉若夫子必以陽剛震動爲賢若恒守此柔說之德至於大過則委靡不振而凶矣

上六振恒凶

恒上發動爲恒之鼎卦變以震成離震固動體離復燥

炎恒之終動之極有雷火交擊摧殘其恒之象夫恒之爲恒必從容攸遠而後得之今上處恒之極雷動而火燥是不能安其所恒而有敗亡之凶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居恒之始當優游涵泳若無心於求恒而其恒自深今巽入而即從之以乾健加之以大壯是其求恒無序人不能堪故致凶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本有中德九又以剛濟柔中而不偏卦變巽順而艮

止順則不逆止則不遷故能久於其中而悔可亡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陽剛之德人所敬服三自有之而自去之故人皆惡其不恒無在不以羞辱予之何地可以容身乎警人之意誠切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處之地禽居於山乃其地也今車徒田於坤地之中雖獵之久而非禽所居之地安能得禽而獲之乎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以兌柔從震剛則貞而吉婦人從一而終之道也以震剛變兌柔則震爲長子本有制義之才反而從婦之柔凶可知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人之功業必恒久而後能成雷動火爍不能安於其恒不惟无功且有凶害故曰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初發動爲遯之同人遯而與人同往在先者吉在後者危理之常也艮象爲狗上陽爲首初陰乃尾也陰柔在下不能見幾先遯固可危厲但卦變成離止而能明故既在後而有危厲不如止而勿遯猶可明哲以保身蓋初處下無位可以斂光自晦程傳云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遯二發動爲遯之姤遯而得遇可以不遯也二與五陰陽相應俱有中正之德二雖欲遯五必晉之晉之極堅二雖欲遯而不能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執

艮手止之之象也黃中色牛二柔順之象革外剛內柔艮體之象艮止篤實是始雖堅意欲遯爲五所止故變成巽順不能不順應乎五有莫之勝說之意二既不遯五必將任用之乃遯而得遇之象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遯三發動爲遯之否二三四互巽巽爲繩係也三之所係必在六二以陽係陰陰必消陽是三因係而有疾實爲可危厲之道然因其私暱戀戀而不能去姑息之愛以之斷出處之節則不可以之畜臣妾則能固結其心

而得其奔走之力宜無不吉卦變成坤臣道也妻道也故曰臣妾艮爲閽寺亦臣妾之象蓋二三相比有夫婦之象三若眷念家室係戀不捨則以陽從陰實堪危厲然三上而二下三貴而二賤三唯以臣妾畜二則能不係乎二乃獲吉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遯四發動爲遯之漸遯而從漸是其遯也非悻悻然窮日之力而去者君臣之情不遽絕或有所托而逃故其遯也無觸機蹈穽之危有從容優裕之樂故曰好遯然

此必君子見幾明決富貴不足動其心爵禄無以移其志乃能舒徐不迫如此若小人心懷利禄志慕紛華遯亦以漸必爲利禄紛華所係而不能遯矣

九五嘉遯貞吉

遯五發動爲遯之旅乾爲君五以陽剛中正而處君位卦變成離明足以照當此遯時見天下賢人皆隱遯不仕因嘉美其行而招徠之嘉者奬勸之意欲使出而用世不終於遯也人君能如是乃爲君之正道將見天下之賢皆出而應其求危可復安亂可復治其吉可知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上發動爲遯之咸當遯之時處卦之外高蹈遠引無所係應故其爲遯无大寬裕有肥之象蓋人百憂感心萬事勞形則肌日損神日疲而不能肥今卦變成兌說見於外其寬裕可知心寬裕故肌體肥如此以遯何不利之有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艮山變離火有災之象遯既在後災必及之止而不遯可以免災蓋離火爲之卦之體必遯而之外乃有災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五雅愛二中順之德因執而留之勿使得遯其投契之志膠固而莫可解人君憐才之極至於如此宜二之欲說而莫之勝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以陽而係乎陰陽剛漸爲陰柔所消滅如有疾者日即於困憊可危之甚也然陽既與陰比不能遽絕乎陰惟視爲臣妾而畜之苐藉其奔走之力不可與之圖大事則自吉耳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危亂之邦不可居君臣之情不忍絕於是托微罪以行雖行而掩其跡惟君子仁恕忠厚乃能如斯若小人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遯則必不能好也或必懷爵祿留戀而不去好又不能遯也何能盡好遯之義也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賢人君子本當憂勤乎廊廟乃正理也今皆絕人逃世遠在山林其志豈云正哉五能休嘉獎勸以招徠之雖人君之正道亦所以正賢人之志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人不能忘情於富貴則疑貧賤之不可終處疑則慮慮則不能優游林泉之下矣今遯極而卦變知說其中心之无疑可知也

䷡ 乾下震上 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壯初爻發動為大壯之恒初居下體陽剛欲進壯于趾之象夫陽壯之初宜安靜慎密以保全其壯今初乘壯而動上無應與征則得凶有必然者有孚二字與他卦不同言其躁動妄進其凶有必信也

九二貞吉

大壯二爻發動為大壯之豐九二以剛居柔而有中德故其動不至於過壯乃處壯之正道也能如是則不為柔邪所嫉忌而其動可以有功故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大壯三爻發動為大壯之歸妹三處乾健之極重剛不中恃其壯盛以侮乎物故小人當此時必恣睢暴戾盡用其壯以求快其意若君子則知持盈履滿之道視壯

如無不敢亢肆故曰用罔且猶常存危厲之心不敢[illegible]懈此君子之道也至若小人則不然其用壯正如羝羊之觸藩必至於羸其角羝羖羊也性剛喜觸卦變以乾成兌兌為羊乾為首羊首極剛而動觸也藩籬也竹葦所編成者上震為蒼筤竹為萑葦藩象也羸拘纍纏繞而不能去之卦二三四互離離麗也角麗在藩拘纍纏繞而不能去也蓋小人當用壯之時自以為得意不知可憂之道即寓於可樂之中此君子所以常存危厲而視壯如無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四爻發動爲大壯之泰九四陽長過中居位不正宜有悔者然與羣陽並進能不過用其剛而居之以柔乃用壯之得正者故吉而悔可亡卦變以震成坤動而得順震爲藩藩從地藩決在地也動得順不羸也坤爲大輿震一陽在輿之下輹也輹者車下横木輹壯則輿堅可載重以行遠九四之動不極其剛能得大順故其進不礙其行則利如此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五爻發動爲大壯之夬卦變成兌羊也壯而見夬喪其羊矣然震動兌說決而能和故曰于易易者和易樂易之謂五之喪羊歸于和易是其所決去者乃羝羊觸突之性而獨存其柔順之質何悔之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大壯上爻發動爲大壯之大有卦全體似兌故取象乎羊處壯之極羝羊也上爲首羊首發動觸也震爲竹爲葦有藩之象卦變成離羊首因觸藩而卽麗於藩故欲退不得欲進不能而无所利也然此皆因壯極而動全無敬慎之心故至於如此若能艱貞以持之則動而能明必小心謹慎毋敢躁妄而得大有之象何吉如之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居壯之初卽躁動欲進如人身未動而趾先往可信其必困窮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九居二本不得正然時當大壯而能以剛居柔爲得處壯之正而獲吉者由二有中德以爲之主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得志則驕當壯健之極無復顧忌必至盡用其壯而後快君子循禮則無是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陽壯本可以進但震一陽居四有藩之象故三陽欲進爲所隔礙不能尚往今四動成順藩籬已決復何隔礙乎諸陽可從此而尚往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六居五爲位不當然唯其不當所以能動而成兌以和說決去其剛壯之性而有喪羊于易之象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壯極而動自恃其盛不復能詳審可否之宜故至於不能退不能遂也因其困憊而艱貞以處之則以大壯而得大有咎豈至長久也乎

䷢ 坤下離上 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晉初發動爲晉之噬嗑當晉之初居下無位動而進欲與四應乃三四五互坎陷四在陷中不能應初故初欲進而見摧折也然卦變以坤成震是能以順而動蓋初之與四本係正應初進求四非扳援上位者所可比故能守其正雖見摧折猶可獲吉四既在陷中不能孚信以應初初於是寬綽以待之不急躁以求進以無官守無言責之位優游自處誰其咎之者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晉二發動爲晉之未濟當晉之時以中正之德動而欲進乃上無與應卦變又成坎坎爲加憂故晉而致愁也然能守其中正之德以俟五之動而應已則吉蓋五以陰柔居至尊之位有王母之象王母者祖母也下坤爲母五在坤上故稱王母二與五同德相求五爲火二變成水水者火之牡火者水之牝牡動求牝陰將大有所錫於陽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介福大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晉三發動爲晉之旅坤爲衆卦變以坤成艮當晉之時能順而止是不輕於求進故衆皆信之而悔可亡六三不中不正動而求進本當有悔者順而止之悔亦以亡故人貴改過以遷善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晉四發動爲晉之剝不中不正居上之下動而見剝欲進不敢故其狀如鼫鼠卦變成艮艮爲鼠蔡邕謂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免人今九四以陽揉陰而動外强中乾能有所窮不免於剝無異鼫鼠之五能不成一技故取象焉如是則雖正亦厲况其居位不正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晉五發動爲晉之否以陰居陽晉而得否宜其有悔於

中而可憂恤也然卦變以離成乾明而能健大明之主動而剛健何悔之有且明則知命樂天失得不足以動其心雖遇否塞可勿憂恤蓋三四五互成坎有加憂之象而五在離體廓然中虛是勿恤也且健則能有爲不以否塞之遇阻其氣故任其剛健之力以往可以開通否塞復歸於明自吉而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上發動爲晉之豫純離爲牛上爲首角剛之在於牛首者晉極而動無可復進惟見剛動在上而已故曰晉

其角離爲甲胄爲戈兵卦變成震爲雷動下體坤土爲邑上九發動進無所之維有下而伐巳之私邑雖危厲猶吉而无咎蓋私邑不治震奮戈兵以揚威武非同窮兵黷武之害但私邑易征亦易服一伐即可以巳若常守此以爲正則可羞吝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四與初本正應四既互成坎陷初若遂不求四而求他爻則所行不正矣初不以摧折之故不晉往四是獨行其正也至於優游自處寬裕不晉亦无咎過者則以初居下無位未受服命故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有中正之德故五同德相求愛其中正必以介福予之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陰當晉之時其志皆欲上行三獨順而止故皆信其能守而不嫉惡之其悔乃亡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居近君之位其能其技何以狀如鼫鼠而有貞厲之

戒則以陽居陰體弱用剛故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晉而遇否宜若可恤然以乾健之資而往可以開否塞之運而終有慶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動在上進無所之乃用以伐其私邑是於用兵之道有未光顯也

䷣ 離下坤上 明夷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明夷初爻發動爲明夷之謙離爲雉初在下卦變成艮艮爲山雉在下而飛上山之象故曰明夷于飛離上下二陽爻明所著雉之翼也今下陽動成艮止如一翼偏垂止不能飛之象故又曰垂其翼蓋離明見傷動而又止於下也文明乃君子之德君子當明夷之初傷猶未甚不可以止宜見機速去但遇合無自不能免困餓之患其行至三日不食蓋離爲大腹而中虛食必從口卦體無兌是不食也離三畫合成日象是三日不食也卦

變火從山有火山旅之象君子行旅在外若得賢主人以爲依歸猶可以止今離爲本卦主人也離火於人屬言故有攸往則主人有言蓋明夷之初幾微之際衆人所未覺者君子納履而去饑餓有所不顧自常情度之未有不笑其非者此主人之言所以必有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明夷二爻發動爲明夷之泰泰者君明臣良之象今二爲臣位卦變成乾乾爲君臣乃君之股肱故取象爲股人之股右強而左弱六二柔弱故取象爲左股二以臣從君而以剛健毀其離明故曰明夷夷於左股然二臣柔弱雖見傷害乾君若能壯盛則剛健足以拯臣之傷而成通泰之治故吉馬乾象臣爲君作股肱亦言股者二在下體不可以肱象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明夷三爻發動爲明夷之復明既夷而遇復亂極當復治之象也離爲南方之卦二三四互坎坎於時爲冬四時之田冬曰狩離爲戈兵爲網罟坤爲衆卦變成震動也戈兵網罟衆動於南方之地南狩也三動則與上應

上爲卦首陰闇之極明所由以夷者三處明極動而得復有得其大首復歸於明之象但非常之事當慎審以圖不可欲速故以不可疾貞戒之蓋卦變以火從雷恐其躁急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明夷四爻發動爲明夷之豐坤爲腹人身左屬肝腎主血右屬肺脾主氣二三四互坎坎爲血卦故曰左腹之卦二三四互巽爲入故曰入于左腹坎爲心病亦爲心亨之卦三四五又互兌說也坎上見說獲明夷之心也

闔戶謂之坤是坤有門庭之象卦變順而動動而成豐盛之象是獲明夷之心在出門庭也坤爲門庭震足動於坤下爲出門庭蓋當明夷之時居坤陰之下已入於幽隱之地矣然卦變順動成豐故有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夷五爻發動爲明夷之既濟夷其明而有所濟正如箕子佯狂受辱而爲武王陳洪範也卦變成坎箕子身陷囚奴之象但以六居五位不得正故必以利貞戒之

蓋箕子陳範一有不正則爲忘君事仇可不謹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明夷上爻發動爲明夷之賁明夷之極已成陰闇之象上六發動猶欲賁飾爲明是箕頑無知不明而愈晦者也然居上爲賁一時虛假之文亦足以光顯乎下故初若登于天乃假不可久後將敗露愈以見其不明如入于地之幽隱也明之不可賁飾如此

彖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進以禮退以義義當速去雖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其長往之志必不改也

彖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臣從君而致傷乃天理之當然君剛健以拯臣亦人情之極至二能順天理人情以歸於法則故吉

彖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亂極當復治闇極當復明故明夷之復其撥亂反治之志乃得大遂也

彖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人心亦屬左二三四互坎爲心意坤爲腹之卦二三四互巽爲入三四五互兌爲說巽入坤腹坎心亨而兌和說是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惟其明不息所以能有濟明即於其貞處見之蓋箕子雖暫晦其明而其中之凜凜然惟恐有不貞者無時或息也

彖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居極高之地故勉强賁飾其明亦足以照四國但以至闇之資其賁飾亦多不協乎則故後即敗露而失其

所以其不知所以爲貞也

䷤ 離下巽上 家人

初九閑有家悔亡

家人初爻發動爲家人之漸漸乃女歸之象女以漸歸是能以禮自閑者閑艮止之象有家女歸之象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家人之初能以漸歸則教成而后嫁之意如是悔於何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家人二爻發動爲家人之小畜彖順中正上應九五婦能從夫之象故凡事不敢專其成所謂无攸遂也卦變乾健是婦之健而能操作者離爲火二三四互坎爲水水火交濟乃烹飪之事中饋也以健婦任中饋必能親操井臼無有倦色况又有中正之德正如詩所謂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者乃婦道之正也故吉

發其理 實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三爻發動爲家人之益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治家嚴厲過甚嗃嗃嚴厲之發於聲如雷之猛蓋卦變成震震爲雷也夫一家之中當以情勝若嚴厲太過則拂情寡恩多致怨望能無悔而可危厲乎然內外整肅倫理以正自吉之道若治家不嚴一以優容爲主則戲侮玩褻而成婦子嘻嘻尊卑莫辨男女無別終可羞吝矣婦者之卦二三四互坤母之象子者二三四五坎爲中男之卦三四五互艮爲少男坤陰一以柔順爲主而婦人之情尤愛中少之子故相聚而嘻蕩忘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家人四爻發動爲家人之同人六四陰爻陰位陰所主者利巽又爲近利市三倍卦變成乾乾爲玉爲金皆富之象爻動而之同人是家既富厚更得同人之助故愈能富益其家而獲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家人五爻發動爲家人之賁九五陽剛中正爲家之主王也下應柔順中正之二爲有家之象卦變成艮艮止篤實爲專心以求二故能感乎二而得內助之賢淑故曰王假有家如是可勿憂恤而吉詩言文王之於后妃

求之不得則有輾轉反側之憂恤也求而得之則有琴瑟鐘鼓之樂勿恤也二三四互成坎爲加憂有恤象五出其上是勿恤象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家人上爻發動爲家人之旣濟卦變成坎坎剛中有孚之象坎爲律嚴密威如之象居家之上而誠信孚於下儀型謹於躬則內外肅雍大小艱睦保世滋大而終獲吉也上居卦之終故曰終吉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女子方嫁之初柔順之志猶未變失以禮教之使閑乎則于歸之後自能宜其家人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離柔變成乾剛離火躁乾剛暴其在中饋恐有不順不巽之性今六二柔順中正能順巽以應五故吉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治家太嚴雖寡恩情然於一家之綱紀法度猶未至失若寬縱太過至於婦子嘻嘻則一家之綱紀法度盡喪失矣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爲巽順之主居得其位故能成內助之功使家日益富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君子逑淑女淑女亦思君子二與五俱有中正之德交相愛慕故兩情相假王得有家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之威嚴整肅使一家之人咸望而畏之非剛猛之謂也反之於身言有物而行有恒聲爲律而身爲度則衣

冠正瞻視尊儼然人自望而畏之

䷥ 兌下離上 睽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初發動爲睽之未濟當睽之初上無應與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初動則與四應四不相應與三五互坎爲馬故曰喪馬然初動亦變成坎爲馬之象故勿逐四喪之馬而自復得馬喪馬得馬悔自可亡第當睽時四居險陷不中不正惡人也若因惡人之不應而絕之太甚適足致咎必以禮先見之和平以消其狠戾之氣正

兌說之善用乃得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睽二發動爲睽之噬嗑二與五陰陽相應五居君位二
之主也第當睽時中有間隔臣主不能相合必委曲求
通然後得遇故爲遇主于巷巷者衢路有間隔則爲巷
以通之之卦二三四互艮艮爲徑路巷象也夫時睽有
間隔不得已而爲委蛇曲折之行豈枉道詭隨者可比
哉自可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睽三發動爲睽之大有上離中虛有輿之象又爲牝牛
六三兌口發動澤氣上蒸欲交乎離火故其象若見輿
而曳之離爲目見也三四五互坎坎爲曳然當睽時離
火炎上不能趨下象又若其牛掣之而去離爲電電光
之過有似掣也兌口欲曳離輿牝牛掣之而去兌體必
至傷害焉髡以刻鑿其額爲天程傳曰髡其首爲天與
截去其鼻爲劓皆坎爲刑律兌爲毀折之象額與鼻皆
在首卦變以兌成乾毀折在首也鼻在口之上坎刑加
於兌口之上截去其鼻也夫當火澤相睽之時澤氣能
動而上蒸乎火初澤之潤不能敵乎離火之燥受其焰
竭若致傷害是无初也然二四五已互坎水水爲牡火
爲牝牝牡終當合濟不至久睽故曰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四發動爲睽之損四與三五互成坎險初爲正應而
不與應有離羣絕類爲睽孤之象睽孤必厲而有咎然
陽與陽同德相求四陰位妻也初陽夫也初爲卦始元
夫之象四動若能與初遇則爲遇元夫於是極誠以相
交雖危厲而猶未失其正可以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睽五發動爲睽之履居位不正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
二五陰陽相應五離體二三四亦互離故二五有同宗
之象卦變成乾五爲君位二爲五之宗室臣二動求五
爲噬嗑之象故曰厥宗噬膚兌口噬也膚肉之柔者離
爲大腹肌肉之柔無過於腹膚象也二動求五有噬膚
之易則五之往而應有何咎病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詳象俱妥確

睽上發動爲睽之歸妹處睽之極睽離難合故亦曰睽孤卦變以離成震雷從火出動而昏亂其明故所見不清而以無爲有也上與三陰陽本正應三四五互成坎坎爲豕爲溝瀆卦變成震爲大塗離目爲見豕出溝瀆而在大塗汚濁之甚坎爲隱伏兌爲巫皆有鬼之象震爲車坎於輿爲多眚眚亦鬼也故曰載鬼一車坎爲弓上震動鳴其弓先張之弧也下兌附決其弓後說之弧也坎爲盜離爲甲冑戈兵寇之象三上陰陽相應婚媾之象雷電交作陰陽鬱塞離明已失所見所行皆非其

眞必往而遇雨則陰陽和暢睽離可合而得吉也三互坎爲雨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明知四之險陷若絕而不見則四居上體將顯與初相敵初之罪咎不能免故屈已而先見所以慰凶人之心以辟已之咎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論君子自守之節不可枉道以求合但二已居臣位則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雖委曲求通未失乎剛中之道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以六發動所居之位不當故馳志於外見離輿而曳之竟致傷害也所以能有終者上剛居卦之終三與上遇而後睽可合耳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人情無不欲合而惡睽四不與初應非四之志也有相求之志而不能行耳故必交孚无咎而其志乃行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下有竭誠報主之親臣五能往應之則天下皆被其澤而有福慶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陰陽亂動則明不足明不足則疑生故負塗載鬼張弧說弧羣疑畢集陰陽和暢之後如天開日朗有何疑之不亡乎

䷦ 艮下坎上 蹇

初六往蹇來譽

蹇初發動爲蹇之既濟當蹇之初陰柔無才上無應與

豈能濟蹇故初動欲往求四則四居陷體二三四又互
成坎陷是往而得蹇也唯來復其初艮止不變則見險
能止實有可譽卦變離火屬言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二發動為蹇之井五君為王二為臣二五陰陽相應
王臣也坎為勞卦上坎體二三四互又坎兩坎相合勞
勤無已故為王臣盡瘁王室之象曰蹇蹇艱苦備嘗也
曰匪躬不有其身也艮止專篤為不獲其身之象

九三往蹇來反

蹇三發動為蹇之比陽剛得正為艮之主艮有光明之
識知坎陷在上往則得蹇故來反其故常與下二陰共
成止體不犯難而行為得其所安也

六四往蹇來連

蹇四發動為蹇之咸連者牽連同往之意四非止體無
可復反之理與五相近欲往濟之而陰柔無才適得蹇
難但之卦得咸其蹇足以感人故來求助人必相與共
濟有牽連同往之象

九五大蹇朋來

蹇五發動為蹇之謙九五陽剛中正而在坎陷是賢君
多難蹇之極其大者也卦變成坤坤體三耦有朋之象
之卦得謙賢德之君遭蹇而能謙朋類必相與共濟之
蹇可出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蹇上發動為蹇之漸處蹇之極蹇當出矣上柔無才不
能有濟故往亦得蹇然上與三為正應三剛正止於下
體有碩人之象卦變成巽上若能巽順以求三使來應
巳則蹇可濟而吉三四五互離目為見九五剛中正居

尊位大人也漸進也處蹇之上欲以濟蹇非進見大人
不可故曰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當蹇之初蹇豈遽濟無位無才靜以俟之人皆譽之為
識時勢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圖王室之難將必能濟其君保
其身以免乎尤罪蓋艮止光明變巽巽順皆濟蹇之道
也

彖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艮體一陽在外二陰在內若三動往二陰亦不能成此體矣故三來反內二陰亦喜也

彖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陰居陰位得其正故能以蹇感人相與牽連而共濟也實者陰之謂先儒謂陽實陰虛不過以奇耦兩象論耳究之陽象天陰象地天虛而地實也陽為氣陰為血氣虛而血實也陽主義陰主利義虛而利實也故泰上六四象傳曰皆失實此曰當位實俱陰爻陰位故也

彖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以尊貴在蹇中能謙以持己則所行自有節度故朋類共來濟之中者五之德節者謙之度

彖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者之卦得漸不以蹇極而急求出其志在於九三欲藉其力以正內難故也然內難之正必先貴者故往見大人是欲從貴者以正其難也上居五外五在上內內指五而言

䷧ 坎下震上 解

初六无咎

解初發動為解之歸妹當解之初宜安靜不宜躁動躁動則滋事咎不能免然初動則與四應剛柔相濟且卦變成兌和說之象可以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二發動為解之豫卦變成坤坤為衆震為車坎為馬二三四互離為戈兵從衆車馬執戈兵於坤地之上田也之卦二三四互艮艮為狐艮體離所變離之數三故曰三狐獸三為羣言其多也坎為弓其中一陽矢也黃

中之色狐因田而入於坎昭獲之之象狐獲則矢亦得當解之時能去邪媚之狐而得中直之矢其貞吉可知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解三發動為解之恒不中不正發動於二陽之間上負四下乘二陰賤而卑其負四而承之宜也其乘二而上之則非宜矣故盜見而思奪之坎為盜二三四互離為甲胄戈兵卦變成巽入也寇自外入正可羞吝之道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四發動為解之師四為震足與初相應初居下體之

下拇也當解之時必陽剛之才始足有為初柔無位四必解而去之不與相應則人信其大公朋類皆至而誠斯孚也卦變以震成坤動而得順坤陰三耦朋至之象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五發動為解之困當解之時卦變以震動成兌說震動解難之象兌說難解之象君子維有解吉震動以解難故吉也然難之解又必驗之於小人者之卦得困乃小人困窮之象蓋時艱則小人得志難解則小人困戹君子小人不能並立理必然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解上發動為解之未濟處解之極之卦之象火炎乎上水潤乎下亦各自解散之意第時雖當解不可無人力以濟之上居高位公也三四五互坎弓矢也上應乎三三不中不正陰鷙害物隼之象隼鶻屬得霜則翮健能擊象三之陰而剛也墉垣所以限內外者四當內外之際為高墉之象三與四五互坎陷四陽貫於三陰之上若射隼而獲之象上居得為之地復有其器其解時悖无有不利其象如此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居下而動宜若有咎然以義斷之當解之初若過於柔靜亦有廢弛之患今初動與四應剛柔相交際斷之以義可无咎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以九居二本非其正然居下體之中能剛中以去柔邪得解悖之道故正而吉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脩受車服必有其德人始榮之今以負之人而為乘之

人不見其可榮止見其可醜可醜則可惡可惡則可奪戎兵之至實自我致之矣唯宜自咎不宜咎人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在下無位又以陰居陽四若不解去之則係於所私矣故必曰解而拇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能解時艱小人自不能敵故必退處困戹之地而不敢為亂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與三本相應因其不中不正陰鷙害物有悖逆之行
是用射之所以解悖也

䷨ 兌下艮上 損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初發動為損之蒙卦變以兌成坎澤水而開通其下流之象澤水下流則水不注本澤而流往他處故於人則為已所為之事而往益他人之事也初四陰陽本正應二三四互震兌為遄疾以往之象當損之時損下益上損所當損可以无咎但澤之注水有限下流之去無

窮若不斟酌以為損則本澤立見其涸矣初之於四亦然故又曰酌損之言不可太過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損二發動為損之頤頤養之道守正則吉故曰利貞柔頤拂頤則凶故曰征凶卦變成震恐其妄動也且頤以養正原欲其益以損之頤有損則不能養益於何有故必弗損而後能益與損下益上損所當損之義又不同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理從象出倍覺精妙

損三發動為損之大畜損六爻陰陽俱正應三四五互成坤體三動則卦變成乾為乾坤交媾之象坤陰初動而下與乾交也陰下與乾交乾體三陽將共應之以三陽應一陰六三一陰必受損害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夫三陰與上陽本為正應惟以一陽應一陰則陰陽配合無所妬忌其情專一可以成生育之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友謂三與上有合志同心之誼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四發動為損之睽之卦三四五互坎坎為心病為耳

痛疾也四與初陰陽相應當損剛益柔之時四得初之益而其疾可損矣初居兌體和說有喜也二三四互震足遄疾之象四能使初遄疾以應則有喜而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損五發動為損之中孚中孚卦體似離離為龜且六畫陰陽相疊而成離體與三畫之離不同故曰十朋之龜十朋之龜元龜也雙貝曰朋崔憬曰元龜直二十大貝是十朋也當損下益上之時五居尊位孚誠以受益故能上格穹蒼錫以大寶欲辭不能乃大吉也曰或不期

而得之意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損上發動爲損之臨上居損之極損極反益之時也艮止於上弗損下以益上則下受益矣何咎之有然上之取下下之奉上皆有其正若矯枉太過則難爲上故其弗損必歸於正乃可得吉而利有攸往也卦變成坤坤爲臣道艮爲門闕有家之象以坤易艮得臣无家也蓋上居損極欲止而弗損乎下其臣亦體上意能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也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四柔之志原欲藉初剛之益初故已事遄往以應之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陽居陰其動不正然二有中德順養得中則其志無太過無不及而正在其中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以一陽應一陰則其情專其交固若三陽共應一陰則有妬忌猜疑之私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三四五本互成坤順今動而成坎疾豈猶可喜辭言有喜者柔與剛應其疾已損故亦可喜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居尊能盡中孚之誠則上與天應十朋之益非損下所能得實自上天所祐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動而有臨民之責則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乃其志也第當損時不能不損下以益上其志或不得行耳今弗損益之其臨民之志不大得乎

䷩ 震下巽上 **益**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益初發動爲益之觀處益之初震動奮發以示觀於人爲大有所作興之象初與四應巽爲工故曰作卦變成坤震動得順所作順利之象然居下無位欲大有作興以爲觀示非大善而吉恐不免咎故必元吉而後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益二發動爲益之中孚卦變與損五同故取象亦不異但損五居尊孚誠格天益以元龜無有不吉益二爲臣

孚誠感君益以元寵尤當永守臣節勿以功高而懷貳心故曰永貞乃吉王指五二之孚誠既能感君君嘉其誠將用之以代享上帝亦無不吉即孟子所云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之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三發動爲益之家人處震動之極之卦二三四互坎動而得陷益之用凶事也凶事坎陷之象益用凶事宜其得咎而咎可无者以坎陽剛居中爲有孚中行之象人果孚誠積於中雖罹凶害何咎之有且其誠信尤貴

自下以達於上三居下之上公也又居震之上震爲玉玉之可達誠信者圭也故能告公用圭斯誠信達而咎可无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益四發動爲益之无妄无妄誠也當損下益上之時四居上之下代上以益下者也无妄之誠存諸中而行諸外則上下皆信從之中誠行於上告公自無不從中誠行於下雖遷國大事民亦信而依歸之自無不利公指五二三四互坤爲國邑震動在下遷國也坤衆順從依

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五發動爲益之頤頤養正也養德養身俱爲養正而養心之德其益尤大九五陽剛中正有孚之象有孚則能養心而心受其惠故曰有孚惠心勿問而可知其元吉也所以然者維皇降衷厥有恒性有孚之理實我心得於天之正理而爲我心之實德故有孚惠心實有孚惠我德也九五剛中心也卦變成艮艮止篤實德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發動爲益之屯處益之極忽遇屯難卦變以巽成坎入於陷中故不惟莫益之而或且擊之也三四五互艮手巽爲木以手執木而震動之擊之之象夫屯難非無因而至推其所由由於立心勿恒坎剛中有心之象巽爲進退爲不果立心勿恒之象以勿恒之心處益極而遇屯難其凶可知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居下無位宜退讓以明謙不當奮動以任厚事故必元吉而後无咎曰厚事卦變成坤地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也

二五爲正應元龜之益曷以云或蓋五居尊位在外體非二所敢期必者故曰或益之有若自外而來者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坎體剛中爲有孚心亨故雖益用凶事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視之若固有者然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居上之下以損下益上爲志故誠實巽順以告公自得公之信從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能善養其心使心實受其惠其吉何待於問心得所養則德日進由此而希賢希聖其求益之志不大得乎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益極而入於險陷其屯難已甚第云莫益之猶一偏之辭未足以盡此爻之象必更曰或擊之乃知屯難之來必如之卦之象故曰自外

☰☱ 乾下兌上 夬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夬初發動爲夬之大過初居下體之下趾也方夬之初在下無位宜靜不宜動今乃動爲大過故爲壯于前趾謂諸陽未動而初先動也壯者大過之象如此以往必不能勝第以取咎耳蓋上陰雖所當決初非其人故不免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夬二發動爲夬之革夬而之革所決必去小人自知必去常乘隙以攻君子故以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教之卦變成離爲目二三四互巽爲多白眼驚懼而睛轉目白

惕之象巽爲風號聲之象離爲日巽爲入兌爲澤日入在澤下莫而且夜矣離爲甲胄戈兵戎也戎從莫夜而入誠可憂恤然能惕號其黨援雖莫夜未嘗忘戒備可勿憂恤恤亦巽爲多白眼之象蓋因恐懼而成憂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夬三發動爲夬之兌九三重剛不中動與上應不中故剛壯見於頄面而有凶重剛則其志在於必決與上六應故獨行而與六遇至爲澤水所沾濡不能無愠怒之色但剛陽居正必能決陰雖濡而可无咎也頄顴骨在

頄頰間卦變成兌兌爲輔頰也以陽去陰爲夬乃兌體之象兩兌相承故曰夬夬行陽往上以決陰也三獨與上應故曰獨行遇雨澤水下流之象三乾體爲衣濡澤水沾濕其衣也慍怒之見於顏色者亦兌爲輔頰之象因濡而致慍必能決去其濡何咎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夬四發動爲夬之需衆陽共欲決陰四獨需以待之故若傷臀之人其行次且不進也但當夬時四亦非全不進欲讓衆陽先而居其後耳故若牽羊者之在後則悔

自可亡但四動變成坎陷恐不能盡需之義雖聞牽羊悔亡之言亦不能信也臀污穢所出之處人之飲食口納之臀出之故兌口開通其下有臀之象臀肉至厚人所恃以坐立者九四能需必頼臀肉今兌爲毀折有臀无膚之象故坐不能立不可不得不隨衆陽共行然其意在需故又次且不進也次且坎爲曳之象羊兌之象之卦三四五互離火爲言坎爲耳聞也坎剛中爲信坎當從兌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夬五發動爲夬之大壯衆陽共欲決陰五乃近而比之故感陰氣最多而爲莧陸之象然動成大壯必能決之又決以去乎陰但既與相比又欲去之不可過壯合乎中行始得无咎莧陸諸家所解不一有以莧爲莧蕢陸爲商陸者有以莧陸即係商陸者有以莧陸商陸各爲一草者程傳又以爲馬齒莧要皆澤草之柔脆難燥者卦變以兌成震兌爲澤震爲蕃鮮之象也夬兌體之象之卦三四五又互兌夬夬之象九五陽剛中正故能合乎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

夬上發動爲夬之乾號兌口呼號也以一陰乘五陽爲衆陽所決今又變動正柔消剛長之時雖呼號以求免亦不能也故曰終有凶乃小人之凶若在君子實爲大吉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處夬之初即爲大過之行是不自量其力之不能也往而得咎有由然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固得中而以剛居柔尤爲不極其剛故能惕惕不忘戒備得中道以爲决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剛而得正君子也雖與上應終能夬之又夬不爲私情所累故无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以剛居柔動而成需處位不當故不勇行而有次且之象變坎爲耳聰也互離爲目明也四成坎陷不能明見事理故雖聞善言不能信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人心無所私則其動依光明五雖與衆陽共决陰猶不能忘其相比之私故中行始得无咎以其中未光明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以陰乘陽終必見决不可長久

☰☴ 巽下乾上 **姤**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初發動爲姤之乾乾爲金柅織績之器所以繫絲者以金爲之則堅重不搖又梁山來氏云柅收絲之具覽

上之孔用金今人多以銅錢爲之初以一柔承五剛繫而不進則吉往而害陽則凶荀九家云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故喻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貞吉復往見四則凶矣巽爲長女爲工織績者女工之事故取象乎柅柅本巽木變爲乾以金易木也巽爲繩直繫也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士庶以下皆衣其夫是織績乃女工之正初既與陽遇若專靜以承二二與初相比爲夫婦則初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故正而吉然初動必與四應若往而應四四居外體則初不能專脩閨門之內而有冶容誨淫之誚女之於外人皆見之是以凶也然巽之性其究爲躁卦必不能專心以繫二又爲羸豕孚蹢躅之象豕性躁巽究爲躁卦也羸豕牝豕巽陰也蹢躅巽爲進退之象初與四應可信其必然故曰孚既繫於二又進之四故退而又進爲孚蹢躅之象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姤二發動爲姤之遯九二剛中故能包魚指初陰巽爲

白爲長之象也。初本與四爲正應。今近與二遇。二陽剛中不正。竟包而有之。宜不免咎。然初陰微賤。如婢妾之隨主。卦變成艮。二包有即能畜止之。可以无咎。但於賔則不利耳。四居上乾爲尊賔之位。初爲二包。四不能有。是不利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三發動爲姤之訟。巽爲股。三居股之上。臀也。卦變成坎。臀遭陷害。无膚之象。臀无膚。故其行次且不前。巽爲進退。爲不果也。三與初非正應。當姤之時。三亦求與初遇。然初已爲二所包。有三動則成坎。陷故可危厲。第三能進退不前。不果於求遇。故亦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姤四發動爲姤之巽。四居卦之中。亦有包之象。魚亦指初陰。初爲二包。四不能有。四雖與初正應。當念遠近之情。以初讓二可也。若欲起而奪之。則之卦三四五互離。有甲冑戈兵之象。凶之道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姤五發動爲姤之鼎。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初陰在下。雖

契飛燕於成堂也

非正應。然以一陰遇五陽。其意常屬望於五。思與相遇。五若包而含藏之。則有隕越之患矣。杞高大之木。下巽爲木。爲長也。瓜柔美之物。初陰也。卦變以乾成離。乾爲木果。離爲麗。瓜蔓生於下而上麗乎杞。即詩所謂南有樛木。丼瓠纍之是也。杞葉大。足以包蔭乎瓜。而含藏其章美。瓜若得所托庇矣。然瓜必以蔓生於地。乃無隕墜之患。今麗乎杞木之高。久將隕落。如自天墜下。其潰爛也必矣。天乾之象。戒陰不可强與陽遇。無害於陽。適以自害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上發動爲姤之大過。乾爲首。變兌爲羊。羊首之上剛者角也。上極高亢。動無所遇。遇則與物相觸忤。故爲姤其角。是可羞吝。然兌和說於物。猶無所害。可得无咎。

彖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柔之性不能自立。必依陽以爲主。故其相遇之初。繫戀不捨。有牽持不忍遽離之意。此初與二所以有繫于金柅之象。迨其究爲躁卦。乃有羸豕蹢躅之象。

彖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二與初既相比爲夫婦雖非正應然卧榻之下豈容他人鼾睡乎貴雖尊義不可以及之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雖欲與初遇然能發乎情而止乎義未至於牽戀不能捨故其行次且不前也三剛而正故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柔小在下族類衆多魚有民之象民之所歸在於有德九四不中不正與初相遠宜初之棄四而歸二也四乃欲起而爭之凶可知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遇初陰可以包含而有之然初下賤五尊貴賤不可以配貴下不可以耦上乃命之所定初雖志於五而命不能移故必自天以隕墜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居上窮極動成大過故於物無所遇即遇亦牴牾不合實爲可吝也

☱☷ 坤下兌上 **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初發動爲萃之隨坤體三陰相萃道同志合有孚也今初動欲隨四往從正應爲有孚不終乃亂其所與萃之象初若號四一與握手言歡則衆陰惡初之有孚不終相共非笑之然初四陰陽本正應初宜勿恤衆陰之笑竟往隨四則能棄小人而親君子可以无咎三四五互巽巽爲不果有孚不終也巽爲風風行地上草木離披乃亂乃萃也風聲爲號二三四互艮手爲握兌口喜說爲笑卦變震足爲往無坎加憂之象故曰勿恤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萃二發動爲萃之困坤體三陰同處然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初三之志同萃於四二獨與五中正相應故二自守其正不萃於四但陰柔不能自往求五必待五之汲引二乃得萃於五以陽引陰必吉而後无咎三四五互巽爲繩直二三四互艮爲手以手持繩而直引之象也二五中正相應孚誠之象人有孚誠雖至薄之物可薦於鬼神若有假廟之象故曰利用禴禴與礿同薄也夏時之祭時物未成陽氣外盛故以聲爲主祭之至薄但薦其誠而已之卦二三四互離爲夏巽爲風聲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三發動爲萃之咸不中不正上無正應欲萃於四則四與初應欲萃於五則五與二應故憂嗟浩歎而一无所利也雖往而從上同德相萃猶可无咎然陰與陰萃其小巳甚雖屬同德亦可羞吝嗟兌口之象小陰也陽爲大陰爲小

九四大吉无咎

萃四發動爲萃之比當萃之時陰欲比陽下欲比上但九四以不中不正動而得比必有大功大澤以和說乎

衆乃得无咎程傳有云天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爲大吉乎故必有功德於人而後吉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五發動爲萃之豫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動得和豫可以无咎然四陽在下據五之權衆咸萃之固有信四而不信五者故曰匪孚是有悔也然四不中不正五剛中而正剛中正則能脩其元永貞之德以孚衆心悔自可亡元永貞比之彖辭也四動成比不中不正是無元永貞之德五動雖不成比而元永貞之德已備又何疑於衆之匪孚也乎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上發動爲萃之否處上無位以柔乘剛下無應援動成否塞可憂之甚齎咨嗟歎之辭兌口發動之象在目曰涕在鼻曰洟三四五互巽爲多白眼二三四互艮爲鼻澤水下流在眼鼻涕洟哭泣之象上能知危高之可危而憂懼之衆物亦莫之害可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雖與二三同萃其志欲隨乎四故動而應四志動則不安於所萃而亂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五中正相與乃理之常二守其中而不變終能致五之汲引以免妄萃之咎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四五互成巽動而往上上亦陰柔有巽順之德同德相求故往可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於之義亦合

居不當位又不能中乃動而得比非大吉其能免專擴
之咎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雖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然四近而擴其權五之志猶未
能光顯於下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憂危懼禍居上不安故嗟歎憂泣竟得免咎
䷭巽下坤上升
初六允升大吉

升初發動爲升之泰升臣道也坤體三陰同升初陰爲
其根基然初居下無位必能信乎友始能獲乎上初與
二比則陰陽相合初與四應則同類相求四爲近臣二
爲遠臣皆信乎初而汲引之同升諸公以成交泰之治
大吉之道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升二發動爲升之謙剛中應五能盡孚誠以感君也誠
至則儀文可省雖至薄之物亦可以享上禴祭之至薄
者祭覔重於升中二有中德故取升中告成之義而以

禴取象禴祭以舜爲主三四五互震舜也禴祭雖薄必
有君蒿悽愴之情巽爲臭也二當升時所用至薄乃能
无咎者君臣之間繁文縟節反成詐僞故不如用禴之
利也
九三升虛邑
升三發動爲升之師坤地有國邑之象巽入坤順師之
所入得乎大順故其得邑如入無人之境孰有禦之者
哉不言吉凶覘其升之得失爲何如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升四發動爲升之恒四居上下體之中故亦取升中告
成之象之卦二三四互乾乾爲君王也本卦二三四互
兌兌正秋之位當在西岐山西方之山也四柔得正下
無私應固結其誠以事六五暗主有文王事紂亨于岐
山之象故吉而无咎比近暗主咎所不免其誠專一故
得无也
六五貞吉升階
升五發動爲升之井五本柔中能虛心以求九二剛中
之臣以勤盛治乃爲君之正自當獲吉二當升時即巽

順以應五之求與五同升如賓主之升階無有阻之者
君臣交合吉可知矣坤土層級而上有階之象三四五
互震足升階之象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上發動爲升之蠱冥昏冥也升之極上無可復升猶
昏冥不知求進不已故曰冥升以此心力施於自强不
息之貞則無不利自强不息乾也乾陽主義坤陰主利
以求利之心移爲務義之行陰變從陽所謂牝馬之貞
也上居坤極變成艮止冥而光明有不息之貞象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四俱在上與初相比相求合志同升所謂能信友以
獲上者其吉豈淺小哉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中以事君則君信任之剛中以祀神則神享而錫之
福故必有喜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有所阻則不能無疑慮故巽象爲進退不果升而疑
也虛邑則得大順而无所疑矣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諸侯祭封內山川於理極順四居順體因專一其誠以
祀事所以吉无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求二以佐治不遽待以臣禮必以賓禮待之二之來
也五降階以迎然後五升自東階二升自西階尊德樂
道如此而九二剛中之志乃大得行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爲臣道以坤陰爲主陰主利本富厚也今上動之蠱

陰壞將消矣卦變成艮升極當止矣猶昏冥在上求升
不已不知陰極必消并其富厚之實而亡之事乃大壞
不可爲矣不息之貞蓋以象外之義勉之

䷮ 坎下兌上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初發動爲困之兌坎爲溝瀆汚穢之水也三四五互
巽爲股汚穢之水出於股下臀之象木入土曰根出土
曰株所害之木出生土上則多槎枒坎於木爲堅多心
之象初處困之下暗弱無才不能出困坐困于株木之

間爲蒺梀刺傷其臀臀傷難行遂傾頗而入于幽谷至
三歲之久猶不得出人亦無見而拯之者困之甚也幽
谷坎窞之象初在坎下爲窞互巽入也二三四互離目
爲覿離目視上不覿也三歲離之數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二發動爲困之萃二有剛中之德處困無應故能安
時俟命飲食宴樂以居困時而不動心於利祿爲困于
酒食之象卦變成坤爲漿酒也上體兌口食也朱南方
之色二三四互離爲南方火色也紱蔽膝在下體坤爲

裳也朱紱天子之命服人臣得之以承祭祀者九二剛
中自守無求於上然五陽與之同德思求二以濟其困
方以朱紱之服錫而予之二之精誠亦足以感通神明
朱紱之來即服之以享祀亦無不利第當困時五來求
二則君臣同德困可以濟若二不安於困有求通之心
征往求五必益遇困而有凶害是乃自取將誰咎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三發動爲困之大過三居坎極不中不正承乘皆剛
進退無所者也上四爲石在澤之底剛不可動之象下

二爲蒺藜坎爲蒺藜也困于石欲進不能據于蒺藜爲
所傷害而不能退困憊之甚又坎爲中男二三四互離
爲中女有夫妻之象卦變成巽之卦互乾以乾易離故
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卽春秋傳陳文子所謂大從
風風隕妻也坎爲宮巽爲人離目變爲不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困四發動爲困之坎四與初本正應四來應初而二陽
間之故其來徐徐二四五互巽巽爲進退爲不果之象
也二居坎中爲輪輿車也堅剛不動金車也故四困于

二爲困于金車之象夫四有正應而不能從可吝之甚
然四能徐徐久當自合二不能間終得吉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困五發動爲困之解陽剛中正而上爲陰揜下爲坎陷
上下俱傷故有劓刖之象兌爲毀折坎爲刑律毀折在
上截去其鼻也刑律在下刖去其足也卦變成震爲足
赤紱祭祀之服二三四互離南方火色赤也居上下體
之間蔽膝也五上下俱傷難爲祭主是困于赤紱也然
五有剛中之德又居說體能遲久以俟之困將自解故

又曰乃徐有說而赤紱之服利用以祭祀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上發動爲困之訟葛藟蔓生於澤而附於木故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縈之上六爲兌陰正所以拚五四之陽者五四與三互成巽巽木猶如葛藟生於澤纏繞束縛於木上而木受其困也臲卼不安之貌木受纏繞故搖動不安曰自言之象卦變乾乾爲言也人受纏繞束縛之極無可與商往往心口自言曰動則臲卼而悔不動則終受小人之擾亦必有悔不如征而從乾以剛易柔必

獲吉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離日雖在上不能照入坎窞之中故其谷不明而內外不能相見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有中德故能於困時飲食宴樂不動心於爵祿而爵祿自至是中有慶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蒺藜銳利而剛故能刺坎中爻之象不祥卽繫辭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之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志在於應初特爲二所間故其徐徐非疑而不來乃欲從容以求之耳以陽居陰雖不當位然與初陰陽相應爲得所與故必有終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而受傷濟困之志有未得也五有中德陽動則直中而且直困必能濟故徐以俟之自有說也俟困既濟而

後用以祭祀自當受福耳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極而亨乃理之當今處困極而猶纏繞束縛困于葛藟於理誠未當也故動悔不動亦悔欲求吉利唯有行耳

周易原篇解卷之六終　次男斯廊　卽堂重校刊

周易原篇解卷之七

[seal]

周易爻辭下篇第五 井至未濟

會昌胡[illegible]

[seals]

巽下坎上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初發動爲井之需初居井之下井底也陰濁不清泥也二三四互兌口食也四不與初應不食也兌爲毀折之井舊井也三四五互離離爲雉禽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井之有禽宜也今初井清泉與四離中畫又不相應故爲禽鳥亦不顧之象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二發動爲井之蹇卦變以巽成艮巽爲入艮爲山坎水流入於山谿谷之象水流山谷勢甚漂疾如矢之激射也鮒陸佃以爲鯽是也鯽當暮春時擇水最急處以散育其卵隨流上下如矢之射蓋九二陽剛象山谷之泉然上無應與功不上出不能養人下與初比趨附於下其勢甚疾有谷水激射鯽魚隨流而下之象鯽先儒以巽爲魚又巽於時爲春夏之交正鯽育卵時也甕汲水之器敝漏則水不能注浸潤往下亦初二相比陽剛下洩之象蓋艮爲土坎爲水離爲火三四五互離爲大腹二三四互兌爲口以水埴土火熯成器口仰腹大甕之象也兌爲毀折敝漏之象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三發動爲井之坎坎水也陽剛清泉也故爲井既脩治其水清渫之象然卦變以巽成坎入而得陷人皆畏之而不往汲故井雖渫而人不食二三四互兌兌口仰上不食之象夫井既脩治水已清渫乃不爲人所食念其脩治之功自足令人心惻坎爲心亨心也坎爲加憂惻也然井水原以上出爲功三與上陰陽相應巽又爲繩直爲長爲入既有其人復操其具可用以汲但上高而無民雖能汲三其利濟所及不能普徧九五陽剛居尊王也三四五互成離王明也三若合上而求五則同德相助其惠澤所施普天下而並受其福矣

六四井甃无咎

井四發動爲井之大過卦變成兌兌爲毀折井既毀折瓴甋傾頹以致井水陰濁不清必砌而甃之乃可甃結

砌也巽爲工爲入工入井中甃也四雖非陽剛之泉可以養人然能自治亦可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井五發動爲井之升井水上升人皆食之其施普矣二三四互兌口食也冽井絜也陽剛清潔卦變成坤坤土之味井也井以陽剛爲泉坎北方之卦於時爲冬故曰寒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上發動爲井之巽井道已成其口不掩巽木動於上

又入於下爲井收之象收謂以鹿盧收繘鹿盧輪也坎爲輪繘繩也巽爲繩幕覆也陰閉之象上六本陰動與三應若私其所與幕覆井口不公諸人則不能有孚元吉故必戒以勿幕然後井水出而不竭盈而有常博施濟衆養而不窮也坎體剛中爲有孚之象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在井之下陰濁不清井泥而何泥則人自不食之矣人不食則不爲時用故舍棄之而爲舊井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上無與應故井水注下如谿谷之流漂疾得急鮒行其中若矢之射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勞勤拮据以脩治其井始得井水之渫乃不爲人所食故行路者見之亦惻然傷其不爲時用也然三既有養人之具則委質以求王明亦幼學壯行之心非唯天下受福即三亦自受福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井雖毀折能甃砌之是爲脩井可復无咎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者中之味人食者井之正九五陽剛中正故爲井冽寒泉食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居井之極井養之道既已大成故其功施所被人人皆蒙其澤而有元吉之理也

䷰ 離下兌上 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初發動爲革之咸離爲牛卦變成艮土黃艮土之色

革外剛內柔艮體之象鞏固也艮止篤實之義固物者用牛革則堅實不可拔當革之初居下無應不可有為卦變以離明成艮止明而能止則外情不能感所守確乎不移矣如鞏物者用黃牛之革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革二發動為革之夬革者革故就新之義之卦見夬以陽決陰是正當革之時也二有中正之德與五相應是操可革之勢也時巳當革勢巳能革乃從而革之其征必獲吉而无咎若坐失時勢疑畏不決反有咎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三發動為革之隨當革之時三居改革之際是有革道之責者也然重剛不中卦變震動不中而動以征必凶雖以九居三為得其正而重剛亦可危厲雖以離明為主離火於人屬言故曰革言離數三故曰三就謂於所革不輕舉妄動必再三詰誠以求就其成然後孚信於人而所革乃善也三居下之上所革皆為民之事愚賤之衆不可以謀始而可以樂成故革言至三就必有孚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革四發動為革之既濟不中不正當革之時而居改革之位宜有悔也然卦變成坎水火有交濟之功以剛居柔剛柔成不偏之用故悔可亡坎體剛中有孚也二三四互巽巽為風命令之象也上之使下下之從上惟命是信最難改革今四不中不正所命不善必須改革卦變剛中有孚雖以改命亦無不吉也改命以坎易巽之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革五發動為革之豐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也三四五互乾乾體剛健有虎之象變虎毛希革也離於時為夏故虎毛希革而文彩彰著也占瞻也五有德有位有時因變革以新天下之耳目雖遐陬僻壤愚夫愚婦亦未瞻大人之丰采亦孚誠歸命無有異心也

上九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上發動為革之同人革道巳成化行俗美有德有位之君子則彬彬儒雅如豹之變無德無位之小人則傾心向化盡去其舊染之汚政成化洽天下可垂拱而治

若猶征而躁動則凶惟安靜守正自獲吉也豹亦虎類兌變成乾之象而兌爲輔頰也革而兌說之象又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漢上朱氏釋之曰考之天文尾爲虎火也箕爲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異爻也然觀之卦象離火無虎兌三爻俱爲金木故仍從乾剛取象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離明能照知上無應因堅固自守安處在下非不能爲時猶不可以有爲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聖賢舉事必量乎時勢時已至勢在我於以順天應人則天下望之如大旱之望雲霓其行豈不嘉美也哉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能於所革之事諄切詳明以曉諭人心人感其誠自然服從何必有所之而至征凶也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爲人上者朝下一令而夕欲改之鮮有不致人之疑者四之孚誠能入人心雖自改革其所命人皆信其志之

無他故吉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之文乃創置顯庸經天緯地之文故照耀寰區煥乎郁郁而炳著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人文著天下君子文著一身蔚者風流儒雅彬彬可觀之象順以從君謂小人至此亦回心向化投誠歸命如周之三監殷之頑民至此亦順從也

䷱ 巽下離上 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初發動爲鼎之大有初居鼎下趾也動與四應鼎趾顛矣然在鼎之初猶未有實而否積之存或不能免因其顛以出其否利孰大焉蓋初四本正應初動應四雖顛而未悖也三四五互兌兌爲妾初與四應得妾也乃居之上體有貴之之象夫妾本不可貴貴之必有咎但妾有子其子已貴妾亦因之而貴可以无咎二陽居兌下有子之象初與二比二與三四互成乾是子貴也此爻之象本義謂占者可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者是

已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二發動爲鼎之旅陽剛在中有實之象卦變成艮亦篤實也鼎既有實足以養人宜從明君以利濟天下二與五又陰陽相應但四與五比二與初比二四兩陽相匹敵四欲應初而二據之故二欲應五而四亦間之四與二有相爲讐仇之象然二五得中而四居位不正外剛內弱爲有疾之象外剛故相仇內弱故不我能即四不能即二二乃得與五應以成其養人之功而吉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三發動爲鼎之未濟卦變成坎坎爲耳鼎耳也三居改革之際故曰鼎耳革鼎必有耳然後可舉以行耳革則鼎不可舉其行阻塞難通矣故雖有雉膏之美人不得食誠足惜也離爲雉三四五互兌爲澤膏也兌口向上三居其下故不得食雉膏八珍之味人不食必悔生然三之所以不爲人食者以上無應故膏澤不下於民而文德之腴積而無用今卦變成坎坎爲雨既雨則陰陽和上下應可以虧去其悔終得吉矣虧毁也互兌爲毁折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四發動爲鼎之蠱三四五互兌兌爲毁折之卦三四五互震震爲足故曰鼎折足餗黃粱之糝鼎實也陽剛爲鼎實有實在鼎因足折而覆之其凶可知四居近君之位大臣也與初陰相應爲信用小人不勝其任致敗國事當受刑戮之象形渥本義從晁氏作刑剭謂重刑也古之大刑有剭誅之法謂夷三族九四不中不正引用小人以致神器毁遷罪固當如此者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五發動爲鼎之姤五於鼎爲耳黃中色五居中位也卦變成乾乾爲金鉉貫耳以舉鼎者乾爲直之象也鼎有耳則有鉉鉉在耳中不必取象他爻黃耳金鉉鼎之貴重而華美者五居君位有主器之任故取此象然神器不可以力爭當以正位凝命守之五居位不正故戒之以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上發動爲鼎之恒上於鼎有鉉之象者五於鼎爲耳

在鼎耳之上者鉉也卦變成震震為玉故曰鼎玉鉉玉之為物溫潤而栗廉而不劌有剛柔交濟之美上當鼎道之大成而能以剛居柔則其德澤所被當大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與四本正應初之應四於鼎趾雖有顛之象於道義實未嘗悖逆也至於鼎之所貴者以有實實之所貴者以其新否穢之積因顛而出然後鼎實皆新來是出所賤以從所貴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實既盛自當從君以養人柰為仇所嫉不可不謹慎以行也但幸仇我者有疾體弱而不能即我可以終无所害耳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之有耳原所以舉鼎是鼎藉耳以行乃鼎須耳之正義今三變坎為鼎耳而又改革之不能行鼎是失鼎耳之義矣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之於初可謂信而任之矣乃小人無才無德竟覆鼎實所信之人果如何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鼎之有耳所以舉鼎實也五有中德以中德為鼎實故取象黃耳以舉之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以剛居柔而為鼎道之成其養人自有節故取象乎玉也節者剛柔不偏之謂鼎為烹飪之功飲食之道尤貴有節

䷲ 震下震上 **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初發動為震之豫始則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者本卦震來之象也後則安裕和適笑言啞啞者之卦得豫之象也以陽剛當震之初故能戒慎恐懼始雖驚惶終得和順而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二發動為震之歸妹震者一陽震動於下今二亦動而變陽是陽之震其來極猛厲如此剛進度必喪失其

所寶億度也貝介𠀤之屬之卦二三四互離離爲贏爲蚌之象也更度其喪失之期必在躋于九陵之時陵二三四互艮山之象九陽窮之數陽進至於九未有不喪失者也盖震陽之動本主剛進今二乘初而動其動不至極上不已貝貴寶之物以象陽之可貴陵最高之地以象陽之在上也然陽進至於九必退而爲八乃天地自然之數惟順其自然勿相追逐則八又退而爲六六則陰極將復進而爲七矣日者陽之象故曰勿逐七日得謂至於七則一陽又復進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三發動爲震之豐蘇蘇緩散之狀之卦二三四互巽巽爲風雷動風散品物暢遂故蘇又訓生震本陽氣奮動今三以柔居剛故其震不厲其行无眚三四五互坎坎爲多眚眚者原陰陽之厲氣今雷動而風散之則陰陽和厲氣消矣

九四震遂泥

震四發動爲震之復三四五互坎水也卦變成坤土也以木從土其象爲泥震足也足陷泥中不能奮動失震之道九四不中不正處衆陰之中爲陰所陷者也故其象如此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五發動爲震之隨當震動之時以柔處尊才弱不能有濟故往來皆危厲也之卦三四五互巽巽爲進退往來之象但五有中德所乘之剛又牽於柔不能進逼故五惟自度无喪失其中則可以從容奮興而有事往來雖危可以濟變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震上發動爲震之噬嗑不中而動以處震極雷動火隨而震於上故當之者志氣消沮索索而不存瞻顧徬徨矍矍而不安卦變成離離爲目視也以此而動征凶可知然能於震未及身而將近身之時恐懼脩省之亦得无咎蓋上與五爲鄰五乘四剛震及其躬雖欲靜而不能上與四遠能於震未及身之時安靜守正可以无咎但婚媾之言亦不能免五上相比有婚媾之象五受震而上不救故有言離火於人爲言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動成坤順順則致福則法度也因恐懼而所行不敢肆一舉一動皆歸於則故吉而樂豫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陽氣初震尤極猛厲二柔乘之其危可知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處陽故其震稍緩也有幸其處位不當之意與他卦不同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氣於震之時當奮迅而出今爲陰柔所係陷於震之道有所蔽而未能光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五處尊位當震動之時不敢偷安故曰往來者雖危亦行也所恃者五有中德堅守其中以奮興作事自无所喪失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因震極而中存無主未得所安故索索而消沮也然能因鄰之震而生畏因畏生戒則恐懼脩省於未震之先早有所備雖凶亦无咎也

☶☶ 艮下艮上 艮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初發動爲艮之賁賁之初曰賁其趾艮之初亦曰艮其趾取象同而賁艮之時各不同所謂交易變易之義也於艮之時能止於下而不進則得乎艮之義而可无咎矣夫初動有不能止之象咎之端也繫以艮其趾而後无咎聖人之教也且猶恐初以陰柔變動能艮於一時而不能永久故又以利永貞戒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艮二發動爲艮之蠱腓足肚也艮象近取諸身二在限之下趾之上是爲腓也艮以陽爻爲主腓動而三止之腓不能往故曰艮其腓然三止於上過剛不中二動欲以柔濟之是欲拯而起之也乃卦變成巽順柔不能濟剛惟巽順乎剛是不能拯三之失惟隨三以止夫二與三同體相比既不能拯又隨之止反之於心有所不快矣拯艮爲手之象二三四互坎是三陷於陰中二動欲拯起之三四五互震震起也二三相比爲夫婦隨婦隨

夫陰隨陽也坎爲心病爲加憂故曰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三發動爲艮之剝限腰胯也在身上下之際三居上下體之間故爲限三陽爲艮之主不與上應居卦之中隔絕上下四陰以致二不與五應初不與四應如人身艮其限則罄折不能屈伸背脊之肉如分裂矣夤脊肉也夫人心雖欲其止止則能靜然亦必氣血周流骨肉和適而後心閑神恬今於不可止者而强止之故危厲之情反足以薰灼其心九三過剛不中故所止如此二

三四互坎坎爲心病故曰厲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四發動爲艮之旅四在腰胯之上心也不言心而言身者心爲身之主艮者身而所以艮其身者心也六四陰爻陰位動成離火恐躁急不能止是有咎也能艮其身則止而明爲无咎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五發動爲艮之漸自三至上有頤之象輔在頤口之旁故五象爲輔艮其輔愼言語也之卦三四五互離離火爲言之卦爲漸漸者進而有序之義故爲言有序也人之尤悔多自言生能謹乎言發必中理悔自可亡

上九敦艮吉

艮上發動爲艮之謙卦變成坤土艮山之上復加坤土有敦厚之象處艮之極而能敦厚以止則高而不亢久而不移於艮之道爲最吉矣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以止靜爲正能止於初未失其正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居二之上故三聽二爲退二動則與三四互成兌口三與二四本互坎耳坎耳處兌口之中亦退聽之象三陽二陰陰必從陽故三不肯退而聽二之拯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人之屈伸進退限若有以運之使以布帛束縛其限則上下不能運動必至危厲薰灼其心坤爲布爲帛三動成坤之象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百體合而爲身罄折其身爲躬君子一命而傴再命而

傴乃躬行之象故艮其身爲止諸躬而不行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有中德但所居非正故不敢放言高論必求合乎事理之中而且正者然後出之故言有序而悔可亡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人之所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事或敗於垂成功虧於一簣上能以厚終故吉也

艮下巽上漸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初發動爲漸之家人鴻大雁也其行有序漸進之象故六爻皆取之干水涯也二三四互坎水初居水側干也鴻進在于初離乎水不遠進也乃小子見之遂存危厲之心而興譏謗之言然初非躁進者何咎之有艮爲少男初在艮下小子也卦變成離離火爲言君子漸進之初小人即懷嫉忌之心故其象如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漸二發動爲漸之巽磐山石之安者艮爲山爲石也鴻進于磐則視于而益高矣二中正得位之象二三四互坎水爲飲之卦二三四互兌口爲食衎衎和樂之意兌爲說也二與五陰陽相應故其進能得高而且安之位以居之其從容宴樂復有好爵爾縻之象故吉飲食衎衎鴻食則呼其類故爲二五相應之象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漸三發動爲漸之觀高平曰陸卦變以艮成坤山傾爲地高而且平陸也鴻爲水鳥陸非所安鴻宜藏棲觀則羅害故雄往必爲人所獲不能復歸於干磐雌孕則不得生育蓋鴻之育必於水湄蘆葦之處陸非其地故孕

觀象格物俱極精妙

而不育也二三四互坎夫之象三四五互離婦之象坎爲陷夫征不復也離爲大腹婦孕不育也凶可知矣但鴻之棲宿有圍而警察之備是禦寇之象也以漸之觀用以禦寇斯爲利耳蓋取觀爲觀望之義坎爲盜離爲甲冑戈兵寇之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漸四發動爲漸之遯鴻不木棲其漸于木有所畏避遯於水而進於木也卦變以巽成乾乾爲直爲健巽木之柯直而且建桷之象也四柔得正能順五剛故雖因遯

而進亦得所安曰无咎或者不敢必之辭鴻足駢連不能握木其漸于木本有咎也故必得桷然後无咎夫木豈皆桷乎桷其可必得乎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亦幸之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漸五發動爲漸之艮高阜曰陵卦變艮山巽爲高陵象也陵亦非鴻之所安但高峻而遠於人非如陸之往則爲人獲也然高燥無水亦不能成其生育之功故曰婦三歲不孕婦謂二也二五相應有夫婦之象今五與三

四互離變爲艮止不與二交故二不孕三歲離數也然變不能勝正二五之交終究必合如陵非鴻可安終必復棲於木以成生育故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上發動爲漸之蹇陸本義謂當作逵是也逵爲雲路漸之極也卦變以巽成坎巽風坎水鴻鳥乘風得水飛騰而耀其羽儀吉可知矣蓋鴻爲水鳥得水益善今風從水而在山之上雨也鴻因風雨而飛翔其羽毛光粲爲人所其仰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君子之進小人之退也小人恐君子有妨於已於其始進即欲危厲之讒言孔興自小人之罪耳於君子進止之義有何咎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無功而食人之食謂之素飽素飽則反諸心不能無愧何能衎衎和樂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無功者也故曰不素飽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其羣類而之於陸故爲人所獲不能復歸也鴻卵生而伏必於水湄蘆葦之處若孕卵於陸則不能伏是失其生育之常道也鴻之圍而警察有相保之意卦變成坤順也之卦爲觀相保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漸於木本不可安或得其桷而止之以四有柔正之德能順巽以避害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引譯 當

二五相應乃其本願三四間之願不遂矣三四不勝五
二之願得矣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雨驟風急鴻若處下則羽毛披拂有可亂之象今翔在
雲衢則風雨不能亂而人皆仰望之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歸妹初爻發動為歸妹之解初居最下上無正應有娣
之象娣從妹以歸而不敢與君匹敵者也然娣雖賤既

有陽剛賢正之德可以承事乎君如衛莊公娶於齊東
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媯生桓公是歸
妹以娣也但娣不可專正室之寵宜自守其側室之分
如跛者之行偏而不正如此以往則得吉耳初在下有
足之象兌為毀折跛也履踐也跛者足偏履偏行不能
先如娣自處於偏讓正室以先之象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歸妹二爻發動為歸妹之震二三四互離目視也兌毀
折之眇也二五相應雖眇猶能視之象也二有剛中之

德處位不正上應柔暗之主在歸妹之義宜幽靜自守
不可妄動乃其正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三爻發動為歸妹之大壯須待也六三不中不正
以柔乘剛說動而從遂成大壯女德之不淑人無取者
故須待之久竟無所歸也女無所歸惟有反歸其家以
娣姪之列從他人以于歸耳夫三居下之上本貴女也
而上無正應是人莫取也反歸為娣則兌為妾之象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歸妹四爻發動為歸妹之臨女子于歸必於仲春帝出
乎震正其期也四居震體期已及矣然震初不與兌初
相應兌為正秋如女子待嫁自春至秋猶不成婚是愆
期矣然之卦二三四復互震正氷泮桃夭之時九四以
陽變陰而下歸於二則淑女配君子而得所歸矣之卦
之象乃後來之象故曰遲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五爻發動為歸妹之兌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王姬
下嫁之象帝乙湯也湯之嫁妹其辭曰无以天子之尊

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貴而嫡諸侯往事爾大必以禮義故凡王姬之嫁必崇尚服飾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惟湯不然其嫁妹服飾從儉其君之袂反不如其娣之袂良故陰雖極貴盛如月之幾望亦無驕縱之害而吉袂衣袖也婦人所舉歛以爲容者諸侯之妻稱曰小君故曰其君之袂娣指初也初亦與二比在二之下故有娣之象良謂陽剛也五柔暗昧其袂樸陋之象初陽光明其袂良美之象三四五互坎月也月在上之中望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上爻發動爲歸妹之睽陰柔窮極而無應不能成其婚姻者也筐竹器震爲蒼筤竹也女兌爲少女也上動當與三相應乃三雖欲應上而上亦陰震體仰而中虛筐无實也羊兌之象士男子之稱震爲長男也春秋傳震有殺之象刲也血三四五互坎坎爲血卦也震上欲應兌三陰不與陰應是无血也蓋坎以中陽爲血三陰柔非血也婚姻之禮婦見舅姑必執笲棗栗腵脩之物然後成禮承筐无實是不能成禮也士必刲羊以宴饗友戚然後能娶刲羊无血是不能娶也故於歸妹之義无攸利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王公嫁女必以娣姪從之者亦恐其女之不終因以娣姪相繼耳是娣之從亦有夫婦恒久之義非不正之謂也其行不敢當正室必處偏而後吉者賤當承貴卑當承尊不可爭先以奪嫡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女子幽靜乃其常性佳匹未得不輕許人故幽人之貞於常道蓋未變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不中不正舉動未當乎理故人惡之而皆莫之取所以須待之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既愆期矣而終吉者審於擇配必待剛中之賢而後歸之於女德爲最善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湯能以儉薄之義責其妹其衣服不盛飾故不如其娣

之祑艮也所以然者由湯君帝位而有中德六五亦柔
中儉薄之風始於貴者故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震體仰而虛卦變離亦中虛虛筐之承安能成婚姻之
道哉

䷶ 離下震上 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豐初發動爲豐之小過主謂四也初本與四應然陽與
陽不相配合四與五近五亦無應於下四因引初以配

五初五陰陽相配四以陽剛爲之主如昏禮之有主人
故曰配主但初卑下不敢與五配五當與二配初雖遇
四爲之主終遲回不往以讓二必至離日之終而後往
離日自甲至癸其數十旬十日也然雖遷延至旬陰陽
必相配合可无咎其往誠可嘉尚蓋初既上與五配則
四亦可下與二配剛柔相合真明動相資之象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二發動爲豐之大壯蔀草名震爲萑爲蕃鮮爲萑葦
皆草豐盛之象三四五互兌草生澤中其豐尤盛二在

豐草之下爲所掩蔽故曰豐其蔀離爲日二處離中日
中也日中至明之候爲豐草所掩蔽幽陰如夜日中見
斗日中如夜之象也北斗星七震爲少陽之數也二有
中正之德處至明之地而上爲六五柔暗之君所掩蔽
故欲往從乎五五陰柔多疑必疾惡乎二惟積孚誠以
開發之庶幾悔悟自生而得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豐三發動爲豐之震草生水中曰沛三四五互兌澤在
也震初陽在兌澤之中草生水中也三處明極日中將

昃之時也復爲豐草所掩其闇視二尤甚非唯見斗亦
且見沬沬小星也之卦二三四互艮艮爲小石星隕爲
石故取象沬凡太陽食於日中則普天蒙晦食多則見
斗食盡則見沬故日光爲沛草所蔽其象亦如日食也
艮爲手肱也右肱所以作事震動之象也兌毀折之折
其右肱也三處明極與上六應上六柔暗足以掩三之
明三變成震叉不能中不能如二之積誠開發乃奮動
以往致遭傷害將誰歸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四發動爲豐之明夷卦變以震成坤震草蕃鮮於地以夷傷離日之明豐蔀見斗之象也夷主謂二也二居中晝爲離之主今遭夷傷故曰夷主四本與初應然陽與陽不相應夷主在下上亦無應四能與之相遇則陰陽相合而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豐五發動爲豐之革革五之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是章明顯著之意豐盛之時五以柔暗處尊位禮樂政刑漸郎衰微今五動而之革是能奮發於盛時盪奸剔弊使天下耳目煥然一新所謂豐蔀豐沛之象盡已就革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故曰來章來謂之卦也章謂革五之象也慶譽之有吉其宜哉卦變成兌動而得說慶也說在兌口譽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上發動爲豐之離豐盛之極動而從明有鶩高廣而忽卑近之意屋堂屋家室家人之所居堂屋爲外室家爲內今上六止務外飾不顧內脩故於堂屋人所見者則豐美之於室家人所不見者則蔀覆之蔀蔀草可以

警醒語

覆屋故有蔀屋茅簷之稱其鶩高廣忽卑近如此不知土木勝而人不興室家既陋其外所致飾者亦勉強耳必至家道蕭索不能見人至三歲之久將全室空虛二無所覿其凶可知蓋雷動火燥不能長久如豐富之家勉強粲室室成而家貧妻子遘姤自藏人闚其戶竟如无人及至窘甚則全室空虛無人居矣二三四互巽爲高震爲玄黃豐其屋之象三四五互兌爲毀折震爲萑葦蔀其家之象窺與覿皆離目之象无人離中虛也三歲離之數闃亦虛寂離象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陽必遇陰而後配合猶離火必得震木而後有所附麗也故陰陽果配雖俟日之終可以无咎若日既終過旬而猶不配則離火無依將成災傷矣春秋傳火起於天爲災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五皆中二志在五五志亦在二但二明而五暗故二必積誠而後能開發五之志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明既有所蔽自不能見遠原不可以作大事乃卦變成震爲奮臂以往孰知右肱遭折終不可用哉

象曰豐其沛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位於陰蔽其光也卦變坤地㓕陰之象明遭傷也四與二陰陽相合吉宜往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盛之時華去積斂動而和說是有慶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居高而自以爲明猶飛鳥翔於天際見遠而不見近豐屋自蔽之象也闚其戶閴其无人非真无人自藏於內不敢出而見人耳

䷷ 艮下離上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旅初發動爲旅之離卦變以艮成離火來焚山自上及下災也旅初遇災必有所以取之者初在下卑小之象艮苟止猥鄙之象柔暗昧弱賤之象故其旅瑣瑣不能得大體而侮辱之來乃自取也瑣瑣細小卑賤之貌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是也艮爲小石之象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二發動爲旅之鼎卦變巽爲入艮爲門闕二入在門闕之中旅即次之象巽爲近市利三倍之卦二三四互乾乾爲玉爲金皆資也艮止篤實懷其資之象艮爲少男初陰在二之下童僕之象童僕以柔順篤實爲貞初六柔順艮體篤實得童僕貞也六二柔順中正之卦得鼎旅受鼎養非懷資饒裕童僕才能者不辦故取象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三發動爲旅之晉艮爲門闕爲止旅次之象卦變坤地次爲大地也離火在上是次被焚而毀也初爲童僕與二相近與三相違初承二而不承三喪其童僕矣九三過剛不中居位雖正亦可危厲處旅之義貴柔順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四發動爲旅之艮艮止也止於旅中處而不去之象二三四互巽爲近市利三倍資也三四五互兌金在離火之中鍛錬其刃下有巽木入而貫之其器爲斧故曰

得其資斧處旅之中得資則不窮窘得斧則器用利備可以無顧慮矣然旅終非可久之道反之於心自不能快之卦二三四互坎坎為加憂也九四居位不正故憂不能免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五發動為旅之遯離為雉卦變成乾乾健而動面發矢之象乾為金矢鏃也以乾易離離變從乾射雉而亡之也乾之數一以一矢亡之也乾為君五為君位人在旅中得遇至尊欲自求通然必執贄而後得見士之所

執者雉也故射雉獲之則得贄以求通於君始雖寄旅終得爵命之榮矣三四五互成兌口譽命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上發動為旅之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卦變震木鳥在木上巢也離火發動焚其巢也上九過高極亢動則招尤故於旅人則為先笑後號咷之象旅人得居上位如鳥之巢於極高意得志滿不知有禍故笑及災害並至栖栖無所依歸如鳥巢被焚哀鳴咣咣故號咷也笑與號咷皆聲自口出者三四五互兌口離變震聲笑兌說之聲也故在先號咷震恐之聲也故在後純離為牛以震毀離喪其牛矣皆由上九過高而動無其難其慎之心致以震易離而喪牛也凶可知矣蓋旅處上位先樂後哀皆因高亢太過喪其柔順之故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君子處困而亨雖羇旅不得志常懷經綸遠大之心卑污之行所不屑也旅而至於瑣瑣則其志無復遠大之圖矣侮辱之災自不免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寄旅在外童僕柔順則無拂意之事童僕篤實則無盜竊之虞即次懷資俱藉其力雖旅之久終可无尤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次舍以為居童僕以供役皆旅之不可無者焚次之傷出於無如何也童僕之衆乃所自畜今以與二三竟遠之而不有其於旅之義已喪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陰位非其正處所不當處也故資雖裕器雖利於心終不快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雖有爵命豈能逮及於旅人五能射雉以求見故其聞譽上通於君而君之爵命亦下逮於五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柔順謙允處旅之義在上而亢義當焚也旅人如火之行故曰焚蓋極形其逃奔之速旅欲免焚惟守其柔順而勿喪斯可矣今以輕易而動喪失其牛雖被焚終莫悟其所由也
☴☴ 巽下巽上 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初發動爲巽之小畜陰柔無應於上欲進不能處於極下欲退更無所之故爲進退不果之象巽爲進退爲不果也然卦變成乾乾體剛健果斷有武人之象巽初能用之則以剛濟柔以斷決疑理所當進雖千萬人吾往理所當退雖禍寬博吾不惴焉斯爲得正自無不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二發動爲巽之漸卦變成艮艮以二陰載一陽巽木所成有牀之象之卦二三四互坎坎爲隱伏鬼祟之象巽入也鬼祟入而隱伏在牀下則睡寢不安宜有咎也能用史巫以禳祓之則鬼神不降凶而降吉可以无咎二三四互兌兌爲巫史亦巫類春秋傳周有內史過虢有史嚚與季梁曰祝史正辭皆祀神之官紛若者祝神之辭不厭詳悉史而又巫告語煩多兌爲口舌之象二有剛中之德無應於上必得人以達其誠然後讒邪不能入故取象如此
九三頻巽吝
巽三發動爲巽之渙頻頻蹙也三陽剛得正居下之上

乃四以陰乘之三承四下不得不勉强以順四故雖巽而常懷頻蹙志意不舒卦變成坎坎爲加憂之象也以陽承陰自可羞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四發動爲巽之姤乘剛無應宜有悔也柔順得正能巽乎上悔可亡矣三四五互離離爲甲胄戈兵二三四互兌兌爲澤甲胄戈兵入於大澤田之象也離之數三故曰獲三品三品者上殺爲乾豆中殺爲賓客下殺充君之庖離日燥之巽木盛之乾豆之象乾尊而貴來居

上體賓客之象巽木離火烹飪之事兌君庖廚之象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五發動爲巽之蠱當巽懦蠱壞之時下無應與宜有悔也然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更除其積弊故吉而悔可亡所更盡出於正令出民從无有不利始雖巽懦以致蠱壞終能脩廢舉墜復歸於治不是无初而有終也但其所更雖中而且正不可急遽以行宜如盤庚遷殷於未更之先申明其令使下皆知上之所更而不敢悖及既更之後不敢遂謂民之皆從又宜如盤庚既遷奠

厥攸居必再申其命令使民確守而不敢易其所更乃吉也蠱彖辭曰先甲後甲此曰先庚後庚者蠱事之已壞治蠱者貴於創甲以創始爲義故文王借太甲以寓意也巽而之蠱事之將壞治巽者貴於因庚因其弊而更端之故周公效文王之意有借於盤庚也三日者離之數三四五互離也離之數所以三者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是離居三也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云三日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有取乎離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上發動爲巽之井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以陰載陽亦有牀象卦變成坎坎爲盜爲隱伏盜入而隱伏在牀下人不能覺其竊物甚易故資財器用盡喪雖貞亦凶之道也巽爲近利市三倍資也二三四互兌金三四五互離火兌金之口入火鍛鍊巽木貫之斧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人之意志疑則亂決則治陰柔無主故疑而不能斷其志亂乾剛能爲故堅確無所移其志治陰陽之情概可見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言辭繁多似失中道然告神之詞不厭乎詳禮有以多爲貴者其紛若之吉得中之謂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剛正之才豈甘處陰柔之下然迫於不得已故頻蹙吝吝其志困窮已甚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獲禽之多其田爲有功也四時之田原以去害害去則於人爲有功蓋六四陰柔有爲物害之象

象曰九五之吉以中正也

有其德則所更者無不善有其位則所更者無不從故吉、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陽剛在上志意窮極不復堤防故盜得入在牀下也至資斧皆喪其凶不待言矣

☱☱ 兌下兌上 兌

初九和兌吉

兌初發動爲兌之困處兌之初上無私應與二相遠不

近小人故無阿比無乖戾率乎性情之正熙然與人相和說也吉可知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兌二發動爲兌之隨二與三近宜有悔也然陽剛居中孚誠之象五亦剛中有孚二五孚誠相說則二不與三比故吉而其悔可亡

六三來兌凶

兌三發動爲兌之夬兌爲少女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居四陽之間妖冶之容諂媚之口足以來致上下之說女德如此凶可知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兌四發動爲兌之節九四以陽居陰下比六三上承九五四陰則與三合九剛又與五同故欲商所兌未知適從憧擾在心不得寧息也然三柔邪五剛正四必介然自守疾柔邪而決去之則所兌得人而有喜矣商兌口之象不寧三四五互巽巽爲不果之象之卦二三四互震震奮剛介也卦變成坎坎爲心病疾之也喜兌說之象

九五孚于剝有厲

兌五發動爲兌之歸妹陰柔在上能剝陽者也五與之近卦變成震以說而動是五不知上之能剝己而反孚誠以與之其有危厲必矣

上六引兌

兌上發動爲兌之履陰柔在上進極當退說極生悲將也下又無應人莫之說乃爲不正之行誘引諸陽以說己上居卦之外如市女倚門賣笑不自知其色之將衰也不言羞吝而羞吝可知

觀之令人物然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處說之初。猶未失其性情之正。故所行無乖。衆人皆信之而不疑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五之志。本相孚合。二能剛中以與五。五亦剛中以與二。其志相信。無有偽妄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陽有正應。可以却外來之強暴。三以少女之體。不中不正。上無正應。居諸陽之間。故諸陽群來說之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疾惡柔邪。以事中正之君。非四一人之喜。天下皆將被其澤而有福慶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本與二相孚信。乃不孚於二。而孚於剝者。以五之位正當上六之下也。五承乎上。上復引之。五故信之深而有厲。夫二剛亦承乎三。三柔而三柔不能剝二剛者。蓋三柔居四陽之中。其情分不專於二。二故能絕之以孚於五。若上六一陰。其情專在於五。舍五無所於剝。故曰位正當。惜五之中正。而受剝實出於無可如何也。

精義渙發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陽無說。已者亦可以已矣。乃多方以引誘之。上之柔媚已甚。故曰未光。

☵☴ 坎下巽上 渙

初六用拯馬壯吉

渙初發動。為渙之中孚。渙散之初。能即拯之。復得壯健之馬以濟。可以不渙而吉。初動當與四應。四與三五互艮。艮為手。與二三互震。震起也。用手以起之。拯之象也。

坎於馬為美脊。美脊則壯可知。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二發動。為渙之觀。机所憑以為安者也。二三四互震木。坎為矯輮。初陰二耦。為足。机之象也。震足動奔也。坎為隱伏。憑於机也。周禮太宰享先王贊玉几。蓋渙有假廟之象。觀有盥薦之義。故當渙時。能奔而憑依乎机。是能享帝立廟以收渙者。何悔之有。九二不正。處於陷中。上無正應。本有悔也。然之卦得觀。故有能萃渙之象。而悔可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三發動爲渙之巽渙散之時必得正應而後可濟渙初二四五俱不相應惟三有應三當出險之時復得上九陽剛之才以應之故三卑巽以求上而爲渙其躬之象躬謂鞠躬罄折極其卑巽也三雖陰柔猶在坎陷不能濟渙然能卑禮以求應自可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渙四發動爲渙之訟四與三比與初應三陰相與有羣之象蓋女三爲粲獸三爲羣故三陰亦言羣然四雖與三比而巽體雖與初應而不應爲能渙散其柔邪之羣以比剛中正之九五元吉之道也四與三五互艮艮爲山山半爲邱四居艮山之半得與五相近陰柔得近陽剛依之如山嶽其匪等夷所能思及者四與初三同爲陰柔等夷也初三俱在坎陷四獨有邱而乘之故匪初三二陰思慮所能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五發動爲渙之蒙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濟渙者也故於人心渙散之時宣著其命令大聲疾呼以收拾人

心其命令之遍及乎百姓如汗出之浹洽乎一身也汗坎水下流之象號巽爲命令爲風命令之宣如風之號也然當渙散之時下民無主則無所依歸五當王位既出命令以曉諭之尤必居正王位以爲之主民渙方知所歸而无離散之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上發動爲渙之坎坎爲血卦有所傷害也渙極入陷傷害之象故爲渙其血然居卦外而不用事因有傷害而去之高蹈遠引出往遐逖之方又誰得而傷害之者可以无咎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方渙之初即往拯之人心猶未大散其事易濟無所拂逆故曰順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處坎中欲濟乎渙坎爲勞卦勞則思安故奔於其机得所憑依而安爲得願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陰柔思得陽剛以出險故卑躬以求之志在上九故也

上居卦之外故曰外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心蔽於柔邪則闇昧而不光明心牽於私係則狹隘而不廣大四能渙去初三二陰由其心之光明廣大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民心渙散不知有王矣九五陽剛中正以居王位正其名分以收人心自无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當渙極入陷之時高蹈而遠去之非其石隱乃以遠害

也

☱☵ 兌下坎上 節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初發動為節之坎初在內體之下上與四應三四五互艮艮為門闕初欲應四二陽間之初知難進故謹密不出為不出戶庭之象門在外戶在內初在內體故取象戶又雙扇為門单扇為戶初陽奇戶也庭在戶之外門之內不出戶庭則謹密之至不妄動以招尤可以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節二發動為節之屯三四五互艮為門闕二與五不相應欲出無所之為不出門庭之象蓋之卦為屯動即遇險二雖有剛中之才阻於其時寸步不能展凶之道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三發動為節之需節者有一定之限制不可多亦不可少必中正而後能通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能盡節之道故凡事無節而致困窮嗟歎怨望將誰咎哉嗟兌口動之象

六四安節亨

節四發動為節之兌陰柔能正卦變和說以此上承五下應初其節制度数皆自然而然無所勉强故曰安節其得亨通固其宜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節五發動為節之臨陽剛中正當位以節者也制度能通天下之情法則可建萬世之極故其節甘而不苦如大禹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皆出乎心之所樂故雖節而甘

其吉宜矣率此以往不可嘉尚哉卦變成坤其坤土之味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上發動爲節之中孚陰柔闇昧處節之極知節而不知禮故爲苦節守此爲正物所難堪已亦太苦凶之道也然之卦得中孚若果中有孚信節雖苦人共信其無他悔可以亡中孚全體似離苦離火之味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陰陽雖正應必志意交通無所阻塞然後可出而應之

今二隔於上不通而塞若初遽出以應四必爲二所嫉忌故以謹密不出爲无咎也又兌者坎水塞其下流之象今變爲坎是澤而疏通其下流澤水將不能節止矣故必謹密不出乃无咎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有剛中之才之卦遇屯正可出以濟之乃以上無正應遂隱避不出坐失時勢爲已極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因不能節而致困窮非有累之者雖怨天尤人其咎將誰歸哉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節必中正而後能通六四正而不中亦得亨通者以能順承九五五有中道四可藉以亨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能受和以其得中央之味也五有中德故所節無太過無不及如甘之味人皆說之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處節之極極則窮窮則苦苦則凶矣卦變之中孚其體似離離火炎上窮極之道

䷼ 兌下巽上 **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初爻發動爲中孚之渙虞虞祭也中有孚誠而之卦得渙取假廟之象以虞祭爲言蓋既葬而虞所以安死者之魂氣使不散越也上大夫之虞用少牢兌爲羊也初與四正應三四五互艮乾鑿度以艮爲鬼門宗廟之象喪禮既虞卒哭則祔主於廟二三四互震爲長子祔主於廟祭必長子也虞爲喪禮之終祭禮之始艮

成始成終之象故虞則得吉但祖考魂氣方散爲虞以安之必專一其誠神乃昭格若有他念則精誠不一魂氣爲之不安矣燕安也中孚之初有誠意不懈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中孚二爻發動爲中孚之益卦變成震震爲鵠又爲善鳴與鵠同類而善鳴者鶴也鶴居於水兌澤水也鳴鶴口動成震聲也二陰位九居之故曰在陰子謂五也之卦二三四互坤坤爲母母鶴也三四五互艮艮爲少男子鶴也二五皆中實有孚而二在兌口之中聲由中出

天機相感其子自然和之猶之君臣精誠相通臣雖在幽隱君有好爵必旁求以靡之靡與縻同謂係也巽爲繩之象我與吾五君自稱也爾謂二臣也鶴以母子對言則母陰子陽二爲母而五爲子爵以君臣對言則君尊臣卑五爲君而二爲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三爻發動爲中孚之小畜三變成乾乾剛健欲進四以一陰畜止之欲進不能爲得敵之象謂陰與陰敵也於是無所用其孚誠而動靜無常憂喜不定爲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象欲進不得進也二三四互震震爲鼓擊鼓欲進也三四五互艮艮爲止罷止不得進也之卦三四五互離爲目澤水動於目下泣也不得進而憂也兌口和說而動歌也喜變乾剛有可進之勢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中孚四爻發動爲中孚之履巽兌二陰合爲中孚陰之盛也而六四得位尤爲極盛月望則陰盛故六四爲月幾望卦變成乾乾爲馬匹配也合也四本與三合今動變陽有與三相匹配之意然四五陰陽本相配四能絕

三以從五爲馬亡其匹而上行之象去陰從陽故得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中孚五爻發動爲中孚之損二五剛中相與孚信信由中出則其信固結而不可解卦變成艮艮止篤實上止下說亦孚誠相繫也故爲有孚攣如攣手相握而不開之意三四五互艮手卦變又艮兩手相握攣如之象君臣交孚同心一德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中孚上爻發動爲中孚之節翰音雞也巽爲雞雞欲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巽上發動如雞振羽之象中孚以實爲貴上居卦外有聲無實如雞雖有羽本不能飛何由登天今勉强登高欲使其音登于天務虛聲而不務實行常凶之道也

象曰虞吉志未變也

虞者喪禮方卒始行祭禮其哀痛廹切之志猶未變於其初故能誠意專一以安祖考魂氣而獲吉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五居上二居下以上和下恐非心之所願然二以中感故五亦以中應如鶴既爲子母所居雖有高下其和實出中心之願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欲進又止才弱志剛以陰居陽位故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與三本陰類四絕三而上從五故如牝馬從牡雖有匹在下亦亡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而在君位故能與剛中之臣相孚固結而不可解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巽爲長然聲聞過情可暫而不可久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初六飛鳥以凶

小過初爻發動爲小過之豐飛鳥全卦之象卦變成離離爲網罟鳥飛而網罟麗之凶可知矣蓋初本止體應四而動四不中不正往必見害故其象如此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小過二爻發動爲小過之恒祖者男之尊稱三陽居下體之上祖也又乾鑿度艮爲鬼門艮又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皆祖之義妣四也妣雖女之尊稱實居祖爻之下四陰位在上體之下妣也君震也震爲長子帝出乎震震可以稱君也臣即二之本位也二動當與五應陰與陰不相應二因過三而遇四是過其祖遇其妣也然四在震體上與五比下與初應豈二所能久遇哉二既不得與五應又不能與四遇是震體非二所可及爲

解象 亦爻

不及其君矣二動無所之必退居本位與三相遇陰陽同體相比以止於內與卦不宜上宜下之旨正相合可以无咎也凡曰遇皆不期而會之謂二與三四陰陽相遇皆非正應故俱曰遇二三視五俱有君臣之分故曰其臣上三其字對二言下一其字承君言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三爻發動爲小過之豫小過之豫乃過於豫樂之象人情過於豫樂必生驕淫之心必兢兢戒謹以禮義防閑之庶可免害若防閑少疎則流而爲驕奢淫佚衆人皆疾惡之戕害之來有由然矣艮止於內有防之象之卦三四五互坎有戕之象或疑辭二三四互巽爲不果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小過四爻發動爲小過之謙小過之謙正合行過乎恭之義且卦變成坤動而得順故自无咎九四以剛居柔上承六五五無應於下必與四合故曰可弗過而自與五相遇若四過而往求五是以陽求陰以下干上反有危厲不可不戒但以陽承陰而與之遇有過於謙卑之意在小過之時可以无咎若君子致恭於人必近乎禮當過則過當往則往弗過戒往之謙勿用永守以爲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過五爻發動爲小過之咸咸感也以小過感人人必不信故爲陰倡而陽不應之象震爲雷雷動於上不見坎水故曰密雲不雨卦變成兌艮爲山山澤之氣上升於天有密雲之象之卦三四五互乾乾爲天也兌正秋之卦在西方雲氣自西而東陰倡而陽不應也五爲君

位倡而不應不得不弋取二陰以助已故又曰公弋取彼在穴五雖尊而陰柔故不稱君而稱公弋以絲繫矢而射二三四互巽爲繩直也山中虛空之處爲穴二居艮山之中互巽爲入反觀似兌如穴口以繩直入穴口弋取之象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小過上爻發動爲小過之旅陰柔在外窮極無所遇惟如羈旅之象行而不留過之而已全卦有飛鳥之象卦變成離離爲網罟鳥飛在上網罟離之非唯無所遇欲

過亦不能凶可知矣非災眚而何災由天生離火在上也眚自人作離火於人爲心一切眚異皆由人心生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鳥飛不止必投網羅雖欲避之不可盡避然則初將如之何哉必如夫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止則凶可免矣

借初之柔闇不能覺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道宜下不宜上上則有震主之嫌二爲臣道寧退歸與三相遇以臣不可過乎君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以逸豫之過而受戕害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陽居陰而順承乎陰所居之位爲不當矣且猶不敢往以過之惟聽五之自來相遇是謙卑太過非君子中庸之道不可以長久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在上陽在下陰不可以倡陽陽不可以隨陰故陰已在上惟密雲而不雨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柔處上高亢過甚不能審於接物知已而不知彼是利而不見害故無所遇而凶也

䷾ 離下坎上 既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初爻發動爲既濟之蹇蹇者足不能行也車而曳其輪狐而濡其尾其蹇可知矣二三四互坎坎爲輪爲曳初與二比與四應曳其輪也卦變成艮艮爲狐二陽爲首初則其尾也四居坎水之下初與四應濡其尾也

當濟之初而得蹇難能止於下而不濟雖非吉利亦可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既濟二爻發動爲既濟之需需者待而不進之意婦喪其茀必需不能進然離火炎上乾健知險需久則必進故曰勿逐七日得離爲中女婦也茀者車之蔽詩曰翟茀以朝翟茀離爲雉之象又離有旗之象故春秋傳史蘇以震之離與離之震爲車脫其輹火焚其旗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如旗之動亦離象也喪其茀謂以乾易離

也乾爲良馬有追逐之象勿逐戒之也七者少陽之數日者離之象陰陽進退之數陽老則退陽少則進乾爲老陽故需而不進需久至少陽之數自進而能有濟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三爻發動爲既濟之屯時已既濟卦變震動而之乎屯難爲伐外國昏亂之象高宗殷之賢王九三剛正之象鬼方幽險之地二三四互坎之象離爲甲冑戈兵伐也三年離之數克之謂火炎水乾三四五復互成離火能勝水也小人上六陰柔也三與上應若任用之必

至凶敗故戒以勿用也既濟之時重剛不中武威雖遠播中國必虛耗故象傳曰憊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四爻發動爲既濟之革革有所改革也既濟之時治平無事人忘戒備不知法久則弊生治極則亂萌六四柔正知備於治法之中弊亂將生者即改革之其補苴罅漏之心如乘舟之繻有衣袽而猶終日戒也繻細密之羅以柔居柔其象漏極細密也之卦三四五互乾乾爲衣袽衣之弊敗者卦變成兌兌爲毀折也二三四本互坎水今之卦二三四互巽木木在水上舟也故取乘舟之象祭舟細密如繻又有衣袽可以塞漏而猶終日戒備不敢踈忽正既濟之時搜求弊壞而改革之意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五爻發動爲既濟之明夷坎離日月也日生在東月生在西故以東隣象離日西隣象坎月離日君也今在地下夷傷其明反不如坎月爲臣之光將升地上也以祭祀言之者本義謂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曲而隱卦變成坤坤爲牛之卦三四五互震震爲殺見國語

五變坤以應二東隣殺牛也禴夏時之祭離於時爲夏五與離二相應也禴祭以聲爲主之卦五與三四互震聲也九五陽剛中正必能盡誠以祭物雖薄其受福之實有獨厚者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上爻發動爲既濟之家人卦變以坎成巽陷而入於水也卦上爲首故曰濡其首既濟之極終亂之時其象如此危厲可知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知難而退止乎其不得不止處下之道義當如此雖無
所濟亦无所咎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柔順中正故能守已以需不如良馬之逐終能得時以
進成其既濟之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於既濟之時用剛不已以中國之全力征幽險之蠻夷
需時費日至三年之久雖曰克之而中國之困憊亦已
甚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心放縱則無事可憂心敬畏則無事可玩四惟常存疑
懼之心雖無獘端可革而猶終日戒備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日雖明變而在於地下其時不能受福矣月升於上天
下之人舉被其照故曰實受其福是吉大來也月漸升
如來之象其升愈高其光愈大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物窮必變治極當亂既濟之終至濡其首必至危亡何
能久存也

䷿ 坎下離上 未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初爻發動爲未濟之睽時當未濟後加睽違其不
能濟可知荀九家易坎象亦爲狐三其首初則尾也初
在下亦小狐之象小狐不知坎水之深初濟即濡其尾
可吝之甚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二爻發動爲未濟之晉卦變以坎成坤坎爲輪坤

爲地輪陷在地不進也坎爲曳故曰曳其輪九二剛而
得中雖未能正然於時未濟自曳其輪而不敢輕進自
守如此正而吉之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三爻發動爲未濟之鼎陰柔不中不正居坎之上
是將出險而三四五復互成坎九四亦不中不正乘而
陷之故征則必凶也然卦變以坎成巽巽木坎水有舟
楫之象舟楫不可以陸行而可以涉川故涉大川則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光孚解得好

未濟三爻發動爲未濟之蒙不中不正而居近君之位宜有悔也然以陽剛之才輔陰柔之主能守其正自獲吉而悔可亡蓋五旣柔弱四不可不以威武濟之之卦得蒙外國蒙昧昏亂之象故亦曰鬼方震奮動也之卦二三四互震伐離爲甲冑戈兵也三年離之數大國之卦三四五互坤坤爲國邑也四居大臣之位能以陽剛輔柔主揚威塞外故論功封爵而賞以大國爲公侯也旣濟言高宗而此不言者高宗之時非未濟也旣濟云三年而此亦云者屯蒙俱天時之亂必積久而功乃成

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未濟五爻發動爲未濟之訟未濟之時以柔居尊無濟世之才有悔也然能下應九二得剛中之賢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乃爲君之正自吉而无悔五離日也二坎水也日照水中徹底澄清光華煥發正如君子心體明白著現於威儀文詞之間光輝甚盛也然水日之光恐成虛假今二五皆中是其光有孚故自獲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上爻發動爲未濟之解未濟之極之卦得解將濟之時也時將濟則天時人事皆有必然之期當從容以俟之則可无咎曰于飲酒如需大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之意上與三應三爲坎水酒之象也然將濟之時雖可期必若不能從容宴樂以俟而勇往以求濟如小狐涉水而濡其首反不能濟矣曰有孚失是者謂時濟雖有孚將失之而不能濟也蓋離火在上而躁動有急於求濟之象上爲首與坎三應濡首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未濟之初之卦後睽其不能濟雖庸人亦知之初六柔闇竟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至濡其尾亦不知之極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本不可言正二有中德中則所行自不偏倚如有德之人雖處紛華靡麗之場乃衆人皆濁而獨清衆人皆醉而獨醒故二曳輪不進由其無干祿求利之心則所行自正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爻位皆不當獨於三言之者三多凶也蓋以陽居陰

為君子失位其害猶淺以陰居陽乃小人得志禍不可
言矣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輔柔弱之主靖患禦侮大臣之志也陽剛震奮功蓋寰
區列土分茅謹守臣節其臣世之志大行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日照水明其光散越暉也漢上朱氏謂暉者光之散管
輅曰日出為光朝日為暉蓋水中掩映惟朝日初出其
光尤散越故君子之光輝著見亦猶朝出之日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者欲其宴樂以需時也乃求濟太急致濡首之傷
是不知飲酒之禮必從容揖讓有一定之節度遂放流
至於濡首與小狐之汔濟何以異哉

周易原稿解卷之七終　次男斯廊印堂甫校刊

周易原稿解卷之八

會昌胡

子繫辭上篇第八

此夫子統贊三聖之易之辭也夫子深見易道之
無窮而彖傳象傳不足以盡其蘊又別為贊語筆
之於書繫於周易之後漢書因名之曰繫辭後人
以太史公有易大傳之稱乃謂之為繫辭傳今玩
其文辭繫辭非傳也贊也故删去傳字止名繫辭
上下篇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

此贊伏羲奇耦二畫本諸天地也天尊地卑二句是總
冒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頂天地而言貴賤剛柔吉凶變
化頂乾坤而言蓋伏羲未畫卦之前仰以觀於天文俯
以察於地理見天以純陽之氣積於上而為尊地以積
陰之氣沉於下而為卑因畫一奇以象天名之曰乾畫
一耦以象地名之曰坤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觀

羲皇畫卦以前民用原極簡易

天高則陳於上而爲貴地卑則陳於下而爲賤知奇爲貴而當位乎上耦爲賤而當位乎下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者天之常惟其剛故常動靜者地之常惟其柔故常靜而奇之動爲剛耦之靜爲柔可因之而斷矣東西南北天地之方也西南爲陰則陰氣以類而聚東北爲陽則陽氣以類而聚飛潛動植天地之物也陰物則與陰類爲羣而不雜乎陽陽物則與陽類爲羣而不雜乎陰夫有聚有分則有當有否當則吉否則凶而卦體中奇耦之當否吉凶由此而生矣天道資始萬物因之而成象地道資生萬物因之而成形於是因奇耦之立以成揲蓍之法而陰變爲陽以耦而成奇之象陽化爲陰以奇而成耦之形由此而可見矣此贊奇耦二畫而不易交易變易之理俱在其中乾坤既定之後貴賤之位剛柔之斷此其不易者也吉凶之生則其交易者也變化之見則其變易者也因其不易之理而知其有交易之殊見其交易之殊而因以神其變易之用伏羲畫卦之事如是而已不言奇耦而言乾坤者乾即奇坤即耦也奇耦乾坤之象乾坤奇耦之名其實一而已貴

賤者乾坤之分也凜然而不容紊故曰位剛柔者乾坤之情也判然而不可混故曰斷方以類聚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帝出乎震齊乎巽之類皆陰陽各有其方其氣各以類聚也物以羣分如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皆物各有其羣也吉凶生者伏羲觀於類聚羣分之衆有當有否而見卦中奇耦之聚分亦有當有否故於其當者則以吉名之如比泰諸卦是也於其否者則以凶名之如否剝諸卦是也卦畫卦名既立然後觀於萬物之消息榮枯總此一氣氣聚於天則屬陽而成象氣凝於地則屬陰而成形且循環迭運或化其形而生象或變其象以成形於是制爲揲蓍求卦之法定其七八九六之數而變化之用見贊奇耦二畫必極之名卦之吉凶揲蓍之變化者吉凶奇耦之吉凶變化奇耦之變化也蓋有其不易者而奇耦之體以立有其交易變易者而奇耦之用乃神成象不單指在天之象凡乾道所資始在物有可見者皆謂之象以其屬陽故曰在天成形不單指在地之形凡坤道所資生在物有其器者皆謂之形以其屬陰故曰在地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贊伏羲因奇耦二畫而作易即交易之謂也一與一交爲摩摩從手乃撫摩摩擦之義凡物不相親必撫摩之而後親故剛柔未交之先必摩而後交及既交之後氣相團結不能成象又必摩擦之而後出如一奇一耦剛柔判然也柔必撫摩乎剛而後剛與柔交剛必撫摩乎柔而後柔與剛交也乃剛既與柔交柔即摩擦乎剛以上生一剛則成離日之象柔既與剛交剛即摩擦乎柔以上生一柔則成坎水之象推之剛與剛摩柔與柔

摩而生八卦皆有摩擦而後出之象故不曰磨而曰摩盪推盪也如水之旋轉相推盪也八卦既列旋相推盪以成六十四卦如乾象既立坤與乾交爲泰震即推盪夫坤而與乾交爲大壯兌又推盪夫震而與乾交爲夬坤爲震推復下從乾爲否震爲兌推復下從乾爲无妄兌爲乾推復下從乾爲履循環相推以至六十四如水之周旋動盪故曰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贊卦象既立造化生物之功皆具於易即變易之謂也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當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震陽在內陰在外雷也霆電也春秋穀梁傳曰電者何霆也爾雅又云疾雷謂之霆說文又釋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從雨廷聲蓋電激則雷疾疾雷之餘其聲必鈴鈴不歇若電不激則雷不疾雷不疾則聲亦無餘所解雖不同其實一也故霆即電爲是雷光本陽其閃爍在密雲之外離陽在陰外電也鼓動也寒陰凝閉萬物不生雷霆以鼓動之所以奮其始也風雨以潤散之所以暢其機也運

之以日月經之以寒暑所以成其終成其始也日月晝夜也寒暑四時也萬物之生既得雷霆風雨之施必晝變其形夜變其體春生夏長秋成冬實然後造化之功足其在卦象則說卦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熯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即此節之義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與泰同契用 水契精妙

此贊萬物之生男女所由成其道不外於易也天下之
物俱有男女男女之分實本陰陽而乾奇爲陽坤耦爲
陰故得乎乾之道者則成男得乎坤之道者則成女也
男女有形之物本陰陽合撰而成乃其道有分者葢男
女媾精之時男强女弱則陽實陰虛女强男弱則陰實
陽虛以實陽激虛陰陰開包陽陽在內而爲主其道成
男以實陰衝虛陽陽開包陰陰在內而爲主其道成女
若陰陽俱實陰陽俱虛不能激衝則不能生成故震坎
艮三卦爲男皆一陽爲主以實陽激虛陰也巽離兌三

卦爲女皆一陰爲主以實陰衝虛陽也陰陽衝激必由
外入內震巽陰陽最强而實其激衝直至底故爲長男
長女坎離陰陽不和其激衝至中而止故爲中男中女
艮兌陰陽稍弱而虛其激衝在外不能入內故爲少男
少女長男長女生意深厚體故多强少男少女生意淺
薄體故多弱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陽爲氣於男女屬知坤陰爲血於男女屬能故得乎
乾之輕清則自然知乎大始得乎坤之重濁則能作成
乎物大始之大讀作泰如大初大上大極之大大始者
陰陽始判萬物未生上天之命於穆難知唯乾陽與之
一氣相通自然契合不假思慮如孩提知愛少長知敬
所謂良知也作如營建造作之作物之始生雖有形質
不能長成必藉陰血以作成之如目得血而後能視耳
得血而後能聽手得血而後能持足得血而後能行皆
坤陰有以作成之所謂良能也孟子言良知良能其根
源實本諸此此曰乾坤與乾道坤道微有不同乾道坤
道以所主而言也此曰乾坤大概以陰陽二氣而言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贊乾坤知能之在男女者極無爲而自然也乾陽之
氣輕清瑩徹未落形質之先如鑑之空如火之明物來
自照不假思索之難是以易知也坤陰之血重凝固密
既已成形之後如水之滋如澤之潤物自作成不須煩
雜之勞是以簡能也此易知簡能之理天地生物時卽
全付予之孟子言性善情善才善皆本諸此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解得融合貫通

此因人皆有知能之良多爲氣拘物蔽不能如乾坤之易簡故教之學乾坤之道以崇德廣業即所以作大象傳之意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謂人能效乾坤之易簡則於理易知於物易從也效乾之易不外於自彊不息效坤之簡不外於厚德載物自彊不息不過一極健之功是至易也然欲用去氣自清其於事物之理過之如逐故物渙然冰釋無有所疑故曰易知厚德載物不過一極順之能是至簡也然無好險無詐僞其於倫類之衆待之如出一體坦然相與無有忌刻故曰易從心體

既明所知甚易則舉措動靜自與理相親有所依着而行不至違背是有親也物情既順所從甚易則宜猷分職各盡其才自然建樹豐功有動績可紀不至廢弛是有功也有親則道明德立堅固不移是可久也有功則綱舉目張政治厥安是可大也由自彊不息積而至於可久此理已實得於心而能易矣是賢人之德也由厚德載物充而至於可大此理已無遺於事而能簡矣是賢人之業也不言聖而言賢者聖人無爲自然不須用力此節乃由賢希聖之功正賢人之事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贊人能由賢希聖其易簡一如乾坤也乾之易無思無爲渾然一理即中庸所謂中也坤之簡感而遂通無所乖戾即中庸所謂和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凡萬事萬物經權常變之理皆出諸此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可以與天地參之謂此章由伏羲作易之事而及天地生物之功又由生物而及男女由男女而及知能由知能而溯其理則本於易簡於是教人學易簡以

造其極可以爲賢爲聖原原本本從頭說下序次井然不亂非夫子學易之深體易之極焉能親切如此及後子思之作中庸孟子之作七篇其言性命之原皆出於此至其詞句之風韵神味之深長的爲贊語無疑○此第一章贊伏羲之易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贊文王彖辭所由作也聖人謂文王文王在羑里之中操心危慮患深知人世禍福之幾不外陰陽進退之道故將伏羲六十四卦之象陳設布列反覆詳觀見其

時有消息體有純雜德有善惡位有當否吉凶之理從此而判亦既體之於身以處憂患矣又恐後人昧於其故因繫以彖辭明告以吉凶使人人知所趨避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贊周公爻辭所由作也不明言周公者周公爻辭之作原以成文王之志文王觀象繫辭止統明全卦之吉凶未及各爻之變者蓋有志未逮也故周公又析觀爻象見揲蓍之數六爲老陰當變爲陽是變者柔推夫剛而生也九爲老陽當化爲陰是化者剛推夫柔而生也

剛柔相推則得失憂虞之象趂於其中此爻辭所以作也相推如相挨相擠之意六變爲七柔退挨剛剛進擠柔是剛柔相推也九化爲八其相推亦然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與下節皆贊彖爻辭之善也吉凶兼彖爻辭言悔吝至三極之道單指爻辭失得謂事物憂虞謂人心彖辭統觀全卦其陰陽奇耦皆有一定故於事物之吉凶有失得之象無憂虞之象其憂虞存乎人而已爻辭繫於其動陰陽變化未有定機可以轉移故復加以人心憂虞之象其牖民覺世之意尤深切矣此數彖字與設卦觀象之象不同與三極之道道字同一例悔者事已過而追悔吝者當其事而羞吝人能知悔則能改過遷善而趨於吉若當事之時安意肆志則可羞吝而向於凶虞安也謂安肆而不知憂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變化陰陽動而未定之謂剛柔陰陽動而已定之名陽動則退陰動則進故六變爲七是進之象九化爲八是

退之象至六已變爲七七爲剛剛則陽明可用晝之象也九已化而爲八八爲柔柔則陰晦宜藏夜之象也六爻之動即承變化剛柔而言三極之道則夫子深贊爻辭之妙乃天地人三才極至之理其感召之機全在人心有莫之爲而爲者蓋文王繫彖但觀卦象以明吉凶猶未盡通變之用周公觀於六爻之動而繫以辭則天地變化之道人心轉移之機俱在其中故其道足以立天地人之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此贊君子學易之功也易之序卽文王上下篇序卦之義居平居無事之時也文王繫彖攷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列定其序以明消長進退之機窮變通久之道人能遵循弗違則樂天知命日用動靜之間自無邪妄僥幸之心中庸所謂居易以俟命之學也若夫周公爻辭明陰陽之變動著人心之機微理無一定辭故屢遷必宜樂而玩之使此理熟悉於心胸不至凝滯則經權常變感而遂通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贊君子卜筮用易之事也此居字對下動字解謂遇六爻皆靜之卦也蓋爻動稱之故不動稱居象謂卦象辭則彖辭也君子揲著遇六爻皆靜之卦既觀其象又玩其辭象有善惡則知其事之善惡辭有吉凶則知其事之吉凶所以用文王之易者如此此夫子彖傳之所以作也若遇爻有動變之卦則既觀其變又玩其占變有當否則其所行之當否可知占有從違則其所依之從違可悟所以用周公之易者如此此夫子小象傳之所以作也至於文周繫辭其道本與天合君子所行必求合乎易則能合乎天故天自佑之而吉无不利○此第二章贊文周之易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一章贊彖爻辭之通例也全卦之象有上下有內外有二體有剛柔有物有事有情有形有德有位有時彖之所言各有所主或包其全或舉其偏或二三字已無餘或數十言猶未足其理總不出卦象之外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象具三才之道道有變動故曰爻爻者交

也揲著七八之數不可云爻必九六始稱爻九變八六變七陰陽相交也陰陽相交有邪正有當否吉凶之殊非彖辭所能該故別而言之是爻者言乎其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爻既繫吉凶无咎則彖爻俱有悔吝惟爻辭及之彖惟革卦有悔字餘俱無蓋文王繫彖是就所筮之事斷其吉凶其於人心悔吝猶未之及周公繫爻方詳觀其動說向人心上去至於彖爻所言吉凶雖有不同吉則

有元吉征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要皆彖之善變
之正而爲得者也凶則有征凶貞凶終凶見凶之類要
皆彖之惡變之邪而爲失者也悔在事後吝在臨時疵
病也小疵謂其事已過心知其失方欲改悔猶未即得
故有小疵或其臨時猶未失心已覺其將失不勝羞吝
是其疵亦甚小也无咎者事本有咎若能如彖爻所言
則可无咎故曰善補過善字見得文周繫辭有鼓舞民
行之意今觀諸卦爻辭言无咎者凡九十九雖有无咎
與無所歸咎二義然惟節之六三小象傳曰不節之嗟

又誰咎也餘大抵皆能補過之辭故曰无咎者善補過
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此承彖者言乎象句而贊文王繫辭之善位六畫之位
上體爲貴下體爲賤三五爲陽爻爲貴二四爲陰爻爲
賤二五得中又爲貴三四失中又爲賤若上貴而无位
初處卑下亦不可云位所列既定其來居之奇耦雖不
可知然觀其位而貴賤之等已秩然難紊矣小大即陰
陽之稱陰曰小陽曰大齊猶辯也卦之義爲掛謂懸掛物
象以示人也卦有奇耦之象與虛位不同人之觀之可
以辨小大如同人大有大畜无妄等卦陽盛者爲大否
剝遯困等卦陰盛者爲小故觀乎其卦而小大以齊也
但伏義畫卦貴賤已列小大已齊而吉凶未辯人莫知
所趨避得文王繫以彖辭而後吉凶可辨趨避乃神三
句重在此一句上二句輕不過借來引起此句耳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承爻者言乎變句而贊周公爻辭之善文王彖辭吉

凶雖明人固知所趨避矣至於事之得失猶未分心之
善惡猶未形其幾已動所謂介也於其介而憂之則救
失以得轉惡爲善其趨避尤甚易故周公復加悔吝二
者以明之使人玩而憂憂而能震以歸於无妄是周公
爻辭之妙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文王彖辭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周公爻辭也小大即卦體陰陽之盛衰陽盛之卦爲大
其辭嘗易如大有之辭直曰元亨之類是也陰盛之卦

為小其辭嘗險如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
類是也之謂之卦如乾之姤乾之同人之之春秋傳曰
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是辭也者
各指其所之也要之文周繫辭原欲以前民用使歸无
咎但彖辭卦象陰陽已定失得攸分文王明示以吉凶
至於趨避則存乎其人故其辭之險易有確乎不可易
者若爻辭之卦象有貞有悔貞吉悔凶將由善而之惡
貞凶悔吉將由惡而之善善惡未定吉凶可遷故曰各
指其所之是其辭不可以險易定也然則周公之易不

可為文王之易其用心亦有不同者矣○此第三章贊
文周之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贊易理同乎天地也準是與之齊其大天地雖大不
外一道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易卦一奇一耦循環
交錯將天地之道一一模擬出來包舉無所欠缺燦然
而有條理故能彌之綸之可與天地齊其大也朱子語
類云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
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
有條理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
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

此言易理所以彌綸天地也天地之道幽明死生鬼神
足以盡之而三者之理不外於陰陽易以道陰陽者也
故仰以觀於天文如日月雷霆風雨易卦中皆有其象
俯以察於地理如山澤水火土木易卦中亦有其象夫

文之著於天理之在於地者忽無形而幽忽有形而明
其所以幽所以明之故人莫之知及以易而觀方知陰
為幽陽為明或陽根陰則內幽外明陰根陽則內明外
幽是觀於易而可知幽明之故也死生之理人皆具之
而莫知其所以死所以生之說及觀於易如陽始於復
陰始於姤人能推原其所以然是即生之說也陽終於
剝陰終於夬人能反求其所以然是即死之說也鬼神
造化之迹而有其情狀實由於陰陽聚散之所為陰聚
則為精陽聚則為氣陰陽交聚而物成其形是神之情

狀也物形既久久則微陰陽之氣漸散而爲游魂游魂者氣已散而未盡散氣無所歸乃物自有變無之漸是鬼之情狀也易中如萃渙二卦實陰氣之聚散大壯臨觀等卦實陽氣之聚散鬼神之情狀可悟而知也天爲氣其體遠故垂象而爲文觀只是大概觀看地有形其體近故條分而有理察比觀更加詳密天文地理皆有幽明如日入則幽日出則明是天之幽明也淵谷則幽山川則明地之幽明也其所以然之理謂之故但其於易之卦象中如日月之幽明誰能知其故觀於坎離然

後知日之光內陰而外陽月之光內陽而外陰在地則爲水火其故亦不外此是易將天地幽明之故盡指其所以然以示人也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一索得男巽一索得女陰陽參和始相交感生之說也至一索之陽在於坤上一索之陰在於乾上交感之極不能參和不參和則離散矣故精氣歸於天形魄反於地而爲死之說也精氣爲物者精陰也氣陽也物之生成必陰陽交聚而後有形如震爲長男上二陰精也下一陽氣也巽爲長女外二陽

陽氣也內一陰精也一陽爲主於下遂成男物一陰肖形於內遂成女物其情狀有如此者游魂爲變是即物之精氣漸漸消滅如姤一陰生則一陽消遯二陰生則二陽消復一陽生則一陰消臨二陽生則二陰消當陰陽消長之時如水火之相息水息火火形雖滅必有溫熱之氣留餘不盡火息水水形雖乾必有濕潤之氣煦蒸未散是即游魂爲變之情狀也其有情狀處即爲鬼神故夫子答宰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魄即陰精精氣極盛將散而不盡散故有鬼神之情

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贊易與天地同其用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不外於陰陽二者體物而不遺易之陰陽消長剛柔迭更與天地一一相似故天地如此道理易亦如此道理不相違背也何以見易與天地相似如天地生萬物飛潛動植雜賾繁亂並育其間欲周知之固難知之而有以濟之則尤難易則知萬物之形不外奇耦萬物之性不外

剛柔如乾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類將萬物之形模擬畢肖無所逃遁健順動止陷麗入說之類將萬物之性探索盡情無所遺漏是其知似天地也但徒知之而不能濟之則其知必有過差若易知物之蒙則有需養之道以濟之知物之蹇則有解散之道以濟之知物之樂則濟以比之道知物之憂則濟以師之道是其道濟天下似天地也故其知不至於過天地之行中而且正其常也若値其變則水旱災沴旁出為患苐終不失其中正之常今求諸易如時當大過則獨立不懼小過則過恭過儉小畜則懿文德困則致命遂志皆非中正之行所謂旁行也然皆因時措之宜曷嘗流於太過不及之弊哉故能不以得失累其心而窮通皆樂知有天命順以受之故無所憂是其旁行不憂之情似天地也天生萬物必使各安其所然後能敦其仁厚之心此天地之能愛也今求諸易如坤之厚德載物比之建國親侯臨之教思无窮容保无疆剝之厚下安宅皆能順萬物之情使各安其土以敦厚其仁心故其功施所及於物無有不愛是其愛物之仁似天地也與天地相似句是總冒

下皆是言其與天地相似處不違是易之理與天地之理不相違背蓋易與天地同出一源也知周萬物者是伏羲畫卦時將天地人三才道理盡包舉在六十四卦中無所欠缺自然而然不假作為至命之為乾坤屯蒙等名則有道存乎其間如剛柔始交之卦名之曰屯此知周萬物也而濟屯之道在於震動震動則屯已濟是道濟天下即在知周萬物之中諸卦之彖莫不皆然故其知非過差也旁行者其時守正不得必旁行以通之六十四卦之時須當旁行者甚多如小畜否蠱剝之類伏羲將此等時揭與人看正恐人遇之不知所處則怨天尤人憂患不免惟能效法卦象如小畜則效其風行天上以懿文德否則觀其不交以儉德辟難則其行自不至流蕩失正而有所憂也萬物之生莫不各具乎仁惟不得安於其土故仁厚日漓遂有放僻邪侈之行雖欲愛之有不能愛者矣易將萬物安土之理一一模寫於卦畫中如雷動風散日晅雨潤艮止兌說乾君坤藏能使萬物各遂其生各盡其性故不害不悖無往不見其仁愛之心故曰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總結上二節而贊易與天地同其妙也天地之化幽明死生鬼神盡之矣今以易求之則如鑄金者之有模範形像絲毫不差有防圍無絲毫外出是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萬物之成知周道濟旁行安土盡之矣今以易觀之真能因物付物隨地變通有委曲之情無直致之功是能曲成萬物而不遺也至其範圍曲成之妙前無古後無今循環迭運終古此晝夜終古此易理

知與同永無或休歇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矣故天地之神化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易之變易於此而復於彼不可以體格拘也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之化萬有不齊易以陰陽奇耦模其形七八九六周其數而凡所謂幽明也死生也鬼神也皆在所範圍之中而不能過矣天地之生物本直而物之成偏多委曲故道濟旁行安土之功必隨物以轉移所謂曲成也若一直做去則宜於此者又不宜於彼便不能不遺矣晝夜之道只如古今二字言其無窮無盡如晝夜一般而知知字不必着甚解○此第四章贊伏羲之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原道所由名也道無形聲可聞見只當然之實理便是故借道路之道人所共由者以爲名陰陽氣也陰陽不可謂道獨陰獨陽道亦無從而見惟一陰一陽迭運不窮循環無已其所以主之者則道也蓋一陰一陽之在天地則日月之運行晝夜之明晦寒暑之往來在人則窮通屈伸動靜語默皆由乎此故謂之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原性所由正也一陰一陽之氣流行不已物自生於其中當其資始承接之際是謂繼之者斯時理盛氣微氣隨理聚理善故氣亦善渾然純粹所謂善也及物形既具二氣已聚是謂成之者斯時氣盛理微理藏氣中各具此秉彝之常卽各正其性命所謂性也善則未離乎天性則已屬諸人善性共此一理性在初生時爲善在已生後爲性繼者接續之意卽乾元資始之時也成者成就之意卽坤元資生之時也道本不可見繼之則

說理融貫

有其端倪然巳謂之善而不可謂之道成之則有其形質然可謂之性亦不可謂之道是道終隱藏而不可窺也故下云君子之道鮮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知亦道也但仁知既分則非道之全體蓋道在人性必因氣而後能見氣有所偏故其見亦偏仁者氣偏於陽故見陽氣之生發則謂慈愛爲道所當然而不復見有知知者氣偏於陰故見陰氣之寧靜則謂照鑑爲道

所當然而不復見有仁至於愚民百姓陰陽駁雜仁知之理雖具於性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日用乎道而不知故君子陰陽合德仁知同原之道求之斯世蓋亦鮮矣此上三節夫子欲贊易之德業極其盛大先原道所由名性所由成然後言天地能以道生人而不能使人各明乎道賢知之流爲氣所拘百姓之愚顓蒙無知君子之道不將絶於天下哉自有易象而斯道以顯斯道以藏易之功用爲何如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贊易象能補天地之不及也仁指天地生物之心用是天地之功用諸衆也天地生物之心如絜齊之致養之說之戰之勞之終始之其仁愛之心極多然在天地止此一陰一陽之運其仁愛之心隱藏而不可見易之卦象能昭顯其道然後天地之仁可見是顯諸仁也天地之功用如雷動風散日晅雨潤之類其爲事亦極衆然在天地彰明較著機無停滯人每不能藏而有之易之卦象能包括無遺然後天地之用盡藏易中是藏諸

用也易能顯藏天地之仁用故易理亦如天地鼓者陶鑄之意易以奇耦鼓萬物之形以剛柔鼓萬物之性而其仁巳顯其用巳藏不必如聖人勞心焦思以憂萬物也業承仁用而言德承鼓物而言於顯藏處見其至大於無憂處見其至盛極贊其與天地相似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施之於行則爲德行之於事則爲業大業盛德之稱必天地聖人然後可謂今易一卦象耳亦謂之爲大業盛德者天地生物盈滿於天地之間何富有也易將天地

生物之仁生物之用陳設包涵無有遺漏亦甚富有故亦謂之大業天地鼓物爲虛消息日盛一日何日新也易於萬物之變化鼓其出入之機亦有日增新麗之象故亦謂之盛德

生生之謂易

上贊易同天地此原易所由名天之道不外一陰一陽循環遞嬗今易六十四卦之體亦不外陰陽相生奇耦相承更迭互換而成然不謂之道而謂之易者道無形可窺其得失吉凶之理隱而未見易有象可觀其變化

交錯之情顯而易明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原乾坤所由生也六十四卦之體皆起於乾坤二畫太極動而生陽天一之形肇焉其象爲奇因謂之乾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即繼之者善也之謂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地二之形成焉其象爲耦因謂之坤耦者兩奇對待而成故曰效法彖傳曰德合无疆乃順承天即成之者性也之謂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原占筮所由作也春秋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奇耦象也卦易滋也揲蓍數也有奇耦而後有卦易有卦易而後有揲蓍象生數也因揲蓍以得奇耦因奇耦以占卦易則又數生象矣此之謂數即七八九六之數能生象者也極乃揲蓍四營之法伏羲之時無文周彖爻之辭但觀揲蓍所得卦象以爲占則知未來之吉凶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既有占筮吉凶已明則於物之窮而當變者自能通之以成天下之事蓋人於事必疑而未通方來求筮若常事無疑不須

通變者何筮之爲故必通變然後謂之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因占筮而言神之靈妙也當揲蓍求卦之時陰陽奇耦或動或靜不可測度一聽乎神之所爲然誠動於此則機應於彼事得則象吉事失則象凶神無在而無不在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所謂神即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良能一陰一陽之主宰寄在於人心者故自相契合有莫知其所以然也○此第五章贊伏羲之易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贊易理之廣大也內無所不容之謂廣外無所不包之謂大下三句正見其廣大之實遠不禦者其理無所不到四海之廣今古之進皆此陰陽奇耦之理所充塞於其際也邇靜正者陰陽奇耦之理即物而存不待作為自無偏缺也天地之間指羣分類聚不可紀極者而言亦不能逃此陰陽奇耦之理故曰備遠不禦是其大也邇靜正是其廣也天地之間則備是其廣大兼至處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贊易之廣大所由生也萬物之生不外奇耦奇耦之理本於陰陽乾坤即陰陽也陽動為乾陰靜為坤今乾坤又各有動靜者蓋指奇耦之畫交與未交而言陽未與陰交其一奇之象專一無他所以畜養其氣者無不至及其與陰相交則直遂無所撓曲萬物資始之理皆在其中夫陽嘗包乎陰之外故從外而觀則大生焉陰未與陽交其兩耦之象翕聚不洩所以收斂其氣者無不盡及其與陽相交則開闢無所閉塞萬物資生之理

盡含於內夫陰嘗藏乎陽之中故從內而觀則廣生焉乾主氣坤主形氣彌綸旁礴自見其大形周詳縝密自見其廣易不過卦象豈真能生物但卦象中之理將天地專直翕闢之理一一模出不遺故觀於易覺其能大生廣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承廣矣大矣而贊之是總冒變通承上動靜而言陰陽承上乾坤而言易簡承上專直翕闢而言

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所有而易之變通陰陽易簡足以配之此所以極廣極大而能配天地也然陰陽曰義易簡曰善者陰陽之在物或有不得其宜者而乾坤之所體無適而不宜也易簡之在人有所謂不善乾坤之所示無非善也○此第六章贊伏羲之易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即乾坤大象傳之意而贊之也至謂易之理至極無以復加德以成己者而言業以成物者而言德之所成

超然於形器之外故曰崇業之所就功施遍及寰區故
曰廣德之所以崇在於明理是知之事也業之所以廣
在於濟物是禮之爲也知崇效天蓋效其極健之行禮
卑法地蓋法其極順之勢而自彊不息則精明强固德
自然崇厚德載物則功蓋天下業自然廣夫聖人之學
不外脩已治人體用二者而已效乾則體以立法坤則
用以行此乾坤所以爲聖學聖治之根本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理卽天地之理非有二也故有天地卽已有易人

欲學天地者以易爲從入之門將健順之理吾性所固
有者存之又存則萬理具足衆善皆備凡當然之道事
物之宜無不從此而出故曰道義之門蓋天地之間不
外一陰陽變化故自有天地以來卽此易理充塞於其
中此理在天地卦象則爲易在人則爲性道義卽性所
具者但人不能效天法地以存之道義爲氣拘物蔽無
從出見惟效天之行以自彊法地之勢以厚載是性之
成於我者存之又存將見道義之蘊於心而爲德者自
極其崇道義之措於事而爲業者自極其廣是道義從

出之門也○此第七章贊伏羲之易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贊揲蓍求卦之法以見聖人設卦觀象而明吉凶之
妙故先言数之所自起實本於天地也天地之数始於
一而終於十不外於奇耦二者而已一三五七九奇也
二四六八十耦也一爲奇兩爲耦故三除一耦則一五
除二耦則一七除三耦則一九除四耦則一所以皆奇
也而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三爲六兩四爲八兩五爲
十所以皆耦也此章節次依程朱所定舊在第九今詳

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當與自天祐之節合成一
章而在第十一故此章與後二章俱列在前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数五二四六八十也相得謂
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皆一奇一耦相
配而處無所違忤也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
與九五與十雖一奇一耦数各不同然六除五則與一
合七除五則與二合八除五則與三合九除五則與四

合十除五則與五合是各有合也一近與二得而遠與六合奇之情相得者耦相合者亦耦也二近與三得而遠與七合耦之情相得者奇相合者亦奇也若奇與奇耦與耦則近不相得遠不相合非天地自然之数矣天数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数合而并之也地数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数合而并之也天地之間陽常不足陰常有餘故地較天多五数而天地之数遂五十有五也成變化者聖人觀於天地之数凡五與十皆爲盈数不可以制用一二三四又数之方生不可以明進退

之機惟七八九六之数自六而進於九進極當退自九而退至六退極當進故制爲揲蓍之数其過揲之策所餘三十六者其数九爲老陽當變爲八過揲之策所餘二十四者其数六爲老陰當化爲七是所以成變化也行鬼神者鬼神天地之氣機無在而無不在故雖術異之士専精其道猶能驅而使之况以天地自然之数求天地自然之氣機有不能行之者哉是所以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此承上節言所以成變化行鬼神之實大衍謂演天地之数也天地之数本五十有五聖人演之於筮策止用五十者裁去地之五数使陰不可過乎陽也其用四十有九反一於櫝而不用者蓋十亦陰数之全天地之数必體陰而用陽故不用十而用九也其一在櫝乃数之始陰陽之根本奇耦由此而生者也於是由一以生二故分之左右手以象兩儀由二以生三故掛一於小指以象三才由三以生四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運由

四以生五五則陽数之全故先以其左四揲之餘歸而扐之以象三歲一閏次以其右四揲之餘歸而扐之以象五歲再閏再扐而後復掛則奇耦之数定如是三變則陰陽老少之象始見然分二揲四陰也掛一歸奇陽也大衍之数置陰用陽故過揲之数不論而卑視掛扐之数以爲奇耦以定老少也大衍之数五十京房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求實故用四十九馬季長云易有太極即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

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
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
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
鄭康成言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数故
減之用四十九問桜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
十者乃裁去地之五数不使陰過陽也其用四十有九
反一於櫝以象虛無之氣也信手中分之左以象天右
以象地死然兩儀之對待也分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
指之間左猶人之仰參乎天右猶人之俯兩乎地儼如

三才之並立也取兩手之策四而揲之以象春夏秋冬
之四時四時有常運故揲有定数也取其餘策扐於左
手中三指兩間以象閏焉蓋閏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
盡之氣毎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共十二日三歲則三
十六日置一閏三十日猶餘六日合後二歲所餘二十
四日共三十日是五歲再閏也今掛一揲四歸奇是象
三歲一閏也後不掛一惟揲四歸奇象五歲再閏也五
歲之後別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故再扐之後一變已
完又合而分之別起一掛以爲後揲之端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

此言過揲之策雖置不論其数實與天地自然之数相
合見揲著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数也歸奇掛扐之数
五四爲奇九八爲耦一爻有三揲初揲不五則九二揲
三揲不四則八得五與四四三奇爲老陽其過揲之策
三十六四九之数也是爲乾之策得九與八八三耦爲
老陰其過揲之策二十四四六之数也是爲坤之策乾
之策六爻總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六爻總一百四十

有四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具四時也推
之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皆一奇二耦爲少陽其過
揲之策俱二十八四七之数也是爲震坎艮之策得九
與四四得五與四八皆二奇一耦爲少陰其過揲之策
俱三十二四八之数也是爲巽離兌之策震坎艮之策
六爻總一百六十八巽離兌之策六爻總一百九十二
凡三百有六十亦當期之日第舉乾坤不言六子者老
變而少不變易以變爲占故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之策指周公爻辭上下篇而言上下篇之爻共三百八十四爻九六各半稱九者一百九十二爻每爻過揲三十六策總六千九百一十二稱六者亦一百九十二爻每爻過揲二十四策總四千六百八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與萬物之数相當見其数無往而非自然之妙合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次經營也易變也謂成一變也一變竒耦之数始定猶未成爻三變然後分

陰陽老少而成爻猶未成卦至三六一十八變然後六爻之卦象成

八卦而小成

九變而成三爻得內體之卦則爲小成補此一句者上言成易遂及成卦然揲蓍之法有內體而後有外體其序不可紊故必補此句而義乃足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承上句而言引而伸之謂由三畫以至六畫成卦也觸類而長之謂觀其六爻動靜觸類以變通之可得四

千九十六卦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爻如是則萬事之變萬民之用無不該括於其中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賛蓍策功用之神實文周繫辭之所爲也天道雖幽蓍策能顯之者謂因筮而知吉凶之理也人之德行若有定而蓍策能神之者謂因筮而知趨避之方也故蓍雖枯草也而當四營之時可以與人相酬酢可以助鬼神之不及盖鬼神雖欲以吉凶告人而不能以言語相通蓍草能顯之儼如神靈以吉凶告人是其祐神之功

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卽揲蓍陰陽之数道卽其所以然之理也聖人揲蓍之数本諸天地自然之理卽鬼神之功用也精微奥妙實難窮究非心與神通者不能悟也知之則萬物之新故四時之盈虧日月之往來與夫人之所以視聽言動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者皆變化之道也則皆神之所爲也如此則合散消息無非我者焉往而非易也哉

○此第八章賛揲蓍求卦之法以見文周繫辭之妙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謂文王周公辭彖爻辭也變九六之數象辭中所取之象占即吉凶悔吝之謂也文周之易有辭有變有象有占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學文周之易者以言則當尚其辭蓋文周彖爻之辭語簡而該其味無窮尚之則意達而理可明也以動則當尚其變易中卦爻之變無定而有定隨時以適宜尚之則動罔不臧也以制器則當尚其象易中彖爻之象擬議形容各有至理尚之則所制無不善也若夫文周繫辭原爲卜筮而設即尚辭尚變尚象亦在尚占之中夫子恐人視文周之易止足供占決之用故先言三者而後言惟以卜筮者乃尚其占也以後皆言卜筮尚占之事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爲謂見之一身行則措之事業也問焉以言謂人將問筮而以言告神也受命如響謂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應聲也遠近以時地言遠而千載六合近而几席旦夕也幽深以事理言幽而天地鬼神深而念慮隱微也來物謂所爲所行將來之事物知能知其吉凶失得也至精則深贊文周彖爻之辭上通造化下及人物洪纖巨細詳盡縝密方能與揲蓍之象脗合無間若其辭非天下之至精則通於此而滯於彼安能與之同其用哉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分之也伍合之也揲蓍之法四營成易是一分一合乃成一變所謂參伍以變也錯綜不齊之謂揲蓍之数掛一歸奇或四五或八九其数不齊也通其變謂一變至三變遂分奇耦而陰陽老少之文已成極其数則一變至九變遂成內卦而雷風山澤等象始定復極至十八變而六十四卦變成四千九十六卦之象亦無不定也至變則深贊文周彖爻之辭極其圓融周到萬事萬物隨處可通無有一定方能與卦象之變周流不滯若其辭非天下之至變則執一而不能相通安能與之同其功哉

瑩徹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思心思爲營爲也著草無心何有思著草無欲何有爲當人未求筮之時其五十之数渾然一太極寂然不動萬物寘會乎其中及物感之則散爲七八九六之数而於天下事物吉凶得失之故無有不通是易極其神也其彖爻之辭若非神靈不測與鬼神造化之機相潛通者安能與之同其妙哉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聖人亦文周也文周繫辭於陰陽之理探之極其深於事物之幾研之極其至故其辭至精至變至神而可爲言動制器卜筮者之所尚也深無不濬爲極幾無不明爲研朱子云深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研是研磨到底一卦便有一卦之吉凶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深卽至精也天下之理唯精故深若粗便淺矣聖人於至精深處無不極濬故其辭亦精深易受命如嚮而以其辭告人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天下之志以通也幾卽至變也事物之動唯微渺故不測若既著則有定矣聖人於微渺之幾研之至明故其辭無所膠滯易之通變極数以成文定象而觀其辭者吉凶以明趨避有方是天下之務以成也至於志之通務之成有莫知其然而然不待疾而自速不待行而自至者是著卦與人心同此氣機之運故有感卽通至神之妙有以默而相之非形聲者所能爲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彖爻之辭唯至精至變至神故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者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也曰此

第九章贊文周之易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贊文周繫辭之妙而言其作易之由也人物本靈但易辭未繫之先其知識無從而開故所行所爲之事不

明其得失之理難以成就彖爻既繫而後人知吉凶趨避之方是所以開物成務也天下之道散見於天下雜亂繁賾難以窮究文周擬議形容一一象之於彖爻之中故足以冒之而無遺能開物則天下之志以通能成務則天下之業以定能冒道則天下之疑以斷此易辭之所由繫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卦爻之德義指伏羲本來之易而言圓神無滯機也圓則其運不窮神則虛而善應是蓍之德如此方知有定理也方者奇耦各有定體知者剛柔各有所能是卦之德如此易貢變易以告人也蓋卦德雖有定體而六爻之變易不可為典要毋隨時動靜以其宜者貢於人貢如賦貢之貢謂輸也是六爻之義如此文周深契乎蓍卦爻之德義欲繫以辭先以此理洗滌其心之私欲使胸無滯機中有定理因物付物變化不窮見易之理已密藏於靜深之中人莫能窺其體然後設卦觀象繫辭焉發而為用吉則告以吉凶則告以凶夫吉凶不明昧所趨避民之患亦文周之患也今繫辭以告之是吉凶與民同患之意所以能此者蓋由其辭所包涵神足以知來知足以藏往故也先言知來而後言藏往者天地間總此一理其未至者則為來其已過者則為往來無可見惟將已過道理包藏得盡而未來之理即在其中是神之知來由其知之能藏往也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深贊文周見道之明窮理之精雖憂患困厄不能傷其性命曰不殺蓋指羑里東山之實事而歎之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贊彖爻既繫因以前民用即文周亦用之也陰陽變化天道之自然幽遠難知故必明吉凶悔吝民事之當然顯近易見故須察天道明民故察其辭之義蘊天人已不能違矣興盛也神物著也神物之用不始於文周文周繫辭而其用始盛故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之興同著本物於物但為神所寄與凡物不同故曰神物民之日用猶未施為觀於彖爻即知趨吉避凶故曰前至

若辭未繫之先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以繫辭及辭既繫之後聖人亦齋戒求筮以神明其德則辭非聖人之辭乃鬼神所變化而告語之辭也齋者齊其不一之思戒者防其妄念之動觀變玩占以明吉凶以神趨避雖聖人亦用之如此深贊其辭之妙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贊神物所由名因原其生之始也乾坤即陰陽也陰

主閉藏故曰闔戶陽主吐生故曰闢戶陰陽遞嬗闔闢相循或陰變爲陽闔而更闢或陽變爲陰闢而復闔是謂之變當其闔也陽往則陰來當其闢也陰往則陽來如環之不窮無所間隔是謂之通天二氣迭運生生不息神物於焉資始矣方其氣之漸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其即闢戶之乾所爲及其體質堅凝有形可覩乃謂之器其即闔戶之坤所爲若其莖滿百止用五十制爲揲蓍四營之變七八九六之數則謂之法筮法既立但彖爻未繫歸藏連山夏商雖有繇辭其辭不本於明天道察民故而成者民用之或有利有不利故猶不謂之神自文周繫以彖爻其辭至精至變民用之以出入罔有不利者因咸謂之爲神是蓍之神因辭而神也此上三節所謂開物以通天下之志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二字承上利用出入句而言揲蓍求卦之法臨川穆堂李氏曰大衍之數五十渾淪合一所謂易有太極也其用四十有九四十九爲用則其一爲體矣一體一用所謂太極生兩儀也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變雖十有八而營之法皆四象所謂四象生八卦也惟其爲揲蓍之法故曰易有校太極四象之解諸說紛紜各有所見然無如此之明且切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之體既成則時有消息動有當否吉者其辭吉凶者其辭凶而事之吉凶可定矣吉者趨之凶者避之出入以利民用以神是大業由此而生也此二節所謂成

務以定天下之業止云八卦不言六十四卦者六十四卦之象皆八卦所成也故言八卦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贊彖爻之辭足以盡天下之道而斷天下之疑也道之在天地者莫大於天地四時日月道之在人者莫大於富貴聖人而彖爻之辭於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寒暑之所以往來日月之所以升降與夫富有天下貴爲天子極崇高之位備五行之物以供人用立方員之器以利天下者一一擬議形容著之於辭如以乾坤定法象之準六爻盡變通之用坎離著日月之明道之在天下者盡之無所遺漏以五位爲貴以陰利爲富綱罟則取離耒耜則取益道之在人者盡之亦無所遺漏然後蓍龜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斷天下之疑也探謂於雜亂之中抽而出之索謂於隱僻之處尋而得之

鉤謂於深遠之內曲而取之致謂於遙遠之地推而極之也亹亹猶勉勉事無所疑故其行勉勉而不怠也易專贊蓍此兼及龜者其理同故因類而及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總承上文而贊聖人作易實本於造化也四聖人俱謂文周則神物者有易而後有筮有筮而後有辭是辭則神物之生而繫也效天地之變化者天地變化不外一時彖爻之辭俱所以教人趨時也象天之吉凶者天之垂象如日月薄蝕雷霆奮擊有吉有凶不外於陰陽之得失彖爻之辭所以象陰陽之得失也至於圖書之理無所不通伏羲既則之以畫卦文周安得不則以繫辭此四者皆造化自然之易聖人模寫之於辭中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總結上文與首節一一相照應謂示之以四象則八卦生吉凶定而天下之志以通也告之以繫辭則趨避神大業生而天下之業以定也四象所示繫辭所告無

非吉凶之理吉凶既定而天下之疑以斷此易之所以至也○此第十章自天一地二至此俱深贊文周繫辭之妙而必兼揲蓍言之者蓋彖爻之辭非揲蓍無以神揲蓍之功非彖爻無以顯也贊揲蓍即是贊繫辭至其反覆推原揲蓍之數而文周之辭於天一地二章則以顯道神德行五字唱歎之於易有聖人之道章則以至精至變至神六字唱歎之於此章則以神武不殺神明其德等語唱歎之若有意若無意言有盡而味無窮可見聖人文筆之妙非後代所能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欲贊周公爻辭之善先原周公繫爻之事聖人謂周公言周公見天下事物之多非文王彖辭所能盡於是將天下事物靜而有則爲形動而有儀爲容者一一模擬其似象其物之所宜於六爻動靜之間是故謂之象此象字指小象傳象曰之象不指伏羲卦象自此至作易者節本第八章朱子恐自天佑之節錯簡宜在此章之末今詳覩其文義此章乃專贊周公之易宜在十章之後與自天佑之節合爲一章蓋此錯簡彼猶未錯也故遵朱子之意序而正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賾指事物之繁多動指人身之行爲會謂其所值之時事也人之行爲莫不有自然之節文故曰禮而禮有經權常變不於時事所值之會求其可通之處則不能合乎天理胳於人情以埀典則之要故周公於天下之動必觀其會以求其通然後制爲典禮以行於世既於天

道無不明民故無不察然後審觀卦畫之動靜見其時之當理之得與典禮相合者則繫辭焉以斷其吉見其時之否理之失與典禮相違者則繫辭焉以斷其凶是故謂之爲爻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此贊爻辭之善也事物繁多毋易厭惡然象非盡天下之賾而言之也於至賾之理象之不遺故隨舉一二事物之象而言之則天下至賾之象皆在其中觀之而不厭玩之而愈旨何可惡之有動作紛紜毋易淆亂然爻

非擧天下之動盡言其得失也於至動之理效之不違
秩然有序各當其宜故雖動而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人當體爻辭以起下數節之意人之言動必擬議
以求合乎爻象則言無妄言動不妄動語默行止皆中
於道故經事有宜變事有權變化之神從此出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此教人讀中孚九二爻辭當法之以爲脩辭立誠之業
也鳴鶴子和原一誠相感學至君求亦一誠相通故人
之言行能極其誠則足以感君相而爲榮之主天地將
錫之以福若其不誠則不足以欺愚賤而爲辱之主天
地將降之以禍故人之有言行猶鶴之鳴也必先驗之
居室之間猶鶴之在陰也其善不善之應違猶子之和
不和也出身加民發邇見遠此所以致好爵爾靡之應

嘗之爲樞機能主榮辱嘆其動天地人所當愼極言言
行之義人當法爻象以脩辭立誠也此後八節與下篇
第五章之義俱夫子所以補小象傳之意使人觀之推
類以及其餘也夫子作彖傳以釋文王之易文辭詳盡
君子觀象玩辭可無遺義作小象傳以釋周公之易辭
畧意簡恐學者觀之不能盡爻彖之蘊畜故於此言其
八爻下篇言其十一爻使人知爻辭之義足以窮理盡
性有如此者當常觀而玩之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教人讀同人九五爻辭當思其大同之道也五與二
本同心相應今爲三四所間不得相同故有出處語默
之異然異者其迹也二五之同不因其迹遂間其心故
其求同之志利可斷金其相同之氣渾合如蘭物必不
能間也或出者五居外體也或處者二在內體也離火
屬言五動變離言也二離不動默也離火爲心乾剛爲
金五變成離心同而金斷二三四五巽巽爲臭五君位
蘭爲王者香二與相同故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教人讀大過初六爻辭當法其謹愼之術也大過之時棟所以撓者以其本弱而甚不固也苟有地以爲之基錯而置之已可以安况又用茅以藉之尚何傷害之有藉之用茅者惟恐地之或傷乎物而更以茅勝之也故曰愼之至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者茅堅韌難斷雖重物壓之亦勝任也愼斯術也之愼恭虛齋謂當作

守能守斯術以濟大過可以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教人讀謙九三爻辭當法其存心之厚也九三剛正居下之上能勞其身以有功於人者也乃其存心極厚雖有勞功處之若無故不但不驕矜以上人且能卑退遜順以其功下人果何爲而如此哉蓋其心常念德之在己者必欲其極盛而無涯故其禮之致於人者出以

恭遜而愈順此所以勞而能謙也由是人君信之民心悅之長享爵位於無窮皆以其能謙之故此所謂君子有終吉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教人讀乾上九爻辭當戒其驕亢之失也王童溪云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

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教人讀節初九爻辭當法之以謹言也節初九與中孚九二皆兌體兌動兌爲口舌故俱以言語教之出言而能孚是以誠相感也出言而能節是能愼於出也然不出亦非不發一言之謂但其所謀議極其愼密雖戶

庭之外亦無聞之者故幾事不洩而亂無從生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教人讀解六三爻辭當玩之以爲塞盜之源也六三不中不正居下之上是其致盜之由卽孟子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之意蓋治亂之本隱而難知及其顯也衆

人莫不知之唯聖人能知之於隱微難知之時故能拔其本而塞其源不勞而天下治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教人讀大有上九爻辭當法其信順尚賢之道也天人同此一理理之所至天不能違況於人乎大有六五中則有信柔則能順順則所行不拂乎天信則此心不欺乎人故天人交助之又以上九有剛德退處其下以

解得來朗

尊尙之此六五所以爲大有之主而受天之祐也○此第十一章專贊周公之易也舊將前十一節錯簡在七章之後今詳觀易與天地準四章專贊伏羲之易天一地二三章專以揲蓍而贊繫辭之妙文周之易俱在其中此一章又專贊周公之易者欲人知盡爻辭之蘊其於揲蓍所遇方有益也宜在於此故本朱子之論而序正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通贊三聖之易以總結全篇之旨見伏羲之意非文周不能盡文周之辭非其人不能用也書謂六十四卦之畫言謂六十四卦之名前一聖人指伏羲後三聖人指文周伏羲作易初止畫六十四體雖奇耦交錯成文而爲書矣猶不能言其理以示人是書不盡言也繼乃命以六十四名如健順動止雖言其理以示人矣然不能教人趨避是言不盡意也夫伏羲作易原有憂民覺世之心今其易止於書與言然則伏羲之意其終不

可見乎乃有文周二聖人起於其後觀於伏羲之書與言能默契其意於是立象爲以盡其意如乾之爻立一龍象以盡之坤之彖立一牝馬之象以盡之推之六十四卦無不類此在文周當日不知幾經擬議形容然後能包蘊含畜使伏羲名卦之意昭然若揭無所遺漏也此象既立然後設此象於諸卦彖爻之中以盡天下人物之情僞如見龍牝馬所以盡天下之情也亢龍履霜所以盡天下之僞也情僞既盡則四海之廣古今之遠萬物之衆萬事之賾俱不能遺乎此象之理然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而六十四卦之名如陽消爲剝則不利有攸往之辭可以盡剝之言陽息而大壯則利貞之辭可以盡大壯之言諸卦彖爻莫不皆然伏羲之言不已盡乎於是乃興神物以前民用教人揲蓍求卦觀乎七八九六之變以通之行事之閒使吉則趨之凶則避之所行盡利無即於害故天下之民悔吝則知憂咎過則知震鼓舞於日用行習之閒亹亹而不倦則神道前民之機盡於此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承上言伏羲畫卦文周繫辭推其所由俱不外於乾坤也乾坤只當奇耦二字易生生不息之謂緼謂皆在所含畜之中也六十四卦之體不外奇耦相錯而成故奇耦二畫旣立然後因奇生耦耦復生奇而生生之理因之可見是奇耦雖若滯於形而其交易變易實藉以形無形之形也若以其有形而毀去此奇耦別求精微則所謂生生之易並無從而見生生之易不可見則奇耦之形亦將滅息於天地閒無從而知其變化之妙矣此太古之民所以狉狉榛榛與禽獸不遠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而上謂奇耦所具交易變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氣機人物當然之性命非耳聞目見所可求測故謂之道形而下謂奇耦所成剛柔純雜之體令人有象可觀有迹可求消長進退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器化裁推行舉措觀於形下之器而形上之道即在其中故因奇耦之數化而裁之以成七八九六而爻有九六之變因是

以謂也觀爻之所以變推而行之於身則動作語默易理無不可通故謂之通又繫以辭使天下之民皆知觀變玩占鼓舞於善聖人經理天下之功無有過於此者故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言文周觀象繫辭極其詳審精密所以能盡言盡意變通鼓舞乎天下之民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彖辭也辭爻辭也六十四卦之彖已足以極天下之賾至於陰陽變動之機更足以鼓舞乎人心者則又存乎爻辭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通結上文也聖人之化裁固極其變矣至於學易者因鬼神之化以裁成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其心之靈變無滯也聖人之推行已無不通矣至於學易者觀陰陽之故推其理於行為之內則存乎其識之融會而無不通也神明則又其心之極靈而變通之自然者默成則與造化為徒其感通不必求合於易而所言所行無往非易動則與天遊靜則與天一是實得此理於心者故曰存乎德行言不可以勉強也上節二存乎字屬在文周彖爻上說此節四存乎字屬在後人學易者言全是勉人意思所以收結全篇之意也與首章易知則有親二節隱隱相應。此第十二章通贊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也繫辭上篇共十二章首三章是總冒第四章至

第七章承首章而贊之第八章至十一章承二三章而贊之此章總結神完意足至其淺深相接次第相生連貫處如蛛絲馬跡提醒處如道子點睛可見聖人文章之妙非後代所及

周易原篇解卷之八終　次男斯廊即堂甫校

周易原[illegible]解卷之九

孔子繫辭下篇第七

會昌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欲贊周公爻象之辭而先言象爻所從生也象謂爻中所取之象如乾初九取象爲潛龍坤初六取象爲履霜之類蓋伏羲初畫八卦止有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等象無若是之繁賾惟八卦既成排列而觀之則剛柔純雜之體非一象所可盡而周公所繫之象原包含在其六

中非周公創意爲之也爻九六之名爻者交也必老陰老陽動而相交始可云爻八卦成列止各有其象未見相交之義因而重之然後八卦相錯交成六十四卦雖不可即謂之爻而爻之理已在其中蓋八卦重而內體爲貞外體爲悔九六見而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其理一也有爻而後有象今先言象而後言爻者因八卦之象在六十四卦之前而爻中所取之象俱出於八卦如說卦所云者是也若六十四卦則取其時不取其象夫子釋爻不曰爻曰而曰象曰者見爻之所重在象也

說得元聖心事出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言爻辭所由繫也變謂九六之變動則所以變之理也二氣之運剛極必推夫柔故九之老陽必變爲八之少陰柔極必推夫剛故六之老陰必變爲七之少陽乃天地自然之氣機與人心之氣機相爲感召者周公觀其變之有得失知其事之有吉凶故於其變之得者即以吉之辭命之於其變之失者即以凶之辭命之而陰陽所以變動之理盡在辭中無餘蘊矣動字極重伏羲文王之易但有卦有象有變但伏羲止立六十四名以

示人猶未教人以趨避文王彖辭雖明教人以趨避猶未及夫變動轉移之機周公单觀卦爻之動以明吉凶無定全在人心悔吝之機其憂民覺世之意較諸羲文尤爲加切故此章四言動字以明周公之意其旨深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陰陽之動有當有否有得有失故辭有吉凶悔吝之不同吉凶悔吝在於各爻又因各爻之動其爲義亦不一如吉有二義有以功爲吉者有以免凶獲吉者凶亦有二義有事本無凶若不知進退終則有凶者聖人逆以

示人使爭爲之防又有必凶之理其非已形禍成而不
可解故特曰凶者悔者過而知之能自克責之謂有曰
悔吝者咎猶未大言乎其小疵也曰悔亡者本皆有悔
能自脩改其悔乃亡也无悔之義有三有知幾識變防
於未然謹能改脩而得无悔者有頑然作非不以爲悔
者有獨善其身高絜其行無與於世以免咎悔者吝者
可鄙之名或不能通變或舍義狥利或黨比不容皆曰
吝凡此之類皆因各爻之動以象人心之動故曰生乎
動若彖辭吉則曰吉凶則曰凶無此繁賾之象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陰陽之不變者即揲蓍七八之數其體用各有定
理故曰立本變陰陽之發動者即揲蓍九六之數於爻
之變而求其可通之理謂之通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謂人之所行必合典禮
乃爲時中之道故曰趣時二句不平重在趣時蓋一卦
六畫既有剛柔不變者以立其本則文王彖辭之義可
觀爻必有九六之變以趣乎時則周公爻辭其鼓舞民
行尤爲盡利此爻辭不言七八之義而皆言九六是教

人以趣時之道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爻辭之繫原以趣時趣時之道尤在悔吝故云憂悔吝
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此去悔吝而單言吉凶者
蓋天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無中立之理悔吝不過
中間轉移之機然事理亦有一定而不可轉移者當吉
則吉常勝凶當凶則凶常勝吉在各爻之動如否之初
六准以大往小來之義凶也其動爲震遂成无妄辭云
吉亨是吉常勝乎凶不必由於悔也履之六三准以柔

履剛之義吉也其動不中不正辭直云凶是凶常勝乎
吉不必復云吝也凡此之類雖亦生乎各爻之動而其
趣時之道又有不可執定者故特揭而言之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言吉凶貞勝之理不獨爻象爲然推之天地日月無
不皆然也天之道示觀於上地之道示觀於下當其觀
在上則天常勝乎地當其觀在下則地常勝乎天是天
地之觀常相勝也日之道明於晝月之道明於夜當其

明在晝則日常勝乎月當其明在夜則月常勝乎日是日月之明常相勝也天地日月俱常相勝而不已故天下事物之動非吉則凶非凶則吉惟此一理理當吉則吉勝凶理當凶則凶勝吉周公見其理之有一定故直繫以吉凶而不易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言吉凶雖有貞勝之理而人心之動若能法乎乾坤之德則可以趨吉避凶也乾坤卽陰陽之稱不言陰陽而言乾坤者陽爲善陰爲惡陽主吉陰主凶有其一定

不移之理卽所謂貞勝者也然聖人作易原欲示人以趨吉避凶若以陰陽一定者而言則吉不可趨而凶不可避矣惟觀於陰陽之性陽之性止一健其動而爲善之機確然不移無有艱難之苦常示人以易陰之性止一順其動而從陽之機隤然無違無有煩瑣之累常示人以簡乾坤之示人者如此觀於乾則知所以趨夫吉觀於坤則知所以避夫凶蓋坤本陰若以陰勝陽是凶終不可避今能隤然以順乎陽則陰陽之相勝雖有一定之理而轉凶爲吉全在此隤然至簡之內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之數三百八十有四象之理若以乾坤二用推之則二萬四千有餘然辭中所云吉无咎者卽效像乎乾之確然易者也所云凶悔吝者卽效像乎坤之隤然簡者也蓋周公繫爻原欲免人之凶咎其亟繫以凶咎者亦欲人之蚤覺其禍先法坤順之德以避之耳

元迎志事實係如此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通結上文也爻象動於揲蓍之中故曰內吉凶見於事爲之際故曰外變謂當值之爻人之功業其成敗利

鈍觀爻之發動則若或見之辭謂當占之辭聖人周公也周公憂世覺民之情寓於爻辭之內故觀乎其辭則若見其情也○此第一章贊周公之易也蔡進下節共爲一章今遵　折中所引諸儒之說分後節爲下章之首文義旣相屬而此章起結亦覺明白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將陳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之事而先言天地生物之本聖人理財養物之道也乾主大生坤主廣生

天之大德即乾地之大德即坤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德叅天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不得尊位而居之亦不能施及羣生是其所寶者在於位也若既在尊位必體天地好生之心仁育萬物然後爲天地所佑長守此位於無窮是守位在仁也仁之所被聚人爲先人之所利在財故聚人之道在裕財財之裕必理而後足理財之法不可聚歛必正辭以取之使不流於苛刻禁民爲非以節之使不至於耗費此又義正萬民之事也聖人能理財養物如此然後能觀象以制器備物以盡利

也平庵項氏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羲氏神農氏黄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則畜者不得僭上賤者不得踰貴奸宄者必誅游手者必禁率其倦怠以勸其職業凡此皆理財之道也財足而後可以備器備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教人財用既足可法卦象以制器利用而先言伏羲畫卦之由也曰王天下是以聖人居尊位而行其守位之仁者故其畫卦仁至義盡後世可法也日月星辰垂象於天山陵川谷示法於地莫不具有卦象之理鳥羽有純雜之文獸毛有斑駁之文莫不具有奇耦之象故皆觀之以察其理至於凡地所生之宜萬有不齊同禀

陰陽之氣亦莫不各具有易理包犧則近取諸身如乾爲首坤爲腹之類遠取諸物如乾爲馬坤爲牛之類於是始作八卦而神明之德以通萬物之情以類也蓋天地人物之理總不外於陰陽但陰陽無形人莫能測故神明之德雖具於心而其理難通萬物之情雖備於我而其類未明自有奇耦以象陰陽而因奇生耦耦復生奇生生至於八卦其間陰陽上下奇耦純雜以通神明之德則有健順動止陷麗入說之性以類萬物之情則有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是包犧始則觀天地人物

以作八卦後人則以八卦而可知天地人物之理也此制器者所以必尚其象也止云八卦者蓋卦體至三畫卦德卦體卦象已具後此不過因而重之故舉八卦而六十四卦已在其中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後十二節教人法卦象以制器利用也夫子於伏羲之易既作大象傳以釋之但是教人以脩己治人之事恐人不知卦象之用實無窮盡故於此言其十三卦示人以制器者尚其象又如此欲人推類以及其餘也上古之世茹毛飲血非禽獸魚鱉無以爲食然禽獸之齒角爪牙反足爲人害魚鱉在深淵人莫能取故包犧教人緝麻爲繩結成大網小罟以佃於山以漁於水其象疑取諸離重離之卦二三四互成巽繩也兩目相承結繩爲網罟也離爲雉佃之所麗也巽爲魚漁之所麗也如是以鮮食則禽獸不能爲人害利澤出深淵是包羲守位之仁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之時民食禽獸之肉而茹草木之實未知稼穡神農氏作教民樹藝五穀而後耒耜之利興其象疑取諸益耒耜謝疊山以爲犂是也耜犂下木所以藏鐵入土者必斲之使銳巽爲木爲工也耒犂上木俗乎爲犂轅必揉之使曲所以駕牛震爲木二三四互坤爲牛也益上巽下震巽爲入震爲稼木入稼穡之地亦耒耜之象又震巽於時爲春正東作之期耒耜之利必於是時此則神農氏守位之仁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耒耜之利既興民各甘其食習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神農又教民以交易之道其象疑取諸噬嗑離明在上日中也震動在下市集也震爲大塗爲足爲長男互坎爲中男艮爲少男無少長老幼皆足動大塗之上熙熙而來穰穰而往致天下之民也坎爲水艮爲山合山水之珍奇聚天下之貨也艮爲手交易也震足動而退也艮爲止各得其所也此即何以聚人曰財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守其樸略未及變通之法至黃帝堯舜氏作風氣漸開民厭上古之俗故爲之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非聖人好爲更新也蓋易之道陽窮於九則變爲八陰窮於六則變爲七變則陽通乎陰陰通乎陽陰陽之道乃可以久聖人法易之理以變通宜民是以其行與天相合天自祐之吉无不利所以黃帝堯舜之而

端拱無爲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象疑取諸乾坤乾坤二卦足以盡易之縕易窮則變者事久則弊生不更民將倦怠而不樂由如川行而涉陸行而塗在老死不相往來之世民何不宜及交易繁貨財通涉川徒步民自倦而不宜故必爲舟車以通之如木處而顛土處而病在狉狉榛榛之世民何不宜及制度立文章著則穴居野處民自倦而不宜故必爲宮室以通之至於重門以禦暴臼杵以粒食弧矢以示威爲棺槨以易委壑之陋作書契以代結繩之簡凡如此類法未弊聖人不強易民未厭聖人不遽更皆所謂通其變也至若易之而不知所以易之迹更之而不見所以更之勞施之於民由之而不知習焉而不覺則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但窮變通久之道不外於易易之理不外於乾坤故黃帝堯舜取諸乾則上爲衣而見君之尊取諸坤則下爲裳而見臣之卑君尊臣卑故君逸臣勞無爲而天下自治是黃帝堯舜守位之仁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渙上巽下坎巽木坎陷刳之象也木在水上舟之象也巽爲入爲進退木入水而能進能退楫也剡削之使銳巽爲工也二三四互震巽爲風震木動於水中流行若風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上兌下震二四五互成巽巽爲繩兌爲口絡馬口也二三四互成艮艮爲鼻穿牛鼻也艮爲手巽爲股服牛乘馬也震爲車爲大塗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也牛能引重馬能致遠馳動於下震也人說於上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上震下坤坤爲闔戶二三四互艮爲門闕重門也三四五互坎坎於木爲堅多節震爲聲艮手爲擊堅木擊之則聲遠達者柝也坎爲盜爲隱伏暴客也待者豫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上震下艮震木動在上杵也三四五互成兌兌爲毀折斷木爲杵也全卦似坎陷臼也二三四互成巽巽入乎艮土掘地爲臼也臼杵之利萬民皆得精食以養

其生其象取諸小過者蓋民既得粒食已足以養其生今又教之以精鑿則漸啟奢侈之願是小有所過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上離下兌三四五互成坎坎爲弓中陽貫之爲矢弧矢也坎爲矯揉弦之也兌爲毀折剡之也離爲甲冑戈兵以威天下也內和而明以照之用弓矢之道也乖爭而以弓矢加之合睽之道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上震下乾震木奮起在上二陰覆之爲宮室之棟乾陽健直於下如椽之垂爲宮室之宇雷動天上風雨之象上動下固棟宇以待風雨之象取諸大壯取其壯固壯麗也蓋冬寒則穴居夏熱則野處風雨不能避其漂搖棲止無從定其處所故有棟宇則壯固有宮室則壯麗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上兌下巽巽木入於澤中棺槨之象也上古之世以薪爲死者之衣必欲其厚者亦不忍狐狸之食蚊蚋之嘬也但其葬不掘地爲坎置之中野不封以土不樹以木與委壑何異无喪期之數與路人何異聖人易之以棺槨疑取諸大過者大過上下俱陰陽藏在中封之象也澤水潤巽木樹之象也陰始於姤終於夬其數一周大過之象夬姤合體喪服一期之數也凡此之制皆送死之禮不嫌其過厚故疑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夬上兌下乾以五陽之明決一陰之闇有書契之象兌爲和說有百官以治之象乾爲剛健有萬民以察之象此云結繩與結繩爲網罟之結繩不同上古之民出則羣居入則旅處弟以言語相結聚相繩束自並生並育而不相害其世無不平治後世君臣政教既起男女飲食漸繁故必易之以書契言所不能記者書以述之事所不能信者契以約之故以治百官則職業分而事不亂也以察萬民則情僞見而物不能欺也明決如此其

象故疑取諸夬自刳木爲舟至此皆聚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事舟車之制所以理財也重門弧矢之設所以禁民爲非也臼杵宮室之制所以聚人也書契之作所以正辭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結上文也易者象也指卦象言象也者像也指制器言謂摹擬其形而肖似之也此節舊連下爲一章今依于氏寶崔氏憬之說分爲此章之結束是故[illegible]字方有所着亦遵折中所謂也○此第二章贊伏羲之易也

彖者材也

文王彖辭總全卦之體而明其吉凶奇耦純雜承乘比應各有定體猶材木既聚可觀其大小曲直以制器利用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爻辭曰九曰六爲陰陽變動者而明其占變無定體動有得失故各立一象繫於逐爻之下以象萬變之紛紜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明爻辭又加以悔吝者以吉凶之方生故也彖者陰陽各有定體吉凶昭然可見不可言生惟爻之陰陽方將變易其變而得則吉由此而生其變而失則凶由此而生吉凶猶然未定在人可以轉移故周公必加以悔者由凶生吉之象也加以吝者由吉生凶之象也欲人見微而知著其趨避愈神也○此第三章贊文周之易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章再言六子陰陽之畫數以明陽貴陰賤陽當統乎陰而陰宜順乎陽也乾純陽坤純陰所以立陰陽之體不可以多寡言至乾與坤交成震坎艮之三男則為陽卦其畫皆一陽二陰坤與乾交成巽離兌之三女則為陰卦其畫皆一陰二陽是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卦多陰者宜為陰卦而反名陽卦多陽者宜為陽卦而反名陰此果何故蓋卦畫必奇然後為陽故陽卦必二陰一陽然後五畫而成奇也卦畫必耦然後為陰故陰

卦必二陽一陰然後四畫而成耦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卦畫以奇數為陽耦數為陰陰陽固相匹敵也而易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者蓋陽有陽之德行陰有陰之德行故也其德行云何陽貴而尊為君之象陰賤而卑為民之象陽卦以一君統二民民從乎君其權專一是君子首出庶物公而且溥之道故陽卦為君子也陰卦以二君爭一民君聽乎民其權紛亂是小人政出多門

私而且匿之道故陰卦為小人也君民多少屬之德行者蓋以二民共事一君必其君之德足以為民表行足以為民法陽足以主乎陰故陰雖衆無有異志也其一民而貳心於二君必其君之德昏亂不足為民表行乖戾不足為民法陽不能以主乎陰故陰雖少其志不歸於一也然則易中分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非凡陽即屬君子凡陰即屬小人必須視其德行如此云小人之道不指一民正以二君不能統一民見其為小人之道是陽在陰卦陽亦為小人也特發此義以明陽當為陰之

主陰當順陽之為見伏羲畫卦不外一扶陽抑陰之心而已。此第四章贊伏羲之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將咸九四爻辭闡發其藴欲學易者玩之推類以及其餘也咸之九四以坎易兌兌本和說坎為心病其動而相易故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象夫子闡發其藴教人用思宜安靜以法兌之和不宜妄動以致坎之病蓋人心之思專則一一則能通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

故貞吉悔亡也若不中不正而動則私欲往來於胸中憧憧不絕吾心之明已爲物欲所蔽引而不能專一矣今夫子推周公之意非戒人以不可用思乃戒人不可誤用其思故不曰無思無慮而必曰何思何慮何思者事物未至不先期而逆億何慮者事物當前不臨期而固必也所以然者由天下之理本歸於一而散諸萬事萬物殊者其塗故吾心之思能致乎一一則靜靜則明生明則有以徹乎事物之原取之左右而俱是凡百爲之慮皆從此出於是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物復何

思何慮也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明爻辭往來二字之義人生天地豈能禁絕往來往來非有不善所不善者在憧憧之朋耳蓋人心不虛靈其往來誠足爲累若既已虛靈則所往所來皆物理感應之自然適足見吾心之順利而已故觀諸天地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日月必往來相推而後

日之明繼月而生月之明繼日而生其明始生生不息焉寒不往則暑不來暑不往則寒不來寒暑必往來相推而後寒以歛暑之氣暑以發寒之機而一歲之功用始成焉故觀於日月寒暑之往來而人心之往來可知人心思慮其已過而往者乃事物之理消而屈也不可留戀於胸中其未至而來者乃事物之理息而信也不可期必於先事則吾心虛靈已同天地凡事物之往來於吾心者亦如日月之往來而適以生其明也寒暑之往來而適以成其歲也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必

以屈伸明往來之理者人心之患多於屈而思信所以致憧憧之由人能任乎自然乃自相感而利生故曰咸感無心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承屈信相感而利生句以明人心往來屈信之理也人心當屈之時不可預思夫信而信之理自在其中人心當來之時不可猶戀夫往而往之道自藏於內蓋乾坤易簡之學不外於立體致用立體往而屈也致用來

而信也然循研乎事物之義以至無微不微入於神妙
此窮理於內所以立體而常變經權千變萬化皆從此
出無心致用而用自致是以往之屈感來之信也利順
其事為之用以至行各得宜身心逸安此循理於外所
以致用而造詣日進心得益深品自卓絕無心崇德而
德已崇是以來之信感往之屈也可見陰陽互根體用
一原人但當循其在我不必容其思慮如尺蠖之屈龍
蛇之蟄隨氣機以動靜非有心於求信而自能信非有
心於存身而身自存所謂相感而利生者此也尺蠖陸

佃云一名蝍蝛一名步屈似蚕食葉老亦吐絲作室繭
化為蝶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言無心而至於自然則可由賢以希聖由聖以達天
也此字即指上精義利用工夫往字即指下窮神知化
境界工力所造吾能知之境界所至吾不能知惟純修
不已使精者益精利者益利以至窮極天地不測之神
默契陰陽造運之化其境界所造至與天地合其德日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則義不求精而自精用不求利
而自利豈非德之極盛而無以復加者乎上言無心之
感猶須用力至此則自然而然心與天通其靈妙所至
一如太虛也矣此因爻辭一思字與往來二字闡發其
理遂曲盡咸感無心之妙人能推類以及其餘爻辭所
蘊其有窮盡乎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
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不中不正處二陽之間前為四所乘後為二

所逼故其象如此曰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者三本
陽位二四本陰位陽能制陰宜也今以柔居三而見困
於二四之剛故曰非所困而困者謂四本不能困三而
三自為所困其辱名必甚非所據而據者三本不當據
依乎二而竟往據乎二其危身必然矣名辱身危死期
將至何暇顧戀乎妻子哉釋此一爻教人處困厄之地
不可不慎於進退以求免死亡之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之上六動以解悖故釋隼為陰鷙之禽指六三也三四五互坎為弓矢之器上動而成離明為能射之人如此以解悖悖自無不解矣藏器待時是明所以能獲之故蓋人之動而結括無所獲者非器不足則時未至也若既有其器復乘其時所謂成器而動自無不利但器未成君子固不可輕動器雖成而時未至君子猶不輕動是故君子不動則已一動自必有獲也釋此一爻教人以藏器待時之學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爻罪小刑輕故為愚頑之小人不知愧恥乎不仁之事不知畏懼乎不義之行其勸而進於善必利以誘之其懲而戒於惡必威以禁之蓋不能有見於其始必事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所謂小懲大誡不可謂非小人之福也此小人蓋知不足而為習俗所染者故一罹刑罰即能改悔如此釋此一爻教人學之以改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罪大惡極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字宜玩積於善者必不至為惡積於惡者必不能為善故善惡無論大小其途一分其歸懸絕此小人蓋致知而未誠意者明知其為善為惡乃以其小之故因循遷就不能勇往戒懼以圖之故惡積而至於不可掩不可解也以小善為无益以小惡為无傷正小人積惡病根抉以示人欲人玩之以慎始慮終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之九五已成休否之功是君位危而復安天命亡而復存政事亂而復治矣然君心猶有敬肆之分若以其既安既存既治遂後然自足安其位而不以為危保其存而不以為亡有其治而不以為亂則一念之肆未有不至於危亡亂者也惟雖安雖存雖治而此心常存敬畏不忘乎危不忘乎亡不忘乎亂則其謀安之術圖存

之且致治之功無所不至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皆由此一念之敬爲之也釋此一爻所以致警乎君心者至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之九四居五之下其位不可謂不尊動而之蠱思以治之其謀不可謂不大其任不可謂不重也而九四以不中不正當之故言乎其德則薄而不能當其位言乎其知與才則俱小而不能當其謀當其任鮮有不及於

覆敗者矣釋此一爻欲人玩之而知用人之宜審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之六二動成坎昭然之卦二三四互離明爲能不終日而去之象故夫子以知幾釋之幾者鬼神之機即人心事物而存者人心爲私欲錮蔽則鬼神之機雖動而心不動即動亦不能察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旣與天地合其德自與鬼神同其機故曰知幾其神言其人必神明不測者也知幾之道精微如此乃以不諂不瀆實之者蓋豫樂之時上下相溺覩諂瀆爲固然不知平常之行每藏不測之禍福君子預爲之防亓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故直以知幾許之動即指人心事物初動之時微則謂其幽渺難窺也君子趨吉避凶之道即於此時謹之一念之轉移常見其獲吉不見其罹凶故云吉之先見而不言凶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極形其趨避之決無一毫私欲之累也介如石焉如字乃設若之辭

謂君子之神明幾且能知況其所介若果爲石則其險昭照然可見有不終日而去之者乎所以然者由君子之神明於凡事物之理有當韜晦而微有當顯設而彰有當巽順而柔有當勇往而剛無不知其時措之宜所以超出倫類而爲萬夫之所瞻望也釋此一爻所以教人愼獨者至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之初九動成大順有能改過之象但改過之道非至

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子明足以燭理勇足以遷善故能速於改過而庶幾近道也夫子稱之以釋復之初九欲人學顏子之學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之六三動而變陽有若乾坤交媾之象但以乾之氣行於坤之中專一則生息雜亂則消散夫子以致一釋之言乾之情當致一於坤坤之情亦當致一於乾乃能成化醇之功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即致一之謂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之上九變而之屯益極遇屯必見傷害在上之君子欲免乎傷害必修身順理而安然後可動之於政事心氣和平而易然後可播之於號令上下之情兩相交孚然後可求其賦役君子修此三者於爲上之道始全備而無缺陷也若危逆以動民必不從誰其與之恃威以語民必悖逆誰其應之強求乎民民必逃逋誰其與之既莫之與則爭奪將起傷之者至矣此皆立心不恒之所致也此益之上九所以凶也釋此一爻教人以爲上之道者至矣○此第五章承上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二節而專贊周公之易也於此可見爻辭精微與妙蘊當無窮學者熟讀而細玩之又推類以及其餘則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足以盡天人之理足以窮事物之變其有補於人之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

確切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欲贊文王彖辭之妙而先言伏羲畫卦之由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二畫交易而成故乾坤爲易之門謂易從此出也稱之爲物者陰陽本無形象可窺交感互藏莫或端倪今三畫卦之乾則無陰六畫卦之坤則無陽判然各分若成形質故目之曰物及乾坤交易而成六十四卦則陰陽合德而剛柔各有定體不相混亂陰陽氣也剛柔其性情也必陰陽氣合而後有剛柔之

性情不可以塊然一物目之矣以體天地之撰如雷風山澤皆天地間之物事易卦將他形象一一皆摹出來故曰體以通神明之德如動止入說皆心性中之情理易卦一一推出與人共知故曰通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稱名謂伏羲命六十四卦之名雖若繁雜而總不越陰陽之理上古淳樸之風於此猶可想見至於文王繫彖則人之情僞事之利害皆備求其類而言及之類之善者則繫以吉利類之惡者則繫以凶咎非復如伏羲稱名之渾樸乃聖人憂衰世之意所爲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彰往察來謂文王繫辭將已往之事理彰著於每卦之下而未來之事理可因此以察之也若其辭所繫於事物之情形人所共見者若文王推其所以然俱本於陰陽是顯者微之也鬼神告語渺茫難知文王言其所當然俱在於卦象是幽者闡之也至於所微所闡開通其理復與卦名相當非出於伏羲卦象之外辨別其物與其萬類相宜而不混乎陰陽之情且又正言斷辭以告人使觀者確然知所趨避其於易之道可謂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其指文王稱名彖辭所稱之卦名不過謂筮得此卦者其占當如是是其取義甚小也類彖辭所言之事類如坤之先迷後得屯之建侯蒙之告蒙取凡天下之物理精粗巨細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是甚大也旨彖所立之意旨皆陰陽變化之機道德性命之微觀之若淺玩之

愈深何其遠也文彖所繫之辭或簡而該或繁雜而不亂經緯錯綜燦然有理何其文也其言曲而中者人之情僞不可以直求彖則旁引物象以通之如陰當從陽則曲而取諸牝馬陽當主陰則曲而符諸建侯旁通其理無不中乎人之情僞也其事肆而隱者人之云爲不可以顯言彖則明陳占辭以示之如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涉大川等辭何其大小不遺常變悉該是其肆也究未嘗泥於一物執於一行欲求其事則隱而不可見彖辭之妙如此其爲用不過因民心之有疑貳不能

自决聖人欲濟其行以成其事故爲明失得之報以告之耳。此第六章贊文周之易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欲贊文王彖辭之蘊教人學之以脩德而先原其作易之由也易作於伏羲歷唐虞夏商雖未嘗廢然彖辭未繫其理非人人能知故其用不盛行及文周繫辭以前民用習之者遂衆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易之作由於憂患者彖辭之係俱教人以反身脩德人處憂患勢力無可如何必思反身脩德文王雖未嘗如此然其情見乎辭亦若有此理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欲人學文王之易以脩德而大概言其九卦使推類以及其餘也文王演易先觀卦象之義而後繫以彖辭此首言文王觀九卦之象於德各有所偶也基者德之所由立履者禮也秉禮以治躬而德之崇高托始於此故履爲德之基柄者德之所以持謙沖以爲禮則持循有方故爲德之柄復者天心之來復即萬善之根抵故爲德之本恒者操守之不移乃道德之堅凝故爲德之固損以去其德之累使私欲不能留故爲德之脩益以增其德之善使天理愈滿足故爲德之裕必處困窮然後能辨其德之真僞必能井養然後德之施行有其地必能巽順乎人情然後德之裁制合於理此皆文王觀於九卦見其可爲脩德之功者如此故其辭之所繫亦無非勉人脩德之事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明九卦彖辭其有益於脩德者如此也履虎尾而不傷是其和已極至故彖傳以說而應乎乾釋之以此爲履德自有其基矣謙亨有終是已尊而且光故彖傳以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釋之持此以往德自有其柄矣復之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天心雖微小衆物皆辨其爲善故彖傳以復其見天地之心釋之所以爲德之本恒之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其辭若雜出不齊細玩其

理總不可厭故彖傳以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釋之彖雖雜理實可久所以爲德之固損必有孚元吉而後无咎是先難也至可貞利往二簋可用則後易矣故彖傳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釋之所以爲德之脩益之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長充裕而不待外設者故彖傳以日進无疆其益无方釋之所以爲德之裕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是處困窮而能通也故彖傳以困而不失其所釋之所以爲德之辨井之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是居其所而遷也故彖傳以井養不窮釋之所以爲德之

地巽之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所稱事物之宜皆隱藏其理於卦象之中未嘗顯以示人故彖傳以志行釋之所以爲德之制謂在人心之裁制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學易者當玩九卦之辭以脩德也脩德者行欲其和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雖暴虎之尾履之亦失其暴以此爲行豈猶有不和者乎禮欲有制謙則天道下濟地道上行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爲禮無太過亦無不及也是可以制禮德貴於自知天心未見其出入朋來不能以順行其德不可知也天心既見則善必自知之不善亦必自知之故得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可以自知德必期於一玩恒之辭雜而不厭實由其理之可久而不變依此以脩德德豈猶有二三乎損之時損剛以益柔宜不免物情之疾害然玩其辭曰有孚曰二簋可用其爲損不過與時偕行物情之疾害自可遠益之時損上益下未嘗言利然玩其辭曰利往曰利涉是能興天下之大利也故民說无疆欲興利者能法其動巽

施生之功自可以興利矣居憂患之地毎多怨尤之念玩困之能不失其所乃以剛中則自樂天知命而可以寡怨矣取與者必辨義之可否玩井之何以往來井井則當取之義可辨矣玩井之何以井養不窮則當與之義可辨矣是井可以辨義也稱施者必權物之輕重玩巽之辭所重在柔輕在剛則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所重在剛輕在柔則柔皆順乎剛是巽可以行權也此學易者之事也夫子教人學周公之易上繫舉八爻下繫舉十一爻皆闡發精詳顯示其義無有餘蘊今教人學文

王之易舉此九卦偏其辭而隱其義者以其精蘊畢具於各卦彖傳中也故釋九卦之義必須於彖傳中推而求之。此第七章贊文王之易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欲贊周公之作爻辭而先言卦爻變動之無定也書以載道易之爲書所載者皆天地之用鬼神之機其切於人生日用之常不可須臾之或離故曰不可遠屢遷謂六十四卦之象無一相同如師九居在二至此則九

遷居於五同人六居在二至大有則六遷居於五之類雖其屢遷如此故當揲蓍之時或九或六或七或八陰陽變動不居於一而其數則常周旋流通於六爻虛位之間謂爻爲虛者當揲蓍之時爻象未成或陰或陽或剛或柔無實可指也及爻象既成則或陽上陰下或陰上陽下其變動或以剛易柔或以柔易剛俱無一定之常則不可守以爲典要典猶册之有典要猶體之有要言無可執守也周公雖觀其變之所趨繫以吉凶悔吝之辭辭之所指即道之所在故易雖無定體而其書實

令人不可遠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言周公之作爻辭也其指周公出入謂卦爻陰陽變易九變爲八則陽出而陰入也六變爲七則陰出而陽入也度謂審度其出入之當否外指之卦而言內指本卦而言周公作爻辭既審度變爻出入之當否而其辭所言之卦本卦之理總欲使人知恐懼敬慎以歸於无咎而已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贊爻辭之謹嚴也吉凶悔吝之辭皆教人以處憂患之道周公雖深明乎事之可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故其辭極危厲筮者觀之雖无師保在前督之使敬教之使愛然玩其辭味其旨常如父母之臨愛敬之意自凜然而起所以能使人知懼者如此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言學周公之易者非其人不能也初謂揲蓍成卦之初率由也揆度也言將所得爻辭之理率由而踐履之以見於行事日揆度其方法以爲措施之術以神[illegible]

之道則既有典常之可守矣蓋爻之變動本不可爲典
要周公見天下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因繫之以
辭故率由其辭以揆其方則又實有典常之可循也方
即典常之所在但其理變動不居幽微難測非其人不
能神而明之以知其所以然確然奉之以爲行耳。此
第八章贊周公之易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易書指上下篇爻辭而言周公繫爻每爻各取一象
若不相謀而其方繫之時實推原乎此卦之始要約乎

周易原篇解　卷之九　三七

此卦之終以爲爻辭之體質也至於六爻之辭其立象
錯雜不同則唯其時物之所宜而已於一卦始終之理
非有殊也時物如乾之始之時其物取象潛龍乾之同
人之時其物取象見龍是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承原始要終句而言周公繫初上二爻也初爻之繫
必推原乎卦之所由始擬之而後言其理常幽隱難知
上爻之繫但要約乎卦之所以終推其究竟之歸其理
常明白易知何也初始爲本本則端倪微露故難知也

上終爲末末則其蘊已發故易知也是以初之爻辭其
象其占必擬議而後繫之若上爻之辭不過因初之象
占以卒成其終耳初辭擬之如乾初九取象爲潛龍坤
初六取象爲履霜在伏羲文王並無此意不知幾經擬
議方得此象其難可知至於潛之極而爲亢霜之變而
爲龍戰是事之卒了其成就終竟有如此者其易可知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承六爻相雜句而言周公繫中四爻也四爻相互於
中則一卦之體已備四卦之象其間或以陰居陽或以

周易原篇解　卷之九　三八

陽居陰採亂錯雜而物理已備或以中正而動或動而
不中不正撰數昭示而德性可見故事物之理雖無常
是亦無常非但觀其物數其德則知施於此者或不宜
於彼利於遠者或不行於近如乾九二其是在見其非
則在潛矣九三其是在惕其非則在見矣欲辨乎此信
非中爻不能全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言人學周公之易也周公六爻之辭既備人欲求存

亡吉凶之理者觀於爻辭則居然可知矣然未觀爻辭
必先觀彖辭爻辭所言實與彖辭相表裏彖言其全爻
言其動也故聰明知達之士但觀乎彖辭而思其全卦
之存亡吉凶則各爻之動其存亡吉凶之故思已過半
矣要求也居不動也言凡人本不能知存亡吉凶之理
今亦欲求知之但觀爻辭已不待動而知深贊爻辭之
可前民用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言中爻之備也二與四皆屬陰陰則其才柔順
所爲之事業不能專成必有藉於陽剛之力故其功同
至所居之位一在下體之中一在上體之下則異也位
異故所值之時勢見於辭占者其善已不同二居中而
不失其正又所行之事無過不及故多嘉美之譽四上
比五逼近於君下在三之上近於權臣故多恐懼之戒
是四之懼以近乎三五故也知四多懼之由於近則知
二多譽之由於遠矣然柔之爲道必藉陽剛以自立當
以近陽爲利遠陽爲不利　今二反以遠而得无咎者蓋
二之多譽非徒以其遠以其德之運用合乎中道不過
於柔故多譽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與五皆屬陽陽則其才剛健所爲之事業無不勝任
可無藉於陰柔之助故其功同至所居之位一在下體
之上一在上體之中則異也三當改革之際所居過中
雖以乾之君子乾乾終日猶有危厲況他卦乎故常多
凶五操得爲之權所行無不得志故常多功所以然者

五君位而貴三臣位而賤其等不同故多凶多功之不
同也要而言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君
臣俱失其道可危實甚以剛居之則强毅有爲君臣俱
得其道必能勝任矣柔危剛勝正與不正故也中正二
字乃易之大義夫子於柔則取其中於剛則取其正者
柔而不中太柔則廢矣雖正難以致用剛而不正堅僻
爲非矣雖中適以害物故柔而能中然後可以中天下
之不中剛而能正然後可以正天下之不正此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之要義也○此第九章贊周公之易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贊周公爻辭所由作而先言爻位所由生也卦至三畫天地人之理已具然三才各有一陰一陽故爻重之而爲六卦至六畫天地人之理俱包括其中無所不有鄭氏云若天之覆若地之載無不該之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揮而散之以言乎遠則莫之禦此之謂廣大大之爲天地微之爲豚魚幽之爲鬼神之情狀變之爲人物之死生無不該也無不徧也此之謂悉備天地人三才

不曰象而曰道者象一而已道則有陰陽剛柔仁義之不同鄭氏云陰斂其質陽散其文天道也靜翕以柔動闢以剛地道也以仁立人以義立我人道也故六位不曰三才之象而曰三才之道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天地人之道一則神兩則化三才既兼而兩之自然交易變動陸氏續云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爻者交也等指爻位等級爻有陰陽位有貴賤或以陽居貴陰居賤則貴者愈貴賤者愈賤或以陰居貴陽居賤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其等秩然不亂物謂奇耦之象與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之物同爻之陰陽貴賤皆此奇耦二畫所成以象萬物之類無能越其範圍故名之曰物至於奇耦相雜一卦之體或奇多耦少或耦多奇少或奇耦相均經緯錯綜粲然成文故名之曰文至其文之所雜有能與卦之時義合者則無太過無不及而爲當吉之象由此而生有

不能與卦之時義合者則或爲太過或爲不及而不當凶之象由此而生周公因繫以辭此周公之易所由作也。此第十章贊周公之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明文周繫辭之心以結上五章之意也文王拘羑里而演易固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至周公親見文王與紂之事後亦遭流言之患所遇正與文同故彖辭爻辭

其旨雖殊其心則一聖人處君父之際不敢直斥其惡惟危悚其辭以儆醒之所言物理雖指卦象陰陽而其心實欲爲陳善閉邪之端也蓋人雖昏暴未始不欲其身之平未始不憂其位之傾使能知其所以平所以傾之故有不翻然悔悟者乎今繫所告危者則使之平如訟之惕中吉損之有孚元吉无咎乾三之夕惕若厲无咎咸四之貞吉悔亡雖所値之時所處之位不能无咎而一念之敬傾遂無險不平是平不自平危有以使之也易者則使之傾如訟之終凶未濟之濡尾无攸利乾

上之亢龍有悔恒初之浚恒貞凶雖所値之時所處之位可以免咎而一念之放肆安者亦傾是傾不自傾易有以使之也故欲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欲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欲其有平而無傾其道總不外乎此故曰甚大而爲百物所不能廢也然聖人作易雖危平易傾並列其象其心豈忍物之卽於覆傾危者固欲使之平卽易者亦未始不告以趨避之道其意總欲人之始終戒懼以歸於无咎而已此聖人作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贊文周之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欲贊三聖作易之功以結全篇之意而先言天地自然之易也乾坤指陰陽自然之氣機而言與首章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之義相符合但首章教人學乾坤之易簡故以乾爲知坤爲能此章言乾坤有前知之理故乾坤俱以知言夫陽氣至健爲萬物先莫或禦之則所行自無屈撓而至易易則不爲艱難所苦其氣常清明瑩徹其知險也如自高臨下無不可見神之靈也陰氣至

順順以承乾無有二適則所行自不繁擾而至簡簡則不爲事物所累其氣常靜定精一其知阻也如自下趨上無有所礙鬼之靈也陰陽之氣機自然與事物相通如此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誠以此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言人心自然之易也陰陽之氣機在事物則自能知險知阻在人心則自能說心研慮卽所謂吾心之鬼神

也乾陽之氣主於生發其在人心主通暢浹洽融會徹
說坤陰之氣主於斂藏其在人心主精詳細密逐事研
磨心統萬事故爲乾慮必思索故爲坤人心既具有乾
坤之氣機是以乾陽所通能定天下之吉凶坤陰所功
能成天下之亹亹此不假卜筮而人心自然之易有如
此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結上二節也變化二句承首節而結之象事二句承
次節而結之唯乾坤之氣機足以前知故在天地或以

漸變改或頓從化易若難推測也其在人事則口之所
云身之所爲若難逆料也然事之吉者和氣所致必先
現祥瑞以示人昭然而不可掩天地自然之易蓋如此
唯乾坤之氣機卽在人心故人與天地雖大小不同然
觀於天地所示之象事則知事物一定之成敗占而驗
之雖事物未來者亦所不爽人心自然之易如此此聖
人所以有作易之功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言伏羲因天地人心自然之易而作揲蓍卦象之易

也天地能示人以象而不能告人以吉凶人心雖有覺
而不能決於所趨避是其能猶未成也聖人心通造化
與天地相位而三因制爲揲蓍卦象之易以成天地人
心之能使謀之人者復謀之鬼稽衆謀以定得失玩象
數以考吉凶不復思慮而得失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
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雖百姓之愚亦可與能
其事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言揲蓍之易也卦體有奇耦故曰象六十四卦之象

皆八卦相盪而成故象止言八卦也爻彖有動靜故曰
情情也者謂凡險阻之事得失之理憂虞之端皆可觀
其動靜而知其情狀告告於人也言言於人也易辭未
繫之先卦象爻彖奇耦動靜所告所言於人者卽在於
剛柔純雜有得有失有正有不正吉凶之應自然可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因揲蓍之易而言文周彖爻之辭其理有如此也文

周繫辭觀卦爻之變動教人以趨吉避凶之機以盡其鼓舞之利是變動以利言也其動而善辭則繫以吉其動而不善辭則繫以凶是吉凶以變動之情而遷也彖辭亦焉乎變動者主揲蓍之時二體之來無有一定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者卦爻之中凡陽多陰少則陰爲陽愛陽與陽必相惡而相攻陰多陽少則陽爲陰愛陰與陰必相惡而相攻相愛者吉相惡相攻者凶是吉凶由此而生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者卦爻之中遠則相應近則相比若陰陽相應則舍近比而取遠應若陰陽

相比則舍遠應而取近比其取舍或當或不當然必有所舍而後有所取但不能免乎疵病是悔吝由此而生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者其相攻相取之道若以情相感雖惡雖舍而亦獲利若以僞相感雖愛雖取而亦有害是利害由情僞而生也凡易之情四句又專言爻辭悔吝之理爻象之動尤貴與近相得如四動必與五相得三動必與二相得方能吉利若與上下近爻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所以悔而且吝也悔吝在人心凶猶未定害猶未至故曰或

此節道者得其融方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三聖之易既作人之來求筮者鬼神聽其告語之辭即能知其心之險阻所不吉凶休咎無一毫差謬也將叛乎正理者其中有所歉故其求神之辭往往慙愧若不能出諸口也中心不明乎正理者惑於兩端之見故其求神之辭往往岐出如枝也吉人心裏明白故其求神之辭言簡而誠自通躁人急欲逞其意惟恐神之不知故其辭常失於多欲誣陷善類者巧爲詆毀不拘

一端故其告神之辭每游移無一定也失其所守者其中必有所畏懼故其求神之辭必屈抑而不敢伸也凡此皆人心自然之機或爲險阻或爲易簡其相通之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人可欺鬼神不可欺非乾坤健順之氣彌綸充周無在而無不在烏能如此問焉以言即受命如響也乎。此第十二章通贊三聖之易以總結全篇之意也下篇共十二章首章贊周公之易二章贊伏羲之易三章贊文周之易爲一小提肎四章承三章首節而申贊伏羲之易五章承三章二三節而贊周

公之易長短相間錯雜成章爲一小起止六章七章專贊文王之易八九十章專贊周公之易十一章合贊文周之易爲一小結束長短相均條理不亂末章則將天地人心卦象彖爻與人之用易一一收結完畜於此可見聖人文章變幻不測非後人所能學也竊疑此篇贊伏羲之易與贊文周之易多寡不均細觀說卦篇首二章乃贊伏羲之易與說卦篇之義例不符文辭亦不類其爲錯簡無疑若序而正之當在此篇之首然先儒並未論及之故闕之以俟知者

周易原篇解卷之九終　次男斯廓郎堂[illegible]校刊

[seal]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

[seals]

孔子文言上篇第八

會昌胡

此夫子專贊乾卦之辭也文言之名見於史記太史公親受業於田何其所稱必有據但亦未嘗以文言專屬乾坤二卦耳其言曰孔子晚而好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意所謂彖乃彖傳象乃大象小象傳謂夫子序彖傳於文王之易繫大小象傳於伏羲周公之易也故繼之曰韋編三絕至於說卦

文言乃夫子之易當各爲篇者竊意今之繫辭當爲文言今之文言說卦雜卦序卦皆當爲說卦夫子贊易蓋文言二篇說卦五篇也仁傑吳氏古本周易以繫辭爲說卦以說卦爲文言繫辭之名歸之周公之爻誠非無見第考班史亦稱繫辭文言序卦之名故仍其舊而不改云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教人法天以爲學而先言人性之德原本於天也元

仁禮義知之序解得不差

亨利貞乃天之四德降命於人則爲性之四德元亨陽
也利貞陰也聖人陰陽合德四者之理自無偏勝凡人
則偏於仁者禮常有餘而知毋不足偏於義者知常有
餘而禮毋不足故配仁於元配禮於亨以其皆陽德也
配義於利配知於貞以其皆陰德也元之在乾資始統
天故人得之慈祥愷惻而五常百行皆從此出是善之
長也亨則品物流形故人得之絜齊相見而天秩天序
從此萃聚是嘉之會也利貞之在乾各正性命保合太
和故人得之利則心有裁制而萬事萬物各得其宜無

有乘戾之嫌是義之和也貞則中有定見而知明守確
無有不立之事是事之幹也人性仁禮義知之德即本
於乾之元亨利貞故中庸謂天命之謂性即此理也其
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即下節之理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教人法天以爲學也體乾之元則生生之理周流無
間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故足以長人也體乾之亨則暢
茂條達衆美畢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能與之會合

見聖徹故自四通八達

也體乾之利則因物付物各適其宜並育而不害並行
而不悖義自得其和也體乾之貞則知明處當堅固不
拔可以經常可以踊變而無不可幹之事也體仁嘉會
以行而言利物貞固以知而言君子之學不外於知行
並進也其在大學則利物和義物格而后知至之事貞
固幹事知至而后意誠之事嘉會合禮心正而后身脩
之事體仁長人則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
而后天下平之事也大學之道其理盡在於此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禮義知之德唯君子自彊不息之功然後能行之猶
元亨利貞之占唯乾卦而後足當之故文王繫辭不徒
曰元亨利貞必曰乾元亨利貞不然乾卦之名伏羲已
命之文王何爲復出也。此第一節贊文王彖辭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贊初九爻辭所以爲潛龍之象也乾剛發動其德爲
龍動而在下其時爲隱龍之德神明變化豈能終隱然

使亟思用世以成其名將與世推移是爲世所易矣惟
動而能潛不隨世以變其操不沽譽以成其名雖世不
我用身遭遺佚而不怨世無知己家國非之而不顧蓋
不求見於世不求知於人其心之所樂也則行而爲之
易乎世成乎名其心之所憂也則違之而不行所守確
然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眞潛龍之德也乾初發動爲
乾之姤姤者遇也以陽遇陰遇所不當遇故有易世成
名之懼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深贊龍德之堅邪世不能
亂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潛能有

之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贊九二爻辭所以爲見龍之象也龍之神明變化不
潛則見見則涉乎世物而有功業可見矣然飛而在天
亦見也但其位尊其業廣非下學之功所可擬議故不
若見而在田其功業尤親切可指也龍德正中謂有龍
德而又正當中位故其動則爲見龍也庸言五句正言

見龍正中之德蓋天之降衷不外一誠誠之能行由於
無邪言而不信行而不謹邪之所由以入也故雖庸常
之言行亦必信必謹則邪無從入而誠可存矣誠之所
施爲善善蓋一世則其言行已足以兼善天下而其心
猶恐有不信不謹不敢矜伐是誠之存極其至故其德
之所及者博而能變化乎物也德指善之所及而言龍
德如此二雖非君位而已具人君之德矣乾二爻變爲
乾之同人曰言曰行曰善世曰德博而化皆與人同之
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贊九三爻辭所以終日乾乾之象也三居下之上處
危疑之地非進德脩業不足以勝之德謂存諸心者業
謂見於事者忠信則心之私日去而理日益故所以進
德脩其辭令而必以誠爲倚着則措諸事者皆實心見
於言者皆實也故所以居業此君子內外交致以爲進

脩之功也知理之所至而行亦至之則知非徒知故可與幾於道知理所由終而力能終之則不但於中途而經權常變之宜皆存於此心故可與存義此君子知行合一以爲進脩之極也故能居上不驕在下不憂惟終日乾乾因時而惕以進德脩業雖處危疑之地亦何咎之有乾三發動爲乾之履履者禮也君子進德脩業本過循禮以淑身使視聽言動皆歸於則耳禮必以忠信爲本忠信以進德正克己復禮之事卦變成兌兌爲口舌故須脩辭禮之極至處曰至禮之歸宿處曰終之幾

二三四五成離明知也可與幾兌說諸心也可與存義離照諸事也三在內卦之上爲居上位在於下體曰下位因其時離明入於兌澤曰終之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贊九四爻辭所以爲或躍在淵之象也四在上體之下以陽居陰以位而言謂之爲上則又在下以爻而言陽雖主進陰又欲退故其象爲躍躍者上而即下進而速退也下者四之常今躍而上則上下无常矣其迹似闇奸天位而爲邪者然其心實非爲邪也進者九之恒今躍而退則進退无恒矣其迹似若於寂處而離群者然其心實非離群也君子德業既成欲及時行道以利濟天下不敢苟且以往故無躁進之咎乾四發動爲乾之小畜陽爲陰畜欲上不能欲退不得其欲及時之心不得已而躍以赴之咎之端也然或之爲言愼而又愼終得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贊九五爻辭所以爲飛龍之象也天陽氣龍陽物龍飛在天乃其聲氣之同相應相求猶水火之流濕就燥自然而然一定不移也雲龍風虎乃與起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意世特患無聖人則物不知所從一有聖人其德自爲物所瞻仰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龍虎非有意於風雲風雲自不能離乎龍虎也本乎天者親上二句是明所以相應相求相從之故由於陰陽所生各以類別也重在本乎天者親上句正是飛龍在天之義本乎

地者親下如水之流濕風之從虎皆是然只是帶説乾
五發動爲乾之大有已相應相求就濕就燥從龍從虎
皆所有者大之義也曰同氣同聲水濕火燥雲龍風虎
即火在天上大有之義也聖人作而萬物覩正日麗中
天人皆仰之之象至日之本乎天而親上其象又不必
言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贊上九爻辭所以爲亢龍之象也自恃其貴所以不

思保其位自以爲高所以不思養其民自見爲賢所以
不禮賢人賢人其處下位而不輔所以取象爲亢龍所
以動則有悔吝也乾上發動爲乾之夬曰无位无民无
輔皆決而去之之象○此第二節贊周公六爻之取象
也重在象不重在占後君子以成德爲行節重在占不
重在象不然則反複矣

潛龍勿用下也

此申明初九既有龍德何以終隱之故蓋神靈不測龍
固可用然其汪洋窮乎玄閒水下土泊陵谷者亦必有
所乘而後能之若蟠動於地之下亦與凡物等耳不能
不潛而勿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此申明九二既有君德何以在田之故蓋猶如舜之克
諧烝乂固帝之所求也然雖有濬哲文明之德而猶陶
於河濱漁於雷澤玄德必升而後聞故當有鰥在下之
時亦側陋之匹夫其時猶舍而未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此申明九三終日乾乾所以爲進德脩業之故蓋猶如

周公之袞衣繡裳固股肱心膂之託也然當流言謗興
之日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不得不几几自安以求德音
之不瑕故當東征危疑之地惟終日乾乾以行其職分
所當爲之事而已

或躍在淵自試也

此申明九四之躍所以爲欲及時之故蓋猶如武王之
積功累仁既爲上天所眷顧然當遵養時晦之日殷猶
未可勝動猶不能棄故孟津一觀兵即退而自脩其德
非不度勢亦以自試耳

飛龍在天上治也

此申明九五所以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故蓋猶如堯之佐摯封植。受封於陶。非無欽明文思之德也。而爲荒淫者之臣。其綱紀之亂如故。及躋帝位。而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聖人必作而在上。其治乃可覩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此申明上九所以无位无民无輔之故。蓋猶如紂之敢行暴虐。以殘害萬姓。焚炙忠良者。由其心欲窮極所欲也。故雖上天降災。罔有悛心。所以動而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總承六爻言欲體乾之德者。必如用九之剛而能柔。天下乃無不治之事也。乾元可以統四德。用九可以統六爻。故乾元之道。即在用九之中。非有二理也。用九之九在初。雖下而實非潛。在二雖田而實非舍。在三雖惕而實不危。在四雖淵而可不躍。在五雖治而實不藉乎勢。在上雖窮而實可免乎亢。蓋用九全體皆動。不可以一爻之象擬之。故曰天下治。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意。○此第三節申明二節之意。以人事之進退言六爻時位之不同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申明龍之所以在下而潛者。由味淡聲希之時。微陽潛藏於下。天地閉。賢人隱。故雖有龍德。終當勿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申明君德既見而時猶舍者。非天下昏亂不知求二也。二之出潛離隱。以見於田。正以君明臣良。時運亨通。故昭著其德。以應時之運。但猶未登庸。故曰舍耳。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此申明進德脩業所以爲當行之事者。以三居人爻之下。下體之上。位高實疾。顛剛過則忤物。其時當危厲。以自治。故舍進德脩業而外。無可爲之事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申明躍之所以爲自試者。由四離下體而居上體。當乾道改革之際。天命雖移。禍亂未定。故必躍以自試其可否。不敢輕於進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此申明聖人作而萬物覩所以爲上治者。由五以陽剛

中正居於尊位唯有是德乃居是位既居是位則其德之所及宜無不治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申明上九之所以窮而災者由不知持盈之道故時極亦與之偕極所以亢而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總承六爻言欲盡時乘六龍之道者必如乾元之用九乃見天有一定之法則也同此一九也在初則潛在二則見在三則惕在四則躍在五則飛在上則亢若無

一定之則矣然唯剛而能柔則潛不至絕物見不至干時惕不至畏葸躍不至躁妄飛不至粉飾上不至高亢莫不有一定之則無太過亦無不及即所稱龍德君子聖人之事是也故无首一象兼群龍而言之以其爲用剛之則。此第四節申明二節三節之意以天時之消息明六爻時位之不同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又以天道贊文王彖辭見周公作爻不過發揮其蘊以爲治道見彖爻所言非有異義也乾元之氣萬物資之以爲始始則自無而有自有而著周流無礙未嘗間息故始而即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既始而亨亨則必利利則必貞利貞之於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各正者性也保合者情也性爲本體情爲應用故保合萬物之情至於太和者利之所爲觀於正秋物既暢茂漸和而漸成是也各正萬物之性不入於邪者貞之所爲觀於隆冬物幹堅勁無不各獲其正是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承上文而專贊乾始之大即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之說也元者氣之始故不曰乾元而曰乾始惟乾始之氣極其盛大故一始無不始流行充滿徧利天下至於收斂含藏亦莫非此氣之翕聚故其所利無可指名不可以言語形容何其大矣哉此真天地無心而成化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贊乾始之大實出於乾也乾爲純陽之氣故其四德

之運無所屈撓而剛無少間斷而健無過不及而中無
少偏倚而正凡其剛健中正無陰柔之雜而純無邪惡
之雜而粹其純粹之至又極其微妙而精故其一元之
運亨則利利則貞貞則復元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而極
其大也或疑乾剛尤未不得言中正者不知三畫之乾
則無陰六畫之坤則無陽故繫辭稱乾爲陽物坤爲陰
物若六畫之乾其畫已偶陰之數且兩乾相對儼然一
耦也故其用雖純剛至健亦自無過不及不偏不倚而
中正若六畫之坤純陰無陽必順乾而後能有功不然

則孤陰不能成物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贊周公爻辭能發揮彖辭之蘊見彖爻之合也一元
之妙由亨而利由利而貞貞復起元循環無端不可推
測一龍之德由潛而見由見而惕躍飛亢莫非此元亨
利貞之運所爲故亢非貞也亢極則必復潛利將爲貞
之機也潛非元也潛久則必見貞將復元之機也見即
亨也見而惕亨猶未利惕而躍躍而飛亨已利矣蓋六
爻之動莫非元始之氣所爲莫不各具一貞之理而或

亨或未亨或利或不利其中曲折之情當因時以制宜
六爻將其情發越出來使無隱藏揮散出來使無遺蘊
故凡萬事之殊萬物之類萬時之變皆能旁通而曲盡
之旁者偏而不正之義元亨利貞各有其正今爻曰潛
曰惕曰躍曰亢皆非四德之正惟二五居中爲得亨利
之正餘皆從四德夾縫中言事物之情有如此象故曰
發揮曰旁通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贊周公六爻之象可乘之以出治也治天下之道仁

育義正不外一時措之宜六爻所發揮之理其象皆以
時成故當其時則乘其象所行自無差忒其膏澤之流
恩施之潤真如龍之興雲致雨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
不復其性矣○此第五節合贊文周彖爻之辭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贊初九所以勿用之故君子之德以用而後見若潛
而勿用誰知其德之成否然初之潛實非其德之未成
也若以初之德措之事業宜有功迹可見但其時隱而

未見故雖有經綸之才不能違時以成君子是以不輕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贊九二所以爲利見之大人君子在田間若分心於利祿則學問寬仁之事必有所未盡運際明盛而不亟於求仕惟自盡其脩已治人之道故雖未居君位已具君德自當爲世所利見也草廬吳氏曰理具於心而散於事物事物之理有一未明則心之所具有一未盡必博學周知俾萬理皆聚而無所闕遺故曰學以聚之辨剖決也既聚矣必問於先知先覺之人以剖決其是否故曰問以辨之寬猶曾子所謂弘張子所謂大心也居謂居業之居問既辨矣必有弘廣之量以藏蓄其所得故曰寬以居之仁者心德之全天理之公也既有以居之矣心德渾全存存不失應事接物皆踐其所知而所行無非天理之公故曰仁以行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贊九三所以无咎之故三陽位九陽爻故曰重剛上不在天處上體之下也下不在田居下體之上也重剛不中其德之可危不在天不在田其位之可危然能乾乾惕以防其危雖危亦得无咎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贊九四所以无咎之故四以陽居陰非重剛重字當衍剛而不中其德之可疑不在天不在田又不在人其位之可疑蓋疑者兢慎之事也惟四能疑疑故欲進欲退猶豫未定人能詳審乎進退之理自不至輕進輕退而獲咎四居人爻之上而云不在人者辭曰在淵故也又仲遠孔氏云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原缺第十八葉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一節收結通篇之意也反覆唱歎乎聖人欲學易者深味而詳玩之也物不可亢亢則退退則亡聖人深知其理而著其象於易聖人非徒立此象也欲以盡其意也聖人之意無不欲龍之見龍之飛令不得已而至於亢在亢者固不自知其亢也猶以爲見爲飛耳故立一亢之象以警之使悚然知進之必退存之必亡兢兢戒愼不失其正其識亦將與聖人等矣此眞聖人作易之意也○此第六節贊周公六爻占辭之義也文言上篇共六節分作兩截看自首至乃見天則爲一截乾元者至末爲一截俱以彖辭爲冒後分爻辭爲六段所以不板滯雷同者妙在上截將爻辭分作三層申釋多寡相間局便不板下截總冒將彖爻之辭兼明其理意便不同其尤妙者末節收結全篇止反覆唱歎乎聖人如蜻蜓點水若即若離言有盡而意味無窮

孔子文言下篇第九

此專贊坤卦之辭也六畫之坤純陰無陽若不從乾而動不可以名坤故曰坤順也彖辭之贊不外此理至六爻之象皆陰動變陽其義各有得失又非專取從乾之義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贊坤之四德也動剛以元亨言德方以利貞言坤道無專始其元亨難明故即借乾之元亨以明之動剛乾之元亨也蓋孤陽不能獨生雖其資始亦必藉坤陰之助所以乾動而坤亦動乾剛而坤亦剛至柔者離乾而言坤之本體動剛者合乾而言坤之大用是即元亨也至於利貞則乾之利貞亦屬乎陰乃坤之本德至靜者寂然不動與保合太和相似即至柔之體也德方者賦形有定與各正性命相似即動剛之成也此皆以造化之功釋坤之四德故陰陽兩在合而難分不然六畫之坤歸於無陽若非順乾而動則坤之用或幾乎息矣

後得主而有常

此贊彖辭先迷後得之義乾先坤後則乾爲坤之主坤得乾以爲主其所資生乾始之坤成之亘萬古而不易給萬類而不變是有常也後得主即坤隨乾動之元亨有常即乾得坤成之利貞

合萬物而化光、

此贊彖辭西南得朋之義西於時爲秋於德屬利萬物遂說而保合其大和有含藏萬物之意南於時爲夏於德屬亨萬物絜齊相見而流其形有化機光明之意秋之收斂夏之發育莫非坤之利亨所爲故曰西南得朋得其致養之道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贊彖辭東北喪朋安貞吉之義東於時爲春於德屬元坤元不能始物必有資於乾乾始坤乃得生是坤之

元必以順爲正故曰坤道其順乎北於時爲冬於德屬貞坤之貞各正乎物之性命若寂寞無爲矣然其保合乎物之生機正以待乾之資始乾元之氣一到坤貞之氣即闢而相承以時行其生生之機是坤之貞元皆所以順乾不能自主故曰東北喪朋安貞吉蓋元亨利貞分配四時乾坤俱有夫子於乾則於彖傳發明之獨坤猶未之及故於此借西南東北之義以四方配四時而分屬乎坤之元亨利貞以見乾坤合德之用○此第一節贊文王彖辭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贊初六履霜所以堅冰至之故霜積而成冰天地自然之氣故善積而致慶惡積而召殃亦人事自然之應但聖人教人操其權於我則可盡人事以回天心坤之初不靜而動有順從陰惡之象若果順其勢其禍必至於弑父弑君而不可底止夫子教人辨之於早於陰之初動即逆其勢使反而從陽猶人惡念初動即察識懲

創以改其念慮初則其勢未熾用力甚易於此改惡從善則可轉禍爲福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贊六二所以爲直方大之故直其正謂六二以陰居陰爲得其正故其體直而不邪曲方其義義乃吾心之裁制於德屬陰六二具有其德故其用方而極整齊此坤二之動其德有如此者君子欲學六二之直則當以主敬爲功敬則此心常存無纖毫邪曲藏於胸中故內

亦無不直也欲學六二之方則當以由義爲門義則經權常變各得乎事物之宜故外已無不方也敬義交致內外互養德不期大而自大豈猶有孤而無與者乎將見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孝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復有何疑於其所行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贊六三所以爲含章可貞无成有終之故三爲陽位是有章華之美者也以六居之則陰能含藏其美使不

顯露故以從王事弗敢自有其成功蓋坤所以對乾乾爲天坤則地道也乾爲父坤則妻道也乾爲君坤則臣道也地道不過代天以終物豈敢自有其成功哉所以雖有美而必含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贊六四所以爲括囊无咎无譽之故四居近君之位宜有功業可稱乃慎密不出无咎无譽者蓋賢人之通塞視乎時運天地之氣若通暢變化和育萬類草木且

蕃盛況賢人有不出乎若窮陰凝閉否塞不通賢人之道與時俱否未有不高蹈遠遁而隱者也今六四重陰不中天地閉塞之象賢人之括囊无咎无譽蓋謹守其身而不爲世用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此贊六五黃字之義黃者坤土之色五位在中正當其色土能資生萬物生意不窮土能致養萬物並育不害君子體其黃之象而萬理備具渾然一中如溥博淵泉時出不竭所謂通也條理井然綱紀不亂所謂理也

正位居體

此贊六五裳字之義裳者下之飾五以柔居尊爲能謙卑以下人故有此象君子體之既正乎至尊之位人莫敢僭越矣復謙恭以下士平易以近人則得乎居上之體而無驕慢之形是有得於裳之爲象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贊六五元吉之義中德而至於通理則衆美兼備包藏富有無美不在其中矣其暢達於四支也則深藏若虛大智若愚有恭遜之容而無驕矜之色其發見於事

觀象精細

業也功高天下而處之以讓業蓋一世而視之若無何其居之有體哉故其德極盛所以其共極至也元吉之占夫又何疑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贊上六所以爲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故聖人作易原以扶陽而抑陰坤上發動微陽在外而見剝以本卦而觀六爻俱陰純之卦一陽相薄陰若有无陽之勢稱之曰龍猶餼羊之存其名見陽雖盡而猶未盡所以扶陽而抑陰也未離其類謂在外一點微陽亦從陰變出凡物初生離陰就陽未有不帶血者血之色本赤若在人身爲陽毒所攻則變成紫黑而爲玄爲陰毒所滯則壅瘀成膿而爲黃玄黃相雜陰陽交攻之象曰天玄者見陽之傷也曰地黃者見陰之傷也陰陽俱傷豈坤陰剝微陽之象也漢上朱氏云月盛則掩日臣强則疑君其說甚透然曰天玄地黃亦非陰之所利其儆之亦深矣○此第二節贊周公六爻之辭也文言下備共二節段落整齊結構謹嚴然其多寡詳畧亦寓有參差錯落

之致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終　次男斯廊仰堂甫校刊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一

會昌胡道問近思氏編釋

孔子說卦篇第十

此夫子通贊乾坤六子之辭也繫辭云八卦相盪又云八卦成列又云於是始作八卦及八卦定吉凶八卦以象告可見易之象盡在於八卦也夫子贊辭離奇與妙每難臆解孔安國尚書序有云八索者索八卦之隱義其即此類之謂夫子因而述之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贊揲蓍之法所由生也聖人謂伏羲作易謂畫卦卦象既立必有揲蓍之法乃可以神其用伏羲能默契乎神明之道以生揲蓍求卦之法此易所以有蓍也神明謂鬼神之氣機可以前知者贊猶通也與顯相相反聖人顯相化育之功有事爲可指聖人幽贊神明之道無聲臭可求惟其心與神明相通因藉蓍以立法及其法既立則人人皆可以前知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贊揲蓍之數所由起也天數一三五參也地數二與四兩也一三五參之爲九二四兩之爲六此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之數所倚以起也二與五相參爲七一三與四相兩爲八此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之數所倚以起也至揲蓍之法掛一參天也分二兩地也揲四兩地也歸奇參天也是揲蓍之數亦倚之以起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贊揲蓍之数既立文周因而繫辭其功用爲甚大也

揲蓍之法四營爲一變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既成或主陰或主陽或陰陽分或陰陽雜文王觀其二體繫以彖辭而立全卦吉凶之象是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然彖統言全卦之體猶未盡變通之藴周公又於六爻之中察其陰陽之老少審其奇耦之動靜發越其隱而大明之理揮散其聚而不出之道繫以爻辭是爻所由生也卦惟奇耦故稱陰陽爻有動靜故曰剛柔由是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凡進退存亡之道健順動止之德皆能旁通其情融洽其旨無

所乖逆而和順也且和順之中於事物之義條理不紊析之極精而理於義至若道德義之具於人則爲性付於天則爲命此理原不易窮究然以卦爻之陰陽剛柔窮之知吾性之理不外於仁義禮知四者其於性已無不盡也性既盡則知此理在人而不始於人惟天有以命之直與天命之原相通無間矣豈非以至於命乎作易之功用其大蓋如此○此第一章合贊三聖作易之功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贊伏羲重卦之義也謂聖人作易卦至三畫已具三才之象又必因而重之者蓋欲將性命之理顯示於人使無所拂逆耳夫同此性命之理以天言之則曰陰陽以地言之則曰剛柔以人言之則曰仁義三才之道俱以兩而立故易卦之畫亦以六而成此卦所以必因而重之也三既重而爲六五上即天道之陰陽三四即人

所見亦是

道之仁義初二即地道之柔剛性命之理不已順乎若言乎其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各半截然相分然陰位陰居之陽亦居之陽位陽居之陰亦居之位有定而用無定剛柔交錯迭用以成文章又可知立天之道非徒曰陰陽也陰陽必有循環之運立地之道非徒曰柔剛也柔剛必有交錯之能立人之道非徒曰仁義也仁義必有相濟之美其所以順性命之理者乃爲至盡也○此第二章贊伏羲之易也玩此二章之義與此篇專贊八卦之例不同恐有錯簡若取之以冠繫辭

下篇之首則與八卦成列章恰相連接惜先儒未嘗論及故仍其舊而不敢易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明八卦所以相盪之由以贊伏羲之作易也伏羲作易畫一奇以象天畫一耦以象地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謂由是剛柔相摩而成八卦具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已足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矣而八卦何以又相盪乎蓋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原異體而同用而山澤雷風水火又各効能於天地若使山澤不通

氣雷風不相薄水火相厭射則庶類無生成之功品物無變化之用天地之化育或幾乎息矣故乾既以三奇象天坤既以三耦象地陰陽各判以定尊卑之位而艮兌則以三相易如山澤之通氣山澤之氣由外而通艮一陽交乎二陰之外兌一陰交乎二陽之外也震巽則以初相易如雷風之相薄雷風之薄由內而出震一陽奮於二陰之內巽一陰入於二陽之內也坎離則以中相易如水火之不相射射厭也氣得乎中始不相厭坎以二陰含一陽於中離以二陽含一陰於中也夫山與

澤通澤亦與山通則成咸損二卦雷與風薄風亦與雷薄則成益恒二卦水不厭乎火火亦不厭乎水則成既濟未濟二卦由是推之天地雖定位亦有相交之理否泰二卦是也然則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功用雖殊同在天地之中豈無各各相交之用此八卦所以相錯而成六十四也錯者錯雜之義八物相交錯雜不齊之貌盪者周旋之義一卦與七卦相交周而復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贊易之所以能前知也往謂已往之事順者陽之事也來謂未來之事逆者陰之事也天地間之理已往則昭著於前可一一而數之不必用易以推求但順觀亦可自得未來則隱藏於後必探索而後知若不用易以推求無由識其所以然是故伏羲畫卦必重三爲六合陰之數也盪八爲六十四亦合陰之數也易卦唯與陰數相符合故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所以曰易逆數也子章郭氏曰數往者如今日說前朝事由元宋而唐以及三代有往蹟可指有文獻足徵名曰因往名曰稽故何其順也知來者如今日說明日事近之一年遠之十

年又遠之千年萬年無端倪可尋無朕兆可擬名曰前知名曰逆覩何其逆也夫易之爲教大抵略於往而詳於來尚辭尚占則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論數則曰極數知來論蓍則曰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故曰章往察來皆逆數也○此第三章贊作易之由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贊易有八卦之象已具天地造化之功用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之義也雷動以

鼓物之生機風散以解物之欝結所以生之也雨潤以澤物之枯槁日晅以燥物之濕滯所以長之也艮止以歛物之生機使之不過兌說以暢物之生機使之保合所以成之也乾君坤藏通承六子而言若謂始之藏謂終之也六子之功用雖極變化若非乾則無以始非坤則無以終蓋乾坤之四德本足以兼六子之功用而六子之功用又各分乾坤之一德故乾惟有主宰以君之坤惟有包涵以藏之而已然曰君曰藏亦可見六子之功莫非代乾坤之所爲乾坤固不可以一德名也上六

句之字指物後二句之字即指六子雷風雨日言象不言卦艮兌乾坤言卦不言象者動散潤晅之功乃物之出機所重在象止說君藏之德乃物之入機所重在卦也○此第四章就一物生成之序以贊八卦之功用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贊八卦之體既立而萬物生成之序易書中皆具有其理也帝者生物之主宰寓於物而不見其形者也出謂氣機初動端倪纔露震一陽初動故爲帝出乎震齊則由微而著形質盡出巽二陽在外故爲齊乎巽見則光輝發越宣著盛大離明所照物無遁形也役則竭力生息養育無遺坤陰所涵物皆樂遂也物得陰氣歛欣充裕收歛各足兌一陰在二陽之外故爲說言乎兌陽爲陰薄搏擊相攻陽將全藏乾三畫純陽故爲戰乎乾乾戰已定陽得歸藏於內而休息若慰藉安存然者坎一陽處二陰之中故爲勞乎坎坎勞已足生理完備各正保合以爲出震之端則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爲成言乎艮二言字乃助語辭如詩駕言出遊之言上章

入以字歸重在卦以易理合造化也此節入乎字歸重在帝以造化合易理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節贊帝之出入隨乎卦此節贊萬物之出入隨乎帝
也平庵項氏云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
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
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旺四季故
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
東北方之卦金木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
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
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
故近北而接乎陽紫峯陳氏云火氣極熱物無由而成

水氣極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爲中和故火金之交
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者也
漢上朱氏云離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則餘
卦可以類推矣誠齋楊氏云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乾
西北之卦陰盛陽微之時陰疑於陽也問 桉播五行於
四序自堯舜命官之時箕子陳範之日已有此理夫子
此一章言伏羲八卦之象亦具此理見造化之功用盡
在於易書中也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義繫辭止言
乾坤此兼言六子者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功用也

其序坤於離之後序乾於坎之前者水火天地之大用
水火交而後能生物故乾居坎之前卽乾以君之之義
也坤居離之後卽坤以藏之之義也若配八卦於八方
坤當西南兌當正西不明言其方位者蓋以二方乃萬
物由出而入之地中央之土寄於其中不可專以二方
言也邵子本此理而作爲圖作圖以釋易則可謂易爲
說圖則不可且分先天伏羲後天文王則尤不可也詳
觀說卦雜卦二篇俱贊伏羲之易未嘗及乎文周文言
序卦二篇俱贊文周之易未嘗及乎伏羲若混而一之

恐非夫子之意○此第五章就萬物生成之序以贊八
卦之功用也一物生成之序其重在物萬物生成之序
其重在帝故所次各有不同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
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
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去乾坤而專贊六子以收結上三章之意也神也者
句是總冒動萬物者六句結雷動帝出二章水火相逮

三句結天地定位一章然後能變化句是總收上章以八卦配八方故乾坤亦與六子各處一方此章專言其功用則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功用故去乾坤而專言六子六子所爲莫知其然而然者則爲神神即帝之運用也其於萬物無在而無不在至精至妙故曰妙萬物而爲言動撓燥說潤終始六子之功用也其所以莫疾莫熯莫說莫潤莫盛者則神之所爲也萬物出乎震故雷一發聲以鼓動萬物之生機莫有疾於此者齊乎巽故風一摇動以撓散萬物之欝結莫有疾於此者相

見乎離故火氣所暴以熯乾萬物之濕滯莫有熯於此者說言乎兌故澤氣所滋以說萬物之生意莫有說於此者勞乎坎水性勞而不倦故涵潤萬物使各充足莫有潤於此者成言乎艮艮主冬春之交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終萬物始萬物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莫有盛於艮時也艮不言山終始萬物非山可言也此六子各致其用以一而神者也然動撓燥說潤終始六子不能以獨化故必坎離交而水火相逮及震巽合而雷風相薄其氣不相悖逆艮兌感而山澤之

氣相通接然後能動能橈能熯能說能潤能終始或陰變而陽自無趨有或陽化爲陰自有返無而萬物既成其終又成其始也是以一而神者以兩而化造化之功用何一不具於易書中哉○此第六章贊六子之功用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易有八卦所以通神明之德也乾純陽其性至剛其才不息故至健坤純陰其性至柔其勢善承故極順

一陽起於二陰之下陽奮動而欲出故震動也一陰伏於二陽之內陽欲入而散之故巽入也一陽處於二陰之中陷溺而不得出故坎陷也一陰在於二陽之中附麗而不能去故離麗也一陽進極在上動者可止故艮止也一陰處上必退二陽當進可說故兌說也震坎艮皆生乎乾而爲陽卦故動陷止其德俱剛巽離兌皆生乎坤而爲陰卦故入麗說其德俱柔盧齋蔡氏云健於初爲動健於中爲陷健於終爲止順於初爲伏順於中爲麗順於終爲說○此第七章贊八卦之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遠取諸物以明八卦之象也乾健則能行遠故為馬坤順則能任重故為牛平庵項氏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以奮動之身潛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為龍震之一陽本出於乾故天文房星為天駟為蒼龍馬蠶

同氣蠶書以蠶為龍精是震一陽為龍之象以入伏之身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者雞也巽一陰伏於二陽之內故為雞巽之一陰雖出於坤而二陽方盛故雞為積陽火德之精巽木含火之象陽出雞鳴以類相感也雞好邪視陰柔不正也外汚濁而內剛躁者豕也坎內剛外柔故為豕豕水畜也俛首趨下而喜卑穢又其性喜雨天將大雨則進涉水波故坎象似之外文明而性耿介者雉也離外陽內陰故為雉雉文鳥也不處下濕之地離火就燥也五色成章離之文明也其交有時別有倫守介死節離之柔得乎中正也漢上朱氏云八卦獨巽離為飛鳥者何也曰南方七宿朱雀也午為鶉火之次未為鶉首巳為鶉尾其咮在柳其翼在翼柳午也離也翼巳也巽也外剛內柔而能止物者狗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為狗狗性前趨能搏噬物艮之陽剛在前也狗善守禦能警非禮艮之靜止而光明也外柔說而內剛很者羊也兌以一陰說於二陽之上故為羊羊性前逆牽羊者必驅之而後行兌之一陰在前也羊性喜群毋成群則以一雄為主兌之柔順而喜說也周

易謀類泰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鄭注金雞玉羊二山之精巽居東南泰山之位兌居正西西嶽之位也○此第八章遠取諸物以贊八卦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近取諸身以明八卦之象也純陽而圓尊居在上者乾為首之象純陰而方包藏能容者坤為腹之象足在下而善動震一陽下動故為足股下岐而上合巽一陰內拆故為股坎水主聽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故坎為

耳離火主視目精外附陽在外而明故離爲目手剛在前而能止物艮以陽止於上手之象也口脣上開而主言語兌以陰拆於上口之象也此第九章近取諸身以贊八卦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本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意而贊之也乾純陽至健

其象爲天萬物資之以始有父之道故稱父坤純陰極順其象爲地萬物資之以生有母之道故稱母震一陽在下乃坤一索於乾而得其初畫之陽故謂之長男巽一陰在下乃乾一索於坤而得其初畫之陰故謂之長女坎一陽在中乃坤再索於乾而得其中畫之陽故謂之中男離一陰在中乃乾再索於坤而得其中畫之陰故謂之中女艮一陽在上乃坤三索於乾而得其三畫之陽故謂之少男兌一陰在上乃乾三索於坤而得其三畫之陰故謂之少女坤往求乾乾則應之坤開闢以納乾乾入在內故成男乾往求坤坤則應之乾動拆以受坤坤入在內故成女陰陽相交其氣有强弱其入有淺深此長中少之序所由分也漢上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於人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此第十章贊乾坤相交而生六子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廣明乾象而贊之也天者群陽之精積聚而成其行至健乾積三奇純陽至健其象爲天陽體常動渾淪無端周而復始淮南子曰天道曰圓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吐氣者施故爲圜乾統萬物而爲之主於諸卦獨尊君主萬民尊無二上故爲君乾者萬物資之以始有父道焉故爲父爲玉者其德之純粹以精也爲金者其質之堅剛不屈也爲寒者其位西北陽極轉陰也爲冰者寒極水凍而成若乾之剛也赤者盛陽之色乾純陽其赤與坎不同故爲大赤純陽無雜健之最善者良馬

也純陽不已健之最久者老馬也純陽無柔骨多肉少者瘠馬也陽極最健鋸牙能食虎豹者駁馬也乾之爲馬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圓實而在上者木果也乾體圓而居上故爲木果木果者贊乾上一陽之象也果實則落落則反生故剝之上九取象曰碩果爲寒爲冰者贊乾下一陽之象也陽氣生於下則陰氣盛於上故坤之初六取象曰堅冰本義云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漢上朱氏曰秦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古文老子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漢淮南王安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荀爽因集九家易解案集解坎爲狐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子夏時坎爲狐此子夏乃漢杜子夏朱氏誤以爲卜商孟喜王肅止隨傳解釋不見全書蓋秦漢之際亡之矣今考之六十四卦其說若印圈鑰合非後儒所能增也問案朱氏所言誠屬定論今併爲釋之龍者純陽之物乾動則爲龍直者陽性無所屈乾動則爲直衣者全覆一身在於上體太玄曰垂綃爲衣襞幅爲裳垂綃奇也襞幅耦也故爲衣言者氣之所爲輕清而上出乾陽之象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此廣明坤象而贊之也地者積陰在下至順極厚坤積三耦純陰極順其象爲地以天地明乾坤者邵子曰天何依依於形地何附附於氣觀於天地相依附則知乾坤之道陰陽相根動靜相資非乾自乾而坤自坤矣坤之必從乾如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始能常靜也故

既爲父則坤自當爲母地承天之氣以養育萬物有母道也爲布者地道廣平而方有布之象漢上朱氏曰布帛兩兩相耦五尺謂之量倍量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匹爲釜者虛能容物坤之德也化生成熟以養乎人坤承乾始以成乎物之象也陰性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陰生萬物賦形周徧各得其宜故爲均純陰極順能生生不息者子母牛也坤之爲牛則爲子母牛方廣能容載物以行地者大輿也坤厚能載物故爲大輿物相雜而遂均則彬彬有文坤三耦相連兩相對合彬

彬之文也故爲文三耦叢聚有衆之象故爲衆柄者在下而承物於上物之本也坤在下承乾萬物依之以爲本故爲柄地之色有五唯黑墳之土肥美能生物乃極陰之地也坤爲地其於地之色則爲黑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牝者對牡而言猶乾爲父坤則爲母也乾不言牡者牡乃禽獸之總稱不可以象乾也爲迷者坤陰闇昧必待陽光而後明坤若離乾則爲迷也爲方者淮南子曰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幽者含氣者也含氣者化故爲方囊者虛中有

容與坤腹同象者也裳者居下體太玄曰襲幅爲裳蓋耦象也黃者地之中色兼得乎陽之美不偏於陰者也帛與布皆廣平而方兩兩相耦而帛之體尤極柔順也漿者亦養人之物虛齋蔡氏云漿其淡土之德若水與酒則坎象矣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此廣明震象而贊之也雷者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爲雷震一陽動於二陰之內其象爲雷以奮動之身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者龍也震一陽處於二陰之下故爲龍玄黃者天地之正色乾坤始交而成震故兼有天地之色爲玄黃旉者施也震於時爲春陽氣出而布令子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震者萬物之所出一奇動於內二耦開通於外無所阻塞故爲四通八達之大塗坤初索於乾而得震故爲長子陰極於外其性必躁震剛動於內能決去陰之躁故爲決躁蒼筤青色也震爲春之正色竹下本實上幹虛震體之象仲遠

孔氏曰竹之初生其色蒼蒼取其春生之美故竹必蒼筤而後合乎震象萑荻也葦蘆竹也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震之象也但竹體堅勁象震之陽剛萑葦柔脆象震之重陰各有所主也馬陽動之物陽氣自內而出開口爲鳴震一陽內動二陰上開於馬則爲善鳴震爲足馬之一足立而一足舉起懸之者馵足也震一陽下起之象也馬之騰躍而起者作足也震一陽奮動於下之象也馬顙在上的然而白者的顙也白者陰之色震二陰在上之象也故於馬又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禾之初

種於春曰稼其萌芽戴甲而出向上反生正震陽初動
之象也若由苗而秀則非震陽初動之象故於稼爲反
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至於乾則三陽開泰生
物蕃滋而鮮美矣故爲蕃鮮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玉爲
鵠爲鼓玉者乾之象震得乾之初畫陽氣亦極粹美故
爲玉鵠善高飛陽動之象鼓取其聲出如雷漢上朱氏
曰鵠古鶴字京房論中孚九二曰處和體震則震爲鶴
房本有之房在孝宣後故也問案淮南子曰雞知將旦
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於震爲雷之象更切又

董仲舒繁露曰鶴所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於震一陽在
內之象亦切則鵠當爲鶴無疑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
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
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此廣明巽象而贊之也木盛於春夏之交其根善入其
體則順可鞣以爲曲直故爲巽之象陽在外者不得入
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巽一陰在內二陽欲入而散之故
爲風乾初索於坤而得巽故爲長女巽陰木也多曲而
不直卦象以二陽制一陰有木從繩則正之象故爲繩
直二陽之繩一陰有爲工之象巽於萬物有絜齊之貌
白者絜之色也故爲白風行地上無遠不至其長可知
巽爲風故爲長木入於下而升於上其高可見巽爲木
故爲高陰主退陽主進巽二陽在上進也一陰在下退
也進而又退故爲進退陰性多疑進退不能自決故爲
不果陰氣腐朽於內因風以達於外則爲臭髮者陰血
之餘上升於首者也巽一陰在下不能上升故於人則
爲寡髮顙者居體之上陽盛之處也巽二陽在上陽爲

大故於人爲廣顙離之爲目上下皆陽爲白一陰居中
爲黒黒白相間而均巽上中皆陽爲白一陰在下爲黒
故於人爲多白眼陰主利巽一陰主於內而善入乎物
正如商人執雞則知時而善動故近利而市當獲三倍
陰生必極於坤陰盛則躁故巽一陰生究則爲坤爲躁
卦也本義云荀九家有爲楊爲鸛虛齋蔡氏曰楊上茂
而下虛鸛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盈一耦下植之象漢
上朱氏曰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鶴感於陽故
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此廣明坎象而贊之也水積陰之氣內明外暗而能陷物坎一陽內明二陰外暗陽陷積陰之中故爲水溝所以通田間之水瀆所以通江河之水水在其中皆流而不盈故爲溝瀆一陽匿二陰之中隱而未見伏而不出爲隱伏陽欲矯陰之曲而使直陰欲輮陽之直而使曲

陽得中而不勝陰之多陰包陽而不勝陽之健彼此相矯相輮故爲矯輮弓中勁則其發矢如水之激射輪中堅則其運轉如水之流行坎陽中勁而堅故爲弓輪坎習乎險而爲勞卦人勞則多憂憂多則心病坎爲耳聽勞則耳痛蓋心耳之體皆以虛爲善今坎一陽中實故於人則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血在人身運行不息如水之在地也坎爲水故爲血卦赤者血之色血雖陰而中含陽氣故其色赤坎一陽在中不能如乾之爲大赤故爲赤地生月精爲馬馬之善走由月之行度疾也故坎有馬之象陽剛在中脊在馬之中爲美脊凡馬勞極則心亟而屢下其首坎中剛亟心也上柔下首也凡馬行歷險阻則蹄薄而曳不能速進坎下柔薄蹄也柔則無力曳也故於馬又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陽陷於陰阻塞而不得進故於輿爲多眚不能如坤輿之安貞而順也水周流而無所滯故爲通月者水之精古以方諸向月取水方諸大蛤也離火之物火爲水之牝故也故坎爲月陽匿陰中剛能害物故爲盜剛在內故於木爲堅多心本義云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

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宮聲也坎爲耳主聽北方之卦於位在子於律爲黃鍾黃鍾宮也漢上朱氏曰爲律者法度之始太玄以水爲法爲準是也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爲可或云心亟爲可爲棟者中剛隆起二陰下垂之象叢棘者心堅外銳而能刺人坎二陰在外故爲叢棘狐隱伏之物蒺藜與叢棘同象叢棘心堅象坎之內剛蒺藜外銳象坎之二柔桎梏者以木爲之俱陷其中以械手足坎陷之象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

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此廣明離象而贊之也火者陽之精內暗外明而麗於物離一陰內暗二陽外明以陽麗陰其象爲火日者火精也淮南子曰積陽之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是也電者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所生之火離一陰凝結於中下陽伏而不得出與相衝擊故上陽閃爍於外而爲電也乾再索於坤而得離故爲中女剛之麗於身者則爲甲剛之麗於首者則爲冑離外剛而麗柔故爲甲冑剛之銳於上者爲戈剛之銛而能殺者爲兵離之陽剛從火

鍊之於上則銳其銛能殺故爲戈兵離體中虛其於人則爲大腹坤爲腹離乃爲大腹者坤三陰無陽以包之有腹之實無腹之形故不言大離二陽包一陰陽故得稱大也火性燥烈能乾物之濕潤故爲乾卦爲鼈者鼈無耳以眼聽離爲目也朝首向東夕首向西隨日而伏離爲日也爲蟹者蟹有甲冑戈兵之象又稱無腸公子離中虛也又探之者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向明之象也爲蠃者以其善麗也爲蚌者老蚌能吸月而胎乃坎離相交之象爲龜者龜靈能知吉凶必以火灼之離之象也又五者皆負殼於外外剛內柔離依象之科木枝內空也木空上必枯槁離中虛火炎上故於木爲科上槁本義云荀九家有爲牝牛柔順中正牝牛之象又大腹牝牛胎養之象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此廣明艮象而贊之也山者宣也含澤布氣於地之上屹然靜止而不動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其象爲山徑者山上之小路一陽橫亘於上之象震爲大塗一陽

在下而平坦又爲足爲動行人衆多之象艮一陽在上而高峻又爲止爲靜故爲徑路爲小石者陰多陽少陽露陰上如山頂之石卷然而小也闕者門出入之處艮上陽連亘下陰雙開有似門闕故爲門闕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草木之實皆結於上實之既成反落而更生艮一陽在上有成終成始之義故爲果蓏閽人掌王宮中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宮女之戒止物之不應出者皆守立於門闕之間故爲閽寺爲指者指甲剛在前肉柔在後有艮象也爲狗者狗性前

趨能止物也爲鼠若鼠齒最利能嚙物亦剛在前也爲鳥之喙多黔艮一陽在前二陰在後如鳥之飛喙在前而翼在後也坎一陽在中故其於木爲堅多心艮一陽在外其於木則爲堅多節心在中而節在外也本義云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鼻者面之山一陽動直於上之象故爲鼻虎居於山前剛能搏噬後靜止不輕動故爲虎狐性多疑內陰邪之象故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廣明兌象而贊之也澤者水之聚塞坎下流停瀦不竭其卦爲兌其象爲澤乾三索於坤而得兌故爲少女巫者以口說神兌一耦上開口之象故爲巫舌者動於口之內者也一陰開闢於外陽奇說動於內有口舌之象故爲口舌兌於時爲正秋金氣肅殺條枯葉落故華者毀茂者折物之毀折上枯下潤兌之陰在上陽在下故爲毀折爲附決者果蓏之屬至秋成熟皆決裂開拆如兌之一陰上開也鹵鹹水所積而成必下地堅剛水不滲瀝方結成鹵兌下剛上柔澤水又鹹故於地則爲剛鹵妾少女之象陰小而賤故爲妾羊內很外柔兌之象也本義云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常久也人情喜說則可常久若厭苦必不能常矣輔頰與口相連上陰爲口則二陽當爲輔爲頰此第十一章廣明八卦之象以贊之也說卦除首二章共九章亦分作兩截首天地定位四章爲一截乾健也至末爲一截後截離奇與前古人文筆頗多如此觀之考工梓人等篇可見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一終　次男斯廊卽堂甫校刊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二

會昌胡道問近思氏編釋

孔子雜卦篇第十一

此夫子統贊六十四卦之辭也雜卦之名不見於史記漢書意當爲序卦之上篇乃伏羲畫卦時所定之次序也然荒遠不可考先儒從無論及者故不敢自信至於舊以此爲末篇今列而前之蓋夫子贊易由乾坤而八卦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然後及於上下篇之義序乃不紊況說卦三篇秦漢之際始亡至孝宣時乃出於河內女子老屋中其不能無錯簡亦可知矣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此篇贊伏羲六十四卦之序也伏羲作易先有奇耦二畫而後有乾坤之名乾則六畫皆奇純陽至健故其德剛坤則六畫皆耦純陰極順故其德柔乾坤既定陰陽已分由是剛柔相雜乃成諸卦以乾之五居坤之五則爲比比則衆陰親比乎陽其情可樂以乾之二居坤之二則爲師師則統衆以犯難其情可憂二五皆卦之中剛柔始交由中而出外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師二之下又交一陽則爲臨比五之上又交一陽則爲觀臨以下二陽臨上四陰四陰皆與之故能以大臨小觀以上二陽示觀下四陰四陰盡求之故能以卑觀尊是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剛之交柔由中而出外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觀之上陽降居於初則爲屯是觀之爲屯陽已外見乃反而居於初陽居初則正居上則不正故曰不失其居

臨之初陽進居於上則爲蒙二與上皆陰位以陽居之是陰陽相雜也然以陽居上陽已顯著於外矣以屯蒙次臨觀見剛柔之交外動而中不動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臨之二陽進居於四則爲震是震之陽從下而起也觀之五陽降居於三則爲艮是艮之陽止於上乃降於下也以震艮次屯蒙見剛柔交極則中動而外反不動也剛柔相交升降之情已盡由是以臨之下體合蒙之上體則爲損以觀之上體合屯之下體則爲益損雖損下

益上然二陽在内乃衰之終盛之始也益雖損上益下然二陽在外乃盛之終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以損之上體合乾之下體則爲大畜大畜以艮畜乾乾非艮可畜者適逢其時之可耳以益之下體合乾之上體則爲无妄无妄不宜有眚而有眚者乃意外之災非其自致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以臨之下體居坤之上體則爲萃以觀之上體居坤之下體則爲升萃者二陽聚於上陰氣裒之而不散升者三陰升於上二陽迫之而不反是萃聚而升不來也乾坤屯蒙諸卦其上下二體各相交合者如此至若以比之五降居於三則爲謙以君之尊降處於臣是有輕天下而不與之心以師之二上居於四則爲豫以剛中之才自處於柔是有怠而不肯自奮之心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以益之五陽降於四四陰進於五則爲噬嗑四爲頤中有物噬而嗑之食之義也以損之二陽進於三三陰降於二則爲賁賁必假乎外飾之文是本无色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又以損之下體合萃之上體兌與兌合則爲兌兌柔在上說之見於外也以益之上體合升之下體巽與巽合則爲巽巽陰在下柔之伏於內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以兌之上體合震之下體則爲隨隨之爲義與時相遷移如造化之日新无有故籍也以巽之下體合艮之上體則爲蠱蠱壞之日尤宜戒飭以治所事不可委靡也

剝爛也復反也

以艮之上體居坤之上體則爲剝五陰潰於一陽之內剝乃爛也以震之下體居坤之下體則爲復一陽自外而入內復乃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以艮之三陽進於四四陰降於三則爲晉晉則明出地上光輝普照晝之象也以震之四陽降於三三陰進於四則爲明夷明夷則日入地中光輝滅熄誅之象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以巽之下體合比之上體則爲井井水上出井井者往來不窮何其通也以兌之上體合師之下體則爲困困剛爲柔掩而能不失其所亨是隨遇而相安者也

咸速也恒久也

以兌之上體合艮之下體則爲咸山澤通氣其感至速也以巽之下體合震之上體則爲恒雷風相與其道可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以巽之上體合困之下體則爲渙風行水上離披之象也以兌之下體合井之上體則爲節澤上有水宜畜止之象也以震之上體合困之下體則爲解難既解故可從容以圖濟緩之義也以艮之下體合井之上體則爲蹇時方艱蹇雖才力無所施難之謂也大畜四陰下於三三陽進於四則爲睽是睽之陽往居於外也无妄三陰上於四四陽下於三則爲家人是家人之陽來居於內也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則爲否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則爲泰是二卦乃反其類而成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以解之上體合泰之下體則爲大壯大壯四陽並進五以柔主之故諸陽皆止而不進也以蹇之下體合否之上體則爲遯遯則四陽偕往二陰在內而執其柄諸陽可退而去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以大壯之下體合睽之上體則爲大有柔得尊位可以有衆衆亦歸之是大有衆也以遯之上體合家人之下

體則爲同人柔得位得中可與人同人自親之是同人親也以睽之下體居上體以大有之上體居下體則爲革革者去故而就新也以家人之上體居下體以同人之下體居上體則爲鼎鼎必取新物以亨飪乃能養人也以遯之下體合大壯之上體則爲小過二陽居內四陰在外小者過也以睽之下體合家人之上體則爲中孚二陰在內陽剛得中有信實也以革之下體合小過之上體則爲豐豐盛之時明動相資必大有所振作是多故也以小過之下體合鼎之上體則爲旅羈旅於外

寡徒少侶所親無多也

離上而坎下也

以中孚之三陰下居二二陽進於三四陰上居五五陽降於四則爲離離爲火火之性則炎上也以小過之三陽下居二二陰進於三四陽上居五五陰降於四則爲坎坎爲水水之性則潤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大有之陰降於四則爲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力寡不能有爲也以同人之陰上於三則爲履履以柔履剛不

欲久處於其所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以小畜之下體合坎之上體則爲需坎陷在前陽剛能知險故需而不進也以履之上體合坎之下體則爲訟彼此相爭訟其情不能相親也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以需之四陽下於初以訟之三陰進於上皆成大過大過本末弱而顚也以小畜之四陰履之三陰下於初皆成姤姤者遇也以一柔而遇五剛也以離之五陰下於四四陰進於五坎之二陽上於三三陰下於二則成漸漸爲女歸之象然不輕於歸必待男而後行也以旅之下體處上體豊之上體處下體則爲頤頤以外二陽養中四陰其養爲得正也小過似坎中孚似離坎離相交則爲既濟既濟陰陽各得其位已定而不亂也以中孚之下體合小過之上體則爲歸妹女子于歸乃有室家可託以終身是女之終也以小過之似坎處中孚之下

以中孚之似離處小過之上則水火不交而爲未濟未濟三陽皆失其位是男之窮也夫時之未濟由於陰陽之不交陰陽之不交由於陰之掩陽故必取既濟之陽以易未濟之陰卦體當爲純乾但陰不能遽絕既濟上一陰反爲未濟所得而成夬夬以一陰處五陽之上陽剛必能決而去之使君子之道長則小人之道自可憂故夬決也剛決柔也決盡則爲純乾可見陽氣循環無有間斷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此伏羲作易之意也。

右雜卦一篇當分作六節看乾坤至震艮十卦爲第一

節。明剛與柔交、其升降變動之情。比師臨觀皆有坤。屯蒙震艮雜也。損益至賁十卦。為第二節。明諸卦以次而交。損益大畜无妄謙豫噬嗑賁皆有震艮。萃升二卦雜也。兌巽至困十卦。為第三節。亦明諸卦以次相交。隨蠱井困皆有兌巽。剝復晉明夷雜也。咸恒至泰十卦。為第四節。亦明諸卦以次相交。咸恒渙節睽家人皆有兌巽。解蹇否泰四卦雜也。大壯至旅十卦。為第五節。亦明諸卦以次相交。大有同人革鼎豐旅皆有離。大壯遯小過中孚雜也。離猶未見其體。先雜者。離火之氣。皆先乎物

也。離坎至未十四卦。為第六節。亦明諸卦以次相交。小畜履需訟姤夬皆有乾。需訟既濟未濟皆有坎。藏坎於於天中以寓成終成始之意。餘則雷風山澤水火俱各相雜。惟無坤體。以寓純陰不用之意。至夫子贊之。則將天地之理、萬物之情、如剛柔、憂樂、與求、并夫居處、明暗、起止、盛衰、聚散、隱見、新故、往反、窮通、久速、常變、內外、進退、上下、衆寡、治亂、邪正之道。無不包舉完密。使人觀之皆知其不出陰陽變化之所為。然後結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一句。見伏羲作易。乃為君子謀。非為小人謀也。

首乾終夬。正以寓扶陽抑陰之意。一陽生於坤。長於震艮。盛於兌巽。洩於離。藏於坎。此雜卦之序也。至若以震艮坎三卦雜坤。以陽雜陰也。以兌巽坤三卦雜震艮。以陰雜陽也。兌巽陽已盛。其所雜雷山水火天地之象皆備。離者陽所洩。其所雜惟不用坤。恐見坤則一洩無餘也。坎者陽所藏。其雜亦不用坤。恐有坤則不能完其純陽之體也。故雜卦六節。又可作三節看。自乾至賁、陽之始也。自兌至泰。陽之盛也。自大壯至未。陽之成也。又可作二節看。自乾至泰。陽之通也。自大壯至未。陽之復也。亦可作一節看。自乾至夬。陽氣周流無有間也。

孔子序卦篇第十二

此夫子贊文王上下篇序次之義也。序卦之名。肇於班史。古未嘗有也。若果夫子所命。則史記不當列之於彖象之前矣。第夫子贊易。旨各有歸。此篇專贊上下二篇之序。則名之為序卦亦宜。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者。蓋乾天也。坤地也。天地定位。然

後萬物化生是乾坤即天地也天地之氣絪縕相交雷雨動盪萬物皆乘雷之鼓雨之潤以流其形充滿盈塞於天地之間是屯次乾坤之象故屯即盈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然屯者乃物之始生欝滯未伸之象既為始生知識未開則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昧不明之象乃物之穉弱猶未長遂也物穉不養必致夭折故受之以需需有

飲食安樂之義飲食乃可以養物之穉也然飲食為生人之大欲欲之所在必起爭心爭則致訟理所然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訟則牵連株及各以黨類相傾援其勢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衆多者師之義也然衆起而不比散亂無所統屬其爭何由得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故受之以比比者乃親附依比之謂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物來相比必有以畜之給其欲遂其生所以畜之也故受之以小畜物既畜聚然後有上下尊卑之等上下尊卑所謂禮也故受之以履禮者所履而行之者也所履既出於禮則有節有文於心泰然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天地相交通而不塞泰之義通也然天地之氣无往不復窮則必變物無常通之理故受之以否人當否塞必思通利人人同志故受之以同人能與人同則無猜嫌忌刻之私物皆信而歸之將見有人有土有財故受之以大有所有既大若處之不善必驕盈亢滿大且為累矣持盈之道莫如謙故受之以謙謙則虛袲退抑人既安之已亦樂豫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人情說豫未有不相隨者故受之以隨以豫致隨並以
喜隨人也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必敗成事故受之以
蠱蠱者事之壞也事壞必須大有才力之人以臨治之
而大有才力之人亦於此方可施其作爲故受之以臨
臨之義大之謂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事物既大乃能起天下之瞻仰新天下之耳目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物有可觀然後人與之合若無可觀方
且引而去之何能合哉噬嗑所以次觀以嗑之義卽合
也然物之合不可以苟直情而行其合易離必有禮以
飾之如不執贄不可以成賓主之交不納幣不可以成
男女之交故受之以賁賁者所以飾情而不苟也然致
飾太過則文將滅質而有所不通其亨必盡故受之以
剝剝者以陰剝陽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物窮則反不可以終盡剝陽窮於上而反於下故受之
以復復乎天理自無人欲之雜豈猶有妄者乎故受之
以无妄既无僞妄然後可畜積所有以至於大故受之
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既畜聚然後可優游涵養以俟其自化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德養身之謂也人有養而後能動若不養則滯

機無沉潛之識舉動有躁急之心豈能大有所爲哉故
有養而後有爲大過人之業於以起焉故受之以大過
然過中而不已極則反盈則傾物豈能終過過則陷故
受之以坎坎者陷之謂也陷必有所附麗乃能出險故
受之以離離者麗之謂也○此贊文王序次上篇之義
也乾坤陰陽之體坎離陰陽之用首乾坤而終坎離由
體以及用也中間天時人事相爲盛衰而人事居多泰
否天地之氣一變剝復天地之氣再變一變氣方盛人
事可日起而有功再變氣已衰非畜養既久不能以大

有為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下經之所以首咸恒者咸二氣交感有夫婦之義然夫
婦之道前有所自始後有所由成乾稱父坤稱母天地
一大夫婦也天地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乾道則
成男坤道則成女男女既別然後各有配合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生育長成而有父子父子繁衍無主乃亂
然後立為君臣以治之君臣之分尊卑貴賤不容或紊
然後有上下上下既定則所以行乎上下之間者節之
必以禮處之必有義而宮室車器拜趨坐立之儀莫不
有所措置矣是夫婦者人事所由以起實倫類之根本
天地之常經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之
義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
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
家故受之以家人

夫婦之道固在於久然進退升降與時消息者物也物
不可以久居其所而不去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之義也
然退極必進物無長遯之理故衰則復盛大壯之所以
次遯也物既壯盛必求復進不能終止於壯晉之所以
次大壯也晉乃進之義進而不已傷之者必至故受之
以明夷夷者傷之義也物無不反其本凡人窮窘則呼
天疾痛則呼父故傷於外者未有不反於家故受之以
家人

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
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治家之道貴於剛柔有節過剛則厲過柔則瀆無節則
家道窮而至分離乖隔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之義也情
既乖睽則相戕相賊而難生故受之以蹇蹇者行有難
之謂也難極必解物無終難之理故受之以解解者難
既解而其情從容舒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

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情意舒緩必至寬弛踈縱而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減下以益上有失之象然消久則息損降不已天地人鬼將有以予之故受之以益益久則盈盈而不以禮自處必越乎隄防之外而決矣故受之以夬夬者以陽決陰之謂也然陰陽無孤立之理決於此者必遇於彼故受之以姤姤者陰出而反與陽遇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物必以類相從若非其類雖同居亦不能遇故物既遇必以類聚萃之所以次姤以萃即聚之義也物既積聚其勢必榮而上則謂之升升者聚而上之謂也升而知反則力窮而困故受之以困困之既久不得遂其進勢必退而反處於下井在下者也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污濁不可食必革去其穢惡然後井水清明是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變腥爲熟易堅爲柔以水濟火而革乎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重器也主宗廟之器以正位凝命者必屬長子震長子也故受之以震震陽動於下也物不可以終動動極則止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之義也物不可以終止止極則動動則進故受之以漸漸者以漸而進也其進有漸必得所歸宿之地故受之以歸妹既得所歸必日積月累而至於盛大故受之以豐豐者盛大之義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既大矣而又窮之則驕盈喪財必至於無所寄託而失其所居之安故受之以旅久旅於外必至困乏寡親而无所容必巽順以求人之親故受之以巽巽者巽而能

入之義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凡物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是因入而後說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之見於外者也凡物憂思則鬱結說樂則發散是因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渙者風行水上離散之象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物終離則各散遠去而不可以止必立度数以防維之使不終離故受之以節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故受之以中孚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故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過人之行者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於天下之事故受之以既濟物濟既久則弊患必生其情將窮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未濟則陰陽之氣將復交萬物之情將復合循環迭運周而復始故易以是終焉○此贊文王序次下篇之義也專以人事言咸恒人之終始故居首既濟未濟事之終始故居末中間或進或退或得或失或聚或散或窮或通或動或止或內或外總不外一陰一陽循環不息之所為蓋上篇所序是陰陽之大段處其消息顯而易見下篇所序是陰陽之細密處其變化微而難知人能熟悉此義則日用云為之間作止語默之際吉凶悔吝可以前知繫辭謂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正謂此也

周易原篇解卷之十二終　次男斯廊郎堂甫校刊

大易吟二首　胡道閎

天地奠位氣判陰陽孰示其象厥唯羲皇變動循環
一奇一耦配列三才包羅萬有錯綜參伍有形有情
微顯闡幽一字之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尼山作傳
全體指示身心性命得喪窮通假年卒學寡過其中
秦火烈烈斯文不滅田何焦贛意義各別承流丧亂
古本云亡費氏合編讀者未詳博觀衆說流覽諸家
論辨大彖承訛襲差天生
至誠聰明睿知爰定　折中開發奧秘天行釋乾地勢

釋坤效天法地得易之門斷斷昏昏已經千載孔闕
羲心於斯復在六十四象唯
聖確之理境塵埃唯
聖濯之今古秘鑰
聖已握之自嘶莛撞豈能覺之鼓吹
休明是用學之

又

泚筮蓍策幽贊神明歸奇再扐四營以成陰陽變化
剛柔迭更文顯其道周挾其精立象盡意類聚衆情
進退有道利已利征後先有序三甲三庚无妄自然
不菑不耕吉凶悔吝厥守惟貞慶由善積殃以惡生
艱能致福易則必傾寂然未動一念忽萌衾影無慚
危者可平消沮閉藏慘若戎兵如神告語是訓是行
猗歟材彖辭簡義宏孔闡其蘊首釋卦名全體精意
此莫與京唐宋先賢疏注未清後此因誤羲文合并
孰撥障霧
天下至誠　折中論定萃聚豈盈餘卦可推理境徹瑩
爻言乎變傳意稍輕贊盡其奧外肆中閎發邇見遠

機出鶴鳴憧憧往來何慮何營孚二咸四讀易章程
小王主理爻以彖評惟求本象之卦弗衡管窺及此
上溯左盲莊叔辛廖魯胥公卿俱占之卦又何論爭
往哲是依罔顧世驚聊同撫籥敢云正聲皇皇三易
理數所呈文經四聖蓍滿百莖二氣之粹兩大之英
人謀鬼謀相與逢迎辭臨吉利動必元亨凡百君子
共證心盟

十翼贊十首　胡道閎

綱維上古抱真含朴六十四象如玉如璞不彫不琢人焉

知學尼山立教作世先覺

右大象傳

鬼神有靈蓍草有心戰戰兢兢如履薄氷文王彖辭非孔
不深

右彖傳

天数地数九退六進善不可恃惡不可順寡過之方於斯
宜愼

右小象傳

易配天地上蟠下際彌之綸之厥惟上繫

右繫辭上篇

咨栗而堅繫辭下篇三聖精細於斯乃傳

右繫辭下篇

文周法天爰繫彖爻聖神功化乾卦悉包丁寧反覆文言
所教

右文言上篇

謹謹咨咨從乾勿失天地之氣陰爲陽匹人心之動陰凶
陽吉晦月無光望明以日再讀文言蓋愼斯術

右文言下篇

離奇八卦雜襍其妙遠取近取覩之一笑物無靈蠢盡入
易料

右說卦篇

陽氣循環乾夬象之道長道憂剛壯柔遺列定其序非孔
實義

右雜卦篇

渾淪卦氣終始生生變若未變更猶不更美用思雜用序
深情消長進退非此莫明

右序卦篇

〔清〕黎曙寅撰

周易擬像六卷

清道光十年雲中官署刻本

道光庚寅重刊

周易擬像

雲中官署藏板

序

漢易言象數宋易言理舊有斯言其殆循聲而附和歟夫天地絪緼是函元氣氣有屈伸往來於是乎生數數有奇耦錯綜於是乎成象此象數所由起也然屈伸往來奇耦錯綜皆理之所寓而所以屈伸往來所以奇耦錯綜者亦皆理之不得不行故理其自然數其必然象其當然一以貫之者也

漢易言象數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如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如何而顧曰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卽棄理豈通論哉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大抵漢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數以求理或舍理者必流爲雜學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數或舍象數者必流爲俗學其弊一由爭門戶一由鶩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廣大紛紜轇轕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爲言是爲百姓

日用作非專爲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爲明是非決疑惑作非欲爲讖緯禨祥預使前知也故其書至繁至賾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於事旣切於事卽一一皆可推之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則數之必然象之當然割然解矣又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哉乾隆甲寅黎君健亭以所註

周易相質余展卷見其自序曰易之大綱曰象曰數曰理象數不衷於理非易之象易之數也理不合於象數不能得易之理也由象數以通理憑理以參象數而幽遠繁賾俱不越乎耳目之前矣云云喜其洞見本源知其必能疏通經義因退食餘暇反覆紬繹其言於先儒舊詁不苟異亦不苟同

沈思研悅務使愜己之心併愜人人之心以上求四聖之心蓋無一字不經意而又未嘗雜以一毫之私意故所論皆篤實顯明使下學有徑可循而高明之士亦殫思而弗能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是之謂乎余前歲得德州李君所註易喜其裁斷羣言妙有獨契今復得黎君是書參互以觀如驂有靳豈非

聖代崇文表章古訓斯嚮然應運而生歟摩挲老眼喜見經籍之道昌故旣為李君作序率書數行於黎君之卷端乾隆乙卯閏二月十六日河間紀昀撰時年七十有二

臣紀昀印　曉嵐

自序

易之爲書天地在指掌也萬物悉懸鑑也言一事而庶事具舉一物而衆物該標一情一境而萬情萬境無不洽數聖人以此通德類情在善學者於交易變易中得其不易之理而已夫易之大綱曰象曰數曰理象數不衷於理非易之象易之數也理不合於象數不能得易之理也由象數以通理憑理以參象數而幽遠繁賾俱

不越耳目之前矣是何也人身亦小天地而萬物皆備羲皇所畫文王周公所繫以至於孔子之爲贊皆言乎人心之所自有者也問嘗論之一言而揭易之體者無過於蒙莊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是也一言而括易之用者無過於昌黎韓子曰易奇而法是也蓋天地萬物不外陰陽國家用人行政兵刑禮樂不外陰陽與夫人身一動一靜喜怒哀樂莫非陰陽之爲也而謂陰陽不足

盡易乎所謂奇而法者易之爲教中與正而已然以中責陰陽而陰陽不能齊也以正律陰陽而陰陽時相詭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可謂奇矣然而有位有時以觀卦德之離合有主有應有乘與承以規爻位之當否故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皆易之標準有定法也至其取象繫辭洪纖幻化或爲天下莫能載或爲天下

莫能破一文一辭無不駭人之聽聞而其要總不出於類情通德之外此非至奇而實至法者乎特究其乖世立教之大旨區區鄙見竊謂又當儆之懼以終始之一言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展卷遇之而可以得夫子示人寡過之意也乎是爲序　旹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孟冬之朔東鄉黎曙寅健亭氏作於京華之素履齋

後序

從古聖賢仁義中正皆得於易其垂世章教莫不本易以立言觀孔子假年之歎孟子聖智巧力之論可見矣孔子贊易十篇之旨至明且盡然就易言易象數理紛紜揉錯恐人誤入虛渺莫獲致用也於是節畧象數獨撮其精華之理作大學首章自身及家而國而天下易道悉在日用飲食間矣羣弟子或次其行或記其言而

有論語二十篇莫非孔子之易也曾子得之而演大學大學十章曾子之易也子思得之而作中庸中庸一篇子思之易也私淑者孟子歷聘諸邦所對國君卿大夫退而講學無片言引易及細按之乃無一章一句非六十四象之旨則七篇之說寧非孟子之易乎何言乎明德新民爲孔子之易第即一卦而推苟不明於元亨利貞之義者能有明新之善乎不明潛見飛亢之義者能

得至善之止乎下此六十四卦所示人修齊治平之道尤彰明較著也綱領惟二明德新民盡矣又曰止至善何也以大易之所重者中不止至善非所謂明新也其曰格物致知物者何象也數也知者何理也象數充塞天地而理歸日用中也一名一物夫婦共喻及其至而聖有不能夫不知不能不可使知之也至可使由之苟任吾偏倚而不求中正在匹夫爲身累有土者爲民殃

特標曰止至善聖人憂天下來世之無已也顧中無象伏羲仍以象定之中無數伏羲仍以數紀之如三畫之卦中一而過與不及居其二六畫之卦中二而過與不及居其四此得止之難也又有以三四爲中初上爲正者視時勢所值非中離道非權不中也易不言中不言權而發於夫子闡於曾子子思孟子危微精一至矣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於孔孟之門一以貫之而典謨

訓詁所命皆合符節矣甲寅仲冬旬有二日健亭再識

乾隆戊戌中輔年十一其時應試者各習專經家先輩皆習尚書獨命中輔治易童年粗識字義其於易道之廣大精微固未能知庭訓之下先舉卦名卦義指釋一二而彖象十翼亦間嘗於諸儒各家之解義校其異同而詁以淺近之詞蓋在初學未可驟語深遠也中輔日依講席側聞緒論以疑義甚多欲求善本而卒不可得於是或經旬浹月而箋一卦或累日而注一爻必期與經義篤實顯明乃命中輔手鈔訂為讀本迨至戊申己酉則已十數易稿矣剞劂初竣刷印甫二三百部因書肆不戒於火版燬自後 先嚴謁選都門復攜舊稿日事編摩至甲寅而始定時

協揆紀曉嵐先生為大宗伯既作序且力勸重鋟會出都未果丙辰會試後中輔趨省六安州則原稿已分散於門下士皆鈔錄成卷方冀溫凊之餘受而卒業又以京中稿

本未及隨侍多向日之所未聞也不意研朱春去 先嚴痛捐館舍輔苦茨餘生日就荒落固終身之大憾焉然以 先嚴生平殫精竭慮二十年之苦心寒暑晝夜未嘗一日不在案頭故中輔自抱遺經三十餘載舟車南北惟此寢食與俱耳今偕邑中 諸學侶纂輯大同縣志時歷春冬周旋几硯都人士先為借讀因請再刻以廣流傳中輔學愧無成每懼勿克負荷且益喜 諸同人之深心嗜學也於校刊既畢謹識其緣起附記數言於後時道光十年夏五月旬有一日男中輔敬書

雲中同學校刊

師　文
郭庭槐
黃文傑
楊　霖
霍宗文
劉士逵
何應樞
張慶餘
孟師曾
郭百里

周易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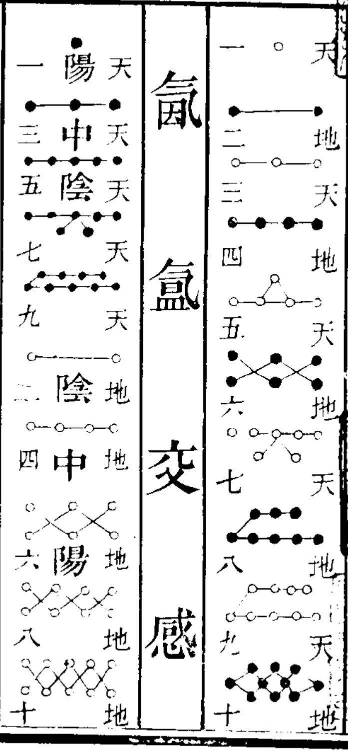
目錄

卷一
序文
圖註
綱領
疑義
卷二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卷三
上經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四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卷五
下經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六
繫辭贊上 繫辭贊下 說卦贊
序卦贊上 序卦贊下 雜卦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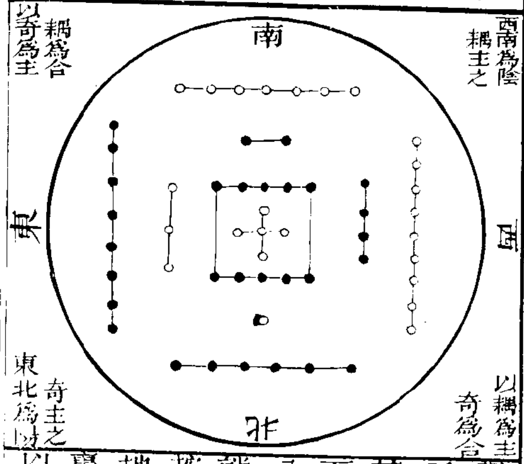
周易擬像卷一

東汝鄭暐實徵亭甫著

天地之數圖



河圖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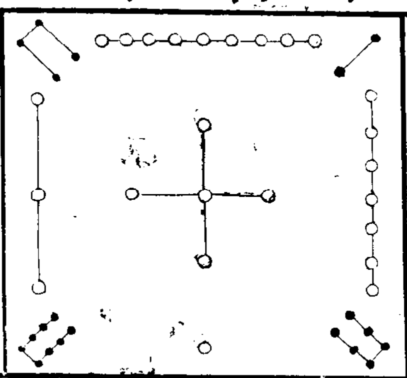


陽始北而終於西一三陽尚微故居內七九陽盛而著乎外也必實其中乃著乎外故五居中陰始南而終乎東二四陰尚微故居內六八陰盛而凝乎外也必堅乎外方能實其內故十居中

按此圖繫辭贊中指言天數地數並無五行之說而後人專坐五行生尅論者恐未足以盡之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舊註伏羲則圖作易大禹則書敘疇朱子曰天地以一氣分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管于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為友五與十相守而居中其所以為數者祇一陰一陽以兩其造化而已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也天積氣以虛體象之地積形以實體象之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屬天陰數偶二四六八十屬地是天數五地數五也積五奇而二十五積五耦而三十合之則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　按圖中爻象之奇耦剛柔之交錯動靜之相生陰陽老少之互藏其宅六十四卦之義森然全具矣故孔氏穎達曰伏羲則圖畫卦正不必規規于點畫形象以求配合也

洛書位數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〇一三七九陽居四正二四八六陰居四隅左旋右轉相為經緯造化之妙如此若以河圖推之亦然但內外交錯陰陽對布有不同耳

朱子謂河圖以相生為序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于北此圖以相尅為序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于北此亦專主乎五行而論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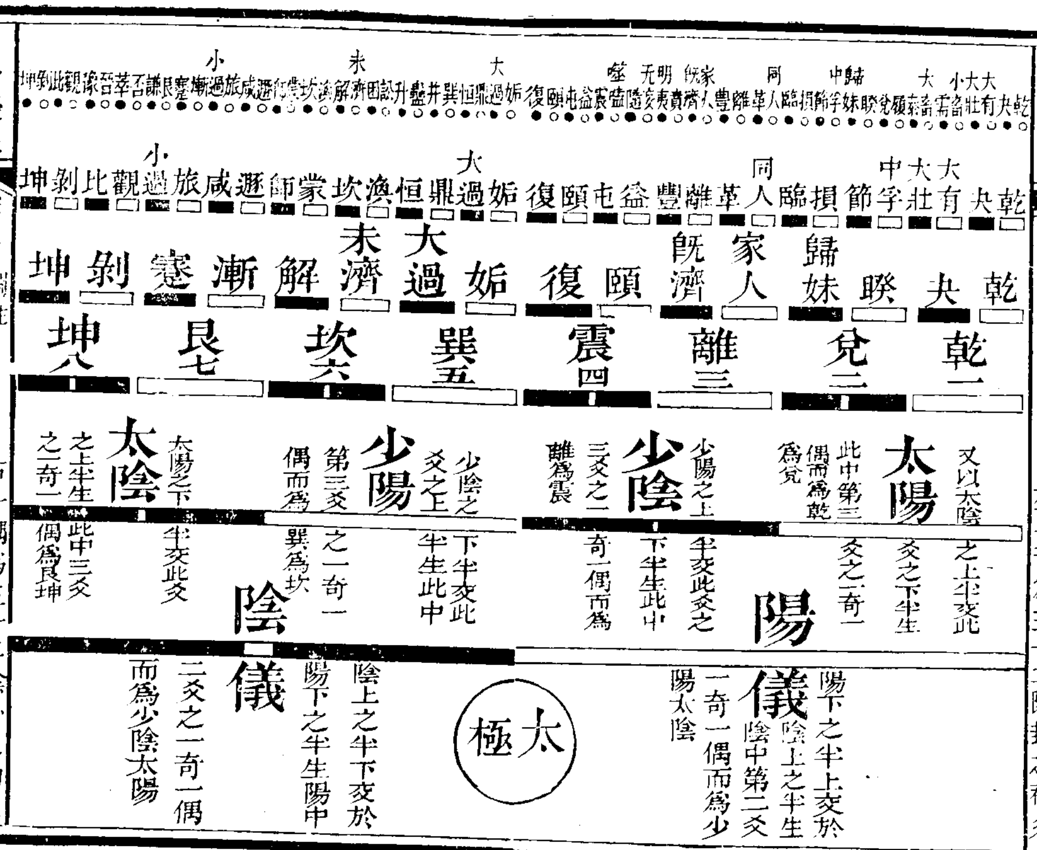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十為數之全故曰體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始一而終九所以起因乘歸除之法曰用河圖之義生數居內而為主成數居外而為客如一歲之寒暑短長月之明魄日之晝夜其自生而長者主也自盛而衰者客也洛書奇居四正耦居四隅如天以圓而運旋樞在四正地以方而奠位維在四隅此天尊地卑陽主陰輔之義也吳曰慎云陰陽皆自內始生窮于外而盡觀草木之華實萬物之榮枯可見矣陽之生長自內而外陰之收藏自外而中故先天圖自震一陽至乾之三陽自巽一陰至坤之三陰皆內者為主而漸長外者為客而漸消此法象之不可易者也八卦圖自一陽始生于下為震二陰尚盛至離則二陽又長然一陰猶在陽中尚未退也至兌二陽相推一陰乃居陽外漸次就消而為純乾矣陽極又陰生為巽彼時二陽正盛至坎雖二陰又長然一陽猶在陰中至艮二陰相推一陽在外而馳至純坤矣陰極陽又生于初而為震是也

又曰河圖虛中宮以象太極洛書主中五以為皇極

〇二圖皆五居中卽天數五地數五也數原止于五自五而外皆由五以乘之者也故析其中之五以一三五三者為天數二四兩者為地數所謂參天而兩地也不必如舊解徑一圍三徑二圍四之費力也倚數者一與五倚為六故六卽成于北之外二倚于五為七七卽成于南之外三倚于五為八四倚于五為九八九成于東西之外五自含五而得十蓋五為生數之終十為成數之終也且由五倍之為十十倍之為百彼大衍之數不過百之半而河圖洛書則五與十之分耳洛書五方之位

數一三五奠河圖不殊而七九之位則互異蓋三天之數不可易而其條則遞變者也其數極于九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正四隅縱橫數之皆十五又于河圖可倒觀焉圖中宮之五與十固十五也而一三五積而爲九二四積而爲六九六之合亦十五且內之一與四五也二與三五也合五數計之皆十五而由內之外一連九二連八三連七四連六數與位合皆十加中五計之各十五即其外之七八與九六又莫非十五也其所以十五者誠如朱子所云上下乘之俱得五十有五之數然又于此三分區之而可見天地人三極之道也

相生橫圖



左一奇爲三十二陽卦之初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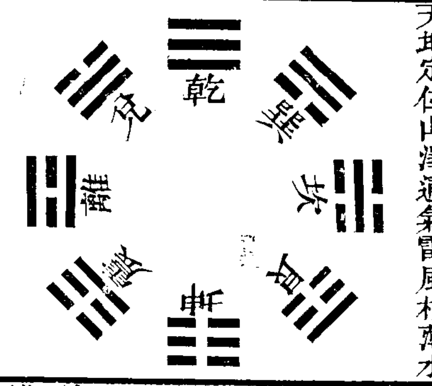
右一耦爲三十二陰卦之初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信之○故邵子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實本諸此也今將前人散碎不整齊者輯成總圖俾開卷了然即大圓圖以此引而運之自復至乾居圖之左自姤至坤居圖之右乾坤爲大父母復姤爲小父母左方一畫陽對右一畫陰右方一畫陰對左一畫陽枝枝葉葉相配而陰陽各得其半也其方圖亦由此均而齊之分列四層周圍橫直一以貫之此陰陽相摩相盪大易生生之道也而來知德不信橫圖謂剛柔相推如天風推姤天山推遯天地推否之類八卦各從下推上而有六十四卦更不用此矣

焦贛易林變卦之數　六十四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卦七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卦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九畫者五百一十二卦九畫又生一奇一耦而爲十畫者一千二十四卦積之十二畫至四千九十六卦若自十二畫累至二十四爻則成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十六卦引而伸之未知所極雖不見其用處然亦可見易道之無窮矣

折中案　易林之數蓋古占筮之法夫以八卦變爲六十四言之則八卦貞也六十四悔也春秋傳貞風悔山是也以六十四變四千九十六卦言之則六十四卦貞也變卦悔也春秋傳貞屯悔豫是也

先天八卦方位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四正相維相對並列也

邵子曰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蓋言震與坤接始交陰而一陽生也巽與乾接始消陽而一陰生也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乃橫圖生卦之次敍此圖自震至乾由巽而坤則陰陽消長之位也前人必以巽接震遂謂此圖稍涉安排布置今以邵子之意參之則實滿盤順轉絲毫不假人爲矣

邵氏康節曰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陰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莫不由于此矣　朱子　先天陽卦曰震離兌乾其陰卦曰巽坎艮坤後天陽卦曰乾坎艮震其陰卦曰巽離坤兌蓋先天從兩儀分陰陽由陽儀生者皆陽卦陰儀生者皆陰卦後天從爻畫分之以陽爲主者皆陽卦陰爲主者皆陰卦也何也陽儀上有陰卦立天之道陰與陽也陰儀上有陽卦立地之道柔與剛也變而後天火與澤從風而俱爲陰水與山從雷而俱爲陽矣

後天八卦方位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
役乎坤
言乎兌

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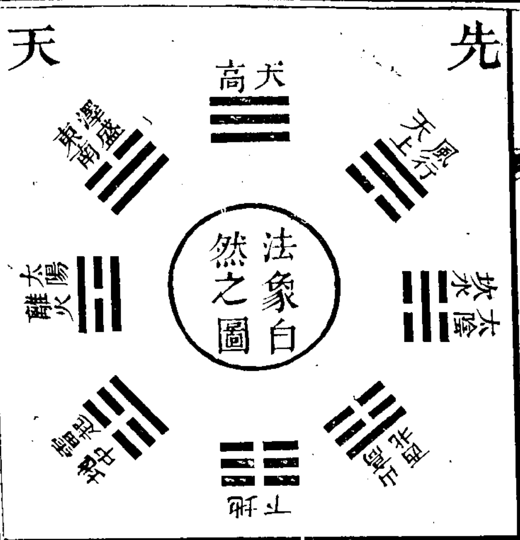
先天處乾坤于上下取象交變化之義及其成功男女用事父母綱紀于四維陽以順動故乾順進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退處西南水火移居所盛之地春分雷震居正卯秋能說物居正西風能長養故巽移東南物止于冬末而復醞釀萌芽故艮移東北爲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此皆天地自然之理也

邵子曰此後天八卦乃入用之位乾統三男于東北坤統三女于西南按四陽卦與四陰卦相配陽數奇三男皆五數合乾三得十八數陰數偶三女皆四數合坤六畫亦十八數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艮兌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乎　朱子　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交亦然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于東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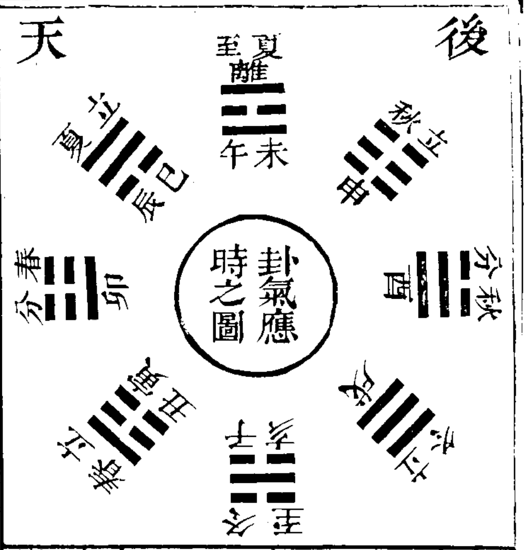
折中案曰邵子謂先天之位乾南坤北今變而爲乾北坤南故曰交然其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今按圖乾在西北乃亥而非子坤在西南乃未而非午其故何也曰陽自靜以之動故氣肇于子然亥而已朕兆胚胎故古人以亥爲陽月言天道于是始也陰自動以之靜功著于午然至未而後養育蕃庶故古人以未爲中央言土德于是王也

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也

蔡西山曰此論陰陽以易位爲交陽本上陰本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坎離陰陽主中故爲交之極春陽之始秋陰之始故震兌當之夏陽極陰生冬陰極陽生故坎離南北坎艮一陽二陰巽兌二陽一陰猶有用乾坤純體不用也東方爲陽主用西方爲陰不用故乾坤居西隅艮巽東隅乾艮爲陽坤巽爲陰北爲地之陽南爲地之陰故乾艮居北隅坤巽南隅也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坤之純不用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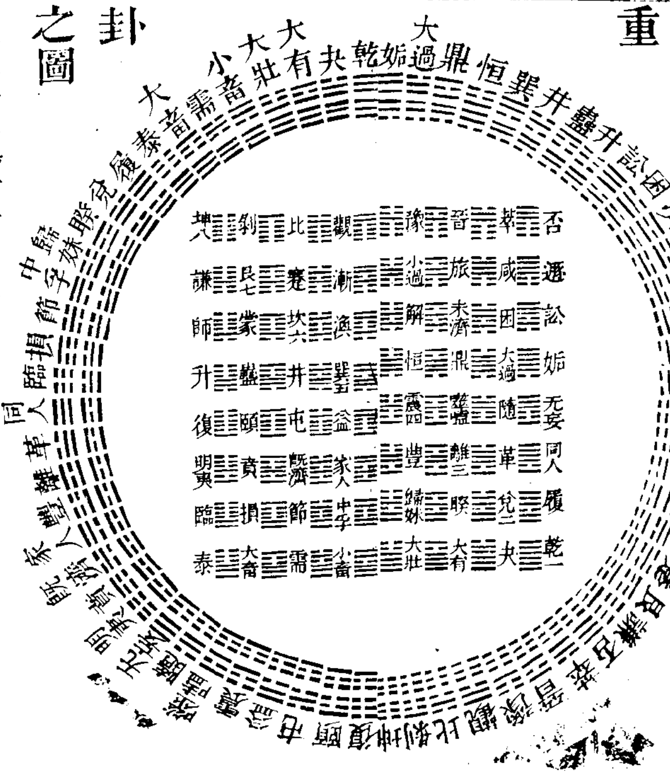
火之炎熱光明陽也况太陽之光乎雷爲霹靂之火固陽澤者水之積濕爲陽氣所驅以滋潤于物者是亦陽也水之幽暗寒肅陰也况太陰之水乎巽爲親地之木固陰山之土脉隆起與地一體者也是亦陰也是故先天之卦乃陰陽法象之正也



卦爻取象無處不到然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前人就一圖標出而俗士拘牽以爲硬板死法如坎月離日就懸象言也乃卦中見有坎離者即指爲日月艮少男兌少女之類以爻位論也乃一見艮象即指爲少男一遇兌象即執爲少女胸中着不得一點靈茲蔡本圖不添一字悉還其舊當指明者舅立此二圖以注之

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陰生于午其陽在南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也

先天重卦之圖



圓于外者爲陽方于內者爲陰圓者陽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陽起于復陰起于姤也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事萬化起于心也

陳新安曰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動風散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圓圖左旋起于坤右旋起于乾是中起于天地之定位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起于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起于恒益南北相直也起于恒震巽益東西相直也起于震益恒巽是中起于雷風之動散也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渙爲用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先天之心法也

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不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爲十六事八卦相

益爲六十四

董氏方圖分四層看外四隅乾坤否泰則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是以周維二十八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定位之不可易者也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則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然以周維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損咸通氣之象也次三坎離既未四卦所謂水火不相射既濟未濟也然以周維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則水火不相射相濟之象也最內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雷風相薄恒益起意其義俱可見矣○薄謂兩相搏激也

圓圖自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自姤至坤凡八十陽自復至乾凡八十陰自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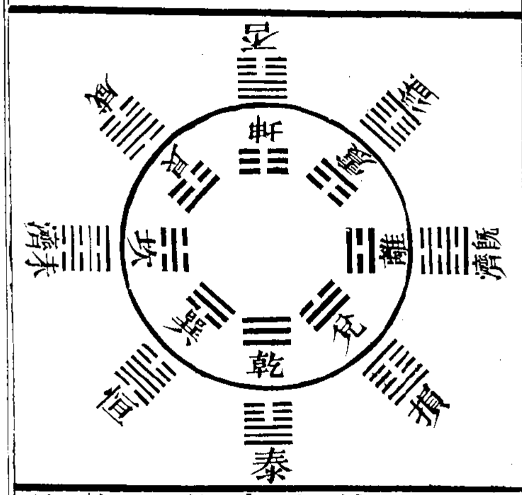
陽爻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十有二策陰爻百九十二以二十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此老陰老陽數乘也陽爻百九十二以二十八乘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陰爻百九十二以三十二乘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此少陰少陽數乘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矣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尅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兌離以下更思之

朱子兌離二十八陽二十陰震二十陽二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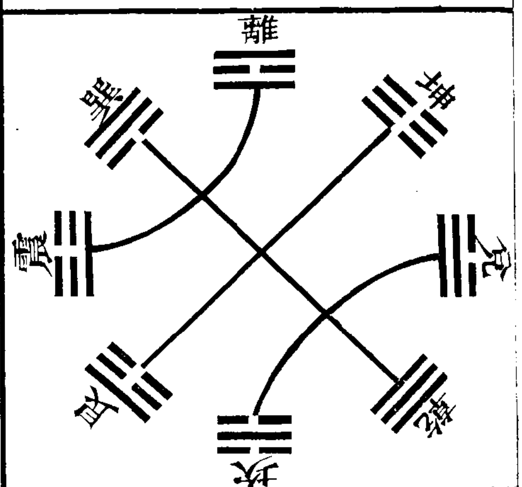
馮氏椅曰伏羲規方爲員亦以內卦爲主其自復至乾左旋逆行是地道之上行也自姤至坤右轉順行天道之下濟也左旋者初爻皆奇右轉者初爻皆偶上爻皆一奇一偶相間上爻連五則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相間五爻連四則兩太陽兩少陰兩少陽兩太陰相間單看四爻則又皆四陽四陰相間而行也其中方圖亦卽八卦相盪因而重之之正法分三十二卦上皆初畫偶下皆初畫奇宛然地天泰爲一乾一列西北坤八列東南乃東南爲否西北爲泰適居四隅之正爲二又兌二艮七遙對咸損亦遙對進而坎離對則既濟未濟對焉進而震巽對則恒益對焉爲三此皆妙出天然若諦觀之其妙更有進于此者

四象相交圖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乾交坤爲否坤交乾爲泰十二卦而成泰否下經首咸恒兌艮震巽相交也而坎離之交居終艮交兌爲損巽交震爲益故亦十二卦而爲損益八重卦之內各互成一乾坤坎離之卦有天造地設之妙也

天地水火為體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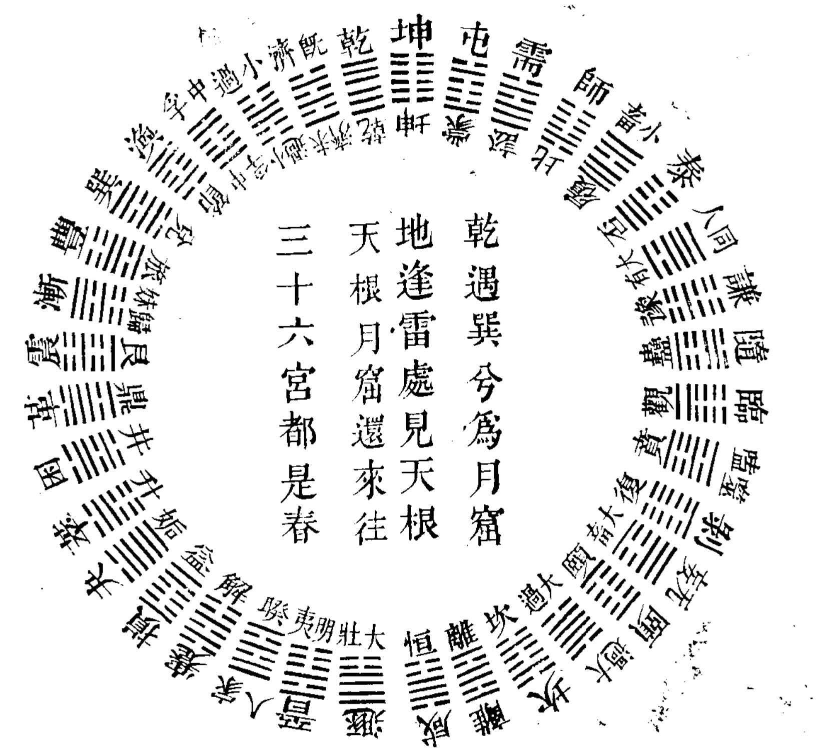
朱子曰以卦畫論之震卽離也一陰自上閉之則火力奮出而為雷震兌卽坎也一陽自下敷之則水氣滋潤而為說澤巽卽乾也一陰行於下則天氣吹噓而下交于地故為巽艮卽坤也一陽亘于上則地形隆起而上交于天故為艮故雷者火動于春火散其氣王于夏澤者水散于秋水歸其根王于冬矣

易卦有八而實惟四蓋造化之所為天地水火而已矣故先天則以天南地北為經體也以水火東西為緯用也後天以天地為體而居四維以水火為用而居四正天氣朕兆于西北至東南而下交于地易所謂天下有風姤也故乾巽相對而為天綱地功致役于西南至東北而上交于天易所謂天在山中大畜也故坤艮相對而為地紀水火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時令也天地為水火之體故居四維以運樞軸也天地水火體用互根以生成萬物此後天參先天之妙也是以六十四卦始乾坤中坎離而終之以既未濟可見矣又道家言天地日月釋氏言地水火風西人言水火土氣可見造化之不外此四者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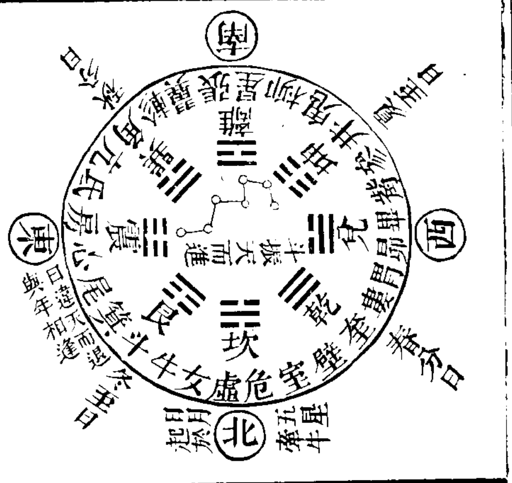
陰陽一氣分而二之就其已生者為陽未生者為陰氣至為陽氣返為陰體用流行一氣終始其播為五行水陰之盛也火陽之盛也然水本於天一其氣微所謂復見天心而生生不息之機所始也於時為冬月為子日為夜半在物為太始於人身為腎其為用流濕潤下固藏凄凜機則渾渾不已而與萬物為終始火本于地二其氣著所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而變化各正之機所分也於時為夏月為午日為中天在物為希革於人身為心其用就燥炎上揚燄蒸烈機則勃勃歸于滅而與萬物為聚散水之初非有水以陽生而有火之初非有火以陰生而有氣所蒸而水出木旣槁而火然水生木冬春有父子之仁火克金夏秋有君臣之義造化之道見矣

三十六宮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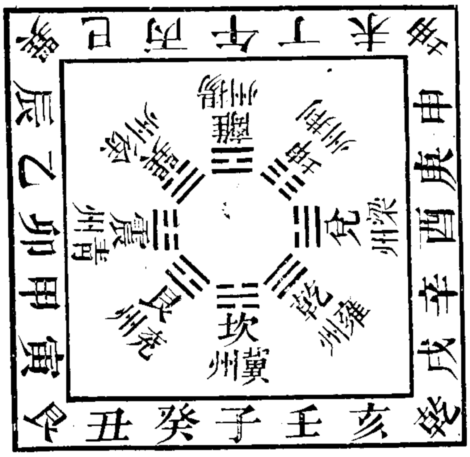
邵子所謂月窟天根已于先天重卦圖可見第所約六十四卦為三十六宮則于上下經序卦得之今按此演之為圖此圖卽孔氏所云覆卦來氏所言綜卦也章氏潢曰陰陽相易自有相反之理後天之易一一反對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上經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不易反易者十二下經中孚小過不易反者十六卦乾坤坎離固不易艮震合而為頤震艮合為小過巽兌合為中孚兌巽合為大過亦皆不易也

仰觀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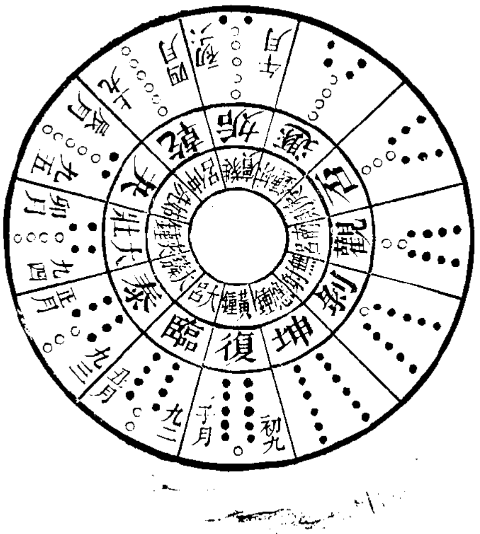
圖中標其大概如日月星辰之行度運數十日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屬凡麗於天之文者八卦無不統之

俯察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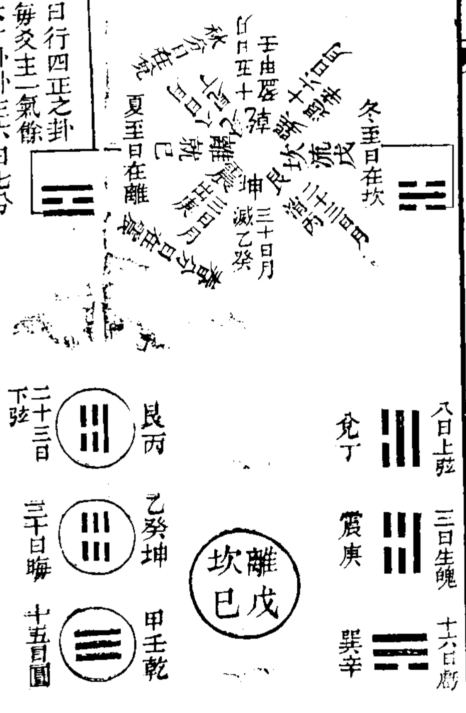
四方九州鳥獸草木人情風土十二支之屬凡麗於地之理者八卦無不統之

律呂合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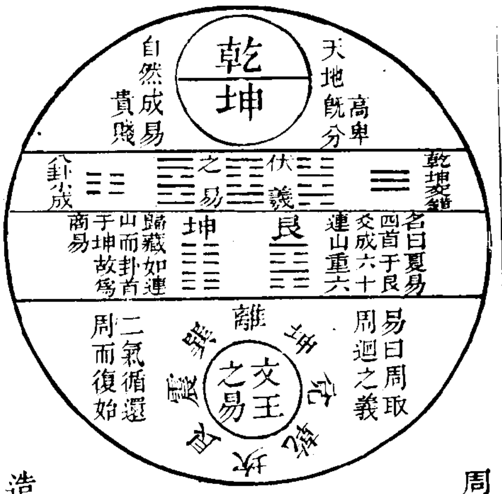


日月運行圖

日行四正之卦每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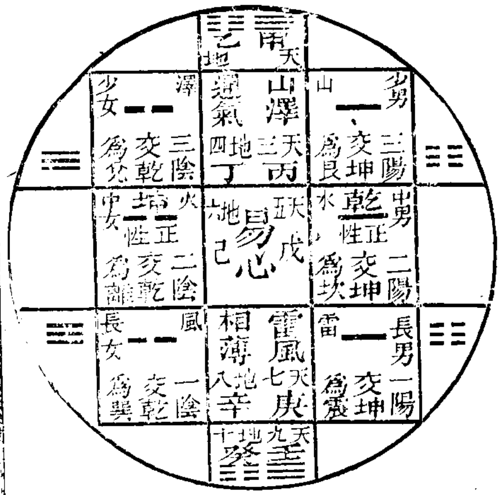
四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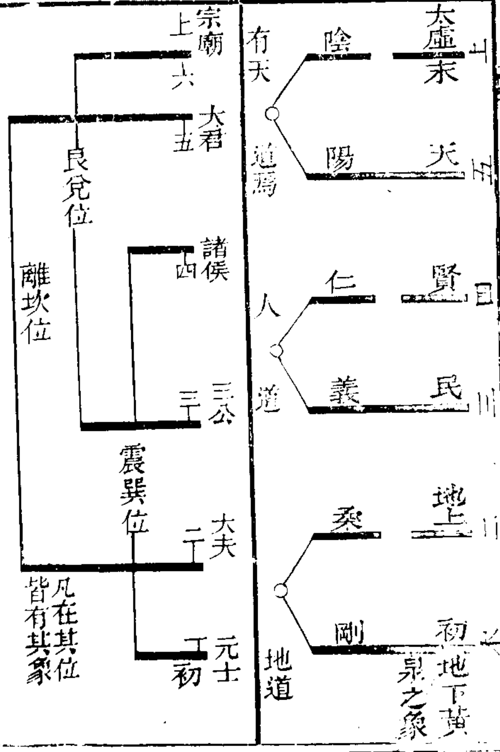
周易以震首以艮終
一爻變者六卦
二爻變者十五卦
三爻變者二十卦
四爻變者十五卦
五爻變者六卦
六爻變者一卦
造化之功發乎動也

伏羲圜圖乾坤縱而六子橫羣龍无首也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取艮爲首者始於夏以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取坤爲首出於商所謂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也文王變先天之圖而圖後天則以震居首帝出乎震是也先天後天體用之分耳人多不察妄參中天之名或以連山歸藏當之豈易中先後二字之義哉文王作圖首震而繫辭序卦則仍天地定位之義首尊乾坤不得泥經之文而以論圖也或因解周易之周爲代名遂疑連山歸藏亦有夏商之文不知夏商之世未有繫易之人也孔子曰易之作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可以省矣

八卦納甲之圖



六爻之位圖



六爻之義應與爲重（陰應陽謂之應 陽應陰謂之與）乘承比次之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八卦之初原只三畫四者初之所重五者二之所重上爻由三而重此自成卦後觀之見有感應之義也諸卦之取應與者必陰應陽陽應陰然後爲有力之應倘以剛應剛以柔應柔則謂之敵應而不相得矣以二四上之陰應一三五之陽然後爲正應若陰居一三五陽居二四上則又爲僞應而不遽合矣然又有不取應與者若艮與无妄更以無應爲宜又有不嫌敵應者豐則剛應剛而吉謙則柔應柔而善是也此蓋視卦體而變通也

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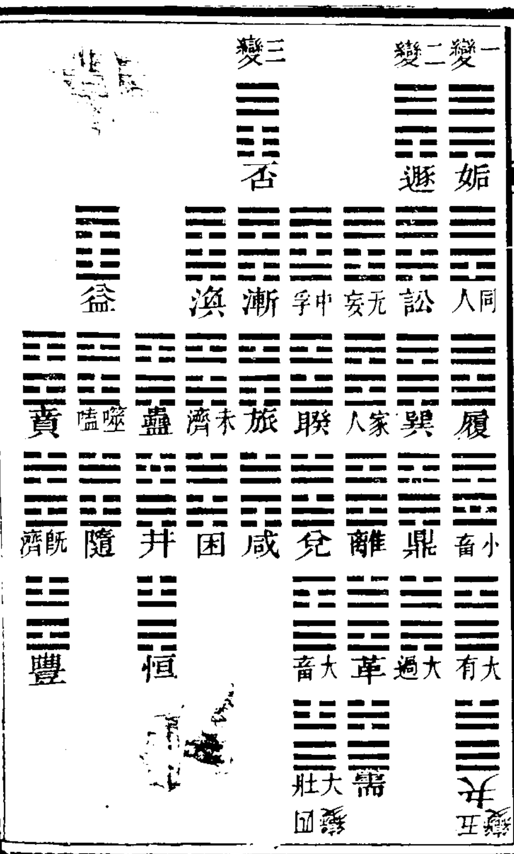
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得正自吉失正自凶然又有時以柔居剛而大吉若大有之五晉之三是也以剛居柔而吉則蒙師之九二豫大壯之九四是也或以爵位言則初上無位五爲至尊四則公卿近臣之位三非近而位亦高二不如三四之貴然正應於五乃當時用事之爻若初乃始進而未當事之人上則既退而在事旁之人但以時之始終論者爲多然此其大常也若論其變則屯以初爲主剝以上爲主復與臨大畜頤觀等卦初上皆當時用事而爲卦主也五亦多有不取君位者若咸若艮若遯與旅則又視卦義之所值何如爾

初固一爻上固六爻其不曰一六者一不過數之開端六亦非數之究竟於一卦之義無取也故謂之初則天時之履端人事之肇基已見也曰上則天時之旣盡人事之將窮已見也而難知易知之分繫贊已言之詳矣

乾坤二卦進退消長之圖

昔人有言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象受乾坤之兩卦蓋二卦交變爲六十四其究卽一乾之進退消長而已矣

乾䷀



六變

五變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一變

坤

四變 觀 晉 萃 升 解

艮 蹇 小過 蒙 坎

頤 屯 震 明夷 臨 二變

損 節 歸妹 泰 三變

卦氣映月圖列左

否 七月三陰

漸

四月純陽 乾

履 同人 姤 五月一陰生

六月二陰生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八月四陰生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坎

九月五陰生 剝 比 豫

坤 純陰十月

小畜 大有 夬 五陽生三月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四陽生二月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三陽生正月

蒙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二陽生十二月

謙 師 復 一陽生十一月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者卽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以五乘十而衍之一其十為十五其十為五十愈衍愈大非若自一至五之小衍也用四十九者虛一不用以象太極之無為而變化出矣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蓍四十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

歸其餘數于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于左手第三指間象再閏是為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四四數之末後所餘或一二或三四併之三指間謂之歸奇一變五除掛卽四九除掛卽八約四為一稱奇約八為二稱偶）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為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二變不除掛得四八）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為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陰陽之老少而畫定其象是為一爻

○三奇為老陽口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三（此一指奇）一奇象圓而峙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為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此四象太陽居一而含九之數也（老陽十三策比老陰少十二而過揲之數則多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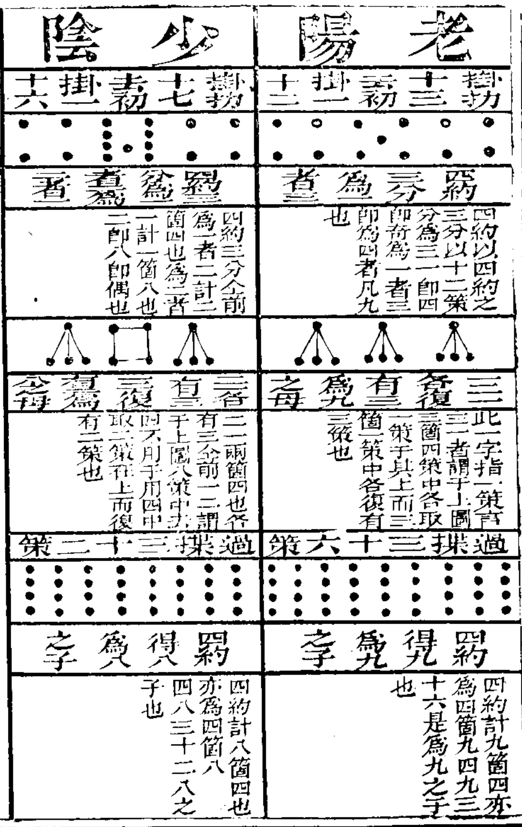
○兩奇一耦以耦為主為少陰一除初掛一為十有六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為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為八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卽四象少陰居二而含八之數也（少陰十七策于老陽加四策過揲又減四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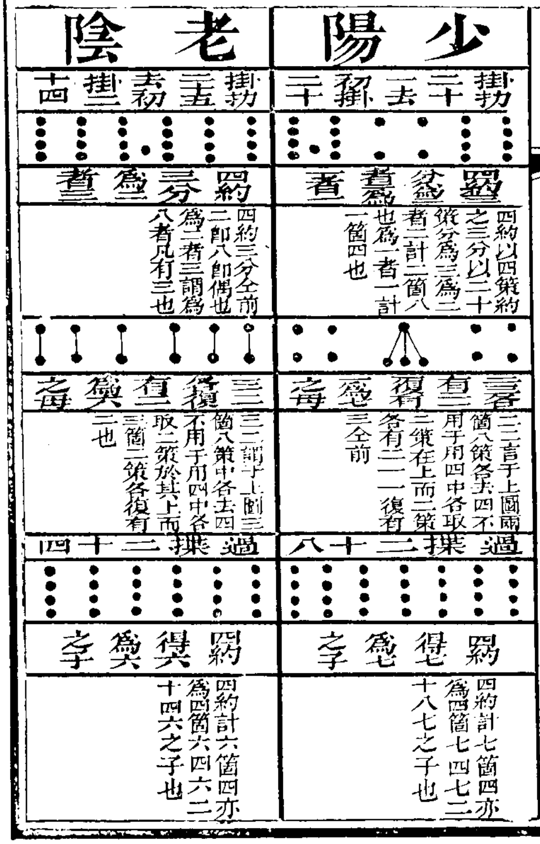
○兩耦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二（上二者偶）為一者一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

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一一之中復有三焉積兩二一三之數則為七過揲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卽四象少陽居三而含七之數也（少陽二十一策于少陰加四策過揲又減四策）

○三耦為老陰又除初掛之一為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三（此二指偶）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為六過揲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卽四象太陰居四而含六之數也（老陰二十五策于少陽加四策過揲又減四策）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分掛揲歸如前每三變而一爻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昭公七年衛卿孔成子欲立公子元筮之遇屯子豹曰利建侯靈公遂卽位是也

六爻皆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之彖辭
蔡墨對趙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六爻變陰故有羣龍无首之占卽坤利牝馬之貞也如遇坤而六爻皆變則有利永貞之象卽乾之元亨利貞也○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變故以所占名爻及其筮也七八常多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六十四卦皆然

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
閔公元年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此初九變者○ 一爻變凡六卦

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
朱子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又云二爻不變下便是不變之本所以以之爲主
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筮遇乾之同人此九二一爻之變也○ 二爻變凡十五卦

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爲本卦自泰至否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貞爲主重本卦彖也得變卦在後十卦內以變卦悔爲主重變卦彖也總之三爻變而有初爻變者則占本卦彖辭三爻變而初爻不變則占之卦彖辭

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

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此九三一爻變非在此例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四五凡三爻變也司空季子占曰皆利建侯此二卦之彖也蓍蓋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變則不純乎九六而二三上則純乎少陰皆爲八故云皆八

四爻變則占之卦之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

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亦六四一爻變非本文四變占二之謂也

五爻變則占之卦之一不變爻䈎文

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　五變而定一宜從少占是也法宜以隨二爻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則非也

上爻變 ☱

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此上六變也

附內貞外悔例

貞悔出洪範貞爲事之始主也悔爲事之終客也貞爲在我者

悔爲應人者大抵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無變卦則分內外○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秦獲晉侯以歸☰鄱陽董氏曰爻者象偶之欲合而未純一也一則爲單矣口者象奇之欲分而未離乎二也二則爲拆矣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爲變爻也

重卦繫爻攷

王氏弼由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而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所重馬遷則又云文王重卦今按神農之時已有取諸益取諸噬嗑之言則諸說可刪故孔穎達從王輔嗣○繫詞之說一據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及當文王與紂之事因疑卦爻辭皆文王所繫但謂彖爻之文判然出於兩手或不足信而明夷五六曰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何得此言思周公被流言與殷遺不靖正爲憂患之時故謂爻辭周公所繫惟彖辭乃文王所繫馬融陸績等皆然之

河洛

蔡氏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班固皆謂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俱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孔子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八六爲肩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又引繫辭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爲二者皆出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通論耳是則繫辭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泛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也

注疏

易爲五經之原則諸經其緒餘也如大傳所指一卦六爻之例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又可知易爲經之初經之本其難知固已然諸經爲上爲末則易之注脚也即有書契以來諸子百家千古治亂興廢得失存亡與夫上天下地一名一物洪纖巨細莫非易之註脚則實與人以可知矣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以時中之道學之爲難非聖人而難於知也文王之彖沕沕噩噩舍孔子無由贊周公之爻怪怪突突非孔子莫能述贊之述之復旁見側出其義理以補三聖所未備故孔子之贊孔子之易也四聖同符矣後之觀象而不符彖爻之辭玩彖爻而未合夫子之贊則所見皆非也凡此可以別諸儒之注疏矣

十翼

孔子贊易分篇十謂之十翼須分數等看有切定文王周公之辭意而申疏其義者有就辭意銓發而復旁見側出其義以渲

染正旨者有從伏羲畫卦別開生面而爲文王周公所未有者大抵彖贊爻贊文言繫辭上下篇皆發明彖爻之辭固不能別生議論而最詳盡者尤於彖贊文言無一句一字非文王姬公之正旨也若說卦序卦雜卦雖就彖爻辭分疏而妙義嘗溢於本文之外惟大象一編則各從卦畫立義乃與西伯分途而出嘗試論之如履爲柔履剛夫子則以上天下澤取尊卑等殺之禮剝爲柔變剛夫子則以山之附地釋厚下安宅之固山火得賁取文飾之象未嘗至於明庶政毋敢折獄也火山爲旅象羈旅之踪豈旁及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哉他如同人之類族辨

物未濟之辨物居方與夫睽之同而異遯之不惡而嚴謙之裒多益寡皆向二體中別通一理而實爲孔子之易何也蓋大象從有畫無文處起義非若諸篇爲贊述文周之辭而作也竊怪後人講章不於異處求其異而先於同中疑其不同且謂彖傳文言乃孔子別爲一說非同文王之說豈不厚誣韋編之絕業也哉

讀易之要曰象曰數曰理理無定形而象以著之故設卦觀象理無定在而數以變之故參天兩地而倚數象也數也皆以明意中之理而已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也以易爲卜筮之書則置理而言象數矣夫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故其自言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謂時中之道萬化千變學之爲難過剛過柔毫釐千里故觀變於陰陽發揮於剛柔而有數有象以維持一中之道乃學之可以寡過豈謂遇事占決以避咎哉但占卜亦易之所有者耳四聖之易併可制器尚象併可爲開方勾股之法以及陰陽形勢家量山步水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用則用以占卜不過易中之一事無句不入占無爻不可卜不必執此爲言也是乃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而爲萬世書籍文字之總苟不得其理第以彖爻皆爲

占而設是象數亦讖緯而已矣可與言易哉

卦變

卦變所由諸說紛紛而大闢其非者前有孔氏頴達後則蘇氏軾與程伊川孔氏曰凡卦有言剛來柔來者皆據異類而來虛象也蘇氏讀賁之彖曰易有往來相易之說而最著者賁之彖贊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及曰賁自泰來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徒知泰之爲賁又安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所謂剛來柔來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男凡三男之卦有云剛來者明此本坤也

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云柔來者言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蓋乾坤能生萬物若以賁自泰來泰爲何物而能生剛柔之爻耶然繫辭賛已言之矣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此蘇說之不可易者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此頴達之論爲有據也又曰二十八宿禀大微之一星六十四象受乾坤之兩卦

孔氏頴達曰太極陰陽由一而二二畫之體雖象陰陽之氣未成萬物之象必生三畫以象三才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乃謂之卦卦畫雖起自圖書然只就陰陽剛柔互根處生變不

必規規於點畫方位以求密合也

王氏弼曰易者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也分而言之有言象不假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假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先三後三三年十年之類是也皆意象也

張横渠先生講易錄取八條

乾至剛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

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積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之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緩暴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戻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渙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

陽陷於陰爲水陽附於陰爲火諸人皆以離卦爲陰麗于陽獨張子以爲陽麗于陰蓋陽有氣陰有質若火之附于薪蘇以有光也折中案云張子深得八卦之理其見實高于諸子矣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于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以君子之義

程伊川先生論易五條

看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嘗涵數意聖人毎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常言者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者須臨時參考先看卦乃看得辭

易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云潛龍只是有個潛龍之象

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來都通得

卦爻始立義既具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

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而求之殊失之也

陰之道非小人也其剝陽則以之爲小人若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何待言哉利在天下非不善也害義則不善若其行義則善豈可盡哉

邵子雍曰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

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蔡氏元定曰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

薛氏瑄曰六十四卦只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事變如人只一動一靜但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

六爻

許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也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大抵柔弱者難濟剛健者易行或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元吉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難易不同如此

二與四皆陰位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中乎四近君之位也二遠君

之位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而四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

卦爻六位惟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謂也

四近君多懼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耶陽耶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不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而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

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多得免咎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五卦之中人君之位諸爻之德莫精於此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所謂五多功也

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位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善也勢之

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也則猶告之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也則亦諭之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解變者有不能不變者繫辭贊云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經文疑義

六經多疑義惟易尤甚孔子於詩書則删禮樂云定易則贊焉贊而至十可謂明且備矣但聖人之筆引伸觸類不屑屑爲訓詁之辭後之讀易者苟遇盤根錯節義解難通還當從韋編乞靈以經解經不得就彖言彖就爻言爻拘文牽義與聖意背馳也　寅秉資魯鈍讀易二十餘年每於文義扞格諸說不明之處竊思十翼之中必無遺義於是千迴萬遍前後搜求稍有會通謹畧舉數十條與衆說異同者詳証於左

乾卦彖辭

乾天卦也元亨利貞在天爲氣化之運行於人則繼善而成性原非有二故文言分仁義禮智信之四德乃夫子從天人合一處見得毫髮無間至後章恐人錯會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末又一以貫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故前人謂元者始也實本諸此而後人不達或以爲大亨然則夫子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可曰乾大者大而亨者乎彖贊又曰大哉乾元豈可云大哉乾大乎又其甚者後之俗講章乃曰元亨利貞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乃有四德之說學者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爲文王之說然則孔子竟支離其說乎章

緼三絕之功深切著明如是何後人不體會之哉
楊敬庵曰彖備四德惟乾坤有之而凡言元亨利貞者七餘皆謂大亨而利于正然四者之備自乾坤來也坤承乾其元亨同而貞而利牝馬之貞屯爲生物之始革成化物之功隨具乾坤之體臨剛浸而長有乾之勢无妄剛爲主于內有乾之功故皆元亨利貞蓋乾全乎天道坤配乎天道餘皆天命之流行也
宋儒李氏覯曰大哉乎乾之四德也先儒解詁未能顯闡是使天道不明君子無所法夫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貞以幹物讀易者能言之矣然所以始之通之宜之幹之者必有其

狀蓋始者其氣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幹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飛者得之以卵百穀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殈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獸有山野水陸鱗蟲各適其所宜也堅者可破而不可輭炎者可滅而不可冷流不可使止植不可使行幹也乾而不元則無以始故女不孕也元而不亨則無以通故孕不育也亨而不通則物失其宜故當視而盲當聽而聾也利而不正且固則物無幹故不孝不忠爲逆爲惡也是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惟君子法乾之德而天下治矣制恒産以飽之任婦功以煖之輕稅歛以富之輕刑罰以任之此其元也冠以成之婚以親之講學以材之擯接以交之此其亨也四民有業百官有職能者居上否者居下此其利也用善不復疑去惡不復悔令出而不反事行而不改此其貞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前人以貞字專屬智乎謂貞必知之明守之固兼智信在內）

乾卦二五爻象

初爻爲潛二出潛離隱故曰見以龍德而未居正位故云在田

見田者若伊尹耕莘升聞幣聘之時孔孟友教四方周遊列國之時也詩云十畝之間衡門之下是也蓋其德可君民而身在田間云爾解者泥於在田二字雖謂田爲有水之地可以藏龍或謂田爲稼穡之區龍所興雲降雨之處不思龍乃六爻之卦德豈如春秋所書龍見於絳郊眞有蛟龍在田畝耶利見大人固謂應五利見九五之大人至若九五之利見大人夫子已明言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天下臣民併萬象繁昌皆仰瞻飛天之龍也而又謂利見九二之大人夫旣堯舜在上而謂當用禹稷此何待言且又將夫子之贊一概擱置雖以瞿塘來氏之用心

猶不免此病何哉

九四或躍在淵

四近飛㦤潛近飛故躍㦤潛故未離淵曰躍曰淵彷彿動靜行止字不特委質事君需時審處不肯輕於一擲而凡事當動而靜時行時止無不在內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及時二字何等明顯而後之講家乃說到臣將革命致審天命人心之去留竟似革卦之三爻於經書義理大有關係不可不辨其弊總由泥定四爻爲公卿大臣之位不知易爻甚無一定如此卦五爻雖指君位三四爻却又不屬臣位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一節

文言贊坤之初爻由不善餘殃解者謂聖人扶陽抑陰而言其意直以陰爲不善至哉坤元之道無處安頓矣未知此乃撇開卦德專就生爻之象借言耳六十三卦皆一乾之進退消長自乾下一陰生爲姤二陰爲遯三陰爲否以至爲剝成坤如不善之積至弑逆大變也聖人因陰之變去陽爻有其象故借言此一陰初生之漸以明謹始之道耳豈牢牢胸中專有扶陽抑陰之心哉況爻在坤初陰又何可抑乎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刑人解爲用刑責於人下句用脫桎梏又曰宜暫舍之不獨聖經無此吞吐不放落之語而於初筮告之卦義亦大不合況用朴責以施于童蒙百工技藝之授徒者皆知之特患太過耳不必聖經拳拳詔誥也上九擊蒙正爲敲責然其意乃在禦寇恐過于用擊而爲寇也若初用刑上又用擊有此養蒙之道乎因查刑型古通用如詩刑于寡妻是也有道就正以爲儀型下句不用扭捏而文從字順矣

需大象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初讀此象謂治道已具無庸復

有所爲但飲食醉飽優游宴樂以俟德化之自成竊疑蠱以下巽上止而致蠱既濟終止則亂聖人於此教人盤樂怠敖醉飽廢事則易將爲不可致用之書矣及讀序卦贊曰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以是知飲食二字言近旨遠矣蓋飲食所以潤益乎物原不能見其乍長也乃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如山上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高此飲食宴樂於需之爲義精妙不可言也四字以況君子爲治其中漸摩鼓舞正有無窮功力但不事操切欲速見小此所以爲需也凡義之難通者仍從十翼中覓之而始無誤也

小畜

幼讀此卦誤讀畜爲觸音以爲有止之之義一陰止五陽如小人之傷君子將六四一陰看作否剝夬卦一類及玩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且甚愛其得位樂其相應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無窮欣幸總望其畜之成併爻辭意義一一與卦意相反何也戡玩序卦贊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畜者養也又曰物畜而後有禮始悟此字當讀爲旭音乃畜養之意也六四以得正之陰君五陽之中承九五之下儼然以大臣以柔濟剛調爕於宮庭之上故六四爻辭曰有孚謂其孚于四也以陰畜陽故爲小畜正艮臣巽順休和有以養君德於深宮大廷之上也若以畜止君子而有惡辭合觀一卦六爻及諸贊之中不見此義姑誌此以俟採擇

大畜

畜之訓養大畜亦然嘗疑小畜爲畜止乾陽似小人之傷君子大畜畜止乾陽又以爲止惡乾爲天德固不當言惡且在彼卦爲君子在此卦爲惡人何歟本義既無明文而後人紛紛支吾其意皆由誤看能止健一句以止貼卦名健字無處坐落只得以止健爲止遏強暴也不知上卦艮止下卦乾健能止能健猶云時止時行非止夫健也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剛健日新乾也篤實輝光艮也皆就兩體而發蘊積之義不家食吉養賢也又明以養釋畜字矣而必以畜爲止然則大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可曰止其德歟即爻辭童牛之牿牛非強暴之物豶豕之牙豕亦非強暴物也六爻之中初二三爻乃下卦之受畜者畜養天德然後可行純王之道六四六五則大畜天下如童牛而牿之馴擾其性以爲有用之才牙豕而豶之不鑿其生使之豐腴肥腯以熙遊於光天化日之世聖王興養立教礪世磨鈍漸仁摩義涵育薰陶無所不極其至牿牛豶豕取象之至精至密者也

豶豕之牙○攻其特而去之曰豶講者以牙爲齒謂豶其勢而馴之使齒牙不至傷人竊思鼠或病其牙虎豹狼犬則患其牙未有豕而憂其牙者也四聖大經言事則曲當事理寫物則曲盡物情豈有不合情理而浪語哉偶閱本草綱目牡豕曰豭攻去其特曰豶凡豭欲豶必自其牙而豶之牙豕小豕也則是牙字對上文之童字豶字乃對牿字而言聖經錯綜之妙也或又以牙爲戕對牿字解何等拘泥

觀盥而不薦有孚□若

本義觀字讀去聲有以示人而爲所仰曰觀義解甚精竊疑盥者謂將祭而潔手夫潔手亦事之小節耳乃潔手而又不薦此又何可觀而致有孚□若之化耶嘗卽夫子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之道通之竊以爲此蓋言居尊者欲有觀示於天下必內外表裏如一未可聲音笑貌襲取一時也故曰盥平日當洗濯其心使湛然虛明常如承祭之時不必於祼薦時而始然也如此通解庶於上下文一氣貫注

賁亨小利有攸往

幼讀此卦以小利有攸往爲不可過用文飾賁之云亨止小利

而已竊思如此又成吞吐不落之語夫子之贊說得何等通暢並無靳惜之辭何得彖語有如是也及觀張橫渠論離卦併易例陽大陰小思之乃知誤看剛爲質柔爲文故小字無處安頓未知質柔而剛文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此主下卦言柔來而剛之文生焉若火之得薪蘇以發其光也分剛上而文柔言分剛爻居上而上卦之柔又得成其文不然四五陰爻徒質而已徒質未可行也今陰質之積又得陽火是柔之利故曰小利有攸往質有其文而利于行也下乃總贊之曰剛柔往來交錯在天成象之文內文明而外艮止乃斯人尊卑上下酬酢

之人文剛柔悞看則夫子之贊俱無着落矣

復卦

復卦一陽從剝上而復初剝爲九月之卦自剝至復中隔一坤其中剝一分卽復一分純坤旣盡至十一月而一陽來復故曰不遠復不遠卽復于善不至有悔矣若六二陰爻何得言復王弼因小象下仁之句遂引春秋傳親仁善鄰之說以爲此復之休美不思親仁之談於卦意何涉況伯國一時權謀之術而足以補聖經之精微哉小象曰以下仁也此仁字卽剝上碩果之仁果核爛盡仁芽生長取象之精妙無有過於此者彖曰剛反

動而以順行蓋初剛行至於二則二爲初互之又得復焉是復至二而休者二又變剛而互復也此休而又復卽間而復續之意象曰下仁謂以下爻之仁而復于此也

三去初漸遠更不得爲復若就六三爻位以柔居剛言則一爻自爲復自初至上當爲純乾何以有迷復之凶蓋以初之順行至于三三爲初互之亦得復焉是一復再復而三復故曰頻復頻則失亦頻又不及二之休復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講家有云中庸君子中道而行者若然則愈進愈精至上則聖不可知矣何至又有迷復之凶乎蓋六四無可

互本不成復但以初之順行至此變剛成震居然有初復之體是不與衆陰爲復而獨自爲復之象又在重卦之中故曰中行故小象曰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〇此爻又有謂聖人之詣安仁地位者未嘗統全卦而思之也一陽復初至二至三皆取互象四無可互而變而爲震若順行至五更無復象但以其得中變剛成艮艮爲山有敦厚之體是亦以厚重之資而敦篤于復之象小象以其柔順居中故曰中以自考可見也

若自初行至于上復道窮矣變剛又爲剝復在初而反在上本

欲復而翻爲剝是迷其求復之路矣迷則無以自考其善不善天理人欲交戰莫辨故象曰反君道以君主在初天君正也至上而倒行逆施乃相反矣凡經書之簡質潔淨莫過于易及夫子小象簡檢至極豈有一字落空失其脉絡則卦自卦爻自爻而象贊俱爲閒話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易之爲書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繫辭贊言之詳矣如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非正言耕穫也借翻耕開墾以取類耳程傳云不首造其事本義謂無所爲于前無所冀于後得无妄之旨矣而來氏泥定耕菑爲農務之正若恐說壞則駁程朱爲空寂入禪將耕菑穫畬截分兩頭云不于耕而即望其穫不於菑而即望其畬又引董子之言意以正誼明道貼耕菑謀利計功貼穫畬不知正誼明道之意已先在无妄卦義之內此則在謀利計功上進講一層若謂不於耕而即望云云又是需卦漸卦之贅複矣來氏得淺遺深以此妄駁程朱而不自知其非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玩此贊義何處添得許多轉摺云不于耕而即望其穫云云也泰之六四亦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蓋必

如初九之剛則富實而可以立功陰虛不富故必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解說有不合夫子之小象斷不可從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

水最懼盈以平爲善禹平水土萬世永賴爲平泛濫不平之洪水也坎至九五大中至正故其水爲不盈之水而不盈之量又祇歸于既平是無過而無不及得天一之正體也朱子本義未經發明而後之解者乃于不盈作憾詞于既平作恕辭且謂待其既盈而險可出無貢爲君之道竟不知說何話夫卦位雖以五爲至尊二四爲近臣然正多有不屬君臣言者如坎離水火

之卦水火爲天地之大用坎五離二水火之中正也水火爲物
其功大其爲患亦最大過多固害過少亦害不盈既平乃中庸
不可能也故各爻俱有險陷惟此見天一之正而必以此爻硬
坐君位宜乎格格難通也

明夷

明夷爲憂患之卦聖人表此一象欲人當明夷之難而明自不
息故象贊舉文王箕子以立千古處患難之極則易以道陰陽
或借一人一事一物以明象並不將一朝之人分貼六爻而作
紀載列傳之文也後人講此卦因五爻有箕子遂以初之于行

攸往爲伯夷避紂六二用拯馬壯乃文王因散宜生用美女良
馬獻紂而脫羑里之囚九三得其大首則云武王伐紂得紂之
首懸于大白旗六四有出門庭字則指微子抱器遯荒上六之
失則又以爲過紂若賈誼之過秦論不思六五一爻獨稱箕子
蓋因五爲尊位在他卦多有屬至尊屬大臣此既不合而六五
爻義順德處中偶以箕子之艱貞象之夫子因周公于五爻取
箕子爲象故象贊坤離二體之合有文王蒙難之象並以爲言
且不論諸爻併小象不合伯夷微子之話若果如此周公何嫌
何避不似五爻明言箕子乎卽周公不言孔子亦必及之如復

卦初爻之稱顏子也玆因諸講拘牽失易之體故爲析之非樂
爲別異也

夬卦

夬義云決此夬之用而名卦之體則以上六一陰爲名故有兩
夬字爻中所云夬夬如是是非非等字上一字是用下一字是
其本體也講家但知決義而遺棄卦名卦體故以揚于王庭爲
暴揚其罪于王庭竊疑上句如此下句又云孚號有厲孚之不
能號之且危况敢暴揚其罪乎今卽前代之事証之曹節王甫
十常侍等一閹人得勢衆君子束手無措言出禍隨况權奸巨

惡盤踞九重之上播弄威福孚之末由號之不可而居下者能
暴揚其罪乎苟可暴揚罪狀則以一吏收之有餘矣不必戎而
又不利卽戎也夫子先言其用而後著其體曰夬決也剛決柔
也此五陽決陰之用而柔乘五剛則一陰上陽之體正言揚于
王庭也如此乃字句皆有着落不將全旨遍合事勢論之幾以
聖經爲閒話而不可致用之書矣

姤卦

姤與復各居乾坤之次爲生陰生陽之小父母二氣之循環也
而象與初爻著女壯之戒猶坤初借其爻象以爲言耳人都不

看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理而六爻俱以制陰爲解不特將夫子之義擱置一邊而爻辭之並無其意者亦刺刺不休讀之令人生厭矣不思初以陰居陽其位非正故借以著戒自二以上美其包有而惜其无魚九五含章又大發天地相遇上下著察之妙而亦刺刺以扶陽抑陰爲說不但陰生于卦爻無可用抑若使居不當位雖乾之上九亦嫌亢悔而晉之鼫鼠離之突來何嘗非小人哉讀 折中案云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剝陽則小人若其助陽成物則亦君子也可以省矣

渙卦

嘗讀渙象以爲有披離解散之憂一卦六爻之中必用救轉使不渙而萃竊謂如此既有萃卦何必復用渙卦況彖言假廟涉川與救渙全不相似爻之渙羣渙丘于聚渙亦無于涉且以匪夷所思爲結上二句之贊語竊思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周公從不自贊而于此忽然自言自贊恐不合體遲迴久之及讀

周易折中案曰萃以聚爲義渙以離爲義始通二卦循環之理天下事事物物有聚必有散當聚不聚與當散不散爲害一也況八卦之中風以散之此卦下水上風正此義也萬物之生雨潤日暄使無風以散其鬱結能有成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此正涉川之義不通者宜渙而通之于救渙無取也祭義曰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霜露既降必有怵惕之心是王假有廟正以渙其悽愴怵惕亦非所云聚渙也以是通解六爻俱有着落

九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羣者私黨起于人心之不平也故蘇氏洵曰羣者聖人所散以混一天下是也四爲公卿大臣之位剛大有力故能上渙其羣散在位之私黨而朝廷清下渙有丘散山林丘壑之嘯聚而民害除故元吉此渙之用皆用于非常之羣而不用之于等夷之衆也若平夷之民聖王

尚將州里鄉黨以聯屬之八家同井以友助之利用萃而不用渙故曰匪夷所思言用渙之道不以此而繫思也

中孚卦

中孚豚魚吉解者謂人之有信可格豚魚探諸事理殊多不類眼前許多有用之物不求格之而求格豚魚奚爲哉又況以信而論雖尾生之信尚不能感女子之踐約至豚魚不類之物何可以人之信而感動之哉或又有舉韓子鱷魚之事以實之者夫退之之祭鱷魚亦非恃硜硜之信也乃予今居湖上竊見彭蠡澤中有所謂河豚者每乘仲春之風信而至及夏而滅千秋

蒿礎不爽其期有合風澤之義此卦下澤上風天之風信行于澤上而感于水中其豚魚在層淵之下亦感之而起此易之取義如此言外亦見得人有至誠自能動物非本文之義教人去感豚魚也易義如燈取影講家不推卦象背燈而捉影豈有合哉

既濟

既濟亨言六爻皆亨未有亨于既濟者也小利貞小指陰爻易文最簡于所不必言者畧而不道必于所不容已之處而鄭重言之故贊曰小者亨也陽大之亨自不必言惟小者亨而可慮

又深長矣初吉終亂皆陰小之爲也嘗試思之自古國家當艱難締造之時君若臣殫精竭慮賢人君子相與戮力奮振一切庸才貪夫不敢濫肓爵位惟泰寧既久上恬下熙小人始得用其私智希榮固寵驕淫縱恣靡所不至聖人所深憂遠慮無不在此而適協于既濟之象也彼姤象之初小畜之四不指小人而說易者斤斤以小人言之此卦正憂小人而輙以小者亨也之文謂時已既濟其亨不大併易例陽大陰小而失之夫既濟之時其亨不大然則否剝之時爲亨之大歟本義未經發明後人紛紛支吾此何理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此爻正持滿戒盈預防驕奢之漸也有繒帛之繻不衣而衣敝褞之袽與尚絅之心異事而同用也六四柔正當濟運將革之時知從來盛治之壞其端常起于驕奢以竭物力而壞人心故返華歸樸無刻不以保泰持盈爲念故終日戒也而舊講以袽爲可塞舟漏故衣以備之思今人之乘舟者果有如是以防患者乎語云船到江心補漏遲聖人反不知之乎或又以爲從濟字取義不知既濟名卦豈專謂乘舟濟河哉且又脫繻有字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

大川

此爻之象從未醒眼以致悶悶今從六三爻中看出而豁然冰釋矣蓋六爻之中惟三爻有未濟二字故知此象從三爻取義也五主濟運故彖曰柔得中也此未濟之所以亨而卦之所以爲未濟者以三當上下之交正有濟象而三五又互成一坎則是將離于坎中而又未出乎坎外也坎爲狐三陰爻故爲小狐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謂六三已出坎上而仍在坎中云爾濡其尾无攸利不謂柔才莫能出坎而接應上九以終濟之業乎彖曰无攸利爻故云征凶然又曰利涉大川者正以其當用涉川

之力以出坎也不搜求脉絡則彖義懸空無着而六三之征凶利涉又語相反背無從放落矣

繫辭贊

彖贊爻贊文言贊皆贊揚文王周公之繫辭而三者之外又有繫辭贊者何也蓋三者各就彖言彖就爻言爻之辭不及闡發河圖洛書先後天一理貫通體用經緯陰陽互根之妙故又總發于繫辭上下篇而極盡其蘊也但以繫辭篇分上下當日夫子已自命爲上下兩章也後人復何所見而有上篇十二章下篇十二章之分乎無疆無畔之處而強爲分章劃界又割斷其

語脉乎然相沿已久不合更刪學者以意融會不至信註而失經可耳

脉絡

繫辭開端發明天地間自有之易理至聖人設卦觀象以下乃言聖人所以因之而作易也首節天尊地卑分別五層從伏羲畫卦以上源頭處說下數段並未說到作易講家即將聖人作易層層混插覺前後不勝贅複之文矣細尋脉絡自見

四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二句爲下三節綱領俯察仰觀及與天地相似二節乃所以相準之處至末節範圍不過則彌綸之實際也若窮理盡性至命之語乃說卦中自幽贊參兩之精微一氣趕到聖功極盡之地而言耳夫子未必專畜此語于心而到處用以作線索也牽扯到此便成腐談雖其說發于本義然朱子不過謂三節中偶有其似耳何後之講家乃鑿鑿言之遂使聖經之精微徒說得嚼蠟無味也

又

仰觀天文準天也俯察地理準地也知生知死知鬼神準天地之氣化也皆發明與天地準者繫辭下篇又曰仰則觀象于天

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通神明類萬物此何等事也若以此爲窮理之學則依古以來能格物窮理者羲軒而下有幾人哉恐顏閔之徒亦多未之逮也而以此爲下學功夫大學之始教何以入門乎朱子非不能見及于此只緣平生著述過多故于此未及細思耳理道一致不嫌研求特爲拈出以質 明者

五章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舊註皆以見字讀作見聞之見將仁知說成一偏之詣殊難通解獨來氏知德從繼善成

性處體出曰仁者發見于惻隱則謂之仁知者發見于是非則謂之知而敦化川流之道雪亮貫通矣

十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句提綱下乃將占象變辭分發四條舊註以君子將有為也一節為尚占尚辭兩事其意皆由泥看問焉而以言遂謂尚辭亦在內不知此言乃占者之言非言辭之言也次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分明是尚象一事而以為尚變在其中不知參伍以變之變乃象中之變故曰極其變遂

定天下之象非以動者所尚之變也三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動變也極深研幾一節乃云尚辭今以前二條兼四事後二條懸空說理而前後語句茫無着落千迴萬遍窮極搜索總不脗合及將四事分貼四條劃然以解如土委地乃知聖經文義無半字不落脚第恐不得其解耳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

易以道陰陽夫子又從一陰一陽之初拈出大極可謂至微至渺无可着言思擬議者矣後人何從又于大極上添無極二字將以大極為有物乎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也兩儀生四象陰陽老少仍无物也至四象生八卦然後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何得以大極為物也陸子象山致書與考亭極力解無極二字不當加于大極之上朱子卒未更正今攷周子大極圖出自華山陳希夷似乎禪家樂虛無愛新奇之論而周子亦未之思也近日胡氏滄曉有云以無極為大極之註脚也可而以加于大極之上則不可此足為千古之定論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貞者知之明而守之固也兼智信在內故王氏輔嗣以正而固

三言釋之此非王弼之言乃孔子之訓也孔子贊无妄之彖曰大亨以正及文言篇云貞固足以幹事是正固二義之外尚有別義哉何後人不省于吉凶貞勝之處忽又訓貞為常失聖人之旨矣其意謂吉凶二者常有相勝之勢不知此乃庸人胸中交戰莫決與經旨正相反而不能貞夫一者也斯理不明擇善而不能固執將使賢人君子不得接踵于世而國家懸刑賞以風礪天下不能一人心之趨也矣何也自古聖賢介石永貞任死生患難而不變塞者由此理認得真也後世君子于元亨之道似有志焉稍有變動震于死生惑于禍福終欠一貞遂致二

三其德以爲趨吉而實蹈凶矣夫子于繫辭下篇反覆吉凶之變猛然注此一語不啻爲千百世賢人君子下一定針盤也奈何又以常字泥之而失聖人之心哉且下文所引天地日月貞觀貞明若但云有常觀有常明如此閒話何煩聖人道哉況又上下文語氣不能貫乎朱子本義未及更定關係甚重不可不明非敢爲異實以求同也

大過顛也

雜卦之體每卦祇贅一兩字而妙義靡窮如大過及頤之體反覆顛倒皆不易非如他卦順看一卦反看又爲一卦故頤之二

四兩爻辭皆曰顛頤大過卦中未言夫子又于此補出顛字以大過之顛又有深義也六爻中已見其象矣蓋大過者值時事之大變必顛拂其常經以過處過而後合于中道故小過雖亦有矯枉過正之時然不過日用事物之小節若大過之行權非聖人不能所以小過二五皆柔大過二五皆剛柔中不能任大必以剛得中然後爲處大事之卦也嘗以是推之如堯舜禪讓湯武弔伐何嘗非顛拂常經之事伊尹營桐周公破斧皆大過也以聖人處之必如是而始無過正大過之顛也聖經一字之贅須合全卦攷之而始得其意若以爲本末既弱必顛敗厥事釋之此不過九三一爻之義且如此則鼎之四爻折足覆餗亦言之詳矣何必贅複又用大過之卦乎

雜卦末段

夫子既作序卦又有雜卦馮氏椅曰文王序卦原不因伏羲生卦之序孔子又將諸卦錯舉反對亦不拘文王上下經之序故曰雜卦前五十六卦皆反對篇末八卦不反對而各爲義又雜之雜者蓋聖人分合錯綜總以闡易之蘊不必疑其錯簡也何蔡氏節齋不得其義而擅爲改經而來氏吳氏又偏好錯綜成卦而附會之幾失聖經之舊讀

折中案云大過以下蔡氏改之固非即胡氏指中四爻互體而言者亦未盡合只依本文爲是因就本文三覆思之竊以爲雜卦終篇其卦本不以反對見義而所以繫夬于未濟之後者以夬之剛長乃終依然純乾也一部大易正合周而復始循環不窮之義故終之以未濟所以爲文王之易而殿之以夬又所以爲孔子之易也若徒以反對綜互到底有何意味即以中四爻互體推之有甚着落哉夫羣言淆亂衷諸聖不然幾何不爲之信註而失經乎

周易擬像卷一 終

周易擬像卷二

東[illegible]亨甫著

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有周徧循還之義故謂之周

凡天地陰陽五行莫不周而復始觀河洛卦圖皆以推明周流不息貞下起元之道卽經爻卦首於乾至雜卦終夬以剛決柔又爲純乾無在非一周之義也

上經

古本分上下二經及孔子之贊十篇凡十二篇其合附于經自費直始後人取其便于研習今故從之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易理載於象數卦所以象也根于河洛之數而觀變于陰陽之動靜以有畫也八卦之象成于三畫重之爲六以盡其變而六十四象具乾坤二卦體全于兩儀之畫純陰純陽諸卦皆由是而出爲易之門也乾者天之德性天體无爲以剛德爲用故名乾卦下之辭曰彖辭文王彖乾之象其體至純其德至健周流循還運无停機者焉故繫之曰元謂大始之氣氤氳渾淪于發動之初也曰亨則元氣布濩物得之而各成形質矣利者遂也各正其命而咸宜也貞者正而固也各正其性而不亂也是故文言分而别之以在天爲元亨利貞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在人卽仁禮義信而長人而合禮而和義而幹事乃實發文王卦辭之正旨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者下爻之位九者三天老陽之數凡卦用九六不用七八以老變而少不變也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以效一爻之才位初在地下故象潛陽卦陽爻變化之速故象龍初九陽德雖潛純陽之氣已裕但時方在下事權未屬故不可施用然此勿用者用之本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龍已出潛故曰見在地之上故云田以龍德著見而身在畎畝之間也九二陽剛得中動則爲離故值此爻之變者上國觀光利見大君以行其道蓋與九五有應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以乾德在人位故曰君子居二體之間斷續之會故云乾乾又在下卦之終象曰夕夕對終日惕對乾乾而言終日乾乾而不以自滿故夕惕勞而能謙者也謙卦九三爻亦曰勞謙君子有終此爻一變爲天澤履有虎尾之厲故又總其時地與乾惕之心而言若危厲而難安也然人能先事愼持何咎之有○湯

盤銘言日新而繼以日日又日正合與此參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者龍潛之所四爻自初而重故初潛則四躍又或躍而仍在淵无躁无漫之象也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不中之位可疑之時也然仕止久速初无一定能量度以取中者當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在田能見在天則飛九五得位乘時以天德居離明而敷治其象如此龍騰天衢聲教四訖萬姓瞻雲就日得被至治之

光君子在下亦遇明良喜起之占焉集說此爻之變爲大有火在天上飛龍之象天下皆利見大人大有之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悔者身心不安之貌陽極于上時當盈滿有高亢之象不无悔矣三爲內卦之終由潛而見至三則有厲上爲外卦之終由躍而飛至上則有悔天德王道所以危微精一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六之數皆自河圖中宮之五數而來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是也一三五三者爲陽數故曰參天積之得九二四兩者爲陰數故曰兩地積之得六陰陽之數止有九六而復繫以用九用六者正以明貞下起元也如子爲十二辰之首而子初仍屬之前夜是无首也辰終于亥而夜分直至子半是大終也春始寅初歲終丑末乾坤妙蘊凡事皆然也用九者七靜而九動置七不用也用九則自初至上六爻羣陰而仍曰龍者乾雖變坤而剛健之體未離也用九則剝復相尋如環无端故无首夫乾道純天六爻无吉凶之占故于卦末總贊之蓋陰陽一氣循環始終天地以此終古繫之以吉而莫可名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天叶他經切音汀

此孔子發彖之理諸卦先釋名義獨八卦性情明于說卦篇中故此直言天道也言彖辭雖遞分四德究之乾行之健即一元而全體俱見也大矣哉太極初動機緘啟闢舉萬物之形生神發悉資之以始矣故析之則元亨利貞相爲嬗代合之祇太始一氣往來而推遷焉是資始者乃統貫乎天德也大何如乎惟元之大無可見必隨物以見之蓋方其資始有

氣无形迨一元充溢雲蒸雨降凡高下品物莫不以雲雨之亨而流露其形焉大明者乾元之大亨而明也如釋義云夏者明而大也非贊聖人六明於終又以爲始故乾之爲卦非若他卦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乃六位之爻一時俱成六龍潛見惕躍飛亢也六者屈伸進退爻吝載一時以運行天道故卦雖終始一氣貫徹六位而消息盈虛非無因時之用存焉變者自无而有化者自有而无始之由化而變貞下起元萬物性命各正於有生之初固乾元之亨終之由變而化性命之大和保合於有生之後乃乾之利貞也然此豈無待于人哉必有聰明睿智高

出衆物之上爲養爲教莫非一元之理運大化于无爲至萬國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咸寧則元之爲亨爲利而貞者又何弗各正而保合哉此可見乾道之蕩蕩廣遠而文王以元亨利貞彖之也夫子贊之言天道而必徵合於聖人者蓋不爲空談性命之書也四德循環無始無終併無繼續分合之迹而聖人之筆錯綜變幻洵乎韋編三絕之功非設嘗焉而可窺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孔子演包羲之畫先儒謂之大象六十四卦又從文王取象之外發其未盡之蘊以爲用易者之體之也行健者天體

无爲而用行至健行即乾也蓋於穆不已自其主宰而言一氣渾淪无少虧欠自其行度而觀則一日一周而四時代嬗無少間斷是天行健也君子於此以純一而不已者聖人也未能無息而不息因其健用之以自強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者君子之法天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爻辭謂九爲龍初爲潛此明龍即陽而潛在下蓋陽本奮發之德而在下則未及著見之時與時俱晦故勿用先儒名此爲小象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二出潛而見文明之德已光本宜在天而在田是其潤澤于四方者不以位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覆者往來之象終日乾乾往來皆行乾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以陽居陰本非躁進之資居上似進居上之下又若不進以二體言又改革之際是其欲進有爲而需時自審故云或焉君子不輕素位進可以投事機之會退无失身之悔何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言此爻之辭乃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大人首出
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也大人卽龍造卽飛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器滿爲盈亢卽盈也盈原不可久上九所以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用九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獨乾言之者乾陽以元爲用
上亢幾无元矣用九而復焉猶坤陰以貞爲體上戰幾非貞
矣用六而永焉蓋乾德乃天德卽羣龍也初潛而亢之勢已

具上亢而潛之理仍存無可爲首如陽生子半陰藏午中是也不可非戒辭尾也
文言曰
文言者發卦爻之文而爲言也孔子於彖爻各爲之贊矣獨
于乾坤作文言者以二象之包孕乎六十二卦義蘊無窮反
覆曲折推之而意味不盡也謂之文言蓋伏羲有畫卦而無
文字文王用公爲卦爻之文故孔子作爲卦爻之文之言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篇復就文王彖辭周公爻辭層次闡發以爲聖學法天之
準繩也言乾之繫以元亨利貞者何哉蓋乾元統天應春氣
而居最初爲善之長而衆理具備也元則必亨離居夏而萬
物相見乃嘉之會而質有其文也所謂利者非暱情縱志之
謂也義起於秋氣之嚴肅順理則裕而嚴而和矣所謂貞者
非私智小信之謂也物足於冬而堅凝各正其性而事有幹
矣是以天地首生生之德君子體之而爲仁乃可作君師而
長乎人兩間觀會通之典君子行之而有嘉自中規矩而合
乎禮物非利則生不遂君子利之而攸宜自因物付物而和

乎義物不貞則幹不植君子得之而正固則有爲有守而幹
乎事此四者天人一致之理也惟君子體天行之健而爲乾
則能行此四德而无虧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六爻皆龍故稱龍德隱謂潛也隱則理亂不知不以有餘在
我而亟思變乎滔滔之世隱故富貴浮雲不以衡門僻陋而
急欲成乎赫赫之名惟不易世而上下无交身若遯乎世惟

不成名而庸衆爲伍人亦不見是二者皆人所悶而拂鬱者也初有龍德而隱故處之泰然雖貧賤不當得以所樂而行之富貴雖吾願以所憂而違之守道之志堅確不拔如此是乃龍之潛也○舊解謂人知我而樂則出而行之人不知我而憂則去而違之不合潛龍之象且下文安頓不去葢樂乃樂貧賤也憂乃憂富貴也人皆厭貧賤才識貧賤之可樂茲則有所樂而行之人皆慕富貴未知富貴之有憂茲則有所憂而違之確乎不拔乃一氣矣卽論語貧而樂乃不處不去章正可與此叅看子曰二字者或上之爻辭皆門人所加恐人不知其何所指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以龍德而正中非爻位之中正也中行君子言行皆庸故必信必謹正中則已无邪矣而猶防之惟恐越正中則已能誠矣而猶存之不敢失二之龍德如此見其身而在田善葢一世而其心愈虛而不伐德施天下而形迹俱泯而化也是九二雖界潛見之位已合君人之德此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四兩爻非潛非見而離乎中故以反身修德言之六龍之理得於心者爲德體於身者爲業君子固以進之修之也然龍德皆實理非忠信无以進之龍德皆實事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楊敬新日修辭立誠謂言之見于事者其修省而有實則事皆實理而行不搖致此所以終日乾乾耳夫知忠信以至六龍之德卽忠信以至之則潛

見惕躍飛亢之幾可以與知矣知立誠以終六龍之業卽立誠以終之則潛見惕躍飛亢之義可以與存矣德業雖善然猶不敢自是謂德可善世居上位而驕也或道不大行居下位而憂也旣終日乾乾而又因時加惕如此雖處重剛不中之危境若厲而已終何過哉程傳知至至之知在先故可以幾始條理者智之事知終終之守在後故可與存義終條理者聖之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近飛應潛道在无可无不可之時也故觀其躍或有似

于上與進觀其在淵或有似于下與退初无一定之象焉然
其心固非有陰私闇干之邪亦非離陽德方亨之羣誠以時
在當審平日之進德修業正欲及時而大行故不可輕于一
擲耳此所以无咎也上與進釋躍下與退釋在淵无常无恒乃或之義非爲邪非離羣欲及時皆釋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爻爲乾卦之主聖人作飛龍也萬物覩利見也六龍同德

故以同氣之感名而極言聖人興起人皆見之之義如震雷
巽風兩聲相助是同聲相應也凡天下之有聲者視此矣艮
山兌澤一氣相通是同氣相求也凡天下之有氣者皆然矣
坎性爲水水有不流濕乎離性爲火火能不就燥乎凡天下
剛柔異質皆然矣然水固就濕而當其在天不爲水而爲雲
以雲而騰於天際有從龍之象焉火固就燥而當其在地不
爲火而爲風以風而起于地上有從虎之象焉有是君必有
是臣也故聖人見田普一世于文明凡萬有不齊之物皆羣
仰至德之光華矧飛而在天其覲天子之光而各見性情者
又何物之或外乎所以天地間凡動物首向上是本乎天者
自親上也凡植物首向下是本乎地者必親下也物性有類
各從其同而何疑于大人之利見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以九言上處卦外是无位也高以上言六爻純陽是无民
也賢人指自四以下之爻皆輔九五以利見是上九之无輔
也蓋時當亢而與之俱亢則自尊者人不尊之自高者民莫
與之有可用之賢无任賢之德賢皆相率而去凡此皆由不

免于妄動故不能无悔也曰動者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此第二章又以人事明六爻下以位言窮而在下闇汶不彰
如漆雕開之未信顏子之簞瓢陋巷是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止也時方出潛暫止于田如孔孟之所如不合是也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正時舍之見龍云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如進修之事天以日月陰陽爲運行非虛行也故君子

終日乾乾乃法其剛健以立功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日昃不遑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驗也卽或之義時可變姑以自審如武王之遵養時晦後世諸葛亮之三顧始出是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上位也治治化也既居九五之位又以聖德敷治如堯舜之恭已南面是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盡也亢者時之窮與之俱窮而莫變故其災爲窮之災後世如韓彭菹醢霍光不終不能有處亢之道者也（李氏東曰天下極重難反之局只在聖人一反掌間最得亢中妙用）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諸卦自坤之外皆有用九而不若乾之全大哉乾元觀其變化之用而用九則剛柔中正莫亢莫卑自風雨調寒暑時成至治休和之天下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第三章又以天道明六爻言潛龍勿用乃初九之爻象陽在初則閉藏于地中而不露故雖有龍德當此亦順時勿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雖在田而已見此陽氣出地文明煥著氣象昌明之會二象若此豈以在田陰其施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乾至九三陽氣盛大乾德健行君子以乾乾不息之功偕之此所以爲龍德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爻至四九變革之位乃陰陽交搆天道更端之時故龍在淵而躍不復有守舊之象也（如初陰生午陰下生則陽愈上天氣愈炎熱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天德也在天天位也乾至九五陽氣上升峻極于天乃爲以天位而載其天德以出治聖人操三重之權以王天下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龍德原無亢而有悔之理蓋亢爲時之極天運所必至偕極則窮是以有悔也可以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四時寒暑往來代禪一元之氣冲漠无朕此天以法則垂象示人觀于乾元用九而可見矣是雖六爻各見其時位究之安有形象節奏之可尋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篇首分元亨利貞爲四德此又二分而一致之見天德王道之奧妙无窮焉言乾之繫以元亨者何哉物之始而亨者是也凡物以陰感陽卽露其機緘故乾之元不可見卽物而可

知矣利貞者何物之得其性情者是也凡物始亨漸積于秀實所謂性也而復含生機則情矣乾之利貞不于此可見哉夫其始而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終歸于貞而造化之功不復可見此大哉乾元所以統天者乎夫亨利貞統于元固一氣流行之盛也而不可以識太極之體乎大哉乾也其剛以行健健以體剛中以行正正以用中者爲何如乎且其剛健之純中正之粹不見有體用之迹動靜之形則至精又何如乎此乾之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道之大渾然无迹可名矣故分六爻發揮之爲潛爲見爲惕爲躍爲飛爲亢以通類萬物之情然後見日用動止莫不有六龍之情在也然六龍又各載一時以運行天道或當潛而謹密見而敷施惕而兢業躍而見機飛而建極亢而持盈此六龍易發而一時爲難也苟能乘之因時起事不先不後若雲行而雨施則中和位育天下不臻至治之隆也哉夫天下治平卽乾之美利利天下也至王道蕩平大化無迹又孰非乾之不言所利者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下六節又明乾德之散見于六爻者其爲用有如此大抵位有隱顯而功无淺深也夫初之所以爲潛龍者蓋君子以素所養成之龍德无日不可措之施行而建功業也而顧云潛者以時方隱處未際可見之會故待行之事業不得違時而倖成之是以君子法潛龍之象而勿用也此申陽在下之義見其與石隱者不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之所以見田者亦在潛修養之龍德也蓋六龍之理寄于典籍則學以聚之散于人心則問以辨之非有廣大之量无以蓄其德故寬以居之非有公溥之心亦无以行其道故仁以行之自治如此德成而施自普前以在田利見爲君德正以此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位有可危者如九三所處居二乾重剛之間而過乎二之中上不在五之天下不在二之田斯非安常處順動輒得咎八

心道心之間乃危境也然以乾德處之因時加惕如大過之顛而不失其中則境雖危而无咎矣時解三爲剛位九居三爲重剛然則何以處四耶不知乾乃剛卦三四介上下兩乾之間故俱曰重剛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位又有可疑者如九四之所處亦在二乾重剛之間而不及乎五之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離下而上並不在三之人位躍淵上下正位高多懼之境也四之云或者正因其任大責重毫釐千里而密之不使此心之發偶蹈于躁妄之愆也

此進无咎之義其功愈密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此明飛龍利見之實際也天地无私覆載大人以中正參之是合其健順之德也日月无私照臨大人以中正之聰明並之是合其往來之明也乾之元亨利貞即天之春夏秋冬四時之時也大人之四德合其序鬼神司禍福之柄爻位有得失之機鬼神之吉凶也大人之刑賞合其吉凶由是意有所

爲黙與道契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天自不能違乎我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天即大人大人即天也夫乾之理无形且不違君子況人者天之心鬼神爲造化之迹能違君子乎可以觀利見之象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則過剛當反其本而求之蓋人生有行藏則有進退有去就則有存亡有取舍則有得喪皆當知者也而亢之爲言則祇知有進與存與得而已而進之中又有退存之中又有亡

得之中又有喪則不知也安能不失其正哉唯聖人由學聚問辨窮其理者極其精故寬居仁行致其用者極其熟神明變化之用非常人所能測也此盈不可久之道必聖人而後能純粹以精也

坤卦

乾之後繼以坤序卦所謂有天地而萬物生也說卦曰天地定位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也雜卦曰乾剛坤柔以其純體不雜也然人知天陽地陰而不知天之中有地何也立天之道陰與陽也人知乾剛坤柔而不知坤之內有乾何也立地

之道柔與剛也學易者宜知之矣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重坤取象純體柔順以承天施故曰坤凡陰无元以陽為元由陽施而陰受故乾元之運於純坤中者自无停息而元亨焉坤本體為牛配乾則為馬特牝牡分耳順乾為貞故利牝馬之貞人有形質坤之屬也坤有順德為君子順行故有攸往无乾故先迷從乾故得主蓋乾者坤之主天者人之主得主則利矣猶君臣夫妻之有主輔也觀後天之圖坤統三陰居西南乾統三陽居東北西南為物致養之地代乾有終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故得朋東方受命之先（帝出乎震也）北方告成之候（物所成終也）稟令歸功已無私焉故必喪朋以從乾而得主也此所謂牝馬之貞也安順也貞健之守也陰戒躁動故必以安貞獲吉焉（乾不言朋者乾无所不統也坤則其類分矣故云朋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

之吉應地无疆（慶驅羊切音羌行叶音杭）

此明坤道即地道因言君子之合德於坤也坤涵乾元其分量充足極至矣何也物雖資乾以始然有氣無形惟坤之元氣一動則乾所施以始者盡資之以生是其生也非順受天施而至足乎厚載以坤之亨德長養乎物者而言與乾无疆合也惟其相合乾道變化各正保合坤配之而含宏光大焉其靜也翕故包含而寬宏其動也闢故光昭而博大凡飛走動植之品物皆隨坤亨而亨焉是曰元亨取象牝馬者以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馬之行地无有疆域坤非健无以配乾

未有乾行而坤止者故其行地亦无疆也然地之所得如此者以卑順行之而然故合柔順利貞之性情觀之然後見牝馬之貞也是以順德君子其有所行也皆行坤之道者坤无乾以爲始乾開其先是先之則迷也順以承乾一施一生乃得主而攸久有常也故圖中方位乾坎艮震坤所不能有事也其朋喪巽離坤兌坤之所以成物也其朋得乾知大始由北而東坤作成物由南而西西南得朋坤固有慶然必喪朋以從於東北然後終于西南乃有成功之慶耳地道安靜而貞固順德有常者正應地之无疆矣吉孰大焉夫自乾坤之

分定陰陽之迹判而人事之得喪自此分矣一易之吉凶得失於是始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之象爲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地之形勢高卑相因其勢至順地勢坤也君子觀象思地之所以持載者厚也不厚則高下相因頓伏相仍便成傾陷安能順而无窮乎故天下之物多矣羣黎百姓倚我以安昆虫草木倚我爲命使徧心凉德其何以一身任重哉此君子法地之道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者兩地老陰之數初爲時之始事之端也五陰戌而霜降六陰亥而冰堅初陰生午未有霜也然陰氣始萌君子履之而知地之下有霜焉此卽堅冰之所至也夫履霜在坤體未成之前堅冰在坤體旣成之後而初履之時已知其卽至蓋陰陽消息始於至微而无形最難知也○變震爲足有履之象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履霜之在初六不過一陰之始凝也曷嘗有霜哉漸而積之不但履霜必至堅冰可知天下事立其始基未有不馴至於

極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極盡地體合乾之九五觀之乃天地之全也故言其德則體直位方而氣盛大西南陰方爲所習之地而利卽東北陽方爲所不習之地而亦利蓋由厚德无疆故无往不利所謂元亨利牝馬之貞者俱於此見之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陽動陰靜六二順以承乾乾動也直坤順之而動亦无不直方者地之本然也爲方必由於直二承乾之直故直以方含

弘光大者地道也六二既直以方則盛氣直達无往不利其光亨爲何如又此爻一動下卦爲坎水性幽暗險陷不利故以相對言之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剛柔相雜曰文文成而章六三陰居陽德之位故含章靜正无爲也或者不敢造始之意坤本臣道三臣位又以陰居陽正臣職无專成也君子之學惟患其務外闇然爲己之道可貞固守之而無失也然君子不以干進爲心而亦有見用之日時或出而從王亦惟王始之而已終之而已有終陰之事

此爻變謙亦君子有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章美內含固可貞以久然居下卦之上章不終含待時而發當其可也或從王事而能以無成有終處至當之極則是其明智之用有以光大乎事業也含章之貞豈偶然哉或從王事帶无成句說小象往往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程傳四近五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是也以六四坤順之德處之能斂其才智而不露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以此无咎譽亦無之蓋時當韜晦有譽即咎也是必有忘其囊之富併不露其括之迹矣謹之至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言能慎則不至有害於事也

六五黃裳元吉

黃謂五裳謂六衣體圓象乾裳體方象坤故謂六爲裳也孔穎達曰黃中色裳下飾坤爲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能以中和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朱子所謂居中處下之道是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文具於內曰黃中見於外曰黃裳文在中乃闇然之章不顯之文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上六進至於外故言野陰極而不從陽陽躁不和故戰也夫陽戰於陰陽有氣陰有血血陰類也然在此時氣尚无形而血實有質第見血色玄黃之交雜而已九家易曰言陰陽合居也自有此戰而長男之胎已肇於一元之復矣胡炳文曰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書法同此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自初至上陰道已極極則必反蓋時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此龍所以戰一陽所以來復也（乾之初曰陽在下也坤曰陰始凝也乾之上曰窮之災也坤曰其道窮也此夫子示人以初上二爻之例）

用六利永貞

此亦總承坤卦而言用六者用此彖爻之六也凡筮得陰爻者用六而不用八易之通例也故遇此卦六爻皆用六則變而爲陽然其柔順之體不可變也蓋陰道柔而難常陰雖變陽其質本陰故用六之道利在永其牝馬之貞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知大始坤順承乾則能終乾之功苟不柔順安貞則爲躁爲亢豈能終乾以有功乎（大字指乾謂坤能以乾始爲終也若云變爲陽初小終大則犯亢龍有悔之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全體純柔故柔之至純柔主靜故靜亦至但至柔而有至剛者存不觀其動變之功乎至靜而有至方者存不觀其資生之德乎非柔靜无以利貞非剛方亦不能有元亨矣然柔靜固坤之本體而動剛德方之時蓋有乾以爲之主也坤後乾而不迷乃得其施生之常道故能於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以致養於中及其動闢則化生而輝光外著焉故又贊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之施行天之時无不出於順焉前故云乃順承天也此此一節復申彖辭不盡之義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下六節又分六爻之義而推廣之也畫卦自初而上有積小至大之象焉坤自初陰剝乾爲姤積至純坤六陽皆盡是善以積成不善亦以積成而餘慶餘殃也六十四卦皆一乾之進退消長而已故於變坤之始鄭重言之殃之有餘莫大於弒逆其禍本非朝夕所能至其初或忽於細微而不悟待勢既成而辨之則晚矣初六爻云履霜堅冰至蓋言順成其勢不可遏也（坤順也六爻皆順）夫陰陽一氣非謂坤之不善此特借言一陰初生之漸以明謹始之道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爲坤之主人身坤也其性乾也性動必直心順其直達於萬事咸宜各正所謂方也內直德崇外方業廣則大矣故云直非他卽其內之正也射之外體直卽知其內志正方非他卽其外之義也凡事之不可移卽知其理之不可易夫內何以直惟主敬焉蓋敬存於內如植土圭以測日晷不期直而自直矣外何以方惟集義焉蓋義制其外如持權衡以度物理不期方而自方矣有敬以正心義以宜事敬義立而其德大矣人心皆同豈憂落落寡合哉六二爻辭正言境无夷險能如是而所行自无疑碍也此所以不習无不利者耳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美善也陽之德也六下伏陽是有美也然陰尙含之而未露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從王不敢有其成功夫既曰无成而又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者終乾之所未終也觀地道順承天施知臣道仰承君命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四重陰當上下攺革之際故以變化言之坤與乾旁通設四之所處在乾坤變化之際則一變成豫雷出地奮草木且爲之蕃昌君子有不奮勇而升乎今在乾坤閉塞之時是上下不交天下无邦彼賢人見幾明決有不深藏而隱者乎六四爻辭蓋言時未可爲人有坤德則能謹守而不出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黃也中德在內也一中內含而條理脉絡皆達於腠理之表故曰通理正位居體裳之義也五尊位在坤則惟取正中之義言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也美在其中復釋黃中

暢於四支復釋居體美積於中故暢四支而美在一身發于事業而美在家國天下所謂美之至而元吉也夫直方之君子卽黃中通理君子也敬以直內是卽所以爲黃中義以方外各有條理所以爲通理故其正位雖五之尊而居體則不失乎二之常耳但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无所庸直內方外兩相夾持之力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猶似也陰必從陽今六陰盛滿疑似於陽矣不相從必戰

也當陰進至上爲其有无陽之嫌故稱龍以明之以爲陽未嘗无焉爲其有陰陽之合又稱血以類之以爲陰尚未離焉夫既稱血則黄乃坤土之正色耳而亦曰元黄者蓋龍戰乃二氣之相雜也然雖至於雜亂而陽施陰受之中天自元而地自黄其定位終不可易故又分而言之按十月之時在圖位正乾之所居此時二氣猶未合而同功故云雜且既戰之後一索得男七日來復而元黄剖矣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內震外坎乾坤始奠洪荒初闢乾以初剛交坤而爲震象草之穿地而未伸屯字之象形也以一陽陷陰而爲坎象人之一動而阻險故名屯卦德陽剛具震動之才體乾元之德其盛氣直達亨通之象然初剛位下坎陽中靜守貞爲利也中互坤順又互艮止故勿用攸往卽初爻之盤桓居貞也利建侯者震陽統坤衆長子主器四海方屯無主乃亂建侯樹屏以分治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難平聲

乾坤剛柔一索得震爲始交陽伏地中重陰凝閉如萌蘖之難以發生也况其震動于坎陷之地始交未暢勾萌莫達其屯蹇爲何如也然卦德又大亨且貞實以雷動必起雲雨將降二氣充塞盈滿天地其亨機卽寓于象中也草者雜亂无序昧者暗晦不明當此時正天開混濛之運以待人爲之有功所宜建立輔助分茅胙土以統治而內外皆震勵有爲不遑寧處始可以亨屯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出坎上則雷雨作而爲解今陷于坎則坎猶未雨而爲雲

雲雷屯也太和未合天地晦冥其象如此君子效屯之爻以震動之才闢坎險之運治亂世如治絲經之以理其緒綸之以合其類使綱擧目張以爲理焉卦爻所繫皆屯之體夫子象之專推其用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桓木柱磐柱石也初九陽剛震體有濟屯之具但居下位輕不足展其長如柱石之重器未可輕動也故以時言則利居貞而以德言則利建之以爲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時當居以居爲貞當行則以行爲貞初之磐桓不進其志固未常不欲行其正也故爻云居貞而象言行正利建侯者剛明之才衆所歸也而初又能以陽之貴統陰之賤利建爲侯宜哉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中正應五以其乘剛陰爲陽所求柔爲剛所逼欲應五而爲所阻故屯如其難窘欲去初而爲所制故邅如其遲回有似乘馬者之分布不前也夫二五正應本婚媾也易例凡正應者皆言婚媾初非能寇害之而使之不遇特時之未至耳以二貞德

原不妄從至於積久正應方合如女子守貞不字十年乃字也震爲馬二有乘象班退也卽班師之班二柔女子也互艮止不字之象二四互坤土土數成於十十年之象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以六二才德之臣而被掣肘於後不得應五失其常矣十年乃字始復其得主之常程傳初爲剛正之賢而以爲逼何也曰此據二以柔乘剛而言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往往如此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居動極妄欲濟屯互艮山之下卽鹿之象也初五兩陽三不比應故无虞言无虞人以爲向導也就而圖之惟有

叢棘在前陷入於險而已安得鹿乎易窮則變故望其變君子也變九則離明君子而見幾審矣若不舍而往舉足取羞豈待入林而知吝哉此義利之判也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者驅禽以就我卽鹿无虞是我反從禽也孟子曰從獸无厭謂之荒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卽鹿也從禽安得不陷乎君子舍之正以往則吝而困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柔正上承九五易所謂近而相得也但以柔才居屯欲

濟未能故乘馬班如知初九剛正之賢與我親暱者婚媾也下而求之與之往以相濟是進德者能沉潛而剛克固吉而用人者得和羹鹽梅之助何所往而不利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爻之吉无不利推其用象則以明美其體以四互艮下濟有明象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水爲雨九五中正本有膏潤以居險比柔故屯而不得施也夫濟大事以人心爲本屯膏則民不歸附故在臣民日用

之小事守正即可以獲吉若關君上得失之大事居雖正亦不免於凶矣五爲君位待膏者衆也洪範所謂作內吉而作外凶者亦如此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坎陷所阻雖有施而不能光揚得志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之極乃亨之時也而上六陰柔前既无往後又无應不離於險是安有亨之時哉坎爲血卦爲加憂泣血漣如之象也進无所往故班如无應而陷故泣血也此不相得而悔吝者

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爻之泣血漣如以在下之无應也然上窮則變變則能通人道有爲何可長此而待其敝哉故此爻不言占以變待之耳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謂物生之初見聞未開也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內險外止有童蒙之象然蒙昧之童內具良知良能如山泉澄涵疏之斯達有亨理焉是在養蒙者得其道耳凡筮初必誠再三則雜瀆如滓瀆之納衆流也養蒙之道一在迎其機而導之機未動而往教則我求童蒙而止者不能出必童蒙求我而有感斯通矣一在因其誠而孚之彼心誠一告之以善道而聽不妄若其心陷溺如再三瀆則妄言之而妄聽矣安能使之出險乎二者既得又在涵育以性情之正而不鑿其天艮乃蒙所由亨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山坎險內險易陷外止難進混沌未開之象也蒙亨者欲以己之所亨通於蒙必行時中之道以亨之也二剛无求于五而五柔志應乎二正卦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時也時當其可而又以剛中之德待人之求以誠孚誠有初筮告之美而無再三瀆之妄所以志未應而不往教之再三瀆而亦不強告之斷不使其混瀆於我之言也蓋蒙養者養正者也培其正固之良而不鑿其性施吾善誘之教而不輕於瀆語默作止莫非激勵開導之功乃爲時中也時中之道非聖功而何養蒙者愼毋以蒙爲可畧而輕於棄人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之源出於山然猶在山下爲始出之泉未知其所適也有蒙之象君子觀象于蒙泉其本靜深其流壅閼如童穉之人天良內具而鬱滯未通於是因蒙之未知所適也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若泉之流而不壅因蒙之未有所害也法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如山之止而不過此內外交修作聖之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音脫 刑古作型

初六柔暗外无應與近比九二在坎爲方出之泉靜而能清

未流於瀆是初之蒙也發之而啟其未開之明利用有道就正可爲儀型之人使之有所矜式而此心之桎梏可脫蓋人心爲氣稟所拘習俗所沿不能豁達與手足爲桎梏所拘一也倘不能去其病根而依然桎梏以往焉嗜慾日深天性日瀉蒙者終蒙教者亦可羞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典刑在望是以正爲其取法也 刑人如作刑責解則將以初爲蒙甚之人不合爻象且又似擊蒙矣觀小象以正法而不言以法正可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爻爲成卦之主包蒙指二于初言二有剛中之德于初爲模範包之而不使越道以明而教以行固吉也納婦指三四二陰言婦象也二擇其可容而受之如納婦然則異姓可以同室亦吉道也子克家指二于六五言二互震爲長子有家之象五于二君也猶父也臣而治其國與子而善其家一而已故五求二而二應五有子克家之象其吉不待言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之應而言是也不釋包蒙者卦主之義易見也併不言納婦者見於下爻之六三不必釋也惟以剛柔接之

義明之而知二五之應其相資也深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柔質居剛不中不正剛中有教而不求僞應上九而歆羨之棄理從欲見金夫之象乘剛出位不有其身也是其氣質汙雜不過以所學爲悅人求富貴之具非可以正道入之故勿取以不屑之教教之或可生其愧悔若猶收之門牆而瀆告之止以傷教而已豈有益哉 此爻不言蒙者利欲喪心蒙不足言也凡陰爻在下而有求于上易例皆凶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三五互坤爲順而三獨乘剛故行不順女无順德不可取因人施教者豈有異哉

六四困蒙吝

困者路窮不通之意此爻爲困而不學之象周子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六四之蒙不能親師取友困而不學吝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以陽爲實卦凡四陰惟四无比應故獨遠實遠則蒙終困而不發矣所以吝也

六五童蒙吉

五中爲童六陰爲蒙應二剛中故吉也童蒙亦不定爲孩穉凡不失其赤子之心者皆是譪然天眞作聖有基若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具此象焉易有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本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行之以虛中臣以柔順爲體行之以剛中則上下交孚矣易例之變通合道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三五互爲坤故曰順值此爻之變則爲巽順則虛心受益巽而耳目聰明本此以基作聖之功則立愛立敬而道可充禮蹈樂和而德可成所以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爲蒙之甚又以剛居上失位不中不爲養而爲擊則蒙不知有性天之樂何利焉雖然亦頋其用何如耳用此以責其不能知不能行則牿而阻其進反寇害其蒙故不利惟用擊以禁其不當知不當行捍外誘以全其天是禦蒙之寇又深有利賴焉擊者敲擊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教以嚴而禦蒙之寇得師保之道上固順也蒙因嚴而自知禦寇得爲學之道下亦順也順則有利正見爲寇之不利也禦者艮止之象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有急義所謂相需殷是也有待義所謂相時而動是也然人必深相需者而後久有待其實一也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有待而見也人主致治不速近功而能孚誠恬養全无計較功利之私則光亨矣以此制事先後有序不妄紛更則久道化成而貞吉矣聖學之深造自得仕者之升晉有漸視諸此也卦德乾遇坎險待而不進故曰需坎實有孚互離明故光互兌說故亨陽正故貞坎爲大川乾

健不陷故利涉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固相須然有相待之義何也險在前時當需也然必剛健之德不爲私欲搖奪乃能需而不陷故其義當得不困窮矣然名需之義實備於九五之爻所謂有孚光亨貞吉者以位乎天位以正以中純其天德故能行孚貞之王道故舉涉大川之利以見其沉幾觀變以有功此需所以善剛健之用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爲水爲雨爲雲雲者水氣之升也居於乾上爲雲上於天是陰陽未交欲雨需時故名需君子體此知天下之物所相繼以長養者飲食也此相須之義而當其式飲式食時原未常卽期其乍長也於是又相與游息而宴樂之使漸仁摩義咏歌鼓舞以俟其自化此相待之義故需有純王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此卦坎險在上下三乾皆以險之遠近爲爻象之善否初九陽剛守正當需之時亦欲得君以濟險而身居下位去險尚遠爲需而在於郊之象同人上九曰同人於郊蓋郊在闗之外身無拘繫之地也淡泊寡營素位而行利用恒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居此閒散自不犯險而行無所動心卽不失常也人惟中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意氣所動致犯難而失所需耳蓋恒者貞也淡泊寡營守貞居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者叢雜之地二以剛居柔陰陽之位尚未應猶君臣之志未通其象爲需而在於近水之沙比郊已近矣夫需於沙涉世者也時當紛錯不遠不近而涸跡風塵不免浮言之譏矣

然多行多累一時雖有言語之傷終能待時成功而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寬平之謂二需于沙外險而內自平也以吉終正所謂利涉大川往有功者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者沮洳卑汙之地九三陽剛不中逼近于險又互兌而有所說焉故前進臨險爲泥之象所需于此干祿者也爭名者毁爭利者奪故致寇然寇害之來乃自我有以致之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卦之坎爲寇盜非坎逼乾乃乾進而遇坎也敬愼不敗言致寇自我禦寇亦自我也朱子曰敬愼不敗乃發明占外之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爲血卦其竅爲穴血者沾汙之地心迹不白之處也六四已入坎窞乃人臣當多難之秋居嫌疑之地名節未能遽顯有需于血之象然居正而承應皆剛正終能建白而出脫焉故需於此者亦終出於此猶是納約自牖遇主於巷之意也細思此爻如周公被流言伊尹營桐宮三年之間心跡不明

需於血也及後罪人斯得嗣主歸亳則出自穴矣○一說四居大臣之位與國之血食相依爲需於血而不能如郊沙泥者之進退綽綽也此與順以聽三字之義亦合存參但此爻爻義不甚可解須闕疑以俟後之君子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坤爻爲順四有順德故能需時以聽而離險出穴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爻爲需之主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也酒食者休養之物休養生息潤澤天下之民酒食之象也故需在治道爲需于酒食使之樂其樂而利其利漸仁摩義以移風而易俗无近功也九五剛健中正至誠无息其治化之成淳龐貞固而獲吉矣有孚光亨又何待言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五以中正主一卦之需斯民皆飲和食德久道化成有由然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身處卦外有隱入巖穴之象已不需人人亦不需已也故不言需然而山林巖穴之中亦有聲氣之應如上應在三

陽主上進不召自來也三陽同體三人之象皆不速之客也苟能敬愼以持之則志同道合亦爲君子之道而吉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五爲當位故諸爻應之而有孚光亨固吉上雖不當于主位（上得正非陰陽之位不當也）而由其能敬雖衆客相從于穴居亦未至有大失也按爻辭敬之二字最宜深味合夫子未大失之義觀之言外自見得以文會友原有相需之道但敬之則爲麗澤相資而終吉不敬則或爲樹幟植黨而名凶如孔孟從遊固不待言即後世文中子講學于河汾及濂溪伊洛四方負笈

景從賴其造就者多矣豈爲失哉若如漢末名士八俊八顧
八及八儲之互相標榜激成黨錮之禍則大失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序卦飲食必有訟飲食所以潤益于物如一切功名富貴人
之所必需即人之所必訟也故需後次訟九二剛中无應有
孚而見窒之象蓋孚信由中而爲坎陷所阻所以興訟然已
雖有實而爲人窒塞亦須恐懼兢惕則庶幾免禍又中道而
退見可而止則吉也若如上九負過剛之性居終訟之極則

凶矣九五中正大人中正則能无訟中正亦可聽訟而平民
之爭也不利涉大川者蓋涉川之險則利在同心此豈相爭
時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下險上健二者有一尚未必訟惟一健一險險而又健所以
成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言九二之才也九二以剛來于
二陰而得下卦之中也 孔氏曰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虛象也 剛性好勝來居
柔能屈其性也處中位不失中道也終凶言上九之才也卦
在上爻爲成利見大人者九五陽剛中正能尊上此德何爭
不化何訟不平而天下治矣不利涉大川統言一卦之才也
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入于深淵故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本同一氣及行度有違在上則陰雨蔽日在下則
泛濫逆行相違背矣始于得而終相失訟之由也君子觀象
知拂情之事必有造端爲謀不慎有暫免一時終成雀角者
多矣故作事預防其漸準情酌理久皆有利而无做則中與
終不必言焉此清源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上應九四俱不正本有訟者陰柔居下訟之初不深也
有不永所事之象不能成訟小有言而已有言故始不能无
事不永故終吉也爻變爲兌兌爲口不能无言亦爲悅雖有
言其言亦小正所謂作事謀始者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非可長之事故以不永爲吉小有言者辨言也辨而已明
所以不終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之中正勢不可訟故其象占如此歸而逋避于其邑人坎爲隱伏有逋象
主自存之中歛剛猛而藏于柔中所以免災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逋竄爲竄逋亡自全乃免于患不然則自下訟上禍患之至如掇拾而取之矣此爻變則下卦純坤曰逋竄俱就其文之變言也坤爲邑三爻乃三百戸之象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坤之中爻變爲險初三未變猶然坤順是舊德也坤爲邑食邑之象三居剛位又上下重剛當違行之時雖貞亦厲也然

固守其順卽外侮叵測而終不失爲吉焉然三臣位又從王者從事賢勞不敢先立成心以倡始焉從王无成皆坤三爻之辭卽舊德也不言有終訟不可終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居柔食坤邑之舊德貞厲而終吉者以從上之事而無成心故食舊德而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下應初六皆失正而欲訟者但初既以柔順而不永則四亦以无情而不克命謂天命以天自主而不求直于人也反健訟之行而復就天命之正理是變其險陷之心而安處于正矣吉孰加焉此爻互巽爲命變艮爲渝艮止貞也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欲訟不克似失于柔懦然其復之卽之渝之安之不失其在己者耳吉非所論也

九五訟元吉

此爻爲訟卦之主曰訟者見訟爲天下所不能无也惟五以剛健中正之大人而居尊位則能平民之爭化民之訟而太

和元氣在宇宙間矣其吉固天下之大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有主不偏正則裁制皆當所以爲訟之大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應六三皆不正而好訟者居卦之終尤終訟者无理而取勝勝亦必敗故有受服見奪之象互巽爲命曰錫巽爲繩曰帶以爭而獲意外之榮或亦事所偶有者坎爲曳有褫象得之非其道至于不崇朝而三失焉終凶可知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命服以彰有德原屬可敬之事今以爭訟之故而受之不禠
亦不足敬矣況攘奪之隨其後乎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師興由于爭師所以次訟也卦體地中有水衆聚之象又內險外順險道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主而在上君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古者寓兵于農伏險于順靜以待動師之貞也丈人尊嚴之稱師貞矣又以才德重

望之人將之則有全師保國之吉而无窮兵黷武之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衆三句以卦體釋師貞之義剛中而下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以者能左右之也一陽居內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用剛得中而信任專為將之要也雖行險而以順動行師之道也用兵以去害猶用瞑眩之藥以攻疾毒之乃所以安之故民悅而從有功而吉慊心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在地中有地而不見有水猶兵在民中有民而不見有兵也故卦之體象師君子體此以容保其民而畜其兵衆其无事而生養也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必使其手足為一體其有事而調發也伍兩卒旅師軍之衆无不緩急之可用兵在民中亦如水在地中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初為出師之始坎為法律上承二剛所謂節制之師也以律則老成持重得丈人之貞若軍无紀律

則不臧而師徒撓敗矣凶也六以柔居剛兼有臧否之象否言凶而臧不言吉者相對見義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之中所謂中軍乃主帥所居以統制一軍者也苟非其人則德威不著不足御衆今九二一陽統衆陰所謂丈人也剛中上應應天順人而在其中則以運籌決勝而吉更无有好大喜功之咎矣故王錫寵命至于三而極其理遇之隆愈

足以鎮撫軍中也夫九二以剛居柔于位不正然閫以外將軍制之雖臣子義无專制而在師之中正得用武之道故師卦六爻惟此吉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天寵即剛中而應乎天懷萬邦即行險而應乎人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以柔居剛乃志剛而才弱有不量其力而輕進以取敗之象故輿尸或者出于意外之辭戰敗而還以輿載尸則凶矣坤爲大輿敗故以載尸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喪敗雖非其本心然損威傷重大无功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得位得正當出師之時歷坎險而入坤順爲勞師暫息之地次之象也顧行軍之法右前左後四應初故左次次而觀變可進則進否則完師以待時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楊氏時日師以右爲主常也左次則失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進猶未爲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坤田坎禽二五震爲長子五君位與師之主也凡師之興必以寇賊奸宄爲民害而不可懷來者然後聲罪以致討如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宜于獵取之也苟窮兵黷武搜山林以索禽獸豈有利乎夫用師貴貞然必丈人乃吉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也若參以不勝任之弟子師徒撓敗矣雖以義聲先路猶不免輿尸之凶也六五以柔處尊雖居中得應而陰性多疑故兼有此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非以年長爵長以中行也非中行而使之不免輿尸之辱矣是誰之過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用師之終頒爵定封之時也或開國爲侯或承家而爲大夫小人勿用大君之命辭也凡師之起多由小人內憂由小人之嗜利外憂由小人之邀功今大難旣除又用小人則前師終而後師起故君臣動色相戒也坤爲國邑爻多陰有小人之象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正軍旅之功以更始也小人有功雖厚其賞而不可用之以蹈覆轍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五陰一陽正居五位有一人當陽萬方用命之象故爲比又水行地上密比无間之象居上者以中以正親乎民民亦親比于上吉何如之原再也筮問也占决卜度非謂龜著也剛在外卦爲原筮五乾中爲元坤永貞也夫民比我以我足爲所比而吉然必再三自問吾之元仁存于中者能不息而永貞發於外者能執中而无咎則疑貳之方革心向化頑梗之夫亦勢孤而自窮矣來者自寧後者自凶吾惟筮吾之元期于永貞而已此王者比人之道也（後非先後之後孟子所謂後其君者即無君者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云吉言上能比民輔翼乎下下自傾心順從乎上以比而得人心之歸往是以吉也順從坤之象剛中之德在內卦爲初筮師道也外卦爲原筮君道也元永貞无咎是剛德中

正渾然純粹而善也諸陰順應如瞻雲就日是反側不寧之衆向方而來上下之志皆同也若上六之亢居卦外如所謂萬國朝禹防風後至者是後夫也王者比之之道至此已窮非類必鋤是爲凶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土非水無以潤其燥水非土無以節其流地上有水因勢就下最相親附所以爲比先王觀水地之象異流同源畎澮相比以歸于川而會于海如萬國之民不可盡比非封建立國則耳目有所不周法度有所不及于是法地以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萬國（坤爲土爲衆萬國之象）又法水制爲巡狩述職之典以親公侯伯子男之諸侯俾上下之情水土相和斯林林總總之民皆率之以比于天子也（胡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陰居下位當比之時是信順之初念最眞能有孚以比上者也以孚爲比不得以比昵咎之矣上卦坎水注之盈缶蓋剛中孚誠之充積如水之盈滿于缶中有感斯應雖初之去五最遠而盈缶之孚終必及之自有非常之吉也有他者就卦

爻言之不必比應與陰陽當位之常而吉有來于意外者矣

此如舜之遇堯伊尹傅說之于成湯高宗皆有他之意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雖上无比應而有孚盈缶初六以比之初行順從之初故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之道以相比者也二處于內故曰內比若所謂見而知之以聖帝明王之道自淑其身也修身樂道用行舍藏不願乎外正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中正之道爲比乃尊德樂道而先不自失矣此體立而用可以行者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柔不中正又承乘應皆陰居順之終而偽應上六之凶人有比於匪人之象不言凶咎者凶咎不足言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爻之贊夫子於諸爻中獨變例而作哀嘆之辭諸爻皆用也字獨此用乎以人之受傷莫有過於此者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四本應初今于初无所係而外承於五忘其身家絕其黨類以敬事明主得比之正故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剛明中正又居君位四之比之以德則比賢以義則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爲比之主建極錫福以親天下其爲比也顯矣顯對邀結之私而言當其時禁網疎漏比者親之不比者任之如禮天子不合圍蓋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故失前禽也不誡者不相誡備畧无驚擾也上以誠比下民咸相喻而亦顯比於上所以吉也艮輝光故爲顯五君位爲王坎爲禽坤爲邑互艮止故不誡也師比皆有禽師禽在內境內之寇害在物者故貴能執比禽在外化外之民背乎已者貴能失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正中則不偏故其比爲顯比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爲

逆也致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爲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邑人不誡云上使中是能以中正之道相孚而所失者終歸而向化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以陽爲首下四陰皆比五是爲有首上在五上不能從五而其上无陽乃无首也當比之時後其君而无主凶可知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爲无終首初也有初則有終无初何以能終此後夫之凶也

䷈ 乾下巽上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畜養也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故畜雖有畜養畜止二義而在此卦則止有畜養之義并無畜止之義大畜亦然觀二卦大象皆言畜德可証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以得正一陰居五陽之間有孤獨之臣近在君側之象曰小畜言小者可以畜養乎大者之德也蓋卦本純陽之乾當上下相接之地忽得坤順一陰介乎其中其悠柔和易之風自足消其亢厲壯往之氣如艮臣之巽順休和有以養君德於深宮燕處之間此小畜之所以亨也然陰陽之理畜極則亨而所畜之小則未能遽亨也蓋陰陽和而雨澤降以陽唱而陰和若陰先唱則不和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成雨矣今四以一陰覆乎乾天之上其象爲密雲而三以一陽處于夬決之地（初至四爻互爲夬）其象又爲不雨所以然者以二四互兌雲自我西郊而起陰先陽唱故也不責陽而責陰隱然天王明聖之意溢于言外也矣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以一柔爲主柔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蓋陰孤固欲

附乎陽陽衆亦欲求乎陰也以觀卦德三陽健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能亨然此論其成也今之密雲不雨陰有畜而陽未和雲氣尚往而雨不成也推原其故西郊屬兌宜有澤物之施而施尚未行方起于此未至于彼由其所畜之小也然曰未行非終于不行者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於地爲木在天爲風風之行天能轉移天氣而宣助化工焉此以小畜大之象也故巽居乾上名小畜君子體此知大

業出以小心如容儀之温恭言辭之和婉皆柔淑粹美以畜其文明之德亦如風行天上舒卷雲霞而成文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受其畜也然所畜之小尚往而施未行上行則畜在於五初二兩爻不受其畜此陰唱而陽未和也返於本初爲復道其所道曰自道復而得其性天之剛獨善其身固无咎也况初與四本有正應之吉守道需時得居初之義何弗吉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反求諸己道不外焉此復之名義已居於吉矣聖人贊復之初爻而有取於顔氏子者亦豈有他哉

九二牽復吉

初以復而得位有應得自道之吉二之失位无應似進退無據矣乃以比初剛而得中仍不爲躁進而與初牽連而復則其守中待時乃爲藹藹之吉人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以復而居正固不失矣二能牽復是亦得其理而不過中也豈有失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重剛失應无初之牽異二之中又上下之界近比於四四爲坤爻地也地氣上騰而三天居下雨不相交彖所謂尚往不雨者也擬之於物有輿脫輻之象蓋輿者健載之器今互兌毀折一似輪中之輻脫去而不相屬者是尚可以行乎証之於人又夫妻反目之象蓋巽爲多白眼三不上視上亦不下矚則在輿爲脫輻而在夫妻又爲反目陰陽失和如此是尚可以望雲雨之沛乎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正室猶云正家之道陰陽失位故反目實由人之不能正室矣故陰得先唱也觀反目而脫輻可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成卦之主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居近臣之位剛柔合德故有孚所謂密雲不雨者由尚往故不雨而下三爻皆未受其畜亦由上往故有孚必至有孚而後能雨也蓋在下卦皆陰唱而陽不能和於上則陽唱而陰和也有孚而上往於畜道已得矣畜君何尤自傷害可去而憂懼可免也故曰血去惕出无咎（卦自二至上互得中孚有孚之象坎爲血卦爲加憂六四爲坎之下畫需卦之需於血）

亦此爻也去與出卽尚往之義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有孚於五故孚誠上往而與五合志惟有孚故志合亦惟合志而有孚蓋剛柔相得之道固如此也惕出而血去又不待言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中正居尊正受六四之畜顧四既推誠以格主有以養君德於爕理陰陽之位五亦深其結契而相得於剛柔協濟之情眞如巽繩之攣拘而不可解此乃所謂有孚也夫上下

交而德成將見奮庸熙載舉凡臣鄰之未孚者亦无不孚而初之復二之牽與夫脫輻而反目者富以其鄰而皆在雲行雨施中矣此小畜之亨必於此而見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正象之剛中而志行乃亨也若獨富則志未行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居卦之終故彖上兩爻而言畜道之成陰陽既和向之陽未行者今既行而爲雨向之陰尚往者今既不往而處矣德孚也畜至於上其畜積而成載則所畜大矣然以陽率陰理之常以陰畜陽非可常之事也婦道貞此而不變則爲危君子過此而復行則爲凶蓋月遡日以爲明望則敵日陰疑陽也然畜君者心固好君也而亦豈可不止於則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既畜而通而又往致其畜則犯矣非其道也有疑疑其不順也

程子曰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 王應麟云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疑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由乾卦九三而變終日乾乾反復於道反復者履也三爲成卦之主本有乾惕之心而又逼處乾虎之下乾爲首巽爲股三尾之而進是履於虎後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恐其咥之不免矣然三五互巽二四互離內文明而外柔順又似乎无憂於咥者夫兌至弱躡於至健之後而能不咥乃可通行而无阻則甚矣處世之難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

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名履者以成卦言之三之象下迫二陽之進上躡三陽之後以二體言兌柔履乾剛皆柔履剛也夫剛之乘柔乃其常理柔下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此以柔履剛尾之而進動有危機而不見傷害者以兌說應上之乾卦德自有不咥之道也夫說以應上亨固在下爲人上而使民說應於下則主亨者自在上矣九五剛健中正德與位稱履尊之有道者人主君臨天下其可危爲大使所履不正而蹈於非禮則政紀弛於上讒寃興於下疚惡叢集而心地不能光明矣爻之二

四互離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象主卦德剛柔異質故爲虎之尾此明卦位高卑有等故爲禮之履君子觀天澤之象思人之有禮莫大於明上下之分民志有定毋僭踰以奢侈毋希覬其非分天澤畫然然後可以言治也辨上下者乾之斷定民志者兌之說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无文之謂禮以質爲本居履之初未爲物遷雖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而率其素履以爲往韓于所謂有樸茂之美意者而何咎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行其願率其天眞不願乎外也无應與故曰獨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居下无應於上故爲履蹈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夫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險九二雖失正无應未可有爲然履蹈得其平坦者也持身如是不輕自售故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有主故不亂九二剛中是能貞其持守而不爲世紛搖奪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柔不中正智闇力弱非可有爲之才也故本其互離爲明象能視互巽爲股象能履然兌旣毀折亦眇視而跛履耳豈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乎哉乃以居剛乘剛自以爲能知而能行也必取於蹈虎尾而受咥人之凶矣卦象如此是卽武人胸無經濟而逞血氣之勇叅决幾務於大君之左右也豈可保乎初九九二以能而自處於不能六三本不能而自託於能故吉凶如此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強以爲能者終不能掩其不能之實兩言不足者破其能也位不當本六三之爻德如此爲眇爲跛爲武人皆從此取象也武人爲于大君亦承履虎受咥句不盡之意而言正因不當之位獨從其居剛言也武人不顧強弱有進无退以之効命於疆埸雖凶而不失其爲吉以爲于大君則失所位置矣乾居上卦大君之象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音色

九四以剛處柔多懼之地又上承九五之陽則正虎尾之屬也合而言之則乾爲虎離而言之惟五爲虎故九四亦有履虎之象夫人之處患難恐見禍而不知懼耳若果能悅以出之巽以入之愬愬然恐懼而戒謹則剛者未始不可以使柔而謙亨所以有終也不可轉凶而爲吉乎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與四皆履虎尾三凶而四吉何也三柔而志剛勇于行而不知懼四剛而志柔謹於行而志懼懼則能得是以終吉夫履不處也其吉故上進之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卦與夬相錯天澤爲履澤天則爲夬九五剛中履尊遇事果斷故爲夬履雖令出惟行得乾剛之道貞矣然過於用剛貞之中又有厲焉是又當克艱厥后也五无正應故兼此象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以貞處夬雖夬亦貞然以夬履貞又雖貞亦厲九五之位正當於此是貴有以善其履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觀之於始則誠僞未悉惟觀其終以

所行善否而考其吉凶然後見也故至上九而視履考祥也其旋元吉者還而觀其終身之閱歷苟无變其素履而吉著焉所謂素位而行有道无道皆不變塞者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爲卦終初爲元爻今旋而視之初之素履依然在上則休徵餘慶豈不大哉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自古大功大業之成未有或損其初衷者也

項安世曰一陰一陽之卦在下者爲復姤在上者爲夬剝其義主於消長者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爲師之將在五爲比之主陰

在二爲同人之君子在五爲大有之君子其義主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則以剛行柔爲勞謙在四則以剛制柔爲由豫陰在三則以柔履剛爲履在四則以柔濟剛爲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爲行己之事在上爲制人之事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卦三陽三陰得中和之氣天氣俱已下降地氣俱已上騰更无湮鬱不通之處故名泰乃正月之時和氣充塞之會也

易例陽大陰小今觀其象往得所以往而來得所以來天下有不清寧而吉萬物有不熙皡而亨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首句總是卦辭以下一氣發之以二氣之變化而言天氣下而地氣上是貞元會而上行下濟也天地交而氣通于萬物矣猶君下交而臣上孚是明良際而君義臣行也上下通而心同於爲國矣以表裏之合而言陽者天之氣健者天之德今皆在內而爲始陰者地之氣順者地之德今皆在外而居終是君心之小往大來也以淑慝之分而言君子乾之象得所親信而居要小人坤之象在所疎遠而聽命是政事之小往大來也君子內而正道長小人外而邪道自消天下安有不吉且亨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裁 通

天尊地卑爲乾坤之位之定乾下坤上爲天地之交之泰故卦名泰人君象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

之功而成其豐美之利也蓋不有裁成以制其過則天地之力屈而山澤皆涸竭矣不有輔相以補其不及則陰陽之氣不調而五行百産皆偏枯矣聖人以佐助斯民俾流通無滯所以開萬世之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本義三陽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後卦倣此此茅茹之解以比君子同升由來舊矣但思泰之初云然而否初亦云此何也泰時君子並進否時小人亦並進何以泰曰征吉而否亦云征吉亨也本義又謂小人亦變爲君子斯理固正而若于卦象難協伏讀

折中案云聖人雖許人改過恐无繫以貞吉亨之理至哉斯言也管見于此乃合二卦而思之竊以茅者小人之象爲物根連蔓引凡其所生之地嘉種不殖也泰運自天端由人事焉故開治之初掃除荊棘使菅茅之塞路者盡拔其根株然後君子得以其同類並起而進陰陽合德太和自在宇內也吉則泰之徵矣○爻蓋從初取義三陰在外而茅茹之拔必于初繫之者以國家治亂興亡莫不有所始基也初九一陽得位庶事更新故其象如此○此拔茅茹當爲句以其彙征爲句而以其彙三字不至落空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在外謂三陰也三陰在外同爲剛柔爲健順但兼有小人之象則茅也拔之而後爲君子之與故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此卦爲陰陽之交泰三陽之中皆有陰三陰之中皆交陽非如他卦之各以位應也然三剛三柔皆交而二尤爲開泰之主故爻當主二而言包荒者乾包乎坤猶天包乎地其象爲包荒言二之開泰三陰皆在容納之中也夫二與五爲正應而三四隔之非勇往以赴則不得與之合故二之包荒必用馮河之力以先合於五如是乃包乎五矣然二之應五初與三則朋也朋類而或有遐棄固失爲包荒不遐遺而或爲所比昵又不得尚於中行非交泰之道也而二不然既不遐遺又无係累此其所以配於中行而成泰交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其所以得合于中行者以有光明宏大之體故泛應曲當如此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爲切

平陂以卦言平卽泰也陂則陰陽交錯而有偏倚矣往復以爻言往者陰也復則陰可以來而陽上往矣乾惕故艱坤德貞也艱貞則平而不任其陂往者不聽其復故无咎果能艱貞不憂孚之難也果有德以孚之則陰爲陽用長享泰寧之福矣蓋艱貞能留君子之往其孚不憂小人之來持盈保泰之道也三與上應故其辭同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之極際在三四之爻一爲往來卽由泰入否之機故以平陂往復爲戒三尤在前重剛易動故獨于三發之往復平陂一理擧此以該彼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與彚征同意當應位也陰暗不富坤三陰不富而以其鄰而皆孚不待戒備也小畜六四以孚而畜成泰之三四以孚而泰定此相孚為易之本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以陽為實今三陰翩然而上集皆以失所依而從陽也願者上下交而志同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交孚出其本願所以為泰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乾納甲坤納乙五當尊位有帝象以陰從陽在五之尊故其

象為帝乙歸妹也歸妹序曰得其歸者必大當泰之時五以柔中居尊順以承天得其所歸矣以此受祉吉之大也四近剛則以鄰五稍遠故歸妹俱有泰交之義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坤順從乾既多受祉矣五又得中以行所願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否相覆故否之上曰傾泰之上曰復坤土積累而高有城之象城本隍中之土城傾仍歸于隍潰敗之勢也坤為衆在上爻多用師之象然勿用之亂不自寇也況迷復之征必有大敗故惟自邑告命知亂之生自內整頓之亦自內也然已晚矣故雖貞亦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則軍令不行卽告自邑而整飭之命仍不行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又據其勢而斷之也

☷☰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者閉塞不交萬物退氣七月之卦也匪人謂无人道之人

也夫否為天運而云匪人何也蓋天道盈虛消長有定數其否也不過以屈為伸而已獨世道之否自匪人變之其乘時得志惡直醜正大反天地生人之理而不利君子之守正矣邪正之勢既不相入大者往而小者來安得不益甚其否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泰上下相交故言其志同而邦之興自見否上下不交故志无可言而止言天下无邦无邦者國事日非也

川雖舊而敗亡先形也泰言健順而否言剛柔者健順乾坤之德泰時尚德也剛柔者乾坤之質否之時惟見其質而已陰柔在內陽剛在外色厲而內荏也親小人而內之其道日長疎君子而外之其道日消大往小來不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陽不下濟陰不上行天地之否情不下孚道不上達世道之否也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亦閉藏以順之卑躬戢翼以儉約其德而辟免禍患雖榮之以祿而不可蓋不儉德則與害交榮以祿則與利交能為不可榮之人乃能為不可辱

之人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否二象一美一惡相為消長若析觀六爻之位則泰不盡泰否不俱否焉否之在初否象未成猶人介善惡之間雖有氣質之疵猶可湔洗而善也所以陰之與陽同為剛柔為健順特過中失正兼有小人之象則茅也夫慎終惟始困不在初苟于初而拔之連茹而除之則茅何由生將三陰同類本坤貞也本吉德也本亨利也其不然者茹勢浸長滋蔓難圖而天步艱難矣何得不否乎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在君謂九五也九五為休否之大人諸爻皆欲應之而初有茅象无以從君子故拔茅貞吉志在從君而休否也豈謂在下得享爵祿之榮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否塞之時雖上下不交而二五以中正相應是為美陰之承陽也故於其初陰則能包之不使越而於五之剛則能順承之以有為夫小人包之使不得恣肆以速禍小人固受君子之賜而吉君子承之而同其心以有助是為否運變通之機

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陰陽內外邪正各判所謂否亨者非和同於小人而自亂也

六三包羞

三不中正包二陰而比之雖上承陽剛邪正之界顯然於心乃包其羞而不悛頑讒之甚也大凡小人為非未嘗不抱愧於君子皆包羞之為害也（爻析觀之則六二非小人合之則三陰皆非君子易例往往如此）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為不正之陰而不能承陽故包羞也如六二之中

正則助陽成德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爻與泰三相對言之九四否運過中猶九三泰運將盡之候也泰既无咎云有福否既无咎云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互巽中爻故曰命泰三將變能修人事以勝之使无可咎之事然後勿恤小人之孚而食君子之祿否四當變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爲一已之利又將爲衆賢之祉矣二者苟有咎焉禍可勝言哉至三陽之疇相麗以受福則小者雖來而大不往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固自天而能新命者人也故有命无咎二者交至而濟否之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五則否休九居五大人也非大人不能休否否休而吉集于大人也九五爲有德有位之大人生于憂患危亂常懸于心敗亡不諱于口若朽索馭馬時恐其亂羣奔軼而亡卽此一心之操持自足維國運于苞桑之固矣苞桑者叢生之桑其根蒂爲最深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有大人之德而履至尊所謂應運而興者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凡物極則有變故否至上九有傾道焉但卦本爲否上下不交亢居乾之上高而無位貴而无民則先否也然陽德善變變兌爲喜而否泰又反其頻矣否所以傾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轉否爲泰上下易位也否而不傾則无生幾矣故曰何可長

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不能變屯剛柔之才異也

䷌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卽所謂善與人同之義也卦體火與天同性二與五同情五陽應一陰又一氣相同故名同人野者空洞曠藐之象同人之道貴同于野天高地廣畛域不設彼此居无求之地乃爲人心之大同心既大公无我推之四海而遙安有不亨通者卽臨難涉險大川亦利濟矣然必所同者出于君子之正道而非比周爲黨乃爲于野之公而有亨利之應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卦體五剛一柔爲主柔得位則志正得中則不偏以陰從陽以人合天得大同之道故曰同人而同人之卦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蓋以二柔中正相應而五剛之天德行乎其內故能袪偏私而有于野之亨因无艱阻而有涉川之利也二既有五之乾德則內文明而以剛健行之文明中正而應以中正其所同者有一不出于君子之正乎夫唯正道爲

能與天下之志通而正者相感不正者相化儔人廣衆无一不同此心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後天圖之火位卽先天之天位是天與火同方也天與日爲明日者火也是天與火又同用也故卦名同人君子觀同人之象欲與人同如天之无不覆當先使人異如火之无不照誠于分殊之族以類聚其所同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以異同者同之異之者亦正所以同之君子合一世爲大同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爲同之始動在門內之象以剛在下上不應係是心无偏昵而出門皆同者也世本大同因門有異二中而正是可同者在門也同之於門但見人之同漸忘門之異矣雖未至於廣大而不見有私也故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旣出於門則此心已忘界限无疆域而可以由近及遠矣誰得以私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于卦體得位得中爲同人之主然析而觀之則初四相互爲家人家人者宗也同人于門不限乎宗僅同于宗不復天下爲家矣雖未至于失貞而非君子大同之貞故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在家人著女貞之義君子出門同人而仍不出閨閫羞如何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以剛居剛上无正應以六二近比而欲同之而二又應五是以忿激而有爭也離爲甲兵戎之象互巽爲木草莽之

象三歲離數也卦惟一陰五陽同之其不同者是以有爭爭之不能而至久伏不能與人同也卦屬同人而三四皆言爭何也蓋人之處世非同則爭雖不俱見于攻擊而心中豁埶意內兵戎在在皆是也左傳宋適楚而晉爭之春秋諸國事多類此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不言敵五曰敵剛者惟剛不可攻所以伏而難與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垣也離中虛外圍墉之象二居墉中九四亦欲與同故乘其上而攻之既而知二爲非偶己之攻之非正故弗克是能

制剛以柔克己而就正理幾于君子之貞矣故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勢本可攻義又不可二者交戰於中由困而能自反於則此吉之所由來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卦以二爲主而五應之文明以健皆卦主也號咷憂也笑喜也先憂而後喜者始異而終同也人之爲同志在勢利者始易親而繼易疏志於道誼者初難合而終難睽蓋氣質有剛柔之異所處之時位又不同在君子無偏狥无苟合故未同

之先相呼而莫應號咷之象也然剛柔不同而同於中時位之出處語默不同而同於正積久必達凡我同人終當相視莫逆而笑也夫二五中正相遇可謂有斷金之利而臭味无差矣初固若是之難何也師友一倫與性命通同志之人苟有偏私之累直諒之士必視爲已責也故凡切磨箴規勸善規過之事必期至善而後已故禮與已必克之而復天與人則交戰而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師之謂也至於相克而相遇則心同理同矣先號咷而後笑也此君子之貞也乾金巽風皆有聲故號咷同人旁通師卦故取象大師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中正中故直直則寡合未同之先異多而同少也以中直相遇故曰相克剛克柔克水火有戰尅之象君子之同不以水濟水也此爻之義觀此及繫辭贊已申說明顯矣必謂三四相隔用師以相攻恐非夫子之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在卦外九三不應故取象于郊郊遠城市无人之象也夫于郊无人而言同人者有所以同也人不同而心之天同上居乾終合於天也處寬閒寂寞之野以守其盡人合天之道雖无人與同而所以同人者得其貞矣故曰无悔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也上无與同而下同一時不見其同而萬世皆同故子嘗自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上九于郊之爻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之志原欲通天下之志以為志今所同者更無可與是其于道无悔而于通天下之志有未得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雜卦曰大有衆也一陰在上卦之中謙以居之虛能受也又火在天上明照四方諸陽之大皆見有於五是四海會歸野

无遺賢所有為至大也既受衆陽之應居中者翕受敷施腹心愈固大有之亨孰有大於此者乎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之所以為大有者以柔中而居尊位則中非尋常之中而為大中居得致之地又有能致之資是以上下合而應之而五剛所有皆為五有有安得不大乎所以元亨者卦德內剛健而外文明乾剛者天德也二五應矣離明者時措也與時偕行矣德足以處有故大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為離日之光日煥中天萬物相見如天子當陽四海皆富有也故為大有君子觀象知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虛明高照則善惡无所逃欲盡尚賢之道以揚善不能无錯枉之權以遏惡天命天討凡所以奉順休命而保有也楊萬里曰同人離在下止于類而辨權不敢專也大有離在上極於遏而揚政由己出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陽剛居下當大有之初上无正應故无交不與其富盛而亦

无交之害也韓子所謂與其有譽於前孰若无毀于其後者是也夫六五交孚而初无交无交亦非有咎也然或自以為无害而輕世肆志焉則咎生矣故必克艱其心於无交之時而懷有害之慮始可以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以爻位論爻辭蓋初爻身未任事故无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有之世諸陽上交而二又與五為正應六五之君倚而任之衆賢之遇合皆二之責有大車以載之象如是而有攸往

何至有不勝任之咎蓋二有剛健之才得中不偏如大車之
強壯能勝重任也大有之卦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不拘拘于爻位之當否也如必以陰陽當位爲吉則六五一爻不得亨大有之盛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凡積重者易敗九二中德蘊積有素故能重任而不危也不
敗故无咎積中如物積車中象用人行政之大皆責任于大
臣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六五居尊尚賢天子也三公位乾爲金玉艮馬用亨也變兌

爲睽陰小人也睽則弗克矣九三剛正當大有之時公侯有
國而富盛者三能上交用所有以亨于天子而善用其有故
所有不爲害也小人私其富盛則不知其所終矣蓋用有之
難也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亨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能用亨亨有之福矣小人處有則反爲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者盛滿之貌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勢盛近五凶咎
所由生其彭也乃其害也然離體能明居柔能巽人視之爲
極盛者已不以自居焉處實若虛故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晳者明之至言能不以功名自居非以辟咎由其深明臣子
之定分辨而且晳若詩所咏旣明且哲无異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中居剛坤爻於上爲信孚也居尊有勢威也又當上
下之應則孚如又交如也然居上臨下无懷德者則无畏威
此顒卬圭璋望之儼然又於孚交之餘而並著也六五虛中
體順能發其孚以昭于上下藹然之可親而又肅然之可畏

是剛柔兼至涵蓋一切之象君德若此吉可知矣孚乃威之蘊于中者威乃孚之形于外者二如字合內外以形容五之德非以柔不足于剛而戒之也吉字則總承之辭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信實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
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也易平易備防備也人
之有意作威者皆以備人之褻慢五之威如乃孚中自然之
嚴恪其心實平易而无備也此威如與交如所以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五下四爻爲下應以

賢人言之五上一爻上應也不以賢人言則言天上天位九乾剛天德也六五虛中受益克享天心故天之佑之於本體著吉於用行无不利也夫上居有終有極當變乃變而爲天之佑是有而愈大大而愈固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云吉者天之佑五而使之吉天應之也天之所助者順上九是也人之所助者信下四爻是也得道者多助此多助之至者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乎

鄭汝諧曰五成卦之主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易

之取義若此者多小畜之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言六四之畜陽至上而爲貞厲之婦幾望之月也易之所謂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佑于上九見之又小畜一陰畜衆陽其終也如彼大有一陰有衆陽其終也如此亦君臣之分也

周易擬像卷二終

周易擬像卷三

東汝[illegible]亨甫著

☷☶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不居其有爲謙謙者厚重卑順之義取象於艮山之高成自地質依然不變其厚重卑順之體也居高而謙則无往不通故亨君子指九三乃乾之三也本乾三君子居於坤順之中坤以大終艮成始成終故曰有終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亨就卦體言九三以乾之上畫下施於坤而成艮陽之輝光何光明也外卦爲坤之全體形勢卑下而生氣蒸揚乃上行也下濟與卑謙也光明上行則亨矣君子有終者觀盈之有損而可見矣天以行度言日月寒暑過盈必虧也地以高下言盈則傾陷卑下者必流注而增益也鬼神爲造化之迹與人心一類也尊而光者人能自卑而尊人則人亦自卑而尊我名譽日隆故光顯也既尊而光孰得起凌競之心而踰

越之哉此謙之所以可久而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形卑下山之土脈𨻶起形勢雖高而與地一體有謙道焉君子觀象知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所害人道所惡以其自盈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以其能寡也裒減其多而不使盈增益其寡而不使虧於凡天下之物皆以衡量其不齊而平其施使无多寡之形而起不平之憾此謙德之爲用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柔謙也初下又謙在他卦或有未宜而在謙則爲謙謙君子雖用以濟險難无不利矣○卦辭君子有終專主九三爲言故謙卦六爻皆有五陰從陽之義細玩涉川爻象實因二四互坎爲大川三居坎中故初利涉一以著行謙之利一以著從剛之宜可見周公爻象之精矣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以謙道養心而矜躁胥平也

六二鳴謙貞吉

蘇氏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挨謙之主爻在三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其謙是六二中正承剛有坤體安貞之吉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承剛切比故剛柔相濟而相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以卦辭繫爻見此爻之爲卦主也上下五陰祗用繫謙之象必至於九三以剛大立功然後著謙之實用焉爻固以剛居剛而乘承比應渾然坤順之中是在已不見勞績之可居而在人祗見謙光之足挹矣故曰勞謙夫九三君子在乾則

終日乾乾勞也坤中又含章蘊美謙也勞而能謙有功不伐則何往而不濟歟所以有終也子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長守富貴吉孰有加於此者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服者卦中五陰從陽之象人有功勞而不居天下孰有不感悅之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近君位又在功臣之上動作施爲无不宜謙然居柔得正又有能謙之質故先言占而後著象然此爻亦蒙上而言三

之勞謙四用發撝之而見四之謙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以佽往咸宜之體而撝謙不違柔順之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者陰柔中虛之象柔中居尊而上下皆陰故曰不富鄰則九三也五不富而以鄰之富爲富故利於以剛克柔以威強震其柔懦侵伐不順仍著有勞之謙然後爲有終之吉而无不利又以見征伐之用非驕矜者所克任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服順也以順正不順故六五利用以侵伐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柔居柔位順之極亦謙之極然爻居卦外未能以勞績顯其謙光而所以爲謙者祇見以謙自鳴而已利用行師亦蒙上之文五居尊位侵伐不限於遠近上六行師惟正其左右在近之邑國邑國者已私之云行師以征使吾平日有所親愛而辟傲惰而辟者一歸於當然之則而謙德光矣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與三應故仍曰鳴謙而上居卦外與六二之中正不同故彼曰中心得而此曰志未得曰可用行師者亦祇言當治正已之私而已 胡炳文曰 伯益贊禹於行師而發謙義周公繫易於謙爻而言行師然則聖人之征伐亦有道矣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序卦贊有大而能謙必豫豫有通暢和樂之義三陽泰後雷乃發聲時之豫也一陽用事五陰順應位之豫也動而以順人之豫也坤爲國震主器其侯也坤爲衆震長子其師也順動之中用以建侯則上下同心用以行師則三軍用命皆成

其豫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體一剛居五柔之中上承六五之君下應初六之民而坤衆皆順從是剛有應而志得行也卦德則順理而動動无不順无乖違无矯強所以名豫也彖獨曰建侯行師者何也蓋豫順以動之道推之天下原无一之不利故雖天地之大亦不過如此下順上動之理況建侯行師人必有不應者乎試

以天地聖人觀之四時日月天地之動也大極爲樞而二五順布晦朔弦望日月之行无過差分至啓閉四時之行无忒忒何其豫也五刑五罰聖人之動也聖人不言而順時敷政不煩刑罰民皆化服又何豫也豫之時其義誠大豈第合於建侯行師之象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始閉鬱於地中及其奮發則通暢和樂故爲豫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於祖考蓋樂由陽來震

雷奮發之聲也德以樂彰坤厚積累之功也由其順動之德通於神明故能以萬國之豫爲祖考之豫而配乎上帝此先王體之大者也

初六鳴豫凶

豫與謙反初在下而基之以謙則美豫未有而先居其有凶之道也故初六由謙之上六而來在彼則鳴謙此則鳴豫謙恭人所與也豫樂人所姤也初居柔不正而上應九四詡然自足又唱和於強援凶之象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楊氏簡曰位之在下未爲窮也豫而鳴其志窮矣蓋初爲潛象而以豫鳴尚有遠大之志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當豫之時无應无比內外人已之介確然素定而不淆者也夫惟定能靜靜則明生不動者制動之本也二以中正无求介如石焉當艮止不動之時靜无而含動有一有震動物來順應見幾而作豈待需遲顧慮淹滯于終日也乎此其微中有彰柔中有剛非兼介石之素者不能之矣豫之爲道吉孰大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貞于中正之道所以能介如石也介于石由其有定見所以有定守故能見幾而不俟終日互文以見義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不中不正與二相反朐无介辨故仰面而盱四之豫忸怩不安所以悔也變巽不果又不如二之不終日旣知其非而姑待之一旦而與其害不勝其悔且无及矣盱張目貌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位不當言不中不正非所以處豫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應以五陰大臣操爕理之權而諸爻之豫皆由所致此由豫也羣才佐助豈不大行其志乎然以處多懼之位互坎爲加憂則有疑爲未有疑事而可以有功者也故必推誠布公使上下相孚斯朋類之合有如髮之聚于簪者而內外益以永豫也坤爲得朋一陽衆應以簪括髮之象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卦主爲豫之由曰大有得者爲天下造豫之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居尊不正陰柔多欲當豫之時最易沉溺于逸豫而不振者也滿而必溢宜死于安樂矣然以乘九四之剛碩德重望近在左右凡聲色狗馬之娛多所防制而不便此以貞正爲疾苦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五有中德雖以貞爲疾猶能不以疾忌貞所以恒有其疾而恒得不死也上如伊周下如霍光房魏諸臣是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當最豫之時而不得豫者以乘四之剛所以云貞疾也夫逸豫可以亡身而六五不然不誠以其位在中德猶能受賢人之匡救哉王宗傳曰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六二之中正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之不正是也所以兩爻獨不言豫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耽于逸樂昏冥而不悟殆將習與性成矣然上居卦終有成而必變之義凡人之失苟能自變則可復得性命之理豈獨不死而已哉故五不言无咎而于上言之所以終卦義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者以卦之終言豫不可極故曰何可長又以釋成有渝

之義望其能變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者從也所謂以喜隨人也語云事急相隨皆隨之義內震外兌雷震澤中澤隨以動有隨之象卦體剛來下柔有以貴下賤以多問寡之義隨之善者也卦德大亨而利于正動皆順理悅豈有私可以无詭隨之咎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喬中和曰剛下柔而陽隨陰以我隨物則物自隨我而動罔不說此大亨之正道也夫剛本上而柔下今變而下柔變者趨時者也時在當隨一道同風天下固有此相隨之一境也此隨時之大義所關顧不重哉玩此則元亨利貞不可依穆姜作四德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卦雷震澤中動而說著有事之隨夫子演之又以澤中有雷收而歛爲无事之隨皆所以隨時也君子體此知天心震動之機涵于雷人心震動之機息于晦養其夜氣而發生事業君子之息亦澤中有雷一夕之潛龍勿用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卦主官也剛而下柔變其主守故曰有渝蓋當隨之時又居震動不得以主守爲義也故曰官有渝然以九居初得正而吉以此出門而交本震動有爲之才而交明作有功之人則隨固不足言也孔氏曰震陽來復爲主于內心之官也一有所隨不自主而從人是官有渝也二在初前故曰出門猶出門同人之義○震在初爲極美之爻故辭與諸爻不同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者心之主不當隨人然以六二之中正初變而從之有相濟之功而无妄從之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剛從曰隨柔從曰係隨之爲卦皆以下從上以後從前故初隨乎二二隨乎三也初剛故稱丈夫二三陰小故稱小子六二舍初陽而從上三陰是係小子失丈夫也以二與六三相比當隨之時亦時位所值故不以吉凶言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中正六三不正而分當隨之者故係小子但旣隨乎三不能兼乎其初爻所以不言凶咎者亦以六二中正所隨之時不能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卦之諸爻比而上從然承陽爲順三與四比上係九四之陽則下失六二之陰似與二俱失者然三本不足于剛而所係者之爲丈夫所失者之爲小子則三之從四自可隨而有求而有得也但陰柔多欲必以居貞爲利六三本有坤貞之德居得其貞卽彖之所繫利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係四舍二本三之志則非六二之弗兼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五剛在前四承而隨之(在此爻言不必以五爲君位)非初之剛下柔三之險從陽比也九四以近比相隨亦近而不相得也豈以喜隨人者哉若以有獲而隨之雖得正亦凶五本中正故曰貞凶蓋四非不足于剛不可以有獲而隨之也居此地者惟孚誠積中而舉動合道深明乎義利之介在道而不在獲則用剛而明可以隨而无咎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五皆剛非相從之義况貪獲而隨本非吉道四下互艮光明之象有孚在道而不在獲乃用明之爲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臣民相隨五惟合天下之嘉謨嘉猷以己之誠孚之而已有以孚之而衆美相聚矣傳曰亨者嘉之會吉孰過之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居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位中則有孚位正則能孚是以孚于嘉而獲吉也此五之孚爲孚于所隨而不同于在下之隨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陰得正賢人之象處隨之極又爲說之極前无可隨而九五居下亦如初剛之下于二柔也故上无所係返而係五若拘係而不可解故五之孚嘉乃從而維繫之當隨之時柔與剛比故王用其所亨者以亨于西山爲兌說之地如君臣相說爲說以動正得隨之義也(呂氏曰)詩云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又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爻見係之之難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居无隨之地窮于所往故返而係五係之愈固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內巽外艮左氏所謂風落山女惑男爲天時人事之蠱器久蠹生爲物之蠱皆蠱也而本卦之義則主于其國之泰運將傾一剛居上而爲止一柔居下而爲入上止則不下通下入則不上應父母隔絕所以爲蠱蠱者壞也物壞而萬事生矣轉亂爲治必使元氣之消索者亨通于宇內而蠱可飭也故

撥亂全賴人事利用涉川之力宏濟艱難危然後安也爲治必法天行當用雷動之迅奮先震三位而乾以開其始後震三位而坤以厚其終也此以後天圖卦位而言甲者日之始明始事耳震東方之卦爲甲木乾居西北先震者三坤處西南後震者三日則以十幹爲言耳先甲三日法乾剛于事先則變巽之進退而春氣健行後甲三日法坤順于事後則變艮之靜止而行地无疆一元冲溢雲行雨施太和自在宇宙間矣所以元亨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艮剛上止巽柔下入君亢臣儒道相隔也入者不上輔止者不下交是臣安于順從君溺于宴安元氣消索而蠱也蠱元亨者蠱壞之世非乾元之德亨通而天下无由治矣利涉大川言拯難之時當奮身以往而治其事也先甲後甲者乾知大始坤能永終今乾居于終而一坤爲始所以致蠱若先甲三日變巽而爲乾後甲三日變艮而爲坤是坤終而又以乾始乃天行之健而无息也人事卽天事豈非于亂之終卽爲治之始也哉舊解先甲後甲兼用乾震也乾爲納甲先乾三卦爲艮艮陽終則震陽始據先天圖言但本卦正以艮止爲憂而又以艮用豈不矛盾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在山上過而不留于山无損也今風入于山之下旋轉不舒則山木滯淫而蠱生蠱之象也君子觀象知世道之壞皆由于民氣之頹惰與民德之廢弛故鼓舞振作以起其卑靡之習而勞來輔翼以養其天良之德使洗濯之風漸祛嘉樂之氣維新乃治蠱之有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前人前事已壞之緒故有父母之象初之蠱未深事猶

易治故父母有諍子而得考无咎乃國家有幹蠱之臣而政事維新也然處卑而尸尊事非可慢易爲心必危懼以善全始克蓋前愆而吉幹者人之立事如植木也○初六以陰居下所應又柔才不足濟者故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楊氏曰前人以失而致蠱其事非可承而意未嘗无尤悔之萌故幹之而實承之也雖邁跡自身豈樂居幹蠱之名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居柔中取人子幹母蠱之象人臣事中智之主以所

能知能行者輔導之俾振其墜緒而已幹母蠱之善也若強
以所不能知不能行固守不變是猶母道而貞之以至大至
剛之行可乎哉九二巽體得中有合不可貞之義焉程傳太甲成王伊周不可使之爲羲黃堯舜之事但使守成不失道可矣極得不可貞之義父母只作一影子不必拘指何爻蔣氏取二五相應六五九二有母子之象今觀六五爻辭並无母象且五爻亦言幹蠱然則又幹九二乎何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蠱最爲難事二際母蠱而善承之非中道不能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剛正不中其整飭國中之敗壞如諍子事父侃切傷恩

未免心有不安而悔矣然事所待濟終能幹之其悔猶小倘
畏懼而苟安終成國家之亂則咎滋大矣又當見其大者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事關君父之大總貴于能爲難涉小嫌之諱而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強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獘而寬裕以處之无貴有
子矣蓋貞固足以幹事四居艮止而爻位皆柔是止者怠柔
者懦皆增益其蠱者也至于蠱之既深无論其不能往而有
功也往亦見羞于世矣此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趨吉也六
四以避悔而至吝由吉趨凶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事以由淺而入深蠱而至裕已難于幹矣然原其初不過于
往而有事之時少此一往耳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過者也蓋幹蠱之事有時宜
剛有時宜柔六五柔中下應剛中是能用中者故揚名顯親
可使其親有令譽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謂不以才幹而以德幹正六五柔中之象也不承父
以事而承以德猶初之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當有事之時家事責之子國事責之臣上高无位身在事
外故王侯之事有不事焉夫剛明之才非遺世不事之人當
蠱壞之世頑懦成俗壞在人心風化者非祿食者能謀之上
以事外之身興起節義羽儀一世是人以事爲事上以不事
爲其事而高尚其事者也○周有十亂不可无夷齊光武中
興又有得于嚴子陵者歟五居尊爲王巽爲高艮爲山上在

艮上故高尚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卽孟子所言尚志之道

䷒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卦二陽四陰乾剝成坤之後一陽來復今一陽又至奕然居內而臨外焉故卦名臨以剛臨柔以大臨小具乾之勢氣何弗亨理何弗貞是大亨而利于正也卽此以觀復見天地之心者于臨正見天地之勢盈虛消息天道之自然故臨之

大有數以至之也但天地間理無中立數亦自無中立臨之由消而長以至盛亦將由長而消以至衰其間不過八月之數在今爲二陽之消陰者一旋踵間卽爲二陰之居內而剝陽无凶之時預見有凶之地何待至于有凶而後知哉下卦爲兌易動喜悅故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若既衰而戒則无及也易所謂懼以終始乎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剛浸而長卦體也兌爲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以卦德觀之下說而上順二剛中而五柔中應之夫浸而長說而順應化機元亨而又利于順坤之正此天道也天道以一陽之氣大通而出于至正何弗盛乎然極盛之時衰從而伏君子又于此觀天運焉八者自復至遯歷卦八位二陽所宅之盛又轉爲盛陰而消陽矣月者陰象此循還之數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在地下其浸潤无處不到而地能包之故澤上有地爲臨之象君子法澤之深以爲教思明正科條必使被教之人身心悅澤而在君子涵濡煦育其立教之思原无窮也法地之

大以爲容保溥博周徧必使天下之民滋生長養而在君子保合懷抱其愛民亦无疆也此君子之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

初九視上下卦體有一陽來復之義但比九二以並進則不爲復而爲臨不獨爲一陽之臨而爲咸臨夫復小而辨于物以一陽之孤進也今偕二並進則大矣故序卦訓臨爲大以剛居初得正得應其體則貞其德則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者體也行者用也體立而用行得天地正大之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初比二而臨二亦自協初而臨故仍曰咸臨九二得中應五爲一卦之主固吉體也然以九居二乘剛承柔似不及初之行正然震陽主動諸陰順而應之自是以往更无間隔亦无有不利之勢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于所施爲无不利也蓋以此時二剛方長巽命之中猶逆而未順一陰居二陽之下爲巽爲順今猶乘陽故云云然剛長有必達之機待其旣往則六觀在上天下

无不俯首順命矣此所以吉所以无不利也二陽在下爲臨二陽居上爲觀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六三居位不正而又應柔乘剛心不自固故有甘媚爲悅之象幽暗懦弱所居所由无一而利者也但三本剛位居柔非其所安未有不憂其失者苟旣憂而知所變則又可由有咎而之于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而有所憂亦可以憂之而使當故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

卦之名臨以初九九二兩爻也六四以柔居柔才德皆不足以有爲矣以下應初九剛臨而至故曰至臨柔而至剛是能以剛濟柔而足以有爲也何咎六四下應初九只可作一人看六五之應九二亦然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位當者以其居剛柔相應之位也位當則能得其理矣故四得以至于臨也凡剛柔相應皆言有其理在而能得之之謂也諸講必作用人說則淺而且偏矣皆拘泥卦爻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爲大君之位以六居之非大君之宜也乃以柔中應剛雖

道德不足未能化民成俗而智能及之凡用人行政居上臨民之事皆得君道之宜以君臨乎天下此五之所以居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非以其用智乃以其行中則用知正所以用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剛浸長至于上六坤體變艮艮有敦象故艮曰敦艮復亦曰敦復皆言其厚也誠意懇至敦厚于臨何咎程子曰六居臨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取厚義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與四五同體于初二不當應位故但以志言之志與初二志行正相對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去聲

此卦二陽之大下臨四陰九五中正具觀之位有觀之德人君有以不顯篤恭示天下爲下所瞻仰故曰觀卦體叠艮似重門複闕有宗廟之象乃肅法之地爲觀之大者故以取象人君以一身爲天下觀平時常能洗濯其心如承祭之時不必于祼薦時而始然也故孔子告仲弓亦曰如承大祭正謂

此也冲然穆然之衷實有孚于下則觀感而化自顒然其不貳矣蓋下之觀上不觀貌而觀心上之示下不以迹而以神以迹則見者觀不見者不觀隱微之內相示以神則天下皆見其心矣故有孚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以下觀字皆平聲

位尊而觀在天下故曰大觀然无位固道不尊而非德則觀乃本順而巽則淵衷欽順而又沉潛深入裕中正之源此德位兼隆深爲臣民所瞻仰故曰觀盥者沐浴齋戒以敬神也然人何日不當盥不在祼薦之一時也人君能時時洗剔其心則人上足爲觀之本何憂在下之不黙化于我也夫至有孚能化則其道通于天載矣彼天之道四時循中正之序而不聞聲臭太虛之神道以爲觀也王者黙體其妙中正爲治不涉形迹是以神道運之于政事而天下自誠服歸化聖人之設教以爲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有風聲有風氣風氣成于民俗風聲起于政教行于地上

一夕千里可喜可愕所當省觀者也故風地爲觀先王體此制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如因奢示儉因儉示禮隨方而異亦若風之動物焉○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四陰皆觀五者也初六所處最遠如童稚然此在小人限于顓蒙不識不知不足爲咎若爲陽剛之君子而亦以顓蒙自處則吝矣此卦以觀示爲義爻以觀瞻爲義者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處下所見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似能觀五者矣然陰暗柔弱中少見而不能甚明也故爲闚覘之觀二既不能明見剛正之道但如女子之順從不失柔中之利而已豈能上觀者哉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君子際得爲之會不能爲見知之賢以昌明盛世而僅從旁闚覘雖能順從亦所謂婦人吉而非夫子之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所行也三居下體之極有可進之象又居上體之下

復有可退之象遠則未爲童觀近亦未爲觀國當九五以陽剛中正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但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耳蓋三在艮止之位又居巽下有進退不果之象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居可進之時地不能應運而興固未爲得然量而後入亦未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中正爲觀于天下禮明樂備故云國之光四切近之親炙德輝所宜賓于王朝羽儀盛世以施澤于天下非若初之童二之女貞比也用賓者程子云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朝謂之賓坤爲國艮輝光之象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光者非旁觀之謂乃上進而賓于王朝爲觀國之光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居尊爲觀之主其權在我凡治之基亂之萌天下之生皆我所生故曰觀我生有君子之風者則无咎也下四皆陰爻故云然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之所志民之所感民俗所成皆我所生也故觀民以察我道者如此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其者從旁之辭九五觀主四陰惟五是觀至上九无位非人所觀進退已定亦不必自觀但觀其生而已矣所謂局外閑觀者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平寧也觀其生有剛柔駁雜之異治亂興衰之萌安得人皆順理比戶可封而平其志也乎

☲☳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山雷頤有口象此卦上離下震四爻之剛橫梗于中頤中物也嚙而合之曰噬嗑蓋天下之事莫不有梗如頤中有物而不合也卦德離明威震燭其形而行其斷如噬頤中物而去之也讒邪去而恩誼通頑兇殄而政教洽故噬嗑之用不可少也而九利用之以治獄治獄者去其梗而兩造之情合矣皆藉明威以爲用也爻之三四五上失正又互坎險于中此噬嗑之卦所由名而人之不能相安于无事也乎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近取諸身也繫以亨者卦體剛柔中分不僭不濫得明辨之體卦德震動離明以動而明爲精明強幹之用二象雷震電耀威照相須獄不淹宿以爲功所以亨也至五爲用獄之主以柔中上行而居尊所居雖不當位又以渾厚存其精明則施於用獄爲甚利也况獄之未成利用剛中之主獄之已成利用柔中之君可以見聖人哀矜惟良之摯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項安世曰陰陽相噬而有聲則爲雷有光則爲電二者因噬而嗑故雷電噬嗑先王法電之光明示以罪之輕重使暸然而知所避觀雷之震嚴勅以法之必行使凜然而有所畏此所以民不輕犯而預除天下之間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屨校加校于足如屨也滅趾滅沒其趾也初惡方動而不深故校小僅沒其趾耳止惡于初用輕刑小懲而大戒之此被刑與用刑者俱无咎也震爲足初在下趾也震又爲木故爲校初九剛正无應有此象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震足好動故止之欲其于所行者而不復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下四爻俱取象于膚腊胏肉者以四爻互坎坎爲豕故也六二以柔居柔爲豕體之皮膚无骨之處也滅鼻氣不通也膚易噬齒入深所噬之膚掩噬者之鼻以見獄之易治而治獄者或因其易而忽之致有此弊也然滅鼻而在于噬膚咎于何有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柔居中正以乘初九之剛是以有君子用罔之敝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在二之後骨外之肉也肉炙于離火而堅則猶是肉也而爲腊肉矣又三五互坎火熱水濡其味將變而爲毒如治疑獄而誘與也六三才弱治人不服爲小吝然彼爲間而此噬之刑當其罪卽遇毒何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如失陰陽之和也物失其正氣故成毒三以柔居剛正應上九又不當位故有此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居二三之後膚肉之內骨之地骨與肉連爲胏且在離位是胏經火候乾胏也互坎爲矢其中爻金也乾胏難噬而金矢橫梗骨中又有鏃也此治大獄者搏擊于豪強貴近之間惟官惟貨兼而有之故貴剛不畏勢直不狥情四得金矢能剛直矣然結怨豪強恐彼反噬必其難其愼正固守法而不摧奪斯梗化而吉也○按周禮有所謂約束矢鈞金于庭而後聽訟者亦此之謂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吉從艱貞而得則稍欠艱貞可知矣九四本非正位故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柔質肉也處剛在胏之內離之中是骨裏之肉爲火所乾者乾肉雖不若胏之難噬然亦不能如膚之易矣黃者坤中之正色坤配乾爲黃裳在治獄爲黃金是柔中而寶貴之義也六五不用剛而用中中則不失坤貞之德而刑爲祥刑中則時厪偏頗之厲而道存哀矜故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厲故得當得當故无咎得當卽黃金之謂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爲足故上爲首屨校爲足械何校于首滅沒其耳所謂惡積而滅身之謂也然以觀治獄者之在上九明治苛察剛至于暴戾酷吏理无善終亦象之刑與用刑者皆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以小善无益而不爲以小惡无傷而不去教令弗入是耳有聰而聽不明也故荷校以滅之而已矣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取文飾之義下離上艮陽火溫山而草木繁庶物㫖靜止之下華彩煥焉故爲賁卦德二柔得中剛資之以成文而柔以助剛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者陰爻也剛柔不過文質得中小大由之序卦曰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主之合不執贄男女之合不執幣皆苟合也故人之始生質而已旣而酬酢其喬野麄畧不可行者得此而人倫日用皆可觀會通以行典禮此賁之爲卦所以啟草昧之文明也

舊解多錯認剛爲質柔爲文致通卦都解不去又不知易例陽大陰小而以小利攸往謂不能大利小小而已誤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

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陽有氣陰有質下卦之離以麗于陰而成文蓋火无形質必附于薪蘇以有光也故柔來而剛之文生焉是剛亨也上卦以分剛爻居上而二柔又得成其文蓋陰質之成得遇陽火是柔之利有攸往也夫剛柔者天之陰陽卦中迭用剛柔即在天成象之文也質文者人之剛柔內文明而外艮止斯人仁義中正之文也觀乎天文用察與時推遷之變不以文滅質奢寧儉而損益有道觀乎人文以變化成就乎天下使君民上下之間導以禮樂辨以車服采章而成風俗乃爲用賁之有道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高山屬陰而草木生寶藏興者以下有陽火爲之蒸潤也山得火氣而水泉發百物昌猶人有忠信之質而禮以行賁之象也君子于此法離之明以明其庶政典章制度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凡可以文飾者亦如離火之明焉法艮之止以折獄情有輕重即法有出入凡不可以文飾者則不敢亦如艮止其所焉此見天下凡事可用文飾惟折獄不可蓋折獄用

文則爲舞文舞文鍛鍊人之死生係矣无敢折獄發于賁義非聖人不能也

講家錯看小利攸往句遂以庶政爲小事折獄爲大事不思折獄特庶政中之一事特抽出言之耳以庶政折獄而强分大小牽員聖人之苦心妙筆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離火上炎賁不及初卦體上爲首初爲趾然初與四有應故賁其趾車者所以行世之具初下无位明禮備樂非能登車有光也徒步以行獨善其身而已剛德明體守分樂天徒步亦賁飾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來氏知德初比二二互坎爲車初在下无可乘之理故有舍坎車而從震趾之象守爲下之義而不爲出位之思也

六二賁其須

此爻亦蒙上之文言初舍車而徒可不乘當道之車二則當時用事正相須以成文明之治者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二之柔非三不能有光三之文非質亦末由相附故三之所須者惟二二之所賁者正賁于其須也此柔來文剛而亨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與三比附三而動故曰與上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物相雜故曰文謂剛柔相間而成文章也爻自初至四一剛一柔九三正居相間之中故賁如也但離爲乾音干卦居其上者若有枯槁之患今三介二陰而成坎一似水火旣濟油然而光者其賁如且濡如也然柔能潤亦能溺以坎固爲陷也使文盛而至滅質則溺而流矣故欲三永其剛正而不變俾文明以止得正不過乃爲吉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道惟得正則斯世文勝質勝之流皆莫得而凌駕之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陽衣陰質六四以柔居柔用質者也當賁之時非不自賁但其賁如者不以采而以白乃皤如焉且併其所乘以行于世者馬亦尚白如羽翰之往來疾迅焉其无所係累如此夫四于初本正應剛柔相配乃婚媾也今初舍車而徒四之乘剛震動豈欲變其初志而寇害之乎而非也居止之初終不改皤如之素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應位相當故可疑然居柔得正故終能自守而无尤于初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艮爲山卯爲果蓏園也卯園山林農圃之象非廟堂文物之盛也束帛所以行禮而戔戔菲薄陰性吝嗇故如此然有益于世道人心而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居艮中返本歸朴不傷財不害民有喜无憂之事也

上九白賁无咎

居艮之極用賁反本至于太素故白其賁夫白非文也然文勝之時不以文爲賁而天眞爛缦乃太素之文也夫何咎哉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得剛上文柔而又文明以止之義所以得志得敦艮之志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下坤上艮五陰上行在天時爲盛陰消陽在人事爲羣邪害正于人心爲多欲滅理故爲剝剝者日浸月削剝落而不覺之象大抵君子之去小人明聲其罪與衆棄之用夬也小人之害君子萋菲浸潤以侵蝕之用剝也不利有攸往言國家所不利者小人之得志也卦德一剛居上有以存宇宙之正

氣若一往莫禦則世道尚何利乎（不利屬君子攸往指小人如大學言小人專利之病不利于國家也易爲君子謀若云小人不利則君子竟爲小人憂之乎）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者言陽氣之喪落也卦自乾體遇姤遯否觀以至于剝五柔已變去五剛也小人長則志欲攸往此非國家之利也卦德內坤順而外艮止六五居中而順承則觀于卦象而君子有微權焉是則陰陽之自息而盈由消而虛者皆天運循還之自然君子亦尊尚之以因時起事而已順而止之與健而決之者豈能无分別于其間哉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艮重于坤山之附地也山固附地而高起于地有圮剝之漸故名剝居上者視此思上之所憑藉者何在使居之勢甚高而下之基不厚則上不安矣于是厚培其下以安固其上使不致于可剝也彖爻從五陰取象故爲剝上此從二體取義故爲厚下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卦體一陽在上五陰分列于下而上剝象廬又象牀皆人所

藉以安息者小人之傷國家必于安枕之時而先消其元氣有似于牀陽九在上則初爲足蔑貞者滅其正固之根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陽在上去初最遠故曰下滅下者使百姓離心而上無由知也（滅下正與厚下對照）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足之上有辨謂牀之邊欄以分別內外者二之象似焉小人之害事必使紀綱不辨體統漸弛而禍機伏焉事與初同故凶亦同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初本失正六二正中亦曰蔑貞何也以二與五失正應故與羣陰同黨而剝夫陽耳凡陰相應者謂之與若三有與則與諸陰不同

六三剝之无咎

諸陰剝陽而三居純陰之極故革之際又獨于艮上之剛爲應是其當剝之位遇剝之時非不在剝之中也然名雖爲剝而與剝陽者不同也此剝之无咎者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四陰之中不與之同黨而獨于一陽爲正應是其所失者上下四陰而所得者上九之陽也所以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由足而辨三應爲牀之膚乃三既不取剝義則四當之膚者牀之身體猶人之肌膚也四去上愈近剝而至牀之膚則牀无餘矣不言蔑貞貞不足言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者所以爲牀也剝而至此于人身不隔矣豈非至切至近之災乎舊註以膚爲人之肌膚夫既至人膚則身已焚矣何得云切近故知此仍屬牀之膚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柔順得中爲衆陰之長上承[illegible]止之之象故不爲陰之剝陽而率衆陰以承陽也[illegible]人亦陰之順者貫之者以上在艮闕之上君也衆陰[illegible]之列宮人也統嬪婦女御次第而進如貫魚之序以寵于君則羣陰不但无蔑貞之凶且將蒙其庇而无有不利者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宮人寵之則不以剝牀尤之矣蓋至此而上下順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陽大爲碩艮爲果蓏一剛上止猶碩大之果留木末而未食

也于此碩果之僅存自其九而觀之一陽在上五陰自下而順承其象如人在車上而得輿也若自其六而觀之五陰浸長必欲盡一陽而消蔑其象如人居宇下不剝去其廬不止也下二者又從碩果中而兩出其象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以得輿而論則衆陰民也民以奉上有可用也若以剝廬言之則衆陰小人也小人爲君子之賊豈有可用之時哉雜卦云剝爛也剝上之果朽爛于外而核中之仁又復萌生窮上反下爲復以此取象妙不可言而下二象又復精妙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反也兩間祇此元氣之流行自陽終剝盡爲坤龍戰于野至十一月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其卦名復在天道爲一元初動在人事爲君子道長在人心爲善念方萌氣壯理直故亨也夫當坤陰凝閉遇此一陽自內而生此生而彼滅在已之出入或不能安行而无疾朋類之偕來或不能慊適而无咎然震行而坤順雷雨之動盈滿天地疾與咎皆无之矣嘗由其往來之道反覆計之自五月之姤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蓋陽極于六陰極于六極則反也故七日來

復自此而陽德方亨震動有爲何弗利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與剝相綜剝上一剛反而爲復之初故亨也卦德內震外坤具動而以順行之勢在此有莫遏之機于人有易達之理所以出入皆自復之道朋類亦附我之順以動矣尚何疾之咎之哉故七日來復天運流行之自然也利有攸往剛長自然之生氣也皆天地之心也第當其先朕兆難窺太極初動而元善之發始豁然而可見朱子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始見是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建子之月天氣嚴寒而井泉初温陽在下也故雷始收聲不言所在雷乃發聲亦不言在惟子半之雷蘊藏地中而有陽回大地之力故雷在地中有復象其在人也震爲長子坤爲母腹子在腹中其氣甚微其在物也震爲反生坤爲大地反生在地其氣甚穉不可不養也先王體此以冬至之日有閉塞郊關之令如商旅不得行于道君后不得省于方凡所以養微穉之陽者教天下知之體天道而贊化育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健行者天陰陽固有往復无息者聖動靜亦有往復其復也如環无端无迹可見下此則有失而後有復矣故六爻備言復之之事而品詣各殊焉初爲卦主一剛成體從剝而復當其先剝一分卽復一分旋剝旋復故此爲不遠之復其在人則明睿所照卽始見終有不善介然覺之卽毅然克之不留塵蒙者夫人必不善已形而後悔今不遠而復故不至有悔也然悔乃向善之機初之復祇此悔而亦无之吉孰大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以不遠之復修身而修密矣法天爲學莫有過于此者也

六二休復吉

初九自剝上而復初一陽也六二位雖中正而以柔居柔何得爲復蓋由初以順行往而居二互之又得復焉是復至二而休者二又變剛而互復也休而又能復卽閒而復續之意視不遠復者雖有別然亦克己之勇故吉也侯氏果曰初爲顏子二殆冉閔之徒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爲元善之長仁也至二則初進而休者又復蓋以下爻之仁而復于此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復者初本爲復動而行于二互之亦爲復今動而行于三互之又爲復是一復再復而三復故曰頻復也夫復頻則失亦頻不但不及不遠之復併不及休復之復矣然六變爲九有乾惕若厲之象雖存亡幾希之界爲境甚危而頻復自无咎也此日月至焉者又在冉閔之下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之境界于危機然有不自棄之義故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卦之所以爲復者謂復其初也自初爻而外順行至于二二爲初互之爲休復順行至于三三爲初互之爲頻復今順行至于四无可互不能成爲復矣然卦體五陰四居其中初以順行至此雖不能爲復而變剛成震居然有初復之體是不與衆陰爲復而獨自爲復也夫獨能自復其天資粹美不假學力而克保其初也亦可謂善人矣未嘗學問故不言吉未受物染故亦不言凶咎也去初漸遠品詣亦以次而殺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從卽順道者所行之路也言初行于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者以從其順行之路也

六五敦復无悔

卦以初爲主爻初自順行至二至三互之皆成爲復故二象休而三象頻四已不能成復然變剛成震尚有獨復之象若順行至五更无復之可言以其得中變剛互艮艮爲山有敦厚之象故艮上曰敦艮臨五互艮亦曰敦臨五雖不成復體而以艮敦諸復之上亦有以厚重之質而敦篤于復之義故其占自不至有悔爲此以天資厚重而得復者亦淳謹之士

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得中有中順之資能自考其善不善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自初動而順行至五五已不成爲復然能中以自考復而无悔由是行而至上去初最遠復道已窮本欲復而反成剝是迷其求復之路矣迷復則認天理爲人欲狃人欲爲天理作凶事爲凶人豈有亨理乎是不能无咎无疾而有災眚也迷道不復無一而可卦體五陰一陽有行師之象以此迷復之人始焉變剛以敵柔終必爲柔所剝而大敗將併初復之剛所謂邑國之君者亦受其凶而无能復亨矣于此再求其復雖歷坤之盡至于十年亦不能行遑問七日來復者哉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喩一心不能馭衆動猶物必至喪天君也○此爻之辭一一與象辭相反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在初今迷于上反矣君道反而何一不反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者虛僞也无妄則眞實矣震初得乾之剛中有存主而不亂二體以震應乾任天而動虛妄悉屛故名无妄然道以中爲正得正則行无不通而亨也大矣事皆正固而利于貞矣倘不中因以失正而專恃意之不欺爲无妄則无妄有匪正者矣故无妄一也得正則大亨以貞而匪正則不言大亨也而且有過眚矣不必云利貞也而不利有攸往矣眚則有悔不利則災

无妄難矣而有不正何也嘗卽孟子所謂聖知思之射以力至不以力中果其巧力兼全挽強命中何所謂而不通不利若以力能至之而巧未及中則无妄之行有悖入徑路窮之途者矣徵之於事如子路死于衞苟息不食言之類自其行之則信心而无妄矣得非有眚而无攸利乎○又按无妄以至正誠言之得半之道也至誠從容中道時措之宜无妄有匪正有不利中庸以之釋至誠看來須分別觀之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卦名无妄以人之所以有妄者內无天德以爲之主也如此初剛乃乾元之至善得自外卦最初之畫爲六爻之主也內

有天德以爲主人欲自退聽而莫爭妄於何有其體震動乾健初動而以健行之則自強不息九五剛中六二以柔中應之以无妄之本而行以中正之道是大亨以正也而天命在我矣尚何人事之虞哉其不然者則千里之謬乃在毫釐共一攸往咸宜之道此操之而入理道之窮途同此元亨之天命彼爲之而似逆天以有行然則无妄豈可貌襲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上天下雷故象天下雷行以雷而聲行于天下則无處非雷无物而不聞雷矣夫人心有天鬼神體物不遺故雷行天下有知之物震驚恐懼而妄念潛消即无知之物亦震動昭蘇而眞機發露是天物物而與以无妄也先王于此法震之動于乾下也以茂德仰對乎天時因法乾之覆于震上也以順時養育乎萬物亦如天之物與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此爻正剛來爲主于內者震陽初動誠一未紛動以天不雜以人无妄者也以此而往所往皆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无不格以之修身而身正臨人則人化无所往而不得乎最初之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爻才柔順中正宜往而皆利但二與五應則陰柔而資陽剛也應雖中正而在无妄而充之一有資之之心則參以妄矣故必不耕穫不菑畬程註所謂不首造其事本義云无所爲于前无所冀于後是也蓋卦本无妄六二柔中居下自有不得造謀以首事者苟不度時量力無端而翻更開墾以起事豈其利哉田初墾曰菑二歲成田曰畬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此卦加初之剛主于內則富實矣陰虛不富故必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貴正貴无應六三不正又有應是兩失也徵之爻象震艮互離牛也三五互巽爲繩繫之牛也震爲足爲大塗行人之象二三皆坤爻坤爲邑故稱邑人爻居震動之上牛不終繫而有失牛象或有說辭假牛失以明无妄之災也言繫牛於此或繫之而或固有之天下本无事耳乃行人以不期而有得即邑人所不期而有失矣此失牛之災豈有妄以致之

乎是之謂无妄之災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有得卽邑人有失失固災以得而災人者雖无妄之得亦无妄之災蓋无得亦无失豈以人異哉能于此而充之无妄之功可純矣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正而固也下无應與物交无引但可固守而不可妄意有爲如是雖无動物之功可无妄動之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本體正固言可貞者言其固有之本體而已矣 程子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者謂可堅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陽剛中正无妄之極則也爻德之妙如此則陰私不能入險阻不能難夫何疾之可言顧已本无疾而不能必外物之不加如五原无心以遇二而二乃適然而應五茲以无妄得之豈非无妄之疾乎然感應之機聖人不能无惟視其所與之何如耳九五六二皆无妄而正者以正應正非疾之疾也旣已非疾而猶欲以藥治之是疾本无妄而藥反加妄矣惟動而无動外物自來吾心不往而勿藥則此心湛然如明鏡止水而疾自无而有喜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嘗也非疾而用藥則藥乃疾也九五中正无致疾之道无妄之疾而試以藥則必以吾之常者爲非而悉反其道斯紛紛名疾之方至矣是豈可輕試之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失位以无妄處亢則有眚而不自知故其行雖无妄无所利矣往何之乎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而行宜得志也而處時之窮則有其德而无其時故災爲窮之災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畜積畜養之義下卦乾健上卦艮止能健行而能艮止所畜大矣故爲大畜夫小畜以巽畜乾陰畜陽也大畜以艮畜乾陽畜陽也陽畜故大大必守之以貞不正則大而愈危矣序卦所謂有无妄然後可畜是也然觀卦象艮爲闕庭三

陽爻進又有賢人食祿王朝之象蓋有大畜積之人必使之不食于家在君子得行道濟時之樂而國家收養賢及民之利吉何如之涉大川者無遠不屆之象乾剛健故利涉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統大畜之卦德內而存主則乾德剛健外而踐履則艮敦篤實健實之積于中者既大自輝光外發日新而日盛也以是爲畜故名大畜更從其二體而分觀之則其德又以陽剛處尊位之上有尚賢之道止居上而健居下得大正之道蓋謂

能艮止而能健行健故大止故正所以利貞若以止健堅看謂止陽明君子則不貞矣或又以下三乾爲惡人乾德乃天德豈惡人乎哉家食者賢才畜養于家也不家食則畜而逼矣共天位曰尚賢在國之賢也食天祿曰養賢天下之賢也大川者天下之象六五之君得中而應乾如此何天下之不治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以靜而畜動天以无爲而畜有爲故欲知天者觀夫山天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觀此以爲身有山天此身雖小而可大者德也然德雖具于吾心而散見古聖賢之言行吾誠于前言往行而識之且多識之則古聖賢之德皆吾心之德矣夫以一心而備聖賢之德猶以山之小而畜天之大也此君子之大畜也

初九有厲利已

內乾三陽皆能上行爲艮所止所謂止而畜之之道也初與四應六四在上畜而止之不敵在上得位之勢也若犯之而進則爲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則災也上互離火不可以乾金犯之已而不進何弗利

焉

九二輿說輹

二與五應而不同道故乘輿而往中道而脫其輹蔡氏清曰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自止故言有厲而利己若九二處中能自止而不進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脫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剛處中見機能決其說輹非有勉強也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衞利有攸往

三之剛正亦彖所云利貞者以乾健之極其性上行雖上居

艮止而三之陽不與相應故不可止乾爲良馬互震足而動引初二以並進有馳逐之象焉夫銳進疑失其所居而不貞矣況前有艮止可不克艱自固去其易心與速志乎其利艱貞者非謂終當家食也亦曰士君子之出處關生平之學術故將行之際亦必舉行世之具輿周身之防衛一一而閑習之輿衛既備舉而措之乃利有攸往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與上同道一居健極一居止極極則必通故合志而利有攸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震艮互離有牛象童未角之稱牿謂繫屬之莊周所謂絡馬首穿牛鼻是也童而牿之則習于牿而自馴矣故元吉蓋牛者有力之物非馴習之不能爲頁是以聖王知馭世之不可无道也井田學校皆有董教之方使之幼而習長而安而風俗之化不肅而成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以陰畜陽最得大畜之義故有喜

六五豶豕之牙吉

震爲决躁有豕象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牙小豕也凡豕欲豶必自其牙而豶之所以馴其性也蓋豕無係屬之物非有以制其奔突之性且无以長養而肥大之五以柔中居尊教養聯屬有法則刑清民服而吉矣聖王之御宇也非徒用賢而已舉一世而甄陶之牿牛於童豶豕于牙剛克柔克三德馭用凡礪世磨鈍之具无不各極其至不罔民于罪過而輕以秉之牿牛豶豕取象之至精至密者也此所以爲大畜也易之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此之謂夫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五居尊位其功之廣狹與四不同故一言喜而一言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剛上而尚賢則上九也以陽德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也天衢天路也空虛之中雲氣飛鳥往來通顯之地也程子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散又陽性上行若天路之亨通曠濶无阻蔽者何者剛上之象謂勝其任也　何音荷即莊子背負青天之云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君子以道行爲樂故何天之衢非爲祿仕之通顯也此不家食之所以吉而涉大川之所以利乎○按隨畜隨通不足爲大畜自古大功大業未有嘗試而倖成者也故大畜一卦初利已二脫輹三艱貞畜之於已也四牿牛五豶豕又推其畜以畜天下也至上畜極而通豁達无碍如天衢然乃大行也又此不徒爲仕者之占用力之久一旦貫通者亦如之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人之口旁爲頤近取諸身也上下二陽象頤之上下齶中四陰象頤之中齒上止下動象口之食物故名頤頤有養義非頤卽養也又主二陽二陽又以上九爲主蓋上九止而不動有養人之德也自上而外初九亦備養人之德者顧頤之道以正則吉人之養身養德養人與養于人皆以正則吉也陸氏

觀頤卽考其善不善自求口實卽云於已取之而已矣

按孔孟生平雅言不及于易而深味其說無在非易也然孔子間嘗及之至孟子七篇從不引易而無一文一字非從易書而出此所以爲孔孟也又嘗見竊之大學十章曾子之易也中庸一篇子思之易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卦不釋名義因噬嗑內頤象已明故此直訓卦辭也頤貞吉者以正爲吉也觀頤者觀其所養之得失而得失一本于口實之自求自養得正則飲食之道卽性命之養自養失正則口腹之充止爲飲食之人在人能自審而已矣然而頤之爲道不但此觀萬物生於天地賴天地養之而後有物賢與民奉乎聖人亦必聖人能養之而後得賢與民則養正之道不可不講也頤獨言時者天地之生長收藏必以時聖人之作訛成易亦以時也以及字只當一與字賢與民皆養於聖人非謂用賢人之道以及民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出于震蟄于乾坎艮艮居東北冬而未春之交也山下有雷陽氣緘藏休養萬物故象爲頤君子觀之思口之所易出者言語也出者不可復入吾愼之而氣得其養矣口之所易入者飲食也入者不能復出吾節之而身得其養矣動而能止山下有雷之義也卦中未及此二義故夫子補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此卦不取此應以相對取象故初可顚而至上也下卦震動多凶辭上卦艮止多吉辭以養道貴靜也上九爲由頤而能養人初剛以靈龜而本足自養乃舍其本體而觀望他人則

顛倒之事矣二體互離爲明中虛爲龜靈龜能以息自養正陽剛能不屈于欲而无求也朶頤口中食物之象上九一陽而繫四陰似口中朶朶之頤初以剛正伏息于下正足自養而不與衆陰之待養于人者等也今乃棄其明智昏心利欲而垂涎他人之祿食有是理乎我者托爲上九卦主之辭謂初爲爾也（初去上甚遠何以朶頤於上以初顛則爲上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朶頤爲在人之富貴今不能內觀而見性徒外觀而見食將併其剛明之體而失之矣陽剛雖貴今何在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二與五對取相覆之象二顛爲五五顛爲二而皆不失乎中正也若拂違中正之經而于艮山之邱以求養則行而凶矣邱者艮山之高即上之象也大抵此卦之義惟上九能養人初九能自養中四陰則顛倒于口腹之欲而祿祿求養者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剛柔各自爲類二于上非有應與欲有所往何其不知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柔不中正震動妄求拂頤之貞孰甚焉夫頤貞乃吉拂貞安得不凶乎于此欲求養于上雖自三至五歷坤之盡至于十年亦不見用利終何有哉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震動妄求已于養正之道悖矣又僞應上九至于終不見用是其所由悖道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四與三對一吉一凶四又與初應故取義有相類焉初養于內爲龜之靈四應于外爲虎之視耽耽光明悅豫之象逐逐者自求口實也虎居艮山之下不依人以求養雖其視耽耽

其欲逐逐居止得止而无咎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艮陽輝光下施于四故四得以止其欲而不過也四與上相去尚遠故爲光所及之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以六居五不能爲養拂君道之常經矣然順德處中尚有可居之德故居得其貞而亦吉也不可涉大川以才智闇弱不可有爲而行養道于天下也（邱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由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由于上也（此二爻若劉後主之於諸葛有似焉祇求能順從爲貴耳）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言五居尊位而以居貞爲吉者以其有坤順之德得中而能順從也順以從夫上九使剛大有爲行養道于天下故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此爻爲頤主故曰由頤一剛上止下履衆陰陰不自主必宗于陽故皆由上以得其養也然位高不中而疑于亢必常懷危厲始獲其吉如伊周任天下之重无時而不憂勤兢業也但以剛大之才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倚而任之正足以投艱大而有爲也故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當此任者所以能憂危而福慶著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者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柔不勝其重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兌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亨也夫既大過而又利往何也以過在事勢之所値而善處其過者人也所以大過故棟橈利往乃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巽兌爲柔卦而以四剛壯處于中大者過也初上二陰一本一末本末既弱剛亦不能獨支乃棟所由橈也然天下事何常之有如卦體剛雖大過而二五得上下之中三四得一卦之中剛過而中且時中也則過非過于理以過爲中矣卦德又能有巽順和說之道以行故利于所往乃過大變而可以亨此才畧之大者也夫人之處事无過不及之謂中而中无定體又往往有行之必過與必大過而後得乎中者一似反

覆顚倒于其間何也曰時也時之變化不可窮則大過之時其變化詎不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象爲風又爲木風不行于澤下故此取木爲義澤行木上而過是澤滅乎木也故爲大過君子觀之當世道波靡之時人過之而仆且悶者君子以植其節如巽木之挺特不懼不爲水所飄搖也以樂其道則遯世不返如兌澤之和說不爲水所汩沒也此以大過人之力處大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以巽體陰柔處下巽爲柔茅似上有重器而用以爲藉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慎而无咎也夫初六以柔居剛乃不正而有咎者今因以爲藉而得无咎此亦物理之顛倒而可見者矣此以剛藉柔以貴藉賤人君藉百姓爲邦本固如是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處下爲茅之賤今乃適用如此正對重任之棟而言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剛居柔中而不正又无應與一无所利然大過剛已過矣止

用濟之以柔故剛以居柔爲吉而不以得位爲美擬之于物巽爲木木從兌澤之旁爲楊木處于陽過之初又爲枯楊之木枯楊本无望其生而適遇初六與爲比則不啻美稊生于枯楊之根矣再擬于人九爲老陽是老夫也下比初陰得女妻之象也夫枯楊生稊將來有成材之望老夫女妻目前有生育之機一无所利者竟无一不利斯亦極天下顛倒之致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初密比其相與過于常也且二于初老少原非正偶其相與皆過于常分也

九三棟橈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程傳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非剛柔得中取人爲輔不能也九三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動則違和而拂衆心故不勝大過之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凶也○取棟象者以无輔而不勝重任也古今來有守正而反凶者其大過九三之類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與上正應上柔不可以輔之而三又剛愎自用亦不可有輔者卦有四剛而九三過剛特甚故以卦之棟橈屬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居公卿大臣之位當大過之任者非剛大不能勝任而過則亦不能濟以剛居柔爲得宜矣四與三對如室中之棟彼端下傾而此端上起人之因禍而成福轉敗以爲功者何以異之但大過之時陽爻固以居陰爲吉有應則有它吝今九四既以失正而獲吉已極夫顛倒之致矣使或係情于下應之初六是有它也是猶以尋常之道處大過也雖不至九三

之凶亦不无吝矣然則當此時處此地者必盡反乎彜常之道乃爲善處大過之時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爻居上卦下得實地故得聳起于上也若係情于下則將與下之弱而俱橈矣吉何在乎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過極之陽下无係應又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之陰老婦也五雖不少視老婦則壯矣故反爲婦得雖无罪咎亦非美也求如在二

之多譽何可得乎是何陽剛中正而至此極哉斯亦顛倒之甚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此爻象占皆與九二相反二比于初近本也故有生梯之機五承乎上近末也生華則洩且竭矣且初爲巽主木已過而復芽爲長爲高故有亨理上兌主也爲毀折爲附决可久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兌澤外敷諸陽顛而過之涉之象也陽過陰下涉而未出于澤外過涉滅沒其頂也夫兌柔爲說則是能從容隨順而非剛激以重小人之勢者然舍生取義正君子見危授命之事涉者何咎哉爻與初對初六以失正而爲用上六以得正得應而有凶此顛倒之事諸陽以滅頂而无咎亦顛倒之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之時天運人事皆如此不可以行咎之也

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枯楊象上花下梯也初與上對初爲白茅之藉上爲過涉之凶也按雜卦云大過顛也頤之二四皆

曰顛頤則初爻爲上爻之所顛二爻爲五之所顛三爻爲四之所顛蓋三十六宮皆以一卦顛倒成兩卦獨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顛倒反覆只一卦然乾坤坎離四正卦交互不過此一卦兩卦獨中孚頤大小過則坎離之變體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皆寓焉故俱以顛倒取義馮氏謂此卦尤明是也

䷜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爲重險一陽陷于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故爲坎陷之義然其性能通而不受其陷中實故有孚陽明故心亨也

有孚則誠立心亨則明逼自可出險有功而行有尚也夫八
卦惟坎陷不利无所用之然人之生皆坎也性入于形氣拘
物蔽爲內坎形入于世境阻時艱爲外坎故重坎爲習然不
曰重而曰習者又示人習之之法也習之者拘蔽雖甚洗滌
日新艱阻雖多性天不易坎中有孚也有孚則心有主而不
亂內坎出矣性道同源如水之流必與之合外坎平矣所行
有尚也有孚心亨之義發于習坎至矣哉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內外皆坎內外皆險故習坎爲重險坎象爲水性主流通非
兌澤之止水比也流故不盈足此注彼未嘗積于一處而無
所歸也其流卽行險陰雨潮汐未嘗失信而莫測也非有孚
之至乎維心亨者二五剛中此心爲天一生之主也行有尚
者山澤皆通滋榮萬彙而往有功也此固言坎之德卽言其
險而險亦可用如天有无形之險山川邱陵爲有形之險皆
險也王公法天地之有險設爲披山帶河之形聯爲甲胄戈
兵之勢以守其國土而保其民人俱有習坎之道焉用險之

時得險之利事豈小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之科也洊相續而下流也兩水相仍盈科後進故洊
至爲習坎君子觀象以爲德行不常則理不熟于身心于是
以久其德行日新又新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焉教事不習
則民不熟于見聞于是以閑習教事三令五申如江河滔滔
浸潤无已焉治己治人皆取法于習坎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陰居重險之下上无應援迷不知復其陷益深窞坎中之陷

處坑旁小穴也已居下流更入險陷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此爻卽子智而莫避罟獲陷穽者究其所以不遏失所共由
之道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居坎中險固其本象而曰有險對九五言也蓋二與五同
一有孚心亨五則不盈既平坎而不險二在險之時而以陽
居陰故曰此之坎有險也上下陰暗而一剛突來處非其位
若仍恃剛大以往无所容矣是惟損其過以就中用晦養元

求所爲自小之道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乃爲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居中得正則有權力而可以服人二非正位而未出中故但云求小而无失也。○文王囚羑里夫子阨陳蔡或則文明柔順或則微服過宋是亦求小之道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之才不中不正下坎已終上坎又至三互震動乎坎中故來而在下一坎也之而在上又一坎焉是前臨固險後枕亦險將入于坎中之窞而不能出也安所用是來與之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下來與上往皆不能出險有功也事之萬難靜以俟時可耳然非六三之謂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柔順得正比五而承陽居重險之中多懼之地修其潔誠進其忠信如以一樽之酒又一簋之食爲之副其樽之器則不以文而以質但用土缶之朴焉以此進結于君擇簡要之言因君心之所明而投之如自牖而納約焉明信顯著不存外飾如此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故終得以无咎焉視苟且權宜以要君者雖暫濟一時不能保其有終也 潘氏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用享同意納約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自間道而通于君也六四大臣之位爲之而終无咎惟睽坎之時爲然也。按後世如茅蕉之說秦王田千秋一言悟主與此相類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相交而適相合焉故得以不事多儀而上通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以一陽繫二陰二中而五且正猶離以一陰繫二陽五中而二且正也水火爲天地之大用坎五離二又水火之眞精也故坎至九五而爲不盈之坎也然其不盈蓋流而不滯實而有孚當盛氣充周亦祗既平而止未嘗有所不足也而何

盈溢哉此所以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以大釋盈不盈爲中下文祗既平但足上句之意故不必釋也○竊怪後之解者俱於不盈作憾辭以未大爲惜語且云待既盈而險可出竟不知說何話不思水最懼盈盈而大卽洪水民苦昏墊矣坎五正中而不大乃至善之歸妙不可言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纆音墨

坎爲獄陷人者也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則徽纆也上六以

陰柔居險極柔暗不出故有繫用而寘于叢棘之象周官議
獄之地有左九棘而右九棘者則叢棘也坎爲堅多心之木
叢棘之象而叢棘之中所以拘縛人者又徽纆也周官司圜
收教罷民坐而省過下罪一歲中罪二歲上罪三歲而舍之
欲其悔改以得出險之道也三歲不得乃凶所謂惡積罪大
而不可解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險極故曰失道作凶事爲凶人者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陽麗于陰也火无質而炎生心无形而神發以有所
麗也不正則昏昏必塞正則明明則通故利貞乃亨夫以離
火之災而內附于中正之柔其畜養爲何如故坤牛本順而
離得坤中爲牝牛純順也人心之養專氣致柔約情致和和
柔合而成順則靜无而含動有理何弗貞行何弗亨乎蓋坎
實性之誠離虛心之明坎陰險非剛不濟離剛燥非柔不足
以和之所以曰畜牝牛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陽麗于陰相雜成文附麗亦華麗也凡有形之物不能无附
故言明者莫過于日月而日月有明以其麗于天而明也此
氣麗于氣者也其下爲百穀爲草木而草木有化光以其麗
乎土而化也此形麗于形者也皆麗之正也况人君之治天
下明之所麗可不正乎重明以麗乎正者下卦之明麗乎二
之正上卦之明麗乎五之中分言之則五麗乎中二麗乎正
合言之柔皆麗乎中正也惟中正所以利貞而亨惟柔麗乎
中正所以畜牝牛養其柔順中正之德而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日爲明下卦明之體上卦明之用故不曰兩明而曰明兩
見一明而兩作也作起也繼明者緝熙不已前後皆明也夫
人以明德于天下无時不明明之相繼也无處不明則四
方皆照也惟无時不明故无處不照大人之法離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爲明體以陽剛之震足履此上无正應動則失貞故以主
敬繫之蓋日之初出萬物相見人一日之事皆麗于此時之
心擧動交錯故履錯然也然事物有萬吾心則一敬以束其

明則應肆不昏故无咎此心學之本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敬爲履之本敬則明生而无躁妄之咎人當常懷辟咎之心也

六二黄離元吉

六二日中之離初與三二陽麗之柔離乎中而得正以中正爲麗是爲黄離蓋黄者坤中之色文明之懿也畜牝牛吉此爻當之

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莫盛于正中元吉之離萬事皆協于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叶音羅 嗟音蹉

梁氏寅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居下卦之終日昃之離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其常也其嗟也憂之失其常也哀樂失常能无凶乎君子値此之時思患之心樂天之誠並行不悖是故不暇于歌矣而亦何至于嗟乎日昃者喩心之昏非言境之變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心昏則危時不久存歌笑嗟嘆皆非可久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内卦自日初以至于昃剛柔相資文明之象已全矣復何所容其增益也乃九四以一剛重乎其上陽躁驟烈有侵突之勢无所爲而至故曰突來以本爻觀之二四互巽爲木又爲風風行火上有焚如而已矣外離之火炎而上行九四無所取死如之象四初本應位今九四不正而初九以麗二而不應又棄如之象焉蓋无一可取者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來之象與履錯之敬殊矣既焚且死而又棄何所取容哉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爻文義不可強解小象秖以麗王公三字申言六五之吉而辭義未經舉隅無從擬合但由卦體思之初爲日初二爲日中故三言日昃是離日照臨之義下卦已盡矣六五柔而得中於離日无所取或者又自悲憫憂世之心取義乎蓋離體爲目互兌爲口人之惻隱動則目涕洟憂思結則口咨嗟王公有仁心斯有仁政所以吉也

以此通解於夫子之義亦覺未悖但不識有合否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音麗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居離上明之極亦剛之極但處卦外若无所用其明者然明照足以察奸惡剛斷足以行刑威王者用以征伐則有功也出征執有罪在人爲克已而盡其根株在國爲除亂而去其元惡火屬禮故有嘉離乾體故爲首兌毀故折也剛極反柔明極反渾故但以禮折服首禍之人所執獲者非其醜類而不事殘暴焉以剛明之本而行渾厚之事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六五之王用之以正邦亦剛柔之相濟也

周易擬像卷三終

周易擬像卷四

東海黎曙寅亭甫著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下艮上兌山澤之氣相通剛柔之爻皆應二少交感故名曰咸咸有感義有皆義凡倫類之中情志相通動無隔閡曰亨但一涉于私便爲僞感而失天地正大之情不貞因以不亨矣故必所感皆正如大婚之禮娶女之貞焉則吉之道也卦以艮男兌女著感應之理蓋情最易見者故云娶女如是則吉也 感物无心夫子發妙義於彖贊此處不宜逗露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无心以爲感也感不可以有心有心則涉于私故卦不曰感而曰咸感又不可以无心无心則入于寂故贊不曰咸而曰感蓋感而遂通情出于正以人人咸有之心合乎人人咸有之性斯有心一如其无心此咸之所以爲感也以卦爻

言之三上爲成卦之主兌柔居上艮剛居下陰陽本相唱和而山澤之氣又一升一降二者交感以相與也就其相感之中而徵以德一則爲止情之感者一而不雜一則爲說情之與者和而無乖止而說也又就其相感之中而觀其位陰不求陽男下乎女男先于女也此所以亨利貞得取女之吉道也夫以感言凡天地間有情有性固感而通卽无知无覺之儔亦莫不以感而動但視其所感之大小耳故天地萬物雖異位而其氣則一二氣交通而萬物由化而生矣聖人與億兆雖異勢而其誠則一雖四方殊俗而人心亦由所感格而

莫不至和且平焉咸之大何如于其所感觀之天地萬物亦此无心相感之情以至无所不感可見矣而況于人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本高澤本下而至高之顚水泉通焉是山上有澤也山形實而中虛故澤氣貫注是以能受天氣而生物也咸也君子觀象知山澤之交相感應者以二體實而能虛虛无不實皆相與于无心耳於是虛其心以受人之感而无先入者爲之主此君子之至公而順應也

初六咸其拇

咸者動之幾故六爻皆以人身取象下二陰爲腓與拇中三陽爲心與身上一陰爲首人身之中百體從令故卽身以著感動之機推之天下不外此象也初六居下如心動而足應之有感其拇之象焉拇在足僅爲一指是方動之初足未履地而指先伸人之謹幾愼動宜先于此也不言占者感之尚淺故吉凶未見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四與初爲應在外卦故曰外身未動而志已應由感而應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拇之上則爲腓腓脛肉也二爻當之腓因足而動且不能自止者動而不能止凶道也然腓之感腓不自知有居之者也使當居而居之不行腓何由動吉之道也夫言居矣而由腓以及之何也蓋血氣躁妄動于肢體形感客感又必于小體充其類也非禮勿動咸之下三爻是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互巽有順象凡外物之來不能必其有吉而無凶惟能順乎理以居之不動則凶害自來吾居自順雖感之何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在腓之上互巽爲股拇與腓本隨股動者是初與二本三所隨之人也執者云（本義云）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係于所隨往則吝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柔其不處也宜九三剛斷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志反在所隨之人是其操執者卑下矣人之居上所守不正反徇臣妾之私情可鄙甚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在脢之下股之上心位也不言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

也亦不言咸諸所言咸皆爲此言乃卦主也蓋咸爲无心之感一有私累則害心而悔生焉故咸利于貞感物而无心故无不通而吉通而周流无滯其悔乃亡也若逐物于外往而感物往極而來物交物引是憧憧於往來之際而因緣外感之朋類益從而擾之此其感適足爲心害也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此自然之往來不參思慮也一加以意必之私固我之梗是天欲乖其度數逆其推遷安得代明有常亘古如茲乎此其所以凶所以悔也大學言明德孟子言性善見人生而靜心本貞也貞則砉吉而行寡悔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本心體言蓋天命之性未受物感之害則得夫喜怒哀樂之中而吉及其發皆中節其悔乃亡也夫未發之中其在四時日月往屈之時也其在龍蛇蟄藏之時也中節之和則日月四時之來伸而萬物光昌矣龍蛇乘時振奮而力大矣此屈伸相感而利生也一加以人爲之私憧憧往來而光揜而氣餒矣夫心體本光大而人自擾之所以謂天下何思何慮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與心相背者身惟脢不動是不能感物而物亦不感者也九五適當其處故以取象剛中內止戒其外馳故咸其脢感于所不感有心絕感者也夫有心於感與有心于不感皆不貞也然有心則有悔若有心于不感猶止于靜而可以无悔則艮其背者其事心之亦一道乎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言其志特襲靜虛之迹而已未得其本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當兌口輔在口旁頰在輔下舌在口中皆所以言者以陰

居說之終感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其象如此夫以心感尚懸有慘而況淺而以言乎不言占示謹言也此卦不重比應不取卦才惟以六爻之序次于人身以著感應之理拇動謹幾舌動謹言腓欲其居股欲其處皆尚靜也如五之咸脢則又偏于靜而不能動惟九四之貞獨得其吉可知靜非寂守惟主于貞貞則理實心虛能受能感是故知貞之爲虛者可以言心之體知虛之爲感者可以言心之用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與騰通誇詡張大之意謂言不根諸心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先天圖內雷風相薄開闢乾坤二者有氣無形神變化以終古有恒義焉二體六爻皆得常久不已之理故恒也蓋天下之理未有稍涉焉而即通亦未有久積而不通故恒亨也亨而後可以无咎利在貞固其守有所搖奪變更不能恒也又利于往而不已一有間斷絕續亦非恒也聖人著恒之義而取其象於雷風可以觀其神妙矣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者久之義剛上柔下以分相正而可久也其象則雷動風發交助爲勢以不悖而可久其德則巽順震動剛柔皆應以交不疑而可久故爲恒恒亨无咎則貞者極言天下之理必能久乃亨而无咎必能貞乃恒而可久皆示人久於其道也蓋天地之道亦即此恒久不已之道其曰利有攸往者無非動靜相生循還无端終則有始之道也欲知天地但觀日

月其行有度故得天而能久照臨也再觀四時其運有推遷故變化而能成新舊也聖人參于天地亦不過久于其道而已久故代明如日月得天之體以貞明久故變化如四時得四時之用以貞變其化天下而成之也莫非終則有始之大道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情皆可見矣而有可以不恒爲道者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行風動變而莫測然收發不爽京煥有時則振古皆常雷風相薄氣求聲應則又相與之至常者也故爲恒善體雷風

者以其至變爲我之不變凡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謂一定之方者皆卓然特立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焉蓋立乎不易之方乃能善无方之用此君子之恒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陰性凝滯而初六爲巽性之善入是以柔暗處恒始基未立而務爲深刻初六浚恒之象夫恒之爲道終則有始旣不能明察事理善始永終而深入求勝非欲速不達則過求名殃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故无攸利也○浚恒以私智穿鑿如莊周所譏鑿混沌之竅是也事之過求如桓司馬自爲石槨三

年不成亦其一也秦政不綱先求萬世子孫之業何利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者若浚井然穿鑿入深自取凶也恒在初而値巽之善入故曰始求深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道猶路也以漸而至其義精矣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用剛失位或亦不得于心而悔然以其得中應中處恒之道不爲巽之不果而能久于用中則其道潛孚而悔亡也故不言象而止言占○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處恒之道非剛不能久非中不可久且二獨久中諸爻不中故不久可見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位雖得正然居巽之極進退不果又應振恒之上六取象於此雖德也而不恒矣或者靡定之辭言人以羞辱進之不一而足也是謂得正之吝曰貞吝○此如人之學術以正又或動心勢利驕節末路見譏蒙垢爲可惜也（羞者人也吝者己心之愧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作德心逸曰休是安宅也不恒其德則道德中无此人非僻中又无此人如无容身之地也此所以起羞之無端也

九四田无禽

九四剛果能有恒矣乃居震之初動作於不中不正之地是爲禽獸之變遷靡常而田者徒獵較之飛走不到之鄉求其獲也可乎○此楊墨之仁義申韓之治術記誦詞章之學問無得於己也三有德而不恒四恒而无德故利貞要也（相如所謂鷦鷯已翔乎廓落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亦同此意）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有久之累而无久之獲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柔中是其德也應二剛中恒其德也有其德而恒恒之貞也然以柔從剛恒而不知變是婦人之貞而非夫子之義也以爻則二陽而五陰陰恒從陽婦人之吉以卦則上震下巽男恒從女夫子之凶四誤用其剛五過用其柔貞而不亨猶有咎焉則恒之爲道非執一之守矣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柔貞從人故以柔居剛而吉然六五夫子也爲君爲父當以陽剛裁制事宜而亦以柔居剛是以夫子而從婦人之道失丈夫之常矣是以凶也○來氏六五恒其中德正矣但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道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之終處震之極故有振恒之象蓋恒終則常憲之率由已久而妄思振作逞聰明以亂舊章其不饜人心者多矣夫琴瑟之不調乃取而更張之事既可恒而已久忽然紛更震動豈吉道哉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卦之終也无功者謂凶咎固不足言即其所爲之事亦非圖功攸終之道也集解恒之爲道中而已矣四无禽而初浚泥常无變不及中也三不恒而上振好變失常過乎中也二五中矣五柔不變未能制義惟二剛中動能隨時庶幾亨貞之道焉中庸不可能此之謂夫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退也二陰正長陽道退避故爲遯在天時爲六月之卦

陰進步而陽漸退也在人事則君子道屈能審幾而無困也故遯亨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有輕重今二陰之位利而且貞陽雖盛大其能敵二陰居內之勢哉此遯之所由成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則不亨既亨不遯而此卦不然惟遯而後能亨亦遯則自无不亨也觀乎卦德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則陽雖退遯自能與時偕行樂天順應而處于亨通矣剛當位指九五言九五而四陽在其中小利貞指六二言六二而初六在其

中六二得中得正其位則利其體則正所以浸灌滋潤而長四陽不能與之爭也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君子不能以道殉人則窮通得喪所遇不常而遯之時義所關君子之身者豈淺小哉○利貞二字平看四德中之二也姤遯以後序屬秋冬不可言元亨故曰利貞此二陰乃當時得令天地之正氣也舊解以二陰爲小人以利貞爲勸戒小人之辭夫剛中而應謂以柔中應之也指爲小人何以合卦象又以利于貞作哀勸小人之語試思既爲小人而欲以一貞勸諭之聖人不如是之迂疎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體至大山勢隆起方欲接天然天未嘗有意以拒之也而覆幬在上終不可近遯之象也是故方嚴自守君子之常以惡待人中心不爲也迫小人欲近之而不得欲怒之而无因亦如山之峭起天已高不可攀也此君子之法遯也（此遯字只相遠之意非退避之義與卦名之義少異小人亦借言非以山爲小人也若泥二陰爲小人則九三亦小人乎何辭）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往遯也故以初爲後在前者見幾先作初柔而不決止而未行故尾其後危厲不安之象也遯既處後然初位卑下不往卽遯也若當此而又有所往焉則危益甚按此六爻皆以遯之君子並未嘗以初與二爲小人可見小人只在卦外借象不得泥指二陰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於龍爲潛故於遯爲尾位卑職散不遯而已遯矣若又以去鳴高以犯衆人之所忌則災矣故曰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音脫）

二本坤爻亦離之中畫兩卦皆言牛故此爻亦以其順德言牛黃者中也革者堅固之物六二上應剛中爲卦之主故五

爻言遯獨此不言是六二居遯之時而爲不可遯之身也執者主持之意身不可遯則其所執惟用中正恭順之道以自固結於莫解而已所執既堅而豈有他可易其志哉蓋亦各行其是而不必一轍也（侯行果曰）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順堅如革束殷之父師當此爻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志者已之志可以固之自我也（玩夫子此贊亦恐人誤以執之爲執留他人故去之字又曰固志也已明顯矣必如舊說執留遯者使之不去則與夫子之說違異故不敢從）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以剛正居止之極又與二比亦當遯之時而爲不可遯之身也乃止之極而不止上係於肥遯之賢是廊廟與山林兩無所得內有疾而外有厲矣於此無以處之見世不可爲而小人得志惟當剛正自守止陰小而畜之以臣妾之道可耳蓋三居艮上二陰在下有臣之分苟不近不遠畜之得其道亦可以吉而无凶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危危固不免而已心先有疾憊也畜臣妾吉者居遯之時身不可去而在國亦不能行剪除之大事併不可直行

其志著危言危行之大節也大象所謂不惡而嚴者其此畜臣妾之道歟（項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執革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爲好爲嘉爲肥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震主動四在上初爲震足故于遯爲好又四居陰有遯象九剛果決有好象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君子固有一定趨向故身屈而道亨若小人志在勢利旣无操守豈特不好遯而已哉蓋有不可勝窮者矣爻以陽居陰兼有君子小人之象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夫子恐人誤解爻中好遯二字謂君子小人俱在其中故移好遯于君子之下而旨自明此聖人之筆也

九五嘉遯貞吉

剛陽中正應下之柔順中正與時行而嘉美者也于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以君位言也○按遯五雖不主君位然此大中至正其遯也亦泰伯虞仲夷齊子臧之列歟不然何嘉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爻與二應故云正志亦與二之固志相應正志二字從貞吉中釋出乃君子以道亨爲吉所謂求仁得仁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乾體剛斷在卦之外又下无所係遯之超世高舉寬裕有餘者也遯雖困窮之時善處則爲肥矣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陽之中三係于陰四五應陰皆若有所疑者至上則疑慮盡亡无有不利矣人之處事心有所疑斯身有所係上居外極无應于內坦然无疑也○三有疾則憊上无疑則肥

䷡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大壯于時爲二月之卦自一陽生爲復二陽浸長爲臨三陽彙征爲泰然猶陰陽相守至四陽並進消陰過半則大者壯矣故卦名大壯是壯也在天爲天德之剛在人非血氣之勇无有不利无有不貞矣乃壯之有本也苟壯而不得其正猶雨集而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豈大壯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剛長過中其氣甚盛大者壯也乾剛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既大壯則陽長已過矣或壯而不正如人雖有果敢之

氣皆血氣之私其壯也適以滋之厲而已矣卦云利貞蓋言大者之壯一出于正也以正爲德以大爲體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情性可見而天地生物之情昭然可見矣蓋時當仲春天地以正大之氣爲震陽之發動而萬象昭蘇充塞兩間也孟子養氣之論其源實根于此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四陽之月震雷在天非地中之雷出地之雷比也陽氣盛壯故曰大壯君子體之以全其剛大之氣必克己復禮凡非禮之累身者毅然以天德之剛鼓雷氣之壯以克之而不愆於履足焉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所以善養浩然之氣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卦爲大壯本乾剛震動則須愼持之時也初九以陽剛乾體而處下卽壯而躁進壯于趾矣此雖居上猶未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凶其凶也正以有孚于四而然也初與四爲應以之相孚而震行不止能无壯往之凶乎蓋初四敵應在他卦本不相孚此卦既用壯而壯于趾則與四之震主正有孚也夫以趾壯而有孚是有孚而愈壯于趾矣故繼征凶而言孚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他卦或以有孚而通此則以有孚而窮用壯之義見矣舊解未省初四孚應之義故於孚字無處安頓而換作必字殊失經旨

九二貞吉

程傳或疑以九居二非貞未知易取所勝爲義以剛健居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時勢輕重當審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在恒之二與其久于用中此則與其能中而處壯其致一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重剛居上當乾健之極壯勇之人也然壯一耳小人乘此則必恃剛凌人機深禍深用壯不已者也君子之勇又常蔑視于事而若無以不足計較而過恃其壯也夫君子固正然用罔恐過于疎畧不能無危若小人用壯動則過中進則不顧是猶剛狠之羊藩籬在前亦觸突而進羸困其角自取其咎也三變成兌兌爲羊九四在前猶藩也厲者凡可以致凶而未至之辭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俞氏琰曰 夫子恐人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爲小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又曰 九三不中而得正兼有君子小人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音服

陽長至四大者壯矣卦之名壯以此乾陽之氣交震而動正大壯之時猶咸之九四當心位故皆以貞吉悔亡繫也貞吉則天地之氣正雨暘時若澤被萬彙而吉太和翔洽疫癘不生物无殀札之患而悔亡也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必貞吉則悔亡藩決不羸承上而言三前有四猶藩籬然四前二陰則籬開矣藩決故不復羸困其角也輹壯則車強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是其壯也蓋擬之大輿之輹而又過焉卦辭所謂利貞者此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進壯往前有二陰不能蔽阻故藩決開而不復羸困其力也其道不大通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如字

卦自三至五互兌體皆有羊象然兌口在五而羊象始成也自陽之壯由四而尚往以剛變柔五之爲兌口者又易而在上六矣是四以剛與五易五又以兌位與上易也易則羊象不見若喪失然者故六五居位不正本有悔也今以易而得壯得正尚何悔之有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以剛易柔而始當天五之位向使兌柔居之而不喪易何以處大壯而无悔乎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剛長至五則上爲兌主壯終動極處一卦之窮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至于退遂之不能也蓋不能退者在羣剛之上不能遂者前無可進也時位處此視他人之以壯而得吉者此

則必以克難而始得吉也程子曰居壯之終有變之義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處壯之終勢已去矣動之極時已屈矣觸藩而退遂之兩難是其自處之不詳審也克艱所以持壯之窮而善壯之用也向以不詳而致咎今詳審而自艱故咎不長也雜卦曰大壯則止此之謂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柔進也凡物漸盛爲晉故但謂之進不足括明盛之義此

明出地上升而益明所以曰晉也五君位以六居之兼有臣象故云侯昭德忠順國賴以安曰康侯五居離明下臨坤順德足以安民也馬蕃庶人富庶也爲侯能富庶其民以貢福于君國運日升矣是皆有合于晉之義也以馬言者馬能載取君載于民之義猶載舟之喻也晝日亦離象日在天中曰晝日三陰上進故三接也夫民社錫之于君而爲侯者用能富庶之以進進不已而上承于君則晝日之間君臣之榮盛爲何如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日之進言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與升漸二卦之有進義者不同也故從上卦言之則明出地上從下卦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也更以一卦之主爻言則柔居五位爲進而上行又大明在上爲侯如是用能錫馬于朝蕃庶于國光顯晝日之間而上接乎三錫寵命之隆也師卦曰王三錫命○胡氏曰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大者非康侯曷足以當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行每日一周天故方其未出左旋于地而晦及其出于地

上進進升騰愈進愈明晉之象也君子體之知人之德本明蔽于私則昏于是格物致知以開其蔽誠意正心以履其實而自昭其明德使吾心之本體漸進于高明猶日之升東无不照焉此不自爲昭之而何以能明哉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變震故晉如互艮止故摧如憂九四也居下位而見阻于上之象惟得正則吉不可失身罔孚裕无咎又以申明上二句之意王安石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或急于進以求有爲或急于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

曰我待賈者也此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罔孚而裕于退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張氏曰獨行正是原所以見摧之故是也惟正所以見摧然安可因摧而失其正哉未受命謂初居下位无官守之責綽綽有餘也若已受命則不得寬裕而居事外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五同德故晉如前有坎陷故愁如亦阻于九四也然六二中正自以得正而獲吉也王母指六五二與五皆陰爻无君

臣之應而有妣婦之象禮重昭穆相配故孫祔于祖孫婦祔于祖姑易爻以相配喻相應也蓋二柔雖非正應而順德中正久而必彰自有應合之吉也介大也得九五之應大福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晉以柔爲主二以坤中應五受福無有過于此者矣

六三衆允悔亡

柔居三位宜有悔者而居順之極二陰皆順三而進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坤爲衆允與罔孚相對衆允與獨行相對）○三居下上衆陰之長初罔孚二愁如衆未允也三以順

承剛而進可接三錫之寵矣何悔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初二之志皆欲上進以順麗乎大明是志得所願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項氏曰晉之道以順麗明以柔進上皆主乎順三雖不正以其極順故得志上行四雖已進乎上而一剛孤立進退無依猶貪而上進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也（案）鼠晝伏而夜行離日當空鼠何能進故剛雖云貞而居非其位亦危道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位不當不可言貞矣況貞亦厲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柔居五位應有悔也以處晉時柔進上行又得臣道之善而悔亡但才弱位高而兼離德恐利害之心太明易起失得之患居位固寵是即鼫鼠之技也故必失得勿恤而後奮起而有功斯所往皆吉而晉无不利矣（劉氏牧曰）陽躁動而陰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二爻不稱晉而皆曰悔亡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凡人有所往而不决由得失之念以累之故必失得勿恤然

後其爲往也專而爲慶也大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剛晉極角之象也進至此無所復之如晉其角而不能容物也剛亢無所用維用伐邑以自治其私而可邑者己之私人惟自克不嫌于過剛除惡務盡故雖厲而得吉且无用剛之咎也然以本象觀之徒知剛德爲貴知進而不知退終吝矣坤爲邑離爲甲胄故曰伐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未光以貞吝而言剛本光大之德今至于無所用道何光

乎此所以維用伐邑也○此六爻之辭無一語合于彖象明出地上之旨是知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此卦與晉相覆晉明出地上今在地下其明傷矣明而既夷世道從汚之時也君子處此不貞則詭隨從俗全身必至于害道貞則與世牴牾守道又顯以滅身最爲艱難之境極苦心而焦思雖降志而不辱以此爲利而已離爲獄坤爲闔戸互坎爲陷有幽囚之象此明夷卦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日入地中而光掩曰明夷惟能掩而不害乃善處明夷者也卦德內離文明遵養乎時晦外坤柔順不咥于虎尾以此蒙受明夷之大難昔者文王內德緝熙而不失聖明外順服事而純心止敬乃其處羑里之時焉占曰利艱貞者謂是藏晦其明也遇至親之內難而晦其明貞守其正志而明自不息昔者箕子嘗以此處淪喪之凶焉 胡炳文曰 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甚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

此一時也文王因發伏羲之易箕子因陳大禹之疇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以明自入地取象其不言夷明而曰明夷者又得用晦之妙道焉凡臨民君子其于莅衆也用坤之晦藏離之明寓精明于渾厚而不苛察以爲明此明之大者也蓋日進之明用以自昭沉幾之明用以莅衆民不偷而已不闇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剛上進有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不能奮飛故折其翼而下垂也道之不行正君子去國之日不食其祿而行豈終

三年淹哉去此曰行適彼曰往往他國而主我者又有言蓋
仍不免于用晦也初在下有可去之義故其象如此離為雉故象飛又為日數居三曰三日不食中虛之象有言者初二互兌三四又互兌兌為口有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之所在則去重于食也時解以此爻為伯夷叔齊于經義甚為穿鑿且與卦象不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初之于飛垂翼明傷而未及身之象故于行攸往猶自得而去至二夷于左股則傷及其身矣但人身右動而左靜夷左股猶未傷其動也故可以行六二柔順中正上承九三可用

以拯互坎為美脊則馬壯也雖夷左股而得吉以行所謂吉人凶其吉乎昔解以馬壯為民人百姓甚費扭捏觀此爻義及夫子小象並不說到百姓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上六之入地為失則此之順則以六二柔順中正合于臣則可知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在明體之上互震為動有動而出暗之勢又離位在東後天圖變而居南有南狩之象且明剛居坤之下離火上炎有以甲胄戈兵離為甲胄為戈兵狩于坤野之象陽為大乾為首變

乾陽言大首對坤陰之為小為腹而言雖當明夷之時而九居三之德位不能夷之也故又繼之曰不可疾貞陽剛本貞豈陰小所得而疾之哉此爻前說以南狩為武王大首為紂不成其說至末句解為更化有漸不可急俱于爻義无著且或以六四屬微子上六屬紂紛紛時事分貼諸爻恍如一幅傳奇豈易義哉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為離明之方九三明極而陰不能掩故大得志乃者難辭對初二兩爻之時地言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為腹四入坤互震居左曰左腹且二在下云左股則六四

在上正左腹也二夷左股猶屬肢體之疾入左腹則腹心之疾矣四爻正當心位獲明夷之心猶言自得其所以處明夷之心而方寸不亂也六四順正以行其義雖入左腹傷已甚矣而素心未失可以自審出處焉雖不可以云吉而凶咎亦非所論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意者心之所發即出門庭之義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處坤之中得坤之貞當明夷之時而晦其明者箕子之

象也箕子以至明之德君至暗之地去之不得徇之不可復何所爲哉其所利者惟貞其志于佯狂忍辱之中而已此六五之爻德有取于箕子之明夷也言箕子之貞而艱自見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象取箕子者以當明夷之極必箕子之貞而後其明不因晦而息猶日入地中其明體不虧也○明夷時微子比干同被其難去者去死者死有不可復去復死者內難正志而明自不息此殷有三仁而爻獨稱箕子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日月之明明亦有晦然晦不終晦晦極必明今至上六明傷之盡乃不明之晦也是故自上觀之則登于天此如初必本體之虛明无遠不照也自六觀之則入于地此如人必錮蔽之後入于重泉而无能復覩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日之明照有則即暫晦亦有則至上六爲不明之晦故入地爲失則也

☲☴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爲卦巽風離火風以揚火火以生風生生不已接續而無窮焉風化型範由身以及家焉此家人之義也卦中初爲家之始上爲家之終二女五男內外各正爲家人二四兩陰皆得其正爲女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兄弟君臣一家之中最難和者婦人故女貞爲家之所由成不貞爲家之所由敗女貞婦順齊家之本也而所以利之使一歸于正者爻實有其本焉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卦辭著巽離二體故專言女貞彖贊發二五兩爻故兼言男女以卦體言之二以女貞位乎內五以男正位乎外是女秉順德不干預外政男秉健德不牽于內私男女正矣夫男女分陰陽之撰即天先地後之大義也故家之尊嚴者惟父有君道焉母配父有小君之道焉其尊同故皆稱嚴君有父母之尊嚴以統于上然後若子若婦兄兄弟弟肅然如臣民之承順以事于下則一家各得其正彼天下之大同舉而措之有不自此而定哉此女貞之所以爲利也

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從火氣所化火因風力而張二者本一氣而相通亦因此而及彼故風火非家人乃所以正家人之義也君子觀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風又自身而出若一身之間發邇見遠又自言行而出故言忠信則誠實而有物行篤敬則常久而有恒修之室而風行千里所謂風之自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爻為有家之始義當防閑初九剛正如橫木于門以為限閑之象也離為垣墉亦閑象所謂正倫理篤恩誼使不至有

嘻嘻之吝嗃嗃之厲也如是則用情之地雖易失而生悔而閑之于始則傷恩害義之悔俱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風火皆易變初之剛正于未變而閑之故家易正而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此所謂女貞位乎內者也遂者專承之義居柔中而承乘應皆陽有三從之象焉故不敢自專无攸遂也然于事无所遂者身未嘗不有所職飲食庶饈或以奉祭祀供賓筵居中為主饋事之外无敢干焉貞守婦道造福于家者大矣吉矣

彖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秩然有內外尊卑之道故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剛正不中上下比柔又火性无定如人之喜怒无常非處家之善也故以其過剛言之若能嚴于家人者嗃嗃然時有譴呵之聲則恩傷于厲悔必隨之然火烈人畏肅乃得雍婦无遂而子守閑吉可知也以其比乎二柔又若昵于婦子者流為嘻嘻而樂笑則寬以生狎狎以生侮嫌釁出而詬誶起始雖和終必爭矣豈不可羞乎三為離之上坎之中火烈

水懦兼有其象按嘻嘻嗃嗃字從口皆聲音也火本有聲故離之三歌嗟並見同人有離亦號咷並生此爻嘻嗃疊用或亦因重離而象之耳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言九三非中和之道故家人嗃嗃雖有傷恩之弊然于家節之閑尚未有失若婦子嘻嘻一切廢矣有家者宜審也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六四柔正居上初剛應之是能以嘉言善行見化于父子兄弟使一家之中修身踐言謂之能富其家也吉何如之富者充實之意非謂金玉幣帛也

彖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四在公卿之位本足爲範于家邦而能以順德處之使上下各得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富大其家矣所以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中正居尊下應六二爲家人之主此在風水爲王格有廟而在風火爲王假有家也王者化始閨門凡有家者感格于君上而家道正不惟閑乎一家而直有以化乎天下之家矣夫天下者家之積也能格有家尚何憂天下之不治乎此小弁角弓之痛谷風陰雨之悲所不事也吉可知矣

彖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相愛者親其親長其長也王假有家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交相愛矣藹然太和之象聚于王者尚何憂恤之有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爻居巽極巽入故有孚剛上故威如卦終爲家道之成於此得齊家久遠之道也夫齊家之道以孚爲本以威爲用不信則上下相欺而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而瀆慢生故家人之終有合于孚威之義保家于終吉者也家之本在身前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于此爻足其意

彖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反諸身以治其威儀使人可畏而可象非以威加人之謂也反身而誠不亦君子有終哉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此卦與家人相覆睽者乖異之義序卦曰家道窮必乖雜卦曰睽外也家人內也所謂內者二陰居二陽之下女正位乎內家人和也外者二陰居二陽之上女不正而位乎外家人睽也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所以睽也小事吉者以柔爲事也睽蓋人情事勢之所値不可以忿嫉之

心驅迫之也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正此意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象離火上炎兌澤下潤愈動愈睽物性然也中少二女在家則同居適嫁則分途志見于動人心睽也故曰睽既睽矣何以小事吉卦德內既兌悅外又附麗乎離明卦體柔進上行以居中位得離明之柔中應兌悅之剛中悅與明皆柔爲

主是以就其睽異之中委曲周旋而善處之則亦得吉非謂大事不吉也乃其時之用則有異焉者試觀天高地下其體則睽而陽施陰受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不親授受其分則睽而來婚往嫁室家之志則通也萬物散疎其族更睽而其資始資生感陽爲剛感陰爲柔其事與天地男女類也故不睽則賣賣反生乖睽則有別別乃相配不睽何合而三才之用息矣此睽之時雖云小事吉而其用之大有如此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坎離爲天地之正交離兌原不通氣今火性炎上而又在澤上澤性潤下而又居火下相背而馳故曰睽君子觀象知世道之岐行錯出者自有此乖異也乃睽而未嘗睽焉則本同也于是體兌之悅以合一世于大同凡義理之悅心者莫能外也又體離之明以介然于是非邪正之間凡末俗之波靡者不苟合也要之其異者非異也乃同而異也豈苟爲異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此卦六爻皆無正應故睽惟初得正又以兩剛敵應而不相得不无悔也然居下守正身未任事故悔亡事外之身可以不立同異不求同故馬有喪去而勿追不立異故袒裼裸裎而不以爲浼然惟初之時用此道可耳王氏方睽之時其睽未深馬之失未遠惡人睽間未甚失馬逐之則愈逐愈遠惡人激之則愈異愈睽必俟其復寬其見其道如此不然終于睽矣四互坎爲馬動而上故喪同德而當應位久必相合故自復離躁坎險九四兼之故爲惡人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睽之時人情乖戾若以惡人而拒之則激之而或以生禍故不爲已甚遇之正以辟之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然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五主也君睽臣臣不可以自睽委曲抒誠乘間以入如納約自牖焉可也必能合而後无咎不然不免矣離爲巷宮中之道也夫巷非大塗亦人所行蓋小事之意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委曲求全似非正道然其分之不可逃故義不容已非必枉道以希遇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失正僞應又乘九二之剛與上九乖違故積睽生疑積

疑成象遂若眞有所見者如輿以載途若一曳之於其後牛以引車若四掣之于其前三五互坎爲輿二四互離爲牛進退无所乖違者其人猶云意中之人上九也劓割鼻也天髡髮也上體被刑之象離火亢燥動而益上天且劓焉則窮上反下勢必不能終睽也將始之見爲曳掣者雖无初也而後之見爲應與者則有終也睽極而合其象如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乘剛失位不正之累多矣故始之所見有如是艱危也有終者終與上九相遇得剛明之應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以九居四无應而介二應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然四與初皆以剛居一卦之初位在相應當睽之合自同德相應故會遇也陽在初爲元故曰元夫四能交之以誠上下相孚雖處危境而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四皆剛明之才其志得行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處中得應故能亡之二與五應又互成離五之宗也故厥宗噬膚言其易合如膚肉之柔脆易噬也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爻言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人君雖才柔不足能任賢輔使以剛中之德深入于己則有以造福而救時之乖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居卦終剛極反怯明極反疑合爲睽異之形雖有六三之應不信而自疑也人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多生疑猜妄自乖

離何得不常孤獨哉故因孤生疑積疑生象亦若眞有所見焉豕愛沾塗互坎爲豕入于兌澤故負塗坎爲車爲隱伏故載鬼坎爲弓離爲豕離上在前先張之弧兌毀折在後後脫之弧皆離目見之也豕塗疑其爲汚鬼車疑其作祟張弧者疑其引弓加害脫弧又疑其弛弓不勝也怪誕並生如此皆以三爲寇故然其實非寇乃婚媾也苟信爲婚媾而往與之合則疑釋而復明睽合而說應如坎水兌澤之氣蒸而爲雨矣何弗吉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負塗載鬼張弧皆羣疑也合則亡矣[illegible]九睽極有應而疑之以无爲有雖明猶疑況不明乎[illegible]卦皆睽而有服符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illegible]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遇主于巷至厥宗噬膚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未有終睽總六爻之道覘睽須往解睽須遇合睽貴乎不可妄有見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爲言跛也坎水艮山足不能前如跛蹇也故卦名蹇所

處既蹇則當反求平易故占利西南不利東北西南坤離之方光明順易險阻可脫若仍進東北艮山坎水乃其所以困阻之地愈入愈艱安能有利哉大人屬九五貞吉者剛健中正有濟蹇之德以正而吉非處蹇之道乎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難者蹇之義以坎險在前而進之難也見險能止夫子又分二體贊之而得其用也得中者啇以東北參之而西南爲中道以西南參之而趨東北爲入窮道也利見大人者大人有濟蹇之德而在下居上者利往見之有濟蹇之位而在上居下者利往見之則明艮合而有事功也然則處蹇之吉凶亦視理之貞與不貞爾貞則視剛柔之得當爾如此卦五位皆當初雖失位然以六處下亦得陰之正是正己而可正邦天下之蹇濟矣何身之難處哉是處蹇之時當得乎蹇之用用當其時爲道豈淺小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道崎嶇已窘步矣而又有水爲險陷愈難于進蹇之至也

君子值此凡行有不得皆吾身之蹇也于是以反求諸己而增修其德誠能動物而邦家无怨矣涉世愈艱自求愈刻君子之艱貞也

初六往蹇來譽

初未任事往進則入于蹇當此時以陰柔无援而進自取敗也來者對往之辭上進爲往不進則爲來往入于坎來則艮而止矣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夫安得无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躁[illegible]无功不如居易以俟之爲宜也豈一于止而不行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中正應五為九五之君所倚任勞于王事之臣也所以諸爻皆不許其往而二五君臣之義无所逃于天地者蹇蹇以蹇而濟蹇也故下蹇為本卦之蹇上蹇字乃王臣之奮身以犯難也匪躬之故特申足其意見大義所在當原其心也不言占者亦鞠躬盡力以為之而吉凶非所論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理得則心安故无怨尤无尤與來譽相對一彼一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三居艮止之位上往則入坎惟反而下來乃得利西南之蹇也來氏知德曰往來之云即進退二字是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內卦也九三來反則內卦成坤西南得朋故喜之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已入坎險前進愈陷故來連于艮止之三所謂連者四離下體而入上體與艮三有不相連屬之象故曰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三陽實也四來連之則四以乘當位而亦實○泰之六四

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陰以從陽為實故此云當位之實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履尊而處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是大蹇也欲濟其蹇人君不能下堂而理也是凡在王臣之侶者固蹇蹇而來即向之來譽來反來連者皆于此時而无所待矣此在諸爻以為往者自五視之則來也此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者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剛橫亘有節象大蹇之時人君有剛健中正之德天下之才視此為歸往惟五能來之亦天下之才以此為進退惟五能節之蹇所以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居卦終蹇難當解之時也前无所往故往蹇來從九五而附碩大之陽剛則剛柔協濟足奏正邦之績吉何如之利見大人又以卦象之辭歸之也見此爻不在東北西南之利而為利見大人之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在卦外故此以來五為志內非如三四之言內為內卦也從貴云者又以見此之利見乃從五之貴若九五利見六二

之大人則從德也（來氏泥于內字以來碩為從內卦之三下句又云指九三以利見不勝支蔓矣）圭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陽止于坎下解陽動于坎上惟止故蹇動則解也夫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以艮止在後耳今反艮爲震動出險外故第言西南之利不言東北也夫蹇既解不久久爲煩擾故抵西南而勞者得以休息物皆致養豈宜復有往耶（坎勞卦坤致養）然无所往非云廢事也大難既除一切紀綱法度向之廢壞而致禍亂者今必修復之以還先代明王之舊此來復爲天下之吉也夫有往无往亦視事之根本耳苟可不往則寬大爲政有不可不往則又以乘機爲先若不往則貽誤不早往則失機湯武之除暴亂更化善治代虐以寬所以皆爲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爲義卽以解蹇二體一險一動險固未可動而由險以動動而出于險外乃免乎險而難解也西南坤方坤爲衆往則可以得衆力之助故蹇不利東北而解則仍利西南也來復之時治尚簡易而事當修舉興復者亦必來復乃得中道故蹇上卦之坎來爲解下卦之坎而二仍得中也且此卦反艮而震則當不往之時而有當往之事又宜亟早以往敏則有功不可又留餘隙以釀亂故夙吉也末又推解之爲義而贊之見貞元交而二氣通雷雨之動形隨氣化草木無知皆孚其甲而開拆是天地亦有所爲解也故時未至萬物不能先天時既至百昌不能後天王道法天以起事道誠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坎居震上爲屯水氣結而爲雲也震在坎上爲解則水氣散而爲雨矣此天地之解也君子以大難之時民人易陷于罪過于是以行其寬大之政而不欲爲密網之刑眚災則肆赦罪疑而惟輕亦如雷雨解萬物之屯也

初六无咎

柔居非正疑有咎矣以當難解之時而以柔比剛以陰應陽是能安静无事自處以正而无咎也（程傳）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柔以承剛爲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田獵所以除害從坎弓震馬取象也坎爲狐三亦羣邪之象九二以剛處中力能勝邪故獲之而擴清其在上在下在中之三狐以解悖也九剛爲矢二中黃也得黃矢又見其獲三狐而非過甚故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中道故云黃矢九二之象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柔邪不正居下之上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處非

其位以高陵人之象夫非其有而據之卽盜也以盜致盜將寇盜知非所有競欲奪而取之矣貞吝者爵祿出自公朝雖以正得而氣質卑下實可羞也難解之後公道昭明濫冒名器者將不解而自解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失亦可醜矣況能以所失咎人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德剛明有解之力者也而居不中正則是猶有私意妄動之累而不能精白一心以交孚于君子也夫道大投艱非衆賢交孚不足以濟故必解而拇而後信友獲上不失己而不失人也拇足大指凡人身有行而拇先動故非禮之萌必先解去之卽所謂誠意之事也○咸初六曰咸其拇言所感之尙淺也此解而拇亦四有剛德私累不深而相孚有本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之爲累諸講或指六三或併指初六觀夫子小象並无六三初六之指也不必拘牽爲是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柔而得中于爻德爲君子不以君位言也君子順德處

中與正道維繫則潛移黙奪之中而有解小人之道吉矣此不用威力而有孚于小人者也蓋六五雖不屬至尊亦在上而有權力者倘使政教不失小人無所窺伺卽有孚格之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綱維已振有解散小人之道枉者直而不仁者遠胡不退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射食亦反 隼荀尹反

隼鷙屬鷙害之物也二四互離爲垣墉上居卦終高墉之

也言有猛害據處高位公于此用矢以射之獲之則解矣害去而利溥也○繫辭贊發藏器待時二義俱從獲之二字着眼說來山搖地震非聖人不能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田有狐穴于城社墉有隼鷙于坰野皆悖之大者射之所以解之也爻辭以解隱于獲之之中故夫子補出○合而觀之居解之時而有未任其責者初六是也爲解之事而有克靖其難者九二是也三據非其有不欲解者而人解之四克其不當有不可解者必自解之六五行其所當行則以孚爲解

上九行乎其不得不行則以獲爲解凡一卦之義無不曲盡天下之理易之精奧至此乎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卦以乾三之剛益坤上之柔有天地絪緼男女構精之象損道有孚如天氣有洩而爲雨男氣有損而成形損剛益柔此卦所由名也他卦以剛柔得位爲貞而損不然象贊所以三曰時者此也九三損下以益上上下三陽中含三陰有中孚之象則損其虛文存其眞實有孚也損其後起益其本初元吉也少言少動可以寡過故无咎要約敬慎可以常行故可貞謙抑自損人皆說之故所往利也且舉一端明之如享祀用豐致孝鬼神也今因時節省損之又損雖以二簋之薄可用以享帝而享親焉蓋損在有孚不以損爲病而凡所當損準諸此矣蔡氏清曰損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于卦名其象之有孚元吉祇承損字泛說言損所當損人皆可用不指上之損下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益相覆二卦之義亦相爲循環也損下之陽益上之陰有餘不足道固當損而其自下而行于上者乾體以分而見缺坤體以合而見全所以爲損蓋損乃實理之自然用損得宜最足以孚誠服人則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固必然者矣曷之用言何所用享也若問答之辭二簋可用以享于神明言禮貴得中二簋似儉然有時而用用當其時不失中也蓋損益之道本爲損剛而益柔苟非柔值其窮而剛處其過安可妄爲損益乎是故天下之理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益

之極而盈則又損之損極而虛則又益之莫非與時偕行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澤上澤氣上充爲咸之象今山下有澤是激湍之處而爲深潭高峯之下多成邃谷損之義也君子于此思矜情浮氣之損吾身者莫如忿與欲盖人之忿怒其激也如山用兌之說以平之而躁心釋矣人之欲壑其深也如澤用艮之止以窒之而欲心平矣此君子之損以修德而遠損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卦之爲損者三而時在當損則初亦不可不損初以剛處剛

當損者也上應六四以柔居柔當益也但損益之道足乎已以及人如出處之道必成乎已以成物以九居初固有其事焉然必終已其所有之事而後以所有餘速往以補其不足可耳是居下雖當損又當斟酌飽滿各隨其分量而酌損之可過于損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柔賴于剛故遄往而與上合志○易例初九六四雖正應刦无往從之義惟損初遄往合志損下益上之時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損剛益柔者以剛之有餘益柔之不足也若二以剛居柔剛非有餘五以柔居剛柔非不足若亦損已以益之則剛者反柔柔者反剛矣豈剛柔協劑之道哉故二惟守正毋妄動致凶人已兩失也何也盖不必損已以益之斯不益而已益之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凡事既中毫不可過九二剛居柔中當以中爲志可妄爲損益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爻之辭兼舉六爻成卦之主也三陽同行而損乾三以益上三陰同行而損坤上以爲三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也盖如處友者我與之行有同志又有異志參之是三人行也三則雜而不專矣必損去此一人而使之行也由本爻觀之一人既行則二陽同德二陰同德對待交孚而得友由夫子贊辭推之一人既行則天包地外地藴天中絪緼化生爲得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楊氏啟新人之相與惟心之同苟精神不孚意氣不貫羣黨比周

固三也卽一人之異亦三也三則疑忌而不相入无可爲友
不可損者也季文子三思而行亦以此類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他卦以剛柔之得位爲正損則以得正者爲有餘四與初正
而不中則以爲疾也故初損剛之餘以益四初固損剛勝之
疾四受初之剛以自益四實損其偏柔之疾也然使四不自
克則初亦莫能從之惟損其疾而初得以相從于是初遄往
而四遄有喜也君子克己之道三德乂用視諸此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之卽不言益而亦已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應二當損下益上之時受九二之損以爲益者也然二
得中以弗損爲益今六五以柔得中雖與二應是尚可以復
益乎然陰陽合德天之心也六五之中合乎天二不益而或
乃益之矣雖以價値十朋之大寶龜能參吉凶之幾者詎能
違此益之之理哉吉莫大矣〇卦互離故曰龜坤得朋故曰十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自上乃或之義言此无方之益也天心克享故自上祐而神
人弗違寧用損下以求益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卦義損下益上在下卦爲自損上卦爲受益九二之弗損謂
損己益之謂益人此之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己此卦以三
上爲主損三以益上者三方受損不得再損上已極益不可
更益故弗損弗損而乃益者以不損者益之也在上者不行
損道于人而自益于己无咎之道而正且吉也如是而往往
何不利哉得臣无家則極言弗損之規模人君以天下爲家
得腹心之臣而臣下皆自損其身之念以爲國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得志卽无咎貞吉四句之意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損上乾之四益下坤之初以上益下故爲益顧益非專
爲益下也卦體初四兩爻成卦之主震動而巽入之二五中
正相應以中正之道利天下上下臣民无所不利利有攸往
也震木巽木皆以仁行以動坤衆利罔不興害莫不除利涉
大川也舟楫之利取諸渙亦巽木之象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行音杭與疆光方叶韻蓋賛體也而後人以爲傳何也

損以損下益上爲象取剛柔之互處道祇利于因時益以損上益下爲名取剛柔之各正道且宜于萬世故二卦如循環也卦有益民之德民有說上無己之象何也其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爻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居上者能數澤以徧于窮簷僻壤之間其道之正大光昭爲何如故名益也二五中正以中正爲利民實受其益而上下有慶

利有攸往也震巽皆以木德行仁春氣鼓物无遠不屆故以无事之時觀益道不見益之大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也末又推極而永歎之曰益之爲德也震動而神明鼓舞巽入而精義沉潛日進于高明无疆域之可限聖人此益也乾陽爲天施坤陰而地生推行于化工无方所之可圉天地此益也益道之大如此豈猶夫損下之義酌盈劑虛必相其時哉凡益之道偕行四時相循于无盡可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地之力莫大于風雷萬物動撓莫疾于風雷二者漸次交增相助爲理益之象也君子于此以人之求益者莫如善日遷而過日改于是不見善則已見則遷之而勇往无過則已有則改之而急速故善以過之改而彌遷過以善之遷而益改此君子體風雷之勇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此爻爲益之主卦取益下而初爲下之下受益最大初九剛明震動之才位得其宜出得其正凡大益天下之事皆其所能任者也夫上之益下在能用之故中正有慶之主利于用之以造福于生民而大吉也元吉則无不吉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此象夫子又于爻辭中別推一義以爲凡言无咎自有咎而別言之也今任大責重初之居下豈能當之必其作事萬全至于元吉始可居之而无議不然難免踰分刻忌之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損益相覆益之二卽損之五故象占皆同唐氏曰損五元吉益二永貞者彼以柔居剛此以柔居柔艮止不遷震動易變必以坤之永貞而吉是也夫六二當益而處于无可益九五當損處于无可損然中正有慶二不求益而或乃益之其益正

无方也卽十朋寶龜能參得失之幾者安能從而違之乎十朋之龜弗克違猶常語所云不卜可知也六二之吉固永貞之吉於此用之雖九五之王用之以享帝而神享矣蓋或益人也龜從神也合神人之懽心以事天故王用以享帝而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猶言自應爻之外而來卽有慶也與比之有它吉同或者與恒卦或承之羞同皆无方而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陰非正宜不言益然益下之時三在下卦亦曰益之而有益之以凶事之象夫益之吉矣而用凶事以三居下之上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也凶事卽困心衡慮之事與國之軍旅饑饉亦然苟善用之非有告也三四非中以益互大離重卦之中也中行故有孚以有孚而中行則孚有象矣故用圭古者執圭通信用圭乃有孚之象與二爻之享帝同一取象也震爲言故曰告爲侯故曰公又爲玉故曰用圭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位多凶與上僞應凶固所有然益人之事又多有出于凶事之中者揚雄所謂禍福倚伏者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此爻亦蒙上之文四與三同中而偕行亦曰中行三有孚用圭爲見從之本也四但曰從而有孚用圭俱在其中互坤爲國初自乾四而下四自坤初而上遷國也遷國大事苟得所依可以利民而固社稷皆益也初利用大作四之用爲依遷國亦大作之事也太王盤庚固已後如邢遷夷儀衛遷楚邱皆大其國土豈偶然哉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中行有孚告公而見信從原其所孚者以益下之志見信也○合而論之初用大作二用享帝三用凶事四用遷國上之益下在能用之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五不言用蓋五用人者也非用于人也上亦不言用以上志在自益者也不可用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者益下之惠也心者益下之心也德者益下之政也然惠下之政皆惠下之心所孚也下四爻皆受上之益以爲益者則益之權在五矣九五爲益之主以益下之心孚乎臣而初二三四皆以益志孚于君則可謂有孚惠心不待敷納以言

問而知之也其吉之大何如乎如是而在朝廷而以心孚者
在天下莫非我德之徧及也益之大至此而無以加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三載考績以百僚不盡交孚耳若有孚惠心則勿問察之而
腹心一體矣至于羣黎徧德而人主復何求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剛失正居益之極不能為益而求自益求益不已必至損
人人不與也故莫益之而或以擊應之繫辭所謂傷之者至
矣或者意外之辭意外之患皆生于心原其所由立心不恒

故耳本以益下忽求益已豈其初心所至哉心何以恒乎貞
而已如二之永貞三四之有孚豈至此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云者但迎其求益之心而破之一偏之辭耳究論其理
豈但莫益則多有擊之者矣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
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卦體五陽盛長滅陰餘一以上六一陰為名故卦曰夬夬有
缺象乾體之缺也夬又言決決戰之象也夫陰本不敵陽
如此一陰者顯揚王庭之上盤踞黼座之側雖有正人滿朝
而君門萬里毋束手而無策故欲孚吾信義于上下而讒邪
忌正孚之有厲也欲通呼號于同志又言出禍隨號之而亦
危也邑者私邑之謂上居卦外則五內皆私邑也戎兵者攻
擊之具言欲宣告于己邑之臣民而興師以擊之則戎兵但
利于禦外寇而不能操戈以向闕也小人得勢其難除如此
然要而論之陰陽消長自有定分彼乖盡之陰終不能抗衆
陽之盛君子道長自有其時而利有攸往矣豈久揚王庭乎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先釋卦義而贊其德以起釋辭之端也健則能決說則能和
不競不絿也夫五陽決陰曷為不易蓋由揚于王庭者一柔
乘乎五剛之上也知孚號之不足恃而危懼不忘則危厲之
心乃光大之本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近習蠱惑內難難除
非若外患之可任攻擊也故以戎兵為尚則投鼠忌器所尚
乃窮也然卦體所具此有必長之勢彼无不屈之時諸君子

第力持此孚號警備之素終必廓清有日而復於純乾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本潤下地氣上騰而至于天勢必沛然下決而爲雨夬之義也君子識潰決之勢而以施祿及下得潰決之用焉若居德不施澤不下流土崩瓦解是可懼矣蓋施亦決居亦決君子寧爲施而不爲居也祿者澤之物德者澤之意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大壯又進一陽爲夬夬卽壯也故震爲足壯之四爲震趾初九之壯欲過之曰壯于趾夬之五在四前爲前趾而初之壯

仍欲過之故曰壯于前趾位居最下不勝夬之任也必矣夫夬之非咎而不勝任之咎損威傷重自爲之招也矣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能勝其任而往往可有功不勝而不往亦可无咎今初九因往而得咎將誰咎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中不過是能審時量力而警懼申號以先事爲備者也有備則雖宵小竊發于不覺而亦不出吾所備之中矣故有戎勿恤也兌西於日爲莫乾西北夜之象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則既无壯趾之咎亦无无號之凶寧憂寇發之不時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乾爲首九五居乾之最上頄之地也九三重剛不中而用夬過壯是壯于頄者也（頄面之顴骨人怒則陽氣蒸見于此乾爲首五之位也三應上故以五爲頄）苟以壯用能无凶乎然三亦剛正君子而應上者也故不與衆偕而獨行往與陰和而遇雨冒嫌應上而若濡衆人不識而有愠終成夬夬之功此不用壯乃其所以壯也何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終對始言之始雖若濡有愠終能夬夬而無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兌爲羊四在後臀也臀柔多膚以居剛又毀折故无也夫臀无膚則安坐不能而欲前進其行又趦趄矣蓋四居三五之間迫于下而不能安又阻于上而不能往故有此象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于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蓋不與衆陽競進而尾其後則无膚次且之悔可亡也言卽孚號之言兌口之象也聞持重之言而不信情迫者多坐此病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陽于五而欲往夬故位不當明四之未當夬任而次且前
違之非宜也剛固能明居柔則還失其正性故聰聽不明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乘柔易折之草生于陸之上猶上六處于九五之上也九
五與之近比不免陰柔之傷故雖柔脆易决如莧陸猶須用
大力以夬之而後能勝然雖比陰而能自决以行其中則中
正而无咎也○夬于卦辭[illegible]此以莧陸况之何也蓋
合全卦觀之則[illegible]自九五當之則莧陸耳
春秋傳[illegible]上未在用力字夬也下夬[illegible]于主書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故曾中行非謂中行而猶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卦彖辭及二爻皆言號及九四之聞言皆主兌而云也兌
在乾體則乾陽而為孚號為惕號至上則說體而孚號惕號
皆无矣始惕厲而終惕號此終凶之由來也易之懼以終始
乎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剛長乃終故凶不可長○賛合此卦思之卦體五陽决一陰

據恒情論孰不謂如鼓紅爐燎毛髮因迅風揚糠粃也乃于
彖爻之辭備極艱危惴惴不勝何也細思其中實為至理所
不外也三代以下不論矣卽使唐虞之盛舉一共工驩兜以
總百揆而五臣能著聖績于中天乎不能也又將上六一爻
論之自初至五剛壯順行去上一陰孰不謂犂庭掃穴易于
反掌也然爻象至此夬終成乾不特用筆死于句下而此後
擱筆矣于是又著无號終凶之戒細思古今又不出此範圍
也且卽一二明之後唐昭宗忽於優伶而致亂宋呂公著等
不去章惇蔡攸而謾欲為調停之說卒致奸黨復盛而國事
不可為其凶也何如茲于卦終就兌說之象而變為此戒乃
神妙不測所以為聖人之經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剝之反為復陽生子中乾交坤之始也夬之反為姤陰生午
中坤交乾之始也乾坤大父母復姤為小父母此生生不已
之機也文王若以復姤循環之義圖象已明不必復贅惟以
一陰初生之漸借言以著女壯之戒言此卦一陰內主而上
行陽反為客而退消女之壯者也女而壯往何以承乾勿用

娶之可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爲言遇也此卦之本義也下三句遂承女壯而言茲非剛與柔遇乃柔之進而遇剛故勿用取女蓋娶則婚媾而永長矣今陰壯疑陽則无陽矣安可爲室家計哉但此以壯爲病耳若取女之常又豈不有其道乎如其不爲壯陰之消陽則爲天地之相遇試觀陰生于午亨嘉之會南離之光萬物相見章明爲何如哉又二五同德處中君臣會合而庶物屢

天下大行之義也天地君臣賴此一遇姤之時義其大爲何如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與物不接而鼓之以風凡居天之下者无不披靡姤之象也于是后居九重之內堂下千里而施之以命誥信賞必罰如風行天下凡幽陰之鬱滯者皆振動而發散之无不遇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卦以陰爲主主于內則壯也初六柔居不正而近而承剛以陰從陽繫而止之二氣冲合貞且吉矣不然任其攸往進二爲遯進三爲否女壯之凶愈入而愈見其甚者故從其繫而觀之陰有豕象豕雖繫焉而周身之血氣蹢躅難安使無以止之而寧得不壯往耶此象之所爲致戒也 柅杖也乾合巽木爲金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必從陽故繫于金柅乃柔之爲道附牽九二以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比初陽包陰也魚陰物初六之象凡卦之有巽者多取魚象如中孚之豚魚剝之五上互巽亦曰貫魚是也初既已承剛相和四雖當位乃以僞應而不相得故不利賓 舊解泥以陰爲

小人六爻俱以制陰爲說不知初爻已判吉凶兩途有攸往見凶象之女壯勿用也繫于金柅貞吉下五爻俱承此立義所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不特夫子之贊明顯著見而六爻中何處稍有制陰之話哉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以陰承陽義也二既包之則二爲主而四賓矣主賓之勢不相敵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卦之三即夬之四彼以上爲首則四爲臀此以初爲首三則臀也臀陰柔多膚而三過剛又上下重剛故无膚坐則跪而不安行則趦趄而不進蓋九三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

上故其象如此然雖有寡助之厲而非所當應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未得與初陰牽合則獨陽不長故无膚而次且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居上下改革之際離乎巽體故无魚夫四與初本當應位而所應非正不能包而有之空居上位凶之兆也○以全卦言曰豕曰魚曰瓜陰柔象也以二爻相應言初為主四為賓立卦之體也四為君初為民又上下之分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象取乎魚義屬之民也民心既去在位曰孤安得不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中正居尊為在下之臣民所歸往則其所包而有之者雖不得魚而有以杞包瓜之象故初比二以上應若瓜生于地附杞而高五之為初所附也如以杞包瓜植瓜而長是初得五而為發榮滋長之瓜五得初而為含章蘊美之杞矣夫五之包瓜而含章也固柔之遇剛也而至此則剛亦遇夫柔有如瓜熟蔕落自天而隕在初之陰亦有不期而遇者此所以為天地相遇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陽相調為章猶文質適中言彬彬也九五中正故能包而含之命者猶人之相依為命二氣交感亦相倚為命也故自瓜之附杞而言為陰之上自杞之有隕而言為陽之下上蟠下際察乎天地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乎上者姤云遇于角何容有觸忤耳人之孤介孑立而不能遇物有吝道焉然雖乏寬宏之量亦无卑賤之行何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也

高處卦外窮无所往君子固以不能行道濟時為愧然勿苟而遇亦止窮之吝而已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說三陰內萃九五得位有土有民嘉美畢會故名萃五尊位有王象互艮為門闕有廟之象王格廟而祖考之神明萃于一心也九五中正為大人天下利見而臣民之不一者統于一尊也二者皆亨之道但人萃則立于正而已當此之時事必行其博大而獲吉如祭者之用大牲也人皆奮起

事功而乃利如行者之有攸往也是皆處萃之道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萃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為體内順乎外外說乎内九五剛中下交六二柔中上應内外臣民皆合而聚所以名萃盡志以致孝盡物以致享王格廟而幽明之精萃也九五為萃主萃而見之相聚以正也然貞非執一之守禮隨時豐功以時建蓋道隆從隆必順時升降而契乎天命也然則天地萬物之情於聚觀之而已

矣凡其為施為受此感彼應之間不有可見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水澤敷潤徧于地上而萬物相見萃之象也君子以衆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患所時有也于是修治戎器藏之武庫使百姓被澤无虞以保聚于无窮焉此君子之處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四當應位為有孚而所應非正故有孚不終與二陰為羣坤衆相雜乃亂其萃此由號令未寧于晝一而適從者惑也若利見在上之大人巽號所出五既一手握之則以萃為喜者可以笑以亂萃為憂者亦可以勿恤矣往見何咎哉中庸言王天下有三重而寡臣民之過者此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不亂之謂也初志无定能不亂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二中正應五其利于見大人固也但上下比柔不能无咎必引長善事引集吉人然後无咎苟能引吉至于見信則不必多用儀文雖以禴祭之薄用之而乃利不然誠意未孚而遽恃樸忠不利矣是必用大牲而不合用禴也 引即引養引恬之義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有柔中之德雖居二陰之間不變也中未變則所引亦中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失中正處二陰之上而相為類聚故萃如非所應與故嗟如易凡言嗟皆坤爻三之求萃不得无所利如此若知五為萃主而往從則固无妄萃之咎而氣質之難變亦小吝而已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五互巽巽順能入可以上從而得萃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剛不正與初爲應而上近尊位又離巽順之體不得順萃殃咎所叢生也故必善用其剛不中而求其中不正而求其正大美協吉始克全而无咎言此以見四之凶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剛承剛四之爻德不能大吉故以大吉示則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以德稱位可以邦畿千里萃四遠之民而无咎者矣而以隔于九四下之三陰乃亂其萃是其于上下之間猶有疑間之嫌而心之孚者匪孚也然本吾元德永貞匪孚之悔自

亡如三驅而失前禽于所萃者何咎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位以萃人若比之衆陰共比一陽而爲顯比萃之九五因有九四之分其權是掩五光明之志也豈得爲顯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處卦外與三不應故處萃之終求萃于五而不得此孤孽放逐之臣子萃極而散不得于君親者晏然自處則咎矣憂懼爲心故咨嗟災危爲慮故涕洟如小弁之詩之爲怨也此雖或求萃不得而於心无咎況積誠之終有感乎齎者持也

遺也持而遺之也兌爲口故齎咨澤故涕洟鼻出曰涕目出曰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此就爻位而言外卦之上也內无應與孤危不安時懷悲憂也夫舜耕歷山在畋之家外周公居東在王之國外號泣嘵嘵以求萃于君父可見卦象之无處不到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自下而上剛柔皆進之卦風起地上天空无阻故曰升

主升運者五也巽之而坤順之升而大亨矣九二剛中而六五用順應之道下見于大人（伐氏淵曰尊爻無此人故不曰利見）則離以柔居上以剛處下而當升之時剛柔應合可勿憂治理之不升矣當大猷之升才德奮進凡初之柔三之剛皆得與九二同升自巽歷離向南而行共趨文明之治吉也巽坤南方之卦故曰南征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不主升而以時而升此升之體然也內巽外順九二剛中

而六五虛中應之大通之道也故柔居尊位不能无憂而升不然則以剛濟柔君德有成而治行有慶也南征吉者二抱剛中之德乘時行道其素志也今自巽而坤向離明以南征是有志得行于下也柔以時升何貿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在地中其性上達君子以木之日升而不見其升之迹者由坤地致養以順積致之耳於是法地之德直內方外由一知一能之小積之以至窮神知化之大皆循其自然而无躐等焉此體升以為學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陰柔无應然為巽主能巽于二陽而允從之故二以剛得柔中之應引初與三以同升也故為允升南征之吉豈獨二為然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有行道之志上與二合又二五皆合故允升而吉大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爻之辭與萃二同而義則異萃二之孚孚在五者也故必引吉无咎待其孚乃可用禴此爻之孚孚在己者也誠至而物應之故不尚文飾即南征吉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以剛孚柔事功有成也

九三升虛邑

陽實陰虛坤為國邑九三以剛正之極而升純柔之地剛柔契合動无阻隔如升虛邑無人之境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礙也一往无阻所以自下而升履道坦坦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位近于五言升則有逼上之嫌故九二正應不必言升此則不合云升也六四柔順居正得純臣之道以事其上六五即用誠意以亨之如亨神明也有相孚之吉而无踰越之咎矣

亨作享先儒謂凡經書中享亨皆通用岐山西山也二四互兌屬正西而來氏謂即亨通字又曰坤爻兩折岐之象隨卦兌為西曰西山此兩折故曰岐山與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皆同義亦通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柔居柔又在坤下順之至矣故王之用亨亦順以用之也

六五貞吉升階

此柔以時升而上居五位者也時當用柔故柔以時而升六

五以坤之中得坤之貞吉也升階者治道之升如升階曰躋于上理衆賢之升亦曰升階禀征而日進也夫升貞吉之階不特九二之孚歷階而上而凡初之允四之順與夫升虛邑者俱拾級而升矣爻蓋先著占而後合其象者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階見諸賢之升皆升此之階也故初云上合志此曰大得志卽象之有慶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柔暗而居終乃順之極而不順升之至而不升昏冥于升者

也遇事之當進者皆冥昧罔覺昏瞶不前也故利在貞而尤利于不息之貞蓋吾心天理本自不息用其不息如天行之健則昏冥開而仍有升之道矣此爻畧推開說勿專泥于仕進方得文理通順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者消其所升之業也不富者陰虛之象蓋升用天理不息之貞必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方能日進冥升在上乃入窮極之地安能有不息之貞哉

周易擬像卷四終

周易擬像卷五

東[illegible]亭甫著

䷮ 兌上 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坎爲水源而居澤下澤以鍾水而居坎上是水性就下而不能上行澤中水涸而日趨焦枯困之象也故坎在澤上云節有節則來而無窮也水在澤下爲困困者下洩而上竭也人之境遇阨塞而窮於所往者同之顧困與通相反而占曰亨何也人有身困而道亨者樂天知命素位而行是也人有從

困而得亨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是也下卦九二本坎之有孚心亨者故亨然由困而亨與夫遇難而能正其志非有大德之人不足以當之二五剛中爲大人爲能不移不屈立命自我而不罹罪過也然困之亨亦惟亨之在已而已若求之於人而欲出言響應人皆信從則又不能蓋時窮則道屈言雖信而人不信之也上卦兌爲言困故不信兌爲說困故不說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揜者指九四之揜九二也蓋四位非九原屬習坎洊至相仍其行有尚今以九居之澤高而水下坎中之水不能以上行此所以剛揜而名困之義也卦德坎險而兌說爲人之身在險中而能說豫也夫在險已失其安之所而自得之初衷不改是身雖困而其所仍然未失也胡不亨乎非有孚之君子不能若此大人者二五皆大人而九五獨得正故曰貞曰大人吉天下之柔荏者沾戀矜激者虛憍剛而得中則涵養純而德性定所以期之大人之貞也尚口乃窮者不得志之時言不足以取信雖爲无因之訴不平之鳴適以取困而已故戒尚口也○諸講俱以剛揜爲柔之揜剛如剝卦之義小人害君子但思剝彖夫子旣云柔變剛也又曰小人長也此何以言剛揜又何處有歸咎小人之意故知剛揜非柔揜並非小人害君子也

彖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所以受水以水之有源也今坎水在下澤竭而焦枯矣无水之象困也君子遭時命之窮而進退无門猶澤之无水焉是惟舉禍福吉凶之不可知者委而付之于在天而于取義成仁之當盡者直而遂之于在已夫是以涉坎險而不辭受巽命而能說身雖困而心則亨焉此處困之道君子正以疾風而顯勁草寒歲而存松栢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項氏曰初居坎下故入幽谷卽坎初爻入于坎窞也人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困而不行坐困之象也雖與四爲應而應與非正不足以濟其困故不覿終不覩陽明之境路也株橛木坐困于此而不振則志氣消阻有愈入幽谷而已且不但一時之困雖自初至四時歷三歲不遇其所亨其象如此在人則卑暗窮陋而不能自拔者言臀者況其坐而不遷也離數三故三歲又爲目初在離下故不覿也二四互離

彖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物之溺于陷阱之中由不明也今入于幽谷以暗投暗其爲三歲不覿也固宜離爲明初未入明體又居坎北爲幽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爻正處困而亨者坎水以行爲利今爲九四所掩則坎水困矣九二以剛居中雖困而能不失其所有困于酒食之象夫君子志在行道學修充足而志不行是爲酒食所困也然上有九五同德之應方以朱紱之飾屈體而來也紱與芾通韠天子之紱純朱謂九五也二當積誠相感如祀事之格神明也但時當困阨不待朱紱之來而自往則喪其所守而凶矣安守于中則无咎

也本非正應故有亨祀征凶之辭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人所不足者而今且困于酒食是其蘊畜于中具有潤澤生民之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下卦皆受困者而六三以陰柔不正上下重剛其困爲甚夫兌爲剛鹵四不有石象乎坎爲叢棘二不有蒺藜之象乎六三上壓于四既困于石而難進下乘乎二又據于蒺藜而難安若以互巽之股退入于艮之宮闕以安處則上六之少女

失其應妻亦不可得而見三者无一而可豈不凶哉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與四切近其困于石也不待言矣九二居下六三以柔乘之豈其所安之地哉夫傷于外者必反其家今并其妻不見則孤危之至不祥甚矣言必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爻正爲困者但合觀全卦則四乃爲困而拆觀各爻則四亦處困故與初有應雖不坐困而不能不來然其來也既以剛居柔又互巽不果當困之時有進退徐徐而困于金車之

象禮曰金輅以賜同姓四以近臣之貴得乘金車而來乃才不足以濟困豈不可羞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剛柔正應終必相從也坎爲車兌爲金故曰金車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言四之來以志在下卦而來將欲拯困也所爲徐徐者以四位不當故也然六爻之中獨四與初應爲有與有與則終必相合使初亦得覿而相助以濟困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中正居尊所謂大人也下有九二之剛中同德相應以

九四之剛爲之擠遂致上下困隔其象如人之通氣者鼻也九四居二之上是劓二之鼻矣上之氣不通矣人之相接者足也九四居五之下是刖五之足矣下之體不接矣強臣上蔽主聰下塞賢路如此則五雖服赤紱之榮而上下无與政治不通是困于赤紱也夫道同德合本相說者也乃以困于四而相隔不說孰甚焉然道同者物不能違明良會合自得相遇必徐合而後有說也惟利于用祭祀之道竭誠以動之俟其自至而已矣此大人處困之道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二同德志在于相與劓刖則不能以相與是其志未得也
困與說相反二五有中直之德道同理正故能說也利用祭祀者誠則神格而福履綏之况于人乎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與三應六三柔牽而附之故困于葛藟上又乘五五巽木而風高故又困于臲卼動悔動輒有悔无往不困也能內自訟而曰動悔必能有所悔悟斷葛藟而不牽辭臲卼而不居變陰柔之習而從陽以行則不止无凶而且獲吉矣合而觀之初困株木二困酒食三困于石四困金車五困赤紱上困

葛藟各因爻才而言初與三自困者也二與五亨困者也四以離陰暗而有終上以從陽明而征吉困與不困雖曰天命寧不以人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者不能行也能行不困矣故困于葛藟者爲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卦象三陰爲井體三陽爲井泉故巽坎名井井之爲體以水在地中無處不到如天下所在之城邑彼君此長幅員有改而井則共此地脉之相通邑雖改而井之源流未改也是以體大用宏取之莫禁而在井无所喪用之不窮而于人不見得一井此往來井井此往來皆不改其有常之源也但井能澤物而汲之者器政能養民而行之者人繘者入井之具政所以行瓶者上水之物輔政之人也繘以貫瓶瓶以上水有心圖治而予聖自雄不求其法汔至而未繘也甚至顛倒枉直雜用賢奸自壞其法則羸瓶之凶而已爾孟子所謂有人

心仁聞必行仁政遵先王之法者意本諸此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居坎下於義爲入入乎水中而水得以上出井之所以爲井也其爲用則取地中之泉以滋益萬物不竭不匱養而不窮者也其所以養而不窮有常而不改者以坎之一剛居中乃天一眞精爲泉之源性之德時出而不竭也是井本有功爲福于民惟在人知所以汲取之路耳設使人幾至其處亦不知操繘以從與未至于井等爾水亦不能爲功于人也又

或知所以用繘之道而以羸敗之瓶使下漏而不得上出焉自取其凶矣蓋徒善不足為政可為汔至者歎為政在于得人更可為羸瓶者傷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性雖下而津液上行達于木杪古人法此以鑿地取泉濟給生民故為井君子觀象用心于民勞之不已從而勸之勸之不已又從而相之勞者力作之也勸者勞之來之也相者匡直輔翼也民有室家之養因天時地利取之而不禁矣民有五性之德即地脉井泉流行而不息矣故勞民則生養有

資勸相則民德可新往來用之井井不窮此君子之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自下而上初六則井之底也故為井泥之象泥不可汲无清泉以資飲食也又為舊井之象舊不可汲并无餘瀝以飲禽鳥也初六柔晴為人之氣質卑汚與膠執成見者俱無用于世耳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故德不足以潤物論語所謂鄙夫是也時舍則道非可以救時莊周所謂芻狗是也此夫子示人兩占之象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此爻即彖中羸其瓶之義井之制下大而上小九二居井底之上空洞之處如山谷之虚而有泉者也使其滃然仰出則其濟人利物寧有既耶乃以上无應與僅下比于初六之陰雖有清泉不過注射于井底之鮒而已矣（鮒小魚也初六巽陰為魚）此其間縱有汲取之者又如甕之敝而下漏焉下漏不能上出所汲幾何尚望其養人不窮耶此為抱一偏之才德而不獲盛時之造就而汲引之僅堪以小就自喜也有如是矣（如荀揚申韓之學无濟于世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虚而有泉失所應與故功不上行止于射鮒而已安有當于見龍之普施也知井谷之象而甕漏之象不必釋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

此爻即汔至亦未繘井義九三陽剛得正居井谷之上无井泥之汚是泉之澄泓清潔也其象為井渫渫不停汚也但井道貴上三猶在上體之下汲之者至五而止是水雖潔而繘瓶之取不至也不至人何由而食之以是為心之惻怛也可用汲二句惻怛祈禱之辭若曰是泉也可用繘以汲也惜不

遇王之明者耳使有明王用繘以汲之則其泉上出養而不窮君民並受其福矣惜乎其不遇何哉此顏曾冉閔之經濟不遇禹稷之時者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泉在己食不食在人所爲惻者行道之人代爲惻也惻其有可汲之資而繘之不至也求王明者賢人斯世之所賴者井爲天下之所需爲之求之將以共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三陰皆井體四居其中井之身也六四柔順得正然陰體不泉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則井甃而占則无咎甃

之以潴畜九五之寒泉也占者能修臣職因君以成井養之功而亦可以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者在來除治之象五泉之冽四修之力也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此爻井養之主所謂不畋井養而不窮者也九五陽剛中正水清味美而性寒當井口之下兌口之上是人之所共食者也夫三之渫四之甃五則井冽不澄自清也初泥不食三渫不食五則泉食王明用汲矣性功治道于此可會其全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爻言九五之泉足爲人食尚未及人之取食也至上爻終五之義始言之故爻不著其占而贊祗推其德言五居中得正足以爲人所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井口也井體至此而收幕井蓋也不汲則掩之今以陰居上兩開而不掩故云勿幕則任人取之不禁矣夫上非有水也上之水皆五冽寒之泉也惟五有冽寒之泉淵淵而莫測爲習坎之有孚故可以養欲給求而无有竭時也井道至此

天下受福是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者五爻也在上與汔至之義相應五雖有冽寒之泉有上六之勿幕五固施于人而不靳人亦取于五而不窮井之大功乃成也此元吉所以在上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卦離火兌金六爻位象風爐金在爐而火以離風以巽金從而革又四界上下之交改易之際故曰革乾九四曰乾道

乃革是也故他卦二五中正多以爲卦主而此則以三四兩爻乾陽剛健爲主以革非一人一事之小變必健而又健以權變處中而後可故三四爲卦主也三四二爻主更姓改物之大變故六爻自初至終止以改命一事言初則致其慎重二言定策三言决計四乃正言革命五方革而制作一新上既革而臣民丕變此夫子所以嘆革之時爲大也已日乃孚者以革則去故而更新故取庚辛之義而庚辛必先以戊己十干戊己居中而已又在中之後猶六爻三四居中而四又在中之後其言已者以配四也三四皆云有孚而改命在四

蓋三雖有孚于己至己日當革而驗人心之信從也且三五互乾具剛健之德大亨而利于正故可以濟時應變然後能變革天下之事而震駭人心之悔可亡也不然可輕言革哉

己作十干之名說本朱漢上來知德于卦義甚協今從之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卦之名革上兌水也下離火也坎離相濟陰陽之正交也兌離皆陰水火不相濟非水滅火即火涸水是相息也相息則水火之性革矣睽革皆二女同居中上少下序則不紊但志不同行而爲睽少上中下序則已紊是志不相得而爲革不相得則上下之志亦革矣故曰革也已日乃孚者蓋言非常之舉黎民所懼至已日當革之時孚在革先而人始信之也蓋日也者可革之遭也德也者能革之具也時苟當革而德不足以革之能免不當之悔乎今觀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以此通事理順人情則事合乎機宜而大亨道通乎古今而正且固所革之至當者其悔乃亡也夫至當之革亦天地自有之理耳使天地非有此春夏秋冬之代禪而四時不能成

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除暴救民非能強也亦不過順乎天應乎人而已時至而事起天地聖人皆不能有所遷就于其間而不可以知革之時之大乎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火在天爲日所以變革寒暑轉移氣候者也今在澤中則暑革而爲寒陽革而爲陰時序推遷爲革之象君子觀之知五德之運當王者貴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于是治爲歷以明之紀日月星辰所歷之度以明作訛成易之時積久歲差時漸不明亦必更革以求合此君子法革之大者也蓋離兌夏秋

之交正乾道乃革之際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陽剛得正有能革之才但初在事始非窮則變之時也上有六二柔順中正近與之比惟當以无過不及和順從容之道以自固其不變之志其象如用黃牛之革然蓋黃牛之革未變初九當鞏固用此无文之質不可自炫其才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黃牛謂六二初依二以爲中未可先時自用必至巳日方可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爻尚未至于巳位其言巳日者立乎今日以逆計其後也六二柔順中正不偏于急躁不過于激烈而上應九五則又操能革之權故須爲遲迴審顧之計其必巳日乃革之而後往則有更化之吉而无紛擾之咎蓋未至于不得已斷不可行革之事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未至巳日而行革之事固不能有嘉至于巳日當革而不行亦未有嘉也不有嘉則有咎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陽剛得正亦能革者也但以重剛居離火之上前有澤水進有息火之憂其征必凶若守正不進則有逼處之勢雖貞亦厲當革之時最爲難處然于初言時之不可以有爲未就也于二言行之可以有嘉雖就亦仍未就也今至于三革之言合矣謀之再三而皆合在已之審幾觀理爲已至矣以此議革之謀求其有孚于衆心而可耳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不可輕舉亦不可狐疑若至于三是其理已審其幾已決

又當裁之以斷也孟津之會觀兵者三豈易動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爻卽所謂巳日乃孚革當悔亡也九四以陽居陰宜有悔者然當上下改革之際以爻位論在中位之後以十干論亦在中位之後所謂巳日也革而當其悔亡矣初之鞏用者用此二之乃革者革此三之三就者亦就此今已有孚于天心而足乎人望改命之吉尚何疑哉二四互巽爲命離火成功兌金已革故改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乃人所疑何以云吉以天下信其志信其革而當也夫革而謀謂之言已革而改謂之命故此不言革而直曰改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自改命之後已新民新命而爲大人矣大人之變猶武王武成以後制禮作樂舉天下而更新之也爲擬其象兌爲虎乾亦爲虎文明燦然有如虎變蘭氏所謂飛龍如堯舜之揖讓虎變如湯武之征誅是也然是變也豈待于占變之日而始信之哉未占之先其德之足以王天下者已有孚矣雖曰已日乃孚仍未至已日而先有孚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革命大人有虎之象乘乾嚮離其文炳也虎之斑文大而疎朗革道已成事理簡明如虎文炳然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爻言革道既終繼體象賢之君如成康繼作禮樂明備若豹文之蔚縟也小人革面以被王者之化言如周之頑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如禽獸之有靈性而近于人者猩猩猿猴之類皆革其面而民風无不丕變也此必世而後仁者也但天下事未革患其不能革既革患其不能守苟革而不守以

貞則所變者隨復變矣人心疑懼反以取凶故戒以居貞也卦以革名尚變也初鞏而上居貞始終不變也以其變者趨時以其不變者守道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蔚然蔥鬱者豹文也與文炳不同炳則昭明有融矣小民順從君令改其舊習皆革之極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六爻之位有鼎之體上下二卦具鼎之用故名鼎上古飲血茹毛民生不遂聖人教以火食而鼎之用廣矣以此調爕不違烹鮮有道吉莫大焉離火上炎巽木生之生生不息亨莫大焉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舉鼎在耳行鼎在鉉卦象即鼎象也程傳

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

以巽木離火而致亨飪鼎之用也而其用之大則聖王事天南郊亨犢享帝尚質澤宮大亨以養賢孰非此哉以卦才言之

人之聰明生于心火也火之光明盛于氣風也木也內巽外離火生于木風揚乎火耳目更極其聰明柔質本下得上行而履尊文明得位矣六五柔中應二之剛剛柔不偏矣明目達聰有凝鼎之德居尊處中有主鼎之位剛中順應有調鼎之輔備此三者理何不通行何不達是以元亨吉可知也上三亨字俱作烹煮也飪熟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彖爻取象烹飪之器故以木巽火著用鼎之功夫子取象宗廟之器故木上有火言鼎中之象夫三代時九鼎為傳國之

守藏制作形模法象維嚴君子取其形端而體重於是以正其所居之天位垂旒黈纊必內外表裏無一不出于端正以凝其所受之天命用人行政必謹小慎微無一不由於鎮重斯主器得人而保世滋大矣此君子之法鼎也九鼎震于周廟烈王廿三年實兆秦遷周鼎之禍天寶五年中夜鼎躍耳及足皆拆已徵明皇幸蜀之變可以驗正位凝命之旨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以陰居下在鼎為趾上應九四剛柔顛倒矣但其為鼎居初無實巽臭又有舊否因其顛而出之其于致潔取新之義有甚利者得妾以子此又就顛趾出否取義妾之居下此必不可顛者也然或因妾而後得子亦出否也利在得子故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居下以承鼎顛豈不悖但初无實而有否出之以從珍羞之貴故未悖也以妾之賤而因之得子者由此而推之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剛中有實上應六五在人為才德足以濟世在物為膏腴足以養賢世所共寶矣但與初比陰陽對待相為仇匹故能遠之不即則吉使其相從而染指則疾也二居中應中不至失

正彼不正者豈能近之乎後世如蔡邕辱于董卓揚雄屈于新莽柳宗元陷于王叔文皆犯此義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之鼎當自愛惜而不可輕于一擲也苟能慎于始自无尤于終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剛居鼎腹之中亦鼎之實也使上有正應則以鉉貫耳而行三之實人得食之矣柰上為九而不應五之鼎耳又比四應二不取于三故耳革謂變易其常也耳革故行塞而不進雉

上承離象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爲人食也其悔多矣然居剛得正久之陰陽和而雨降則耳革行塞之悔皆失始雖不利而終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在五三居無應之地故失其義而耳革也此如老莊荀楊貢出世之英賢而所學失中不能有用于世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他卦九四下應初六多吉獨鼎不然蓋鼎宜正不宜顛顛則其實傾矣初未有實故應四爲顛趾四已有實故應初爲折

足鼎而折足則鼎之所受爲公之餗者盡覆矣其鼎之形體有不并爲之沾渥乎蓋由四之任太重而初之受其任者不勝也大臣任用非人而至于敗乃公事者何以異此所以凶也餗美糝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居調鼎之任其出身而仕固將量而後入也今至于顛覆而敗乃公事其于平日之自信者爲何如而人之所以信而任之者又何如也怪嘆之辭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爻所謂柔進上行得中應剛者也應二爲實五當鼎耳之位以柔履中其象黃是耳也所賴以舉鼎者也然无鉉以貫之亦不能自行今黃耳以虛中受剛直之鉉猶人主虛中以用正直之士也如此則明目達聰膏澤遍于天下雉膏普食矣繫以利貞欲固守其道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非受實之地而能以己之中應二之中使二之實得以有用者五也則二之實卽五之實矣黃耳所重以中爲受實之本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九鉉象貫五之耳者也以其剛直故象金以剛居柔又近比於五是能温潤而澤故象玉也人君用人不嫌于剛直故五尚金人臣事君必濟之以温和故上尚玉也居成功之道適剛柔之宜鼎耳不革而鼎實上行可以享上帝故大吉可以養聖賢而及萬民故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爲用水以汲而出井食以亨而出鼎也程傳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其用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此爻與井相似井元吉應在五必至上爻乃見故贊以在上明之此爻大吉亦屬五上爻乃見故亦以在上示之言玉鉉應在五而今在上者蓋剛柔兼備玉之德也上九以剛居柔又下得六五之柔剛柔有節如玉之質剛而德柔也邱氏曰初爲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爲腹故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爲耳曰黃耳上爲鉉故曰玉鉉金鼎之象也然初曰趾四曰足者以四應初四之足卽初也上曰鉉五亦曰鉉者五附乎上五之鉉卽上也五曰耳三亦曰耳者以三无應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二體各具一陽在天道爲來復之機在人心爲乍啟之念震動之象故名爲震天道動而發生人心動而作事皆有致亨之理故亨何以見之人當淵然至靜之中或私欲錮蔽之後忽然一念發萌便爲震來人能因此一念虩虩然戒愼恐懼務求合于天理人心之至當自然俯仰不愧而外來之吉凶禍福不爲所搖惑而動色故笑言之間啞啞而和適也匕鬯祭器也卽下文宗廟社稷之謂言能于无事時常懷兢惕如此則精神凝定足以應變雖有大難猝臨如雷之驚聞百里而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匕鬯也此震之所以亨也五代史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倉皇東出不知所歸此唐昭宗之事可爲此作反照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亨者言震來虩虩常以恐懼居心而不知卽所以致福之本也笑言啞啞乃恐懼之後裁處自有定法故談笑可定卽所謂福也驚遠懼邇卽雷震以狀宗社之大變也主器者以碩德重望而出其持重之守自可以保有宗社而長爲祭主

皆恐致福而見震之所以亨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襲也連聲而至故曰洊雷猶坎之水洊至也人心非動无震雷聲洊至益有所動爲震之象君子之身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修省焉洊其在中矣蓋遏人欲于將至存天理之本然此君子之心之洊雷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卦之所以成震者在初四兩爻而兩爻又以初爻爲主蓋初爲動之始而四則動之繼也人心之動惟初念爲最眞亦惟

初念爲難制初九陽剛得正故當其來也虩虩然恐懼修省是能不忝以妄念矣然人心每初動于義理而繼惑於禍福遂至笑言之間亦失其常而震來者懼以事前之心而不懼以事後之報也此眞能處震者卦曰震亨何弗吉乎、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爲震之主爻故爻與彖不易一辭而象贊與彖贊亦不易一辭後有則者言敬謹後自然之天則非一時之心有警畏而又貌爲放逸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初剛震動二柔乘之此震來所以厲也人當事變猝臨震撼危疑之中每至喪其分位之所守如爻中初四互離二以柔才處中平日所寶有中順之德每以震來之厲而億其將喪貝者海中介虫背隆如龜腹下兩開鱗次相向形如魚齒卦中互離二三兩陰如齒故爲貝非貨材之貝也厲者心之動也動則變柔爲剛貝形不見故喪也然二本中正貝雖處喪而九陵以上之六五以同德相躋守其中而正自不失也是所喪者并无事震馬以相逐雖始不能禦其來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七日得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也然此與不喪七鬯者則異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中正本无可危以乘初九之剛初動而二亦因之而動則有不正之憂此所以危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卦以人心之動立義故諸爻皆貴動三不正在下卦之上内雷將終又遇艮止其勢散緩故爲蘇蘇是事變將息而人心之震亦與俱息也夫息而无備後必有眚故必事變之震雖止吾心之震常行戒愼恐懼无時不然所謂恐致福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正與虩虩相反也六三當重震之間正當奮厲而以陰不中正處之至于蘇蘇緩散故曰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項氏曰初九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得震之本象故吉九四一陽動乎四陰之中變震互坎震而遂陷于泥也折中案曰卦爻之震雖以人心爲主然震之本象則雷也凡雷乘陽氣而動然所乘之氣不同故邵子云水雷元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達者陷于陰氣也故此爻有震遂泥之象遂者入而不出之意其在人爲困心横慮志不自由之象亦爲陷溺既深欲奮而不克自超也不言占者蒙六三之文

震行无眚則泥止有眚可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重陰之間爲溝瀆爲隱伏九四陷于泥淖而不能出猶心溺于人欲而不能振其暗甚矣故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以陰居陽動而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其厲與六二同然二臣位所喪者貝而已五君位不可喪者宗社故億度之多方必无喪所有事所謂不喪匕鬯者也五惟得中所以恐懼修省如此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以其在中故无喪當震之時尤以中德爲難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陰處震極无才應變當震來而志氣索索然消阻氣索則目亦爲之動矍矍然瞻視爲之徬徨其心先亂故動必凶也夫索矍固與虩虩啞啞者相反然亦用之有道耳若能先事而防當震未及身而于其鄰之時卽爲戒備亦寡過遠咎之道也故凡謹小愼微者雖婚媾有言亦不能瀆然而无動于中矣何待震來而倉皇失措哉言鄰者有治亂相鄰之義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人惟中无存主未得應變之道故索索苟所畏于鄰之疏遠而見所戒從婚媾之親近而傷則又于凶中得无咎之義故雖凶无咎也矍矍婚媾不言者俱包于上文之內此經典之文也卦中共二十一震字惟震驚百里洊雷震二震字以雷言震行无眚以人之奮興言其餘俱以人心之動言（天下之亂莫切于鄰秦攻韓魏而六國不救晉伐虢而虞假道皆禍至而不知懼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之象安重堅實其義爲止卦體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旣至于上則止矣陰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此卦重艮相承取象于人則爲背蓋人身無處不動惟背不動故艮之道當艮其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者不見其身也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庭除之間至近在背則雖近不見凡人之愛惡攻取无從而見之不交于物也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是而乃

得所止之道于止爲无咎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一陽爲主于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時止則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動而不失時行之止靜而不失時止之止乃止道之光明也易中遇艮多曰光明云 朱子 人煩擾則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是也止其所者謂止之而止能得其所也止之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

理卦體如兩山背峙兩人背立以均敵爲相應不以交感爲相與不相與則相背爲艮其背有各安其止之義是以內焉止其所而不獲其身外焉不相與而不見其人得以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勢相連爲兼前山之外後又一山是兼山也山之形勢不齊而各止于其所故爲艮君子觀象知人心之思有萬變而以位爲止之所位者人所立也雖非拘淺近以言思執方寸以言位隨其分之所至而思通之總不出于性分之外亦如山之靜而不遷焉 程子曰 事之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不及皆出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與咸皆以人身取象初以陰偶而居最下故均象足趾足跟取其向後也初六當趾位而居艮體故象艮其趾夫趾動物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當止者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于始猶懼不能止于終况不能止于始者乎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六陰柔不正能止故未失也脚跟不正全體皆差故云然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柔順中正居趾之上其體兩髀腓之象夫于腓易動二能以中正自守置之波蕩之地而不動者矣但二與三相屬三止而二乃止是三者二之所隨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夫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爲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案此爻隨字與咸三同人心屬陽體屬陰咸卦三陽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四爲心此卦九三

一陽居中故三爲心位人心之動則體隨之故咸三艮二皆曰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所以二之不拯之而爲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夤夾脊骨正與心對列峙也艮爲門門有限以隔內外猶人有膂以分上下故謂之限九三重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峙其脊骨言止于下之堅也止道失宜處世乖戾其危甚矣夫心之體寂然不動非可徇

物心之用感而遂通如之何而可絕物也三之固止一隅而不能進退是絕物矣惟見其不安之勢薰爍于中而已豈復有安裕之理哉此惡動以爲靜而反至動心者蓋心與物本相屬時行時止則事應于心故艮背者動而止也所以行其庭而與物酬酢也有意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此佛老之寂滅者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心猶火也可揚而不可過揚之則明過之則薰矣薰則堙鬱昏塞无光明通泰之象也三介上下之限限下連二陰疑止上連二陰疑行不能與時行止而艮其限故危厲至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咸五居心上故咸其脢者背也此爻亦居心上則背之象矣然艮其背爲卦義非中正之德不足以當四雖值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蓋艮其背則不獲其身不獲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忘也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卽卦之艮其背者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言能靜止其身不爲躁動也躬亦身也與夫正本清源自然

而止者畧異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身以上爲頸居頸之左右可見者爲輔六五當其處故其象如此夫五尊位主天下之止者也柔弱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只以輔義言之蓋中而不正則輔之發而爲言者未必能有序而當理惟艮于輔則言不妄出能默故能言必中節有次序也由言以推行爲之難則言自訒不正之悔可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位本不正而所善者中也本之中德則樞機之發自審

見艮輔亦非易能也

上九敦艮吉

剛實居上而爻成艮之主居艮之極故不過而爲敦人之止難于久終上九能篤實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爻蓋總言全體艮止之道而不以人身取象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終言養之厚也人心患養之不厚不患發之不光水蓄而愈盛火宿則彌壯厚其終則萬事由此始故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項安世曰上九與三皆成卦之主但九三當

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胡炳文曰敦臨敦艮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吉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有序而不驟之意卦德止于下而巽于上是未進也自止而不苟方進則巽順而不急故名漸凡事皆漸而莫大乎女之從夫禮有不備卽失于歸之義占者誠能以漸而進如女之歸其出不苟可以有爲而吉矣然天下有漸而未必正卦體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卽初上二爻陽上陰下未離于正故進必以正自守毋曲學阿世枉道從人乃爲利焉曰女歸者此卦與歸妹相覆也

彖曰漸之本義以之字爲衍文**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與晉彖皆言進而漸之云進非如晉之卽進也乃言人之進必以漸當如女之于歸始吉也云利貞者此卦三陰三陽上下所進各得其位是君子以漸進得位旣爲建功之藉而

且進不失正則直已可以直人而成正邦之功皆貞所以利也故以卦德言九五以陽剛居尊位而建大中是主天下之進而使无不出于正者粹然无偏且艮止巽順自化躁進之失蓋人之進也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劉氏槩曰物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惟漸爲然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高漸之象也君子觀象知已之德未賢于人不足以化俗于是存諸心者務廣以居之克己復禮懲忿窒欲其德日進而不自知至于施諸人者務本其

所居者以及之型端表正優游漸漬使風移俗易而不覺然後見風山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鴈之行止有序得漸之道故六爻皆取以爲象初六當漸之始居艮山之足坎水之濱河之干也鴻漸于此不失其所矣然初居至下也六才之弱也上无應援而在坎險之側危厲不安人之涉世而年少才弱者似之艮少男爲小子比應皆偶口開故有言疎賤孤臣憂讒畏譏也然在下所以有進用柔所以不躁无應所以能漸亦何咎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者蓋惟小子故厲非于漸之義有咎也

六二鴻漸于盤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之剛正德以位稱其遇隆矣彼江河之渚有所謂平石之磐者自干而漸進于此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退食委蛇衎衎自得也吉可知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德詔稱不爲素飽矣豈竊位素餐貪而畏人者能有是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在艮之陽有陸之象過剛而無應鴻漸于此水禽于陸非其所安也故三居二陰之上有夫象互坎中爻有婦孕之象爻動而變則陽死成坤離絕夫位是行而不復也既變坤則並坎之中滿亦不見是婦孕而不育也此爻居止之極而不止所行困窮如此不亦凶乎在漸進之義无適而可獨順以相保爲守禦之計則匪僻難入猶有利焉若仕進而失漸義豈所宜哉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羣醜謂初二兩陰也三與之羣是爲夫也有夫而婦得成孕今鴻則漸進艮至於三而九動矣動故離羣也鴻羣而後可育離羣又安能育哉失其道者一進一止相背而失也鴻止則相保有禦寇之義今三陰爲順以乾之陽保坤之順則可以爲守禦之計也至漸進之道豈有合哉（上四句于征字見其凶下二句于保字見其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得位得正離止體而入巽體巽爲木有鴻漸于木之象水鳥不利于陸况于木乎然巽體而互離故明理而審勢如

鴻漸于木而或得平柯則亦可以安也四乘九三之剛是大臣進居上位不見信于左右而不得所安也然巽順以處自有致安之道故其象如此何咎焉王氏曰鴻爪不能握木平處可以自立擿平柯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有漸義順以漸而巽以入此所以得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陽剛中正居艮之上故爲陵此尤非鴻之得所止也而互且漸之是雖有正應之婦其如歷三歲之久不能會而成孕何離數三婦在互離之外故不孕若此者特以時當以漸

不驟相遇而成治功耳若至于終則二五之應如夫婦之合而成孕正邦之化自成矣于此而克勝者于彼當莫之勝也剛柔正應何弗吉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臣望君以行道猶婦之望夫以成孕其素願也暫或乖離終莫之勝則其願得矣所以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孔氏曰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處上極進處高潔居无位之地不累于位則其羽用爲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程子羽鴻所用以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折中六爻皆有女歸之義上九无所取反以无應爲宜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羽儀猶世所稱鴈陣也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國而志不在溫飽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志卓然不可亂使志可亂又安可用爲儀哉君子之道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莫不有序而不可亂故上九雖窮高而不失爲吉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卦與漸相覆漸卦巽女在外此卦兌女在內女子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在外則言女歸在內則言歸妹妹者對漸長女而言見此之所歸者乃彼卦之妹也因卦與漸反對皆三四相交而成但漸之吉中四爻皆得位此之凶中四爻皆失位漸之三五以剛乘柔則利此之三五以柔乘剛則无攸利皆因爻位之當否以爲卦辭之反正非以歸妹爲凶爲不利也觀象贊可知象于臨井言凶否剝不利此則兼之何也蓋說以動情流而性不能閑其害未有若此之甚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他卦皆先釋卦名而後釋卦辭此獨變文者聖人因卦辭之征凶无攸利恐人悞視歸妹為不善故先明其所關為至重也震東兌西天地生成之義長男少女陰陽相從之義乃天地之大義也設使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能發生男女不合人道无由終始歸妹者女道之終婦道之始也但以說而動在所歸之妹乃女說男非男下女是卦德之不善也征凶者漸則自二至五進得位而往有功此則剛柔反而位不當也无攸利者漸之三五剛皆乘乎柔之上此之柔皆乘乎剛之上

而卦體又不善也卦與漸皆相反故卦之辭亦相反非歸妹之過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中有雷雷隨乎澤无聲之雷也澤上有雷則澤氣上蒸雷因以動此以陰感陽卽歸妹之象也夫歸妹人之終始也乃以說而動致始則征凶終則无攸利于是以處天下之事无內外大小皆不得不遠慮其終而知所以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居下无應位列下僚不得君之倚任故為娣象雖有陽剛之德而藏有所限處說居下有順義僅能承助正室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跛亦足之偏者不能及遠也如是而緣分以自盡則亦有裨于治道故征吉（禮諸侯一娶九女在上為嫡在下皆為娣兌為妾娣之象）（震為足兌又為毀折跛之象）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娣而亦能有為以陽剛有恒久之德也足毀為跛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以其能相承助也能佐小君亦娣之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應五但所應非正又兌毀故眇也懷才而遭時位之不偶者他何所利惟利于幽人之貞而已能守其貞而无自媒自炫之行亦不失女德之賢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守常不變得自全之道其不能成佐理之功者亦遇人不淑而已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不中正為說之主是德不足以待用而惟務于媚人將見取賤于明主而終莫之用其與女之不得其正而反歸以

娣者何以異哉須亟也如相需之殷也

折中 下卦无應有娣之象從在上之同類而歸也上卦无應并无娣象故在四爲愆期在上爲虛筐

彖曰歸娣以須未當也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今歸妹以須以說而動大失乎女歸之貞皆由位之未當也反而居娣則可以不論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剛德可仕矣居上體時可仕矣而无正應不遇其時故寧過其仕進之期而弗恤是歸妹愆期也豈故遲哉蓋欲待時

而往如女子緩賦摽梅之句也

彖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說四動宜乎三須而四亦須乃至于愆期者四之志蓋欲待可以行而後行之丈夫之志由己而不由人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此卦由三四相交以六三爲成卦之主而此爻又得歸妹之正也外卦坤體納乙變震而帝出焉爲帝乙歸妹夫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與六三无以異宜不言吉也況以衣袂之相牽而進者論之初爲娣三則反歸爲娣俱從在上之同類而歸是其袂良也五以居尊爲王姬之下嫁求于夫家而自歸殆不如娣之袂良也然居柔中下應剛中中順不過正有合于坤貞之德象如月之幾望然蓋盈則敵陽幾望則不敢自滿抑然善下終得于歸之吉袂之不良奚患焉

彖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不言其君見其君者卽帝乙歸妹也女不待夫家之求而自歸在他人則越禮犯義而凶在天子則降尊屈貴而吉故雖不如其娣之袂良以其居位在中以上之貴而行于下于歸妹五爻適合此象而非所病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陰闇則非賢正之女居卦終則婚期已過无應則莫之聘娶者矣筐筐者女所用爲嫁資也刲羊者男婚用以荐祭也承筐无實非筐之无實也女未承之而不成嫁也刲羊无血非羊之无血也士未刲之而不成娶也空虛外飾志无實用不足見知于世也而何利哉

卦象兌女震男兌爲羊震爲筐三五互坎爲血二四互離爲乾卦无血之象

彖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陰虛不實空筐之象專取虛筐者主歸妹言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內離外震以明而動有大之象明威並行盛治日新故豐豐則幽暗光鬱窒解故亨豐大之時百嘉所聚由王心之明致之假至也王者至此極盛可喜而盛極而衰又有隱憂焉但不必憂也致豐之本卽保豐之道所以致者離明主之而震動持之宜常如日之方中顧諟緝熙而不昏自持盈保泰而不亂矣離爲王又爲日二得中故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

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震德主動離德主明非有大義然明則有見大之識而本明以動又有圖大之才有盛德斯有大業故豐也王者至此志意廣大自爾狹小向日之制度而所尚者大矣所尚既大未免驕侈潛生而盛滿之中可憂伏焉然豈徒憂哉故卦辭又曰勿憂宜日中者言能常明不昏則能常中不昃而獨照天下也然日中又難言矣何也天下之理極盛難繼震離之中卽有坎兌春夏之內已寓秋冬日无中而不昃月无盈而不食天地氣機之有盈虛且與時爲消息時息必盈時消必虛此天地之所不能外也況人事因天地起者鬼神與天地運者乎此欲保其豐宜虛懷謹禀以持其日之中而未可徒尚大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陰陽相薄其聲爲雷其光爲電故離爲日不曰日而曰電雷與電相須也聲光並至爲豐之象君子觀此法離之明以折獄必得虛實之情因而法震之威以致刑以權輕重之中則民不枉而姦不作豐可常保矣致刑者致之于人也噬嗑明

在上故明罰勑法王者之事也此明在下故折獄致刑君子之用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自下並上曰配四震主也初九以明之初應動之初故謂四爲配主旬者十日數之滿也居卦之初時猶未遇而上有同德之應相資以相成雖遇盈滿之時可以无咎況未盈乎故往則明作有功此尚進之明可以進于中者也○凡卦必陰陽相從爲應均敵則不從唯豐之初四明動相資而成用始能成豐若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彖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旬數之極猶日之中也言无咎者以初未至中猶可進也唯于盈滿之時而少過焉則日中而昃傾覆至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柔順中正居離之中爲日中至明也以四剛在上而互巽爲茅則所豐者豐其蔀已耳二在下仰視于上震有斗象是離日之方中而所見者見乎星之斗不啻日有食之而大星著見也蓋二應于五而四隔之五又以柔暗不能下求故盛明之日中而見斗猶豐大之時遇暗君而喪其明也五既

不能求而欲二有行則反見疑而以爲疾矣然五虛中有孚象二積誠以感發志意厥孚交如則疑疾有瘳而吉矣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五虛中故有孚二惟積誠以感發其心也程子曰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能動之雖昏蒙可開柔弱可輔也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四居一卦之中故俱言日中三尤近四所蔽尤深自四而上兌爲澤沛本澤中草地而震以萑葦生于其內所謂沛澤多也蔽日如沛不但見斗雖以如沬之小星亦見之明極而暗矣卦初爻爲足三在下卦之上爲肱互兌屬右兌毀折故折右肱他卦陰陽相應爲善獨豐不然故三上雖有應而上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九三雖以剛明之才爲之股肱而不免于毀折焉然守其剛正以事上反已无怍而衆无尤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而有右肱之折故終不可用也不可用則惟用靜而不可用作也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陽居陰位下蔽離日二三之光俱消故二三之象與此爻之象无以異乃二曰蔀三曰沛二曰斗三曰沬何也蓋二爲四蔽互巽爲茅故曰蔀四剛故曰斗三爲四蔽互兌爲澤故曰沛六柔故曰沬因畫異象而其實一也然二四互巽所謂豐者爲豐草之蔥蘢令人俾晝以作夜而自初應之則蔀象全滅實爲離明之世四以遇之等夷之主也以剛應剛爲明以動吉何如之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而就下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吳氏澄曰豐蔀見斗六二爻象已備象贊不釋而獨九四致詳者二象由四而成四爲蔀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九四也位不當故成茅草之豐以致幽不明而晝爲夜之象凡人德業由不明故不行四與初遇疑障盡消道以明而行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章明也離之三位皆明者也初二皆往自五視之則來也六五爲豐之本豐大之慶六五主之保豐之吉亦惟六五來之柔尊虛中有以來天下之明則合天下之明以爲明斯上有明良喜起之慶而下有惇大成裕之譽矣所謂王假之者假

此宜日中者宜以此也[illegible]大焉胡氏曰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蓋宜日中无蔽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言六五尊居中位以中處豐則无蔀沛之蔽而宜日中之吉固六五之所自有也況又以來章之慶乎不言譽者譽因于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宜日中上已終矣宜謙受上則亢矣侈大虛張豐其屋之象也柔暗躁動无照臨之明无日新之德則巽之茅坎之叢棘與震之萑葦俱充塞其家焉以蔀豐之家而人跡能至乎是其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蓋在无位之地非能蔽人自蔽而已故豐屋而適以蔀家欲以自高自絕而已故闚戶而闃其无人其日已昃其盈已虧居三歲而星與戶亦不覿矣凶之至也離爲目故曰闚曰覿九三應上歷三位而至故曰三歲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謂窮大失居訑訑自足之象也自藏言障蔽之深屋愈豐而自障愈濶也蘇軾曰初九六二九三皆有離明之德九

四六五上六則豐而闇者也離火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于震初九適四爲配可見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上卦象旅人下卦象旅舍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又麗乎外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陽大陰小二五陰中是用小也旅人寡親故不可以自大斂其心卑其身自防密而待人周故亨也旅无定在道无不在所爲皆正事所處皆正地所依皆正人則可以安其身並可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上艮下離抱其文明以來于內故爲賁上離下艮携其文明以出于外故爲旅旅小亨者人之爲旅不宜于剛而亦未嘗無用剛之道今觀卦才六上居五柔得在外之中而能順上下之剛是旅困之時隨事合宜而又方嚴不露得旅之道也安有處之而不通者乎至處旅之地以艮止而附麗乎離明內得所止而外之明照不昏是皆二柔之亨爲處旅之正而吉也夫旅亦事之小者耳然男子志在四方身之否泰道之通塞係焉旅之時其義不誠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如旅人過于旅舍而不留也故爲旅君子觀象知獄者人之所寄旅之至慘也豈可淹延而不決于是法離之明以察其情法艮之止以慎其法明慎既盡決斷隨之其獄之不留亦如旅之次卽之者暫過之者遷矣賁上止下明故无敢折獄此上明下止故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陰小也重陰在下又小過于小矣瑣瑣之象當旅之時所謀淺近所爲鄙猥則自輕而人輕之自侮而人侮之又艮止不遷若以斯所爲其所久淹濡滯令人生厭災害之來得非在已有以取之乎此卦六爻不取應與以无應而在逆旅之中也若有應則得位行道而非旅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窮卽接瑣瑣而釋斯其所三字也瑣瑣已无志矣柔居失位而以爲得所志窮可知○火行山上不處之象居其所而不遷故犯離火之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艮爲門闕是次也二在中卽之也互巽近利資也艮少男故爲童初承二其僕也柔而能止童僕之得也有安身之宅有資用之財有幹事之僕三者皆得旅道全矣曰貞者童僕之根本也童僕而不貞不如无也不言吉者程傳　旅寓之際得免于災厲則已善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三者皆人之所賴而獨舉童僕言者以旅爲親寡之地二與初切比得其童僕則卽次懷資皆无所失而終无尤悔可知

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以剛居剛在他卦爲得位在旅而居艮上則止之極而不止近離故次焚无柔爻之相得故喪僕也蓋旅以柔順爲本過剛而不順于上則上不與而焚其次過剛則暴下乃下離心而喪童僕也如此而自恃剛正適滋之厲而已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與下言在旅而以旅人待僕致童僕解體是自失其所以得童僕貞之義也夫焚次堪傷則喪僕不待言矣喪僕自

致則焚次由于自致又不待言矣互文以見義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是旅于可處之地也入離明之初比近九五得其資斧矣斧者剛斷之物人有財物以資身如斧斤可以斷材木也四本大臣之爻今居陰非其正位雖在旅而有棲息之所適館授粲賓非素心之所樂也姚舜牧曰季孟之待孔子所以行國中授室孟子所以去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本剛明有爲之才非朵頤求食之輩也雖居具一日之積行備一夕之衞豈能快其志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卽旅小亨之義爻德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也離爲雉文明之象又爲矢六五有柔順文明之美而上下與之爲離之主以旅取象士大夫載贄出疆一矢亡也信友以得譽獲上以得命是猶一矢射雉而往終獲譽命以歸也爻互兌又互巽兌說爲譽巽爲命故兼有譽命此五不取君位王者无旅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能順承于上而上與之爲上所逮也在上而能得乎下爲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終以譽命謂終當致之若已譽命則非旅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之視九三尤爲剛亢凡物棲高處亢寄諸危地者鳥之巢也故上取其象離火巽木焚象也先笑巢故也後號咷焚也卽次喜而失悲也夫上九在離本牛之順也忽爲鳥而喪失其順德且易以焚巢號咷之凶是果誰爲爲之哉合而言之旅人之况卑則取辱高則見疾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故初

瑣瑣卑以自辱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見疾也二懷資而五譽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處旅之道孰有外于此哉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人處于最上自高者物莫之與乃自焚之義也離爲牛又爲雉鳥也以焚巢之鳥易去其中順之牛而不知蓋高亢之人不知反已故自失其道而不覺也離火有聲故曰聞

☴ 下巽上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陽入于陰也張子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

爲風是也風屬陽亦无微不入故巽爲入亦爲風陽散乎陰陰必順陽故巽德則爲順小亨以有陽爲之主而亨也利有攸往以順陽而言也利見大人則剛健中正而陽氣畢達齊乎巽矣初四兩爻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辭專指二陰從體以推至于用贊則合全卦以推其所以然由用以至體也巽性入能入者莫如風君命之入人亦猶是也故曰巽命此卦重巽故爲重巽以申命九五居中命之位而又有大人之德故能以中正之道命世而得行其志也五剛得行其志而初四皆順五以行矣是以柔道得以亨通事之所往皆利且利見九五之大人而當陽用命凡出身加民之事有不建中表正而志行哉是以小亨三句皆順剛之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之入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順此卦兩巽相重前後相隨而至于物故曰隨風巽君子體之法巽之命以命之又法重巽之命以申之反復叮嚀務期斯民皆曉然于吾意之所在夫

然後見之行事民皆深信而不疑而風行天下君子所爲隨風也申命重巽象行事隨風象郭氏雍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象易于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姤則施命誥四方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以柔居剛上无正應又處于最下而上承重剛是卑巽之過而爲進退不果之象夫巽以柔順剛未可以乾行而坤止也故他卦庸有以卑巽爲貞者而在巽之初則利在有進而无退若武人之正其軍令者用武得正可以矯柔懦之失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爻言其象贊推其心言人必有疑而志不定是以有首鼠之兩端治之以武人之貞信賞必罰而志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巽上奇下偶有牀象九二无應于上退而比初承剛在下故曰牀下欲通于五以行其志不能无假于文辭之煩動作之力如巫者之擊鼓擊缶婆娑其舞也紛若繽紛雜亂之貌史巫以語言爲用借云申命行事之象也二四互兌爲口舌故言史巫初利武人之貞不能果斷也二用史巫紛若能道達

也 來知德曰 史巫卽善于卜禳其吉凶之巫非有二人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疑不吉而二有中德雖紛不至于失中以時之宜然也

九三頻巽吝

三居下巽之盡又臨上巽頻巽之象頻數也頻巽則頻失可知也有言不入志不孚而頻用其巽終于不入矣能无吝乎 唐鶴徵曰 有巽之疑兼巽之躁是爲頻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爻義正同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窮則出而復入凡事皆然故志疑可以治之志窮則以吝終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柔正近承九五有順剛之德并无初六之疑則悔亡也三品卽彖之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蓋順剛而承五是柔道之亨也陰動而陽无不利剛之利有攸往也剛中正而志行六四承之柔之利見大人也此卦五爲卦主故曰巽乎中正四主成卦而柔皆順剛是以小亨三句皆承順剛而言正在此爻也○按三品之說沈氏該以興利除害而行君命

爲三品固屬添說卽舊講引田功之辭一爲乾豆二供賓客三充君庖亦似于卦義无涉存參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者動象巽性伏今動而亨亨而剛利攸往柔利見大人皆動而有功如田者之有獲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剛正居尊所謂重巽以申命者也以在巽體故有悔爻此爻一變則爲蠱蠱則不但有悔而已九五本貞也得正而吉不正之悔亦以亡以此而行利有攸往也故蠱則壞極而

更新終則又有始此則不過修舉廢墜而已不必有初以創始但期无敝以成終也然有終亦豈易言哉如先天之圖巽居庚位卽申位也欲申命行事而有終必先庚三日以申于其前使知吾意之所在又必後庚三日以申于其後使知所在之不可廢反覆叮嚀深入人心而後巳夫然後巽命所申无不行乃可有終而吉也使不于事前事後再三申告而慢令致期豈能有終哉三五互離爲日其數三故曰三日 張清子曰 甲者十干之首明始事也故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无初有終○按初六以柔懦廢事无初也九

五剛中志行有終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爻中皆戒辭象祇明其所以吉之故二三剛之巽巽此正中也初四柔之順順此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巽之極過于巽者也窮于上而巽于下故亦曰牀下居陰而失其陽剛之德无所斷制喪其資斧也雖負剛正之德以處巽地能无凶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資斧既喪无可施用而猶得以剛爲正乎是乃所以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二陽充于一陰之內有說見于外之象喜之敷于色也其象爲澤取其說澤萬物也又坎水塞其下流爲瀦澤之象然不名說何也无言之說也不名澤何也澤以爲說也內外皆說剛內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妄說宜戒故其占如此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折中云 地有水澤春風至則潤升于上人身有血陽氣盛則腴敷于色此兌爲澤爲說之義也卦體二五剛居中三上柔居外是忠信內實雍和外發本此說以利貞所說出于天理之正而无妄說之私上應而順乎天下孚而應乎人皆說之以王道之正也是故說以先民如趨事赴功之類民知勞之所以佚之犯難如講武興師之類民知死之所以生之忘其勞與死矣夫先民犯難說之正也忘勞忘死正之利也而皆以貞得之然則說而能貞其說乃大也民以說而相勸從上其

道頗不大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上下兩澤中互一離離麗也兩澤相麗交滋互益如相麗然故麗澤爲兌君子知朋友之滋益亦兩相麗以此講其所未明而習其所未熟講貫之下共相切磋天下之可說莫過于此夫兌爲口君子所慎惟講習于羣居爲至說而无傷此君子之體兌也

初九和兌吉

七情之用發而中節謂之和以剛居初未涉物染內懷冲和

之體而外著怡說之氣吉何如之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和爲說所謂汎愛于衆而无猜嫌疑忌之思也若商兌則疑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居下卦之中九五居上卦之中相麗者也但兩相敵應而非正疑有悔矣卦體互得中孚二五中實俱有孚象說而出于孚是能以孚誠之積而和說及人也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在心志故說出于中心之誠而非口舌之騰也

六三來兌凶

柔居剛位无因而來之象也失德之人脅肩諂笑豈吉道哉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故爲无因之說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與初九相麗而以剛居柔未得相應又上承九五下比六三當進退无恒之位有所說而莫之適從故曰商兌商則中心未寧與初之行未疑者有間矣然德本剛正能介然不

搖于陰邪之疾而上有九五之中正商度而近承之无失而可喜也人之入聞道義出愛紛華交戰而莫决者務求其理之可安乃勿藥而愈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喜者本卦之象四當上下之際不妄說從上承九五而有及物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二孚兌故居陰之悔可亡若九五中正居尊爲一卦之主則說不足言而孚更有其大者焉故五爻言兌而九五獨不

言也剝者說之反也陰能剝陽小人能剝君子五以无言之說用剛中之德以孚之使小人交孚而回心向道此孚之至者雖然五當尊位不取說人而人皆求說于我其說我者皆剝我者也故雖孚于剝而不能必剝我者之盡孚焉此五所以有厲也折中按此與履五爻及夬之有厲正同皆以九五比近上六所謂其危乃光者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卦體至五正當剝位喜悅之時每不及防故因以為戒也

上六引兌

以柔冉居兌之極遇有所悅引而長之莫知所止矣然方引之時凶咎未著故不言凶三在內卦招物使入故曰來上在卦外誘心使出故曰引也凡美麗之觀令人見可欲而自動極工妍之巧使人相羨而不絕固為引即孟子所論以言餂之以不言餂之皆穿窬之類亦引兌之証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未光者本其心體而言心地幽暗故柔媚為悅也夫兌取无言之悅豈可以來兌引悅當之哉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序卦悅而後散之曰渙為卦下水上風風行水上融液泮渙此渙象之亨也三五互艮為門闕有廟象九五尊居有王象凝立艮中王格有廟之象蓋渙汗之主也王者嚴敬齋肅身在廟堂之中而令行于湖山千里之外也坎為水大川之象巽為木又互震木利涉之象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皆渙其抑鬱者也貞者凡舉事之心必出于正然後可以解散鬱結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卦不先釋名義者以名義即在亨中也故直曰渙亨乾剛居內一陽陷于二陰宜有困象乃風以散之又互震陽奮而起之而不至于困窮外卦之四本為柔位六往居之以共承九五上下相通如臂使指无有一毫抑塞之處此渙體之所以亨也在中謂九五居尊有中正之德為四方臣民所歸向无有梗澁而不通者矣乘震巽之木以涉川有利濟之功蓋以木德行仁而夷險皆濟矣舟楫之利取諸渙亦乘木有功之謂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性凝聚積濕不解非所以發生萬物也風行于水上則宣幽而散滯故爲渙先王觀象念天人之相隔而宗子之心鬱也立之圜丘以享上帝而敬天之心舒矣念幽明之莫通而繼體之情鬱也立之太廟以祀乎其先而尊祖之心舒矣此風行水上通億兆之歡心而貉隔于幽明上下之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以柔居剛又陷坎險之下窮陰凝閉巽風隔絕而不能散故用拯也拯之用馬且用極壯之馬如二之亟心美脊以拯之坎馬兼震動乃可以解散出險而不陷矣此初象之吉也

陰以承陽爲得故謂九二爲壯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以陰從陽順也初比于二順之以出險故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此所謂剛來而不窮者坎水波流奔象也奔而不得所歸宿則奔潰散漫來而困窮有悔矣然渙之時九來居二是先天眞陽歸宿于中純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夫主靜立極然後能一天下之動渙奔其机則時出而不窮矣豈有坎陷之悔哉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憑机則安得所願也坎陽一畫乃先天之精由渙而聚者故從其奔來而言藏于二陰之內猶人之精神寄于血肉之內由始生而漸長有自來也故曰得所願言正得其位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居下卦之上爲背曰渙其躬猶艮卦六四爲背象曰止諸躬是也蓋人在屈抑无爲之時抱膝長吟而屈其躬三當上下之交正風來水面渙其躬而仰首伸眉之時也雖其以陰居陽不能无悔而居此地值此時則亦可以无悔矣此亦蒙

上二爻而言二奔机得願則三渙其躬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天下國家三互震中故志在外而渙其平日鬱抑之躬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居柔得正又上承九五之中正是大臣能散羣黨使人皆去其阿比之私者蘇氏洵曰羣者聖人所散以混一天下者是也其吉之大可知矣互巽爲高又有丘象言宵小羣聚如丘窒之險巇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渙其羣下渙有丘皆得渙之

道者夷平地也言耕鑿平民則非所繫思也蓋編氓之衆聖
王尚將州里鄉黨以聯屬之八家同井以友助之利用萃而
不用渙故曰匪夷所思言各有所主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爻分上下而言故曰羣曰邱邱亦邱壑之羣也象故總言之
光大者所以著元吉之實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古者將有大事必先發號于廟中五剛中正乃發號之主四
海九州皆其命令之所及當渙之時王者爲恭廟堂汗其大

號于天下而已矣此所謂王乃在中也至于邦畿千里王居
在中外分侯甸綏要荒公侯伯子男之地以拱衞神京所以
奠王居也分其土于外一其權于中而九五之位乃无咎矣
皆渙之道也渙汗二字從九二爻義而來蓋坎陽藏于二陰之內猶人之元陽寄于血肉之內也汗者陽氣
之渙發而爲汗也故曰渙汗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用渙之道至于王居之奠蓋分茅胙土皆所以體渙故王居
得以正位于中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居渙終去坎甚遠故爲渙其血之象蓋血之汚衣沾之甚
滌有濺至而不及覺者古之君子无因被謗求全得毀者似
之故于卦終發此欲人知所以渙之也渙之之道錢本曰一去不
復來逖不復還出不復入其于坎血遠而又遠何咎之有是
也○要之渙以離散爲義故于卦終而遂遠害離去以避咎
者君子守身之知也雖不潔身以避嫌夫豈濡首以蹈禍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爲血是害也恐其沾汙及身而遠之也折中萃以聚爲義故
至終而齎咨涕洟以求萃渙以離爲義至終而遠害離去以

避咎也因思萃渙二卦雖相背其功用則一也凡人一日之間一事之爲有聚必有散當聚未聚與當散不散其
害一也故八卦之中卽有風以散之奈何前人解此卦看作否蠱剝卦一例開口卽要救轉于象之假廟涉川則言合渙
于爻之渙羣渙丘則曰聚渙以此解象辭全與萃卦犯複以此解六爻明與爻義相左大哉王言實開千古之彖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上水下澤其名爲節節者制而不使其過之謂凡物不可不
節而活潑流通莫過于水其來无節勢必氾濫而不可制去
而无節勢必涸竭而困于用有澤以容之限而不過故水澤
爲節人之立身制行其所節亦猶是故節之事雖廣而其道

總貴合乎天理人心之當然故節亨也然所貴節者節其過耳若不過而猶用節不能適中則苦節也節至于苦以處常則傷于刻薄其事非人所樂受以處變則取義舍生其勢出于不得已乃權變之道非經正之守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所以亨以二體言則剛柔均分以一卦全體言則主節道者有九五之剛獨得中正无過不及節之至善故亨也苦節

者節極而苦矯情傷生必事勢窮極而後出此故不可守以爲正也夫節苦固窮而不通必得其道乃通而不窮卦德兌悅有易流之情而遇險能止(三五互艮)是禮節而和行也以尊當位而操節天下之權大中至正文質得宜可以通之天下後世而不窮是節而通天地自然之度也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藏必无春夏發生是分至啓閉以節而往來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而害民是尊卑上下以節而豐儉通也節之亨寧有極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流无窮遇澤而止損其過而益其不及是澤上有水水之有節者也君子觀之法坎之法律以制爲尊卑貴賤之禮如三千三百之類數有多寡度有隆殺所以節其外也法兌之喜悅以議乎居心處事之德如直溫寬栗之類其存主有常其施爲有準所以節其內也皆所以體節者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互艮爲門庭門偶而戶奇二前偶故爲門初前奇故爲戶也戶以節人之出入猶澤以節水之出入也初在下无位又居剛得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于不出戶

外之庭以極其愼密此所以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兼通塞言猶艮兼行止也二失時極但知塞而不知通則一于止也此初之所爲得也○此爻主機事之密者而言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以剛居柔中而不正位應九五兩剛敵應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夫二互震宜出而行也乃艮止于前而不出是丈夫而爲女子之守良臣而失擇主之明言不能建白才不足有爲失德失時是以凶也(錢立志曰)澤以鍾水水始至則

增其防以豬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啟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所節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出處隨時水澤之蓄洩有道也二之水已盛于澤中乃以閉塞而不出絕物自廢所謂出門同人者安在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三居兌之極水溢澤上悅于驕侈不知謹節以致窮困蓋自作者還以其身受之至于咨嗟怨悔而无及也雖呼天望人亦无所歸咎矣凡人之身內而語言飲食外而天下國家莫

不皆然无咎在此王弼又別一例解程傳因之而諸說謂能悔嗟則无咎但玩象傳語氣似王程之見更確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凡人處困莫不興嗟如勞苦呼天疾痛呼父母之類即百无可咎之處亦或歸之于天命獨不節之嗟反之于己而已誰任其咎哉

六四安節亨

此爻當上下之交水澤一氣有安之象而六四得位又能以柔正之德承剛正之主凡其制節謹度皆循乎成法之自然而安行者也則其上下皆无拂逆之情豈不可以推行皆準而亨乎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中正之道節之所以安而行之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七情之用發而皆中期有節而已此爻正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也莊周云斲輪徐則甘疾則苦故節有嚴峻之義行之以寬和人心安之而吉小大由之而行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有中德以之居節正得无過不及之要道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卦之極非所以處節矣凡水之性行則甘止則苦故節之過中甘者變而為苦膽蘗不可為飲食捐糜豈得為正經理雖居正亦窮變之凶道矣雖然上之過中特不可為經耳若其居身儉約守義砥果雖无甘節之吉而亦无不節之嗟故悔可亡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居卦之極其于節道為已窮也窮以處窮過涉滅頂之凶也豈居常守正之道哉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者誠也存于中爲孚見于外爲信卦象中虛分二體則中實中實者孚也中虛者是其所以誠而能孚也（虛公無我是中虛自虛中所發皆實理所以能孚）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入于水泉之中豚魚在重淵之下亦感之而起此中孚之卦德所以吉也然巽又爲木以木乘澤又有利涉大川之象具此德體純一無貳正而固也（胡炳文曰）信而或失其正若小人爲羣士夫死黨指天誓日一旦而背之此私僞之投耳豈中孚之貞哉（豚魚者乘仲春之風信而出夏季而滅其來甚肥漸減消瘦今江湖之間呼爲河豚者是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體二柔在內爲重卦之中四剛在外而二五得上下卦之中故謂之中而其孚也以兌說爲和衷用巽入以推心內外交孚自推行而化洽邦國矣所以曰豚魚吉言天之風信无微不入雖深潛之豚魚亦感而及之也二體所成又有利涉大川之象蓋以巽木爲舟合兌爻而中虛無遠弗居也合而觀之以中孚之德體而能無貳無雜則人而天矣天之道無感不應人能全天若此而天下又何物能違之哉（信及豚魚人每不知爲天之風信而以人之有信能格豚魚解之牽強不合病于夏畦總由不細玩卦爻而強以字句釋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水在澤而風能入之水體虛也猶誠在心而物能感之心體亦虛也此中孚之象也君子思積水重陰之下風入之而无微不透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險也于是體察隱情法兌之口舌以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又法巽之進退以緩之且求其死中之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不得謂死者之可欺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與燕相應俱言安也初悅體未及乎巽入故虞吉外應四則有他陽德居初未發之中也任天而動故順理則裕而虞吉若初心不純計應感利害之私而有他則憧擾不寧何燕乎蓋在中孚初爲中之本孚之始所謂鷄鳴而起之際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固美質居初未變苟動而求孚于四則失其安矣（項安世曰）中孚六爻不取比應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剛中居下亦中孚之主也故于此先寫中孚之象鶴鳴

于幽遠之地不求聞也而其子自相應和由邇及遠矣二與初同德故同聲相應如此二欲與初同孚于五因設爲二語初之辭我有中正之好爵與汝同心向慕之蓋秉彝懿好无不然也鶴澤鳥感兑秋而鳴二以陽居陰故曰在陰初在下有子之象靡係戀也繫辭贊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則又自其子而推廣之也出言云者因鳴和之文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由中心而發和亦根心而應不憚勞苦相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切比九二而所應者上九以柔乘剛德不中正欲孚于二又見上九之應而欲孚之是欲得其孚而反得其敵矣故時或下孚于二而震動以鼓之時或上孚于九而艮止以罷之時或孚于上而欲孚于二而以巽之白眼而泣之時或孚于二而欲孚于上而以兑之巫口而歌之動止悲歡作輟不常如此與初之虞燕相反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固與應位不當以柔乘剛又與比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柔順得正上承九五陰受陽光如月之幾望然已望則敵矣非所以近君也四有其德故能盛滿不足焉互震爲馬比三而應初其匹也今從五而不係于初是亡其匹而異乎得敵者也夫何咎坤之喪朋以從乾泰之朋亡以上交一也折中易六四應初九而有取焉者以上不遇九五也如六四遇九五則以從上爲義而應非所論此爻尤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他處剛柔相應多言婚媾此以承上而從五則馬匹而已矣絶朋類以事上得中孚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此中孚之主故獨稱有孚九五中正居尊下應九二所謂孚乃化邦也好爵爾靡固結之深爲攣如之象人君之孚與在下者不同居下者中有實德不遷于外而已人主則以孚天下爲實德故必誠信固結然後爲无咎也互艮手曰攣如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居化邦之正位故所孚之深如此爻祇言孚象推其所以孚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上九與九五近比宜相孚者也而剛居柔位自處過亢以孚

自信而不孚于五猶之雞本卑棲而以羽翰之音登天也夫雞鳴則振其羽音自羽翰而出非能遠孚如信不由衷不能深入以感乎人也苟自以爲信不知反己而欲以號名于人則德雖剛正徒取凶敗也上天位巽爲雞曰翰音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由外感而動過而不留何可以長若九二之鳴和則千里之外應之矣

䷽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四陰二陽陰盛于陽爲小者之過言過其常也程子曰在人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是也小者既過則主其事者在小矣卦中二五之小可以得亨利貞者小過之道利于正也凡事小有過中期不失正而已如用情過厚矯枉過直乃所以就中也但柔雖得中其德小其才弱僅可試之于舒徐轉移之小事剛雖有爲位不中權不屬不可任之以宏濟艱難之大事也有飛鳥之象聽其遺音而宜下不宜上亦利貞之明詔也

蓋柔才不足以處大事以處小過則安貞而大獲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名卦之義在小言事固有小過乎中而得亨者也故道以中爲正而有時必過乎中以趨于正而後合乎中者則與時偕行難執乎一也可小事者二五柔而得中柔本不可有爲乃得中則柔而不過是以猶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三四之剛皆失上下之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力弱剛德雖大立于無權無力之地而可以任大事乎觀成卦之體內實外虛四陰飄揚有鳥羽之飛象焉由此象以思其義所謂不宜上宜下大

吉者以鳥飛而過音隨風送從其上而逆聽之則鳴鳥不聞從其下而順聆之則聲可遠敷所以小過之時不可遡風而上祇可順風而下也即此通之可以得上逆下順之理矣而可專恃夫陽剛以爲用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不居山而山上有雷則過而不留其聲漸小矣非出地之雷在天之雷比也故雷山之象爲小過自古君子傷小人之失在慢易奢侈喪人心而壞風俗故矯之以過恭過哀過儉不如是不足以醒惕世人而未嘗以過中爲常道也此君子

之小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卦有飛象故初上皆云飛鳥以鳥之飛在羽而初上則羽之翰也初六以陰處下又艮止于初本无凶也因其欲過九三而應四不得不飛而上往遡風逆上以處大過者處小過逆于順逆之理何得不凶夫初非有凶而自罹其禍故曰飛鳥以凶而已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自以凶名不可救藥也如何者籌度之辭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卦中四爻皆以不宜上宜下之義言之如此爻上二句乃言其自下而過上下二句乃言其自上而過下也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小過之時初飛而二不能止故六二歷三四而進于五四爲祖五爲妣是不爲過其祖遇其妣乎夫一家之內祖爲最尊次乃及妣今似失尊卑之序然去陽就陰去亢從順恭而過者也二歷三四以進于五五必歷三四以下于二五爲君二爲臣是爲以君遇臣亦過于恭而合乎尊賢禮士之典者也二之過祖遇妣豈及五之屈尊以臨卑哉蓋小過之時无所不過乃過而卒不得以過咎之此二之象所以爲小事吉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之不及其君遇其臣者君至尊可以過諸陽而遇臣也若臣有等級不得過而遇君又非過祖遇妣之例矣此所以過而不過者其中又有等殺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卦體上下相覆四陰往來如飛三四兩爻皆中陷而不能過故兩爻皆曰弗過三以剛居剛不中而不可大事者也故陽

德雖有制陰之責當度才量力弗往過以制之但須艮止其所而防之之爲得也倘不止而防之欲過而從之權力不足彼將挾之以俱飛必併其本體之剛而戕之矣蓋小過者陰過陽之時陽不能過陰也三與上有應故不宜上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之時過于自守雖不能有爲剛正之本體自在也至于戕之其凶不勝言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以剛居柔亦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其居柔應初不上而

下得以无咎但與三同陷于陰中仍當勿過而第加意以遇之爲可耳然又戒其負震動之性比五而上往則必危焉是惟循分自守勿用以舉大事永守其貞乃不失已也易之爲君子謀外內使知懼也如此哉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位失中无制陰之力故不可過至于不宜上而上往焉則危尤甚矣雖與五比近當知其不可長久之道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居尊所謂柔得中而小事吉者也但柔才无應雖有膏

澤不能以布之天下猶以艮山坎川之出雲不可以互兌之澤降而爲雨矣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五當位故云公乃上公也當陰之過不足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兩柔相得其不可大事固矣穴山中之空六二中虛之象也○此小畜彖辭也小畜之密雲互兌爲之此之密雲亦互兌也小畜不雨陽尚往而不與陰和此之不雨陰已尚而不與陽和也小過所惡者飛鳥鳥在穴而不飛不宜上也公弋之宜下也雲亦飛物五居上尊故取密雲爲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居上體失宜下之義不與陽和故雲密而不能成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離音麗叶羅

六五君位上居五上不遇而反過之是自離網羅而飛鳥以凶也將世之所謂災眚者不必其自外至即此不宜上而上者當身已備集乎災眚也蓋初上皆飛鳥兩翰相麗而飛故曰飛鳥離之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上未爲極已亢則極矣○復之上曰迷復凶有災眚此曰是謂災眚迷復則凶而致災者此則凶即其災眚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二物本不相生而行至既濟則離坎得升降之精乾坤有互藏之妙謂之既濟凡人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陰陽之相濟也此卦剛柔各正上下交通舉陽大陰小无一不上恬下熙所以亨也天下清寧君子固能持盈保泰莫不皆出于正而小人或怙勢而肆志難在俱利于貞也小利貞矣而何所不吉哉然而陽唱陰和吉徵于初若要其終而觀之則柔皆乘剛又爲亂之萌焉既濟之上又爲未濟之初

天地自然之度數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亨言大者亨而小者亦亨三陽濟而三陰亦藉之以濟也既亨而又曰利貞者言三剛正而位當三柔亦藉之以正而位當也貞則无不吉矣而又有初終之分焉何也初以六二之柔得下卦之中中則小心謹畏相資爲理是以吉也終以上六居卦之窮離明不照以驕生怠治運于是而止亂運必于是而開所由之道已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炎而上水潤而下今水在火上則水爲升騰變化之水而火爲抑制降伏之火相逮而交濟故曰既濟君子值其時不必有所振奮其事功以紛更害事惟慮患害之生以思而豫防使不至有患也龔氏煥曰水上火下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時爲既濟治平有象故曳其輪而不進濡其尾而無終无所建白者也但剛正之才居初无位不喜事紛逐而安處泰寧非有咎也曳者從後牽之不進也尾亦後也濡滯在後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道故不輕進而曳輪无咎之義也○古人嘗用車以濟水如詩濟盈不濡軌是也今時已既濟不必更濟故曳其輪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者先儒以爲婦車之帷幄喪茀則失所行之具說亦可從七日得者卦位皆六七乃更始如人爲其事而不濟待其事終依然復故之謂也六二柔德中正卦取婦象二出初之上時可

以行也彼初曳輪乃自曳之而不進二之喪茀則有止之使不濟者剛德曳輪柔德喪茀得毋既濟之世驕慢漸生懷才抱德者懼有馳逐奔競之嫌歟不然于奔逐而日久自見知遇此遭逢盛世非否剝之時可比也○賈誼際文帝之盛而取治過急史譏其立談痛哭者得毋少此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故行止不偏小象專以得言亦可見時處既濟道非不行在人知所自處耳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四居重卦之中又取中興之象高宗有商中興之主也時已既濟更行濟世之事不至于伐鬼方不已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蓋典主必存濟世雖勞師遠襲三年而始克之剛正之才使然也小人謂變陰如未濟之六三征凶則不可大事也鬼方北國坎當北位爲幽都故稱鬼離數三故曰三年離又爲甲冑故伐之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年而始克者既濟之世无所爲不得已之事而難于動衆也以高宗之賢爲之而勞民傷財困憊若此况以小人當之

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音胥衣去聲

四在既濟已過其半乃濟道將革人心放逸侈肆之時也六四亦二體之中又以柔正之德主持濟運者也譬之被服坤爲布帛是繒采之繻也袽者衣有臭著敝縕袍也四本坤體繻固其素有以所有而被服之寧曰不宜而其心以盛滿爲憂一若美服患人指而交著爲可惡吾寧自衣其袽焉是其以淡爲永此心無一刻而敢放縱焉爾凡久治久安之後天下之壞每始于驕奢正所謂思患而預防之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乾之九四曰或之者疑之以上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也既濟九四曰有所疑亦以濟運盛衰之間而疑懼有難安也小人得意之秋正君子喜忌交乘之時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爻固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誠如朱子所釋也但坎爲血卦殺牛之謂離爲夏禴祭之謂離在東而西則離之鄰也坎在西而東則坎之鄰也九五中正在他卦爲有德有位之君在此卦爲濟極將終之運視六二

既濟初交人心有敬肆之分天道有培覆之異故以祭祀得天者言之如東家之鄰坎五也殺牛以祭雖極其盛然在不享之時矣西家之鄰離二也禴聲以祭雖薄其享然有受福之實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享祀用豐厚何不如薄哉時而已矣故從受福之實地觀之然後可以識天心之去來矣

上六濡其首厲

柔才居濟運之終坎水之上幽暗懦弱有沉溺而濡首之象

夫在後者爲濡尾若形迹之未光濡首則汗顏矣垂首而不振載胥及溺不危何待哉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厲者未至于凶特可危之辭耳知其危而反之則不至沉溺而濡其首矣故曰何可久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卦體與旣濟相背旣者事之已然未者未然而以未終者何蓋已然者過也未然者續也未濟則未窮矣未窮則有生生

之義故旣濟方治定功成而未濟復開端始事此所以不終於旣而終于未也以言其體則水火不交而不相爲用其位則柔奇剛偶而不相得坎離晅潤之氣未交五二之位未正也故爲未濟夫未濟而濟之理從以生事從以起有亨道焉非若否之天地不交也特未焉爾然所謂濟者以上下之交而成今由下而上内卦本坎坎爲狐初與三之陰爲小狐小狐之出坎者爲六三已幾于濟而陰闇柔弱濡滯其後不能攸往无所利矣此卦之所以爲未濟而事有待而起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五柔而得中主濟運者在此矣旣濟柔中居下能守未濟柔中居上能應故亦曰亨也小狐指六三三已出坎上而三五又互坎則是將離于坎中而又未能出于坎外故幾濟而未也欲濟則濡迹于後安能應續上九之剛健以終成大業乎蓋三上非正應而陰性闇弱又无涉川利往之才不能捐私累以蹇蹇王事也然六三雖不當位而剛柔之應積久必合苟能于其剛終而續之則天下之大事可濟矣豈必終无所利哉○按旣濟曰終止則亂蓋言其當積也未濟曰不續

終蓋欲其勿止也嘗因是推之前古以來不敗于小人者惟唐虞爲純乾之世以後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亡也莫不由小人之驕縱嘗私傷化及至國事日非禍變將作而彼必粉飾太平觝排正議以偷榮旦夕罔顧前後二卦終篇始之終之必以陰小爲言其義見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坎離以交濟爲用火在水上則氣不相交功不相濟故爲未濟夫未濟則陰陽之物失其宜奇偶之方失其所君子思物以羣分必愼以辨之方以類聚必愼以居之辨其物而居以

方然後有別而有交則未濟終于必濟矣此夫子又從卦爻辭之外而補發濟義也

初六濡其尾吝

柔居坎下有濡象上爲首初爲尾尾亦後也當未濟時柔當附剛而動初本應四不宜濡也而以闇弱之才懷安廢事濡滯在後抱愧甚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凡事由初之不振漸而至極此爻居既之上終止則亂已至于極玆入未初復苟安廢事以至積重難返焉得爲知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九居二剛明之才任大者也上應六五而非正應則難合矣上下坎陷則難進矣在未濟之時不可輕于一試二居柔得中能曳輪不進故貞吉○以事勢槪之剛果之才何得曳輪然道非一端孟子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立朝而道不行恥也位卑則抱關擊柝當忠事盡職如初之居下不宜濡尾也二之才德任重又須以曳輪之貞藏濟世之具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可以該正不正焉得爲中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卦之所以爲未濟者六三也故卦名繫于此爻蓋三在上下交濟之間宜濟者也而陰闇不正無能勝任故動必有凶以革非乾道不可三居前後坎陷而恃才妄動故凶然與上有應今六三已出坎上而三五又互坎爲川當用涉川之力往從上九而續終以共濟乃爲利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吳氏澄曰未濟六爻皆位不當獨于三繫之者以未濟由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旣未相綜此四即彼三也故俱用伐鬼方之文四剛居柔疑有悔也然當坎陷改革以剛德入明體爲濟大之才故貞吉悔亡爻互爲震能動者也故又用其震動之才下應于初以伐鬼方坎當北位爲鬼方下卦之象也自四至初歷三位三年之象必三年方成有爭之功者以非正應也大則開國小則承家有賞于大國也以震處變而濟道得矣鬼方最難伐之國故兩卦言之

周易述義曰伐鬼方一也旣濟憂其憊而此喜其賞者彼剛在離上主兵者也故曰高宗此剛居離下將兵之臣也君不

可好大臣不可懷安位不同也宜静宜動時不同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由未濟而將濟其志得行矣所以貞吉悔亡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象贊所謂柔得中者也惟柔而中故貞吉貞吉故无悔應剛故有孚以五之中應二之剛中則九二君子之光爲五之光矣至誠相孚吉孰過之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五孚二而二應五充積而光盛至

于有暉故貞吉之吉吉在君子暉吉之吉吉在天下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孚蒙五爻之辭坎爲酒上爲首下應坎故孚也剛柔契合續終以濟故无咎但上以陽居陰所應之三叉非正愷樂飲酒之中仍有沉湎之慮倘以既濟爲樂而至濡溺其首而不振雖未至於終止則亂而以有孚得者即以有孚失矣是安得不懼以終始哉夫上與五同一有孚而得失不同剛柔之應異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謂之節飲酒未失而不節則失矣夫何處上九之時地而不知也哉

劉氏牧曰　既濟以柔居上止則亂也故濡其首厲未濟以剛居終窮則通矣故孚于飲酒无咎

邱氏曰　内卦三爻坎險也初則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征凶不當之位皆未濟之事也外卦三爻離明也四以貞吉而伐鬼方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

萬氏曰　既濟爻辭无吉者以其趨于否未濟爻辭多吉者以其

趨于泰也否泰者治亂對待之理既未濟者否泰變更之漸也

總論　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故上經首乾坤終之以坎離而坎離之上先之以頤之長離大過之長坎下經首咸恒終之以既未濟而既未濟之上亦先之以中孚之重離小過之重坎但上經坎離爲水火之正對待之體也下經既未濟爲水火之交流行之用也對待者不易而流行則至變矣故既濟之中互之有未濟而未濟之中互之又有既濟而且既濟之終已續有未濟未濟之終已續以既濟首尾相循如環无端觀

二卦初上兩爻各用首尾字可見矣易之所以爲周也乎

周易擬像卷五 終

周易擬像卷六

繫辭贊上

東萊黃廷亭甫著

伏犧所畫之卦象也文王周公所繫之文辭也繫者言文周因象而爲辭如日星之繫於天也孔子因文王周公之繫辭而贊之曰繫辭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推先天卦圖在未畫之前而有易也圖中乾坤縱而六子

橫尊乾卑坤也然奇耦未畫而天地先定尊卑之位矣乾坤既定三才萬象俱入卦爻一三五位分貴賤二四六乘承比應然六爻未陳而物生烝有貴賤之位矣陽動陰靜皆有常理然陰陽无形剛柔有質惟无形者有常而剛柔于此斷也方有八如南北西東四隅之各從其類物有剛柔如雷風水火山澤之各同其羣或聚或分凡物皆然不待休咎之徵而吉凶于此生也顧是物也在天爲日月風雷之象在地爲水火山澤之形觀于盈縮顯晦之間不待九六七八之用而變化於此見矣此包犧作卦因其自然之法象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承定位有常而言剛柔之變化也上節對待之陰陽此下皆論流行之陰陽八卦者陰陽之體剛柔者陰陽之性總則剛柔分則八卦是故剛摩於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于剛而生太陰少陽太陽與少陰摩而生乾兌離震太陰與少陽摩而生巽坎艮坤兩而四四而八八卦旣成又各以八卦相推相盪而六十四象成焉然此亦見于伏羲作易以後之事而在本文祗言兩儀配合之中自有此交感摩盪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吉凶變化圖中之運行也陰陽流行有聚散或鼓以震艮之雷霆或潤以巽兌之風雨或運以離日而行于東運以坎月而行于西温肅生殺皆此數者推遷于其中以成一寒一暑之往來而不已是其爲休爲咎人事吉凶俱由於此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象形之變化也陽之行而爲乾道得陽氣之健者男之象也陰之行而爲坤道得陰氣之順者女之象也然豈有二哉彼大生之內萬物資始乃大始也乾能知之而不能以形成之廣生之內萬物資生是大成也坤能作之而非由坤始之

此又乾坤變化之妙用也本義云知猶主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坤統萬象之變化而實理則具于人心也彼乾知大始豈物物而知之疑於主宰之艱哉乾蓋行之至健而无艱阻之虞以易而知之也坤作成物豈物物成之病於造就之繁哉坤蓋成之至順故无作爲之煩以簡而成能也夫道莫貴于易簡易則夫婦可曉而易知簡則夫婦可能而易從易知則

求知者多而有親易從則求能者衆而有功有親則衆志交孚而可久有功則善與人同而可大夫可久可大是其德日新賢于人之德也其業富有賢于人之業也而推之祗由于易簡誠體易簡而久大則高卑動靜之理皆得于心矣是理也三才之道也聖人得之所以成位天地之中而與之參也

此上皆發明天地間自然之易理若將聖人作易話頭攙入則前後皆成贅頟之文矣細尋脉絡自見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承上文天地間有自然之易聖人參于天地而有不能已于

此者矣前之聖人陳設卦體以觀夫上天下地萬物生滅變幻之情而定其象後之聖人復繫之以辭皆所以明吉凶于未來也然吉凶非有一定之體其觀象繫辭又全在于取爻之剛者以推夫柔使柔變而化爲剛取爻之柔者以推夫剛使剛變而化爲柔變化既生夫然後吉凶趨避亦知所變化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明吉凶吉凶非自外來也人之行事順理爲得卽卦中有

德有位應時之象故吉也逆理爲失卽卦之失中失正失時之象也故凶也但言凶者得失之已定而尚介吉凶之間者又有悔吝焉所謂悔者因失而憂于心自凶而吉之象也所謂吝者因得而虞其志自吉而凶之象也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陰變化陽者卽春進冬退復與臨之象也陽變化陰者寒進暑退姤與遯之象也若其剛推夫柔爲自晝而入于夜柔推夫剛爲自夜而復于晝此剛柔卽晝夜之象也是四者名之爲象體之則爲道而皆由九六之動而生故六爻中或動于天位動于地位人位爲九爲六莫不有陰陽迭運剛柔變化爲三才至極之道焉三極者三才各具太極自主宰言爲太極流行而言則三極皆一也（變化剛柔原分不得特就已定未定析言之耳）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六爻備三極之道則易不可離矣故君子所奉爲居身之宅而安之不遷者在乎易中之時位而得其施爲之序所珍爲樂心之趣而玩之不厭者在乎爻中之指陳而契其變化之辭故靜而無事則統觀卦象而玩其辭及有動而卜筮則析

觀爻變而玩其占夫如是則動與道一卽與天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人事何非天命哉（象與變一辭與占一但自未筮已筮分耳）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象主全體變主一節而言上二句綱下三句目）**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承象變而言卦下所繫名彖辭言奇耦純雜內外消長卦各有象也爻下所繫爲爻辭言陰陽老少承乘比應爻各有變也夫象變之中非吉凶悔吝與无咎之辭乎吉凶者言時位之失則凶得則吉也悔吝者時位有向于得而未得尚有

小疵而爲悔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而爲吝也无咎者言時位未當才德未備足以致咎而或有一節之善更新補救亦无咎也此卦爻之凡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由卦爻辭之例析觀之象固言象而象有貴賤易分六位布列之或位當而陰亦貴不當而陽亦賤惟視位次之所值焉爻固言變而爻有小大易以卦主整齊之或一爻統馭乎衆

爻或衆爻資益乎一爻存乎卦德所主焉至卦爻之吉凶雖言得失而欲辨其何以得而吉失而凶者則又存乎位之貴賤卦之小大之辭焉故吉凶之外又有悔吝无咎者非辭不分也如悔吝雖小疵然由微而著大憂亦從而起憂之何在存乎善惡初分之介也无咎由補過然因循苟且不震終莫能補震之何在存乎覺悟深切之悔也是故卦有陰陽小大之分辭遂有險怪平易之殊蓋辭非有他各指出卦之所之而已所之失所之小疵則凶悔吝之險辭隨之所之得所之補過則吉无咎之易辭隨之正指其路以示人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明聖人作易而天地氣化歸于掌握也天地以剛柔中正之道爲屈伸往來之變化聖人作易與之爲準故凡天地所有之道易書無不彌綸之而造化在手也彌者包涵无外綸者細密无間之謂如下文所云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言相準之實也天文懸象著明有升沉顯晦之機地理南北高深具動靜翕闢之理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以易觀察之

而可得焉張子所謂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是也天地无始以易推原之自一畫初立卽人物之生也天地无終以易反要之至六爻旣盡卽人物之死也故生之說非他理氣之凝于初者也原之則知之也死之說非他理氣之窮於外者也反之則知之也天地以陰精陽氣聚而生物爲爻之少而不易者神之信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爲爻之老而當易者鬼之屈也是故鬼神之情狀不可見而其爲天地之氣機升降造化生死人物者卽于聚散

乎物者見之矣凡此有外乎易者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推所以相準之故易準于天地實由聖人之似天地故舉幽明死生鬼神一以貫之而天地不能違也今觀其相似而知聖人之知寄于意象之卦周乎萬物其道備于剛柔之爻濟乎天下也知足以知道足以行天地安能過之乎蓋凡人有其智智有所通而不知止則患其流易之智周雖通經達權旁行于萬物不至窮高而无所止也何至于流乎凡人有

其道道可以行而不能藏不免于憂易之道濟雖有時悲天憫人待濟乎天下仍與樂天之心相並而行也何有于憂乎是何以能然也蓋由本體以坤土之安貞敦篤乎長人之乾德故吉凶同患以天地仁愛之心悉達于易而不憚煩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彌綸之實也範圍如鑄金之模範匡郭者然有以彌之故範圍不過而造化皆在其規模之內矣有以綸之故曲成不遺而萬物皆在其委曲成就中矣夫其範圍曲成若此是其

仁固被天地萬物也究其智之所用亦不過通乎晝夜之道以爲知爾蓋晝夜之屈伸往來天地萬物循環于中聖人以剛柔相推而幽明死生无遁藏也是故自其主宰而言有神焉聖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以方所求之而滯也因自運用而言聖心之易卽陰陽變化之易以質體求之无迹也此所以與天地準也而知句通結上文上所言皆智之事恐人疑聖智有所極用故特言之不言仁者仁不憂其過也一而字有味見並非矯揉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承上言神无方體而指陰陽以名道恐人索于虛渺也理不可形故假道路之名以形之以陰先陽者道具于陰而行于陽也陰陽有對待有流行迭運互根是天地之道人所共由也第道原于太極而就其往來推盪人物所資以爲始則謂之繼蓋一元流行渾然而善也自其二五妙合兼彜各得而言謂之成蓋物與无妄充然其性也人均此性而氣稟不同有得陰陽之清而不爲物蔽則仁者發見于惻隱而以仁稱

知者發見于是非而以知稱焉莫不隨地而見德也至于百姓得陰陽之雜日用于仁知而不知其所以然然亦莫不有是道也故知君子知仁合一之道者少矣夫君子之道天地之道也造化之心爲仁仁本在內而達之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之際則顯矣造化之功爲用用本在外而歛之于木落冰堅萬物歸命之府則藏矣夫顯則顯其所藏藏卽藏其所顯天地以是鼓鑄萬物運大化于无心而不與聖人之博濟猶病者同憂此其所以仁陽爲顯者業之盛極其至也以知陰爲藏者德之盛極其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惟藏用之至乃得富其有由內知外而謂之大業焉惟顯仁之至乃得日以新由外知內而謂之盛業焉皆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地者然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以易書合之見陰陽天地之道卽易之道也易原於太極其動靜互根遞嬗而不息者道之生生也聖人之易交易變易本此以爲之而已生生相繼无象之中忽然成象自其主乎太始者則謂之乾自其順承效法者則謂之坤无非陰陽之生生也夫陰陽无形乾坤有物有物則有數卽七八九六之數推而極之可以彰往察來而謂之占有物則有事因卦之變而通乎事之變可以趨吉避凶而謂之事无非陰陽之生生也此可知者也若夫陰陽之妙无在而无不在有變化不可測者乃易中主宰萬化之神也一陰一陽之道寧有窮乎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承上文陰陽不測而言至廣則无不受至大則无不包理本充周故遠不禦道本无爲故靜而正此廣大中之變化不測也求之天地之間萬物皆備則又无不廣大也然易之所以廣大實生于乾坤兩爻而已夫乾靜與坤別（此謂少陽）純陽之性專一而不紛及動與坤交（老陽）則生機直遂而不撓專以立直之體直以達專之用是以萬物資始爲乾之大焉夫坤靜與乾別（少陰）純陰之性翕聚而不散及動交於乾（此謂老陰）則生機開

闢而不遏翕以裕闢之本闢以擴翕之施是以萬物資生爲坤之廣焉易之廣大如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陰陽之爻各百九十二皆生于乾坤兩畫是乾坤之廣大直配乎天地也而凡天地所有孰非廣大所配乎故四時錯行于天地則廣大中之變通配焉剛柔之迭運卽寒暑之推遷也日月貞明于天地則廣大中陰陽之義配焉對待而流行卽其代明不息也然要之四時日月祇一易簡之德爲之綱維易簡固易之善而卽天地之至德相與配合于無間矣凡

此孰非廣大所致哉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指用易之道以示人言道之至極无過于易而用易之至无過于聖人者也人知聖人德崇而業廣不知其所以崇且廣者以易而崇之廣之也知崇者窮易理于心而崇之以知也識見高則德日新矣禮卑者體易理于身而卑之以禮也踐履篤則業必富有矣效天則廣運如天剛健中正如乾之高也法地則凝承如地柔順中正如坤之卑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設位謂一奇象天一耦象地而天地之位設也易行其中謂崇效卑法剛柔變化之理行也天地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猶所謂習與性成者以知禮成性不待存之而无不存故道義由之以出而德崇業廣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以易立言動之準也前聖立象有見物理之紛賾未畫而擬其形似既畫而象肖物宜天下之賾皆入象中故曰象也後聖立爻有見人事之動皆至一之理于是觀其象理統會之道以行其動靜有常之典禮而繫辭以斷其合于典禮之爻爲吉背乎典禮之爻爲凶效其所動故曰爻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統象與爻之言以天下之物紛賾莫稽似乎可惡而名雜不

越至頤而有至一者存則可悅而不可惡也天下之事反覆无端似乎相亂然各具典常至動而有至定者存則可治而不可亂也故學易者言必擬之于象而後言則淺深詳畧言必適于物宜動必議之于爻而後動則行止久速動皆合于典禮然言動至變矣擬之議之者蓋在易剛柔之變化莫非言動之變化擬議以成其變化乃爲深于易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贊中孚九二爻義君子言出居室之間應在千里之外言以制行行以踐言人我之通不相隔也故言行有樞機之象樞動而戶啟機動而矢發一身之榮辱以此爲主也小則關榮辱大則動天地此唱彼和居高聽卑感應之不爽也擬議此爻知言動之所孚矣子曰以下孔子之言其上爻辭或門人所加恐人不識其所指耳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義君子大同之道其迹或異其心則同五與二應是同心之行如至利之器可斷堅金物莫間也同心之言如幽谷之蘭氣味投合物莫能雜也擬議此爻知公理之自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錯音措

凡物措置于地已可以安矣因其過重而復藉以茅則安全至矣夫以茅視棟爲物輕矣而用以藉棟之重若此此亦物

理之顚倒取用者自古圖大事基以小心故大過之時雖用剛而以柔爲基也擬議此爻知言動之貴慎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人臣勞于王事而不自誇其能及事成有功而不自居以爲德此豈器量淺薄者所能哉若謙三爻辭正語其以功下人者也是其處心積慮必常念德之存于己者必欲其盛故禮之接于人者必欲其恭此所謂謙豈徒博致恭之名哉乃所以長保富貴而有終也擬議此爻知言動之必謙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贊乾上九爻義擬議此爻知言動之悪亢也義已詳于文言今又積于謙三之下一反一正可觀會通而行典禮也位之不屬民之不歸賢士遯跡以其亢而不能德盛禮恭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義以言立訓者因本章以言動爲主也下卦兌有口舌象口舌不節如人門戶不閉故君則失臣臣則喪身幾事或洩則人忌其成而樂其敗是事有成而自害之也

擬議此爻知謹言之要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贊解六三爻義子云作易者倂識盜賊之情以易有負乘致寇之言也負乃在下之事乘爲在上之器處非其據適啟覬覦之心而思奪矣是故名器不可以假人上輕之爲上慢下竊之爲下暴上下皆失而伐國者至矣夫寇盜固不軌而多由于自致也人而不謹其蓋藏教人爲盜也無故而冶容以自飾教人生淫也易之所言如此亦六三之自招而已擬議此爻知釁隙之自開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古本在第十章之首今遵朱子移置于此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而河圖具之故指其數爲天地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節言之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馮氏椅曰天地无數二氣之流行節度卽其數而河圖具之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古本在大衍節之後今遵朱子移置于此

以一三五七九屬天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地數五也一三七九以次左旋而五居其中二四六八以次右旋而十

居其中儼如兄弟之相得焉一與六同居于北二與七同處于南三八同東四九共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儼如夫婦之有合焉積天之奇數計之共二十有五積地之耦數計之共三十合之五十有五五十數之終而有五又數之始自此相得而有合者生生无窮矣蓋相得則奇先耦後二氣流行循環迭運陰陽變化之理行乎其中有合則奇施耦承內外賓主互藏其宅卽鬼神屈伸之機行乎其內矣行鬼神卽在成變化內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古本在天數五節之前亦依本義移置

衍推衍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者卽河圖宮中天五地十之數以五乘十而衍之一其十爲十五其十爲五十愈衍而愈大明其非自一至五之小衍也因圖數而制筮其用止四十有九而虛一以象太極之无爲以神其變化次取其策平分左右以象兩儀又次取右手一策掛左以象三才左右互揲以四爲節以象四時又歸所扐之奇于左右之餘併以象閏也揲四者爲正數奇零者爲閏數故掛爲積餘之端扐爲積餘之總再扐之後而復起掛猶再閏之後而復起積也歸奇于扐扐字兼初扐再扐閏字已兼三歲五歲下特申足其意耳

吳氏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虛一不用用四十九其數七七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也凡揲蓍必掛一者蓋不掛一則无變所餘皆得五惟掛一則非五卽九故能變第二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必再扐後掛

案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一歲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共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日爲後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廿四日足前六日又成一閏是五歲再閏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矣再扐後掛者再扐之后復以所餘之蓍合之而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獨言掛者分二揲四歸奇皆在其中此則象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乾九坤六以四營之乾則四九三十六坤則四六二十四設言卦若得乾而六爻皆九得坤而六爻皆六則乾每一爻卅六六爻爲二百一十六矣坤每一爻廿四六爻爲百四十四矣合乾坤兩卦之策凡三百有六十與期年之數適相當也每期以二十四氣計則三百六十六日而不足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餘折中之爲三百六十日也若以上下經陰陽之策三百八十四爻總論之陽爻百九十二以三十六乘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以廿

四乘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之數也此九六老數也若以七八少數推之少陽過揲之
策七其四而二十八少陰則八其四而三十二如乾坤皆少
其合亦策有一千五百二十不言二少者卦以九六名爻而
不言七八九六可以該七八乾坤可以該六子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筮法成卦之序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然後或奇
或偶一變而成易由此積之三變成爻至十有八變則內外

備貞悔全而成卦矣當其九變得內卦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之象雖具特小成耳所謂十有八變而成卦則自此而因重
之也故引之而上伸初四二五三上有感有應天位地位人
位有三有兩而可以占事又觸長于其類唯變所適此卦可
適于之卦又隨變隨適一卦可通爲六十四卦而前定其吉
凶天下之能事既畢而无以復加矣引伸如引寸爲尺引尺爲丈觸類因類而觸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張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固受命如響可
以酬酢神故曲盡鬼謀可以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上文河圖大衍之數陰陽之變化也苟知其道則鬼神无遁
藏矣張子曰惟神能變化以其能一天下之動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此分發尚占之事有爲爲于身也有行行于世也問者揲蓍
問易以己之言告之易則受人之問如人之相向以對語无
論遠而天下近而几席幽而氣數之暗深而念慮之萌皆知
其吉凶于將來之事非其道之純粹以精孰能及此此以卜
筮者所以尚之也言乃占卜之言非文詞之言也舊註誤看遂以此爲尚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象之事也三相參爲參五相伍爲伍以乾參坤之畫而
變之爲震坎艮以坤參乾之畫而變之爲巽離兌參以變也

一與九相伍二與八相伍三與七四與六五與十相伍合為大衍之數伍以變也參變而得卦伍變而得爻參伍以變原所以錯綜其數以觀陰陽老少之動靜而雷風山澤等象成矣此初得八卦之象也由是再參焉再伍焉是為通其變八卦可變為六十四而陰陽剛柔之爻皆成象矣再錯焉再綜焉是為極其數各卦可變六十四而天下制禮作樂三千三百之象乃大定矣此先王創制顯庸自閭門里巷以迄朝廟吉凶所用莫不由此苟非至變而拘于器數膠于動靜安能文質得宜如是此制器者此器非舟車細器之類所以尚之也二變字乃卦爻

之變而為象亦非尚變之變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變之事也凡人有心而後有思慮有作為易何思為哉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凡天下鉅細曲折无不通其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蓋如明鏡當前隨物付形止水停涵任央所向非其神變之至將寂淪于空感滯于迹安能幾此此以動者所以尚之也此節不着變字却正是動變之事不得謂懸空說理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尚辭之事也言聖人繫易之辭所以窮極天人性命之精深而研究動靜變化之微幾也蓋常人淺近之言得此遺彼不足開人之神志惟易辭隱微曲折無所不到故其深入人心舉天下吉凶悔吝之途皆通其志而莫阻凡人浮誇之言有華無實不關人身之利用惟易辭剛柔推遷毫无執滯故其幾微所析舉天下窮通得喪之事皆成其務而莫廢蓋深則精幾則變精變故神也易辭惟神故言簡意該不疾而速也言近指遠不行而至也易之神如此以言者安得不尚之

也以四節遞分占象變詞乃得義理融洽字字俱有着落因前說障蔽經千萬遍滐思而始悟之如此文從字順矣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以起語作結為重言之咏歎以醒人也但玩此一結語而中間之四件平分可見矣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又承四者之道而總贊之以起下與神物之事也開物即制器成務即尚占尚變尚辭之事言易之作以開創天下之

物俾各成其鉅細精粗之務而統貫三才之道者也是故物未開則志未通聖人以易通其志而成文成象之大備務未成則業未定以易定其業而言詞動變之有功物未開務未成則疑難斷以易通志而觀會通以行典禮定其業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人心无疑而物與務有成也此易之作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殺音賽去聲

蓍之數七七象天之圓卦之數八八象地之方陰陽不測故

神吉凶有定故知至揲蓍畫卦之後六爻森列一位自爲一時一時自爲一義交易變易以貢獻于人易有此三端然實先具于聖心也聖人以此理洗濯其心无一塵之染靜處則神知退藏人莫由窺有事則憂患同民隨感而應吉凶未來以圓神之德知之吉凶已定以方知之德藏之皆洗心自然之妙用也聰明睿知神武如書所謂智勇天錫者凡人有智有勇初或銳進久則漸殺聖人心无私累故聰明睿知神武之用愈久而无降殺用能憂患同民如此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于天有陰陽消息之道察于民有愛惡情僞之故于是興起蓍龜之神物以前民趨避之用此皆由其知勇之德用而忘疲而无降殺也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者豈旦夕之功乎蓋神物之德本神明聖人齋戒致敬所以神明神物之德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發天道民故之義下文言聖人作易以模寫之也造化流行靜无而含動有乃萬物出入之戶也氣機收斂如戶斯闔則謂之坤氣機發生如戶斯闢則謂之乾以其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則曰變以其上往下來剛柔相易則曰通及其生物氣聚著見名之象體立有形名爲器因有形象修明其事以周民用謂之法有法有守而出作入息百姓日用則謂之神蓋天道在闔闢變通見象形器之中而民故不外制用之法利用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推筮法成卦之序而探其原也人知生卦立爻由兩而四四而八皆謂之易不知有至大至極之理以為主宰而後陰陽對待而成象是兩儀由太極而生也陰陽相摩各分老少而有四象四象既生又左右相摩成三畫以象三才而八卦始備皆此太極在中從无而生有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上八卦以三畫言由四象而生此八卦以六爻言蓋六十四卦皆八卦之推蕩以生也言八卦既成吉凶雖未見而消息當位之間確然有定矣吉凶既定大業雖未就而因時起事利用出入之內已生其端矣此又自有而生无者亦太極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合造化人事以贊聖業之大也制器皆有法象而覆幬持載之天地則大法象也處事皆言變通而分至啟閉之四時則大變通也懸象著明皆天文也而莫大陽精之日陰精之月爵位通顯皆崇高也而莫大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至備聚諸物廣致民用立成器以利天下雖前創後述踵事增華而孰如制作之聖人凡此莫不有其文也而究物之賾者探其一致隱者索其朕兆深者鉤之使淺遠者致之使近吉凶有定而不惑趨避不懈而亹亹然黽勉以將之者有大于筮龜之用乎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蓍龜之物本具有大衍之數乃天地之數也惟聖人能則之故其易中之變化乃天地四時之變化聖人用神物以效之

易中之吉凶即天地象日月行度之吉凶聖人用神物以象之然推原其本由龍馬負圖出于河而數之體立神龜載書出于洛而數之用彰聖人則之以成對待流行之易而神物因是而愈神明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陰陽太少也六十四卦之變動皆不外此而天地範圍矣然又恐人不能觀象以有得也故繫辭以教告之又定之吉凶而判斷之此易之為用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此引大有爻義以明斷吉凶也祐者因可助而助之信在心
而言履順在事而言思內外一致也天助順人助信天人亦
一致也六五于大有之終信其踐履順其思慮而又以此信
順尊尚乎賢人故天祐之而吉且利自无凶咎也天道有定
易辭豈有異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又卽繫辭而反覆申之也文字不能盡言中之意猶語言
不能盡意中之辭則聖人與民同患之意于何見之聖人仰
觀俯察立爲八卦之象然法象雖具而人世之情偽未盡猶
卦爻之有陰陽淑慝也于是立象盡意又重之爲六十四卦
之名義以觀愛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而情偽著焉情偽既
盡乃繫象爻之辭以定之而言亦盡矣夫盡言之中而有意
不盡是在人能變而通之也如中不可過或有時過而後中
時不能違或轉瞬而時又變故繫辭所言必變而通之使天

下盡利而有攸往焉必鼓而舞之爲法爲異言（如嗃嗃嘻嘻號號啞啞之類）
之以鼓動于手舞足蹈而不自己而神化又無不盡矣聖
人之意其可見者如此
折中象辭之中已具變通鼓舞之妙蓋象辭中之理有變有
通非專爲七八九六之變也象足盡意故因象繫辭足以盡
意但添一焉字而意自明聖筆之妙也
右第十一章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
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推言易之所作在乾坤兩畫也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
也易包天地猶衣之有衾是也乾坤散布于八卦而象立乾
坤散布于六十四卦而卦設相爲對待流行而交易變易之
理乃立乎其中也夫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趨時應變
假使乾坤之卦爻不立則動靜翕闢之功用不行不特諸卦
之體用无自而見而大德資生富有日新之用或幾乎息矣
信乎易之參贊天地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言有天地故有變化滞于形以觀之天地亦器而已超乎无形之始乃一陰一陽之道也體用不分故分上下而總言形耳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别而名體各異故曰變推而行之則是變无所疑滞而運用不窮故曰通以是變通之用措諸天下使之各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蓋以道妙器以器顯道皆出于乾坤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述義 謂之象指卦而言卦與爻皆所以明象也故以象發其端

朱子 此節重出以起下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即象也賾以象著動以辭示也鼓者使天下樂于趨事赴功鼓其志氣也上文泛言天地間之理故曰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此言化裁推行皆易所具故曰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然莫難于變通有辭之所不能傳者又在人之能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之也

右第十二章

繫辭贊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象爻者易之體變動者易之用成列即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及四隅之行列也當其初雖未有以極天下之賾然而全卦全爻之象已寓矣因而加重祇見八卦交互往來取象耳曷

嘗以備上下貴賤之位哉然而爻在其中矣爻有剛柔當其剛推柔柔推剛也亦祇以著陰陽消長之漸然而老陰老陽之變已寓矣從此繫辭亦亟於爻位驗時德之當否耳曷嘗于乘承比應徵動變得失之機哉然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夫所謂動者以相推而動爻有應比乘承吉凶由此而生也因動之得失而命吉命凶又分為悔且吝（吉中固有亨利然皆吉也凶則須分輕重）皆生于動也是在相推之先而分剛分柔者所以立變通之本當變動之時而趨剛趨柔者所以見吉凶之用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以上所言疊疊推勘而出見易之道無非本吉凶以示人然人之行事鮮不趨吉而凶常伏之者惟不能貞以勝之也夫氣數所値禍福推遷雖時有顚倒而究之正道恒伸自言道恒勝也苟本心正固萬變不移則必以吉而勝凶矣如天地雖有忞伏日月雖有盈虧一以大公至正捺消息升沉之勝而常懸象爲觀代明悠久也況人事之動其變適以趣時者有以二三其德而能捺天下之勝乎貞一者貞則惟一一則

无不貞也伊訓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不貞也周子曰聖人之道孰爲要曰一爲要可以識貞夫一之道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易簡皆一也乾坤爲剛柔之本固變化莫窮然其所以立本者確然專一直遂示人以不貳而易也隤然翕受敷施示人以不煩而簡也彼爻在象中雖極天下之變不過效此易簡而已象在卦中雖極天下之賾不過像此易簡而已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變通趣時之事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動乎本位之內而吉凶卽見于本位之外也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要之皆由於聖人與民同患之情而見之辭也一卦有一卦之辭一爻有一爻之辭皆深情所發見也言易道而歸結于辭者以此篇爲繫辭之贊也

右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將備舉聖人開創之業而以此發其端也天地无心以生

爲心天地不德以不已于生爲德是生生其大德也然天地雖生不能親輔其生惟聖人居君師之位以裁成輔相之是位其大寶也有位可以廣仁聖人行之以守位而本固邦寧矣有位可以生財聖人生之以聚人而散財得民矣此皆教養之事而有義焉以之理財而六府孔修以之正詞而章志正教以之禁民爲非而明罰勅法乃聖人以天地好生之心爲心也○右第一章玩此節文義當居下章之首而舊本分章以此爲結上文之詞殊覺不屬然亦存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與下十二條皆聖人居位而行裁成輔相之事也觀天則日月星辰有其象在地水火山澤有其法動而鳥獸羽毛之希毨色應五方之文靜而土地剛柔之燥濕性別五方之宜近取一身之性情形體寂感百變遠取萬物之飛潛動植聚散萬殊見兩間之對待流行皆不出陰陽之消息于是從一奇一耦交互而畫八卦以通達神明之德健順動止之効靈類似其萬物之情風雷山澤以取象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古人物雜處人爲物害包犧教民取絲麻結繩以繩爲網而取禽獸曰佃以繩爲罟而取魚鱉曰漁所以使民知鮮食之利而去其害也象取諸離以離者網罟之目相承而物自麗者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上古茹毛飲血教民火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于是斲木使銳而爲耜揉木使曲而爲耒耒以入耜耜以起土而爲耨以興樹藝象取諸益益者大益天下之名又巽震皆木兩木相合上入而下動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民生所賴惟食與貨故又日中爲市向明而交易使各遂其欲其象有取于噬嗑噬者嚙也嗑者合也兩物各異嚙而合之以相通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古裔野之俗風氣漸開民心欲變此正天地一大轉機也黃帝堯舜因其變而通之制禮作樂維新天下民用鼓舞而不倦矣是其神明變化凡所創建無不深入人心相與適合于機宜而後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其所以神而化之也易道即天道惟聖人妙于參贊故天亦護祐之使其制度久而愈吉且利也人第見山龍藻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端拱以致治不知其崇效天而卑法地者典章制度蓋取諸乾坤也乾坤變化無爲以剛柔兩畫散布于六十四卦而莫不

神而化之者此數聖大洩羲皇之秘也如此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木中虛爲舟剡木中直爲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近濟其不通遠可以由致而利天下象取諸渙渙巽木乘坎水利涉大川而舒渙其抑鬱者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之性順服而馴之馬之力健駕而乘之使牛引其重馬致乎遠而牛馬皆能有養于人象取諸隨隨者下震爲行上兌爲悅行止隨人而可悅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塗既通暴客或至于是設重門以防其內又擊柝以儆其外縱有暴客足以待之矣象取諸豫豫者備也必先事而爲之備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斷木爲杵使之舂掘地爲臼使之容杵臼設而粒食皆爲精食矣象取小過以小過者上動而下止與杵臼无異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重門之設僅能自守无以制人于弦木使曲以爲弧剡木使直以爲矢象取諸睽睽者火澤乖異如弧矢一曲一直以爲用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冬穴土以居夏曠野以處民多燥濕之病矣易之周垣之宮戶牖之室而風雨可无患也取諸大壯大壯者成壯固之大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无衣衿棺椁之制故厚衣以薪无人畜踐踏之慮故葬之中野不封土以爲墳不樹木以爲識且居喪之期无卒哭祔練祥禫之日數聖人爲之周身之棺周棺之椁此制立而封植喪期皆備矣取象大過大過者澤滅乎木幽明兩隔不可无居喪之禮以厚其終而永其哀使不同于草木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淳朴惟結繩以爲符驗不待正辭而足以取信後世日

趨于僞故易之以書契百官之功罪可稽而治萬民之情僞可覈而察其象取于夬夬者以陽明決陰暗猶以文字去欺詐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統上十三卦皆制器尚象之事故此又以象言之蓋易爲立象盡意之書皆取象於萬物以立卦也然既謂之象必酷肖物之形似以出之也象在一卦而彖以斷之彖者統六畫之

象而論一卦之材質猶作室者聚衆材而成廈也象在一畫而爻以命之爻者因一畫之象而效人事之羣動猶作圖者寫人物之情僞于動變之中也彖爻所係如此是故得失明而吉凶之顯者生憂虞辨而悔吝之微者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中象材之義乾坤之純不待言矣震坎艮爲陽卦陰爻反多巽離兌爲陰卦陽爻反多何也陽卦皆索于乾而得一陽二陰合之凡五五于數爲奇陰卦皆索于坤而得一陰二陽合之凡四四于數爲耦其體如是若論其德行則陽順而陰逆焉何也陽以奇爲君故一君而陰二耦爲民統一則治上下皆君子之道也陰以耦爲君故二君而陽一奇爲民權分則亂上下皆小人之道也此就三畫卦以明一卦之義若因而重之則凡卦必有一卦之主其材亦猶是也一君二民下文之同歸也一致也二君一民在事物則紛亂也在人心則憧憧往來者是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引咸四一爻推極言之見天下之理本一人當貞夫一也蓋咸以身取象九四正當心位主天下之動者也其下十條兩兩相對不出此一爻之意何思何慮非廢思慮也用思慮而失其主宰乃憧憧而入于妄耳夫天下所行之途雖殊而理則同歸于是所發之慮百端而道惟要于一致得一則无二何思无感何慮失一則我先无主因緣外感之朋益從而擾之何以憧憧爲哉蓋天下本无用吾思慮之處人當以天

下應天下以天下還天下可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推兌平聲

言往來有自然之理不必憧憧也相推者此推彼彼推此也二曜相繼而明生不匱寒暑相代而歲功以成往非有心氣機之相感而屈也來非有意氣機之相感而信也利猶順也明生歲成皆順其自然此天運之屈信相感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蠖烏郭切

日月寒暑相爲對待猶疑爲二試以一物言之往先屈而來者得信若尺蠖之屈是也來者欲啟而往必先伏若龍蛇之蟄是也此物理之屈信相感也精研義理不爽毫髮至深造而入神妙內之屈也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伸也見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外之伸也乃所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感屈也此聖學之屈伸相感也精義崇德下學之事過此則上達矣未之或知无思无爲己亦莫知其然也至于窮極幽微之神通徹變化之妙則盛德孔然而亦非思慮所可及矣入神者僅能入之明而誠也窮神則窮盡其神誠而明矣因咸四往來之辭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論之如此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之六三爻義承剛乘剛上困于四下危于二又上六无應爲妻不得見之象夫子引之以爲強求不得失固辱得亦辱妄處非分勢不安心亦不安身不可保而能漫爲室家計

乎六三往來皆失可爲多欲者戒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爻義夫子引之專贊獲之二字言隼雖鷙不患不獲患无器尤患非時器輕用則損其器猶无器也器成時動故不括結而罔功上六爻辭語成器而動出即解悖亦以屈爲信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恥與畏亦羞惡之心失之故甘為不仁不義之事也无好善之本心故惟利是視无惡惡之眞心故臨刑始懼乘其小惡而誡之則威之所以福之也此及下節卽噬嗑初上兩爻以見人之積惡有漸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承上而言苟不懲誡于其初小且積之而成大矣荷校滅耳

非由初而漸致之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從古安危存亡治亂總操自人主之一心能以危亡存心則安其位而保其存不以危亡存心而自有其治是以致亂也故君子深知屈信倚伏之道而不敢忘焉否之九五撥亂反正雖有休否之大人然存心憂危甚矣安得無苞桑維繫之固邪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餗音速渥烏角反

人臣居台鼎之任稱位以德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德不稱位雖知足以謀勇足以任亦无以措天下于安也況德力知俱有不逮鮮不及于折足之患矣鼎之九四蓋言以剛應柔不勝大臣之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言道莫先于知幾知幾則精義而入于神也蓋凡人言動不外上下之交上交易諂下交易瀆君子不然其明于幾而知諂瀆為无用乎夫幾也者動之兆未形而甚微吉凶已見于先者也君子知之早見其吉凶而趨避相應不淹滯以終日所以能屈能伸而不諂瀆也豫之六二蓋言介如石焉則非依違不斷者可知矣知微知彰則見之明而介于石也知柔知剛則作之決而不俟終日也 項氏曰 識時知幾惟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所以必歸之介如石與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微彰剛柔知之難矣純之則一復之則幾唯顔子其庶幾如此乎顔子明足以照不待迷而後知也健足以決不俟終日之久也復之初九所云正顔子之謂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與下節又一反一正示人以貞一也絪縕者氣之交專一不二故其氣厚而化醇搆精者形之交專一不二故其精聚

而化生男女泛言萬物皆有男女也損之六三所云乃言致一之道舉天地萬物無在而不貫徹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損三所言致一以一乃人之恒心也故君子身欲有動必先順理而安心欲有語先使平易而直于民有求必先交乎而定修此三者則立心恒矣故動而民説語而民應求焉民輸上下皆全也若事不順理而違心以動心知非理而惶懼以語情非素孚而无交以求求益不已豈但莫益傷之者隨至矣益之上九正言不一之道無往非凶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將論繫辭之義故先本卦爻而言之易之全卦皆由乾坤闔闢而成以乾一而實純質陽也坤一而虛純質陰也自其對待而言分之各成一物自其流行而言合之則一致之德

由是顯而天地之具以此體之而形容其似微而神明之德以此贊之而宣通其蘊所以為易之門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卦之稱名或假諸物或指其理與事可謂雜矣然名與卦符未有越思而出乎撰體通德之外也於歎詞稽其類有淑有慝非淳質之時思慮所及蓋世變風移情偽日滋非是不足以周盡之故知為衰世偷薄而作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雜而不越也可以觀其用之大矣天地之[illegible]往易則彰其消息之理人事之未然曰來易則察其幾[illegible]之兆事爲之迹至顯也易則探原于幽渺而微之性命之理至幽也易則微驗于形聲而闡之觀其名卦雖開陳廣濶而參合各當或假物以名象而物之剛柔變化象必有辨或正言以名其理而理之過中失正言无少假或斷辭以名其事而事之始終本末辭不稍借曰備者見易之往來微闡道備于當名而當名之妙又備于辨物正言斷辭之中皆所以體撰通德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其當名也雖稱之于物象之小而取類于治亂則甚大唯取類大故其旨遠言曲事肆然稱名小則或假托而不質辭甚文也或委曲而叅合時事言皆中也或覶肆而包含細密事在隱也夫既遠而文既曲而中既肆又隱蓋因天下之理有兩端中正在是近似者每從而叅之是貳也聖人故剖析于幾微之介而濟之以中正之行使知所行有得失而吉凶之報卽因之也貳猶副也義理有正有副故舜執兩用中夫子叩其兩端此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民風淳厚觀象足以埀教中古以前夏易首艮象取連山商易首坤象取歸藏皆不費辭至文王周公乃取全卦而繫彖繫爻稱名取類易道大興非有憂患天下之心不能如是之旨遠辭文曲中肆隱以濟民行也然于此又可以見夫子之讀書而論世也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九卦之名足以濟民之行者也凡人之行一舉足而敬肆攸分故卦有名履乃入德者愼始之基也人之心一驕矜而情志莫檢故卦之名謙乃入德者操持之柄也旋失旋復然後見性所固有能復則德有本矣有始有終乃得安處而不遷能恒則德可固矣有害德者不可以不除損之又損而德修有進德者不可以不備益之又益而德裕人當困屈可以觀德疾風勁草寒歲松栢危微之辨也人視井泉可以畜德修潔不汚發治得所存發之地也然又必順時制宜始非拘曲之守若巽之柔順而深入細微乃爲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兌說爲和履乾之剛和之至而不流也山起于地以卑爲高謙之尊而有光也復卦震陽初生視羣陰之多則小矣然陰陽之物不淆則理欲有辨恒之震動不一兼巽之進退則雜矣然順動之德有常故相守不厭不損則不益故人有過當損其先難既損過歸善則身心悅澤乃後易焉無益必有損凡人中有不足必設備若德益漸增則根源長裕無撰設矣困而澤水涸竭窮于往矣然修德在我則身困而道通也井

之水在井中居其所矣然木上有水則居所而能遷也至于隨事順理巽德爲稱而巽又爲入隱其形迹此九卦之德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九卦之用也人之所履不一以和行之而乖戾消也禮之品節甚嚴以謙制之而仁讓興也有不善辨之必明則用復以自知德二三動罔不凶則須恒以一德事不兩平惟損己以遠害道存博濟當用益以興利不知命之當安未免怨天得困之亨貞而怨可寡不知性命之當盡不能去非如井之日新則義可辨此皆進德之常經也若事有變動則必巽入以精義而合乎權度之宜焉學者體此天下無憂患之事矣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九卦之道皆切于民生日用之實故易書之理非可求之于遠也但不得因其切近而泥以視之蓋天下事變无常故易道變通推移而不滯于物周流六位之虛或自上降下自下升上而无常或剛變爲柔或柔變爲剛而相易不可執之爲

典常要領唯變之適其宜者可爲典要而已夫豈遠哉六位言虛者位本无爻而剛柔爻象往來如寄也○位固因爻而始見然各爻取義多有因位之初終而取者不可不知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道雖屢遷而其自外卦而入內自內卦而出外皆有一定之法度非以意爲出入也故无論內外皆使人凜然自懼而不敢犯又明乎事之可憂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而提命諄切无有師保不啻親師保之嚴憚未臨父母直如臨父母之慈愛其親切若此尚將求之于遠乎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人于學易之初誠由彖爻之詞而玩索之更于一定之方而揆度之則道雖屢遷不爲典要亦旣有典而可守有常而可循矣但明道在書行道在人苟非智仁體道之君子豈能虛憍而行之哉信乎道不遠人人自離于道耳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凡書固有體而易之爲書本天地萬物以爲體也故原始而知所以生要終而知所以化合全卦之義而體質備矣至于繫爻則剛柔相雜于六爻之中惟因其所值之時所遇之物若有窮于指數之者也然細玩其故初爻爲一卦之緣起其體未成其象未著最爲難知其上爻則全卦已竟之局其體已成其理已具較爲易知是何也初如木之根本故難見上如木末之枝葉故易見也推原其故聖人于初爻之辭合全卦以推擬其所由始至上爲卦終第因初爻之辭以卒成之而已何擬議哉若舉陰陽賾亂之物雜而陳之以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而辨其純德而善與非是者初上非不有之然擬于初者未詳成于終者幾盡苟非合中四爻正體互體而並觀之何以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而爲原始要終之準哉○正體則二五爲中互體則三四爲中故皆謂之中爻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要者總其理而貫通之謂也歎惜言六爻旣全存亡吉凶之理已具人欲究極天道之吉凶人事之存亡則卽剛柔所居之位而可知矣况彖爻之詞又如是彰明較著者乎故知者第觀彖卦之辭而六爻之思已過其半矣再玩六爻之言而

其理尚有外哉蓋彖爲綱爻爲目綱舉而目張彖爲權爻爲物權審而物定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四陰體皆能爲順承之業故功同而位之一內一外則有異二遠五而相應則多譽四近君有逼上之嫌則戰兢多懼也多懼由近多譽由遠可知柔依剛方能自立二遠于五則疑不利而要歸多得无咎以用柔而得時中之中則四之不

中可知也三五皆陽能立剛大之業其功同而位之上下則有異三多凶而五多功以五操得爲之權合天下之功以爲功貴也三爲臣而賤動有掣肘之患常任其凶也然要而言之三五之位以柔居之則不勝不特三凶而五亦不能多功以剛居之則果毅有爲不特五多功而三亦不至多凶邪者疑辭言外又見柔危剛勝亦大端如此又有柔居陽位而吉剛居陽位而凶者須分別觀之夫遠近貴賤剛柔德也譽懼凶功是非之辨也非中爻何以悉備哉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前于一卦六爻既分釋之故此復合而贊之以體質言則渾淪而廣以條理言則包孕而大廣大所備何也天地人盡之也方易三畫成卦一爻上臨天之輕清也一介二之間人之中立也一藏二之下地之凝承也三才已具不可獨而无對又兼而六之六者非他猶是陰陽爲天剛柔立地仁義爲人此三才之道也是道固出于三才然語道則形而上者有變動焉在易則剛柔相易而變也上下无常而動也變動多因于彼此之相交故名爻然爻之遠近貴賤又各有其等森然奇耦之定體故曰物二物相雜于六位之中如玄黃之間色則名之爲文使文而各得其當則有吉而凶无矣惟同此文而或所居不當位則吉凶生于其間于是乎聖人有辭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殷之末世桀紂淫酗之習而西伯憂之故其所繫皆危悚之辭其有以危亡存心者理當得平辭即繫吉而使之平有以慢易存心者理當得傾辭即繫之以凶而使之傾近而一身之酧酢遠而天下國家之興亡其道之大未有以爲細人細事而廢棄之者无始无終一以冰淵之懼心敵之虎尾之愬愬示之先事而爲慮已過而策補其要无咎而已此易之爲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古本曰羨文也

主宰萬化乾之健固無有不足之分矣然觀乾之健當觀其行于易而有恒也作成萬物坤之順固無有不滿之量矣然學坤之順者當學其行于簡而有恒也夫天下人心之險人事之阻至无窮也人以險阻禦險阻而不足惟得乾之易者能宰制于中而險平也得坤之簡者能主持其間而阻去也其理可以通天下之志而悅諸心幾可以成天下之務而研諸慮彰往察來定天下之吉凶變動鼓舞成天下之亹亹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是故乾坤陰陽在易有變化在人有言動以變化之理用之云爲而云爲悉易簡之善其事自吉而有以致祥見理之有定而爲器者聖人擬象于已往而可以決當前之事事之未形而爲來者聖人占驗于將然而可以測未來之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卽乾坤也乾坤定位而六十四卦之變化生故天地設位易之體也聖人成能易之書也由是人有所爲既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質其是非更謀及卜筮以決其從違雖日用不知之百姓各見性天而皆與聖人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總接易中之通例以示人也上古有畫無文故八卦以象告文王周公繫辭于卦爻則推其情以言之也夫以象告剛柔雜居吉凶已見于卦矣而交易變易之道未明也聖人又推其情于卦爻之變陰陽之動而繫以利往利涉之言不如是其情不能達也然吉凶悔吝生乎動情之因變動而遷者曷可勝窮哉是故情有因時而遷者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比則和訟則爭是故相攻者以時有順逆而生吉凶也情有因位而異者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自內自外觀之闚觀觀國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其相取者由位有離合而生悔吝也情有因德而別者德別則有情僞矣如同人五之號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不中正也此相感者由德有淑慝而生利害也夫由相感而相取相攻始就其淺深言

也若錯而綜之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又可于相近之一端言之凡易之爻有卦主有比有應比應近而相得則相愛者也相取相感者也爲利往利涉而吉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僞相感人事之險阻也大則凶次或有害又次之則不免于悔且吝焉外此或不相得而遠則无所爲相攻相取相感也宜相得而遠亦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相得相取也雖有情而无以相感也此繫易之大旨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又即人之辭以情遷者側觀之也叛者背亂凡背正理而入異端者皆是疑者岐疑凡疑正理而信小道者亦然也將叛則天良未絕辭必愧慚而回護心疑則邪說已入辭必兩端而生枝有德之吉人言不妄發而寡失德之躁人言必輕出而多誣任天理以爲己之善其辭多游于浮淺失所執守之人其辭自屈于胸中人之辭有此六者皆與情遷如此卦爻之吉凶悔吝因情而遷者豈有異哉

右第十二章

說卦贊

說卦者從先後天之卦畫圖位而立說也繫辭等篇雖亦不外羲畫然或因辭而推及之惟此篇則專辨卦畫而辭不與焉故謂之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幽贊者顯相之反蘇氏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與物接故以蓍爲介紹是也聖人黙相神明創爲分揲掛扐之

法以定吉凶而蓍之用由此生焉但蓍生于數而天地正數自一至五其六七八九十乃配也故五數中一三五天數居其三二與四地數居其二參乎天數而用九兩乎地數而用六則倚于河圖中宮之五焉倚數者一二三四皆倚于五而乘之爲六七八九此蓍策之老陰少陽少陰老陽之數也此小衍之數由此而十倍之則爲大衍既有數則有卦爻以爲體聖人觀察天地之變化剛柔純雜而乾坤等卦立焉既觀象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畫或上或下發揮其情而變動之爻生焉卦爻既立聖人之功用則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

之宣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也爻象既設則有以窮極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達天之命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也夫易之象數用爲卜筮而性命之奥存焉此所以通神明之德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上言窮理盡性至命者在天地曰命在人曰性命與性總言

之曰理易以順此性命之理而已是理也散見于天人所以天之氣陽而孤陽不能自立必日月晝夜陰陽並行而天道立也地之質柔而獨柔无以資生必靜專動直剛柔並運而地道立也人爲天地之心其相生相養之道爲仁然有義以主斷制必惻隱羞惡异用而人道立也此性命之理見于三才者皆以兩而成也易何以順之統言其卦三畫雖已具三才必兼而兩之六畫成卦而性命之理順于全體中也析言其爻分初三二五四六之位以用柔剛又于分陰分陽之中迭相爲用剛居柔位柔居剛位六位之爻間雜成理而有章焉性命之理又順于一節之内矣夫陰陽剛柔象也六位六畫數也上節由象數而推之理此則由理以推之象數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先天圖對待之位也乾坤高卑天地定位而合德焉東南兌澤西北艮山山泉流于澤爲水澤氣升于山爲雲交通其氣焉東北震陽西南巽陰雷從地起而風從風自天行而雷擊互薄其聲焉離日升東其精爲火坎月上西其精爲水此非凡間之水火不然則水與澤復入于地而升于天蓋不相厭射而相代也此

八卦之定體於不易中存交易之用於是聖人重卦以此上下交錯而易之用廣矣薄謂兩相搏擊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圖中流行之位往者事理已定循序數之則順來者機兆將生推測求之故逆也今自乾之三陽歷兌離以至震之一陽自坤三陰歷艮坎以至巽之一陰是左旋也乃從成卦後觀之數往也自震一陽歷離二陽繼長然一陰居內尚未衰退兌二陽二陽相推一陰已出陽外漸次就消矣以至乾之純陽陽極陰生又自巽一陰歷坎二陰又長然一陽居中尚未衰退艮二陰二陰相推一陽已出陰外漸次就消以至坤之純陰是右

行也乃從无生有知來也天本左旋而圖之陰陽消長皆右行邵子所謂逆天而行是也然本易之作爲知來而作是故先天圓圖皆逆數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圓圖中之方圖亦逆數也方爲地形一縱一橫畫之凡縱橫之體自上而下爲順下而上爲逆橫之體自左而右爲順右而左爲逆今方圖中乾一兌二至坤八之數縱數之則自

下而上橫數之則自右而左故一縱一橫而六十四卦逆成焉其北之三十有二卦縱之皆自乾而兌而離震南方三十有二卦自巽而坎而艮坤橫之則乾兌離震在西巽坎艮坤反在東也若以東西各三十二而分之兩旁之縱皆成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數焉是以圖皆自中起此圖居中爲震巽雷能動物之潛蟄也風能散物之鬱塞也故與震爲鄰者四出皆震雷之卦與巽爲鄰者皆巽風之卦也由震巽而坎離雨以潤物之燥烈也日以晅物之濕滯也故與坎爲鄰者四出皆坎水之卦與離爲鄰者皆離火之卦也由坎離而外艮

兌止以成物之終說以遂物之情也故與艮爲鄰者四出皆艮止之卦兌爲鄰者皆兌說之卦也再由艮兌而外萬物皆統于乾乾以君之也萬物皆歸于坤坤以藏之也故卦之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无非乾以開其始卦之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无非坤之代其終也故曰易逆數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明文王之卦圖後天之學也八卦之陰陽動靜皆本大極

以爲之主宰故曰帝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是帝之所從出也陽出而陰從與之齊出以達乎外者巽也齊則陽與陰遇而相見必于離既見則陰爲陽用而致役則於坤致役之後陰猶用事其情必說于兌言之然陰疑于陽則戰是戰于乾之方也龍戰之後宜與休息則勞乎坎勞則陰事終而陽事始功成于艮皆帝爲之主宰也按此節止就帝之主宰言不得牽入物字崔氏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則震王立夏巽王夏至離王立秋坤王秋分兌王立冬乾王冬至坎王立春則艮王以其周王于天故謂之帝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

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承上言造化流行不可見而萬物之出入可共覩也物自震雷闢而勾者萌蟄者啓皆由地出以震居東方于時為春也方出豈能遽齊巽在東南時為春夏之交萬物始鮮潔而整

齊焉齊則陽氣盛而麗于陰其明極矣萬有之物益出而相見蓋卦位為南于時為夏聖人明目達聽天下利見所謂向明也坤處西南象土氣盛于夏秋之交也前制火之烈後制金之寒物至此含養而秀實故曰致役言役已以養物也兌為正秋物皆飽滿足意肅殺中自有恬愉故云說也乾戰于西北乃秋冬之交陰陽相爭之時也坎位正北隆冬屬水陽居陰中慰勞休息之卦悅者恬戰者息咸得所歸也迨卦位由東北而艮又冬春之交萬物至此從前生意歛有歸无所以成其終後之生意卽无舍有所以成其始為艮之功用也

觀萬物出入帝之與物出入可知矣胡氏曰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水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帝是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復合先後天之圖以見其相交為用神卽上文所言之帝

也以其神化不測故又言之為神焉當其在震而為雷則以陽起陰而鼓其生意動萬物為最速也其在巽而為風則以陽入陰而去其鬱結撓萬物為尤速也物不燥則體質不堅在離為太陽之火而至燥矣物必說而始遂非神之在澤不能以雨露言物必潤而始暢非神之為水莫由也以江河言至于萬物終始循環而能貫之者則莫盛乎神之寓于艮此文圖之神妙也然使六卦各自為用神妙未至故其原本于先天也蓋坎離為耦水火不相克而相濟故能潤燥震巽得耦雷風異用而不悖故能動撓艮兌得耦山澤異形而通氣故能說能

成本一物而兩在異位而同功神之妙萬物者羲圖足以通之也是有先天之對待不可无後天之流行有流行亦不能无對待此所以陽變陰化盡萬物而陶鎔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八卦之性情也八者皆三畫卦之名爲諸重卦之根本由其性情所爲交雜變化而天下名物象數吉凶禍福皆由是出也然此秖就卦畫言之乾體純剛德主于健坤體純柔德全于順震陽起于重陰之下剛氣奮發而王動巽陰伏于盛

陽之內陽性無微而弗入坎陽在中而陰包之陷而不能出故爲陷離陰在內而陽附之附而不欲去故爲麗艮一陽上騰二陰承之則止兌一陰外見二陽敷之則說○諸家以巽爲陰入于陽離爲陰麗于陽張子獨空其說以巽爲陽入于陰離爲陽麗于陰蓋八卦性情皆主陽而言故入與麗皆陽也巽離兌雖謂之陰卦特以先有陰質爲之主耳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物之健行者莫如馬故乾爲之物之順載者莫如牛故坤爲之龍動于地而上升震亦下動而上起雞能感風而司時巽主號令而爲風外柔內剛者坎豕之外馴擾而內躁急似之外剛內柔者離雉之外華采而內耿介似之前剛能止物者狗也艮亦一剛上止故爲狗外柔能說羣者羊也兌亦一柔外說故爲羊此八卦之遠取諸物者也造化權輿云馬屬乾故蹄圓牛屬坤故蹄拆陽病則陰馬疾故卧陰病則陽牛疾故立馬性陽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性陰故卧先前足起先後足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首外圓諸陽之所聚故乾首也腹中寬衆陰之所藏故坤腹也震陽動于下足亦在下而動也巽陰耦于下股亦下岐而

伏也坎陽中陷耳外虛而內聰離陽外麗目外明而內暗艮陽止于下手剛在前能止物也兌陰開于上口開在上能語人也此八卦之近取諸身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物資始于天猶子之氣始于父也資生于地成形于母也故

乾稱父坤稱母索求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男之象乾交乎坤求取坤之初爻中爻上爻而得長中少三女之象一索再索三索以畫之自下而上言之此又八卦之類乎一家者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易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天陽也乾純陽至健爲天之性由此廣之凡動植之物具圓體者皆乾爲之也君爲國之天父爲家之天皆本乾剛以爲

之者陽氣温潤而在石爲玉陽質堅剛而在土爲金金玉性寒冰亦金玉之體故又爲寒爲冰先天位在南方故色赤純陽則大陽而健者馬也良馬比君子得天之淸氣而調良也老馬識途徑似天之行度有常也骨之堅者爲瘠性之悍者爲駁剛多而柔不足也木果亦圓象以實承實也然果熟蔕落仁含生機又有貞下起元之義焉故又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荀九家易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黄爲帛爲漿又爲邑

地陰也坤純陰至順爲地之性推而廣之萬物資生爲母高下順勢曰布化生成熟爲釜翕受不施爲吝嗇美惡皆産爲均順而多孕爲子母牛方而重載爲大輿陽有氣則陰有質故成文陽奇少而陰耦多故爲衆執簡以成物爲柄坤土在北方于地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旉音孚筤音郎萑音丸馵主樹切○荀九家易有爲玉爲鵠爲鼓

雷者陽氣之發也震陽奮于地中故爲雷由此廣之陽性奮于淵底爲龍乾坤始交兼有天地之色爲元黄春色已動草

木皆布其德爲旉足動于坤土爲大塗身居東宮爲長子陽夬而壯爲決躁下實上虛爲蒼筤竹與萑葦乾爲馬震得乾之初爻故其爲馬也雷聲向上而善鳴膝動而升爲馵足蹄動而嚙爲作足首動而下爲的顙其于稼也始生戴甲而出爲反生究能挺特而健蕃茂而鮮陽氣在下剛奮故健火温故蕃鮮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臭昌又反○荀九家易有爲楊爲鸛虞氏易有爲白茅爲舞

巽性入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巽爲木又爲風由此廣之得坤初爻爲長女巽德能制制木之曲而使之直者繩引繩之直以制木者工也苗始生而色白巽柔木故白木幹長而根短上高而下卑故爲長爲高風性无定故爲進退爲不果臭以風傳者也故爲臭擬之於人爲寡髮陽多陰少也爲廣顙上大下小也多白眼二陽在上一陰在下也近利市三倍好利之人善入不已也陰伏憤激故其究又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易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坎位北方爲水之性水行地爲溝瀆水藏土爲隱伏水能直能曲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坎體內奇外耦弓中勁而端弱輪中實而外虛故爲弓輪擬之于人險陷不利爲加憂爲中滿而心病中塞而耳痛蓋心與耳皆以虛爲主聰明生于虛也血者身之水赤者血之色故又爲血與赤其于馬也陽在中爲美脊剛在內象亟心柔在上而首不昂下柔而蹄不厚也體陷難進故又爲曳以輪象之行險而多眚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其形似盜陽藏于陰而隱其形也在木爲堅多心陽匿于陰而剛中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蠃力禾切蚌步項切○荀九家易有爲牝牛爲飛鳥

離外陽內陰火亦外明而內暗故爲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故爲日爲電得坤中爻爲中女離體外剛甲冑亦外堅離火上炎戈兵亦上銳於人爲中虛爲腹之大者也火就燥日暴烈故于卦爲乾介族之屬皆外剛內柔故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離不與木類若于木求之則爲中空外枯之科上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蓏力火切喙況廢切○荀九家易有爲鼻爲虎爲狐

艮陽隆起而止下二陰故象山有徑路取其山路有磵道也爲小石以艮山而又爲陽卦之小者也上奇下耦崇高而通爲門闕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剝上碩果之象也于人爲閽人能止人之入爲寺人能止人之出而止人之出入者指也故

為指在物為狗亦為鼠皆以其齒之利在首剛上之象也推之凡一切黔喙之屬皆得艮上之剛也求之于木剛在外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鹵力杜切○荀九家易有為常為輔頰常者西方神也

兌坎體而塞其下流為澤得坤三爻為少女巫以言悅神口舌以言說人秋氣肅殺兌正秋為毀折柔附于剛剛必決柔故又為附決停水積濕之氣成鹹故為剛鹵女娣從姊而嫁為媵兌少女故為妾羊兩角好抵兌上耦下奇故為羊此八

卦皆由本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而類及之所謂廣象者也其曰為云者見萬物之性情才質皆本乎八卦而八卦則天地之情質以敷施于萬物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贊上

此篇為上下經之遞結枝枝相貫葉葉相生至賾而不可亂有如是也中間脈絡相續似蟻穿九曲珠皆融會名卦之精義而出雖不必盡屬本文之旨而不即不離見得六十四卦名言外又有此一層統貫之趣雖諸卦如一卦其所以左旋右轉旁見側出无非維持一中之妙也讀者不必泥定某處至某為一段專言治道某處至某言學問或又天道而添此硬板註脚可乎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此推經文所以必首乾坤之故萬物生于天地即卦爻之生于乾坤也諸卦言受乾坤由太極之動靜而生无始終无先後不可以言受也稱天地而不著卦名亦別異之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天地之德大生廣生故萬物盈滿于兩間而經綸事業以起卦之所以次屯者正以屯之為卦二氣充塞而物生有紛紜盤錯之象也 項氏曰屯本不訓盈乃紛紜盤錯之義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

蒙與屯為反對物之始生象屯之形既生而後蒙昧罔覺象

之所以次屯者又以蒙之取象善惡未分之界也凡物既生而稺弱皆如是也

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稺不養則不長而養之所待者飲食也需之所以次蒙者正以物資飲食不見其長然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焉此養身與養德一道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與需反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是以飲食而有訟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爭訟大起而帥衆以平之蓋天與水違者用地與水之順師之所以次訟者以下坎上坤水在地中猶兵在民衆中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與師爲反對水行地中爲師水在地上爲比衆而无比民志不一比之所以次師者正以不寧方來之衆親輔于我而顯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民之比我以我能養之也必如風天之義以寡畜衆優柔含容以養之而後親比于我者有孚攣如也小畜所以次比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與小畜爲反對蓋養必先教失養不能以禮範之故履者禮也上天下澤之禮所以次小畜而成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人必踐履坦然而後民安于下君安于上泰之所以次履者正以上坤下乾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否與泰反對當泰之時四通不塞苟以爲終通而塞矣城復于隍是不可以終通也否之所以次泰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否之時民物蹇難側足難安故否終則傾是不可以終否也傾否賴乎有人此同人之所以次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有同人爲反對與人同者公好惡而無拂人我一體遠近皆歸其所有之大爲何如大有之所以次同人者此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盈則爲亢矣必自視欿然而不居乃能享所有而不溢謙之所以次大有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與謙爲反對言謙而仍從大有者正君子之勞謙也謙尊而光其胸次之廣大寬平爲何如此豫之所以次謙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者悅也心有所樂身必隨之此隨之所以次豫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蠱與隨爲反對隨動而悅是以喜隨人也隨雖無故然寧有无事而喜隨人者乎蠱之所以次隨者正以事當蠱壞往而有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大功大業必先自有事而起蠱者物壞而萬事生矣臨之所以次蠱者正以臨之爲卦剛大來臨元亨而天下治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觀與臨反對物不大者不足觀德以大而輝光著業以大而功烈昭觀之所以次臨者此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四方之耆欲不齊觀者必衆志之相合噬嗑所以得食其食者以能嗑而合之也此噬嗑所以次觀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賁與噬嗑爲反對人之相合不可以無文賓主之合不執贄男女之合不執幣皆苟合也賁之所以次噬嗑正其以禮飾情各有其飾而不敢苟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文明以止賁之所以亨也如必極其飾以爲亨則所謂亨者將與飾而俱盡矣剝之所以次賁者正以飾不可致致飾而以文滅質反不得通有剝喪之義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與剝反對天運循環終則有始故剝之上猶有不食之碩果而復之下即有七日之來復此復之所以次剝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復卦剛來爲主于內內有剛德以爲主而復以自知又能辨別是非于外尚有妄乎此无妄之所以次復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大畜與无妄反對无妄立誠之道也大畜畜德之功也人必有忠信以爲本然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大畜之所以次无妄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人苟畜德无幾涵養之功亦无從而致必有剛健篤實之畜然後可用勿忘勿助之功頤之所以次大畜者正以所畜既大當從容涵養以俟其自化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與頤相錯大過顛也顛則大動矣人必涵養既深然後過大事而不搖若不養而動則本末弱而棟撓凶矣此大過之所以次頤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大過之事不可爲常矣過涉滅頂足陷于險而不可過也坎之所以次大過者正以陷險在前不可既至其所而又過爾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離與坎相錯坎體暗險既陷于險非有憑藉不能出離則陰陽有附麗之義離之所以次坎者正以暗投明而得所麗也

序卦贊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音措

此復自天地萬物說至男女夫婦見萬物本于天地而六十四卦皆受于乾坤也先言天地萬物者有夫婦之所由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禮義所以分别貴賤上下之等錯設施也因一夫婦而前後歴序之者以此篇爲序卦而作不獨爲卦序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咸與恒爲反對二卦皆以夫婦言者見夫婦一小天地以對上經之首乾坤也夫婦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恒之所以次咸者正以雷風相與久道而化成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物貴居所而能遷故久居必有變化之漸此遯之所以次恒而爲退者機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大壯與遯爲反對久鬱必伸久晦必顯當退之時雖遯世无悶而壯往之理卽植于此此大壯之所以次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之壯往既壯而衰再壯而竭是不可以終壯也晉之所以次大壯正以剛壯有觸藩之羸于是柔晉有錫馬之榮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明夷與晉反對閻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則傷之者至矣

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閻氏曰凡人以利合者迫窮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與家人反對家道正則男女以異姓而相親家道窮則二女以同居而生乖睽之次家人者正以火上澤下不相得而乖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乖則彼此異見一室之中若敵國行乎患難矣蹇之所以次睽而爲難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解與蹇爲反對出蹇爲解動乎險外其事已不疾而緩矣解之所以次蹇而爲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赦過宥罪尚其緩懲忿窒欲則又尚其疾若一于緩則事幾之失尚後而性情之失實在先也此損之所以次解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胡一桂曰咸恒十變爲損益亦猶乾坤十變爲泰否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與益相綜損己太甚則天道好還既終于弗損則益己過多亦終于莫益蓋器滿則溢川壅而潰必然自受也此夬之所以次益也俞氏琰曰損之後繼益深谷爲陵之意也益之後有損高岸爲谷之意也

夬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與夬反對夬以五陽決陰邪正不並立也姤以一陰遇陽陰陽之相和也彼有所決者此有所遇姤之所以次夬者正以一柔乘剛決之欲去一柔遇剛又招之欲來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物不相遇則散處而不聚聚也者由于初相遇而積之也此萃之所以次姤也項氏曰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會也以衆言之也比必有所畜者親而養之也自我言之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與萃反對萃者求聚而不往升者上往不反也張氏式曰天下

之物散之則少合聚則積小以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聚固當升然升者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恥亦升之極而受困之義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與困為反對困乎上者苦于澤之无水必反乎下求其井之可以養人矣此井之所以次困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停汙不革去其故則泥不可食此法久弊生所宜更

化以善治革之所以次井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與革為反對鼎之為用變腥而為熟化堅而為柔盡變成法必與時俱宜而至善鼎之所以次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器有主守非諸子所得而分其權也國有長君乃能正位凝命以主之震之次鼎正以一陽動于下居貞而利建侯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艮與震為反對此動靜之互根也動至于終而震索索視矍

矍可无止乎艮之次震者正以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天道无有發散而不收斂者故動極則止亦未有靜極而不動闢者故止極必漸而進漸之所以次艮者正以動不一于動止不一于止進而以漸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歸妹與漸反對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未有无所歸而漫進者歸妹之所以次漸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得其所歸得所依歸也臣得聖君則樂利見而會風雲婦得賢夫遇配主而往有尚明動相資克臻于大矣同人之物必歸焉人歸己也此之得所歸者己歸人也兩者皆足致事業之大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與豐為反對豐為盛大之時若窮極其大而豐其屋為天際之翔勢必闃其无人受旅人之親寡矣此自作而自受旅之所以次豐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羇旅窮促非巽順爲能取容苟能順入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可巽之所以次旅者巽德有制而善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兩不相孚無以相說既已入于心而後說于色兌之所以次巽者正以其身入于內而說見于外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物之湮鬱結聚者有以說之而舒散渙之所以次兌者正以和風行于水上融液泮渙而離散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與渙爲反對渙者離散之義節者限制之名物之離散過多又當有畜聚之法如節之限制焉可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斟酌能滿爲有節遠近通信亦名節持節以往左右合符彼此相信是中孚也此中孚之所以次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與中孚相錯中孚信也小過行之過也有其信猶書所云有其善言以此自居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小過之所以次中孚者此也吳氏澄曰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動既至其所爲至既至其所至而又行又動爲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而有所濟也既矯過而就中則既濟矣既濟之所以次小過者此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未濟與既濟爲反對夫坎離之交謂之既濟非云窮也然當此時者以爲既濟而事窮矣終止則亂乃入于窮而无終也故反之而所受者爲未濟上下憂危人物惶懼而无窮之事業以起此未濟殿于二篇之終以開萬世之經綸也

雜卦贊

第十冊

此孔子於諸篇之後復推其所未盡之意以闡發卦爻中反覆相酎之義細玩其深實以卦義之中有文筆所不能達者於此兩兩相並比照而出之故不得不變文王之卦序而以己意錯雜其間故名雜卦夫不觀繫辭大象諸篇不見聖人之深不讀序卦雜卦不見聖人之奇十篇之贊其詔示天下後世也可謂委曲詳盡矣韋編三絕豈虛語哉○按古本以夫子之贊爲十冊今以彖象文言附卦辭爻辭從王氏本也

乾剛坤柔

道有對待並行見義者諸卦之體不同而性情相反吉凶得失亦相反也是故立天之道陰與陽而不覿純體之剛无以見乾焉立地之道柔與剛而不覿純體之柔无以見坤焉

比樂師憂

比則當陽用命賢其賢而親其親不寧方來樂以天下矣師以丈人居貞與大役而動大衆行乎險陷憂以天下矣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二陽居內以臨外天下一家也其于與之義爲多乎二陽在

上爲大觀下觀而化也其于求之義爲多乎然合而言之與則有求求則有與或與而或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居著叶音

凡物之貪于發見者每至動盪而失居觀雷雨之動滿盈而盤桓居貞不失素位之守者惟屯耳焉物之投于暗雜者終于混瀆而莫著若內外行乎險阻而山下泉淸瑩然著理之發者于蒙貴焉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者陽起于坤而出震也靜者動也艮者陽起于坤而入艮也動者靜也此二者爲動靜之互根也損爲衰之始益爲盛之始然損極必益又爲盛之始益極必損又爲衰之始故合言二卦見盛衰之循還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災叶音菑

畜極而通時不能違故大畜之時自有之時也无妄之往災出不意故无妄而災外來之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怠叶音臺

萃有求聚不往之義焉升有上往不反之義焉自輕其能故謙自多其有故豫是謙由輕始而豫以怠終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

食者食其所有當食而物梗之噬嗑所以得食其食也无色則色其所无素質而色生之白賁所以爲无色之色也兌巽之體在陰而用主于陽故兌以陰外見而陽敷之巽又以陰下伏而陽入之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以上六卦爲一韻

喜隨于人原无所爲不得已之故事蠱而壞則必有待我整飭之功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爛反叶晝與誅叶

剝乃五陰盛長一陽將盡如果之爛而離木也復爲剝上一陽剝去而來如人之往而旣反也晉進也明出地上故晝而明夷戮也明入地下則暮而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遇與晝誅叶

改邑不改井泉源相通而非過也剛揜而剛困中正相遇而始通也卽困相遇之艱以形往來井井之充沛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者感應之機有呼吸相通之速焉恒示悠遠之道有必世後仁之久焉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物有當散之時必散之地故以離爲義而用渙也事有洩而不謹費而無度故以止爲義而用節也出蹇則難解動乎險外勢不急而緩矣不解則蹇外險內阻行乎患難事非緩而急矣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睽與家人相覆以情之親疎爲內外知睽之所以乖則知家人之所以和矣否泰三剛三柔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反類以觀之而並見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以其壯而不止故爲大壯然大壯則止也安可亢陽終極哉以其不進而退故爲遯也旣遯則退也豈可首鼠兩端哉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大有曰衆言其所與者廣而難在親也同人曰親言其所與者專而難在廣也革去積弊之政鼎取維新之化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矯枉過正或激于時勢使然而非心之信也中孚言信其行事出中心之實不自處于過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豐當盛大之時物盛則故舊多也如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則故舊離矣旅爲寄托之地遠人故親戚寡也火炎上而水潤下蓋坎離爲天地之正交不相反則不能交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柔養君德密雲不雨其力蓋自處于寡也履以一柔履虎尾躡之而進不以寡而寧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心固相親但不躁進而爲需力能健進乃因不合而爲訟是

需親而不進訟則進而非親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上五十六卦皆以反對見義因前數篇筆意所不能達者于此兩兩相形而出之取下經十二卦入于上經上經十二卦入于下經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又以不對見義雖聖人之意未可測度然細玩八卦之義實有不待比照而出者因朱子以爲錯簡而蔡氏直爲改訂吳氏纂言來氏輯註皆遵之

折中案曰大過以下蔡氏改之固非即胡氏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亦未盡合只依本文爲是今宜就本文正之思篇終寓循還往復之旨見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不可以一例論也○大過常事變之大者必顛拂常經以過處過而後合也姤美陰陽之相遇但論一陰居內爲主則非剛下柔而柔往也漸爲進不凌獵若能如歸乃吉此蓋女不先而待男也頤之養自求口實學術得正矣既濟大綱小目乾坤定位矣歸妹女歸乎夫女有終身之托也未濟三陽失位丈夫失秉政之權也用夬之五剛決柔而陽剛振矣夫剛柔者男女之象亦象君子小人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則莫匪夬夬而純乾復矣此易之所以周也

周易擬像卷六終

〔元〕王充耘撰　附〔明〕張泰　劉錦文輯

書義主意六卷附

羣英書義二卷

清道光影元刻本

唐之迹而隆萬世之覩庶
乎此書之傳不爲虚上
諺耳 世友以私淑人
者也不敢終秘用鐫木
以廣其傳云旹至正七
年孟秋之月前進士
盱江南窻謝升孫子順
父序

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子
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
之所尚也王君與明以是經
拾巍科愚嘗購求得其經
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註之
中而實有得乎傳註之外又
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
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
附羣英書義於其後學者苟
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

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
有以得其蘊矣學優而仕其
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
私秘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
皆至正戊子七月既望建安
書林劉錦文叔簡謹識

日新堂　劉氏叔簡

書義主意卷之一

王　　編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揔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揔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盖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其德無能名而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塞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德無盛於帝堯故史臣之贊美之者亦非其餘可及前既以二字揔其槩繼申言其詳末又言其效見得帝堯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德業如是其不可及其後稱舜禹皐陶四稽古文法皆同但有輕重詳略如贊舜曰重華協于帝此一句足以盡舜生平不過曰舜如堯而已矣堯舜皆聖人無所優劣也稱禹文命敷于四海則與所謂自然被四表格上下者有間矣猶王者氣象也至皐陶則稱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但言其躬行以輔舜禹盖純乎臣道也稱禹者胥壤不侔盖逐一稱贊各當其人而其文法俱相似但觧者不察以祗承于帝曰粘却文命敷于四海已失其指又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爲皐陶所陳之謨是以其義曲説超

闕　不明　闕　今略　闕

閲　引得如此亦可以證得前頭意思
經緯明白易爲提掇耳大槩古人作文一字不苟但後人自看不出以心粗故耳除其間缺文錯簡聱牙者不可通其它一言半句俱有意决無雜辭無統紀者且如言堯德性而曰欽明文思者何欽存於心而明燭物理文見乎外而思存乎中皆表裏之謂也言行實而揔以恭讓者何恭以持已讓以接物日用之間惟此二字足以該括其所行矣既曰被四表矣又曰格上下者何言四表只說得横四至故又言格上下方見六合之内無所不到且此題全要做得聖人氣象出欽明文思人人有之安安則未之見恭讓人有能若矣允克則聖人之所獨也如是則知其充極安得不弥六合源之深者流必長實之博者聲必宏斯之謂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

聖人能明其大德是以脩已之功盖無以復加故推以及人而無感不應所謂舉一世而薫陶之而無有出於聖人範圍之外者

又

上文稱贊是虚説此方指其實事言所謂放勳者此也此固是身家國天下但衆人搭上脩齊治平上説取重去便易失却聖人氣象此是聖人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隨感隨應其效神速如所謂脩已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綏來動和舉天下之大皆同於德化之中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德曰俊德明曰克明故以感人無不應者固非衆人所及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爲治之法莫先於治曆明時盖天時正然後人事方有所統紀是以聖人慎之重之終始不離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遲速有自然之行辰之遠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曆占之以象不過敬順天道之自然而無敢用其私智者盖將以授之於人使知東作西成之候其所係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謹而上有乖於天即下有誤於人矣

破聖人之命官順乎天以作曆明其時以授人始終不越乎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餘三題同此意

註謂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職所居有定方所考驗有定法晝測日景夜求中星皆仰觀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鳥獸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驗夫無形之氣古人作歴周密如此所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非敬天

勤民者孰能如是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所命者分掌四時至此又揔命之四時一周則爲一朞朞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盖有奇而不齐作歴者必因其餘以置閏然後四時可定而春不可以爲夏歲功可成而子不至於爲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此信洽百官孰敢玩歲愒日而不思所以趍事赴功庶績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

又　無帝曰字

前分命四節審歴之正此又以置閏足之然後歴法方全備盖以一朞之日有奇不齐必以餘日置閏月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否則春失閏而爲夏寒暑反易而時不定子失閏而入丑名實乖戾而歲不成矣故定時成歲全係于

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勞民勸相秋
冬則禁暴慢謹蓋藏之類如月令所載皆百王之戒也天
時既正則人事自脩以此信治百工如日省月試考績黜
陟如所謂歲終詔廢置三歲行誅賞先時者殺无赦不及
時者殺无赦之類人无敢不及時趍事趍功者所以衆功
皆廣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
聞乃命以位

此亦史臣賛舜德為聖人之実尊為天子之由重華協帝
盖亦揔言之光被四表者堯也而舜重光如堯然其德可
謂盛矣夫謂之重華則一言足以極其形容然究其所以
則累言不足以盡其蘊是故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必枚夆

而歷言之以見聖人所以由側陋而登庸自耕稼陶漁以
為帝者凡以此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與堯克明俊德一題相類皆是說聖人神化之速其一
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歷試諸難之実也但上三者是常
事猶可能末一節却是颷变不亂最人所難能者於此觀
之則舜非特有過人之才且有絕人之量夆而加之万民
之上若固有之宜矣孟子稱其耕歷山而人讓畔漁雷澤
而人讓居陶河濱而器不苦窳與前三事相類飯糗茹草
若將終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富貴貧賤変於前而其心
未嘗变亦與後一節相似

又

此是堯得舜而歷試諸難而舜為聖人才全德備無施不
可故凡有所為其效響應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衆人猶
或可及卒然而遇天变於此而不震不懾不易常度者此
豈衆人所能及哉誠如是付托以天下之重所謂談笑而
夆之者矣豈不能勝其任乎堯所謂以天下得人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群臣

舜初攝位庶務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於
治歷明時故首察璣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於祭告神祇
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次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
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聖人攝位首祭告神祇以感於神其次朝會以感於人盖
天子為神之主又為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為先
觀其祭非常祭而謂之類朝非常朝而謂之日覲可見矣

又

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攝位即礼神祇以盡祭告之誠
以君為神之主也朝諸侯以正君臣之分以君為人之主
也皆正始之道所當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
朝而特徵之覲類與日覲可見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
之所屬也會朝而諸侯率服人心之所歸也聖人之有天
下豈偶然哉

若只作上一截則言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後所以先上
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後及群神也

若作下一題則聖人當攝位而合諸侯所以與天下正
始也其間但以輯瑞班瑞為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
乃復

聖人之時巡始於舉祀事以感神明終於朝諸侯以明礼法二月而東至岱宗盖各順其時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後覲諸侯先神而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猶前類禋望後方輯瑞覲岳牧也肆覲与肆類文法同當就此分上下截其一正朔同制度脩五礼如五器皆覲東后一比事也此言舜攝位之初祭告會同之後即出而巡狩方岳凡礼法之所係者一一整飭之以新天下之治而与四方正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聖人之疆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濬導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盖自攝位以來察璇璣以正天時脩祭祀以交神明會同巡狩以撫馭侯國至此又從而正經界其先後次第如此然於此可見胸次包羅規模廣大夸四海之廣皆在其心量中其經界區畫井井有條所謂与天地同流豈曰小小之補助而已者於此可見此處要人規模氣象宏闊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聖人一出便能整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聖人從而封之濬之而州域不勞而辨矣作此題者說出聖人氣象方活動不然則索然無說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若上截作一題則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爲下截

聖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無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雖聖人有所不容廢也故重而五刑寬則有流輕焉鞭扑寬則有贖誤犯者不待流贖而遂赦不悛者不聽流贖而必刑或重或輕或操或舍截有定叙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討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恃之以求逞也故法雖有定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者則無窮聖人豈忍於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復生断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明於立法者所以奉天討不易之定理而謹於用法者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上是經常之法下是用法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流共公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聖人用刑輕重各當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輕乎放而殛重於竄盖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隨其輕重而異其法聖人初無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重不失之苛輕不失之縱夫孰得而議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四岳居其一則其咨命之辭与十二牧九官一体下三句是責任四岳戢事四岳掌四方諸侯朝聘則四門只是賓四門而注乃云來賢俊諸侯來朝則必奏言試功明目以察之達聰以聽之四岳之責也而說者乃云決壅蔽註未得經意故說四岳不親切甚者不曉欲把四句平說尤爲無理今只依傳發明而中間却要指言此是命四岳戢事却以前意挿入其間盖四方諸侯故來自四門而明目達聰亦以四言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毋使明於此而昧於彼可也

此即是聖人即位之初廣詢博求兼聽遠覽汲汲於爲治而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焉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蛮夷率服

上是命四岳當爲之戢下是命十二牧以養民之政盖四岳所以揔治于內而州牧所以揔治于外二者內外之要戢者也故舜於即位首咨之觀其攝位亦首覲群牧可見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命養民之官備言養民之政而又極言養民之效夫州牧以養民爲戢者也故首以務農時重民食言之此固養民之先務也然必柔遠能迩任賢去邪而後民得於所養否則德澤壅而不宣賢否混而易位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歷言之使於此五者勗之各得其宜則豈徒内治之民安雖外夷亦爲之率服蠻夷率服則中国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盖極言其效之所至猶益言儆戒無虞而終以四夷來王皆夆遠以見近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百揆之戢至重也非庶官可比也故舜不敢輕授必咨之四岳以求非常之人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群臣可及也故公論推夆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戢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論而已無容心焉此可以見上之選人也嚴而下之夆人也當所以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聖人念民生足食之難故其命官以務農爲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聖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况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上之人安得不思有以变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謹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寬裕勿迫使之優柔而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則風俗不期而歸厚矣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聖人之刑爲猾夏奸究而設盖有不得已也上言爲惡者衆以見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輕重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惡所以安民蠻夷而爲中国之憂寇賊而爲内外之害聖人之所甚惡也於是治之以士師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輕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無所遁其情然後用之重而輕重無不當其罪庶幾猾夏者知所畏而爲姦宄者有所懲也命稷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從然後重皋陶治之以刑所以輔教之不及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作什器所以利民用也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作淫巧者非若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文皆所以憂民至此則又欲使草木鳥獸亦得以遂其生聖人之仁也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使各順其性若夭閼其生非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前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礼不同而皆以敬爲主盖礼者敬而已矣而况於交神明乎必無早無夜一以寅畏爲事庶幾心無私曲湛然清明而牲幣祝号之次第籩豆鼎俎之隆殺壇墠圭璧之陳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乱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敬心之所爲也盖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戢必咨四岳以求其人与百揆等其慎重可知也故其後獨以欽哉申戒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之以輔導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胄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温而栗所以翌其偏无虐无傲所以防其過抑之揚之輔導之方也詩歌者本諸性情聲律則稽諸度数所以歴言夫作樂之由至八音諧而无奪倫則神人可感所以極言夫樂和之效神且感而況於胄子乎此教之具所以在於樂也

此題只与命臯陶者對看便見得分曉樂爲捄胄子氣質之偏而設猶刑爲禁蛮夷寇賊之爲亂而設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樂有詩歌聲律之異刑必惟明克允而後足以當人心樂必諧而有倫而後足以和神人其咨命節次大率相類前一節先言胄子德性多未純吾欲使之如此純全方好次一節作樂之曲折末言克諧曰無奪方是戒飭責望后夔之辭言必如此純如皦如方能感動得胄子方有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方可以无負汝典樂之戒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人欲去讒邪之害以安衆心故命官以謹出納之防而求其當夫讒説進則治功隳聖人所以深惡而重爲之防也且人君固慎於聽納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類无以自容而衆心爲之不固者皆讒説之爲害也聖人於是有納言之戒焉夙夜孜孜慎汝所戒教令必審而後出奏逆必審而後納使悉當於理而不悖焉則有以杜讒慝之口矣

舜命九官納言獨居其末盖礼備樂和功成治定賢者在位能者在戒苟讒間得以行於其間則是非亂而觀聽駭賢者恐懼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体以爲治而前功盡廢矣何以保治功於无窮也哉夫子論爲邦於樂則韶舞之後必継以遠佞人正此意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所任之戒不同而相天之事則一故揔以欽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任而分之臣典曰天叙礼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則曠官廢戒且得罪於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即事無一之不理矣聖人戒飭臣下所以辞約而理備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守戒矣

又

發聲嗟之辞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於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於天哉人臣之戒雖各不同而凡所以爲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雖出於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違天則失其所以相之之道矣爲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欤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聖人之命官告戒之辞嚴於先勸懲之法継於後此其治功所以無不立也

三載考績至庶績咸熙

聖人執御下之權故朝無不舉之事夫課功以行賞罰此人君御下之權也聖人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賞罰既明而人無不力是以衆庶之績雖有不同而咸熙之效若出一致

盖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聖人但執賞罰之柄而

已此所以恭已无爲而治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言其君臣交際截有定制而其綜覈勸奬臣下復有要法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往巡守諸侯各一來朝其交接有時而不亂奏言以覩其蘊試功以考其成而車服以厚其報其賞功覈實而不欺聖人以寬訓衆以簡御煩之道也一往一來礼无不荅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試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諸侯所以爲民也故有功於民者輙旌異之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上是史臣賛禹之德下是史臣述禹之言本難相連只得取巧説禹之德教既以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矣而其心猶未敢自以爲足也方且責難於君欲君臣同其敬畏各盡乃職以成治化於天下所謂慮已治如未治此大臣之用心也然亦无背於理无忤於註儘活動有生意乃若難辞非已然之謂也言必先如此乃如此正責難之意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臣有文教以加於百姓猶不忘忠諫以事其君必君臣皆存敬畏之心而後政可成而民可化也

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
人臣有責難之論而人君有深信之辞
此題本与傳注不合然臣言君荅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上是深賛克艱之效下是極言克艱之難蓋君臣果能如禹所言各敬其職則公論大明善類畢集而天下大治矣然而豈易能哉自非稽衆從人安能使嘉言之罔伏非不廢困窮安能使賢才之无遺非不虐无告安能使万邦之咸寧此克艱之所以爲難惟帝堯而後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破 克艱之謨深許夫大臣克艱之實歸美乎前聖
若曰作上比則就允若茲截言能以克艱之道体諸身

則致治之效不可及
若作下比則就允若茲截然下句對上文四事不同四
句自是兩事每事下就揷帝之意言惟聖人爲能忘私
順理惟聖人爲能重民好士如此則不費力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
君
聖德之大非一言所能盡其形容天下之大以一人爲之
主宰蓋有至大之德則足以膺至大之任也廣運揔言其
統体既廣大而无外又悠久无疆聖神武文是言其條目
其変化不測皆自廣運出大德者必受命聖人所以富有
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大德者必得其位惟其德爲聖人此其富有四海而貴
爲天子也
破 聖德同乎天非一端而可名天命集乎君全一統而

无外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以上詳言警戒條目下比極言警戒效驗人君安不忘危
而能事〻知戒則人心无遠而不服矣四夷歸往中国治
安之效可知
上二句是揔提其綱中十句備言其目末一句極言其效
先吁後戒以發其聽又特以無虞起其怠蓋人能戒懼於
憂患之日而不能不懈墮於宴安之時然不知治生於乱
危生於安故致治在未乱保邦在未危苟事变之來始惕
然憂畏已無及矣然所以儆戒之目如何下文曰罔曰勿
曰無者是也看來百志惟熙一句亦是戒之之辞言凡百
心之所向皆要光明俊偉莫要猥下卑汚傳者以此句爲

收效便与上下不相属便是難下筆只是到此輕〻一二
語蓋過謂之遊碍就通不要抵死求分明庶不碍傳此八
條皆有所指既枚牟而歷数之又揔之以無怠無荒以致
其丁寧之意此一句無所指之事但怠以心言欲其無一
念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不戒飭也既謹之念
慮之微又防之事爲之著至此愈敬愈密矣如是則其效
將如何雖四夷且來王中国治安蓋有不足言者矣所謂
極言其效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
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人君恩足以及人者貴乎利足以及人故養民之功不造
其極不止也
上是致治之要下是保治之法德在於善政善政在養民

養民之具在六府三事之九功九功之脩和在於順叙九
者之叙要可歌如是則民得其養而治功成矣然而天下
之事難成而易壞而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故戒之用休
以勸其勤如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属其治地者之類
董之用威以懲其怠如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
布之類又以勉勵督責而使之強爲不如鼓舞勸相而使
之樂爲故又即其九歌以勸之庶幾逸能思初安能思始
不待戒而勸不待董而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
壞此保治之道也聖人之憂民何其至歟方其治功之未
成也則反覆窮極必底乎成而後已及其已成也則又維
持輔相必爲无窮之憂民其有不得其養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功在天地者无窮功在生民者亦无窮聖君所以歷言而
深美之也夫地平天成則天地以之而安其所六府三事

允治則民物以之而遂其生不惟當世蒙其功將使万世被其澤豐功偉績豈它人可冀其万一哉聖君特推而美之良不爲過

聖人能除大患興大利使天地位而万物育歷万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自生則平成之功固万世之所賴也不能外六府三事以爲養是六府三事允治亦万世之所賴也當時廷臣夲无能出其右者故曰時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故推其成功以美之言汝之功在天地生民者如此固无不得其養者矣

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此是禹以已之短形容皐陶之長欲其君念之而不忘也蓋君天下者凡以有德足以得民心而已已无德而民不依則固不足以勝任此皐陶邁種德而黎民懷之則足以當大任而无慊矣在我之所不足在彼乃其有餘其次在

民心而不能忘在君心如之何而可忘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大臣之推讓同列思之反覆而不能忘欲人君深悉其行事之不可忘也蓋皐陶非徒有不可忘之德其明刑弼教亦且有不可忘之功在我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忘在君固當深念之而不可忘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民无或觸法以大臣善於用刑聖君所以推其功而美之也夫天下如此其大也臣民如此其衆也敢干正者固无有矣而或干正者亦无有焉果何以能若是哉以汝爲士師之官善於用刑故也聖人之治以教化爲本而假刑以輔之汝能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禁奸致治而已期于民知所畏而可以不用刑殺耳其用心如此蓋惟欲使民迁善而遠罪出刑而入教而非欲殘民以逞者也夫是以民皆協于中道而无或干正者焉蓋臣民放辟邪侈以犯上之令者由於中道之不明中道之不明由於教化之不立教化之不立由於刑罰之失中而无以輔之耳夫刑爲過中失正者設也教之以中正而不率者有刑以齊之則過者必俯而就不及者必企而及皆相率而爲中道之歸而自无或干于正者矣所以刑措而不用也所謂勝殘去殺所謂夲皐陶不仁者遠蓋如此其功之盛孰有及之者哉

明于五刑至時乃功

大臣假刑以防民其心常超乎法之外天下迁善而遠罪自相率爲善之歸則其功爲不可及矣昔者皐陶能明五刑以輔五教其假刑以防民使之有所憚而力於爲善者蓋期其君以至於治雖用刑而实期至於無刑其設心措

慮固常超乎法之外者矣故天下之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焉此非明刑弼教之驗也歟是皐陶之功固有不可掩者矣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聖人德周於身而无過夲之事故民化其德而有刑措之功夫聖人一念好生形於事爲者无不善則其深入於民心者當何如哉夫其臨下御衆不失之於煩苛賞善罰惡能通人之好惡過者雖大而必宥故者雖小而必刑罪有可疑刑思從輕功有可疑賞思從重与其輕殺而陷非辜寧自失刑而縱有罪此其仁愛忠厚之至隨所寓而形着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果孰有愆過之可議者哉夫德充於身則民化於下凡其不犯于有司者皆其好生之德有以

深入乎其心故也君德罔愆則民用不犯其效固應尒也皐陶因舜以臣庶罔或干正美其功故以民自不犯歸功於其上所謂刑措不用者非臣之功皆帝之德也

罔愆二字是提其綱九事皆其目也臨下貴簡而不貴煩御衆貴寛而不貴迫其餘刑賞皆寧可過厚而毋過薄此所以爲罔愆也如此薫陶漸漬是以能去殺勝殘易俗移風家稷人皐而比屋可封刑雖設而無所用

德有諸已者无可指之疵而入於人心者又淪肌而浹髓此所以能致刑措之功也帝以臣庶罔干于正歸功皐陶故皐陶以民用不犯于有司歸功於帝舜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化神於下而聖君有以遂其心功歸於上而大臣有以著其美夫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而明刑弼教者大臣之能事使無皐陶之刑則舜之欲不能直遂而教化不能以大行是皐陶固不可忘也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論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事名贊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言盡

洚水儆予止惟汝賢

大臣之功德一身備之而有餘故聖人之稱贊累言形之而不足夫當大患之來汝能言之能行之而有成大功此固足以見汝之賢矣處家国之間能勤能儉而自視若无尤足以見汝之賢焉且常人能爲国平水土而除莫大之患以成不世之功必將恃功而怠惡能勤矜功而侈惡能儉而禹乃自視欿然克勤克謹如未嘗有功者焉聖人所以枚奉而歷言之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辞槩而不殺者所以深嘆而極美之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止嘉乃丕績

人臣自處謙退而莫能揜其善故人君美其功德而不能已於言夫有高世之才而又有絶人之量固聖人之所深与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禹乎能過天下而不矜若未始有能者故天下莫与爭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若未嘗有功者故天下莫与爭其功能雖不自矜而予則以其德之盛者莫能加功雖不自伐而予則以其功之大者莫能及德曰乃德功曰乃功明非它人之所得与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是存心出治之本下是聽言處事之要操脩之力所以制其外聽納必慎所以養其中内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心有不同惟制之以道則動適其中而无過夆言之淆乱惟接之有道則是非可否莫之能欺内不汨於私慾外不惑於人言則天下之治无施而不當矣召公告武王以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正以此也

此題重在執中上人能精察力行依乎中庸矣然有信道不篤而反爲人言所惑遂不免過不及之差者故執曰允執欲其確然不爲私意之所揺奪不爲人言之所變移始得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君民相須斯有以立其国人君必敬謹而求所以盡其道夫君民之勢固爲相須然君之不可无民甚於民之不可以无君也故君以愛言以民非君固无所奉戴民獨以畏言以君非民即无与守其国矣是民之可畏有甚於君之可愛也夫民既有可畏之实則人君安得不存敬畏之心

故既以欽哉戒之而又欲使之慎乃有位而无敢縱乎已敬脩可願而求以結民心曰欽曰慎曰敬所以見爲君之難而斯須不可有慢易之心也此是偏重民一比說庶幾有以來下面三句若平說君民則下面來不得雖近乎鑿然以畏字粘欽慎敬字亦自有不背欽哉是揔戒辞下面慎有位又是說君敬脩可愿又是說民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上言有德者足以服人下言脩德者戒於自滿夫至遠莫如天也而德足以動之況於人乎然而自滿則招損惟謙能受益此乃天道之自然若以爲吾德已足而不加脩是乃致損之道固宜苗頑之不服也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難感者既無不感難化者亦无不化顧脩於已者何如耳能斉慄以祗事則瞽叟亦与之俱化故至誠尤足以動神而況於有苗乎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君德有諸已故臣得以輸其忠大臣所以深信同列之言而欲究其蘊也夫惟有道之君而後能自信其臣故皐陶陳謨以爲爲君而允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无不明而所弼者无不諧是言發於皐陶之口而已深信於禹之心矣故俞以然其言如何以致其問不徒欲聞其說又必欲究其詳此大禹好善无窮之心也

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迩可遠在茲

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脩已之道惟能謹始而慮終故其治人之道自能篤近而夆遠大臣所以深敬夫同列之言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臣以智仁之道爲兩尽同列嘆智仁之效難兩全夫智以知人仁以安民二者治道之所在固不可以偏廢也然而人固未易知而民亦未易安也故二者兼尽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何也盖能知人則見之明而所任皆當其選能安民則恵之博而天下孰不歸心此其爲道固未易尽也欲兩全其效豈不難哉

爲治之道只此二事而已然必先知人而後安民故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者此也且以帝堯在上求賢而衆夆驩兜及鯀猶不免爲衆所惑是知人固堯所難也博施濟衆脩已安民堯舜其猶病諸是安民亦帝堯之所病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〻

論德非止於一端觀人非止於一事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强而毅彰而有常吉哉

德有可名而不偏所以爲善行德有諸已而不息所以爲善人九德揔之只是正真剛柔細分之却有九寬柔愿三者屬乎柔德乱擾直三者皆正直之屬也簡剛强三者剛之屬也常人寬者或不足於栗柔者多懦而不能立非全德也既寬矣而又栗焉柔矣而又能立焉則其德爲全而不偏矣此只是泛論德有此九者之目耳若論其在人者則不可求其全但觀其实有何如耳彰者实有諸內而形諸外者也如寬者自然從容柔者自然委婉曰其外以知其內此固觀人之法也然又須觀其有常蓋常人德者实有則雖勉强矯飾於一時不能不發露於悠久必能久而不变焉斯真有德者矣故可以爲吉士蓋彰則表裏如一有常則始終无間非德充於身者能如是乎此所以爲觀人之要也

德之見於行者不可以一事名德之在於人者可以一言定不可以一事名故自寬而栗至彊而毅其目有九可以一言定者彰厥有常而已彰者積中而形外常者終始无間此非吉士而何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君度德以定位而在下无遺才故人臣趍時以立功而在上无廢事夫爲治莫先於得人下无不用之賢則朝无不幸之政此必然之理也昔者皐陶以安人之法陳之舜以爲德有多寡之不齊人君之用之必各称其任三德者使有家六德若使有邦而又翕受敷施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俊乂之才皆在官使則下无不用之賢矣誠如是吾見百僚皆以德而相師百工皆順時以趍事而庶績凝成

幸无不立之事矣上是取人之廣下是得人之效

人臣能日宣日嚴其德者必能明治其家邦故人君尺取天下之賢者而任之則人各趍事赴功而治功无不成矣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正身以率下所畏者事之微求賢以任官所重者天之托夫人知逸欲不可敎然不知兢業以圖万幾則逸欲有時而縱矣知庶官不可曠而不知天工須人以代則庶官有時而或曠矣故知禍幾每伏於細微則將兢業之不遑而何暇以逸欲導諸侯知天工不可曠則選任唯恐其不嚴而何敢以非才曠厥職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因天理以立敎一於敬而其敎行順天理以施政至於勤而其政立夫典礼施諸敎化命討施諸政事二者皆出天理之自然非君臣所自爲也故典者天叙因而惇之礼者天秩因而庸之君臣必以寅恭而爲心則有以和衷而敎化立矣德者天所命於是章之以五服罪者天所討於是用之以五刑君臣必皆懋勉而不怠則有以施諸政事而刑賞當矣

天聰明止敬哉有土

破 天人之理爲无二人君之心當无忽

達于上下只是言此理通乎上下初无間隔耳

天人之理本貫通而无間人君不可不以敬存心能推敬天之心以敬民即民无不安者矣皐陶所以以是終安民之謨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已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爲問大臣公天下以爲對尚何人与已之間哉觀舜禹問荅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皋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皋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言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故都以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大美言不必出諸已乎然則帝舜爲求言之至大禹爲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皋陶之心无間然矣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艱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與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无不能相通故懋迁有无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万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无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與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飢溺猶已飢溺之故汲汲焉與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无不足而治功无不成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勵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尽交脩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辞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勵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特称帝以告之舜所以即俞而然之也愼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愼也如此庶幾動有以荅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勵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盖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与理俱動与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已之欲故動輙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于天天必申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汩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于民自絕于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徯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申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佑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亦人君愼乃位如前所云耳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人君反覆嘆詠見臣戢之爲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君臣以一体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爲者皆臣戢之所當爲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爲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爲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体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爲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揔万幾不能以一身兼衆戢任之大臣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奔履皆爲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愧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夫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攷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説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与上文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爲之聽審也

予違汝弼汝毋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欲臣之忠於君必戒之以敬其戢近乎君者臣也故君有過則當正不可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者何也蓋居近臣之戢必敬存乎心自不容不尽心於吾君也故能忠必本於能敬怠於其戢者未有能忠於所事者也

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聖人不忍輕於棄人故所以激励之以湏其迁善改過若由輕而重以漸而遠無所不用其極夫小人与君子雜處無以别白之即不知自媿故使之射侯以明之明着别白之而其情狀呈露不可復揜蓋輕以辱之使其知媿而自改也若猶未也即以鞭扑焉撻之辱甚於射侯之明矣而又不改即從而證其過於書蓋撻之辱行於一時而書之證垂之不朽其辱又有甚焉有人心者宜惕然知所恐懼而翻然求所以自新矣聖人之待頑讒若此豈惡其人而薄以待之哉爲此者政欲其改過而並生於天地之間也

蓋人之生也直今頑讒而不直是失其生理矣雖生猶死何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与人群居哉苟無以教之是棄其人而不得齒群類矣非聖人之心也既用三者之教即庶其知媿而能改矣故使樂工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与否蓋言者心之聲也其心莊則其言中於理矣果如是是能改者也承之庸之使有服在百僚而聖人欲並生之心始得以直遂矣如其不改是不可誨化者也然後刑以威之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聖人豈輕於絶人哉不教而殺非聖人之本心而欲与並生乃聖人之初意至此蓋亦無可柰何所謂不得已而後刑之也此足以見聖人忠厚之至

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献惟帝時舉

德之所及者遠故賢之所用者多夫惟有聖德之君自有以致多賢之助故禹以頑讒爲難化而惟恐聖德之未至

以爲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於
盛德之中如是万邦黎民之賢孰不有帝臣之願惟帝舉
而用之蓋無不可用者矣彼頑讒之末化豈足慮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聽言觀行者用賢之法重賞酹功者乃待賢之礼選之之
初必求其言行相副其法不可以不密有功於民則賞以
車服報之不可不厚選之嚴則僥倖無所容報之厚則爲
善者知所勸此聖世之法所以爲尽善尽美也
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万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人君盛德遠者而足以歆動四海之心選任有方足以激
励天下之賢士則人必各自躍磨以須矣何必慮庶頑讒
說之難化而欲加之以刑乎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

有功
上言經理天下而遠近各有定制下言統理得人而内外
俱有成效
聖人之疆理有内外之殊而其成功無彼此之異且聖人
非徒疆理有其法而統理又有其人焉此其詳内畧外雖
有不同而其蹈行有功則一也
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化行天下者以大臣致治之功故同列因得以明輔治之
法蓋于九功未叙之時民救死不贍何暇迪舜之德令天
下所以蹈行德教化成俗美者皆以汝養民之功順序之
故也于是而猶有頑不率教而不迪德者則皐陶方敬承
汝之功叙方施象刑以懲之使知迁善以遠死蓋九功未
叙則民無以爲生其陷於放僻邪侈者無怪也從而刑之
是罔民矣今也六府修三事和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事

死無所憾入孝而出弟親親而尊尊所謂倉廪実而知礼
節於此時而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則刑以威之非過矣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聲樂感通之盛蓋無幽明人物之間也
樂一合一止即幽明人物無不感動及其九奏之餘而鳳
皇灵瑞之物亦爲之來儀蓋樂至於九成則聲之和至此
極矣感而至格于鳳皇其感召亦至此極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惟能和難和之聲斯能格難格之物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
先以畏天之意形於言後以畏天之実形諸聲所謂言之
不足而嗟嘆之永歌之也夫畏天命者當無時無事而不

存此心故君臣當尽其責也所謂喜者喜於乘時以圖幾
也所謂起者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者則共乘時圖幾
之效也夫脩人事所以保天命元首股肱各尽其道庶乎
其可以圖天命而勿失矣天下之治自警懼而成至歌頌
而極於歌頌之中而不忘戒勑之意者非聖人不能也
先述作歌之意後形詠歌之辞帝之欲戒勑天命於時与
幾而歌之辞乃無一語及天命者蓋修人事即所以謹天
命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与前題同先述賡歌之意後乃形而爲歌天下之事當
慎始而敬終念之所存敬之所存也故元首而明居上克
明也股肱而良爲下克忠也皆能以敬存心者也夫如是
故事之興者有序功之成者勿壞庶事各以敬而底其所

也康者各止其所之謂君臣能以敬爲主念念不忘則興
首有以鼓舞之成者有以核實之使不廢天下之事何莫
不止其所

書義主意卷之一

書義主意卷之二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之治水其急在於分別九州然後其治功方有所施不然則漁無統紀矣其隨山刊木通道路以定高山大川爲各州之疆域者乃敷土之工夫也蓋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莫非水其可見者山而已不隨山刊木則道路無由而通不因高山大川以爲疆界則九州何由而可別然禹別九州非用私智星土之法已有九野故在地者各有山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禹特因而別之耳

冀州既載壷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帝都乃治水所當先故首冀州壷口乃施功所始故云既載由壷口而梁岐由太原而岳陽由覃懷而衡漳又其施功先後之序也先帝都而後他州先壷口而後他處相其緩急之宜順其自然之勢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因水以別州而疆域由之以明水勢有所歸而動殖各遂其性揚州之域北至于淮東南距海蓋天下之勢西北高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衆水之所聚也有彭蠡焉所以聚揚州上流之水豬而爲澤者也有

三江焉所以疏揚州下流之水流而入海者也故彭蠡既
瀦而後隨陽之鳥得其所三江既入而後震澤之水底于
定止者鍾於澤而無泛濫之憂行者趍於海而無横流之
患豈惟動物得遂其性篠簜之布生草夭而木喬凡植物
皆得以遂其生矣故因水所以辨州域因物有以見水患
之平

淮海惟揚州 止震澤底定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
地之東南其勢最下衆水所歸故北抵淮東南距海而州
域皆因水以辨焉州域既辨就其中而論之即有所謂彭
蠡者瀦上流以為澤者也有所謂三江者疏下流以入海
者也彭蠡既瀦即水有所受而陽鳥亦遂其所居三江既
入即水有所歸而震澤亦為之底定矣物得以遂其性水
得以循其道而平成之功著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聖人度田土之高下而為貢賦之重輕其取於民者盖有
制也揚州之土塗泥故其田下下賦出於田而人力有脩
廢故有錯法以通之貢出於土地之所生故取金三品而
不以為過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
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聖人度土田以為貢賦其歲貢必有其常其入貢必有其
道無不詳書而備録之見其取於民有制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禹之導山亦所以導水盖方洪水横流九州一壑平地無
可施功其可見者山耳故隨山刋木以疏殺其勢使蔽障
通衆无所壅然後其流入海而无泛濫之虞及其平水土
出而成川則濬川之功始可施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

上不窮其源而下紀其入海荒遠在所略而内地在所詳
且其所折分合皆隨其自然之勢而未甞強為疏導所謂
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之謂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
同

此是揔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无不平治也盖上每州
各言其所以故此揔之以九州攸同則疆域有彼此地勢
有遠近而平成之功无遠近之分彼此之間矣謂之四隩

既宅則不獨兖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謂之九
山刋旅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河渭
源於雍江漢源於梁淮水源於豫既濬其源則水之流者
有所歸矣荆之雲夢揚之震澤豫之菏澤既散見于各州
之下至此揔而結之則凡水之止者皆有所聚矣黒水入
於南弱水流於西江漢朝宗于東今復揔之以四海會同
則凡水无不會於一矣此其作書之法也故於山川澤皆
以九言因九州而言也獨四隩不言九以四海之涯言之
也夫近海宜為水所漸也今且可居則遠於海者可知矣
此盖揔結九州所載而言九州四海水土无不平治也
不可分上下截前面逐州所載是撒色此其撮揔耳

破天下之勢歸於一天下之水歸於一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止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破聖人之疆理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尽

其節目之詳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
厥成功
當聖化大同之日正聖臣奏功之時

甘誓

五子之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前王垂戒夫長民者之不敢輕蓋以民生之係於国者爲
甚重夫民所當重者也而輕之非前王垂訓之意矣前王
之有天下凡以得民焉耳故其垂敎戒後人者无他焉亦
曰民至愚而神可親而不可疏耳非民之不可疏也以民
者国之本本固而後国安不有以愛其民未有能保其国
者前王之垂戒若此爲後王者不知所以遵而守之其可
哉若太康不知遵乃祖大禹之訓故盤于遊畋而不恤其
民以致失国故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言皇祖之
訓非不昭如日星爲子孫者不能服膺弗失而自底滅亡
亦復奈之何哉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
先王以盛德而君天下其爲後世慮者何其詳且遠也而
繼世以有天下者乃不能紹其烈得不深可嘆也歟昔者
大禹以明〻之德爲万邦之君其德之所被者廣矣猶恐
天下後世有不得其所者焉故著之典則以示子孫使後

之人得以遵其成法以爲治存鈞石於王府使後之人不
敢变其定制以厲民夫其立經陳紀而不遺於器数之微
則其所以爲後世慮者蓋无所不用其極其望於後人者
何如也爲子孫者世守之雖以之長治久安可也而柰之
何有荒墜厥緒而弗念如太康者乎宜五子形諸聲嗟求
歎而不能已也
此題非是五子称贊大禹乃是感歎我祖憂深思遠所
以維持天下後世者用意如此周備豈不欲建千万年
治安之基而我後之人乃不能繼其志述其事一旦廢
其成憲自取覆亡得不大可哀耶故歷述其乃祖之用
心而感嘆之意溢於言外須如此作方不失旨且活動
不然則死矣前題亦然

胤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
前王經國之遠猷亦惟君尽君道臣尽臣職而已矣夫君
臣不各尽其道而能定安邦国者蓋未之有也聖人垂訓
豈不深切著明哉其爲謀固顯然而有徵以之保国固有
隆而無替而其所以爲說者即非有它也先王能恐懼修
省而謹天戒於上臣人則奉法守職而有常憲於下百官
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德明〻而内無失德外無
失政於以保其邦国豈不綽〻有餘裕哉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知所以畏天則臣知所以守法故職修於下者無或曠
而德成於上者無以加矣夫君之所畏者天也能恐懼修
省以謹天戒則知所以畏天矣臣之所守者法也能奉法
守職以有常憲則知所以守法矣君臣上下各尽其所當

爲而在朝之百官夆知修戢業以輔其君內既懷恐懼修省以爲心外得奉法守戢者以爲助欲不爲明〻后得乎既爲明〻后矣有不能保其国者乎此先王之訓所以明有徵驗而足以保安其国明而復昌苟天不見異而警戒之意荒入無法家拂士而讒諛之人至則德必將浸微而浸滅矣故惧桒谷之祥所以成大戊之中興而無面從之臣所以成帝舜之大聖古之有明徵者多矣夫君之所望於臣者如此居其位而不知所以治其事若羲和者豈能免於先王之誅乎

書義主意卷第二

書義主意卷第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必生聖人以治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万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言天之命湯不可辞

上天所以賦予聖人以出群之才識盖將擬之以君下而重其托也則其誅暴止乱豈聖人之得已哉亦不過循常道以順天命耳伐夏之事衆人駭之以爲变聖人視之以爲常盖既於天命所當然則雖変亦常耳

上天爲天下而生聖人故聖人順天心以定天下聖人豈有心於天下哉亦順天而已矣夫天錫聖人以智勇之資豈私於聖人哉乃万邦持之而表正禹服待之而纘承是故爲天下而生聖人而擬之以有爲也天固生之聖人固得而違之乎故今之伐夏救民亦惟率循乎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是故不得而不爲也夫以殷伐夏以臣易君謂天下之大变可也仲虺以爲率其常何哉盖迫於天命有不得不爲夫既不得不爲是亦理當如此雖变也亦常也果何慚之有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是仲

虺作誥以釋湯之慚故推原其故以見天之厚聖人也固
將擬之以有爲聖人出而應天固不得而不爲須如此發
明其意方明白
惟王不迩聲色不殖貨利德懋〻官功懋〻賞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聖人之德其可稱道者非一端而其孚於人者亦非一日
矣夫其有諸已者備而後入於人者深古之人有能之者
湯是也不迩聲色不殖貨利其律已何如其嚴也德懋者
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其勵事何莫不當也誠於好
善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勇於自治而已之不善者無不
改其寬也克寬而不失於縱其仁也克仁而不失於柔是
其德周於身夲无可議而凡有耳者无不聞有目者無不
見其信於人也有素矣今之伐夏夫孰不知其爲誅暴救
乱而豈有疑其貪富貴利天下者哉湯可以無慚也此是

書意二　八

仲虺釋湯之慚而歷夲其德之足人聽聞者如此以見其
孚於人也有素人必不疑其爲篡奪若使平時无可称道
一旦出而称兵伐国雖家置一喙以自觧曰吾非圖富貴
人必不信矣何慚如之湯平時無所嗜好惟以克寬克仁
爲事則今日之事非圖富貴明矣如是説得本旨明顯意
活

又

聖人所以取信於天下者無他公以存心厚以臨民而已
夫私意不以累其中而官賞必求其當善在人而不忘過
在已而不吝其秉心一於公而已及其御下則居之以寬
而不擾行之以仁而不殘其於德也彰於人之耳目而不
可掩信於人心而不可誣湯之德所以足人之聽聞者如
此

惟王不迩聲色止功懋〻賞

聖人惟心不役於物故其行事各適其宜夫官其德而賞
其功非心无私累者不能也成湯惟不近声色不殖貨利
嗜好不足以動其中故於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
於功者則懋之以賞夲无不當者焉聖人之所以異於人
以其无欲故耳大抵人心无所欲則処事咸當理譬之清
水而无泥滓以汩之豈不能鑒妍醜哉使君心一蠱於声
色則便佞者得志矣溺於貨利則聚斂者得志矣

德日新万邦惟懷

君德無或間則人心无不服矣德之足以服人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後昆

成湯爲創業之君故天下之所取正亦後世之所取法者
也故當勉明大德以建中于民然中道豈徒然而立哉外
焉以義制事内焉以礼制心敬義夾持則德明於已而中
建於彼矣誠如是則豈特有以爲法於天下亦且可傳於

書意二　九

後世矣
湯之德固有諸已矣固明矣至此欲其益勉明之使之有
加无已以之建中于民使民有所視傚以称表正万邦之
責然義理无窮而標準难立已有未正何以正人故以義
制事則有以防之事爲之著動无一事之不中矣以礼制
心則有以謹之念慮之微而静无一息之不中矣以此昭
德而德益明以此建中而中可建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
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豈特當世有所取正
哉將後世亦有所取法矣此是仲虺勉湯処其意在懋昭
大德使此心无息耳建中于民非是效是欲其立此中到
垂裕後昆方是收效

前两句是欲其如此中二句是实下工夫後一句是言
效驗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善〻惡〻一循乎理之自然此国家之所由盛也夫忠良賢德所以存者也佑輔顯遂以固其存弱昧乱亡所以亡者也兼攻取侮以推其亡固存所以善其善推亡所以惡其惡善者存而惡者去国其有不底於盛強者乎董子所謂以善人居猶長日益而不自知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无敵當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其於諸侯之国推亡固存者多矣仲虺亦因而勉之也

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人君將欲善其後必在謹其初故凡天理之當然者不敢違則於天眷之无窮者斯可必矣夫人情孰不欲善終以保无窮之天命然始之不謹而行事不足以當天心是不知所以畏天能有終者寡矣故欲謹終者惟於其始圖之圖之何如有礼者封植之昏暴者覆亡之斯二者天之道

也知吾惟欽崇乎天道而不敢渝則天命之在前者可以永保而弗墜然則欲有終者弗於其始圖之可乎仲虺所以為湯勉也

此題若平叙散碎雖作今以下四句就釋上兩句方有統紀盖殖有礼覆昏暴欽崇天道兢〻業〻日慎一日正是謹之於平時到永保天命則是有終分曉矣

○湯誥

俾予一人輯寧尒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〻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聖人念付畀為甚重故其憂畏為愈深

凡我造邦无從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尒典以承天休

聖人率諸侯以自新既戒之以其所不可為必勉之以其所欲為夫弃法度而縱逸遊諸侯所不當為守常道以承天休則因其所欲為者矣禁其為彼而導其為此焉此成湯所以与諸侯更始也

其尒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尒万方

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此聖人之所以君天下也夫以一人而統理万方固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而君之不德於民何責焉而昧者弗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者矣成湯盖深燭厥理者也故其誕告万方者无它焉以為万方有罪皆予一人之所為而予一人有罪豈汝万民之所致其責人也恕其責已也嚴斯其所以有君人之量而為聖人之心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賦人以一定之理者天也使民安於此理之有定者君也夫上帝降衷于民得此理以為性无過弗及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民豈能悉由斯道而不戾乎有聖人者出而

任君師之責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悉歸乎此理之中而无敢過无敢不及焉則能有以不失其常情而克安於斯道矣然則人君之於天下豈曰治之云乎脩道以立教也此其責也

尒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聖人不掩人之能不慝已之過惟听天所命而已其至公之心何如也夫以一人而居天下之上而不以至公存心可乎善者天所命善在人吾何敢蔽之而弗彰罪者天所討罪在已吾何敢自恕而弗咎其命其討一听於帝而已无与焉於此見聖人之心大公无我而不自知其尊且貴矣夫人君執命討之權操威福之柄恒知有天之可畏則可矣否則妬賢疾能憚於改過將何所不至哉

○伊訓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紹前王之德在謹其始而謹始之道以孝弟爲先其本之
立在於親親而尊尊其化之行可以由近而達遠
紹前人之行者以謹始爲先謹始之道以孝弟爲重孝弟
也者可由近而達之遠者也故伊尹之訓太甲拳拳於此
焉以爲今王嗣前王之位必思所以嗣前王之德惟於其
始圖之失之於初未有能善於其後者也然所以謹始者
不在乎它求孝親以立愛弟長以立敬愛敬立於此而孝
弟形於彼焉始于家達于国終而措之天下矣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与
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茲惟艱哉
前王有功人倫其修爲辛无可議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
積累安得不艱其大業之所由興皆盛德之所致也伊尹
恐太甲輕易天下故以前王創業之艱者告之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
降厥德用集大命撫綏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前王修己以敬所以得天下大臣克相其君故有以安天
下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
乃祖攸行
大臣所以開導其君曉之以物理使知不可妄動告之以
事理欲其有所持循其忠愛可謂至矣
惟天无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居天位仰有以保天眷下有以結民心幽則有以典
百神之祭使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可以安厥位
苟敬不足而自絕于天仁政弗施而結怨于民誠意不足
而鬼神弗歆其祀則其去也可立而待矣居天之位不其
難乎誠不可以易而忽之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
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大臣畫一以告其君言之詳者望之深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天求一德以爲神民主而尹与湯俱有一德以當天心此
固天意之所屬也故能受天命以有九有天命之所歸亦
人心之所向商之所以得天下豈偶然哉要亦德足以致

之耳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任官必惟德惟材大臣必才全德備若此者何也盖以人
臣之職爲上欲輔成君德固不可非其人爲下欲撫安生
民亦不可非其人也審如是則於選用之初安可以或輕
必難之慎之使小人不得以才進可也既得其人之後所
以待之安可無其道必惟和惟一使君子得以行其志可
也始也防之嚴恐用非其人終也待之誠恐有人而不能
竟其用如此君民有所托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始焉德必取諸人而後有以爲一已之善終焉德有諸已
而足以感乎人則宗廟享之兆民賴之而有以爲神人之

慶上言修德之由下言德成之效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大臣之致其事固不敢專乎己大臣之去其位尤不敢忘乎君古者大臣不幸而遇難處之時以一方而任天下之寄一旦其君可以即政於是悉致其事以其政而復之君者是臣不敢專也然其欲退而猶懷依〻之心為之深戒不已者是又不忘乎君也大臣之愛君又豈以進退移易其心哉其進而在朝則必盡其匡輔之責其退而在野亦必盡其忠愛之心大臣之愛君蓋不以進退而異其心也

○盤庚

○說命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前述得說之由後載命說之語況為帝之所賚其出也有以異於人況為高宗之所資其意欲有以輔乎己

此題首尾高宗之言而中間一段乃史臣所紀恐難出題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者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者其望深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小大之相維尊卑之相統皆天道之自然古之明王奉順天道分天下大之為邦小之為都統之以天子諸侯承之以大夫師長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令行而禁止求得而欲從若此者豈有它哉蓋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欲以一人治天下者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人從乂

天惟至公故聰无不聞而明无不見聖人法天視聽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矣

（破承）聖人能有以法天道之至公則能有以合人心之大公蓋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同也聖人之心既不能違乎天則臣民之心又豈能違乎聖人哉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人君於事幾之所當審者惟能致戒而心無所蔽則能致

治而政无不美蓋事幾所在必當預防苟不戒之於早察之於微則必无以防未然之患而又何以成將來之休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為貴而不徒以虛言為足尚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譬之作酒醴資麴糵作和羹資鹽梅皆調和醞釀於作之之初而不在於未成之後故正君亦在臣正於未動之先而不在矯正於事成之後此所以謂之訓志而必資其交修而不可或偽

也賓臣以格心其説爲正詳篤信力行其自任爲甚確

惟斈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玆道積于厥躬惟斆斈半念終始典于斈厥德修罔覺

斈必有本以致其末能篤信深念而積道有諸已教人所以居斈之半始終无間而後德修於一身

破斈由謙勤而有進既覔所得之充斈兼始終而无間斷有自然得之妙

惟斆斈半念終始典于斈厥德修罔覔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破斈无間於已既有自得之妙法无愧於前斯无自用之失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述前人自任之重故功烈有以通乎天勸大臣尽事上之忠庶有以足休於前人矣

大臣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既俾其君功格于上天後王以輔君成德之責命臣必欲其臣匹休於前人蓋先王所以致功業之隆若実以其臣能自任以天下之重則尔臣今日之事我者其可不以前人之事先王者爲心而思与之同其休美哉

惟后非賢不乂止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述君臣相遇之難賢君固欲賢臣以継一代之善治尽臣下事君之敬大臣必欲以已而承一人之美意

書義主意卷之三

書義主意卷第四

○周書

○泰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聖世之有天下豈偶然哉亦惟前王有盛德足以基大業耳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之德莫若文王文德之昭被同乎日月之照臨語其遠及則光于四方論其尤著則顯于西土盖文王肇国在西土故尤著於所發之地也德之昭明如此則至矣極矣不可以有加矣天命帰之人心戴之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国之帰中於天下三分有其二終而華夏蛮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此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與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帰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爱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爱於天下

○牧誓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原国都之所由建推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于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刘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劳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抚中夏至使小大之国畏力而懷德其成功為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刘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劳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与天下正始所以歴叙其興王之故以告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致治能尽其所當為則可以无為而治矣夫无為必本於有為苟於其所當為者或不力焉欲以不勞而成功難矣昔者史臣於武王克商之後歴叙其致治之由列爵分土而大小相維之制定建官位事而任賢使能之道得重民五教使人知親々而尊々重食喪祭使人知養生而送死然後惇信明義以励俗崇德報功以奨善則其於致治之方蓋已無所備矣武王於此果何事之可為哉固宜其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然則無為而治不基於有為可乎

致治之要備矣而无所遺故可无為而治矣蓋天下之事當為者不得不為能為其所當為則自无事之可為矣天下之大土宇之廣而欲以一人理之不可也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使各私其土各子其人而大小可以相維遠近可以相制矣封建行而所任者非聖人不可也故建官必惟其賢位事必惟其能而統理者又有其人矣綱紀既定而政事得以行乎其間於是重民五教使人知所以爱親敬長重食喪祭使人之所以養生送死惇信明義有以率之於其先崇德報功有以厚之於其後凡其所當為者蓋已无不用其極矣雖欲有為亦将何事之可為乎垂衣裳而天下治蓋不待未明而求衣也拱手而天下治不待胼手而胝足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其礼専其辞婉

聖人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武王以十三年伐紂即以其年訪道于箕子汲々焉不敢少暇者蓋知得天下之難未若治天下之難故其心不遑寧處如此訪于箕子乃与之言非敢召而問之其屈己以下賢蓋將虛心以求道也天之於民默有以安定之所以輔相保合其居止者皆非有形迹之可求彝倫之叙固有所不知也聖人亦豈真有所不知哉退托於不知見其求道之无已也孟子云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人因洛書之數演而為洪範九疇而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俻於此矣

又

聖人因洛書之数而叙洪範之疇所以明經世之大法也
夫自初一至次九数之出於天者也自五行至福極疇之
叙於人者也出於天者以奇偶相間而為九叙於人者以
天人相因而為九数形而理以寓範演而理遂明然洛書
九数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是又居其中者為
之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
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故洪範之五行即虞書之
六府養民之具无先於此故九疇以此先焉語其質則曰

水火木金土辨其性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異
別其味則有鹹苦辛酸甘之殊反覆俻至論至於味而後
已焉固以其為民用之所急也

又

論造化之綱則一言而有餘推造化之蘊則累言而不足
夫造化以五行而備故明疇者以行為先所以居一也五
者非他水火木金土而已潤下炎上其為性有不同作鹹
作苦其為味亦不一五者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无者政
以其五味之養人不容有一之或缺所謂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缺一不可者是也故於民用也大矣

曰者自然而然作者成於用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
作聖

人之所當從事者肅乂哲謀聖而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
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原於貌言視聽思君子之論所以自
源徂流必要其極而後已欲人知所以修己也曰者自然
而然有物必有則也作者出於用力尽性而後可以踐形
也

此題大抵与前題相似皆重在第三節鹹苦酸辛甘者
民生日用之所急肅乂哲謀聖乃尽性踐形之極功然
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出於貌言
視聽思曰者出於自然而然其作之則存乎其人而已
五者在人所當從事者此也故謂之五事明疇者必究
極而言之其意固有在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

有物有則之理出於天而尽性踐形之責由諸人故貌之
必恭此天也而充之以作肅則係諸人言之必從亦天也
而充之以作乂則存乎其人焉至於視之明聽之聰思之
睿充之以作哲作謀作聖者亦如之盖謂之曰者自然而
然所以明其理之出於天也謂之作者係於用力所以明
夫責之由於人也盖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得是氣為形而
有貌言視聽思必得是理以為性而為恭從明聰睿此固
其於賦予之初而為衆人之所同若其由恭從明聰睿充
而極之以為肅乂哲謀聖此則成於脩為之後而為君子
之所獨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有緩急故序有先後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司空度
地以安其居司徒敷教以成其性司寇司刑以禁其奸好
會則有交際往來不承則有征討侵伐急者在所先緩者

在所後

又

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非一端而其事不能以無緩急故其序不容以無先後也禹第洪範位八政於次三箕子推而明之揭其綱於先詳其目於下而聖人所以經理天下之要備於此矣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使民養生喪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故以此三者爲先焉司空度地以安其居逸居而无教則近於禽獸司徒敷教以成其性教之而有不承則必假刑以輔之故司徒掌禁以治其奸其爲民慮也悉矣然尤未也又爲之賓以待諸侯爲之師以討叛伐逆蓋順柔者接之以礼所以示勸也強梗者震之以威所以示懲也聖人之治天下果何所不用其極也哉其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蓋不容有一事之或缺也然聖人之治使家給人足而礼教興化者此聖人之本心至於從事於威武若非聖人之得已也兵以不得已而後用以獨居其末也既知其事之不可缺又知其序之不可亂則於爲治也其庶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一疇居中而王道明一人在上而王道立人君以身立教有以溥盛福而无間則天下由聖人之教相与守正道而不踰矣

又

君子即中数以明皇極推吾道立於上既有以福斯民之无間則斯民與於下自有以守斯道於无窮矣建極在聖人保極在天下箕子別於五皇極之疇而極論之夫別於次五者皇極之疇建其有極人君之責明疇之君子揭其名於先爲詳其爲实於下夫豈无意哉人君以身立極斂五福以錫庶民使天下之人无不被其賜則斯民由嚮化以獲福咸相与保君之極而一人之德教雖歷久而長存民之極非君无以建君之極非民无以保君民相与之盛惟於曰皇極大明之世見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有爲有守与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此生質之美可与爲善者也故當念之愛之及其徵於色發於声則其踐履有足觀者矣於是而錫之以福以養其爲善之心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蓋其錫之以福者即前日念之愛之之人而終焉惟皇之極者即始焉有猷有爲有守与夫不協于極之民也

又

聖人納民於善而其道有不周人才服君之教其效无以異夫人品不同聖人委曲而造就之无所不用其極此所以無一人自外於聖化者是故庶民之中而有有爲有猷有守者則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則受之而不拒於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則錫之以福養之有其道鼓舞之有其方各因而材而篤焉是人也昔者則爲凡民今則惟皇之極而皆爲善人吉士之歸矣豈一人自弃於聖化之外者哉所謂皇極無弃人者固如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人才勉之以爲善固求以善其国必資之以爲善而後有以善其身蓋非賢才無以立邦家之基非重禄无以爲賢者之歡聖人立極所以不能不致意於有位之人也夫在位者而既有能矣有爲矣是固異於人矣然未可自足也必使之善羞其行而不已焉則国势由之而盛矣然使禄

不足以給其求則飢寒之不恤而何暇治礼義凡厥正人既富之以禄而後可責其爲善焉正人若在官之長夆其長言之則其他可知矣孟子有言民有恒産則有恒心必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送死无所憾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嗚呼豈獨爲民而然哉雖有位者亦莫不然也聖人審国勢而察人情知国无仁賢則不可以爲国賢無所養則不可以爲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曉之以人君大公之道所當由必示之以人心固有之天不可失聖賢反復歌詠以感發乎人之心無非欲其知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而已是故偏陂好悪已私之生於心夫戒之使毋生於心而所遵者王道王義王路而已偏黨反

側已私之見於事者戒之使毋害於其事而所知者王道之蕩〻平〻正直而已斯世斯民絶一已之私者而夆由乎大公之道所以禁止開導之者至矣然猶以爲未也又繼之以會其有極之説焉盖道曰王道徒知教出於君而不敢不遵極曰有極則知理本固有不容不會且歸之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君立教則推原乎天庶民由其教而有得者則歸功於天子盖教雖出於君而理則原於天也

又

人君代天立教一皆本諸天庶民由教有得則必歸功於其君盖理不出於天則聖人无所爲立教教不立於君則民亦何所視效以復其性哉故爲之君若知有天而已而爲之民者亦知有君而已惟其知有天也故極之敷言不以爲已之言而是彝是訓即所以爲帝之訓惟其知有君也故由乎敷言之訓以近乎天子之光則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凡尊君親上之不能已於言政以其是彝是訓之同乎帝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斯民能率教而不自絶於其君故斯民有言以歸功於其君盖率教者民而主教者君君有以育其民則民有以須其君矣夫以庶民之視天子盖不勝其懸絶也求以近天子之光豈不難哉今也庶民於敷言之訓遵而行之以復其性而天子道德之光爲不遠矣夫以平時企望聖人而不可及一旦由其教以得之其懽欣悦懌之意爲何如耶謂天子作民父母以見其恩育之功不可忘謂天子爲天下王以見其君長乎已爲甚至凡其尊戴之念孰非得之竟

悟之餘觀民之所以歸功於君而知建極之君其有功於民者固如此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論三德者夆其綱詳其目審其施而治道无餘藴矣

又

治道不可以端名在施之各當其所耳盖天下之治有經有權正直所以御其常此治之經也剛柔所以應其変此治之權也是豈可以一端尽哉德之所以有三而三德所以叙之次六也平康之世則御之以正直盖无所事乎剛而亦无所事乎柔也然氣禀之偏習俗之蔽而不能无太過者焉不能无不及者焉一以正直御之固有所不可者矣故強弗友剛克剛以克其剛燮友柔克柔以克其柔沈潛剛克者以剛克柔高明柔克者以柔克剛威福予奪抑

揚進退以制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道而已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曰貞曰悔凡七卜占用二衍忒
任占者必得其人事占卜者必有其道觀諸稽疑之時可
見矣稽疑者何有疑焉而決之以卜筮是也然其理精微
而其事重豈衆人所能與哉故必愼擇其人而建立之乃
所以命卜筮也然則任占者非得其人可乎稽疑之設所
以慮人事之有過差而推衍之者也卜以衍忒其兆有五
曰雨曰霽蒙驛克是也凡此七者而用各不同卜筮者於
此稽焉則凡人事之吉凶得失瞭然而可決矣然則事占
卜者不有道乎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
聖設蓍龜者以用患故決吉凶者宜從衆夫聖人卜筮之

設豈徒哉卜之兆有五占之体有二其目有七而用各不
同者蓋惟懼人事之或有過差故假此以推之使人各有
以先見其吉凶而爲之趨避此聖人吉凶与民同患之意
也誠如是則斷其凶者以決其趨向惡可偏聽一人之論
而不審哉故司卜筮必三人至其占決則以二人之言爲
斷蓋善均徵衆此不易之論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夫揆之於心而不能无疑則行之於事不能保其无忒故
爲之卜筮以決之也記所謂大事卜小事筮是也然謀及
卜筮訊之一人足矣必使三人參決焉聖人之愼重於舉
事何如哉且占卜之用不言取吉而止言衍忒則聖人之
心未嘗惟利之是圖亦惟恐其有過而不知覔耳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不可不愼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爲謀則先於人決疑則先於神見无不同則无不利矣蓋
神著龜与筮也人者卿士庶民也已有所疑始則謀之於
心次則謀之於人而謀之龜筮者謀主於人故也已有所
疑始則協之於神次則協之於人疑決於神故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
孫其逢吉
事決諸人而無不協則福集於国家者爲有餘蓋舉事而
合乎至公此福所由以集也是故国有大疑內斷諸心而
吾心以爲然謀之蓍龜而蓍龜以爲可叅之卿士庶民而
卿士庶民以爲當是幽明人己舉无異議者其順天理合
人心必矣慮事如此果爲往而不獲福哉身之康強宜矣
且非徒福萃於一身而已其餘慶延及于子孫爲吉孰有
加於此矣苟惟命之蓍龜而不我告猶叅之臣民而甲可
乙否乃則斷行之其輕舉妄動悖天理拂人情禍敗不旋
踵而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免子孫云乎哉然

則能定莫大之謀而有无窮之福者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天道之驗非一當其可之爲難天道之應无乖驗諸物而
可見夫庶徵者何即天道以驗人君行事之失得耳徵諸
雨可見也矣而暘獨非可徵者乎驗之燠可見矣而寒与
風獨非可徵者乎其所徵者固非一端也然其要係乎時
与不時而已時也者其可之謂也苟五者備而无或缺又
各以敘而應其時則其應將何如哉吾見庶草皆爲之蕃
廡而豊茂其物之徵者如此則其它固可知矣大抵天道
之逆順固推之物生而可知然動物不足以見惟植物以
天地爲父母者其榮悴開落足以驗天地之氣逆順爲何
如而植物之中惟草爲脆弱易榮而易悴尤足以見燠寒
雨暘之時与不時爲故特以庶草言之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迩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宝玉於伯叔之国時庸展親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人君由謹德以膺常貢即所貢以頒諸侯則予者非所輕而受者不敢褻矣夫古之明王以慎德之故四賓所以賓服方物所以畢來然無他玩好也惟服食器之常耳然亦非敢私之以爲一已之奉也昭之于異姓之邦使無贊其職分之於伯叔之国以益厚其親其所以頒賜既皆一人盛德之所致則人亦豈敢輕其物而不以德視其物乎夫方物而惟服食器用其受之非無名也須使而使修職展親与之非无故也若以德致之而臣亦以德視之德之不可亡也如此

下截一題破云人君之所以賚侯国者雖有親踈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物者无不同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破　人君之所以賚侯国者雖有親踈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賜者无不同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大臣致其重歎之辞者所以恐人君之或怠大臣致其防微之戒者所以恐盛德之易虧古之大臣何其善於戒君欤謂夫爲君者不可一息之不勤一節之不謹一息不勤則怠慢之心由兹而啓一節不謹則盛大之德由此而虧故吾心雖勤而於或者之間尤所當謹吾德雖大而於一節之際尤所宜防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聖人備盛德於一身故能膺天眷而濟生民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者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尓于上公尹茲東夏

賢者能継前人之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德而尊其位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〻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賢君之命諸侯因戒勉之辞而致期望之意其忠厚之意可見矣

康誥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〻祗〻威〻

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聖人尚德而不任刑其实既不可掩於人矣故聖化由近以及遠其終有以格乎天昔者文王知德所當明也而能明之罰所當謹也而能謹之於鰥寡則不敢侮而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刑其所當刑其行事之实有以暴著於民而不可掩故始焉造我區夏次焉修我有邦終焉怙冒西土聖化之行自近及遠而卒聞于上帝焉始焉德有諸已而為民心之所歸終焉德刑於人而為天眷之所屬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之故哉

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舊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刑之輕重有秩然之叙用刑者必大明之使輕重不紊以親其民則民知所畏而勉於和矣刑固不可以不明矣而心尤不可不誠夫去惡如去病是誠於去惡者也故民皆知惡不可畢棄咎保善如保赤子是誠於好善者也故民皆知向善而安於治

○酒誥

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人雖自見者不必觀於物必也觀於人觀於物則但見妍醜觀於人則已之善惡非之是非无不尽見之也昧於妍媸特不能見吾身之容貌昧於得失則无以知吾身之善惡妍醜可以不見而善惡不可以不知若是則何藉於物而不觀於人哉以彼所言之是非而驗我所行之得失彼所非也從而改之吾因彼而後正我之所非彼所惡也從而更之吾因彼而後竟吾之所以失我之所行我不自知之而人实知之

○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止惟其塗丹雘

人君能勤其所當為大臣當勉其所未至其取諭之詳者蓋其責望之深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止庶邦丕享

前王以明德而懷諸侯者其化遠後王遵成法以懷諸侯者其效同蓋明德者人之所同得也前王既以此而懷來諸侯使之有所視效則後王之欲懷諸侯者其可不以前王為法哉

皇天既付中國民止用懌先王受命

上天欲民之有所托既付前王以立国之基後王化民而无所拂斯可慰前王得国之意

書義主意卷第四

書義主意卷第五

周書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化民必先乎臣使之相覩而善化人尤必謹其身使下覩而化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憂勤以期享国之永者必在乎以民心爲天命也

洛誥

令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隆報工之礼所以激励其臣使人有所勸又明視紀功之書以覩法群臣使人有所法蓋紀之者以至荅其既往則視之者以垂訓於將來其所係者甚重也夫有功而上不知則人无所勸矣令王命紀功宗將論功以作元祀所以報之如此其厚者豈有它哉故將使之厚輔王室耳然紀功載籍非人君所得私也必以大示群臣使知功之高者不可抑而卑卑者不可增而高則人知所以自勉而樂於趨事赴功矣此不教之教也

又

大臣啓其君報功之祀不惟有以期於人又必有以尽諸已夫報人之有功固可以得人之尽心然報之不得其公則人亦將視傚而出於私矣在人則期其尽忠以輔已在已則責其尽公以示人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臣有以尽其职而功在於国家不可掩則君得以安其道而誠尊於祀事者无間矣盖臣勞則君逸皆自然之理也而況有盛德之臣如周公者乎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亦云至矣然且旁作穆穆和敬之容隨寓隨著而無有方所焉故其於方來治平之休益迓續而不止文武所勤之教咸振奔而不迷予冲子夫何爲乎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盖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如此

多士

乃命尔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觀天之所眷乎君君之以奉乎天而天人相与之際爲可識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上則摠言惟君子能所其無逸其下申言其故凡君子之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嘗力涉民事而先知稼穡艱難然後處於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知小人之依自不能不所其无逸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
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上是歷叙中宗无逸之实下言其享国永年之效
餘題多有凶惡字樣必不出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
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大臣以已之所聞而歷述前代聖賢之臣輔佐之功者勉
同列以匹休於前人也古之大臣何其勉同列之至欤謂
夫前代聖賢之君其所以成功之小大者皆賴乎聖賢之
臣以為之輔則夫居今而輔君者又何可不以昔之君臣
自期欤此大臣所以述已聞而致其拳拳之意也雖其成
功有小大之異而此六臣者皆能佐君致治而功及於後
也為君奭者可不思所以匹休於前人而遂欲告老而帰
乎

又
有一代興王之君必有一代興王之臣不以創業守成而
有間也周公留召公而歷挙商六臣之烈盖將勉召公以
匹休於前人也君臣相遇其才德未必皆同也才德未必
皆同而皆可致治或以聖輔聖或以賢輔賢或君聖臣賢
或君賢臣聖是皆未可必也而其治效之浅深皆可得而
驗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者也故能格于皇天伊陟臣扈
之佐大戊以賢輔賢者也則能格于上帝太甲之保衡即
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皇天佐太甲則有保安衡平
之功天則大而无外帝則主宰之名也言天則帝无不在
言帝則天有未尽此聖賢治效所由分也然周公特為留

召公發耳固非屑屑於是也公意亦曰君奭我周之保衡
也我周之伊陟臣扈也我周之巫咸巫賢甘盤也輔成王
而為聖則格于皇天者固可期輔成王而為賢則格于上
帝者亦可致召公之賢周公之所不可无者又况成王幼
冲抚艱危之運有覆巢取子之禍盖凛如也茲為何時而
召公獨欲遠引自安乎周公獨勤固所不可辞成周宗社
之重有非一才所能支一德所能維持者我之所聞於昔
所以致治何莫非人臣叶賛之力虞夏君臣故不暇遠挙
矣有如昔商之世湯之受命太甲継世若太戊若祖乙若
高宗莫不有賢聖之臣以成一代之治君奭獨不聞之乎
商之於周固未遠也我之所聞於昔豈惟我聞之亦君之
所素聞者聞我所聞獨不惻然興念乎必為湯之伊尹而
格于皇天使周之天命益以固可也為太甲之保衡保安
治平使周之治道穆穆迓衡可也為大戊之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使周之定命足以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可也保
乂王家使周之宗社屹然而尊安如巫咸之佐大戊訓誨
輔翼使成王之德昭然不昧如甘盤之於武丁亦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筮罔不是孚
得天眷之篤故其国多賢才得衆賢之助故其君足以取
信於天下盖人君鼓舞天下在於得賢才而賢才衆多由
於得天眷觀於有商可見矣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
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王屬望於大臣者欲其有以為民之表尤欲其有以愛
君之憂、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

冐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効尤當勉力以紹前王而成其未至之功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諸矦能脩政而善隣則上焉有以蕃屏王室次焉有以親睦同姓下焉有以乂安下民矣夫王者之建諸侯故將以此三者望之也使為諸侯者国家閑暇則般樂怠傲而不知所以明其政刑朝聘不修而不知所以親睦鄰国

多方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大臣之告君致敬以尽其誠歎嗟以動其聽者唯欲其君審於用人不以戚任尊卑而有間耳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玆乃三宅无義民

大臣言必徵諸古者盖以君當可為而有為臣必可言而後言其致謹於得人為何如也

（破承）人君能急於求賢以事天故大臣必慎於進賢以事君盖人君求賢所以為大臣進賢之地而大臣進賢所以副聖君求賢之心苟事君之道尽則事天之道亦无有不尽者矣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

（破）大臣審於取人而得其為人之实故能敬於告君而陳其為君之实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官有尊卑内外之殊其得人无内外尊卑之間此可以見周室人才之盛盖莫大過於文王之時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聖人不肯下侵臣職而惟知責成臣下故凡有司所司所守聖人不以累于其心夫君道逸而臣道勞故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皆未嘗有所兼惟訓勑有司牧夫之用命及違命者耳盖賞罰之柄人君之所執而有司之事文王何敢与知焉任人専於此可見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有間之

為治之道莫急於用人凡其任重而責重者明以察之於其先専以任之於其後可也是道也豈惟可行於今日故可以遵守於无窮

其克詰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人君能奮揚威武有以服天下則其可以无愧於前人夫天下之大海表之廣皆神禹所嘗疆理者而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其耿光何所不至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大烈亦

何莫不有先王包夲宇內一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後之以削弱不振而不能守成則豈不遏佚前人之休光隳忝前人之成烈

書義主意卷第五

書義主意卷之六

周書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賢君能有以服天下必內有以正朝廷故外攘之功夲而益嚴內治之脩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前代設官以圖治其效无不同者以前王爲官而擇人其心无以異故也夫成治效者豈係官之衆寡哉亦要於得人而已耳吾歷觀諸古而有得於唐虞夏商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簡也然有百揆四岳以摠治乎內州牧侯伯以摠其外故庶政和而万邦寧夏商事繁官数加倍而亦克用乂若此者豈有它哉以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唐虞以得人而致治夏商亦寧不以得人而成治功乎

觀前代之致治皆由於設官當知聖主之爲治莫急於得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繁簡雖不同而体統惟不紊故庶政和万国安其治效无不同者致治之故原於設官審矣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亦要於得人而已蓋惟官得其人此治效之所以不可及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弍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
破立大臣之任叅賛者其才難立大臣以輔叅賛者其責
重
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国司寇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覲王者之設官分職而天下之治无不斉者矣夫天下之
治揔於六卿其設官之名既殊而其所掌之職又安有不
異者乎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
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之事君有其礼君之馭下有其權予於時巡述職之各
以時見之矣
乃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
滅私民其允懷
人臣之分職雖不同至于敬謹以尽其職至公以服乎人
其爲道盖无以異也故成王訓迪厥官於其卒也合尊卑
小大同訓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尓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
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題不甚体面若作只是戒勉之意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後艱
破賢君勉衆臣以功業既欲其知所向而无怠尤欲其審
所行而無疑

○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　至　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
前人既有功於民而有以得人心後人唯謹守其法則足
以成治效昔周公師保万民盖深有功於殷民者故民懷
其德而不能忘君陳往而継周公之後豈必更張改作而
外立一道以治之哉亦惟謹汝所司率循常道以懋昭周
公之訓使常如周公之存則民将不勞而治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
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民性雖迁於物而終有可化之機人臣以身立敎則亦无不
変之俗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莫不知敬
其兄者民之生本自厚而不薄也其有不親不遜而流於
薄者非它迁於外誘而失其正性耳雖違上所命而言敎
有所不行終從上所好而身率固无不可尓臣以化民爲
職業夫豈有它哉惟敬五典而以敎化爲先必在德而以
躬行爲上誠如是則已正物正上好下甚昔之迁而薄者
今皆変而為厚始末之世升而爲大道之時化成俗易与
隆古黎民於変時雍者无以異矣

○顧命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
厥道付畀四方
君尽君道而臣又尽臣職其德著于下而功格于天天所
以順聖人之道而重聖人之托也康王此言盖求助群臣

諸侯之意

○畢命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大臣有盛德成功則人君可以無爲而治矣昔者畢公以盛德而又能勤小物其脩諸己者密矣弼亮四世其忠於国也久矣故正色率下而无不敬服其言以德足服乎人也休嘉之績多于先王之世以其不懈于位也德望著於人勳勞着于国則爲之君者復何爲哉固可垂衣拱手以仰其成績而已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爲化誨殷士而設殷之庶士席寵惟舊其資富矣苟無以訓之則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何以使之全其性命之正而不至夭遏以戕其生哉然訓非假於它也訓之以德使无致以蕩陵德訓之以義使无至於怙侈滅義此蓋人心所固有亦其所同有衆人可以与知可以能行也以是爲訓訓莫大焉然是道也古人有行之者矣稽諸古以爲訓則民曉然知所趍知由德入則可以壽將自不懈於用力矣豈有无徵不信之患哉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破治道足以繼前人則治效足以及天下

○君牙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上言施教之方下言立教之本夫五典者當弘以敷之民則也當敬以和之爲司徒者其責固當如此然而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身正則罔敢弗正心中則罔敢弗中与其以人治人曷若以己繩人之爲易也以其有常則謂之典以其一言則謂之則以其无所偏倚謂之正中其实一也既中且正則民不期而和五典不期而自敷矣

又

施教固有其方立教必有其本夫五典則宏而敷之民則則敬以和之爲司徒以設教其法固當如此然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所謂敷五典而和民則者豈有他哉不過恐其過中失正故耳尒身克正而所履無邪行則人孰敢不出於正尒心果中而所存無邪思則人孰敢不中然則以己率人又所以爲立教之本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尒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功德兼隆所以垂後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人臣謹守成法則其施之政治亦安往而不得其當哉夫以文顕於前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有莫大之烈其功德可謂各極其盛矣啓佑後人咸正罔缺其於子孫長遠慮寧有未至者乎爲大臣者不在乎他惟敬明乃訓毋得昏迷使文武之道不墜于地則用以奉順乎先王用以對揚文武光命用之以追配前人將無施而不可矣

○冏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古之聖君有衆賢之助而尤資其助於近臣故不惟有以

善其身而又有以善天下夫以聰明齊聖如文武則其德已盛矣小大之臣咸懷良忠則賢者聚於朝矣若無所待於近臣之助也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足而不致意於擇人故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其辟薰陶漸漬助莫大焉是以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臧其言動夆無所議下民爲之敬順而萬邦咸底乂安天下之大亦無不被其澤者焉近而有以善一身遠而有以善天下是則得人之助與爲多焉爲人君者而不愼擇乎近臣固不可也

○呂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德以感之於先刑以輔之於後不然則民不見德惟戮是聞非聖人先德教後刑罰之意矣古人刑辟之設夫豈其然其君穆穆以在上明明以在下君臣合德昭著于四方下觀而化惟德是勤固其宜矣夫然後明于五刑使無失之過以治其民所以然者刑以弼教輔其常性所不可廢也夫豈恃之以求逞哉

又

古者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示之以身率之教而人無不化然後明刑以輔之蓋刑爲弼教而設所以輔民常性而非視之以爲治也苟君臣無德以先之則出治之本無所寄乃汲汲於用刑以防民吾恐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者有矣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刑足以輔教而無所忽則福集於君民者爲無窮古人之用刑豈徒然哉蓋將以治道之有不及也故必欽謹於五刑之施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而無一毫之敢忽夫如是則一人受其慶於身兆民賴其慶於下安寧之休將永久而不替矣敬刑之效固至此欤所謂式敬尒由獄以長我王国者蓋如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法以人情世變而爲操縱其用雖有不同而其理要不可易夫刑以懲有死也然適輕下服適重上服至罰之輕重亦皆有權蓋因人而爲之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因世變而爲之輕重者也若是者何也人之過故不同世之治亂亦異故當以不齊齊之而非可膠於一定也夫世輕世重雖齊之以不齊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其間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也夫豈漫無統紀而可以私意高下於其間哉

又

刑与罰因人情世變而不可以定法拘然就其中固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在典獄者所當知也夫重之則爲刑輕之則爲罰然上刑而適輕則下服下刑而適重則上服至於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所謂因人情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所謂因世變而爲輕重者也凡若此者豈有他哉蓋人情世變之不齊故當以不齊齊之然當輕而輕不可增而重當重而重不可降而輕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所謂雖權也實經也然則於不可執一之中未嘗無確然一定之理耳、

○文侯之命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肆先祖懷在位

聖人盡脩已之道至有以格于天資大臣之助故有以安其位

費誓

秦誓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大臣有好善之量則国家蒙好善之福夫好善優於天下而況一国乎有臣於此人之有技若已有而無忌疾之私

人之彥聖中心好之甚於口所稱美不謂之能容可乎故曰寔能容之夫如是則有才者無不容有善者無不録久安長治之效率於此乎基之爲子孫者得以垂拱而仰成爲黎民者得以安生而樂善兆幸也宜也推其所自兆好善之大臣能致此乎宜穆公思得是人而任之也

又

人臣有好善之誠斯足爲国家之福夫所貴乎大臣者以其能容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才成天下之治子孫恃之以爲固生民頼之以爲安固有不期而然者矣

書義主意卷之六

書義羣英姓氏

利士雄 名偉孫號耕雲建昌録事司人進士利碧雲兄也

劉叔遠 名憬建昌新城人廣昌縣尉

敖巨卿 名立極建昌南城人

饒士謙 名大受建昌録事司人進士饒泰兄也

饒士元 名泰甲申江西進士寧州学正

利士貴 名鋆孫號碧雲癸亥江西進士醴陵州判官

聶以高 名公升建昌録事司人癸亥江西進士乙亥再辛晉寧路儒学教授

林世良 名　建昌録事司人

傅紹朋 名遜志建昌南城人

吳周翰 名楨建昌録事司人

丁士陽 名　建昌南城人

甯希武 名大智建昌南城人任建昌路盱江書院山長

黃季武 建昌南城人

林達則 建昌録事司人

姓氏 畢

羣英書義上

盱江張

建安劉錦文叔簡編選

[seals]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利士雄

聖人察□□以考器正欲合天象以致化蓋昭垂于上者有不一之運而詳察於下者極至妙之理然後天人之化相應而不忒矣故帝舜設位之初首察乎天象之著以璿飾璣所以法天之轉移也以玉爲衡□□璿璣而仰觀也於是而知乎日月之周流五星之□運其政事之施莫不齊一而與吾之政合焉聖人之致察於天豈徒然哉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此嘗觀聖人出而整理庶務非無他事之當急也顧乃拳拳於天象之審焉得無失之迂哉豈聖人考驗乎天象乃新陟之初所當先務者也蓋天之垂象示人以休咎而人之取則以爲用事趍舍之幾爲至微也觀日之次於星鳥而後知平秩東作之不可緩瞻月之從於箕畢而預知爲震風凌雨之謀是民事於此乎得矣孰考器以觀象爲可後哉尚無以

審察璣衡之妙用則陰陽五行黙運於亭毒之表而人固邈然不知其孰爲順孰爲逆也由是而欲以用事焉將見其宜行妄行以蹈夫乖戾之境者殆不可數計矣聖人安得而不察之於其始歟是以帝舜於受終文祖之後上帝未暇類也羣后未暇覲也必先汲汲於考異之玄微而致察焉在之云乎參互訂正之謂乎運者爲璣而以璿飾之璿乃珠之至美者也璣則如機械之機而使之自旋轉也望者爲衡而以玉爲之玉乃石之至貴者也衡則如權衡之衡而使之常適平也璣衡而致其察夆無毫厘之差然後日月之往來者不必齊於杳冥之中五星之躔次者不必齊於茫昧之表惟即璣以觀其運窺衡以望其際是雖有遲速之不同伏逆之或異而無不均且一矣則昭垂之象政固有七而審察之精使之咸齊正以七政之齊者乃所以示天下國家之政而與之合焉耳初豈天自天而人自人哉卒也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從容氣象儼然無異於北辰之端拱而衆星旋繞歸向於前後左右者翕如也夫子固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善知聖人得於璣衡之

在者蓋審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叔遠

聖人進言以驗諸侯之功正思名器本惟及於民功也夫車服者名器之所係聖人以名器賜諸侯正爲有功於民者旌表之也而欲知其功之在於民將何以試之哉惟夫敷奏其所言以明試其爲功使言果皆切於爲民而非出於喜功生事之言則一敷奏之餘於其功也試之明矣由是而爲車服之賜而民功曰庸之外又豈他屬耶舜之巡狩用此道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見於舜典之書嘗觀夫子之言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以名器與譽之辭猶且必得於所試況虞廷聖人以名器與人而有不聽其言以驗其功乎嘗觀成周於諸侯之制車旗衣服

皆以命爲節固非輕於所授者而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必於曰事曰功曰謨曰慮特舉、、焉此豈無見哉天下不皆嘉言而或有側言以改度不皆成功而或有邀功以激变自非聽其言之是非于以試其功之可否則車服輕付必有至於害民者此司勳以民功曰庸其視虞廷之車服以庸吾知其民功之外断無他授矣舜大聖也以堯之授舜宜無待於歷試諸難有不容已其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則是因言而知其可績未嘗不於歷試得之故曰舜有大功而爲天下而天下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則其有功於民豈淺鮮矣哉舜之巡狩固將求諸侯之有功於民者

表而出之也而車服以民功而後錫舜果何以知其有功於民而車服以旌之哉蓋功之切於民者以庸而可試其功之在於民者以言倘其言之虛張無非爲好大喜功之意是其言祇爲黷民害衆之幸不足以言庸也必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吉人之言其辭寡是爲濟世之策安民之計吾於其言而敷奏其一利一害所以知其功之可否成與皆明試於敷奏之頃矣就其功之有益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吝使其功之不在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及夫是當時諸侯乘其車被其服者皆知闢田野安旄倪幸凡有益於民者汲汲爲之而不敢以残忍暴虐以害其民矣非帝舜之

奏言試功孰能致此異時黎獻來臣固非巡狩之比而車服以庸亦必先敷納以言而明庶以功焉是知謂之明試則必因言之奏而試其功之可及於民謂之明庶則惟言之納而使其功之明著於庶民其於試不試之間可以見帝舜待諸侯與黎獻之道矣後世巡狩之礼不行而天子之權益替晋文有功於襄王王賜之大輅戎輅之服且有請隧之幸至於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皮先路三命之服子産次路再命之服而名器亦不由於上出矣吁惜哉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劉叔遠

人声與樂声以相協則神心與人心以相安詩樂之節雖微也而神與人之心實關焉詩根於心導之而暢樂因於詩制而不流如是則詩樂相宜各得其序幽而神祇格明而人心安祀事孔明所係者重豈容以声音末節而忽之乎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可謂克知乎此矣書曰云云見於帝舜命夔之典如此甚矣感假幽明者莫如声與樂也故詩者樂之本樂者詩之文詩由心而作初焉無以導之其失也迫樂由詩而作終焉無以節之其失也流以歌而導声之發以律而節樂之成詩樂備夆咸得其宜殆見神聞而

歆人相而安矣其用豈淺淺哉況胄子君之長子也終圖大業不纂鴻基者安有臨祭而不思敬奉先而不思孝者乎然仰觀幽明之間黙察歆享之意要必有所依在果何在哉自常情觀之三牲以祭神難以格豈詩章所能動百礼既至神未必降豈樂音之所能感吁為是說者是未知詩樂備夆之功用也蓋感鬼神者莫近於詩格祖考者無過於樂又聞之礼曰胄子主祭蓋支子不祭祭則必白於宗子所以歌是詩而奏是樂者唯胄子可主之宮商相宜律呂相應蔵事於祀詩播樂和神人咸賴非細故也蓋大樂與天地同和必與天地同節和声既形於詩而舒以徐之則悠揚涵泳其趣雋永而樂之本於是乎立其天地節而萬物順之象乎神之聽之來享來格必矣相乎肆祀者云胡不喜和氣既暢於樂而秩以序矣則抑揚高下其節清雅而樂之義於是乎肅其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象乎神如有聞其來燕來寧必矣肅雍顯相者云胡不樂是知神人之心未嘗不和特患無詩樂以達之耳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使知声詩樂音有関於神人甚重爲胄子者所宜習熟於平時謹勿以声音之末而忽之哉稽之當時解民慍而阜民財莫如南風之歌格神明而來儀鳳莫如勑天之歌今也胄子侍側耳聞目擊宜足以感發其良心成就

其美質矣及專命夔典樂訓胄子言詩必及樂言樂必及律自詩而樂以求之自樂而律以和之然卒歸於神人以和何哉蓋詩爲樂之本心声始發可與言詩然必歌以導之則不至於迫樂爲声之文樂声既暢俾知所裁非律不可不協以律必至於流歌以導之律以節之六節協而有度八音諧而中倫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感動神人之念藹然可掬積習之久德性日弥畢時圭邑庶無曠闕帝舜一念淵乎旨哉雖然勑天之歌虞舜作樂之本也故舜之韶雖不可得而聞也舜之歌猶可得而詠故韶樂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三代之時孔子聞之於斉而猶三月不

知肉味况冑子之親炙者乎不然夫子何以教伯魚曰不斈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斈夫詩及顔淵爲邦之問又必曰樂則韶舞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饒士謙

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則九功各由其理而斯民自樂其生矣夫六府者財賦之所自出三事者人事之所當爲聖人因其所當修者而修因其所當和者而和之則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矣然猶未也必也修之久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斯民自歌詠以樂其生矣帝力何有於我哉大禹謨云云嘗謂生斯民者天地也養斯民者聖人也然其養民之政則自有其序焉何也養民之政曰六府三事而已以六府分而言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以三事分而言之則曰正德利用厚生自其既修既和之後而言則謂之九功自其既叙之後而言則謂之九叙是雖皆以六府三事言而其先後之得名已不同矣曰修者得其理也和者當其理也至於叙則由其理之自然而歌則九叙之感於人而詠於歌者也是

其爲效又有淺深之不同也故必六府無不修然後三事無不和三事無不和而後九功無不叙九功無不叙然後九叙無不歌此神禹養民之次序而亦舜之所當知也此其所以拳拳爲舜告歟今夫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天道之自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修之也不過順其水之性則火金木土之性無不順而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若夫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此人事之當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和之也特使之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夫如是則富之教之兩盡其道而作君作師之責無餘蘊矣聖人於此復何爲哉其於九功也不過聽其自然而不汩陳以亂其常耳迨夫歲月之久修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修與和又不足言矣是故當時之民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耕田鑿井以利其利含哺擊壤以樂其雍容自得之意溢乎詠歌舞蹈之間是盖孟子所謂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爲之也至此則九功也民也聖人也各安其理之自然而天下亦無待於聖人聖人亦無事乎天下矣雖然安樂者常情之所易怠而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必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然後勤於是者知所勸怠於是者有所懲然猶恐

其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也故又勸之以九歌而後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吁亦可見聖人乾乾不已之心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允賴時乃功

敖巨卿

聖人以大臣之言蔽一辞而不疑正以有三才之功被万世而不朽夫聖人豈輕於諾人之言哉亦於其功之不可窮者驗之耳是以帝舜於大禹之言一俞之外无他辞誠以大禹治水之功有以使天地平成万物咸遂六府三事翕然偕和不惟當時賴之而万世之下凡得以祖生相養者实嘉賴之禹之功如此

則禹之言又何疑哉禹謨曰云云自唐虞都俞之風不傳而後世莫不以帝之命禹者為輕信吁亦孰知舜之所以俞禹之言者俞禹之功也惟其功出於帝之所誠服故其言出於帝之所无疑禹之功亦非待俞之之際而帝始信之也一旦因禹之言而益以明禹之功使禹知夫一俞之决所以無疑於尓之言者盖以其有此不朽之功也有此不朽之功則不特上之俞之而心实俞之也何也方其洪水横流汎濫天下五行以鯀而汩六府之修何望彝倫以鯀而斁三事之和何由此時此際地固不得平天固不得成矣今也懷襄以除鑽燧以時水火之所以常修而勿壞

者禹也釜甑而爨耒耜而耕金木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土爰稼穡天下享生生無窮之利者又禹也三綱五常昭如日星正德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工作什器商通貨財利用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厚生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又禹也禹之功參之天地而無窮施之萬世而不泯則夫前日陳德惟善政之言而帝一俞之外無疑辞者非輕信於禹之言也信其言者正所以深信其功也嗚呼大禹治水之功固不待言而帝之深念其功則有可言不曰成允成功則曰嘉乃丕績是帝之俞禹不徒在於議論之間而實在於事功之盛有

此功則不特政在養民之謨帝略無纖毫之疑雖慎乃在位之語帝之俞之者猶夫前日愚於此重有感於禹之功矣厥後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咸見詠於周周之詩人則神禹雖没而瞻豐水者禹功常與之同流仰梁山者禹功常與之對峙及其後也河洛之思聞樂之嘆美哉禹功亘萬古如一日帝如之何而不美之也雖然帝之與禹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其心孚意契固非一日是以不特大舜於禹之言决之一俞帝有臣隣之喻禹即俞之帝有股肱耳目之寄禹又俞之帝之俞禹非勉焉以為俞禹之俞舜非面從以為俞又嘗求之終篇皐陶賡歌帝

非徒俞之且拜以俞之真可想見君明臣良之氣象矣故愚始以帝之俞由於禹之言為功終則以俞之决出於君臣相傳之懿嗚呼盛哉

○**皐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戒自逸以率人必其所謹者微人君戒非才之廢戒蓋其所係者重夫一人者邦君之所視效而百官者天事之所付托故萬幾之來不當戒謹以圖之

墨志　十二

不可以時之至淺而忽其微也庶官之布則當審擇而任之不可以時人之徒具而曠其事也一幾之不謹則逸欲或開而邦君無法一臣之輕用則戒守或垂而天事無所寄人君正德而率下代天以理物可不深戒之乎云云上之所為下必效之天之所欲人代為之故動不可不致其慎也苟動而不致其察吾恐時雖至淺而幾之來者蓋甚衆焉其患或至於形著而難圖矣逸欲少開又何以為邦君之師乎任而不致其慎吾恐其人雖徒具蓋甚罕焉其事必至於曠廢而不率矣戒守必垂又何以為天工之代乎人君為諸侯之師則其事之當謹者在微人臣為天工之代則其戒之所係者甚重故既曰無教逸欲有邦矣而必繼之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焉既曰無曠庶官矣而必明之以天工人其代之焉皐陶之忠告於君者至矣夫諸侯取法於天子而天子為法於諸侯也率之以勤而不以逸則有邦者皆知所則傚而為勤先之以儉而不以欲則有邦者皆知所觀感而為儉人主之於一身又安可不常致其省察之功以為逸欲之防也哉必也兢兢然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懼一日之間既不可謂時之至淺也二日之間又不可謂時之猶淺也當念夫庶事之幾而其來者至於萬焉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圖難於其易為大

墨志　十三

於其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謹防人欲之將萌而惟恐思慮之所不及又何逸欲之或間乎夫如是則人君盡其道而可以為邦君之師矣庶官代治於天事而天事寄治於庶官者也非具其官之為喜而以稱其官為喜非無其人之為憂而以非其人為憂人主之於群臣又安不常致其任用之慎以求我守之實也哉必也深味夫無之一字力戒乎曠之一詞內官之任固不容一事之有曠也外官之任亦不容一事之或曠也當知夫上天之事其代者實賴於人焉天固有不能自為者也戒曰天戒祿曰天祿建必惟賢位必惟能求盡人事之當然而惟恐輔相之有所未

至又何戰守之或爭乎夫如是則人臣称其任而可以惟天工之代矣嗚呼人主以一身爲天下之法尤當以一心察天下之幾尤當以庶官兼天下之務咎陶陳謨因無逸欲而推至於兢業萬幾則極其精密自無曠庶官而申及乎天工人代則極其著明实欲帝舜念茲在茲無頃而或忘也異時大廷賡歌首曰惟時惟幾是即一日二日萬幾之謂三考黜陟幽明盖惟恐庶官之或曠而天工之莫代亦未必非因咎陶之語而益加警励也欤吁此所以爲唐虞之君之盛也

○禹貢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聶公升

聖人先有以興天下之大利然後詳於辨地制之所輸盖取民固不可以無制而養民尤不可以不先故六府之功民生所頼謂之孔脩則夆皆大治而天下之用無不足者矣惟天下之用既足而後可以辨其地之所宜析其土田之賦焉於是交正其庶土之等差而致慎財賦之來入品節其三壤之高下而一定成賦於中邦所以取諸民有制者皆其養之有素耳倘或民無以育其生將何以供王賦之所輸哉禹貢之書曰云云甞觀聖人之定賦法甚非敢以輕取之也盖賦出於民而入於国古人所謂有令之所創始者也必也天下之利克周之有餘而後地利所輸品配而有定否則取民之法雖謹而養民之具未治吾恐天下未有所利則民將自給之不暇殆無以爲功輸之具矣此神禹所以致民用於致国賦之先而區別土田之等必在於五材稼穡充足之後也且人生一世間孰能外六府而生也居處飲食動靜云爲無非資於水火金木土穀之功是六者而一之或缺則生生之理息而民無頼矣其可不修而治之乎謂之孔修者始於五材之克終於稼穡之生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诵其不足生克制助循環無窮而財

利之出誠有若府庫之充足是民用爲至足矣民用以足国用其不足耶夫国用所在祭祀廟腴之需賓客百僚之給是不可無賦而賦又不可無準也賦而出於土者其賦或及於四夷則隨其遠近名物而交正之以任土事然後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其慎則無虐取之偏賦而出於田者其賦惟止於中国則酌其肥磽等級而品節之以致稼穡然後驗三壤所出之租而要其成則無過取之失賦之多寡在乎土田之等級咸有其良法輕重得宜国民兩便賦之貴於詳審也固如是非得利天下之有素則雖曰賦有良法果何自而出此賦乎是以禹自洪水横流之時而

汲〻於乎治之者蓋傷五行之汨陳稼穡之未藝而天下無以爲生〻之利及夫地平天成而六府有允治之美極孔脩之善則其辨土田之上下分貢賦之輕重又果可緩耶惟始也與天下之大利者所以爲致民之安終也辨地制之所輸所以爲取民之則嗚呼聖人始終一念無非仁愛之著見也後世取民無制甚至有二吾猶不足之説者又豈知成賦之所以始乎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爲国家者其益致思是云

○仲虺之誥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劉叔遠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必矣夫中者天下之所同得也人君既昭吾之德又以吾所同得之理而建之天下豈有他道哉不過以義制之於外而事得其宜以礼制之於內而心得其正內外合德則中道既立非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垂之後昆者綽〻乎有餘裕矣此無他礼義者所以爲建中之具吾以礼義建是中則天下之民皆囿於礼義之內無往而非中矣傳之於後世亦何往而非中乎吁此人君明德之功也故仲虺之告成湯曰云〻傳曰人生之初無知賢愚不肖莫不与之中奈何氣稟拘之人欲蔽之於是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於是民不能以自中所以扶植是中者責在乎君聖人者出作之君師明吾之德推以新民而立中道於天下以至傳於後世皆吾明德之所推也堯以執中一語授舜舜益三言其曰人心道心危微精一所以涵養其在心之中其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裁度其在事之中內外交養動靜相須而中道立矣孟子有言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孰非執中之道乎仲虺之告成湯其揆一也今夫中果何道也其未發也蘊之在心則爲不偏不倚之中其

已發也見之行事則爲無過不及之中是中也人心所同得則謂之德以天下之共由則謂之道吾之所謂大德者即民心所同得之中彼之所謂中者即吾所懋昭之德〻即中也中即德也吾能明已之德以其昭〻使人昭〻雖然人君一身固天下之所取正人心之所環向中道之標的也而豈外立一道而爲中哉亦不過因人心同得之礼義以建其中耳何也義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節文天下之事是非可否從違取舍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惟以義制之則酬酢萬変各適其宜矣人有一心忿懥好樂憂患恐惧往往不能無偏倚之失惟以礼制之則喜怒哀樂各得

其正矣外而制事而事得其宜内而制心而心得其正然事在外而義由内制心在内而礼由外作此内外交相陪養之道也如此則吾之一身無適而非中表立於此而影從之於彼其有不歸于中者哉不惟有以建中于民而德垂後裔皆此中道之流行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嘗攷之經此中之立非惟天下之民皆會歸于中道之中而後世子孫亦會歸于中道之中矣當時親炙聖人又且垂諸後昆其建中當何如哉厥後武王之建極亦得夫斯道之傳也是其傳諸後世聖人亦有餘裕也而況當時之民乎況吾後世之子孫乎仲虺之言誠陳善閉邪之言也然但

曰昭德則人君未有下工夫處故又遡其源而至於制事制心之語是盖明德建中之要務也又推其流而至於垂裕後昆固礼義之餘休亦明德建中之效驗也非謂昭德則能建中於民而制事制心則能垂裕後昆也讀書者不可以不察

○伊訓

饒士元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聖人經綸大經之道舉其綱則一言而有餘詳其目則屢言而不足夫大經公於天下而必自聖人始能復之者無他以聖人言道德之兼從上下人已之交盡而已何者人紀之在天下未嘗泯也聖人出而始有以脩復之則所以脩之者必有道矣盖以其樂善言之則從諫無弗先民是順者所以脩此人紀也以其脩身言之則明於居上忠於為下厚於責已薄於責人者亦所以修此人紀也自治之功無一之不周則人倫之修安得不自聖人肇之乎吁此聖人所為人倫之至也故伊尹即先王以告太甲而言云云嗚呼綱常之理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非獨一人之能事亦非獨一人之所創見也而作新其舊使人

倫再明於世者卒其賴於聖人何哉盖極弊久壞之餘彫弊淪堙之後非聖人振起而修之不足以扶植於不泯不滅之地然聖人初非遠人以為道也常人拒諫飾非侮慢老成而聖人則听言而從善故人倫之道由以明亦非改其舊而為之也常人援上陵下責人忘已而聖人則脩身以自治故綱常之理由以行道在天下而惟聖人能經綸之則聖人修復之初安得不為人倫再造之始哉且成湯之先桀之時也三綱淪而九法斁五常壞而庶事隳古聖人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殆不絕如綫矣成湯一出舉而修之是猶復日月於既蝕之餘回造化於既剥之後不啻如

綱常之初建也故曰先王肇脩人紀肇之云乎從此而始之謂也修之云乎從今而復之謂也父子而脩其仁君臣而修其義長幼而修其序三綱五常無一或虧而大經大本煥然復明於世其功爲何如哉然而此夅其綱而言之也夅其目而論之則有非一端之可盡者觀其從諫如流而好問則裕則人紀之詳有所講明矣觀其尊老敬賢而夅于古訓則人紀之妙有所傚法矣居上而克寬克仁以盡其明居下而小心事䛕以盡其忠則克明克忠非人紀之元所虧者乎用人惟己而与人無求備之心改過不吝而檢身有不及之慮則恕人責己非人紀之無不盡者乎

向也庸君世主絶諫慢賢虐民日肆而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向之廢而今之脩向之壞而今之復非聖人肇始之功而何哉

羣英書義上

羣英書義卷下

盱江上城張泰　叔亨編輯
建安書林劉錦文叔簡編選

○說命上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林世良

君之托物期望臣之納誨言愈詳而意愈深矣商之高宗有資於誨猶金之有待於砺濟川之有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也臣之納誨亦猶砺之於金舟之於川雨之於旱也且賢君資臣於納誨之切而必三言夫用汝作之詞誠能隨其用以全其用始無愧於金有砺濟有楫旱有雨矣凡三言之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也傅說安得不任其責哉說命曰云云

大旨如此愚嘗讀書舜命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繼之曰汝翼汝爲汝明汝聽豈聖人必待大臣治之歟蓋托物以喻君臣相濟也當如此周公謂召公曰若游大川其濟小子豈成王必待周召輔之歟蓋托物以喻臣之當濟也亦如此前乎虞舜後乎成周何往而非托物以論君臣之相濟今高宗托物說

之胡夕納誨詎不信然今夫五行之用六府所脩莫先於金然金豈能自成器哉必待它山之石以砺之也今也用汝而作砺也汝克盡礱錯之力則我有純粹之善猶金之無瑕疵矣濟川之具莫急於舟楫況巨川乎所謂巨川者若將隕于深淵之比非舟楫孰能濟其不及哉今也用汝而作舟楫也汝能濟其匡救之責則我無艱險之患猶巨川之不病涉矣歲旱之望莫急於霖雨況大旱乎所謂大旱若大旱望雲霓之類非霖雨孰能慰天下之望乎今也用汝而作霖雨也汝克盡格非之任則我有沃心之喜猶大旱之被潤澤矣故能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實由作砺而後見乎惟木從繩則正亦自作舟楫而後致乎厥後啓乃心沃朕心又豈不自作霖雨而後有乎故托物若金必待石砺猶云可也至謂川而曰巨非舟楫莫能濟旱而曰大非霖雨不能蘇蓋時之宜而求之切望之急而思之深也高宗之語若此傅說宜不容不致力於中矣說命三篇皆高宗命說之辭也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蘖鹽梅爲喻又以股肱惟人爲喻無非托物以見君臣所造益深所望益切嗚呼物相成而後相濟猶良臣相合而後聖君非虛言也天下之理一也故他日高宗爲商令君傅說爲商賢佐是豈偶然哉千載一時耳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洪範　饒士謙

天下有无爲之治聖人所以安其常天下有不同之治聖人所以尽其变蓋聖人以三德治天下凡正直之尚者治体之本然而剛柔之施者所以裁其過輔其不及者也聖人豈不欲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惟夫世之常变不齊人之高下亦異不可无剛柔克治之力是故平康之人无事矯弗正直之用一也非治之以无爲者安其常乎或以剛克剛而以柔克柔或以剛克柔而以柔克剛〻柔之用四也非治之有不同者所以尽其变乎聖人执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洪範六三德曰

云云嗟乎聖德之人出而治斯世定以中正而有餘又何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蓋亦各有所宜焉耳聖人以至正至直之德相安於无爲者与天下之適中所以待其常者然也以剛克柔克之德相濟於不偏者約天下而歸中所以應变者然也向使天下夫既或治之則亦惟其直道而行而聖人可以遊乎无爲之天矣柰何世变無窮而習尚之或偏風氣之不純而資禀之或過自非強者威之弱者懷之退者進之亢者抑之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无過不及之地吾知聖人中正之本心有不能以直遂

者矣君子明疇之旨焉得不詳於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哉於乎聖人中天下而立何其变通而不窮神化而无方也彼其世底隆平俗臻康乂下无甚強甚弱之民上有无反无側之治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夅一世而相安平正之中斯固聖人之本心也然天下大矣袛金革死而不猒不有強梗而弗順者乎寛柔以教不報无道不有爕和而委順者乎強弗友者必遏之以威故以剛克治之爕友者必抚之以寛故以柔克治之蓋各隨其氣質而施之以有不同者焉曰猶未也下而不上内而不外不有深沉而潜退者乎上而不下外而不内不有髙亢而明爽乎沉潜者必進之於髙明故以剛克治之髙明者必退之於沉潜故以柔克治之又各因其氣禀而待之有不同者焉古之聖人抚世酬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夅四海而爲皇極之俗者大槩以此故吾讀洪範書五皇極居中六三德次之皇極之疇曰王道正直會其有極帰其有極宜若无事於剛柔矣夫何髙明者煢独者不可一律斉有猷有爲有守者与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又不可以一槩論則所以治其民斡旋其風俗者不可执中而无權也故曰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之所以行含三德何以哉抑嘗觀有虞之盛恭已南面无爲而治矣至於征苗之夅柔遠之施必有以制強爕之畀宜直而温寛而栗又有以濟其德性之偏若焉正直剛柔之用有虞之治且然箕子安得不于武王而詳之後世皇極之道不明始有作威敷虐者自謂之剛克而非剛也姑息苟容者自謂之柔克而非柔也優游不断者自謂之無爲而非正直也於是武王箕子之志荒矣嗚呼安得皇極之盛際而与之陳人用三德哉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利士貴

聖人断天下之疑詳謀於神者固以無心爲公而必定謀於人者亦不越乎人心之公也夫聖人假蓍龜以决人事之疑而復合人言以定蓍龜之應其假蓍龜豈以神其謀而其合人言豈以鬼神之不足信哉蓋公於人心而私心之疑未免蔽其公則蓍龜之謀不猒其詳者以其無心也然听於无心而不參乎人言之胥合則吾恐其猶未合於公而滋人心之疑也故洪範稽疑卜五占二以推衍人事之差忒聖人固不待蓍龜之意然及立人作筮則三人中二人言同則從之豈非蓍龜之无心所以通人心之公而神謀初不越於人謀也欤故曰云云嘗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以人心之不可誣也果如是也無事於謀可也而又何事乎神人之參听者惟夫公道之有嚴也而

後人始有失其本心也未免羣疑紛擾而不能成天下之務聖人憂之謀以斷之則固將以其本然之公者竟之也而无以開其疑則其本然者終不能以復於是而蓍龜之用與焉夫蓍龜豈其靈於人哉人与物一理也人以有心而疑惑滋物以無心而公理著以靜觀動則凡象數之粲然者前陳皆吾念慮之本然者也故蓍龜之謀雖著而必參考之於論議之所同從善則吉違衆則凶不在於蓍龜而果定於人心之公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卜之用龜其卜有五雨霽蒙驛克是也著之爲筮其占有二貞悔是也人之有疑也則智昏而行過卜占之用推衍過忒曰五曰

二所以盡其変而開人心之公也夫既立之蓍龜矣吉凶聽焉可也而作之卜筮必立三人參考其言而從二人之同者何哉蓍龜之靈即人心之靈也此以惑而迷彼以靜而断蓍龜之断一定而人心之天不復者亦寂矣始以彼而决此卒以此而定彼然則公理果在於物耶抑專在人心耶蓋通天下一公理也故蓍龜可以断天下之疑人爲萬物之靈也故神靈之謀卒无爲人謀之靈有以合以无心爲公示疑心之爲私也以從衆爲吉示公理不必求之人心之外也是法也自天錫之自禹序之箕子武王復申陳之皇極之建蓋爲此也而天下後世其孰能違之雖然

有卜筮之蓍龜有聖賢之蓍龜若付之瞽史雜以巫覡則爲桑林之妄僂句之僭賈沈臺駘之妖真蓍龜有是哉惟反而求之吾心之公則易之神知魯論之不占中庸之至誠如神皆蓍龜也又何拘於此

又　　劉叔遠

聖人有卜筮之法以推過差則必立卜筮之人以相參考夫卜筮之道一至公无私而已卜筮固至公也而卜筮者非其人焉則亦无以傳其至公无私之意也何則雨霽蒙驛克卜兆也貞悔占卦也此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然其作卜筮也必建是至公之人而取其至公之論焉然後始終乎至公无私之心而吉

凶可以前知矣洪範曰云云豈謂聖人有大疑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則亦天下之公論矣然有心未若无心之爲公有情未若无情之爲是也此聖人所以洗心齋戒以听命於鬼神而无所容其心焉然而鬼神固无私而初非視听之可聞也故假蓍龜以驗其卦兆苟卜筮而不擇建其人建其人而不立三人以相參考則人爲之私將有以閒其至公无私之心而鬼神之意終不可得而知矣其欲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也難矣哉大抵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五行自然之理而卜之兆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又有以遇卦爲

貞亡卦爲悔者此皆所以傳鬼神之意而推人事之過差者也若夫卜筮之人又所以傳蓍龜之意也非其人則不可非其戢則不專故必擇是至公无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可命之以卜筮也然聖人之心尤恐一人之私言未足以盡知蓍龜之意故凡卜筮則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卒從二人之公言則鬼神雖不可見聞而其昭示乎聖人者反有甚於諄諄然而命之者矣蓋天下之事惟至公無私者先知之苟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未有能先知者也夫鬼神之能先知亦以其至公无私耳今聖人既以至公无私之蓍龜紹天之明又以至公无私之人以傳蓍龜之意而又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歸於至公之論焉純乎至公无少私意則事之吉凶可否无毫髮之或遺矣嗚呼此其卜筮之良法也欤雖然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難故下文但有龜從筮逆而无筮從龜逆周礼大事卜小事筮傳曰筮短龜長是也噫稽疑固以卜筮爲主卜筮又以人謀爲先後之舍卜筮而詢人謀者固有過矣然徒逆事於卜筮而棄人謀者亦豈聖人之意也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劉叔遠

事之重而惑於心者當參諸人而決諸神也蓋事之可疑者殆非人已之所能明必質諸鬼神而不惑也夫所謂大疑者非末節細故之謂國事之所係有莫重焉事之大而疑亦大又豈人謀所能斷者故雖先明諸心以及卿士庶人其疑終未可定也必謀之於卜筮之靈而後吉凶審焉吁鬼神者至公無私也人已者猶未免意氣之招徠也事有大疑可徒參諸人已而不質諸鬼神哉洪範曰云云嘗謂人君之於天下与其事有可疑而決諸人神孰若无疑之爲愈也然往〻不能无疑者抑獨何哉蓋人心本无疑也惟國家事变紛紜之衝不幸有大更革有大举動雖欲无疑其可得乎故事有輕重疑有大小疑之小者或區〻事爲之末或淺〻可疑之端此又何必決諸神謀如此其重哉雖決於一己之心可也謀及一国之士可也極而謀及天下之廣則已審矣若疑之大則事之重者焉禍福之所関安危之所係又豈己心之所能明而人謀之所能斷哉謀之己心未可也謀之卿士未可也謀之庶人未可也要必命乎蓍龜者質諸鬼神然後知孰爲事之禎祥孰爲国之妖孽則其可疑者有不啻如氷釋之渙然矣然則国有大疑參諸人而不質諸鬼神者是猶局於人而未造乎天也決以見識之私未明於无心之神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其惟蓍龜乎又嘗

因是而有考焉箕子首陳洪範之中稽疑居其七豈無関於治教者哉蓋稽疑一疇以卜筮爲主而辨惑也是以人与蓍龜之皆從此固吉也人或違而龜筮從亦吉之先見者也人從而龜筮或違則不可有所爲矣故必龜筮從而後无疑也而此章之旨首揭之曰汝則有大疑則以数條者断大疑之類例也故必假至公无私之物以寓吾至公無私之心則天下之事孰有逃於吾蓍龜之明者然古人非大事不卜亦以此欤雖然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舜命禹之辞也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予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此成王東征之語也自古賢聖之君事有疑而心有惑未有不參人謀而断以神謀者詎不信然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大臣化難化之人始猶欲人君潜消其驕淫之性終則惟欲人君自反其敬慎之德召公之論化商何其忠厚之至也始則告王曰王當先服殷御事之臣俾之比介我周御事之臣庶乎薰陶漸染有以節其驕淫之性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是猶欲素望殷士之潜化也終則復告王曰王當以敬作所居之而不迁以不敬德爲不可凛然而不敢犯則是惟責其君之不可不敬而殷士之化不化不復責之焉其所以待殷士者何其忠厚如此哉故其成洛之後拳拳告成王曰云云嘗聞古昔聖賢之用心責已重以周責人輕以約蓋責人而不責已人必不服以責人之心責已人自无辞此古大臣之論化人所以寧過於忠厚而不肯從事於力要強制者爲此也孟子論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自常情觀之鮮有不以忿疾之心應之者而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而彼

之横逆恬然若无与於已者吁自古聖賢之用心往往如是召公之論化殷其一出於此欤公之意若曰有殷御事在周爲頑民固可罪也在殷爲忠臣亦无容以深罪也故不肯以一毫威怒加之惟欲其潜孚而自化焉服殷一事萬事莫先成周之成端爲是耳吾君惟彼之迁于洛邑密迩王室与我周御事相与比附謂之曰比自宜有以潜消其強梗之習又俾与我周御事相爲介副謂之曰介自宜有以黙收其乖争之心雖其驕淫之性未易以旦暮化而習与正人君不能无正将与日俱邁而日改月化矣召公待殷士可謂忠厚也已然是猶見忠厚之至也蓋是由欲

使之化也是猶求所以化之之術猶有責人之意也
迨其移則惟欲責巳而不復有責人之心矣故又告
之曰正巳而後可以正物治人必先自正欲使殷士
之率化不必強其必化也惟反求諸巳而巳矣王必
以敬爲所如所其无逸之所守之而弗置如北辰居
其所之所安之而不迁又爲不可不敬之辞凛然如
嚴師之戒子弟又申之以德之一字必欲其深造自
得於此敬而後巳則敬人者常敬之殷士雖難化尚
何患其終於不率化乎至是不復有仇殷士之意矣
吾嘗考周家化殷之本末而後見聖賢之用心彼殷
士之反覆若以不仁勴之當何所不至乎而成王周

公之心不如是也洛邑之成召公實往瀍水之東特
以勴之盖不嫌於梗化惟使密迩王室薫陶漸染以
待其自化今取其書讀之目之曰庻殷猶未見其待
之之意也迨其既迁也周公以王命告則直以士称
之不曰商王士則曰介殷遺多士何其待之之厚也
成王周公之書盖未嘗以頑民斥之也然召公猶以
爲有心化之孰若以无心化之委曲勸誘而必期其
化孰若反自責不期而自化故敬之一字屡以爲王
勉曰曷其柰何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至是又丁寧
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語召公於此可謂忠厚
之至矣而殷士亦未嘗不可化也當周公用書之時

庻殷丕作驕淫之性巳爲之少革迨其後也世变風
移殷士不復爲周患者八百年如一日忠厚之報可
謂明矣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説而誠服也詎不
信然

又

相觀於下者有防範進修之漸主敬於上者必有居
安持久之功夫以親臣而養其初服之臣漸涵浸漬
必有以漸而後化故篤恭以垂教於上者非有常不
可也殷之臣至難化者賢君其可不先有以化之哉
惟使之相親相輔於成周之臣漸染陶成相觀爲善
節其驕淫之性以成其日進之功斯可矣然而非人

君端本於上不可也下之变化也以漸必上之躬化
以久以敬作所朝夕於是庻幾乎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也王其可以不敬德乎以恭敬悠遠之心行漸
摩薫烝之教待難化之人固不得不然也云云召公
所以爲成王告也事有以漸而後成人有以漸而後
化者要當以有常之心悠久之道行之夫德而入人
者深必由其教之所行者久成功之大必其用力之
積故以夫子而見用於世必三年而後有成王者之
漸民以仁必世而後渾論浹洽而況於化商紂之遺
臣以同列而委曲調護雍容誘掖於下以吾身而恭
巳南面澄源正本於上者乎夫殷之御事驕淫矜侉

不遵王化者也周之御事秉德之素而被化之深者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王能使之相近相親夾輔導習則和氣之所薰蒸德澤之所漸被英華之所照灼雅量之所陶成豈曰小補哉謂之節性則今日而撙節之明日而裁制之防範之功固有其漸矣謂之曰邁則今日而進乎此明日又進乎彼進脩之事尤有其漸也人君以一身爲敎化之本其可急遽苟且不待其自得之乎其可怠慢忽略不盡其綏來動和之道乎夫敬者脩已以安人之道也篤恭而天下平之妙也人君端拱南面於上而商之臣感動變化於其下故王之敬王之安宅也動靜起居無不在是可也王之敬王之廣居也出作入息莫不由是可也王之德其可以不敬乎盖人君之居敬敎化之本也群臣之漸染敎化之助也嚴君既有以訓其子而兄弟之怡怡者又從而游優輔翼之嚴師既有以敎其弟子而朋友之切切偲偲者又從而雍容正救之吾知其不止於至善不止矣特不可以急遽苟且而作輟靡常耳君臣之際不猶是乎此召公所以爲王言也雖然所其無逸即王敬作所之謂也周公盖亦爲王言之矣豈非敬者王道之所以成始成終其始也固不可以商臣之難化而輟其動化之機其終也尤不可以商臣之已化而惰其自脩之事

○君奭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吴周翰

戒列於內外而德之同者无所間誠協於上下而事之夲者无所疑夫內外大小之臣交相用德以維持其天下則通貫浹洽之既久動而民莫不信宜也是以內之百姓与夫王人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焉外之小臣与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夲德而用乂其君焉曰罔不曰咸則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浹洽於天下矣一人有事於四方又豈不如龜蓍之卜筮而相与敬信之乎无他有翕然用德之效則有隱然孚契之心商之盛時然也云云見於君奭之篇嘗謂天下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於有事之時而實在於无事之日於有事之時惟有以驗其真成信向之心於无事之日必有以盡夫維持固結之道唯夫內外无間小大如一渾渾乎相与於道德之中而後維持固結有可言者然分戒授任不爲不多建侯樹屏亦爲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必不能純全而无間矣一旦有事之際又安有潛孚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事之

卑微此皆在内之官而戢有小大之異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之不失憂恤以德而謀慮之不違今小大罔不然也小臣之布列屏侯甸之分任此皆在外之官而戢有小大之異者以奔走服役莫不怠遑惟德是称治其君事謂之咸則亦莫不然也内之用德者又如此自於大而及小莫不以此而相承以此而相應道德之澤薰烝融液其漸涵浸漬之久非一日矣惟動丕應傒志理勢之必然也故若征伐若會同凡有所事於四方而四方之人如龜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无所忽信之而无所疑矣孚者誠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則非信其事乃信其德耳抑嘗考之周公此言盖承上章言殷之六臣輔導其君有格天致治之效遂言内外賢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諸大臣號召而倡率之也周之興既有號叔閎夭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国人四人尚迪有禄而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凡内而虎賁綴衣趣尹小尹左右攜僕外而大都小伯藝人表臣以至百司太史尹治凡官使於文武之進者无非常德之吉士亦豈非倡之於上者有其人乎令日而明我周公与召公責也公也懇切而累累言之爲召公者亦宜有所動於斯言矣

○立政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饒士謙

人臣有知人之明而後敢敬告以爲君之實盖求賢者臣之戢苟无知人之明則其所進者非矣其何告君以任賢之實耶故古之人於九德之行必迪知而忱恂焉夫知之至信之深則求賢之道備矣乃敢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致告以序其爲君之實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而任之於常伯常任準人之戢而後可以爲君如此則三宅之任皆九德之行任人之道孰有外於此乎此周公所以爲成王告也云云嘗謂求賢者人臣之戢任賢者人君之戢何也未用之賢非深拱岩廊之所能知則知九德之行以告於君者非人臣之戢歟任人之柄非左右輔弼之所敢与則任三宅之官非人君之戢歟人臣有知人之明使君之所任皆得其人而後人臣求賢之戢始盡人君有任人之實使九德之行皆任其戢而後人君任賢之責始盡苟人臣不能知人之賢否而責其君以任之則任非其人固人臣之咎也然人君不能任三宅之戢則九德之行不得以用於世又豈非人君之責歟有夏之世獨知夫此也周公所以述之以告成王也昔者皐陶以九德之行告禹夏之君臣世守以爲知

人之法故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則述此有夏之事以告之其意若曰古人於九德之行不惟曰知之而已則必曰迪知焉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不惟曰信之而已則必曰忱恂焉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於九德之行迪知而忱恂焉必真知其人之行足以居牧民之長而无愧於常伯之任真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事之公卿而无愧於常任之職復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法之有司而无愧於準人之職其知人之明如此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以致其敬兩言后矣以尊其君人之名而后以任人之事責之君也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之爲任事之公卿宅之爲牧民之伯長宅之爲任法之有司而後可以爲盡君之實則爲君者當何如而任之耶苟人臣知九德之行而告之於上而上乃不能用之於三宅之位則不惟不能盡爲君之實而且有愧於爲君之名此古之告君以任人之道不惟及其君之名而又繼以爲君之實乎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爲成王者可不監諸今推立政一書周公不惟以前代任人之事告之而又以文武任人之法告之可謂詳且盡矣而卷阿一詩召公又拳拳及於用人之效吁周家得人之盛其亦周召之力歟

○周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傅紹閈

諸侯以安民爲務亦職於朝廷有人以倡之耳夫諸侯出而任牧民之責孰不當爲民以圖其安者特求其所以爲諸侯倡則不无於朝廷之設官有賴焉蓋朝廷之有六卿乃天下人牧所視以表率惟六卿之分任其職皆能率其所屬之官使上下相維一歸於正則雖不他求所以正群牧而倡率之道端在於此將見牧民之寄列居九州皆知兆民之所當安而坐視兆民之阜已得於朝廷表倡中矣此成王之命官其牧民雖在於諸侯而倡諸侯以盡牧民之責不賴六卿之倡而誰倡歟云云見於周官之書如此且何如斯可謂之倡也人之言曰表者影之隨内者外之倡耳抑豈知倡者未可以輕言也国家設官内有六卿布列而六十官屬係焉外有州牧侯伯特而置之而百萬生靈託焉此豈職自爲職事自爲事而已哉受人牛羊而不爲之求牧与蒭固非无望於天下之人牧而推所由來獨不關於表倡之有在乎是故不能不分者卿之職不可不率者卿之屬且有愛民之德者君也承君德以達之民者牧民之官也九州之牧各盡其職始无負牧養之責則九州之民可遂其阜成之望自古民之得其所養由於牧民者能有以

養之者吁民之有賴於牧民之官固也而倡牧民之官以盡其職者誰歟朝廷正則諸侯正内臣叙而外臣規民无菜色固得於善養之不薄而上倡下隨實基於朝廷之有倫蓋庶邦群后則散居於九州以為生民之師公卿大夫則並列於朝廷以為諸侯之倡朝廷之官或殽亂而无統又何以倡諸侯之同為安民計哉故立為六卿之職有冢宰司徒有宗伯司馬又有宗伯司空而六卿之下各有六十之屬人各有其官〻各統其屬秩然有序綱挈目張則諸侯有所倡率誰敢不圖民之安康九牧皆知所從坐可享蒼生之富庶矣論至於此則知安民者九牧也倡九牧以安民者六卿也六卿苟不能統其屬於上九牧何所法以安其民於下哉吁成王知之矣雖然諸侯之牧民固六卿有以倡之使倡之而下未從則如之何吁天下安有倡而不從者哉故唐虞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自能使萬国咸寧周公之作洛亦曰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而後四方民大和會民何幸身親見之

羣英書義卷終

〔清〕鄭曉如撰

毛詩集解訓蒙一卷

清同治八年廣州西湖街華文堂刻本

毛詩集解訓蒙

同治己巳夏五
月開雕于廣州
西湖街藝文堂

董子曰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李氏兆洛曰詩自毛鄭以來說者衆矣各有得也亦各有失也期不失聖人垂教之意爲後學所循習而已曉如童時嘗苦讀詩少解頤之說冠而應試隨聲附和内頗自慚及壯而老乃合古今人說詩之異同玩索而擇其洽心者次第錄於詩章之眉又恐其篇之或爲蠹蝕也因總錄爲一卷題曰毛詩集解訓蒙付諸剞劂氏寄存家塾庶幾爲吾黨說詩之一助乎至各家得失不暇詳辯惟求其易於啓發童蒙而已刊既畢謹明本意以弁首曲阜鄭曉如識

毛詩集解訓蒙全卷

曲阜鄭曉如讀集

詩韻語也詩言志始于唐虞而盛于周其詩有三類曰風曰雅曰頌風者取風以動之之義隨其所感而異也周召稱南者南風温和言其有解慍阜財之遺風也雅者正言莊論之謂雅有大小之分者或以政或以人或以體或以義也美刺兼備總歸於莊正而已頌者頌揚先世功德以爲祭祀樂章也魯爲周室所尊宋爲周室之賓二國皆輶軒采風所不及得獻其國中之頌于王府故魯頌商頌附于周頌之末三類之中又有三體一曰賦敷陳其情事而直言之也如葛覃是已二曰興隨遇發端以引起所言之辭也如關雎是已三曰比取譬

於物以明其意也如螽斯是已餘可類推先儒則以風雅頌賦比興爲六義姬周一代之詩多取爲樂歌因其韻語之調易於感人也積至三千餘篇孔子刪潤其足以垂教後世者得周詩三百篇嘗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示人以刪詩之旨而望學詩者之心存乎正也門人皆受而習之惟卜子夏傳徒最廣先儒毛氏萇之所宗也與齊魯韓三家詩異至今以爲詩經定本古人所謂毛詩也

國風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國中所詠之詩輶軒之使采之貢于王府以爲樂章二南居風之首周之得天下由于家齊而國治也邶鄘衛次之殷之地盡爲周有也

東都之風書王明其雖失舊國而猶為天下共主也周之東遷鄭武公輔之故以鄭次王齊桓公匡之故以齊次鄭晉文公繼行尊周之業故以魏唐次齊魏唐二風皆晉詩也平王居東都晉鄭是依而以故國之地與秦周之所以不能復西也故以秦次唐周不復西而先王所封諸國多為諸侯所滅矣春秋尊王之法所不予也故特存陳檜曹以示義亂極思治以豳風終懷周道也夢想周公之意也此解博采各家參以己意使初學易知餘解倣此

周南周邑名書所謂大邑周也南與雅並稱召公曰以雅以南以樂不僭可證

關雎三章周太姒于歸作詩求賢女以供內職也此不妬忌之誠中形外者關雎數十解惟先儒解求賢最簡亦最確成王功成作樂以此詩為房中樂章之首統葛覃卷耳皆名關雎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統指三詩而言也

葛覃三章亦太姒所作既嫁而思省親使女師請命于西伯也讀此詩者可以想見其敬夫而孝親身貴而能勤家富而能儉女中之聖人也周以太姒興而終以褒姒亡婦德所關豈淺鮮哉

卷耳四章亦太姒所作懷西伯也商王受無道囚西伯于羑里七年諸侯多願從之囚王乃懼而釋之其未釋之時夫人哀而賦詩此關雎之三也周人有以此為思賢之詩者斷章取義之謂不得混正解

樛木三章美太姒不妬忌故夫婦受多福也此眾妾所作

螽斯三章美太姒不妬忌子孫眾多也疑此為周之宗人所作

桃夭三章美西土女子之多賢所以見君夫人內教之風行也有虞氏二妃之化當亦不過如是是可知西周風詩之稱南洵無愧於五絃雅化矣

兔罝三章美西土男子之多賢所以見君德之化及草野也案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卽附會此詩而言

芣苢三章婦人不荒於嬉也當蠶績之隙相約以采藥而賦詩以見意商紂之世東國民不聊生西土乃安樂如此可以見文德之所庇深矣

漢廣三章美西周風化之遠也女子謂嫁曰歸此詩兩言遊女于歸以見江漢間亦無怨女矣周風自北而南也

汝墳三章商人歸周也商王受無道西伯敬事之故商人以西伯為庇焉此三分有二之所由來也案南國之詩皆列召南而漢廣汝墳獨列周南者周興于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江漢也至汝墳則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為周有矣入二詩于周南而被化之先後疆畧之廣輪一一可辨此近儒之解最確

麟趾三章美周仁也西伯仁愛型于妻及于兄弟且逮于
宗族時有瑞麟在郊藪故詩人因所見而賦姬宗之仁
有如此
召南召亦邑名後人作邵
鵲巢三章夫人之德也或疑此爲邑姜于歸之詩因南國
夫人未足以當之也兩解俱可從統言之以爲周之君
夫人也可以爲南國之夫人亦可
采蘩三章美夫人親蠶也或謂此美邑姜之詩勤于蠶織
以供祀事婦道之要務也武王佐治之臣十人邑姜居
其一此卽佐治之實事矣甚有見武王未受命前此之
德化豈可掩哉

草蟲三章美君子也或疑此乃武王纔爲西伯當戡黎之
後東人思慕之而作似可從
采蘋三章美姬周女教之善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
未毁教于公宮祖廟旣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
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乎四教是又祭以成之凡昏
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取外成之義祭事主婦設羹
此言牖下設於戶牖之前也女弟爲尸少而能敬可見
其天質之美而教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甘棠三章美召伯也有德澤及民沒世不能忘也或謂召
伯卽召公或謂伯非方伯古人年五十者以伯仲稱如
荀伯欒伯之類
行露三章申女守禮也漢儒言申女許字於酆酆人禮不
備而欲强迎之申女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
酆人輕禮違制義不當行申以此辭酆酆怒而訟之於
理商王使西伯聽之申女因作詩以見志
羔羊三章美大夫之賢也
殷其雷三章懷君子行役也案商周之際周以來歸之國
服事商商王受不恤遠人使其疲于奔命故南國亦有
勞于行役者
摽梅三章急婚姻也周自古公已來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世以早行嫁娶爲定法故南國被文王之化其亟於擇

壻者因摽梅起興而懼其失時焉
小星三章妾安分也太姒化行南國不獨君夫人知禮卽
庶妾亦安命焉可以見內教矣
江有汜三章媵不遇也嫡不以媵行故媵爲怨詩先儒皆
以爲媵勤而不怨嫡悔而迎媵玩詩意殊不然近儒謂
太姒德化及南國尙有妬忌之嫡此堯舜之所以猶病
也怨而不怒可以怨矣此召南之所以爲正風也說詩
解頤諒推此類
野有死麕三章戒士女也士女少年慕色縈情莫能自已
不知喪德敗名招尤取禍皆由于此故南國詩人切戒
之此可見岐周風化之美矣案先儒舊解皆不及此說

惟詩序謂惡無禮近是

何彼禯矣三章美王姬也王姬下嫁于齊不挾貴以驕夫家此可以見周之內教矣考周武王之女下嫁于齊太公之子呂伋此詩之所由作也後人泥于王國無風詩之說不敢從是解固哉案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漢儒謂文王亦稱平王猶武王亦稱甯王也其說亦可從竊又疑齊字平字俱作活用形容下嫁也未知是否

騶虞二章春蒐戒殺也射貴于中中則得禽以供祭祀禮固然也然使其自矜武力之精而馳騁以荒于禽則必不仁矣故詩人取騶虞以戒殺周之盛也臣工皆得諷諫是以事行而不悖迨其後天子射禮奏樂以此詩爲

節欲其效祖宗之神武尤欲其效祖宗之動不違仁也周之德遠矣召南以此詩終所以著西周君道之盛

邶邶鄘殷故都之北鄙也北名邶南名鄘東名衛周武王封弟封于衛遂建國衛國兼有邶地故邶風皆言衛事

柏舟五章傷不遇也莊公淫暴寵待羣小困莊姜守禮而惡之無夫婦之情故莊姜賦此小序謂頃公之時仁而不遇小人在側也

綠衣四章莊姜傷己也莊公惑于嬖妾故莊姜傷其失位焉

燕燕四章莊姜送歸妾也莊姜美而賢莊公疏之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卽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莊姜因其賢而送之有感賦此案衛臣石碏討賊得陳人之力則莊姜之送戴嬀已豫爲計矣

日月二章莊姜終惡州吁也州吁有寵于莊公而見惡于莊姜及州吁弑君自立莊姜憂其旣定而報怨故賦此詩

終風四章亦莊姜傷己也或謂作于莊公時或謂作于州吁時

擊鼓五章衛人怨州吁也州吁與宋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未爲久也而衛人怨之其所以終被誅戮者已伏於此

凱風四章孝子自責也衛有七子之母寡而欲嫁其子作詩以自責母遂安于其室焉

雄雉四章諷友人之干進也少同游長同學而終則異趨愛之深惜之至情見乎辭矣

匏有苦葉四章賢人言志之詩也初言其能覘時達變繼言其未嘗不欲見用於君因又言用之者當乘其未衰之時終言世俗輕進已必待同道相引始出純用比體深而婉矣

谷風六章賢婦自傷也賢而被出故自述其始終焉

式微二章黎侯久託于衛其臣勸之去也宗室傾覆甘爲寓公徒使其從者蒙霜露辱泥塗有何補哉

旄邱四章黎人責衞也黎爲狄滅衞所當救乃寒暑更易
而寂若無聞故黎人怨之
簡兮四章賢人玩世而思古也世不用賢沈淪下位故懷
西周得人之盛焉或謂西方美人指文王而言文王壽
考作人濟濟多士衞不法祖可慨也
泉水四章衞女嫁于邢思歸而不得也
北門三章忠臣仕不得志也忠勤不見知于主廉潔轉致
怨于家隨分聽天可謂安命之賢者已
北風三章諷友人當去亂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
人獨知之矣
靜女三章懷良友也以其爲守正之士故以靜女比之

新臺三章刺宣公敗倫常也宣公爲子伋娶于齊而聞其
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羞惡而作
此詩
二子乘舟二章傷公子伋公子壽也宣公烝于夷姜生伋
宣公爲伋娶齊女而納之衞之所謂宣姜也生壽及朔
宣公使伋之齊潛使盜殺之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
可逃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
罪盜又殺之故國人作此詩事見左傳
鄘鄘鄁殷故都之南鄙也周之衞侯兼有鄘地故鄘風皆
言衞事
柏舟二章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是詩史記以爲共伯之死由於
武公襲攻共伯先儒非之最有識蓋武公睿聖不可誣
也
牆茨三章刺宣姜與公子頑也宣公卒惠公幼伋壽賢而
被殺宣姜通於頑生男女國人醜之
君子偕老三章刺宣姜也容貌盛而行不貞不足以爲君
夫人矣
桑中三章刺時也衞之淫風流行宣公宣姜倡於上大族
效尤於其下故女子冶容誨淫男子之心蕩焉詩人代
言之以見其時之無所忌諱也
鶉之奔奔二章諷惠公朔也頑以庶兄烝其母朔可恥矣

毋以小君淫公子頑朔可悲矣何以恬然爲社稷主哉
故詩人爲朔之言以諷之
定之方中三章美文公中興也狄滅衞齊桓公救衞衞建
國於楚邱文公布衣帛冠以三十乘積至三百乘故詩
人美之
蝃蝀三章刺淫奔也
相鼠三章刺無禮也
干旄三章美求賢之勤也當作於文公之時
載馳四章許穆夫人所作傷衞國之亡不能歸唁其兄也
發乎情止乎禮義
衞衞鄁在殷故都之東周武王同母弟封建國於此故稱

衛國

淇奧三章美武公之德也質美而好學斐[illegible]磨聖民不能忘焉

考槃三章美隱者之自得也窮則獨善其身豈患人之莫己知乎

碩人四章閔莊姜也莊姜賢而美莊公疏之不可解已

氓六章棄婦自悲也始以兩相慕悅而結婚終以色衰愛弛而見棄自悔自責哀怨深矣故自愛者必先正其始

竹竿四章衛女思歸也當是寄女兄弟之詩

芄蘭二章刺惠公也幼而失教驕惰無禮人無敬服者矣大夫刺之

河廣二章宋襄公之母思宋也衛文公之妹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蓋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然而襄公何以爲情乎難言孝矣

伯兮四章婦人思夫也平王東遷衛武公以兵勤王故其大夫之妻作此詩

有狐三章傷亂離之困窮也河冰堅而狐始過言在淇而寒可知矣士人多無完服者能無憂乎

木瓜三章感舊德也衛有狄禍齊桓公遷衛於楚邱衛國忘亡及桓公卒宋襄公請曹衛邾三國之師納孝公故衛人賦此詩以言無忘桓公之德也受小惠者當厚報況衛受桓之厚德乎意在言外

王

王王畿周公所營洛邑朝會諸侯之東都也犬戎犯西京弑幽王於戲太子宜臼奔洛諸侯立爲王後世所謂平王也於是東都爲東周矣其風詩稱王者亦春秋書王之義也凡所存詩皆平王時作蓋東遷之始興亡之所繫也近儒謂周初之風是爲二南成康以後無風詩皆歸之雅也及平王旣東太師采畿內之風詩存王府黍離以下是也迨其後並此不行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黍離三章閔宗周也幽王昏亂招犬戎之禍平王棄舊京

而東遷於是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矣大夫行役至於宗周目覩情傷彷徨不忍去也

君子于役二章婦人思其夫也周始東遷勞役不時此可以見播遷之苦矣

君子陽陽二章閔賢人也賢人遭亂世甘爲伶官以全生且自樂其居卑之易於報稱焉其情可憫矣

揚之水三章東周勞逸不均也播遷之始戍兵屢出而有請託者不使焉故戍兵怨而賦此申甫許皆東都之屛藩不能不戍咎在瓜期不代耳

中谷有蓷三章婦怨夫也世亂年饑夫棄其婦情薄而倫敗矣怨而不怒婦之德不亦厚乎

兔爰三章傷東遷之禍亂欲自安於一無見聞也

葛藟三章悲失所也周民從平王東遷恤孤之典闕焉於此詩見之矣

大車三章畏執政也周德雖衰舊典未改男女無媒不能合昏故其私相慕悅者畏政刑而歌之如此

丘中有麻三章王臣思賢也播遷之始亟於得人故思其致仕之賢焉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李留人即叢桂留人之謂解留爲邑者失之鑿矣

鄭新鄭周平王嘉叔父掘突之功封以伯而建國也初宣王以西周畿內之鄭邑賜弟友世爲采邑友爲幽王司徒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世子掘突定平王於東都繼爲司徒後世之所謂武公也建國於虢檜之間而施舊號於其地即新鄭也是爲東周之鄭國

緇衣三章好賢之最篤者毛氏謂美武公也考東遷之始武公繼桓公爲周司徒父子忠於王朝深得周人之心焉伯爵而稱子者諸侯居喪之通例

將仲子三章戒踰閑也詩人以女子自比蓋卑賤而諷權勢之辭

叔于田三章美叔也叔不知所指當闕疑或謂刺莊公或謂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然詩目此篇書叔于田後篇書太叔于田區別顯然一說美武公也武公爲平王叔父始遷東都卑躬下士人皆歸心故新鄭之愛美者如此

太叔于田三章戒公叔段也段不好禮而好勇識者危之故賦此詩

清人三章清邑之兵思歸也文公惡高克使帥師于河上久而不召故清人賦此其後師散而歸高克出奔陳春秋所以書鄭棄其師也

羔羊三章美鄭大夫也然不知其所指矣

遵大路二章不忍君子去國也

女曰鷄鳴三章美賢夫婦之交相警戒也述其辭而其賢自見漢詩每效此體乃用代字訣

有女同車二章勸公子忽當昏于齊也考昭公爲公子時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固辭故詩人諷焉

山有扶蘇二章刺不知人也小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考都充皆已過之人借用之耳非實事也春秋桓公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之不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蘀兮二章憂國難而諷大臣也當是昭公厲公爭國時之詩

狡童二章刺權臣而諷老臣也疑此爲祭仲專國時之詩狡童指祭仲

褰裳二章怨權臣恣行諷在國諸臣正之也疑此爲厲公奔蔡時之詩左傳桓十五年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

居櫟是五月奔蔡九月卽入鄭邑思厲公者實有其人也
丰四章厲公亟欲返國也此居櫟時之詩無疑左傳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蓋厲公居櫟十八年無日不思入國也此詩情見乎辭矣
東門之墠二章諷巽已也疑此亦厲公之詩子者指原繁一流人
風雨三章樂得朋也
子衿三章刺學校廢也考鄭國大亂五世學子廢業老成人慨然賦之

揚之水二章篤友愛也猜嫌生而讒言興骨肉易相殘矣以兄弟之僅存感動之庶幾相保全耳
出其東門二章刺誨淫也人各有耦君子豈二色乎
野有蔓草二章思賢也應求得其人則可以同歸於善矣收意甚明
溱洧二章刺鄭俗淫佚也直述其事而非刺之義自見史筆多如此
齊姜姓之國周武王有天下封太公望爲侯建國于齊平王東遷之後王室漸弱齊桓公糾合諸侯以尊周攘夷天下之雄國也惜其後無能法祖功宗德者詩可徵矣
鷄鳴三章賢夫人勸蚤朝也與周宣后脫簪諫君同義

還三章禽荒也齊君好田獵國人化之驕誇之風見矣
著二章齊人始不親迎也故設爲新婦之言以刺之齊于是不秉周禮矣
東方之日二章幸得賢也詩人每以彼姝比賢士古今風騷之體多同
東方未明三章刺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四章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詩人惡之考魯文姜通于其兄詳見左氏春秋傳
甫田三章戒急功利喜夸詐也言妄思妄爲徒駭人觀聽而已

盧令三章尙獵也詩意與還略同彼爲獵者自作此則觀獵者所作皆夸辭
敝笱三章刺魯桓公也此當是桓公十八年所作文姜父毋旣歿禮不當歸桓公縱妻殺身故齊人刺之
載驅四章刺魯文姜也考文姜通于兄而殺其夫與齊襄公屢會而不恥兩國之所惡也曰魯曰齊詩人之旨深矣屢會見春秋
猗嗟三章美魯莊公也考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蓋齊桓之世齊魯交好稱之謂甥者莊公娶齊女壻亦爲甥不但莊公爲文姜所出始稱我甥也
魏國名本虞夏故都周有天下封同姓于此後爲晉獻公

所滅故魏風皆言晉事

葛屨二章刺褊也言勤儉固爲美德而中懷之褊急可鄙

汾沮洳三章刺時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詩意有賢人在野之歎

園有桃二章憂時也賢士憂國可爲知者道難爲不知者言也

陟岵三章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也

十畝之間二章賢人思隱也

伐檀三章刺貪也君子敬其事而後其食何相反哉

碩鼠三章刺重斂也

唐國名爲陶唐故都成王封弟叔虞爲唐侯其子燮改國號曰晉唐風皆言晉事也

蟋蟀三章戒荒也此燕樂之詩

山有樞三章戒吝也此直友之詩

揚之水三章刺潘父以警昭公也故設爲潘父答桓叔之辭桓叔窺伺侯位潛生逆謀晉之詩人早見之

椒聊二章憂晉弱而曲沃盛强也此忠臣智士之詩

綢繆三章爲成昏禮者幸也國亂民貧婚姻失時故詩人敘其夫婦之辭而傳其慶幸之意漢詩多效此體

杕杜二章傷孤特也此亂離失所者之詩

羔裘二章刺在位不恤其民也考曲沃攻晉者五世而晉人守故君者六七十年奈何不知恤乎此曲沃君之所以終能得志也古今得失無不繫於人心可不愼哉

鴇羽三章國亂民勞孝子不得養親也考魯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魯桓公九年王命虢仲芮伯欒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然伐而不能克立而不能定民苦於兵矣故孝子呼天以歎之

無衣二章曲沃伯求爲晉君也曲沃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立爲晉侯此其賂王求封之時作此以諷王朝卿士也

杕杜二章求人才也晉武公以簒得國獻公繼之網羅豪俊以爲收拾人心之計狐趙欒郤荀范韓魏諸强宗皆起於其時良有以夫

葛生五章節婦自誓也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矣

采苓三章戒獻公勿聽讒言也獻公惟女子小人之言是聽故骨肉相殘社稷危亡先覺者心豫憂之

秦嬴姓之國嬴非子爲周孝王牧馬蕃息王封之秦其曾孫秦仲死於西戎仲之子襄公能復仇奉平王之命征西戎盡復王畿平王安於東遷遂棄王畿以岐豐之地賜秦秦國始强故歌風者以秦聲爲大秦襄公之名不可考伯爵卒謚襄

車鄰三章美秦仲也仲始有寺人之官以嚴內外而又能勤于延士故士歸心焉

駟驖三章美秦襄公也習田狩以脩武備有復仇之心焉

小戎三章秦將帥之妻所作念其夫也襄公奉天子之命報君父之仇以義興師軍容甚盛其時爲將帥者皆敦詩書而悅禮樂者也可於此詩想見之
蒹葭三章諷秦君當求賢才也西周作人最盛平王以西周之地賜秦矣秦伯求則得之惟視其順逆何如耳
終南三章美秦伯也秦襄公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亦有戒滿之意
黄鳥三章哀三良而刺康公也秦伯任好卒謚穆公遺命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康公從亂命故國人賦此詩
晨風三章怨忘也或故舊之見棄與抑求賢而未遇與未知何指

無衣三章岐民諷勤王也西周之流風遠矣
渭陽二章太子罃送晋公子重耳也秦穆公之夫人晋文公重耳之姊康公罃之母也文公奔秦秦穆公以師納於晋故康公送之渭陽作此詩以誌別
權輿二章刺康公也養賢有始而無終不如穆公時矣
陳嬀姓之國侯爵虞之後裔閼父爲周武王陶正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封之陳是爲陳胡公傳至閔公楚滅之
宛丘三章刺其上之游蕩無度也
東門之枌三章刺其下之歌舞媚禱也
衡門三章隱居自樂不妄求也

東門之池三章諷其君當求淑女也陳與周爲婚姻故詩人稱淑姬焉
東門之楊二章刺行昏禮之怠也陳之無禮可知矣
墓門二章刺桓公不除公子佗也佗惡而悍及桓公疾佗殺其世子免詩人早知之矣柰桓公不悟何
防有鵲巢二章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三章懷人也
株林二章刺陳侯平國也考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夏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國人刺之
澤陂三章傷洩冶也冶死而陳亡矣誰謂賢者無益于國乎詩當如是解

檜妘姓之國祝融之裔居溱洧間周東遷時鄭滅之
羔裘三章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不自强于政治故諫之不從者去之又賦此詩以諷之爾者指同僚而言不敢斥君也
素冠三章刺不能三年喪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喪服無禫惟大祥之祭禫從裳色皆素也三年之喪廢故祥以後之衣冠不可見矣詩人欲復古禮故作以諷檜之居喪者
萇楚三章刺不愛民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自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匪風三章思周道也此詩爲東遷時奔檜者所作乃西周

人之詩

曹國名伯爵周武王封曹叔振鐸于此傳至曹伯陽宋滅之

蜉蝣三章刺奢也玩細娛而忘遠慮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

候人四章刺曹共公近小人也小人得寵則君子固窮矣何以爲國乎

鳲鳩四章思聖王也世不均平由無表率盛治可思而其人安在哉

下泉四章思治也考曹共公時晉文公初覇執曹伯而分其田以畀宋人後乃以賄免若明王賢方伯之世詎有

此哉故曹人嘆之郇伯周中興之臣賢方伯也

豳同邠公劉建邦之地周以稼穡開基俗厚風和故周公作七月之詩追述之周人亦謂之豳雅孔子定之爲風詩而以周公所作鴟鴞東山二詩附之又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四詩皆爲周公而作也無所附麗亦編于此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也故風以二南始而以豳終其旨深矣

七月八章周公陳王業也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鴟鴞四章周公救亂也考書管蔡將以武庚叛作流言以謗周公公避謗居東作此詩以詒成王

東山四章周公勞歸士也公東征三年叛人始誅故作此以勞歸士篇中敘其情而憫其勞使人感悅而忘死非聖人誠恕誰能如此乎

破斧三章美周公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伐柯二章美成王親迎周公也故以娶妻爲比

九罭四章東人依戀周公也

狼跋二章美周公善處變也公雖身遭疑謗然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小雅雅稱小者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懽其事未遠於風而不列于風也風乃室家之詩雅則朝廷之詩其分別

在此

鹿鳴三章燕羣臣嘉賓也本文王與羣臣講道論德之作後乃定爲燕亨賓客之樂歌而上下皆通用之

四牡五章勞使臣之來也亦文王所作代使臣言之所以慰勞之者深矣王事本謂商王之事周武王有天下遂爲王朝勞使臣通用之樂歌

皇皇者華五章遣使臣也亦文王事殷時作周武王以爲王朝遣使臣之樂歌而名鹿鳴之三案鹿鳴尊賢而賢莫大乎忠孝故繼以四牡皇華二篇其用甚廣初入學者亦肄此三詩欲其識尊賢之義而篤忠孝之經也

棠棣八章周王燕兄弟之樂歌左傳謂召穆公虎作小序

謂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是以此爲周公之詩矣或召穆公有感而常誦此詩也

伐木三章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案鹿鳴之外復有此詩者彼以燕羣侯及公卿大夫此則燕王族之無服外姻之無職者以及少與同學之士周官所謂故舊也

天保六章臣祝君也君以前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皆可歌此詩以答其君詩爲王朝之臣擬作猶後世頌賀表式于天下取其無異辭也

采薇六章勤王事也文王爲殷方伯時所作此爲有二事殷之實事其後世遂以爲遣戍役之樂歌

出車六章方伯出師北征而又分南仲之師伐西戎也本文王勤王之詩其後世則以爲勞還率之樂歌

杕杜四章亦文王勤王時所作恤征夫也其後世則以爲勞還役之樂歌

南陔辭亡笙詩小序謂孝子相戒以養不知何據案笙詩有聲無辭如琴譜平沙落雁之類晉束皙補亡甚屬無謂亡字古通無

白華辭亡笙詩小序謂美孝子之潔白不知何據

華黍辭亡笙詩小序謂時和世豐宜黍稷不知何據

魚麗六章美備禮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

由庚辭亡笙詩小序謂萬物得 由其道不知何據

南有嘉魚四章兼美主賓也此燕享通用之樂歌

崇邱辭亡笙詩小序謂萬物得極其高大不知何據

南山有臺五章下美上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小序謂樂得賢也

由儀辭亡笙詩小序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不知何據考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司農謂笙詩古有其辭及秦而亡朱子謂有聲無辭非亡也張子謂既無其辭安得有篇目頁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故亡之耳近儒謂禮記十日成笙歌笙而曰歌則有辭明矣春秋傳宋享叔孫賦新宮新宮下管也無辭則何以云賦竊謂笙詩與琴曲相類或有辭或無辭不可執一而言數詩之亡猶琴譜之數曲無辭耳

蓼蕭四章諸侯朝天子之詩受宴受賜歌此以紀恩也毛氏謂澤及四海亦此意

湛露四章天子燕來朝諸侯之詩所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三章天子享有功諸侯而錫以彤弓之樂歌尙書文侯之命可徵也彤弓乃非常之賜

菁菁者莪四章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毛氏謂樂育材者

以此
六月六章美宣王命吉甫北伐以成中興之業也
采芑四章美宣王命方叔南征以成中興之業也
車攻八章美宣王東狩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
朝諸侯厲王之世久廢其禮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先王之境土於是朝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徒焉故詩人美之
吉日四章美宣王田也中興之世諸侯朝王于西京故從
王狩者作此詩
鴻雁三章美宣王能撫窮民也
庭燎三章美宣王勤政也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

于永巷王感悟于是早朝勤政啓中興之業焉
沔水三章憂亂畏讒也近儒謂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
于姜戎諸侯有朝有不朝亂機萌矣王信讒而殺杜伯
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則讒言訛言並興矣故詩
人警其同僚者如此
鶴鳴二章諷宣王當用賢納誨也宣王中興而末年驕盈
詩人憂之
祈父二章怨司馬也六師勞役司馬弗恤故呼其字以責
之毛序謂刺宣王似欠
白駒四章慨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亦作求隱者之詩故
前人薦賢之牘多引用之又一說此宣王時張仲所作

言去者宜留隱者宜出也
黃鳥三章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也
我行其野三章貧而不爲舊姻所養也喪亂之後人情衰
薄無睦姻任恤之道矣
斯干九章美宣王考室也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中興
復築新室此蓋落成頌禱之詩
無羊四章美宣王考牧也中興之後牛羊蕃生故作此以
誌喜
節南山十章家甫諫王之用尹氏也此平王時之詩毛氏
誤以爲刺幽王後儒正之
正月十三章周大夫傷王室東遷也平王初立正君臣臥

薪嘗膽之秋苟痛君父之仇恥哀斯民之臣僕擢用賢
才勵精圖治庶幾與宣王爭烈矣乃不此之務而卽安
于東遷謀國者徒知苟安榮寵諂訛成風雖羈縻君子
而不一信其言以收其用此詩之所以作也毛氏亦誤
以爲刺幽王後儒正之案幽平詩篇間出簡編紊錯耳
非刪訂時次敘也餘倣此
十月之交八章賢臣憂王室也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
洛竭岐山崩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皇甫爲南仲
之後專權于朝不法祖德褒姒爲后以色惑君愚者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詩人獨有戒心焉
雨無正七章責僚友也王始東遷之歲亂離而繼之以災

荒新附于王者少矣故執政者憤而作此詩篇名未詳
此亦平王時之詩而毛氏誤以爲刺幽王
小旻六章刺幽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也因爲善人
陳保身之義以防邦之殄瘁焉
小宛六章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也此幽王時
之詩
小弁八章怨慕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其傅爲之作此詩
欲王之改悔以保國也此怨詩之出於正者
巧言六章大夫傷讒言之鼓惑幽王也幽王黜申后廢太
子刑賢臣皆信讒爲之
何人斯八章蘇公刺暴公而作也蘇公受禍于幽王之朝

而其後人從平王東遷暴之後無聞焉可以知天道矣
巷伯七章惡惡人也幽王信讒有善人受宮刑而爲巷伯
者故作此詩自稱孟子則忠良被陷而非當刑者可知
矣
谷風三章朋友道衰也
蓼莪六章孝子思親也蓋旣歿而追念之作
大東七章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
四月八章遭禍亂而苦行役也
北山六章王朝之執政不均使者不得休息也
無將大車三章閔世亂也
小明五章大夫久役也

鼓鍾四章賢人聞樂而思古也此幽王時之詩
楚茨六章力田以奉祭祀之詩近儒斷謂楚茨信南山甫
田大田四篇周樂章所云豳雅也皆周公所述先代之
事
信南山六章亦力田奉祭祀之詩也楚茨詳于祀信南山
詳于田
甫田四章春祈之樂章示曾孫以省耕恤下之仁也
大田四章秋報之樂章示農人以敬上興仁之義也
瞻彼洛矣三章王巡狩于東都諸侯美之也
裳裳者華四章諸侯朝于東都王美之也
桑扈四章王享諸侯之詩蓋元侯受方伯之任者不那不

那也古者不與丕通
鴛鴦四章諸侯歌以答桑扈也
頍弁三章勸親親也蓋託爲兄弟姻戚之言
車舝五章好仁也求仁而親仁以男下女比之朱傳謂燕
樂新婚之詩毛序謂刺幽王褒似無道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也
青蠅三章幽王信讒詩人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衞武公飮酒悔過之詩卽以之諷諫幽王
也
魚藻三章諸侯美周王也
采菽五章王朝執政所作美朝王之諸侯也

角弓八章周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也毛序謂刺幽王近儒以爲怨厲王

菀柳三章畏周王暴戾也近儒謂厲王昏虐親離衆叛出居于彘伯叔甥舅之國欲靖其難而不敢作此以謝王朝之求援者此厲王所以終于彘也于是共和爲政內外始相安矣毛氏謂刺幽王似未合

都人士五章懷舊以慨時也王畿爲首善之區盛時貴族大家不競浮華四方則焉周德既衰人遭亂世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故作此歎之

采綠四章刺人之欲有爲而怠于事也所得無幾而或休息或推諉又如狩之韔其弓而不張釣之緄其繩而不

下問其欲得則必需之物也乃以此請人觀之何哉全用比體此近儒之說勝舊解矣

黍苗五章紀召穆公營謝之功也謝爲荆徐要衝宣王中興封申伯于此以鎮撫南國而使召虎往營城邑功成而歸民忘其勞可以慰王心矣

隰桑四章喜賢者告以善道也

白華八章申后怨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後立褒姒而廢申后故申后大歸作此詩

緜蠻三章士傷艱難也周之盛時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大念小尊恤賤情摯而禮備焉周衰恩薄君既不知士之祿微而驅使無節卿大夫亦不計其困乏而無所賙

瞻故士感懷賦之

瓠葉四章燕飲之詩禮賓誠而儉亦可樂也

漸漸之石三章將士苦征役也言不計地利不察天時用兵失其道矣

苕之華三章閔時艱也國依民而立民依食而生民貧極矣而上無恤典周祚將終之兆也故詩人嘆其生逢亂世如苕之榮不能久焉

何草不黃四章怨上之不恤征役也不必指爲何王時之詩

大雅大雅者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多近于頌

文王七章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也後世以爲天子

諸侯朝會之樂歌

大明八章周公述文王武王之受天命以戒成王也後世以爲文王樂歌之二

緜九章周公述太王之遷岐周而文王因之得受天命亦以戒成王也後世以爲文王樂歌之三

棫樸五章追詠先王之德而美其能官人也近儒謂文王是追王詩中所稱者多明著其謚此詩直曰辟王斷爲美武王之詩況六師亦後王所用乎所解最卓

旱麓六章祭能受福也蓋祭則受福惟愷悌者能之小序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福祿亦可備一解

思齊五章詠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文王之所以聖也
皇矣八章美周也敘太王太伯王季文王之德皆能格天
　而文則無以加也
靈臺四章追述民樂急公也靈臺爲步三辰序歲事觀祲
　祥辨雲物之所辟廱爲習禮樂興教化之區周之後王
　所重也而創始于文王故詩人追美之蓋文王生前未
　稱王孟子以爲百姓所謂乃啟誘時君之意非詩之正
　訓也初學須知
下武六章詠武王之承先烈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以有天下稱下武者下訓後武訓步言後人接前人
　之步也

文王有聲八章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也
生民八章周人尊后稷以配天也頌之思文是其樂章此
　則郊祀後受釐所歌也述后稷生身之奇周人發祥之
　始而列于十篇後者親親自近及遠從父母而上推于
　祖由曾祖而進推于始祖也
行葦四章燕同姓之樂歌燕末行射詳于三禮蓋古者朝
　廷無事則行燕禮經之以禮和之以樂參之以射文武
　之道備焉而外廷之燕則主于尊賢公族之燕則主于
　親親其用意又各有所重以爲祭畢而燕者誤也祭則
　不能復射矣先儒謂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近儒謂此指公
　劉能紹后稷之業
既醉八章受釐之樂歌也周之追王止于太王故宗廟中
　公尸爲極尊
鳧鷖五章繹而賓尸之樂歌祭畢而公尸歸族燕則公尸
　不與以其象神恐褻之也故明日繹祭以尸爲賓而燕
　之繹者又祭也夏曰復胙殷曰肜周曰繹
假樂四章嘉成王之德也結以不解忠愛之至矣
篤公劉六章周報公劉召公作詩以訓嗣王也報祭之義
　專爲祧廟而設當成王之時公劉祧久矣以其能修后
　稷之業特報祭之故召公述公劉之厚民使成王知民
　事當亟也

泂酌三章召康公戒成王當知安民也以行潦起興就盥
　濯而爲言殆亦受釐時所陳耳
卷阿五章召康公從成王游燕勉王以彌性親賢也
民勞五章召穆公諷諫也厲王用榮夷衛巫諸小人以虐
　其民穆公憂之故爲諫朝臣之辭以諷王
板八章芮伯諷諫也厲王暴虐故爲諫執政之辭以諷王
蕩八章詩人憂厲王之將亡故託于文王歎紂之辭以警
　之也
抑十二章衛武公自警之辭藉以諷諫周王也國語衛武
　公年九十作懿戒當即此詩先儒謂刺厲王論世當作
　諫幽王篇章次序錯僞也

桑柔十六章芮良夫所作也共和爲政之時周人逐厲王
居彘宣王幼弱未立故芮伯憂憤作此良人謂召穆公
諸人不順指榮夷公諸人
雲漢八章美宣王有愛民之心憂旱禱雨也
崧高八章宣王封申伯于謝尹吉甫作詩送之也厲王失
道荆徐興兵共和之時不暇征討宣王長而親政命將
伐荆自將伐徐荆徐旣服命召公虎疆理江漢而命申
侯爲方伯以控制荆徐此所謂捍吭之謀
烝民八章宣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也
甫與申皆召穆公後輩吉甫之友
韓奕六章尹吉甫贈韓侯之詩宣王命申伯居謝鎭南方

山甫城齊安東方皆勳舊也北方無勳舊可屬韓爲武
穆百蠻世服焉故特命以方伯之任王都在西阻一面
而三方星拱天下之大勢定矣三詩相次如此中興之
略可見
江漢六章美召穆公平淮南之夷也亦尹吉甫所作奏凱
封功中興之功粲然
常武六章美宣王自將征徐班師振旅也召穆公作以常
武名篇言有常德乃立武功因以爲戒也案徐自穆王
之世時遠僭號夷王厲王以來負嵎自固非偏師所能
勝也宣王六師聲罪徐服而歸中興之業成矣
瞻卬七章幽王寵褒姒以致亂凡伯憂周室之將亡也末
以法祖救亂望其君可謂忠言矣
召旻七章幽王任小人以歷國凡伯惜舊德之不用也千
古興亡不外此矣
周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告成功致太平德洽于天下
而後作周自文王受命武王成命猶未洽也及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然後頌聲作焉頌有魯商故以周別之
淸廟一章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案淸廟三詩皆一時所奏此則其方祭時所歌又考
三詩雖爲祭文王而作然凡祭皆用之以升歌無佗樂
章也三詩不協韻緣升歌之時一人倡而三人嘆則一
句便爲四句末字同聲則韻也

維天之命一章祭而受嘏之歌也此淸廟之二
維淸一章祭畢而送神所歌也此淸廟之三
烈文一章成王卽位祭文武於文王之廟而封周公也舊
說甚多惟此解據洛誥篇謂祫祭封周公與此詩辭義
脗合
天作一章祀先王先公也此追王時告廟之詩而其後因
用之于祫祭
昊天有成命一章成王附祭于文王廟之詩附祭在喪期
內者不用樂豈有歌此及執競蓋喪期已畢再舉吉祭
所薦
我將一章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時邁一章巡狩告祭柴望也武王定天下巡行守土諸侯至方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故有此詩與書武成篇相表裏

執競一章康王祔祭于武王之詩祔祖亦告考故及成王前此成王祔廟亦及武王也朱傳謂此昭王之後祭武王成王康王之樂歌

思文一章后稷配天也冬至元日之郊祭皆歌此詩天大難名不敢形容惟頌其配之之人敬謹之至也

臣工一章耕藉而祭社稷也凡以田功而有事社稷者皆通用之

噫嘻一章康王祈穀後祭社稷也元日祈穀與冬至祭天同歌思文耕藉祭稷乃歌臣工康王則于祈穀祭後又作此詩以示重農之意

振鷺一章釋奠于太學也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賓興之賢士此近儒之解最確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一章秋冬報也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而始于內祭祀則有樂此詩概爲報祭之樂章

有瞽一章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潛一章小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自振鷺至此不能比于郊廟之祭然皆列在祀典而侑以歌者故類次之

雝一章朱傳謂武王祭文王也先儒謂徹祭所歌近儒謂此正祭所奏魯禘文王于周公之廟歌此詩以徹其後三家亦僭用焉先儒誤以魯禮當周禮也戴記云客出以雝徹以振羽此周不以雝徹之明證

載見一章成王免喪吉祭于武王之廟而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有客一章微子來朝將歸而賜于廟也祭統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爵命于廟享賜亦于廟故此詩入頌或謂此美微子助祭祖廟之詩故入頌

武一章小序謂奏大武也考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詩與舞相應在升歌下管之外凡宗廟之祭皆用之

閔予小子一章成王除服朝廟所作也後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歌

訪落一章成王祀武王于新廟之詩

敬之一章成王自警也後遂以爲祭成王廟之詩

小毖一章成王求助也近儒謂成王信二叔而疑周公忽武庚而不知防幾危王室今始悟而悔之故歸誠于公而求助疑其後祭廟亦用之故入頌

載芟一章祭蜡也近儒謂此豳頌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

以息老物此及下二篇皆是小序以爲春藉田而祈社
稷之詩
良耜一章亦祭蜡也小序以爲秋報社稷之詩
絲衣一章祭後養老也蜡祭息老物于是國亦養老焉先
儒謂繹賓尸之詩靈星之尸也
酌一章近儒謂大武再成之樂歌竹簡分編故各篇不連
屬
桓一章近儒謂大武六成之樂歌惟五成樂歌闕矣
賚一章近儒謂大武三成之樂歌先儒謂大封于廟也所
以錫予善人也案篇中無賚予之義疑必始革殷命散
財發粟興滅繼絕時誥諭會及此故卽歌之以爲大武

樂章而名其篇曰賚後人說詩遂以爲大賚耳
般一章近儒謂大武四成之樂歌小序謂巡狩而祀四岳
河海也考般與賚同時而舉之事蓋武王克商卽舉時
巡之典故此詩稱陟山翕河樂象則南國是疆辭事正
相應也史記載武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
詹伊洛毋望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正時巡之事
魯頌魯之有頌存于王府者也成王因周公有大勳勞封
其元子伯禽爲魯侯十九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史
克[illegible]其功而作頌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獻而存之
駉四章頌僖公牧事有成也凡立國必整軍經武故馬政
爲軍國之重務

有駜三章頌僖公大飲烝也考禮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
臣燕飲于太學曰大飲烝
泮水八章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務文學卽爲成武功之本
結處特張大言之
閟宮九章頌僖公能新寢廟以承祀也詩爲脩廟而作故
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以及周公魯公凡魯之
用禮樂皆僭王讀此詩與明堂位可見先儒謂郊禘三
望八佾皆成王賜魯公因周公有負扆之功也近儒謂
魯之僭自閔僖始如春秋書吉禘于莊公在閔公元年
書卜郊卜禘不從皆在閔僖以後可據也又謂太王遷
岐在小乙時後高宗中興在位五十九年祖庚在位七

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古公始終居商有道之世翦商
之志何自而生耶史克以翦商爲頌誣大王矣考史克
目擊仲遂行父之大逆而無南史董狐之節且稱行父
之功以擬舜其言原不足據竊謂翦訓勤見爾雅詩頌
古公始勤勞事商也
商頌商頌者殷之舊樂歌也存之王府宋戴公時大夫正
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
編詩又亡其七次之于魯後者別其非周詩也
那一章祀成湯之樂歌
烈祖一章亦祀成湯之樂歌前篇重樂降神而祭之也此
篇重薦獻方祭而祝嘏也小序謂此詩祀中宗

玄鳥一章商祫祭之樂歌小序謂祀高宗考玄鳥氏司分者也當少皞氏之時商先人殆爲司分之官與先儒謂高辛氏之妃簡狄吞鳦卵而生契近儒謂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祈於郊禖而生契皆與此詩天命句不合當據鄭子之言解之

長發一章大祫太廟之樂歌近儒謂大祫兼毀廟之主故及相土惟大祫爲大享故末及阿衡之元功小序謂大禘也

殷武一章祀高宗之樂歌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廟而祭之也

附詩韻解

詩之韻與今韻不同方音異時音亦異也毋音米兄音匡台音怡虞音吳儀音莪壽音桃下音虎蕭音修其類不可枚舉今以首數篇發凡論之逑洲爲韻逑音近邱重濁讀得服側爲韻服音近匐重濁讀采友爲韻采音近此友音近以皆齒牙之音也芼樂爲韻芼音同冒樂則與樂山樂水之樂音相近陝人能之谷木爲韻古今所同讀也萋飛喈爲韻喈音雞漢人詩韻猶如此筐行爲韻行音杭無論其爲周行德行維行古人止讀此一音不似後人以一字作數音讀也顧氏五經音韻江氏古韻標準孔氏詩聲類三書之辨論甚詳能合覽三書則知古詩用韻之妙眞所謂一片宮商也漢唐人不能

及其萬一又何論近人然此亦詩之末焉者也詩之爲教思無邪也可以言也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草木之名也政可以達也使命不辱也溫柔敦厚於以正性情也此皆學詩者之所宜留意也

拾輯 1 — 634

〔清〕易佩紳撰

詩義擇從四卷

清光緒刻本

詩義擇從序

五經惟詩易讀然易讀則易說易說則說者多而無所適從矣余幼讀詩家塾所有者朱子集傳耳及公車入都始得篇首有序及毛傳鄭箋孔疏之書其後宦遊四方得歴代至　國朝各家詩說共四十餘種皆未暇卒業也今年歸自蘇藩矢志窮經以終餘年先自詩始顧發篋而觀紛如聚訟老年精力有限何能一一折其曲直哉若但舒我懷抱陶我性情則吾自以意逆古人之志吾自有說而不斷斷於各家之說可也然各家之說既多矣吾又何必增一說以致歧路之愈多歧也且初以爲獨得及搜討之亦

各家所有即此四十餘種所未有而四十餘種之外安知其未有也故不自爲說如行路然經大路也序爲先導毛鄭爲指點山川疆域風土物宜之人其有同歸而必殊途指點而未詳未確者則於孔朱及各家皆擇其善者而從之因手記所從以備遺忘遂名曰詩義擇從分四卷焉但錄篇名章數而不錄經文者以經文自幼所誦可不忘或偶忘之原書易檢也非如衆說之散在各本也且知篇章即知經文也首錄序者從先導也閒有但錄序首句者或不從其餘句或不必餘句而經義自明或贅或複也亦有不從之餘句而錄之者備考辨也有兼錄朱子序辨者與序證也傳箋及集傳有不從而亦錄之者爲從者對證也有非不從而亦不錄者不待其說而經義自明且無須辨證也孔疏陸音義特申經義者如傳箋錄之因傳箋而及者雙行附錄之周禮爾雅說文各書非各家詩說所引而余采綴者亦雙行錄之序傳箋疏及各書目略界畫之余所案者低一格錄之所案有似獨斷者因古義斷之非自創新義也偶有推論者亦從古義推之或借以證之也初非欲傳於世也然後之人有力不能多得書者得此或稍廣聞見焉聞見既廣者或聊備商搉焉亦不無小補云爾

光緒十有四年戊子秋九月易佩紳自序

詩義擇從卷一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案此朱子於關雎序中別爲大序者也十三經注疏本全載於關雎篇首與各篇一例陸氏音義舊說云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孔氏疏諸序皆一篇之義但詩義深廣此爲篇端故以詩之大綱並舉於此范氏處義補傳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爲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比他卦爲悉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是其分大小序者旣與陸氏異且謂全詩各序之首句皆爲小序首句以下皆爲大序也朱子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志也爲大序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是

關雎之義也爲小序且並以各篇之序皆爲小序是與陸氏范氏皆異矣愚謂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云云是兼序風之名唐也六月序歴言鹿鳴以下二十篇之廢缺是兼序小雅之變也駉序魯人尊之云云是兼序四篇之頌所由作也那序微子至於戴公云云是兼序商頌之所由得也孔疏所云諸序皆一篇之義亦不然矣關雎之兼序全詩旣有他篇可證自可不分而載也然朱子所分謂之大序者實與孔氏所謂詩之大綱有合較陸氏所序更明吾故亦因而別錄之以爲讀全詩之準且勿論其何大何小也

國風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關雎三章 序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首章 毛氏傳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能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卒章 傳 宜以琴瑟友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

案此所錄序朱子於舊本此詩篇首之序分爲小序者也其以爲大序者固序全詩此以爲小序者風風也五句仍兼序國風然則十二句仍兼序二南其專序本篇者惟前五句及後七句耳然合全序而繹之由本篇而概及國風由國風而通論全詩復由全詩而側注二南由二南而歸重本篇皆一氣蟬聯而不可斷者此不得謂之非一手也前五句者此詩之本義與詩之用也後七句者就章句以發明本義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卽君子之好逑與琴瑟之友鐘鼓之樂也毛傳之義如是而已朱子集傳之義亦如是而已鄭箋之異蓋由於憂在進賢五句也其實憂在進賢者卽憂其不得淑女也不淫其色者不淫后妃之色毛傳已言之和諧而不淫其色卽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者窈窕卽賢才也賢才卽善也善卽淑也卽后妃之德也哀思卽寤寐思服也惟無傷善之心一句頗晦而難解鄭箋云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則經之箋所以異者更由於此句也

經箋之異者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以逑爲仇以仇爲怨以好仇爲衆妾之怨者而三夫人以下能和好之也是蓋以進三夫人以下爲進賢以三夫人以下能和衆妾爲無傷善之心泥於序而誤之也夫淑女者后妃也窈窕者后妃之德也鄭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矣復以何者爲后妃乎又箋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愚謂以無傷善之心爲不嫉妒似亦可也孔疏無傷害善道之心亦可節取也然不嫉妒固是后妃之德但樛木篇始言之此篇之德祇言其幽閒貞專雖不嫉妒可包於其內而遽專言之則無所依據也且序言樂不淫哀不傷

與論語合傷爲哀之過若嫉妒之害善則非哀之過也抑鄭孔之說於文義則有礙於事理亦無害也凡於事理無害者亦可不深辨但不從之而已至歐陽本義謂毛鄭皆以淑女爲非太姒云云則毛傳具在殊不然也蓋由孔疏妄解毛傳以牽合於鄭箋歐陽或但看疏而未細看傳也

葛覃 三章 〔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首章〔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次章〔傳〕莫莫成就之貌精曰絺麤曰綌卒章〔傳〕言我也

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婦人謂嫁曰歸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甯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鄭氏箋〕煩煩撋之（陸氏音義煩撋猶挼莏也）

案序言后妃之德而追溯於未嫁之時已有其本也此詩自是旣嫁之後也毛於言歸則訓曰謂嫁曰歸於歸甯則訓曰父母在有時歸甯蓋兼說未嫁已嫁也爲絺爲綌在母家之女功也害澣害否后妃之公私服也

卷耳 四章 〔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首章首二句〔傳〕憂者之興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孔氏疏〕（苓耳形似鼠耳〔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嗟我二句〔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次章〔箋〕臣以兵役之事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三章〔箋〕爲意不盡伸殷勤也卒章〔箋〕深閔之辭〔朱子集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案序言后妃之志志在內者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則施於外者也內有進賢之志卽首句后妃之志而申言之也申言之而曰內者嫌於外也因嫌於外而申言之也嫌於外者若后妃以某賢臣之可進而言於君子則是干預外事而開險詖私謁之漸也旣無險詖私謁之心又恐因遠嫌而不得如其志故惟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耳後儒果有以后妃不宜干預外事議此序之悞者不知序早已明正其說也毛於各篇之興但曰興也此獨曰憂者之興也與序文內有志而至於憂勤合也鄭箋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亦卽

序所謂志也此詩毛鄭之說皆可從也朱子以爲后妃思文王而謂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附會之鑿說是謂后妃只以思文王爲志耳然卽如集傳之說則以陟彼爲后妃自陟我馬我姑酌我僕皆后妃自我亦覺未安或者謂文王陟也我馬我姑酌我僕皆我文王也惟嗟我懷人則后妃自我耳

樛木三章【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首章【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箋】本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恩義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次章【傳】荒

奄將大也

螽斯三章【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首章【傳】螽斯蚣蝑也詵詵衆多也【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次章【傳】薨薨衆多也揖揖會聚也【朱子序辨】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悞矣

案序自因螽斯之聚處和一而見爲不妒忌毛傳所謂衆多會聚者是也非悞也惟鄭箋較泥耳

桃夭三章【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序辨】首句非是其男女以正以下得之

案朱子謂序首句非是者蓋男女以正云云爲文王致之不得謂后妃致之也愚謂此詩正義在之子于歸之宜耳其爲宮闈風化所感而宜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自是文王所致然非此詩之本義序蓋推衍之耳朱子但取其所推衍者而不究首句之正義似朱子反悞耳至序謂不妒忌則男女以正云云以文王之化而專歸於后妃之所致以后妃之所致而專由於不妒忌誠爲迂泥故成氏伯瑜蘇氏轍皆專取序首句而不取推衍者謂推衍者非出一人之手理或然也

朱子反專駁首句則又異矣

兔罝三章【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序辨】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案序或以爲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化也信卷耳之序始可信此序也

芣苢三章【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卒章【傳】袺執衽也扱衽曰襭

案后妃之美蓋和平之美也南國婦人亦感而和平也讀此詩如見其一色和平之象聞其一律和平之聲不

必過爲索解

漢廣 三章 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行乎江漢之間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首章傳方泭也音義又作柎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序辨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

案序所謂廣非卽取篇名之廣也兩字適相値耳朱子每摘序之一二字以譏之而實無關於事理之得失者此類是也

汝墳 三章 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首章傳惄饑意也調朝也箋惄

思也如朝饑之思食次章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卒章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集傳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

案此詩父母毛無傳鄭以爲卽其家之父母義甚短淺朱子以爲文王則其義深長矣卽不合詩之本義而斷章取義亦以朱子之說爲可味也況實合本義而與序文正相發明哉抑吾所謂斷章取義者如朝廷雖失道而四方守土之官能保全一方卽一方之父母也朝廷雖有虐政而守土之官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亦卽一分之父母也顧安所得此輩父母者遍爲斯民之孔邇哉

麟之趾 三章 序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疏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麟趾之時古太平致麟之時首章傳振振信厚也次章傳定題也疏郭璞曰額也

召南 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 三章 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首章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次章傳方有之也

采蘩 三章 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首章傳蘩皤蒿也卒章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

草蟲 三章 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首章傳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覯遇也箋未見君子者謂在途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既見謂已

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
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覯精萬物
化生歐陽氏修本義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
紂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之妻不爲淫風所化而守禮
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
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集傳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
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

案毛鄭皆以爲大夫妻初嫁一曰待禮而行一曰君子
待己以禮似皆揣合於序之以禮自防也然禮則有之
而於自防之意尚覺迂晦歐陽以大夫行役而其妻不

泛於淫俗爲以禮自防較爲明顯集傳蓋采用歐陽之
說但不從序之以禮自防耳

采蘋 三章 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
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
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
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
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
法度首章箋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卒章傳宗室
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

甘棠 三章 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首章傳蔽芾
小貌甘棠杜也爾雅注今之杜梨茇草舍也卒章傳說舍也箋拜
之言拔也集傳拜屈也

行露 三章 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首章傳厭浥濕意也

羔羊 三章 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箋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
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首章
傳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
公之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音義從亦作蹤箋委蛇委曲自得之
貌集傳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次章

傳緎縫也音義孫炎云緎縫之界域卒章傳總數也王氏
引之經義述聞紽緎總皆數也五絲爲紽四紽爲緎四緎
爲總五紽二十五絲五緎一百絲五總四百絲西京雜記
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䋣倍䋣爲升倍升爲緎
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緵又作總然則緎者二十
絲總者八十絲也

殷其靁 三章 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甯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首章箋歸哉歸哉勸以
爲臣之義未得歸也序辨此詩無勸以義之意集傳冀其
早畢事而旋歸也

案箋合於序之勸以義而朱子異之者只異於說歸哉歸哉一句耳亦只異於哉字之逆讀順讀耳鄭逆讀朱順讀也

摽有梅三章〔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首章〔傳〕摽落也卒章〔傳〕塈取也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

案毛鄭昏時之異始於此篇

小星二章〔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首章〔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星五噣四時更見〔爾雅〕噣謂之柳

江有汜三章〔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首章〔傳〕決復入爲汜〔爾雅疏〕凡水決去之歧流復還本水者名汜

野有死麕三章〔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侵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爲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音義〕麕麞也首章〔傳〕誘道也〔箋〕吉士使媒人通成之次章〔傳〕純束猶包之也〔箋〕純讀如屯卒章〔傳〕脫脫舒遲也

何彼穠矣三章〔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次章〔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騶虞三章〔序〕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音義〕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至首章〔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疏〕翼驅也次章〔傳〕一歲曰豵〔胡氏〕承珙詩後箋引〔姜氏〕廣義曰一豝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柏舟五章〔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三章〔傳〕棣棣富而閑習也四章〔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集傳〕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與〔胡氏〕〔詩後箋〕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考朱子詩傳序成於淳熙四年孟子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則是晚年定論仍從古序

案朱子作孟子集注仍用序說者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注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綠衣 四章 序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 四章 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次章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日月 四章 序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卒章傳述循也箋不述不循禮也

終風 四章 序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首章傳終日風爲終風笑侮之也次章傳霾雨土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三章傳陰而

風曰曀卒章傳如常陰曀曀然集傳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序辨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集傳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

案序辨以遭州吁之暴爲誤且並以莊姜之詩爲誤而集傳仍以爲莊姜之詩何也謂若果莊姜之詩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然如集傳所謂莊姜之詩以終風比莊公則當在燕燕之前如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此其所以列於燕燕之後也序於日月篇已謂遭州吁之難亦以其在燕燕之後也朱子橫一廢序之成見於胷中遂自相矛盾而不覺也

擊鼓 五章 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首章傳鏜然擊鼓聲也四章傳契闊勤苦也集傳隔遠之意

凱風 四章 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疏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三章傳浚衛邑也也序辨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案孔疏加作者二字明此詩非七子之自作也蓋作者

美七子之能自責述其辭而韻之也能自責則能盡孝道故美之也此母之七子未必有文學者其自責不過質而言之而此詩則文矣故知非自作也朱子以爲自作也

雄雉 四章 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案此詩毛傳只稍詁訓其字句耳蓋詩義已盡於序也鄭箋則有費解而失序意者矣朱子不盡從序而謂此詩爲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然集傳於自詒伊阻已費解矣況婦人思其夫耳何遍及於百爾君子哉愚但逐

章按序而讀之序之次卽章之次也首章所謂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也因淫亂不恤國事故軍旅數起是自詒伊阻也毛傳阻難也蓋軍旅數起之患難也次章三章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也國人或自思其久役之大夫或述國中男女之怨曠也卒章序所謂國人患之而作是詩之確據也百爾君子能知德行而不忮求則可以臧而免於患也此國人者國中有道德之人也非有道德而能爲是言哉而婦人哉

匏有苦葉 四章 〔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箋〕夫人謂夷姜首章〔傳〕匏謂之瓠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

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次章〔傳〕瀰深水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爲軌三章〔傳〕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卒章〔傳〕招招號召之貌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案詩刺淫亂而正之以禮也毛訓濡軌之軌與轍迹之軌異蓋與禮記少儀左右軌范之軌同也少儀注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此詩訓由輈以上輈車轅也轊頭軾前皆車轅以上也至軌范同聲則別有義鄭說昏時與毛異於此篇歸妻已費解

谷風 六章 〔序〕刺夫婦失道也首章〔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疏〕葑今菘菜也菲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郭璞以爲土瓜次章〔傳〕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卒章〔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

式微 二章 〔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傳〕中露衛邑也〔集傳〕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案自毛傳以中露泥中爲二邑後人搜索地志借影似

以强爲附會者甚多然卽使果有此二邑而實指之固無加於此詩之義況本無徵乎宜集傳之不從也惟集傳多添字而以爲譬喻之意亦頗冗贅似但謂胡爲於此中暴露乎胡爲辱在泥塗乎不必說到無覆芘無救援也

旄丘 四章 〔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首章〔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箋〕叔伯字也呼衛之君臣三章〔傳〕大夫狐蒼裘卒章〔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衰盛服也充

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衛之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集傳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恆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

案毛傳訓瑣尾爲少好流離爲鳥似覺迂晦集傳細末漂散之訓本於王氏安石而字義悉當既合於全篇之義且合於上篇之義也蓋此篇之瑣尾流離卽上篇之式微也專宗毛學者必不肯稍改分寸似亦過矣鄭箋

褎如充耳之訓較毛傳爲得集傳從之是也然耳聾多笑頗近臆說但云褎然如塞耳亦足矣必盡引之反覺贅而無謂也

簡兮 三章 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首章首二句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於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簡擇將且也碩人二句傳俁俁容貌大也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次章赫如二句傳赫赤貌渥厚漬也見惠不過一散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音義散酒爵也卒章隰有苓傳苓大苦爾雅苓作蘦注今甘草也或云似地黃也云誰二句箋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卒章傳乃宜在王室集傳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

案序末句可以承事王者蓋卒章思西方美人言外之意謂此賢者不僅可爲衛用並可以承事王者也毛傳不失言外之意鄭謂思周室之賢者薦之則泥於言中矣集傳不必合序而言外之意亦相去不遠方將萬舞毛訓方爲四方但可以備樂武之典故也鄭訓將爲且則云方且萬舞文氣乃順

泉水 四章 序衛女思歸也首章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卒章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音義肥或作淝

北門 三章 序刺仕不得志也

案仕不得志者何刺蓋刺使之不得志者也

北風 三章 序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其虛其邪箋邪讀如徐序辨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

案序蓋以風雪有威虐之象亦狐黑烏皆並爲威虐之類也且淫亂者安見其不威虐哉

靜女 三章 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

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爲
人君之配〔疏〕欲以易今夫人也首章〔傳〕靜貞靜也城隅以
言高而不可踰〔箋〕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次章〔傳〕旣有靜
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
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卒章〔傳〕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箋〕茅絜白之物也〔歐陽本義〕衞
宣公旣與二夫人烝淫衞俗化之男女務以色相誘悅雖
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范氏處義補傳〕周南被文王太姒之
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衞國君與夫人並爲淫亂則雖靜
女亦不自保靜女旣爲刺時之詩序明言衞君無道夫人

無德蓋謂衞之淫風實由君與夫人之化女之靜者猶如
此也〔序辨〕此序全不似詩意〔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案序文但言刺時與衞君及夫人之無道德未言此詩
之貞淫也毛鄭以靜女爲貞宋儒如歐范朱各家皆以
靜女爲淫遂成聚訟也毛鄭之意謂詩人欲以靜女之
貞易夫人之淫夫國君之夫人而作詩者欲易之已爲
奇想矣夫人之無德由君之無道徒易夫人亦何濟也
以彤管之法則荑之絜白比靜女之美德可也以城隅
比靜女之高而自防則詩但言城隅不言俟我于城隅
可也旣曰俟我于城隅矣則不得謂自防也是愈欲堅

其說而愈有隙故後儒攻之也歐范朱之說較爲易明
矣朱不取序歐范則合於序且援序以見靜女之雖靜
亦難保也幾於可從矣然毛鄭之說甚古不能盡廢卽
如靜女三章取彤管焉見於左傳非毛鄭始取之也且
旣稱靜女而詩之語氣亦非儇薄者不得竟以淫奔斥
之也余仍就經文而尋繹之蓋當時有心人見淫風之
盛行求貞女而難得作詩以想望之序詩者遂追原於
君與夫人之無道德而以爲刺也但不必欲易夫人也
不必以城隅爲自防也城隅或指靜女所居之處也俟
我于城隅其殆俟我于著俟我于庭以俟親迎之意乎

殆欲求如此靜女者爲配而不可得而設一或得之想
乎夫當時夫人失德而國中淫女化之者失法則也失
絜白也詩人之思靜女其卽在循法度而矢絜白乎試
但添代數字而述之靜女其姝其俟我于城隅而我得
迎之以爲配乎乃心則愛之而目不得見也惟搔首踟
躕而已其貽我彤管而助我以法則乎若得如彤管之
法則炳然者則悅懌女之美德矣其又或自牧歸我以
荑乎洵絜白而異於羣卉矣豈物之絜白者難得哉實
難得此絜白之人也是則貞女之不易得以見淫女之
多也卽君與夫人無道德之所致也卽所以刺也

新臺三章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首章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鮮善也次章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箋殄當作腆腆善也卒章傳戚施不能仰者

二子乘舟二章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首章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願念也次章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瑕有過也念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案不瑕有害卽謂無過差而遭害可也

鄘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柏舟二章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首章髧彼二句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節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疏旣夕禮云旣殯主人脫髦注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母也天只傳母也天也天謂父也集傳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案毛訓天爲父蓋從序之父母並稱也朱不從序故直以母比天耳

牆有茨三章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首章傳中冓內冓也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胡氏後箋說文冓交積材也古者堂中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蓋屋傳云內冓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以中冓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次章傳除也

君子偕老三章序刺衛夫人也首章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箋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次章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卒章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箋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疏紲袢者去熱之名袢延是熱之氣也

桑中三章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首章傳唐蒙菜名疏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唐與蒙或並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

直言唐而傳
言唐蒙也
鶉之奔奔 二章 【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
若也首章【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
宣姜與頑非匹耦【傳】兄謂君之兄【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
君反以爲兄君謂惠公卒章【傳】君國小君【箋】小君謂宣姜
定之方中 三章 【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首章首二句
【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
初立楚宮也【疏】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揆之二句【傳】度日出日

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卒章【傳】倌人主駕
者馬七尺以上曰騋
蝃蝀 三章 【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
人不齒也次章【傳】隮升也【疏】亦虹也
相鼠 三章 【序】刺無禮也
干旄 三章 【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首章【傳】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紕所以織組也
姝順貌次章【傳】鳥隼曰旟卒章【傳】祝織也【箋】祝當作屬屬
著也
載馳 四章 【序】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
是詩也首章【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跋涉者衛大夫來
告難於許時三章【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卒章【傳】控引
也
衛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淇奧 三章 【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
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首章【傳】奧隈也綠王芻
也竹篇竹也音義綠爾雅作菉郭璞云今呼白腳莎一云
卽菉蓐草也篇亦作扁竹韓詩作䇯郭云似小藜赤莖節

好生道旁可食【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
園之竹是也次章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
皪皪而處狀如星也卒章綠竹如簀【傳】簀積也【集傳】簀棧
也竹之密比似之重較【傳】卿士之車【音義】較車兩旁上出
軾者
案毛以綠竹爲二草宋儒多以爲綠色之竹而集傳因
之如竹苞矣斯干之詩取美卉以爲頌禱此詩以美卉
比德正自相宜且淇上本有之物也何必別取於不美
之二草也宗毛學者必堅執以從之且引水經注通望
淇川不見此物惟王芻編草不異毛注之語夫淇上余

亦屢過之固未見綠色之竹亦未見王芻篇竹也盖古今有興廢且漢武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卽水經注所云也安知綠色之竹非自漢武寇恂以來屢經斬伐而蕭條者乎不然竹竿之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此竹竿也非取於淇而必取於貢篠簜之揚州貢箘簬之荊州乎

考槃 三章 【序】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箋】窮猶終也首章【傳】考成槃樂也【箋】永長矢誓諼忘也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次章【傳】薖寬大貌【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卒章【傳】軸進也【箋】不復告君以善道【序】辨此

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未見有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

案朱子之譏鄭氏是已鄭氏得無因黨錮而遂甘心終隱誓不忘桓靈之惡者乎謂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亦是已蓋能安其樂斯其所以爲賢也而如此賢者誰使之窮處而只自安其樂也則美賢者之窮處卽所以刺其君也序往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而朱子皆未細審也抑鄭於序文訓窮爲終何不卽以終爲

永矢之義也蓋轉一念而有忘乎此者則不能終也遷一境而有過乎此者則不能終也接一人觸一事而有難已於建白者則不能終也以此爲弗諼弗過弗告之解可也以爲永矢之解亦可也詩人之言可不必牽涉於君也序者得之於言外也

碩人 四章 【序】閔莊姜也卒章【傳】揭武壯貌

氓 六章 【序】刺時也四章【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幃裳童容也【疏】以幃幃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

竹竿 四章 【序】衛女思歸也首章【傳】籊籊長而殺也二章【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芄蘭 二章 【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疏】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首章童子佩觿【傳】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次章【傳】甲狎也

案鄭以幼童證序之刺惠公孔引左傳證惠公之爲幼童毛以童子之不我知爲人君之驕慢皆所以證序也

河廣 二章 【序】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義

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首章【傳】杭渡也卒章【傳】小船曰刀
伯兮 四章 【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
驅久故家人思之首章【傳】殳長丈二而無刃次章自伯之
東【疏】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
東行也
案朱子謂鄭在衛西不得以自伯之東爲伐鄭不知孔
疏已剖析之矣
有狐 三章 【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謂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也【疏】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
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爲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
而義異【序辨】男女失時之句未安【集傳】有寡婦見鰥夫而
欲嫁之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案集傳以喪其妃耦爲旣昏而鰥寡故男女失時之句
未安也孔疏已早疑之而剖析之矣
木瓜 三章 【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
作是詩也卒章【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案毛傳引孔叢子也其載孔子讀詩所歎美者二南也
鄁之柏舟也衛之淇奧考槃及此篇也鄭之緇衣也齊
之雞鳴也魏之伐檀也唐之蟋蟀也曹之下泉也豳之
七月東山狼跋也小雅之鹿鳴彤弓無羊節南山蓼莪
四月裳裳者華采菽也此篇與二南及諸美善之篇並
稱亦可見朱子以此爲男女相贈答之辭未審矣

王 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黍離 三章 【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首章彼黍二句【傳】彼彼宗廟宮室
案毛訓彼爲彼宗廟宮室合於序之過故宗廟宮室也

若非先有序文未必如此訓也
君子于役 二章 【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疏】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
友在外之危難首章【傳】鑿牆而棲曰塒卒章【傳】佸會也雞
棲于杙爲桀括至也【序辨】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
案此詩以孔疏僚友相思之意讀之古今來實有此一
種僚友之情漢以後詩之傳於世者僚友之相思多於
室家之相念也國風室家相念之詩多矣以此篇屬之
僚友亦可備一義也
君子陽陽 二章 【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首章〔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卒章〔傳〕翿纛也翳也〔爾雅注〕今之羽葆幢又云纛翳也舞者所以自蔽翳〔蘇氏轍〕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李氏樗〕曰此簡兮之詩之義也

揚之水 三章〔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箋〕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疏〕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胡氏〕後〔箋〕甫許與申爲脣齒戍申必兼戍甫許

中谷有蓷 三章〔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首章〔傳〕蓷鵻也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爾雅〕萑蓷注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

兔爰 三章〔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疏〕桓五年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是王師傷敗之事也次章〔傳〕罦覆車也〔爾雅疏〕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卒章〔傳〕罿罬也〔爾雅〕罬謂之罦

葛藟 三章〔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首章〔傳〕水厓曰滸次章〔傳〕涘厓也卒章〔傳〕漘水隒也〔音義〕隒音檢阪也

采葛 三章〔序〕懼讒也首章〔傳〕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疏〕日久情疏爲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范氏補傳〕賢者一日去國則讒言遂興一說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爲三歲

大車 三章〔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首章〔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次章〔傳〕啍啍遲重之貌璊赬

也卒章〔傳〕穀生也〔序辨〕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案陳古之畏夫夫者以刺今大夫之不可畏也序者非不知此詩之爲畏大夫也

丘中有麻 三章〔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首章〔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次章〔傳〕子國子嗟父〔陳氏奐傳疏〕留即春秋劉子邑桓十三年公羊傳古者鄭國處於留隱十一年左傳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杜注云河南緱氏縣西北有劉亭劉與留通春秋之前爲鄭邑至桓王時爲周邑傳云留大夫氏者是其爲周之大夫以邑

爲氏

案毛傳丘中有麻麥草木者合三章之麻麥李而言之丘中爲留氏之故地皆子嗟之所治也次章因子嗟而及其父也首章望子嗟來歸故地次章望其父俱來也卒章謂留氏之子或專指子嗟或合言其父子皆可也自鄭箋以首句爲去治卑賤之職遂異說紛紛矣

詩義擇從卷二

佩紳學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緇衣三章 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首章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卒章傳蓆大也

將仲子三章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疏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首章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

叔于田三章 序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大叔于田三章 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次章傳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卒章傳驪白雜毛曰鴇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

案此篇次章卒章首句皆叔于田不應首章首句獨有大字其篇名之加大者別乎上篇也刻本首章首句有大字蓋因篇名而誤之不知始自何時也首章毛傳叔之從公田也仍只稱叔孔氏獨於首章之疏稱大叔蓋又因首章首句之誤而誤之是傳本之誤在毛後孔前也然孔與陸氏德明同時陸氏音義已正首章首句之

誤而孔猶沿其誤何也又按上篇孔疏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作者之意究因何而殊何竟以無他義了之又次章卒章之疏亦只稱叔而不稱大叔是以爲古之所傳者步亦步趨亦趨不稍失尺寸也其於各傳注往往有其誤易見而皆曲從之者大抵類是此專門墨守之一蔽也

清人 三章 〔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疏〕鄭之公子名素首章〔箋〕

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羔裘 三章 〔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 二章 〔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無我魗兮〔傳〕魗棄也

案此篇二章卒句各家或添字說之或倒轉說之皆覺費解愚止就毛之訓寁爲速者引伸而讀之速者猶言偶然也無我惡兮我與子非偶然故舊也無我棄兮我與子非偶然愛好也

女曰雞鳴 三章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疏〕經陳愛好賓客思

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卒章〔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有女同車 二章 〔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序辨〕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

案自此以下四篇序皆以爲刺忽而此篇以不昏於齊爲刺是專論利害而不論義理朱子辨之吾亦疑之至朱子概以四篇爲淫詩吾亦未敢信也又按春秋突歸

於鄭忽出奔說者謂昭公辭齊昏以禮鄭人以突因母家强遂咎昭公失强援愛之深故咎之亦切云云此雖說春秋似亦見詩序刺忽之未安故曲折以圓其說也

推此說以觀序亦庶幾耳

山有扶蘇 二章 〔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首章〔傳〕扶蘇扶胥小木也〔箋〕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卒章橋松〔音義〕橋亦作喬〔傳〕龍紅草也〔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覩子充乃反往覩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也

案此篇毛傳以狡童謂昭公非也鄭箋得之蓋忽固好善也但闇於知人耳

蘀兮 二章 【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首章【傳】蘀槁也【箋】槁謂木葉也叔伯兄弟之稱卒章【傳】要成也

案此篇以鄭訓叔伯爲兄弟而合於序之首句蓋刺忽與三公子不相能爲兄弟不相倡和也蘀者離本之葉也葉離本則風其吹之漂之而無定矣兄弟相離則邠臣伺之敵國乘之而將危矣爲兄弟者何不倡而和之以相輔而相成歟倡之者在忽也忽先不能倡故爲刺忽也此於序之首句合而但於衍說不合也鄭既以兄

弟訓叔伯而仍以爲羣臣相謂是拘於序之衍說也四篇之刺若但追咎於昏姻討論於君臣而無一及於兄弟者是舍其本而責其末也

狡童 二章 【序】刺忽也不能與國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范氏補傳】狡童指祭仲

案刺忽者刺其受制於狡童也

褰裳 二章 【序】思見正也狡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疏】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子惠思我【箋】子者斥大國之正卿

案鄭謂突與忽爭國是突不應爭卽以狂童專指突也而或者不察以爲謂突與忽皆狂童也孔疏極力申明則狂童專指突無疑義矣此公論也朱子若細看此疏或亦不盡廢序矣

丰 四章 【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三章【箋】褧禪也蓋禪縠爲之【疏】玉藻云禪爲絅絅與褧音義同

東門之墠 二章 【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首章【傳】茹藘茅蒐也【爾雅注】今之茜也可以染絳

案此篇若爲奔者自作之詩則欲奔而未遂之辭也若刺者之所作則刺其不待禮而風以待禮也

風雨 三章 【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也首章【傳】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喻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節卒章【箋】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

案此序最得詩意之深也毛鄭皆善爲發明之毛但就首章二句參數字而訓之本句既明而全詩之意俱括鄭卒章之箋亦然皆得簡遠之致朱子以爲淫奔之詩誤矣

子衿 三章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疏】學者分

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卒章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

案學校廢者但廢弛而不修飭耳非遂無之也子產時猶有鄉校而不毀可證也孔謂學者分散或去或留蓋不修飭則任其分散也留者思去者思其可與其學者也皆當時不可多得之士也若廢而至於毀國家一無學校之可依則二三不可多得之士各擇其師友以相從於私家如孔孟之門是已

揚之水 二章 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集傳以為淫者相謂

案各家之說求合於序者皆多費解愚謂無忠臣良士則惟有邪臣也若忠臣良士則必勸忽以睦於兄弟而釋其爭若邪臣則離閒其兄弟以自要結也揚之水不流束楚束薪者興邪臣之言不可信也其言也離閒兄弟而自要結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是也猶言兄弟終不足恃維予與女二人可恃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人實不信者詩人閔忽之闇昧欲喚醒之使無信邪臣之言而諄告以實迋實不信也

出其東門 二章 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疏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首章縞衣二句傳綦巾蒼艾色員音義亦作云次章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序辨此乃惡淫奔者之詞

野有蔓草 二章 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集傳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

溱洧 二章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首章傳蕑蘭也

案此序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二句衍說者之失也若謂

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必至於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則可也謂因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淫風大行則未安也凡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時大率驚懼愁苦之象此詩則逸豫酣嬉舉國若狂或在兵革將起之先或在兵革既息之後乃有之也衍說者蓋以此詩列於刺忽之後因公子五爭連而及之而不知其不倫也意者此詩其在鄭突復入子踕嗣立數十年之閒乎蓋兵革方息而有此則又是兵革續起之象也

齊 十一篇 三十四章 百四十三句

雞鳴 三章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 二章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首章〔傳〕獸三歲曰肩
著 三章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首章〔傳〕門屏之間曰著
東方之日 二章 〔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疏〕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
東方未明 三章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行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卒章〔傳〕瞿瞿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於朝〔箋〕柳木之不可以爲藩猶是

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
南山 四章 〔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首章〔傳〕齊子文姜也
案序言大夫遇是惡作此詩而去之當其時果有此大夫不立於惡人之朝者乎蓋此詩直刺也非婉刺也不去亦恐其不見容也
甫田 三章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卒章〔傳〕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盧令 三章 〔序〕刺荒也首章〔傳〕盧田犬卒章〔傳〕鋂一環貫二環也偲才也
敝笱 三章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卒章〔傳〕唯唯出入不制〔疏〕魚行相隨之貌
載驅 四章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首章〔傳〕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猗嗟 三章 〔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首章

〔傳〕猗嗟歎辭次章〔傳〕外孫曰甥〔箋〕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王氏〕夫之稗〔疏〕毛傳曰外孫曰甥鄭箋云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集傳因之乃辱子以其母之醜行而廋文曲詞以相嘲聖人安取此浮薄之言列之風而不刪邪考魯莊當齊襄之代未嘗如齊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觀社始兩如齊其時襄公已殪文姜已死齊桓立十二年矣魯莊於齊桓爲中外兄弟不當言外孫且文姜禽行已成既往何必辱及朽骨按爾雅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然則古者蓋呼妹壻爲甥其云甥者指魯莊娶哀姜而言之也魯莊如齊納

幣踰年而歸公羊以爲公有陳佗之行其觀社也穀梁子曰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尸女也家鉉翁曰盛其車華其服炫飾以惑婦人蓋與此詩相合則猗嗟之咏因觀社而作矣納幣之日哀姜已得見於公齊故留難未許故復因齊觀民於社蒐軍實炫其射御之能趨蹌之麗齊因憙之而終許焉其曰展我甥者展誠也齊人誇其誠足爲我之壻終許其昏之詞也而姜氏無懲期之待魯莊有陳佗之行齊桓不能修其帷薄皆可於言外得焉微而婉則詩教存矣何得蔓及文姜許人之母於既死之餘如毛鄭所云乎

案自毛傳有外孫曰甥之訓鄭箋遂亦謂姊妹之子曰甥爾雅釋親實無此文也釋親文但有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毛雖借外孫爲甥然亦用之齊僖於魯莊則合齊襄於魯莊則不合也鄭遂改出爲甥以齊襄於魯莊固姊妹之子也後世遂於爾雅外增此二義無有非之者解此詩之甥亦無出此二義者船山王氏獨取姊妹之夫爲甥以正兩家之失似創也而非創也爾雅之文具在也且援春秋魯莊如齊之年爲桓公時非襄公時而魯莊娶哀姜實齊侯之妹是姊妹之夫爲甥既信而有徵而復證以納幣觀社諸事此詩之章義句義亦無不合也然毛鄭之說由於序言魯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也則序之衍說也序之首句但曰刺魯莊公也則即如王氏之所謂刺可也

魏 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葛屨 二章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補傳〕是詩語簡而意多章句參差不齊惟據序文爲解其意自明舊分六句一章五句一章似不相屬今以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乃合序義次章衣裳僅備褸褳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爲儉嗇

之故未可譏也惟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

案范說以四句一章爲刺其民七句一章爲刺其君也

汾沮洳 三章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首章〔傳〕莫菜也〔錢氏大昕文集〕問爾雅無莫草曰孫淵如校本草說羊蹏有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即爾雅之蘈蕪亦即詩之莫陸璣所云酸迷也古人訓莫爲無模字亦作橅次章〔傳〕蕢水舄也〔疏〕陸璣云今澤蕮

園有桃 二章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三章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次章【傳】山有草木曰屺

十畝之閒　二章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疏】一夫之分不能百畝首章【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卒章【傳】泄泄多人之貌【集傳】賢者思與其友歸於農圃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泄泄猶閑閑也

伐檀　三章　【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疏】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首章【傳】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貉子曰貆次章【傳】獸三歲曰特卒章【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序辨】此詩專美君子之

不素餐

案此詩舊說及集傳皆專以爲賦范補傳作比而賦之是矣而其說亦未盡圓愚謂各章首三句以伐檀於無用之地比當在位者而不在位也以河水之不易清比君子之難進仕也中四句刺在位之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卒二句不素餐之君子卽不得進仕之君子也是不肯無功而受祿者也相形而綳之亦卽以刺貪者也

碩鼠　三章　【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首章【傳】貫事也卒章【傳】號呼也【箋】之往也

案誰之永號鄭既訓之爲往而說仍未順愚意詩但苦於本土之不樂欲得樂者而適之耳然四顧靡騁究何往乎惟長自呼號而已蓋天下滔滔本土固不樂而異土之樂者亦不易得也

唐　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蟋蟀　三章　【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音義】僖公史記作釐侯【范氏補傳】晉之爲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永不

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集傳】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山有樞　三章　【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也【音義】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首章【傳】樞荎也【爾雅】注今之刺榆也次章【傳】栲山樗杻檍也【疏】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皮厚數寸檍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花細蘂正白

揚之水　三章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首章【傳】襮領也次章【傳】鵠曲沃邑也【王氏經義述聞】易林遊戲皋沃鵠與皋古同聲

椒聊 二章 【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音義】椒木名聊辭也

綢繆 三章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箋】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首章【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可以嫁娶矣【箋】三星謂心星也爲日月之合宿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次章【傳】隅東南隅也【箋】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傳】

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案毛鄭之說有同有異其所同者皆從序之昏姻不得其時也其所異者毛以十月至正月爲及時鄭以三月以後爲過時也十月至正月者以三星爲參星也三月以後者以三星爲心星也毛之說據孔子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而始殺於此也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從毛者兼援此爲證也鄭之說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也謂秋以爲期爲淫女之不能待時迨冰未泮只納采請期之時也范氏補傳從毛也集傳以三星爲心星則從鄭而專以爲建辰之月在天在隅在戶皆一夕之所見則亦與鄭異也愚謂毛鄭之說可互通也九月霜降二月冰泮家語霜降而嫁娶行自九月以後卽可嫁娶也冰泮而始殺殺者減也至於二月始減其禮而嫁娶者亦遂少也周禮仲春奔者不禁以貧而不能備禮至於將過時故不禁其奔卽殺其禮也雖殺禮者亦止於二月則過時實在三月以後也鄭謂三月以後爲過時是也必專以二月爲昏之候則非也是毛說可悉從也鄭說有可從有不可從也

杕杜 二章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首章【傳】杕特貌杜赤棠也

案左傳杜注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成師者桓叔也史記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桓叔者昭侯叔父也好德而衆附昭侯之危不自安而封之者蓋畏其偪也非親愛而封之也此卽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之根矣使昭侯誠能親其叔父則桓叔固好德者安見其必有異志也昭侯七年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是晉人亦有不附桓叔者而桓叔之欲入固先由晉人迎之也其後桓叔之子孫固

變本加厲而昭侯之作法於涼者其子孫之不親其宗族蓋亦有甚矣由是累世相攻而晉卒爲沃幷椒聊之序稱沃盛强能修其政是沃之幷晉國由於盛强亦由於能修其政也能修其政則必能親其宗族也但於昭侯之子孫則不親耳其自於沃之宗族則無不親也至獻公時桓莊之族偪是自沃以來之宗族也晉既不修其政則不親沃之宗族固不待言而其自於晉之宗族恐亦不親者多矣桓叔與文侯同父也桓叔之子孫與文侯之子孫同姓也晉於沃之同父同姓既仇之則於晉之同父同姓亦疑之勢所必至也沃以多助而得之

晉以寡助而失之可對鏡也詩人有見於此而託爲獨行之無兄弟者思同父同姓以刺之探禍亂之源也序者得詩人之意非無據之談也說詩而不從序者固各自爲說矣從序者亦泛泛以求合而無可據之要義也吾固不憚瑣瑣論其世而合於序焉亦以見喪失國家者必先亡其本而或失或得雖皆不善亦有彼善於此者在也

羔裘 二章 〔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首章〔傳〕居居不相親比之貌次章〔傳〕究究猶居居也

案此詩音節字義與鄭風遵大路相類蓋晉鄭相近也

鴇羽 三章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音義〕鴇似雁而大無後趾

無衣 二章 〔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疏〕其大夫爲之請而作是詩以美之

案朱子謂武公負弑君簒國之罪深以此序之美武公爲病然孔疏固已謂爲其大夫美之非序者美之也

有杕之杜 二章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首章〔傳〕噬逮也

葛生 五章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首章〔傳〕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音義〕蘞音廉似栝樓葉盛而細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

采苓 三章 〔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卒章〔傳〕苦苦菜也〔疏〕荼也

案此詩得察言遠佞之要義

秦 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車鄰 三章 〔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首章〔傳〕鄰鄰衆車聲也〔音義〕亦作轔

駟鐵三章〔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首
章〔傳〕鐵驪也卒章〔傳〕田犬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小戎三章〔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首章〔傳〕
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
句衡也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
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左足白曰馵次章〔傳〕黃馬黑喙
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說文〕觼環之有
舌者或作鐍卒章〔傳〕厹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

苑文貌〔箋〕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
蒹葭三章〔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箋〕
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
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箋〕
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
案此篇在秦風中如披榛見蘭披砂礫而見金玉蓋前
後各篇大率尚力言利失禮失德之詩也知周禮之賢
人其不願仕於秦者乎作此詩者其卽被周德教而未
服秦君之國人思賢者出仕而救其敝而又知其不可
得乎序得言外之意而鄭能發明之惟首二句尚覺費

解愚謂此詩興比賦皆備不能膠執也試逐句而繹之
葭蒼露白一望淒然凜秋肅殺之氣象也春夏之澤仁
禮之風相去遠矣彼知周禮之賢人其遠引而不可致
乎然有逆於禮而欲致之則遠能順於禮而就正之亦
近也秦豈能順而不逆者哉此其所以爲刺也
終南二章〔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首章〔傳〕條稻梅枏也〔爾雅注〕稻
今之山楸荊州曰梅揚州曰枏卒章〔傳〕紀基也堂畢道平
如堂也〔箋〕畢終南山之道名
黃鳥三章〔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案有黃鳥良人之哀蒹葭之伊人所以遠也
晨風三章〔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首章
〔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次章〔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集傳〕
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卒章〔傳〕檖赤羅也
無衣三章〔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疏〕不與民同欲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
句是也卒章〔傳〕澤潤澤也〔箋〕襗褻衣近汙垢〔音義〕澤說文
作襗袴也
渭陽二章〔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卒章傳瓊瑰石而次玉疏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

權輿三章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案爲臣而志在一飽何足爲賢然亦秦之所謂賢而已如此等賢者亦不能有終更何能致蒹葭之伊人哉其後商鞅李斯趙高之流始而同惡終而同盡秦之暴興者適以暴亡矣此其徵也

陳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宛丘三章序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首章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次章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卒章傳盎謂之缶翿翳也

東門之枌三章序刺幽公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首章傳枌白楡也次章傳原大夫氏卒章傳荍芘芣也（爾雅傳今荊葵也似葵紫色）

衡門三章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此詩以誘掖其君也集傳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案爲振衰起懦之圖則序之得詩意於言外者所謂詩可以興也爲安分知足之計則朱子之說恰在篇幅中者所謂詩可以觀也柔弱之君其興於序乎躁競之士其觀於朱子之說乎

東門之池三章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首章傳漚柔也胡氏後箋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舝詩大旨略同

東門之楊二章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首章傳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失仲春之月卒章傳肺肺猶牂牂也

案毛以不逮秋冬爲失時鄭以不逮仲春爲失時卽綢繆篇之同異也

墓門二章序刺陳佗也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民焉首章傳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夫傅相也箋陳佗之師傅不善蘇氏轍曰夫陳佗也

案毛鄭皆以序之衍說佗無良師傅卽詩中之無良也蘇氏於序皆但取首句而不取衍說故直以無良之夫謂佗也

防有鵲巢二章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首章傳防邑也卭丘也苕草也侜張誑也卒章傳中中庭也

唐堂塗也鷊綬草也（爾雅注）小草有雜色似綬（何氏世本古義）史記宣公三十一年公有嬖姬生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亦足爲信讒之一證

案何氏所引宣公三十一年史記原文實二十一年考之春秋史記原文是也蓋何氏本傳刻之訛也宣公嬖姬生款之時或禦寇之母尙在被讒而作此詩與

月出　三章　（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首章（箋）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何氏世本）篇中三言舒字指夏徵舒也殺機已動而公猶不知故國人作此詩以諷告之佼人者交乎夏姬之人指靈公也勞心者國人自謂

也憂其君之將見弑而至於心勞也窈糾者說文窈深遠也糾繩三合也象徵舒處心積慮憤恨絞急之狀懮受者說文無懮字楚辭傷余心之懮懮是也受說文云相付也蓋不勝其傷心之痛而有所授意於人將以圖公也天紹者說文天屈也徐云天矯其頭頸也紹緊糾也不反顧無二慮之意

案何氏所說四庫書目已非之然此詩毛鄭皆只於首章略訓字義而次章卒章皆無傳箋何氏亦可謂勤於探索者矣存之以備一說

株林　二章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首章（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疏）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

澤陂　三章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羔裘　三章　（序）大夫以道去其國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素冠　三章　（序）刺不能三年也首章（傳）棘急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

隰有萇楚　三章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首章（傳）萇楚銚弋也（爾雅注）今羊桃也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猗儺柔順也夭少也沃沃壯佼也（集傳）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次章（傳）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集傳）言無累也

案此詩若但如序首句疾恣也則朱子所謂政煩賦重亦卽國君之恣也衍說者添一淫字而謂思無情慾者於是孔疏以爲國人思得無情慾之人以爲君矣然安知衍說者非謂國人自顧無情慾亦如朱子之說哉余合序與集傳而繹之君恣於上則民不樂生於下矣以

無知無室家爲樂則以有知有室家爲不樂也卽謂無知爲無情慾亦可也無室家爲無情慾之累亦可也嗟乎此佛說入中國之漸也民不樂生則佛說不生入之矣以無知無室家爲樂則佛說去根塵無室家入之矣誰使民不樂生也則爲上而不行先王之道者爲之也先王之道不復而欲屛佛說其何能哉其何能哉

匪風 三章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其禍難而思周道焉【序辨】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案詩中周道儘可謂適周之路而序言所思者爲周之

治道自無不可也非不達也毛鄭訓詩之周道而必合於序之周道則頗泥耳朱子議毛鄭可也不必議序也

曹 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蜉蝣 三章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首章【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爾雅注】如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 卒章【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疏】閱者悅懌之意言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說猶舍息也【音義】說音稅協如字

候人 四章 【序】刺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首章【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殺殳也次章【傳】鵜洿澤鳥也【爾雅注】今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俗呼之爲淘河 梁水中之梁也卒章【傳】薈蔚雲興貌

鳲鳩 四章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首章【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卒章【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序辨】此美詩非刺詩

案美古以刺今也鳲鳩之思淑人君子與下泉之思治同也曹當此時豈有如詩之可美者哉卒章胡不萬年鄭謂人欲其壽考蓋頌美之辭亦卽思慕之辭也言如

此淑人君子何不延其壽以至萬年也是古有而今無也

下泉 四章 【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首章【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疏】釋草不見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案匪風思王下泉且思伯矣說春秋者謂晉文不及齊桓卽其於曹共公也以私憾執之以貨筮史免之齊桓當不如是也郇伯則更遠矣此曹之所以思也

豳 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七月 八章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首章〔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田畯田大夫也次章〔傳〕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三章〔傳〕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陽明也〔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

氣焉〔疏〕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集傳〕蠶月治蠶之月四章〔傳〕葽葽草也〔爾雅葽繞蕀蒬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于貉謂取狐狸皮也五章〔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六章〔傳〕鬱棣屬薁蘡薁也壺瓠也叔拾苴麻子也七章〔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入爲上出爲下〔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卒章〔傳〕凌陰冰室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

也彊竟也〔箋〕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飮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集傳〕公堂君之堂也稱擧也

案周公作此詩與無逸之書戒成王者同也所謂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不必因遭變而後陳也余讀至嗟我婦子嗟我農夫爲之聲淚俱下焉蓋知稼穡之艱難卽知小人之依知之卽念之也念其艱難而使之常不失所依則雖艱難而亦樂也嗟乎豳之民而猶可念如是也惟其君能念之而乃成其爲豳之民也其他可念之民而無念之者求如豳民之依而不可得求如豳民之艱難而亦不可得也凡爲民上而嘗讀此詩而

竟不愛民者又何心也

鴟鴞 四章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之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首章〔傳〕鴟鴞鸋鴂也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箋〕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毁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蔡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土地此取鴟鴞子者指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

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疏)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或曰巧婦(集傳)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鬻養閔憂也周公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鬻養此子誠可憐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之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三章(傳)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爲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卒章(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胡氏後箋)楚詞注云鴟鴞鸋鴂貪鳥也

案此篇詩序本於書之金縢無可異議惟傳箋與集傳

異也箋之異者由於鄭注金縢之罪人斯得而先異也鄭以罪人斯得爲成王得周公之屬黨也孔傳以三叔爲罪人朱子從之也鄭以其注金縢者箋詩謂周公託爲鴟鴞之言以喻成王若誅其屬黨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也毛以鬻子爲成王鄭亦同之毛以我子爲管蔡鄭則異之而以爲世臣之子孫也朱以爲周公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以鴟鴞比武庚以我子鬻子皆比管蔡也鄭以爲鴟鴞自言者蓋因毛訓鴟鴞爲鸋鴂又云免乎大鳥之難遂以鸋鴂爲小鳥也孔疏遂以爾雅疏之似黃雀而小者當之也朱以爲愛巢之鳥而呼鴟鴞者以鴟鴞爲惡鳥也朱之說又得於歐陽本義也凡主漢學者無不以鴟鴞爲小鳥惟胡氏證其爲惡鳥謂鴟鴞名鸋鴂與巧婦名鸋鴂者實爲二物其考据甚詳而文繁僅錄其引楚詞以概其餘也

東山 四章 (序)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勤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首章(傳)慆慆言久也士事也枚微也蜎蜎蠋貌桑蟲也(爾雅疏)蚅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箋)女制彼裳衣而來亦初無行

陳銜枚之事(集傳)裳衣平居之服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次章(傳)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疏)伊威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三章(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集傳)苦瓜繫於栗薪之上卒章(傳)黃白曰皇駵白曰駁

案有敦瓜苦二句集傳之說自順若以瓜與苦菜爲二

物似覺更順瓜蔬與柴薪相堆積正田家景象也
破斧 三章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箋〕惡四國者
惡其流言毀周公也首章〔傳〕隋銎曰斧將大也〔箋〕言周公
之哀我民人其德甚大也 音義斨方銎斧也隋孔形狹而長也 次章〔傳〕鑿屬
曰錡卒章〔傳〕木屬曰銶
伐柯 三章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首章〔傳〕
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
用禮則不安卒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
下事乎上不遠求也踐行列貌〔箋〕之子斥周公也
九罭 四章 〔序〕同上篇 首章〔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

大魚也袞衣卷龍也次章〔箋〕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
卒章〔箋〕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
狼跋 二章 〔序〕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首章〔傳〕跋躐疐跲也老狼
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
也几几絇貌〔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
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
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赤舄几几然
〔歐陽氏本義〕膚體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
順之遜〔范氏補傳〕狼跋雖爲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
側誦如鶉之奔奔刺宣姜乃取鶉鵲之不淫以起興此以
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以惡
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躐其胡後則跲其尾卒不
逃於機穽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
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
聖此其所以爲周公與赤舄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
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赤舄有几几之安而終身
之令名莫得而瑕疵也〔集傳〕孫讓也几几安重貌
案此詩一孫字也毛以爲豳公之孫鄭以爲孫遁歐陽

以爲孫順集傳以爲孫讓各據一義而孫順孫讓兩義
相近語氣皆順范氏在集傳之前已用孫讓之義而謂
狼貪爲反譬以起興尤有特見故錄之較詳

詩義擇從卷三

小雅

鹿鳴之什 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案毛詩原定小雅七什以笙詩六篇分附於鹿鳴南有嘉魚二什各十三篇魚藻之什十四篇朱子依儀禮正之分爲八什適每什十篇

鹿鳴 三章 〔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首章〔箋〕苹 藾蕭也〔爾雅注〕今藾蒿也陸璣云葉青白色次章〔傳〕蒿菣也〔爾雅注〕今人呼青蒿 恌愉也〔箋〕視古示字〔集傳〕恌偷薄也

四牡 五章 〔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首章〔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箋〕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次章〔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啟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三章〔傳〕鵻夫不也〔爾雅注〕今鵓鳩卒章〔傳〕諗念也〔箋〕告也

皇皇者華 五章 〔序〕君遣使臣也遣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章〔傳〕皇皇猶煌煌也駪駪衆多之貌次章〔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三章〔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四章〔傳〕咨禮義所宜爲度卒章〔傳〕陰白雜毛曰駰親戚之謀爲詢

常棣 八章 〔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首章〔傳〕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三章〔傳〕脊令

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況茲也〔箋〕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爾雅〕䳭鴒雝渠注雀屬也陸璣疏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六章〔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私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集傳〕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案和樂且孺者和樂非强致也猶孺子之天性自然也

伐木 三章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次章〔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湑〔疏〕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 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

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天保 六章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正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首章【傳】除開也【箋】單盡也次章【傳】戩福穀祿罄盡也【集傳】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三章【傳】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四章傳蠲絜也饎酒食也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與也【集傳】卜猶期也五章【傳】弔至質成也卒章【傳】騫虧也【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采薇 六章 【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

薇以遣之出車以勞旋杕杜以勤歸也首章【傳】玁狁北狄也【箋】今匈奴也四章【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業業然壯也五章【傳】騤騤彊也象弭弓反末也魚服魚皮也【箋】腓當作芘【疏】芘作庇
出車 六章 【序】勞還率也次章【傳】龜蛇曰旐旆旆旐垂貌三章【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集傳】王周王也四章【傳】簡書戒命也
案采薇篇序文王以天子之命天子即紂也故此篇王命毛訓爲殷王則篇中凡謂王及天子者皆殷王也朱子不從序且謂未必文王之詩故以爲周王

杕杜 四章 【序】勞還役也首章【傳】睆實貌三章【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
南陔 【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案笙詩六篇毛謂有其義而亡其辭蓋以爲辭亦本有而亡之也朱子謂有聲無辭蓋以爲但有笙之聲也於是有合毛朱之說而一之者謂亡與無通毛之言亡亦即本無也愚謂若本無辭則又以何爲義以何爲聲又何以有篇名也序之義或臆度之而篇名又誰臆作之也篇名非臆作則不得謂本無辭也
白華之什 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百四句

白華 【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案以上笙詩三篇朱子依鄉飲酒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而次之也
魚麗 六章 【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王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首章【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疏】今黃頰魚也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 鯊鮀也三章【傳】鰋鮎也
案以下六篇朱子依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而次之也

由庚〔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 四章 〔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首章〔傳〕罩罩篧也次章〔傳〕汕汕樔也〔音義〕篧捕魚籠樔或作罺

崇丘〔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 五章 〔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首章〔傳〕臺夫須也〔疏〕莎草也可為蓑笠 五章〔傳〕枸枳枸楰鼠梓

由儀〔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蕭 四章 〔序〕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

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疏〕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首章〔傳〕蓼長大貌次章〔傳〕龍寵也卒章〔傳〕鞗轡也革轡首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湛露 四章 〔序〕天子燕諸侯也首章〔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次章〔傳〕夜飲必於宗室〔箋〕考成也

彤弓之什 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彤弓 三章 〔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首章〔傳〕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言我也

〔箋〕言者王策命也

菁菁者莪 四章 〔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首章〔傳〕菁菁盛貌莪蘿蒿也

六月 六章 〔序〕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

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首章〔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大常 注 王畫日月 服戎服也〔箋〕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次章〔傳〕出征以佐其為天子也〔箋〕王曰令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四章〔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織徽織也鳥章鳥隼

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集傳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元戎軍之前鋒也五章傳輕摯佶正也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箋佶壯武之貌吉甫此時大將也集傳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調適也

案此序首句後歷言二十二篇之廢而終之曰小雅盡廢者以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此篇變小雅之首也鄭謂微而復興因序言中國微也此詩有謂親征者以毛傳日月爲常爲王旌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集傳從之也又或以爲王至大原而先歸吉甫還時王已處

內也愚謂前二章兩言王于出征是王將自行而吉甫匡之佐之也四章元戎啟行蓋吉甫亦卽先王而行也吉甫或不能奏功則王繼之矣五章吉甫行至大原而玁狁已逐出境則王可不行矣若始終皆但遣吉甫因解王于出征爲王命於是出征則是添一命字句義頗不順矣

采芑　四章　序宣王南征也首章傳芑菜也疏似苦菜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師衆干扞試用也鉤膺樊纓也次章傳軝長轂之軝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

車攻　八章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首章傳攻堅也齊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次章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三章傳夏獵曰苗放地名五章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柴積也箋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吉日　四章　序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首章傳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三章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箋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鴻鴈　三章　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首章傳之子侯伯卿士也箋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次章箋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卒章箋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謂也宣示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集傳之子流民自相謂也

案離散者流民也勞來還定安集之者侯伯卿士也矜人之及安宅之究皆侯伯能述職卿士能存省諸侯爲

之也侯伯卿士之能卽宣王之能也毛鄭之訓之子者
是也卒章以爲侯伯卿士之自我語義亦順若爲流民
之自謂則勞來還定安集者豈民自爲之乎若但宣王
爲之豈有君而無臣乎

庭燎 三章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首章傳庭燎大燭君子
謂諸侯也

沔水 四章 序規宣王也首章傳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
宗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
母也卒章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
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集傳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
卒反諸己也

案集傳以此篇爲憂亂之詩與序不合與毛鄭亦異吾
獨於卒章有味乎其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之說也蓋
能反諸己卽可無憂於人矣

鶴鳴 二章 序誨宣王也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首章
首二句傳言身隱而名著也魚潛二句箋喻賢者世亂則
隱治平則出卒句傳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卒章卒二句
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
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
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
云

案程子之言非此詩本義也斷章取之可以隨遇進德

祈父之什 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祈父 三章 序刺宣王也首章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
兵甲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與羌戎戰於千畝
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
士

白駒 四章 序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黃鳥 三章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
弟之不固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案集傳於詩之語氣較順然亦不害爲序之刺宣王也
宣王之末有敗績料民之事民自有失所者矣下篇亦
然

我行其野 三章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俗而有
荒政多淫昏之俗首章傳樗惡木也次章卒章傳遂蓄惡
菜也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斯干 九章 序宣王考室也首章傳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
幽深遠也次章傳似嗣也西鄉戶南鄉戶也疏天子之宮

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三章【傳】約束也閣閣
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四章
【箋】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音義】翬雉名五章
【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
猶快快也【集傳】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
間也六章【傳】莞小蒲之蓆也竹葦曰簟七章【箋】大人占之
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虺蛇穴
處陰之祥也【集傳】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無羊 四章【序】宣王考牧也首章【傳】黃牛黑脣曰犉聚其角
而息濈濈然呵而動其耳溼溼然

節南山 十章【序】家父刺幽王也首章【傳】惔燔也四章【傳】瑣
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五章【傳】傭均闋息也六章
【傳】病酒曰酲七章【傳】項大也卒章【傳】訛化也
案此詩幽王之失只在誤用一尹氏也尹氏之惡只在
一不平也政之不平由於心之不平心既不平而又加
以不自爲政也不自爲政者恃有一切瑣瑣膴仕之姻
亞也由心不平而多用瑣瑣之姻亞又因瑣瑣姻亞之
膴仕以助其心之不平而益致政之不平也馴至於身
死國亡君臣同盡皆一不平之心基之矣家父直言而
不自諱何其正大也全篇惟七章傷四方之蹙八章給
羣小之情狀其餘各章皆望尹氏懲其不平之心以歸
於平也又何其深厚也首章不敢戲談鄭箋謂民畏尹
氏之威不敢相戲而談集傳從之固可從也余竊意家
父之自謂也言當此時勢憂心難遏何敢尙爲兒戲之
談也是惟有正言莊論也卽卒章之作誦以究王訩也
卽其正大而深厚也幽王有此正大深厚之臣而不用
而專用一切不平者以至於身弑國亡也有天下國家
者鑒之哉
正月 十三章【序】大夫刺幽王也首章【傳】正月夏之四月繁
多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

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三章【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
之圜土以爲臣僕【集傳】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六章【傳】局
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維民號呼而發此言者皆
有道理七章【箋】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傳】抗動也九章【箋】輸墮也十章【傳】員益也卒章【傳】佌佌小
也蔌蔌陋也
案此詩第四章字義甚顯而異解反多毛鄭皆以天及
有皇上帝謂君也歐陽本義范補傳朱集傳皆謂卽上
天也毛鄭之解似於顯者反晦之歐范朱皆謂天定終
可勝人而各家又有謂人定可勝天者雖亦有此理而

此章之意似以天定終可勝人爲順

十月之交八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王氏稗疏此詩小序及申公說俱云刺幽王而鄭箋獨云刺厲王集傳改從序說自不可易但無據以折鄭氏之誤耳今考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雒竭岐山崩三年嬖襃姒五年皇父作向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則此辛卯日食在幽王之世明矣今以歷法求之雅與竹書脗合而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與詩合則此詩之爲幽王而作顯有明徵矣首章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戴氏震考正劉原甫始疑爲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劆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周

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四章傳豔妻襃姒煽熾也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六章傳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衞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於向也七章箋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恣爲此者主由人也

案鄭以此下四篇皆刺厲王駁之者甚衆而此篇以歷法駁之尤爲確據惟鄭以十月爲周正而朱集傳以爲夏正則鄭未誤而朱誤然其誤亦不自朱始也

雨無正七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范氏補傳是詩有旣伏其辜周宗旣滅之語蓋作於幽王之後追咎前日之失以爲後來之戒周宗二句疏周室爲天下所宗可宗之道旣滅周亦將亡集傳宗族姓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何氏世本此二句乃設爲未然之語言假若宗周旣滅則我輩爲臣子者將託身何所

案此篇惟周宗旣滅爲難解毛無傳鄭箋難通孔疏頗近之然亦添字而費曲折宜有謂此及正月篇爲東遷

後詩者正月篇因赫赫宗周二句而疑之此篇因此句而疑之也正月篇毛謂詩人知襃姒之必滅周凡不以爲東遷後詩者皆從之矣此篇則范猶以爲東遷後也朱以爲將然之兆何以爲假設之語亦正月篇毛傳之意也

小旻之什 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小旻六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首章傳回邪遹辟邛病也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其上范氏補傳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

小宛六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首章傳宛小貌翰高戾至也

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三章【傳】
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箋】蒲盧
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
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四章【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
子有取節爾五章【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
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塡盡岸訟也【箋】竊脂肉食今無
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可哀哉我窮盡寡
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
負從何能得生【音義】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卒章【箋】衰亂之世
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

相戒以免禍之詩

案毛鄭之說皆合於序得引君當道之義朱子之說蓋士大夫修身齊家之道而其大旨所判則毛鄭以先人爲文武朱以爲父母耳餘解皆因此而異也

小弁 八章 【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首章【傳】弁樂也鷽
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次章【傳】踧踧平易也三章【傳】
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四章【傳】蜩蟬也漼深
貌淠淠衆也五章【傳】伎伎舒貌七章【傳】伐木者掎其巔析
薪者隨其理佗加也

巧言 八章 【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首章【傳】
憮大也次章【傳】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
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音義】僭毛側蔭反鄭子念
反【集傳】僭始不信之端也【陳氏傳疏】僭當作譖音側蔭反
是也【胡氏後箋】僭爲譖之借古僭譖字本通一切經音義
五引此詩作譖始既涵是也毛訓數者數與愬同說文譖
愬也毛蓋謂亂之初生由於譖愬始入王既受而容之三
章【傳】餤進也四章【傳】毚兔狡兔也五章【傳】蛇蛇淺意也卒
章【傳】水草之交謂之麋拳力也骭傷爲微腫足爲尰

案鄭之訓僭雖亦可通而不如毛以僭作譖爲簡切集傳既從鄭訓而又音僭爲側蔭反似未審也

何人斯 八章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三章【傳】陳堂塗也【箋】公館之堂塗
也【疏】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
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
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陳氏傳疏】
塗古作涂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
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也賈疏云漢時名
堂涂爲令甓裓令甓今之塼也裓則塼道也名中央爲督
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焦循云裓
即陔陔階次也蓋室南有堂堂下有階東西階乃門之涂

以甓甃之是謂之堂涂亦謂之陳陳者敶之假借字說文
敶列也謂敶列於東西也堂涂在門內箋泥上章言不入
我門故謂堂涂為公館之堂涂但公館自在公所不得稱
我公館於經中我字義不相連七章傳土曰壎竹曰篪三
物犬豕雞也卒章傳蜮短狐也

案陳氏引考工記合於說文之訓陳為列於字義更為有據

巷伯 七章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首章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次章傳哆大貌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

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

谷風 三章 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首章首二句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次章首二句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陳氏傳疏爾雅釋天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注云焚輪暴風從上下降謂之頹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頹與猋不同自不得紐合為說傳云頹風之焚輪者也正用爾雅焚輪為頹之訓小箋云焚輪猶紛綸也義已明備不煩更取扶搖之義朋友相須傳已見上章此章更不必重文疊義也反復經傳義訓風薄以下十三字當是箋語誤入傳文耳

案毛傳風薄以下十三字余亦疑之故有取於陳氏之說又案首章以風雨相感喻朋友相須蓋以風及雨喻予與女也次章之喻似兼相須相棄而言之蓋谷風者生長而上升之風也及頹者變而為頹之下降也相須之時則寘于懷猶生長而上升之也可以無須之時則棄如遺猶下降之也

蓼莪 三章 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次章傳蔚牡菣也三章傳缾小而罍大卒章傳律律猶烈烈弗弗猶發發也

大東 七章 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首章傳饛滿簋貌捄長貌次章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音義柚又作軸 范氏補傳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而持緯者柚而卷織者皆為之一空集傳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王氏稗疏方言杼柚作也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考譚地正在東齊云杼柚者其方言也序言困於役而傷於財杼柚其空言空國以從役也傳佻佻獨行貌三章傳側出曰氿泉契契憂苦也憚勞也五章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玉貌璲瑞也跂隅貌襄

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
之七襄六章傳睆明星貌日旦出明星爲啟明日既入明
星爲長庚庚續也捄畢貌
四月八章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興
焉七章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卒章傳桋赤栜也疏白
色爲栜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北山六章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首章傳偕偕强壯貌三章箋彭彭然不得
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

詩義擇從 卷三 九

無將大車三章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疏大夫將進小人使
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小人後致病
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首章傳疷病也次章傳熲光也箋
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范氏補傳熲小明也自歎
明不能遠故扶進小人而不知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
思者之作
案此篇詩序僅七字所發明者又僅一悔字而全篇之
義理神味皆具凡君子有過於厚失於疏而爲小人所
累者正賴此一悔以懲既往而戒將來也朱子但以爲
行役勞苦之作則意味短淺矣然毛鄭固依序解之而
多添層折曲爲譬喻反自晦其意不如只就經文雒誦
而涵泳之而義理自深神味自永也又因塵疷韻不協
有謂疷當作疧與痻同者有謂卽痻字之省者有謂從
合韻之例但作如字讀若貞者
小明五章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傳艽野遠荒之地
初吉朔日也三章傳奧煖也
案此序悔字於詩之自貽伊戚見之
鼓鐘四章序刺幽王也首章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
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爲之憂
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詩義擇從 卷三 廿

之樂失禮尤甚疏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
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服虔
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三章傳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
妯動也猶若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卒章傳笙磬東方之樂
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疏言
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宮
縣四面縣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以雅二句傳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
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
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

不偕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范氏補傳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欲闕其疑竊謂古人之事不見於史者多矣幸而見於六經且經聖人之刪取豈不愈於史乎胡氏後箋左傳昭四年椒舉對楚靈有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語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杜注謂卽中嶽或幽王因大室之盟遂遊桐柏卽會諸侯於淮上姜氏廣義范氏詩瀋皆有此說

楚茨六章 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序辨自此至車舝凡十

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序皆失之范氏補傳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章皆記農事蓋周家開國以此幽王不知稼穡艱難忘其本矣故詩人詳舉先王盛時之事以告之信南山之序明言成王之業觀四詩所詠非成周盛時不能如此前二篇言宗廟祖考王者之祭也後二篇言方社田祖農夫之祭也序此篇者推原幽王之亂始由政煩如所謂衆多如雨是也政煩則賦重如所謂困於役傷於財是也故下則人民勞苦生業遂廢田萊所以多荒上則昊天疾威災異薦臻饑饉所以降喪人失其養則民卒流亡神失其依則祭祀不饗君子思古以刺之無一辭及亂世之事下三篇亦然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爲正雅矣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胡氏後箋集傳公卿之說不獨祊祭求神鼓鐘送尸非公卿所有卽如絜牛騂牡之牲君婦諸宰之號奏寢之樂燕毛之禮千倉萬箱之入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首章箋與與翼翼蕃廡貌次章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其肉祊門內也音義齊才細反疏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

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旣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王氏稗疏肆當從鄭將當從毛此詩一章言粢盛二章言犧牲三章言俎豆俎豆陳而後及獻醻四章言致嘏五章言尸謖以及餕餘而六章終之古祭禮之次第節文賴此以考讀者當循序求之若方言剝亨而遽及陳列奉進則陵雜而無章矣三章笑語卒獲李氏光地曰笑語者祖考之笑語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神之來格可知矣四章傳熯敬也善其事曰工五章箋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卒章箋燕而祭時之

樂皆入奏
案朱子疑自此以下十篇爲正雅范氏與朱子同時而稍前似朱子所疑范亦早疑之特能深求言外之意以釋其疑耳愚意此詩首章自昔何爲似隱謂今之不如昔也卒章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似隱謂幽王替之而不能引之也詩人命意往往於起結見之者或近是也胡氏默集傳公卿奉祭之說自爲有據王氏之言深得讀詩之法惟毛傳訓肆爲陳者陳於牙也初殺牲而陳以待齊非遽陳而祭之也孔疏已明而王並議之似未審也又案周禮牛牲之互劉音護徐音牙此傳作牙各家

引傳亦有作互者

信南山六章【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首章【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東南其畝或南或東也【疏】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次章【傳】小雨曰霢霂三章【傳】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四章【傳】剝瓜爲菹也五章【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疏】鸞即鈴也【箋】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甫田四章【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范氏補傳】此省耕之詩也【何氏世本】豳雅也豳侯夏省耘因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之神以祈雨也首章【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尊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舍也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義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世本】介助也髦士爾雅云官也注云取俊士令居官也此句當連下句看言我往南畝見農夫之勤而黍稷亦有方長之勢於焉思所以介助之惟在得時雨爲急於焉暫憩於田所進諸髦士之在官者而告之將躬行雩祭之禮以祈雨也次章【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三章【箋】攘當讀爲饟卒章【傳】茨積也

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大田四章【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范氏補傳】疑爲省斂而作【何氏世本】豳雅也豳侯省斂因而報祭於方也首章【傳】覃利也庭直也次章【傳】實未堅者曰皁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王氏稗疏】集傳云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蟲而付之炎火則已明炎火非人以火焚之矣又云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則是人

可秉畀火中而又何希望於神乎蝗有翅而善躍故可用火誘而焚之螟螣蟊賊蟆動於心根節葉之間雖設火坑安能迫之使入耶螟螣之類因晴中夾雨東風吹黏而成唯電光灼照則殗黃而死此云炎火者電光也祝神以電照之令死也三章【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秉把也【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耳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案秉畀炎火自毛鄭以來皆難得確解王氏之駁集傳誠有見矣電光之說未言所本然王氏老於田間而又

深於格物當較尋章摘句者爲有徵

瞻彼洛矣 三章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首章【傳】靺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靺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靺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次章【傳】鞞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集傳】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案集傳雖與序異而所異者一美字一刺字耳序固以美古明王者刺今王也

裳裳者華 四章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首章【傳】裳裳猶堂堂也次章【傳】芸黃盛也【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所以答瞻彼洛矣也

桑扈之什 十篇四十二章二百八十二句

桑扈 四章 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首章【傳】鶯然有文章【范氏補傳】此篇之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

顯故也【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鴛鴦 四章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首章【傳】鴛鴦匹鳥【箋】匹鳥言止則相耦死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三章【傳】摧莝也秣粟也【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集傳】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頍弁 三章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作是詩也首章【傳】頍弁貌【說文】舉頭貌【集傳】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車舝 五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

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首章〔傳〕括會也次章〔傳〕鷮雉也〔集傳〕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青蠅 三章 〔序〕刺幽王也

案序但言刺王而不言刺之故蓋范氏所云詩意自顯者此類是也

賓之初筵 五章 〔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首章〔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的質也祈求也〔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

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次章〔傳〕壬大林君也嘏大也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仇讀曰𣪠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范氏補傳〕壬任也謂任其事者林衆也謂衆爲役者卒章〔傳〕羖羊不童也〔箋〕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音義〕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𣪠音拘謂挹取酒〔補傳〕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足以爲萬世之戒武公之賢卽此可見韓詩以爲

武公飲酒悔過乃傳授之妄安有能爲此言而有酒過況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爲己設哉〔宋氏通義〕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

案集傳謂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從韓詩也愚謂自漢以來立毛詩而廢三家既有定論矣何衛武之詩必獨從韓乎大抵人心好異凡書之通行既久無異議者則樂得有異議以新之其已廢之說實無理者則雖復援引而人不盡從之惟其亦近理者則樂得而從其異也如衛武公飲酒悔過此最近理者也自修之士尤所樂聞也故從之者不獨朱子也朱子豈亦不免於好

異哉則由取其自修也然刺時之義爲長而文亦較順

魚藻 三章 〔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疏〕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首章〔傳〕頒大首貌次章〔傳〕莘長貌三章〔傳〕那安也〔范氏補傳〕詩人言外之意與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同〔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采菽 五章 〔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

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旣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
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焉【疏】周本紀褒
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爲烽燧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至
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
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山下是義事不信見伐
無救之事次章【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四章【傳】平平
辯治也卒章【傳】紼繂也纚緌也【集傳】此天子所以答魚藻
也

案此詩序言見微固不僅烽火一事而烽火實見微之
有徵者也鄭意已專指之孔遂實舉之

角弓 八章 【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首章【傳】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
然而反五章【傳】饇飽也六章【傳】猱猿屬七章【傳】晛日氣也
【箋】遺讀曰隨婁斂也【音義】遺如字婁數也卒章【傳】髦夷髦也

菀柳 三章 【序】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首章【傳】蹈動也【疏】蹈者踐履
之名可蹈善亦可蹈惡故曰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箋】
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
使我心中悼病卒章【傳】矜危也【集傳】蹈當作神言威靈可
畏也

案上帝甚蹈四字也鄭旣改一字而又添二十字始能
解之太迂回矣集傳所改者從國策孫卿引詩曰上天
甚神也然孫卿之斷章取義者實言上天也非如詩之
以上帝比王也蓋因春申君昏愚而以上天之神明警
之也斷章者或有誤記抑或其傳授之異也集傳旣仍
如傳疏之以上帝指王則以王爲甚神似未安也注國
策者以上帝甚神爲上天甚明而集傳以爲威靈可畏
亦異也然蹈字實亦難解惟毛傳不改字不添字不迂
回較可從耳

都人士之什 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都人士 五章 【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次
章【疏】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三章【箋】吉讀爲姞
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四章【傳】厲帶之垂者【箋】蠆
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采綠 四章 【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序】【疏】此詩
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案鄭箋謂序言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
於外非禮也蓋以于狩于釣爲婦人欲從夫於外也是
專以刺怨曠之婦人求合於序而實失序意也懸謂刺

怨曠者刺使之怨曠者也序中言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仍刺幽王耳惟其刺王故列於雅否則爲風矣孔疏已得此意而不欲背箋遂支離其辭

黍苗五章〔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隰桑四章〔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首章〔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次章〔傳〕沃柔也三章〔傳〕幽黑色也膠固也卒章〔箋〕遐遠謂勤藏愛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

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集傳〕遐與何同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

案此詩卒章毛無傳蓋其義甚明不必傳也及鄭箋朱傳相異而義轉晦矣鄭訓謂爲勤雖見於爾雅釋詁吾究不知其所取義也且曰豈能不勤思之乎是又必加一思字而始能自完其說也訓藏爲愛蓋說文藏本作臧臧訓善鄭卽以善爲愛故又曰我心善此君子也然既曰心乎愛矣又曰中心愛之辭意皆複何必徒變其文乎愚謂中心藏之者卽藏其所愛也凡愛之顯於外者易忘藏於中者難忘也序所謂思見君子者愛之深則思之深深卽藏也集傳之說頗近之然不必以遐爲何也亦不必專以謂爲告也說文之訓謂爲報亦僅一義也凡言論稱道皆謂也且以君子爲果既見則不能透此章之旨卽并失上三章之旨也上三章之既見皆託想之辭也鄭氏從序故知爲託想朱子不從序故以爲果既見也吾乃折衷於鄭朱但就此章順其句讀略以數字聯貫而說之所託想既見之君子誠心乎愛矣未見而視如既見則迹雖遐而心不謂遐矣既見之想惟中心藏之而已無日不藏之則無日忘之矣此於詩

人言中言外之意似兼得之而全篇之旨皆與序合仍其本義之甚明不另費解也

白華八章〔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序辨〕幽后字誤當爲申后刺幽王也首章〔箋〕之子斥幽王也〔集傳〕同　三章〔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集傳〕碩人亦謂幽王也四章〔傳〕煁烓竈也說文烓行竈也从火圭聲

案鄭箋以幽后爲褒姒是也蓋既黜申后則立褒姒爲后也朱子以爲誤似未審也鄭以之子爲斥王未安也

以碩人爲妖大之人而指褎姒更迂鑿矣朱子以之子
碩人皆謂幽王亦未盡愜也愚謂序言刺幽后者正一
篇之大旨也各正其稱謂而其義始明也蓋之子指褎
姒碩人指幽王也之子之遠者王之黜遠申后因褎姒
而黜遠之卽褎姒黜遠之也之子不猶者以褎姒爲怪
異故曰不猶也天步艱難而乃有此怪異也念子懆懆
者亦斥褎姒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褎姒初入宮蓋
亦遜事申后其後乃變而讒害之如後世唐武后之於
王后也嘯歌傷懷念彼碩人者念王之於申后不如池
流之浸稻田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者勞病也四章病

王之遠申后而寵褎姒如舍桑薪而烘于煁也六章病
王之立褎姒而黜申后如鶖鶴之倒置也兩俾我之我
詩人之我申后也兩我心之我詩人之自我也指褎姒
爲之子者正刺之也目王爲彼者因刺褎姒而及之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者蓋序所謂下國化之也
緜蠻　三章　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飮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　四章　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　三章　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首章傳漸漸山石
高峻卒章傳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畢噣也月離
陰星則雨
苕之華　三章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
故作是詩也首章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黄卒章傳牂羊牝
羊也墳大也
何草不黄　四章　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卒章傳芃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

詩義擇從卷四

大雅

文王之什 十篇六十六章四百十四句

佩紳學

文王 七章【序】文王受命作周也【范氏補傳】文王未嘗稱王諸儒論之詳矣案呂氏春秋此詩爲周公旦所作蓋作於成王之時有合於追王之說而學者尙疑序不當言受命作周殊不知所謂受命豈天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虞芮之君來質厥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此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

作周哉首章【集傳】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次章【傳】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宗也支支子也【箋】哉始也四章【傳】麗數也五章【傳】祼灌鬯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

大明 八章【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首章【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疏】挾者周帀之義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帀義同也次章【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四章【傳】載識也【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於文王生適有所識五章【傳】俔磬也【音義】磬譬也【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六章【傳】纘繼也莘太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箋】纘太任之女事於莘國卒章【傳】騵馬白腹曰騵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箋】肆故今也會合也

緜 九章【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首章【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集傳】陶窯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次章【傳】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三章【傳】膴膴美也堇菜也【爾雅注】卽烏頭也【箋】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六章【傳】捄虆也陾陾衆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五版爲堵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七章【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八章【傳】兌成蹊也駾突喙困也卒章【傳】蹶動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棫樸五章序文王能官人也首章傳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陳氏傳疏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䝿䝿與桵通爾雅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枹

旱麓六章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疏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周之先祖能世修后稷公劉之功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序辨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豈弟君子箋謂太王王季集傳指文王也瑟彼二句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案此詩各家聚訟皆起於鄭箋朱集傳釋豈弟君子之異而於序皆無害也鄭釋君子爲大王王季者因王季於殷王帝乙時受圭瓚秬鬯之賜以此爲次章之據卽以爲序之據也朱釋君子爲文王者但以玉瓚黃流爲興與各章之旱麓榛楛鳶魚柞棫葛藟條枚同也朱與鄭異可也而謂序爲大誤則闕序之成見也鄭必實指王季之受圭瓚以顯合於序亦泥於序之成見也孔疏既以序首句爲文王受祖而君子之解仍從鄭則不欲背箋之成見也讀書者各有成見而聚訟難休矣余再三專就經文而尋繹之序言受祖者誠是也不言文王者以上篇言文王而承之也既爲文王受祖則篇中君子皆指文王是也序文周之先祖以下固爲衍說而於詩義皆可通也玉瓚黃流以爲興可也卽以爲受祖之一證亦可也試逐章而繹之旱山之由山至麓而榛楛濟濟也先祖之福祿流衍於文王文王受之而益大也其福祿雖自求之而實由德致之卽論語祿在其中之謂也玉瓚黃流者覩此物而知先祖福祿之所由來也卽君子福祿之所由降也鳶飛魚躍者君子之德格於上下而其德卽因之以作人也先祖之作人已非一世君子承之而更遠大也酒牲享祀介福神勞者福既受

祖祀以報祖祖又介之勞之是受祖之顯然者也葛藟條枚者受祖之綿延無窮者也求福不回者始終明其福祿之非倖致也序言百福千祿者卽取假樂篇干祿百福之句而倒之也古人文辭有樸拙者往往如是若謂其不成文理則詩句早不成也

思齊五章序文王所以聖也首章傳齊莊媚愛也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次章傳宗公宗神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御治也集傳宗公宗廟先公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三章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皇矣八章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首章傳皇大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集傳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次章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夷常路大也范氏補傳串猶繩之串物然大王之治岐山實始開荒其初必道路艱棘不便於往來既施作屏修平啟闢攘剔之功則道路平夷故來歸之民糸道不絕如繩之串物皆在平夷之路所謂從之者如歸市也漢書緜屬於道蓋本諸此

天之命周固欲德之能配也今大王仁人之稱既見之如歸市之民是天立大王爲天之配而大王之受天命至是而始固矣三章傳兌易直也對配也四章傳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箋類善也王君也五章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師按止也旅地名六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鮮善也七章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卒章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靈臺 四章 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次章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也三章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下武 六章 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首章傳武繼也三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次章傳作爲

求終也

案序言繼文者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文德也篇中三后在天世德作求等句可證

文王有聲 八章 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首章傳遹述烝君也二章傳淢成溝也四章傳濯大翰幹也七章傳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卒章傳燕及翼敬也

案序言繼伐者武王繼文王之武功也篇中有此武功句可證

生民之什 十篇六十章四百二十三句

生民 八章 (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首章(傳)生民本后稷也后稷之母配高辛
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元
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履踐也帝
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疾敏
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次章(箋)
達羊子也四章(傳)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旆
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唪然
多實也五章(傳)相助也茀治也黃嘉穀也方極畝也褎長

也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方齊等也六章(傳)秠一稃
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恆偏也(音義恆古鄧反又作亙) 七章(傳)
揄抒臼也或簸穅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
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
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
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卒章(傳)
木曰豆瓦曰登(王氏稗疏)高辛者帝摯也姜嫄摯妃稷摯
之子也帝嚳有天下號高辛氏世以爲號帝摯猶稱高辛
自唐侯入立而後改號爲唐尙書世本俱不言稷爲堯弟

及夏禹有天下稷尙存使爲嚳子則稷逾百五十歲矣未
聞稷有此逾量之年也帝摯者無道之君也帝命不佑宗
祀不康國內大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當斯時也必
有兵戎大舉居然生子者不先不後恰於此不康不甯之
際而免身也摯既失守后妃嬪御蒙塵草莽姜嫄不能保
有其子而置之隘巷或自隘巷收之知爲帝妃之所生而
送之平林平林者古諸侯之國也在河北隆慮之墟或爲
姜嫄之母黨或爲帝摯之黨國伐者國爲人所伐也送者
方至而平林受兵不遑收卹捐之於寒冰焉逮夫亂之稍
定乃於飛鳥之下收養之于時堯已定位姜嫄母子乃得

歸唐而稷受有邰之封此則后稷歷多難以得全之實也
詩歷歷序之而人不察漢儒好言祥瑞因飾以妖妄之說
乃使姜嫄蒙不貞之疑后稷爲無父之子(顧氏鎭虞東學
詩)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呱惟羊連
胞而下其產獨異詩以如達爲比或稷生未出胎故無坼
副菑害之事而呱聲亦不聞也至於烏去乃呱則胎破而
聲載於路矣從此推索則稷之棄也有因非爲履巨迹而
無人道之故矣

案此詩與商頌元鳥篇爲千古兩大惑毛傳可不惑所
惑者鄭箋與毛異也而鄭箋有史記證之於前朱子信

之於後此其惑更難解也孔疏以前已有主毛駁鄭者
孔兩存之至朱子遂據鄭說以定集傳而朱以後從毛
者仍多也此詩毛鄭之異只在履帝武之訓毛以爲高
辛帝鄭以爲上帝耳至稷之生若無他故則何爲棄之
毛傳亦未明晰從毛者求其故而不得或强爲之說適
爲從鄭者所譏惟王氏考諸時代顧氏準之物理皆證
於經文而得所棄之故或者有一當焉故並摘錄而存
之四庫書目以祭法周人禘嚳郊稷駁王氏之說愚謂
祭法虞夏之禘黄帝皆禘其始祖之曾祖也周人何不
可禘其始祖之祖而必禘始祖之父乎禘以始祖之所

自出亦所自出之有功德者故不禘摯而禘嚳似亦可
爲王氏申一辯也吾又聞諸養牲者羊之産一胞三子
首生者帶胞而出其後出者遂無胞是又不止爲如達
之證並可爲先生之證然則顧氏之說其更有徵與抑
如王氏之苦心搜索者亦非求合於毛也實疾夫鄭說
之妖妄有害於世道人心而欲正之也夫孔子不語怪
而雅言詩何獨存此兩大怪之詩爲妖妄者授之柄淫
邪者貽之口實乎此所以不能不辨也至呑卵履迹之
說何以載於史記而附會於詩吾嘗因漢高之母夢與
神交而論及之茲不具錄

行葦 四章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首章(傳)敦聚貌行
道也葉初生泥泥(箋)體成形也次章(傳)緝御踧踖也以肉
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緝猶續
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
侍者三章(傳)敦弓畫弓也(音義句說文作彀)卒章(傳)曾孫成王也
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箋)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
則已徧釋之(胡氏後箋)此詩章首即言戚戚兄弟自是王
與族燕之禮所言獻酢之儀殽饌之物音樂之事皆與儀
禮燕禮有合則其因燕而射亦如燕禮所云若射則大射

正爲司射是也至末言以祈黃耇則又如文王世子所謂
公與父兄齒者此其與凡燕有別者也然則此詩祇是族
燕一事而射與養老連類及之
既醉 八章 (序)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
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於無筭爵故云醉焉(范氏補
傳)序直謂之大平蓋非天下乂安成王之君臣安能從容
燕樂如此由朝廷之晏然知天下之無事故曰大平也三
章(傳)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六章(傳)壼廣也(箋)
壼之言梱也七章(傳)僕附也卒章(傳)釐予也
鳧鷖 五章 (序)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首章【傳】鳧水鳥也鷖鳧屬【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次章【傳】沙水旁也四章【傳】潀水會也卒章【傳】亹山絕水也

假樂 四章 【序】嘉成王也【集傳】疑此章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案集傳所疑似卽可據否則序言嘉成王者誰嘉之耶

公劉 六章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首章【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戚斧也揚鉞也【疏】平西戎者謂與之交

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鬬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次章【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四章【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五章【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卒章【傳】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疏】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鞫究窮也故轉鞫爲究言曲水窮盡之處也【集傳】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

案孔疏不忍鬬民不與戎爭二語已得公劉忠厚之意此卽所以爲篤之一義也其後太王之去豳也亦然此周家之忠厚所以爲世德也

泂酌 三章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首章【傳】泂遠也餴餾也【疏】釋言云餴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餴勻之曰餾

卷阿 十章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首章首二句【傳】卷曲也【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豈弟三句【箋】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次章豈弟三句

【傳】酋終也【箋】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三章【傳】昄大也四章【傳】茀小也【箋】茀福也六章【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七章【傳】翽翽衆多也藹藹三句【箋】王之朝多善士君子在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八章【傳】傅戾也九章菶菶二句【箋】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卒章君子四句【箋】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能馳矣

案序文既曰求賢又曰用吉士或有以爲贅者然鄭箋備矣前後九章之君子皆言所求之賢也七章八章之

吉士吉人卽所用之吉士也其義皆順非强合於序而
序自可證若集傳以君子爲指王則如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當或曰維君子使媚于君子或曰維天子使媚于
天子也似不如鄭箋之順
民勞五章【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淩弱衆暴寡
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集傳】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
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詭隨【傳】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集
傳】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憯不畏明【箋】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集傳】明天之明命也能【集傳】順習也惛怓【傳】大亂

也【箋】讙譁也罔極【箋】所行不得中正【集傳】爲惡無窮極醜
【傳】衆也厲【箋】惡也繾綣【傳】反覆也【集傳】小人之固結其君
者也
案此詩變大雅之首篇也憂國卹民勸善懲惡敷治道
之全模窮奸邪之情狀備心術學術之體要洵可謂諫
君之最大者也余居官時每一諷誦輒爲流涕在貴東
任內嘗爲說一篇書而刻之嵌於署壁或搨之以貽官
僚然彼時從朱子集傳爲多且樂得其爲古之戒同列
者以戒今之同列又欲使不深於經學者之亦易曉也
今再三尋繹經文證諸序說實勳舊大臣之刺王非戒

同列也凡以爲戒同列者皆疑於篇中爾女之稱其實
三代質直爾女之稱上下通用說者謂至戰國時始以
爲忌孟子始有無受爾女之言或信然也因略改余前
說而存之五章皆首曰民亦勞止語長心重千載下如
聞太息之聲康休息愒皆安也曰庶幾可小安乎大治
則誠難小安或易也無聊之思也安民則惠故五章統
言惠惠之能及民惟在進賢退不肖不必言進賢也不
肖退則賢進矣不肖之類以詭隨爲綱以無良惛怓罔
極醜厲繾綣爲目寇虐則不肖之惡顯被於民者也民
之所由勞也故詭隨寇虐五章皆統言之也詭之釋不

一毛但曰詭善漢書董仲舒傳詭於天之理注詭違也
毛意蓋同此義卽違善也違善則隨惡隨惡則違善兩
義實一義也萬善以良心爲本萬惡以無良爲斷故首
謹之下文憯不畏明者卽不畏天也不畏天者卽失其
良心者也故旣言遏寇虐遂言寇虐者卽此無良之不
畏天者也傳疏惛怓之釋似但釋怓而未釋惛也惛從
心從昏蓋心不明也孟子音義惛與昏同是也怓亂也
昏者雖有良心而亦昧昏則必亂兩義亦可爲一義也
鄭訓罔極爲不得中正朱謂爲惡無窮極皆通也不中
正則偏私也無窮之惡皆起於偏私也下文無俾作慝

慝從匿從心惡之匿於心者卽偏私也醜厲衆惡也惡
狀不一故又以衆惡該之毛訓繾綣爲反覆朱謂小人
之固結其君皆通也蓋有反覆之術而後能固結既固
結矣乃益逞其反覆也此人君受毒之最深國家釀害
之最酷始於無形而未遏而終於不可遏者也故終謹
之然則寇虐者豈在外之仇讐在野之盜賊哉直在內
在位之詭隨耳詭隨一縱而無㞕惛怓罔極醜厲繾綣
皆相爲寇虐矣舍在內在位之寇虐不遏而尋仇讐於
外求盜賊於野誤矣故五章皆以式遏寇虐與無縱詭
隨相應也惟不縱之乃能遏之也用人所以行政首章

柔遠能邇政之大端舉矣邇者遠之所觀聽也遠但柔
之而已邇則能事先備焉邇無不能而後遠無不柔乃
可以定我王也由惠中國而綏四方由惠京師而綏四
國卽此意也三章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告以講學親賢
立用人行政之本也夫無縱人之詭隨者必先不自詭
隨也不詭隨則心術正矣心術正而威儀或不敬愼則
匪僻因懈而生宵小乘閒而入正者又不可恃必敬愼
威儀而後能近有德近有德而威儀乃益敬愼學術正
心術益正矣四章無俾正敗蓋衆惡與正敵衆惡勝則
正敗矣君正莫不正天下所賴於君之正者甚大何可

爲衆惡敗也卒章無俾正反繾綣者正之反也王雖欲
正爲奸邪者所固結而亦反也此繾綣之反覆固結所
以可兼釋也一正一反邪正無兩立之勢幾微之閒治
忽判矣欲柔遠能邇以定王必先除邇之不正者以正
王王正則定王定則國定而天下定此大臣格君心之
非所謂畜君者好君也好君者卽以君爲玉而寶愛之
也故用此大諫也

板 八章 【序】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首
章【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繫
猶圖也次章【傳】憲憲猶欣欣也四章【傳】謔謔然喜樂灌灌

猶款款也蹻蹻驕貌熇熇然熾盛也五章【傳】懠怒也夸毗
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七章【傳】价善也卒章【傳】王往衍溢
也

蕩之什 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蕩 八章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首章【傳】上帝以託君王也【箋】蕩蕩
法度廢壞之貌次章【傳】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
勝人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三章【傳】作祝詛也四章【傳】炰烋
休猶彭亨也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卿無陪
貳也無卿士也【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六章【傳】奰怒也卒

章傳頗什沛拔也揭見根貌

抑十二章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次章傳訏大也三章傳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四章傳逷遠也箋逷當作剔六章無曰苟矣說文苟自急敕也音棘從芊省從包省桂氏馥曰猶慎言也詩無曰苟矣謂無曰已能慎言也傳捫持也八章彼童二句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陳氏傳疏虹讀為訌假借字也召旻傳訌潰也

案此篇詩序朱子辨之其說甚長大略但據楚語左史之言以為衛武公自警而非刺王耳愚謂刺王而亦自警經文自明首章次章通論之為刺為警皆可也三章其在于今云云顯然刺王也四章因恐淪胥以亡而遂自警自此至十一章皆自警之辭也卒章既自警而又兼刺以終也惟以為刺厲王則考之時代實有可疑者厲王時武公方為衛之庶子年甚少厲王之年亦去耄甚遠為刺為警皆難合也孔疏早已疑之惟不欲背序仍回護之其餘各家反覆求合者無不自相矛盾於是或以為厲字之誤而改其時代則曰宣曰幽曰平者皆有之矣宣王雖有失不至於所刺之甚而其時武公之年亦未耄平王東遷詩降為風而無雅以為幽王或庶幾乎小雅賓筵之詩已為幽王時武公入為卿士刺時之作矣此詩安知不同時乎史記衛武公立於周宣王之十六年卒於平王之十三年計在位五十五年也武公生年尚無考即以壽百歲計之除平王十三年其在幽王時已八十餘歲八十九十皆曰耄是以為幽王時詩與亦聿既耄之句合也朱子謂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蓋孔疏已云史記衛世家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也今考史記衛康叔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宣王十六年不知孔朱何據豈孔先誤之而朱遂因之耶然吾亦未敢臆決也以為吾讀詩之所見而已

桑柔十六章序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許氏謙名物鈔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為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首章傳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音義兄音況塡音塵）疏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塡字同集傳倉兄與愴怳同次章傳泯滅也步行也頻急也三章傳疑定也（音義魚陟反）四章傳僤厚也六章傳遡鄉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肅進逮及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

令代賢者處位食祿〔集傳〕君子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
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
事以代祿食而已七章滅我立王〔箋〕國家之災以窮盡我
王所恃而立者〔疏〕下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
穀也〔集傳〕滅我所立之王九章甡甡〔傳〕眾多貌十二章中
垢〔傳〕言闇冥也十四章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
之赫〔音義〕赫亦作嚇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焦氏循補疏〕毛以赫與陰相對
陰所以蔭故訓赫為炙我方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十
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卒章涼曰二句〔胡氏後箋〕涼卽
上章之涼背亦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為不可彼卽

反背而大詈
案此篇惟六七兩章力民代食滅我立王難得確解力
民代食之訓毛既晦澀鄭更迂曲集傳取蘇氏之說亦
不圓順滅我立王毛無傳鄭似得之愚謂兩章總言民
瘼卽首章所謂瘼此下民也民之所繫者莫如稼穡故
兩章以先王盛時之屢豐與今時之災歉相對照而相
呼應也民為邦本食乃民天王恃民以立實恃民之有
食以立也力民者力田之民也代食者累代食之也合
上下文而繹之遡風卽逆風也僾卽喘息也莽爾雅作
抨訓使亦訓從也言如逆風而行不勝喘息民有悽愴
凜肅之心欲有所從而云不能逮也不能逮者先王盛
時也先王盛時屢豐年之時也屢豐年之時則好是稼
穡力田之民累代有食也卽甫田篇我取其陳食我農
人自古有年之意也因又申言其維寶維好而歎羨之
六章之追憶屢豐如此則七章之災歉如鄭謂窮盡我
王之所恃以立者亦為有根矣
雲漢八章〔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
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

大雅次章〔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六章
〔傳〕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七章〔傳〕歲凶年穀不
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撤
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
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案七章毛傳歲凶至飲酒不樂未指明詁訓何句雖若
但因鞫哉四句連類而及之而散無友紀之意已渾括
於其中卽靡人不周二句亦由此徵之也蓋如弛兵不
除不縣不修則公私一切散無友紀可知矣如撤膳不
食粱固是遇災而貶損亦節省飲食及一切之費以為

周救災民之資也無不能止訓曰無止不能者蓋周救之資已至於無雖欲止而不周其勢不能也云于何里毛無傳鄭訓里為憂似覺費解竊考周禮量人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凥或曰里所以定分界蓋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凥也詩云于何里亦當訓凥又考爾雅凥極也是云于何里猶言云于何極卽小弁詩不知所凥之意也

崧高 八章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疏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首章崧高維

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季氏黼平詩紬義傳因伯夷為四嶽之伯故統稱四嶽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傳舉四岳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維嶽二句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紬義申呂齊許之初惟有一呂呂卽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甫及申既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人妙得經意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為申同於此也五章傳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六章王餞于郿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申伯還南箋北就王命于岐周而旋反也

案此篇因毛傳四嶽鄭箋甫侯而各家或從或駁或別生異義最為聚訟李氏證崧高為中嶽援引甚繁僅錄其略其辨申甫非二人而溯源於始封之呂尤為有據

烝民 八章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首章傳仲山甫樊侯也

此篇言理最精而文從字順無須費解泂所謂穆如清風也亦可見仲山甫為宣王諸臣之冠故序以任賢使能特繫於此篇也

韓奕 六章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次章傳綏大綏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箋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鞗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纒搤之四章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卒章傳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

江漢 六章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箋召穆公也名虎疏康公之十六世孫首章淮夷來鋪

【傳】鋪病也【疏】釋詁文鋪作痡【集傳】陳也五章釐爾三句【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常武六章【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首章赫赫四句【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大師者公兼官也次章王謂二句【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集傳】上章既命皇父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

馬以六卿副之耳不留二句【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四章鋪敦淮墳【箋】敦當作屯【集傳】厚也厚集其陳也【胡氏後箋】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氏城卽頓兵城也或者古字敦有頓義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五章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翰其中豪俊也

案胡氏所引左傳敦陳整旅杜注敦厚也集傳蓋卽用杜注

瞻卬七章【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五章舍爾二句【范氏補傳】舍大戎賊而不治維予之善類則皆忌之

召旻七章【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疏】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序借名以見意三章【傳】皋皋頑而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四章【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澤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五章彼疏斯粺【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疏】米漸細故數益少六章【傳】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卒章【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胡氏後箋】陸堂詩學曰詩人本旨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謂受命必屬文武宣王中興獨非受命之主乎承珙案小雅黍苗刺幽王卽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下文哀今之人不尙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

矣安得復言有舊乎
案此詩召公毛無傳鄭以爲召康公朱子集傳從之胡氏引陸氏奎勳之說而申以己意以爲召穆公陸氏言召穆公之辟國較康公爲有據胡氏以不尙有舊爲思穆公較思康公爲切近四庫書目謂陸堂詩學自行己意牽合古事歷舉其最新奇者以譏之而謂亦有辨正精核之處此或其精核者與

周頌

清廟之什 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范氏補傳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祀文王在七年乃成王卽政之時非周公自舉此祭也或者以孝經有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疑郊祀與明堂皆周公主之非也孝經之意謂周公制禮作樂既爲郊祀又爲明堂皆周公之制作耳成王雖卽政周公仍爲相則禮行於成王而制定於周公何疑之有以是知周頌皆卽政以後之詩也

維天之命（序）大平告文王也范氏補傳言太平則卽政之後庶事既定之時也經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維清（序）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范氏補傳象文王之舞也武武王之舞也將舞象則歌維清故序曰奏舞象也將舞武則歌武故序曰奏大武也（胡）氏後箋武王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武之節歌以奏之經首二句（箋）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疏）五伐卽尙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也肇禋（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疏）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類是禡禡卽祭天也迄用二句（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案中候緯書也枝伐弱勢之言自不純正鄭采用其枝伐二字與五伐互明耳大抵緯書之類非全無事實但略借事實而穿鑿之所借之實者一二而穿鑿附會之不實者則千百焉

烈文（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經（傳）烈光也文王錫之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
不窋李氏納義岐有先王廟成王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
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祖於大王廟而歌此詩經天
作二句傳作生荒大也
昊天有成命序郊祀天地也經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
宥寬密甯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昊天大號也
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
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集傳宥宏深也密
靜密也
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也疏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

而祀之
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序祀武王也經不顯二句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皇美也自彼二句傳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
明察也降福五句傳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
也箋反反順習之貌
思文序后稷配天也經貽我來牟集傳來小麥牟大麥也
臣工之什 十篇十章百六句
臣工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經傳工官也公君也庤具錢
銚鎛鎒銍穫也箋臣謂諸侯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

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范氏補傳臣工諸侯
之羣臣也保介諸侯之侍御也命臣工以王事命保介以
民事集傳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
噫嘻序春秋祈穀於上帝也經傳成王成是王事也私民
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
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經傳鷺白鳥也雝澤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箋報者謂嘗也烝也經傳稌稻也數億
至億曰秭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經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
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橫者爲栒崇牙上飾卷
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
也鞉小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疏栒簴圉敔古今字耳
潛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
之者謂於宗廟也經傳潛槮也爾雅槮謂之涔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箋鱣大鯉也鰷白鰷也
雝序禘大祖也箋大祖謂文王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經假哉皇考箋斥文王也集傳皇考文王也旣右二句傳
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集傳右尊也烈考猶皇考也

案此詩序言禘大祖鄭謂大祖爲文王各家有以爲后稷者朱子既不從序而但以爲武王祭文王各家又有以篇中皇考爲武王而與毛鄭朱皆異者聚訟甚繁文多難錄愚姑參和而從之成王禘祭文王序與箋可互明也皇考者武王也孝子者成王自稱也武王之大孝子之綏皆由於文王也宣哲四句言文王之德也綏我二句卽綏予孝子而申言之也烈考者文王也文王之能昌後而綏孝子者亦資於太姒之內助故旣尊文王亦尊太姒也又如祭法五考之次則皇考者曾祖也於成王當爲王季於武王當爲大王矣而文辭所稱似可

不拘也鄭既可爲成王之於文王朱亦可爲武王之於文王則以爲成王之於武王亦何不可也且閔予小子篇鄭亦以皇考爲武王也若必以烈考爲武王則烈與顯皆訓光也祭法顯考爲高祖又誰屬乎

載見〔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經〔傳〕萋且敬愼也淫大威則夷易也

武〔序〕奏大武也經〔傳〕劉殺耆致也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疏〕王肅以此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

案此詩鄭箋以爲成王除喪朝廟非也王說是矣則篇中遭家不造是謂遭管蔡之變非鄭箋所謂遭武王崩也

訪落〔序〕嗣王謀於廟也經〔傳〕訪謀落始判分渙散也

敬之〔序〕羣臣進戒嗣王也經陟降厥士〔傳〕士事也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仔肩任也〔疏〕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成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

小毖〔序〕嗣王求助也〔箋〕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

而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以救患難經莫如荓蜂〔傳〕荓蜂摩曳也〔爾雅〕甹夆掣曳也注謂牽挽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集傳〕蜂小物而有毒肇允二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未堪二句〔傳〕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箋〕未任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案閔予小子至此四篇連類而及者也此篇鄭箋既援管蔡之事何閔予篇必以爲初除喪乎然此篇但以未

登誅管蔡爲懲於懲毖之義亦似未精

載芟【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經【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用也嗿衆貌略利也實函斯活【箋】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驛驛四句【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胡氏後箋】說文猒飽也今字作厭猒本飽足之稱苗之得氣足者先長爲傑故曰有厭及氣至則衆苗齊足故曰厭厭載穫濟濟【傳】濟濟難也【箋】難

者穗衆難進也匪且三句【傳】且此也振自也【箋】振亦古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後箋】振本訓起猶言起於古初已如此矣

良耜【序】秋報社稷也經畟畟【傳】測測也【李氏紬義】說文測深所至也傳章言農人測土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其鎛斯趙【傳】趙刺也【胡氏後箋】儀禮刺草之臣注云刺猶剗除也若趙是剗除則下文薅字贅矣竊意其笠伊糾糾爲笠之狀則其鎛斯趙趙亦當爲鎛之狀非言鎛之用也傳訓趙爲刺者淮南氾論訓脩戟無刺注刺鋒也蓋鋒利之謂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胡氏後箋】高子曰靈星之尸者正以序言賓尸不明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農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張守節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是以漢法推周制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

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又引舊說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零同靈）星之尸也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經【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吳譁也（管義吳說文作吳大言也）【箋】載猶戴也

案此篇詩序載高子靈星一語孔疏已不得解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於是疑序者因此序更疑之矣惟范氏補傳深得其說胡氏與之同而引證更詳可爲典要矣范氏猶辨高子非言小弁之詩者胡氏則正取其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爲可信愚謂高子言詩孟子謂其固而已惟其固也其評論則少圓通其稱述必無虛僞也且其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也特深責人子之過耳孟子但固之未厚非之且仍叟之也抑范氏必謂非孟子時之高子者亦其以詩序爲孔子潤色不欲參之以子夏以後之人也又卽其過於尊序之一蔽也

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經於鑠四句〔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純大熙興介助也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我龍四句〔傳〕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公事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惟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范氏補傳〕鑠盛也歎武王之師若是其盛而能遵文王養天下之道與時俱晦也夫文王以紂在上故終身自晦其迹以養天下之人今武王又能遵之故詩人歎美之也〔集傳〕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耳〔陳氏啟源稽古編〕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不以彊力也

案此詩遵養時晦之義大矣哉序言養天下得之矣范氏發明序意謂遵文王養天下之道是也謂與時俱晦可也謂自晦其迹則猶狃於西伯陰行善之說也養說文供食也養之本義也玉篇育也畜也長也義皆相通皆可以訓此篇之養也毛獨訓爲取不知何意或者推

其意以爲取是闇昧之紂則未安也鄭謂養是闇昧之君猶可也謂以老其惡則與維清篇所引枝伐弱勢之緯書同病矣朱謂退自循養與范氏自晦之說頗同而未取養天下之義也愚謂晦與熙反對者也養時晦者於時之晦而養之也晦者天下之晦熙者天下之熙也天下之晦固由於紂之晦天下之熙豈由於紂之熙哉則由於養之者熙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之時其三分之二固不純晦而亦不純熙也其三分之一則純晦也文王遽求純熙而不能則惟有養之如鄭箋所謂養是闇昧之君者蓋文王之於紂不能遽正其惡而潛移

默奪使其惡不至大肆於天下則即所以養之也臣有畜君之義此所謂養即畜義也鄭之此句必如此解而後可也繼之下句以老其惡則公私邪正判若霄壤矣以畜君者畜天下因勢利導隨事匡救其所養正無窮也汝墳之詩曰王室如燬此時晦之一徵也由周南而可徵之天下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父母者養天下之文王也此所謂養則育畜長皆父母之養子即可爲養天下之一徵也養之既久由晦而熙其三分之二固可純熙其三分之一亦必不純晦也文王但以養之者求其熙至於純熙而大介則非所計也武王亦但遵文王

之養者養之而已至於純熙而天既與之人盡歸之則亦即應之順之也朱子以一戎衣解大介似不如訓大助之直捷而義更長大助者天與人歸也我龍受之者我武王應天順人也蹻蹻王之造者因應天順人而乃爲此師也載用有嗣者載始也文王始之武王繼之也實維爾公允師者公功也實維武王之功信可師也集傳以允師爲師法之師較鄭箋作王師解者爲順也毛訓龍爲和孔疏謂其訓未聞故說者皆從鄭訓陳氏謂毛於蓼蕭篇亦訓龍爲寵而此篇與商頌何天之龍皆訓爲和必有傳授故特明和字之義所謂天人之和蓋亦天與人歸也

又案易明夷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蓋即說此詩者以遵養時晦爲文王自晦其迹之所由來也史記西伯陰行善既可附合於養晦而美女文馬及他奇怪物之獻得毋即以爲柔順乎吾於陰行善之說既不取於所載之事亦未敢盡信焉史記又載崇侯虎譖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是文王之行善已彰彰在人耳目矣何陰乎又載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是明以紂之炮烙爲不善而自行其善以顯示於紂矣何陰乎司馬氏亦自相矛盾矣

夫大難之時即大晦之時也蒙難之艱而貞即養晦之晦而明也孔氏彖疏曰內懷文明之德撫教六州外執柔順之能三分事紂是撫教六州者即此詩之序所謂養天下也三分事紂即鄭氏此詩之箋所謂養闇昧之君也文明者自明於天下之道柔順者自順其人臣之分孔子於卦爻見爲內外因以文王之蒙難當之耳文王固無畔援無歆羨自然中節也豈有意爲內外之異乎吾所爲反覆推求者誠以古聖王之有天下惟養天下而非自私自利於天下養天下之道含蓄於此詩而未顯幸得序以揭之而說詩者又忽之惟范氏能發明

而又有自晦其迹一言之未愜故不揣固陋欲推求於
至當焉亦以見古聖王之大道非後世陰私權詐設餌
伺釁者所得託也
桓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經皇以閒之傳閒代也
賚序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疏武王既
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
時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
德以戒勅受封之人
般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般樂也疏武王既定天下
巡行祭祀周公成王之時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傳高山

四嶽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翕合也裒聚也
魯頌 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駉 四章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
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首章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驪馬
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次章傳蒼白雜
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伾伾有力也
音義駓又作䮽今桃花馬也祺又作騏 三章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
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音義驎亦作粼毛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
也孫炎云似魚鱗也卒章傳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

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疏孫炎曰陰淺黑也
有駜 三章 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首章傳駜馬肥彊貌
卒章傳青驪曰駽
泮水 八章 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首章傳茷茷言有法度
也三章傳茆鳧葵也疏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 六章箋狄當作剔卒章傳憬遠
行貌
閟宮 九章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章首二句傳閟
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
也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疏春官大司樂舞

大濩以享先妣閉而無事者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
是閉而無事也是謂禖宮者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
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稙稺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稺
次章實始翦商傳翦齊也陳氏傳疏小宛傳齊正也翦爲
齊齊又爲正此一義引申例也實始正商者言大王自豳
遷岐克匡戎狄以守衞中國卽其正商室之事三章六轡
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周公皇祖箋此皇祖謂伯禽也四
章秋而載嘗三句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
子兼之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
牲也疏公羊傳何休云白牡殷牲也毛炰傳豚也疏地官

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燭去其毛而炰之也大房【傳】半
體之俎也【疏】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
兩閒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
全蒸王公立飫則有房蒸全蒸謂全載牲體則房蒸是半
體可知五章貝胄朱綅【傳】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
【音義】綅息廉反說文云綫也又音侵八章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
許許田也周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六國時齊
有孟嘗君食邑於薛

商頌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那一章【序】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箋】自正考
甫至孔子時又無七篇矣經【傳】那多也

烈祖一章【序】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
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元鳥一章【序】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
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
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
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合祭於大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
之大事經【傳】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

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
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九有九州也

案此篇天降生商之義毛傳已備可不再辨矣蓋吞卵
之誕妄較履迹爲易明以契無被棄之事也

長發七章【序】大禘也首章【傳】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有
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帝黑帝
也【范】氏補【傳】幅邊也猶布帛之有幅也【歐】陽氏【本義】帝上
帝也次章【傳】元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相土契孫也【箋】承黑
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本義】書稱格王正厥事甯王遺
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蓋古人往往以美稱

加王耳元者深微之謂也四章【傳】絿急也五章【傳】厖厚也
龍和也戁恐也六章【傳】武王湯也

案鄭氏既於元鳥篇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矣此
篇又謂元王爲承黑帝而立子然則契也其元鳥之子
與抑黑帝之子與抑元鳥卽黑帝與是又不堪究詰者
矣歐陽以元爲深微之稱朱子集傳既從之又謂或曰
以元鳥降而生也夫元鳥降而如毛氏之說則以爲因
此而號之亦可也然不如歐陽之援据者爲正也且契
稱元王湯稱武王一以德稱一以功稱同在此篇更不
必遠引也若契必以元鳥降而稱元王則稷何不以履

帝武而稱武王乎

殷武六章序祀高宗也首章傳罙深也三章傳適禍也卒章傳丸丸易直也虔敬也梴長貌箋梴謂之虔正斲於梴上集傳方正也

案方斲是虔毛於方無訓惟訓虔爲敬鄭易敬爲梴而以方爲正朱子從之愚謂此方者猶方將方始之方讀之易明無庸訓也故毛於全詩中如不可方維鳩方方中方社方苞之方皆訓之至國風如方渙渙兮小雅如黍稷方華大雅如天之方難凡此類之方皆未訓也詩蓋以易直之松柏不易得也既得而斲之遷之矣而欲

使良材不至爲棄材大材不至爲小材則惟在方斲之時也方斲之時而不敬焉或斤斧妄施以致不適於用則爲棄材矣又或大木斲而小之則雖亦可小用而負此大材矣桷之有梴楹之有閑寢之孔安全賴此也可不虔哉嗟乎獨木也哉

風雅頌共三百十一篇六篇無辭一千三十三章七千三百十七句

〔清〕黄雲鵠撰

羣經引詩大旨六卷

清光緒刻本

羣經引詩
大旨

光緒甲午夏五
門生張金鑑
謹署

羣經引詩大旨序

學詩數十年境凡數易其始字梳句櫛解外索解中則酣吟密咏味中咀味已而汎覽百家攷箋註序傳之異同得失駸駸乎逐末忘本矣年來著學易淺說大旨謂易無定象用故不窮因悟詩亦無定解一詩必不止一詩之用暇取韓詩外傳所引詩詞與原詩一一比附則出入離合多矣復取聖經所引詩詞一一熟繹之而後知詩無達詁古人信不我欺也送女夔門逆旅無憀日書數則彙成羣經引詩大旨一編自論語孝經大學中

庸孟子禮記至韓詩外傳而止竊取止於所起之意未知於聖訓窺見萬一於學流有裨益與否存質同學之單心詩教者

大清光緒十八年壬辰四月二十七日黃雲鵠自序

己卯重入蜀得見吳勤惠公棠所刊韓詩外傳序言無一字率易無一語影響蓋經術湛深極矣因隨讀隨注眉端久之畧見古人說詩大意緘思十四載乃成此編昔知公未盡今師之無及惟俛焉孳孳沒身乃已以此自懺自厲而已癸巳春雲鵠敬識

羣經引詩大旨卷一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黃雲鵠學

論語引詩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淇奧本旨謂武公能受人之規益攻錯以成其德大學引為學修止至善之證與本旨尚相近韓詩外傳

前引閔子菜色之説因及師友切磋以孝亦去本旨未遠後解忽廣徵人妖物怪而歸宿於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切磋而不能舍則與詩本旨遠甚端木子引為可也未若之證意在精益求精從既切復磋既琢復磨起義夫子以可與言詩告往知來許之蓋顯示萬古學人以學詩之要與進學之方聖言廣大高深不僅贊美端木子己也學詩數十年垂白始稍窺此意冥蒙失學良可悲苟存得略窺聖意實莫大之幸也光緒壬辰四月二十七日鈔是日送第八女歸鮑氏禮成午坐書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駉詩言馬政而終于思無邪頌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意止于此不但未及三百篇亦并非自明作詩之無邪聖人拈出蔽全詩古今作詩學詩要領盡此矣作詩者美正固無邪刺邪亦無邪惟欲正其邪使僉歸於正故刺以正之吾友李次青謂詩無淫奔自作者極是孟姜孟弋子國子嗟不刑自認不訊自供是播己之惡又勸人為惡謂足懲創惡志是讀子夜歌詠懊儂曲可以正心誠意然乎否乎至謂此

章不指誦詩者言專言作詩者則未敢從同聖言垂教萬世明作詩者之無邪正教學者不可有邪也學者思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大義危言詩自道實事聖人自誦雍詩三家之愚妄自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卜子文學名儒何至以素爲絢特上文巧笑美目二言與末句不倫不類此詩之所以逸也子以一言解之卜子忽然高瞻遠矚突口說出禮後乎三字來非理境爛熟胷中經義揣摩日久安能有此神悟唯聖人乃有此弟子唯聖人乃有此一歎若是後世師儒必當詳徵博引實事求是將禮之何以後何爲先一一和盤託出聖人卻不如此僅僅贊歎一番此意眞令人終身領略不盡聖矣哉 以上四則并壬辰四月二十七日書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道性情無情則性無由見情寓於哀樂無哀樂則情無由見三百篇中有專言樂有專言哀哀樂兼者自關雎始人情未得而哀求而得之樂可知已不淫難已得而樂求之不得哀可知已不傷難惟關雎宜樂而樂寄之琴瑟鐘鼓樂而不淫宜哀而哀止於寤寐反側哀而不傷不樂不哀非人情樂而淫哀而傷非聖人之情樂不淫哀或至傷哀不傷樂稍近淫終非聖人中和正大之情此關雎所以冠二南之首居六義之先也聖人言此蓋欲學者推此以鑒別全詩且自理其性情使歸于中和正大以成其德云爾非僅作關雎頌贊已也 四月二十八日課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謂之言非諷誦可知謂之雅言非徒伏案佔畢執簡咿唔可知雅言以詩爲首或斷章取義或隨事指點如論語大學諸書所引諸詩是也誦詩始見詩不誦則詩自詩我自我聖學豈其然 二十九日課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小明詩自爲憂時傷亂而作不但無守身之義并有不樂生之意忠藎至此可傷矣曾子天性篤孝其學先注意在孝所見無非孝者不必誦小宛乃念各敬爾身誦小弁乃念必恭敬止也作詩者思正君心誦詩者求保親體意各不相侔是眞善學詩者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詩自爲入仕之君子言聖人自爲處世能不以貧富易心者言於賚賞一番後忽然遐思遠引若有意若無意不粘不脫將此詩諷詠一番聖言高遠無際若此仲子實心直腸非果誦之終身蓋聞褒而喜意若終身誦之耳予以爲道應如此故進而廣之使勿以此自足教學之道盡矣真萬世之師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無論是思人是思理總不當以遠爲辭見唐棣之偏

反而後思人思已不誠又明明有爾在有室在而憚其遠徒自鳴其思子曰未之思也非深文曰夫何遠之有非武斷萬世人倫之重以此萬古學脈之長以此四月二十九日課是月小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以兄子妻南容之故已見於前此復申所以能不廢免禍之故一以見修身慎言之要一以見賢者課功之密一以見詩教益人之大而聖人教人之道取人之方亦俱見焉不獨相攸鄭重而已一部論語凡論言行必先謹言蓋其難也有道廢不廢無道能免不能免恆必由之古今無異轍也然則當言路有言職亦箝口結舌乎曰予何不誦白圭白圭曰斯言之玷不可爲當言而言何爲玷何不可爲一言不當則玷矣如何可不慎詩教之益人豈獨白圭四語視學者制行課心之篤不篤耳善學者奉一言終身用之有餘否則終身諷誦終日咿唔政與未誦同詩自我自我雖多亦奚以爲五月朔旦課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爲

子言貧富未及詩也而善學者悟及詩言絢素詩之逸者也而善詩者悟及禮抑詩句讀百十有四而三復者僅白圭四語可見得力不必在三百之多也以未曾誦詩未誦全詩解不達政不能專對之譏已近强詞奪理况誦至三百之多乎聖人微言示諷并未將誦全詩所以能達政能專對之故分晰道出要令學者按簡細索掩卷長思合全詩一一熟繹自得其故入之自達於政自適於用勿徒學矮人觀場捕風

捉影聞人邪許隨聲邪許聞人影頤應口影頤也五月二日晨課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匏有苦葉之解惟御纂詩義折中最確允爲萬古筮仕良規實從此章勘出雖果於忘世非聖人所取然相可而進不可則止自是古今仕途正理賢人君子皆然雖聖人亦無不

然分別祗在忘世不忘世耳若是躁進之士淫亂之女何暇顧慮淺深又豈畏微言諷刺詩人亦何暇費此無益語言詩冠六經義蘊深遠聖人師表萬世天地爲心靜念三日夕其惕然乎　三日晨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程子謂是錯簡朱子謂章首當有孔子曰三字

我行其野之詩人忠厚之旨可師蓋爲棄新忘舊者出脫所謂怨而不怒也詩詞是側面文字論語引詩卻是正面定錯簡在此更無疑義　四日午課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亦在七十二賢之列識見不到如此學者試諦審伯魚氏所對六十二言詞旨何等安雅敘述何等簡明率循何等恭謹洵不愧聖嗣卽無孔子爲之父

無子思子爲之子亦應俎豆諸賢問詔學詩卽學詩詔學禮卽學禮玩兩退字其非一一煩大聖人面命耳提口講指畫可知非聖人安得此良嗣向來滑口粗心僅解將子禽氏所言摭作笑柄未將伯魚氏之言細細體玩孤負前賢多多矣

註以事理通達心氣和平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十六字詮言字立字誠確切不磨伯魚述聖訓以言字立字詮詩禮而體用包括無遺前賢愛後人如此如何忍輕負　五月五日晨課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教此章盡之聖人教人學詩之意亦盡於此集註解義亦盡此章之旨

一物不知儒者以爲恥不多識誠不免弇陋然但求多識不先求詩教之所以然則明於庶物不克察於人倫失學之本旨矣聖人末句乃及此意至深遠學詩者須熟體聖言將全詩與自己言行倫理一一考驗無先末後本無固陋苟安無以淹雅自足自恕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教門人與教子稍有差別人情也聖人亦人情耳教伯魚以學周南召南自是家人正義觀伯魚答異聞之對子教以不學詩無以言卽退而學詩今教以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其必退而爲周南召南無疑矣既眞爲周南召南其必能修身齊家無疑矣何秦漢間駿儒猶有孔門三世出妻之誣乎頃見虁倅鄭君鈺所刊近人沈畏堂孔氏三出辨眞足證羣書之誤破千古之疑有功聖教不淺謹附錄於左五日午課

自古說經之謬至害倫傷教誣聖未有甚於孔氏三世出妻之說者謬始於家語陳澔註檀弓相沿不敢易後有辨者并謂檀弓不足信豈不過哉儀禮七出之中無子惡疾二端先儒猶以爲疑至曾子蒸梨不熟之出尤君子所不敢信出妻大事也豈孔氏三世皆有是事哉且檀弓亦未嘗有三世出妻之文也客難之曰檀弓之文亦明矣說者亦非無見使伯魚之

母非出朞而猶哭常也夫子何謂嘻其甚乎子思會人也母非出曷爲死於衛出非嫁於庶氏門人何以云庶氏之母不當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曷爲引過而哭於他室乎柳若言四方觀禮蓋愼之子思云無其時曷愼乎若子上之母爲出母有明文矣使非出曷爲死而不喪使非三世出門人何以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子思又何以云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乎如曰誣則檀弓已誣之矣曰否否檀弓何誣耶說者誣甚儀禮云父在爲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

也夫父在服母三年者唐開元以後之禮周禮祇服朞逾朞故不得哭詎以出而不得哭乎且孔子年十九娶宋幵官氏朞年生伯魚年六十六幵官夫人卒錯見家語及闕里誌素王事記不聞有出妻之事也家語原不足信誌記亦不足信乎此一誣也夫伯魚之母非出母子思子上之母出母也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甥謂之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出字同義非儀禮出妻之出也乃以出母之出混出妻之出不亦誣乎且以子思之母論喪服小記云爲父後者

爲出母無服朱子曰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小記又云妾祔於妾祖姑雜記云主妾之喪祭殯不於正室是子思惟爲父後故曰無其時詎出而無其時乎子思之母妾故不得哭於廟詎出而不得哭於廟乎客曰何居死於衛也曰子思居於衛寇至不去見孟子子思居衛曰吾無列於魯而祭在衛見孔叢子子思仕衛母就子養固理之常子思魯人往來於魯亦事之常門人以爲庶氏之母者蓋不敢漫稱妾母亦不得混稱庶母故云庶氏之母經之稱氏者甚多

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者不一豈亦爲族氏之氏乎此又誣也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卽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之義而子思不云爾者蓋有故矣夫門人問子先君子孰謂謂孔子也非謂伯魚伯魚之母爲幵官夫人道隆從隆道污從污者亦謂孔子也按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則伯魚之母爲嫡母非出母也家語云某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顏氏則顏母之歸施母殆無恙也明李東陽修闕里誌謂施氏終身與聖父相守自註出祖庭廣記則

孔子之母亦庶矣載考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孔子固喪出母矣如云出母爲被出之出豈孔子之母亦被出乎若所云伋則安能者聖達節賢守節之常所云不爲伋也妻卽不爲白也母者妻嫡妻也母嫡母也子上之母庶故云然詎以出而云然乎此又誣也客曰如子言說檀弓者誣矣然以出母爲生母亦有說耶曰遍考三禮皆無生母之稱豈生母竟不一及凡言出母者皆生母也又儀禮朞服云夫爲妻出妻之子爲其母如出母

非生母何不直言子爲出母而必曰出妻之子爲其母乎蓋妻與夫對可言出母與子對不可言出故雷氏註云無出母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則出母非卽所出之妻可知也出母非卽所出之妻則出母之爲生母可知也且門人曰庶氏之母則其爲庶出也明甚使子思子上而非庶出也者則出母不爲生母子思子上而爲庶出也者則出母之爲生母昭昭矣今統觀檀弓數章博考經傳旁參諸說三世出妻之論豈非誣乎嗟乎聖人人倫之至禮教之宗自說者一朝之誤致孔氏三世闕人倫之一而滋千古之疑在日月固何傷惟後之藉口者將視夫婦一倫在無足輕重之列而修身齊家之道無聞焉孰階之厲與是不可以不辯

此文雖與引詩大旨無涉然孔子教人以詩爲首教子以爲周南召南爲先伯魚聖嗣率教惟謹且先聖人而卒何至有出妻之事如有之是詩可不學伯魚於二南亦未嘗爲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羣經引詩大旨卷二

黃雲鵠學

孝經引詩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開宗明義章 文王在上篇)

詩爲成王作戒欲其以殷爲鑒念祖修德孝經引爲凡爲人子者言義至廣遠思父母之詩儘多不引爲事親立身之證而引念祖之詩所以廣孝也親既宜事親之親可無念乎身爲親之身亦卽祖之身可無念乎念之云何修德而已矣德苟不修身何能立親之親爾之祖皆弗願也欲學爲人子者念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諸侯章 小明)

小明詩人刺邪傷亂爲其君憂孝經引證諸侯之孝則示諸侯以當自憂一息不戒愼恐懼則難云孝與詩本旨稍別

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夫章 大烝民)

詩美仲山甫孝經勉卿大夫與詩本旨同惟不言卿大夫事親之禮節如何但詳舉言行立身之要與遵王善世之方義可思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士章小宛

小宛之兄弟相戒以免禍孝經引證士孝則由事父事母推及事君事長義較廣士不能然士云乎哉以上并五月十三日宜昌旅次書是日先太夫人誕辰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三才章節彼南山

詩頌美王化多矣獨引南山諷刺之詩爲證且不及天子國君而引刺王卿之詩爲證似是隨意稱引與則天因地大題不稱諦思之乃歎聖言意義深遠有非箋註所能盡者姑約言之師尹何以赫赫由用師

尹者使之瞻南山之石先言石而後言巖巖瞻王之師尹後見師尹而先見赫赫用師尹者實使然民不敢遽瞻用師尹者但具瞻師尹師尹可危不獨師尹可危也民何故具瞻瞻爾之教化能及民也非僅瞻師尹之赫赫亦非僅瞻赫赫師尹一人已也民者王之民即三才並立之民代天地化民者王代王化民者萬世之師尹也方具瞻時無褒譏美刺也瞻其教化而後褒譏美刺興焉其詞危其旨微矣萬世之用師尹者爲師尹者與師尹同列者其諦思之意義不盡于此也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孝治章抑

抑詩言德化此言孝治意各不同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聖治章曹風鳲鳩

因詩本旨而拓言之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廣至德章大雅泂酌

詩言君子宜爲民父母此言君子所以能父母斯民之故意微不同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感應章文王有聲

詩頌鎬京辟廱之雅化此言孝悌明察之極功意略同而較廣大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事君章隰桑

詩喜見君子而極寫其中心之樂此極言君子愛君之誠之深且久較詩意尤爲懇至古人君臣之義往往託諸懷賢思友寄之香草美人豈知純臣惓惓江湖魏闕之思畎畝一飯不忘之志固較之良交貞婦尤爲幽且摯也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弟至忠無不至者理固然也五月十五日早課孝經引詩終

黃雲鵠學

大學引詩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學全書學字僅三見自大學之道外惟道學也與

未有學養子句學養子之學亦假借之詞惟此處學字乃學之實際解詩之精無出此數語右者誦詩見武公之德由學修而成繹大學解詩數語見學之全體大用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準一字字抛磚落地學者終身焉可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言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訓其德刑其德故不忘其德至何以不忘其德之實未之言也大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二語始將前王實在功德和盤托出萬古治譜學譜賅於此矣如此繹詩義理豈有窮時耶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周公訓成王之意似是專言文王之德大學引為新民之證則是推原命之所以新正見新民之極功語意稍別義極精微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商頌此詩毛鄭不同序傳義亦各別大學引此二語則單重民之所止又因人之止邦畿而引緡蠻黃鳥止於邱隅極粗淺語引作精深之證二詩何嘗有止至善之意邪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自頌文王之德大學引詩專言至善之當止何謂至善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是也隨人隨地有之求止者求此而已止至善者止此而已聖言精微廣

大極矣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桃夭以宜其家人美于歸之之子意在之子非曰吾以教國人之宜其家也蓼蕭以宜兄宜弟頌來朝之諸侯意在諸侯非曰吾以教國人之宜兄弟也鳲鳩言君子用心均平專壹故爲父子兄弟皆足法亦非

專爲民法之而然也而成教於國非此不可三而后字正與經文數而后字相應全旨瞭然朱子云此三引詩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旨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引詩證絜矩能平天下之道非解詩也而父母斯民之義已闡發無遺舍此更無平天下之道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平天下人君之責也而引刺師尹之詩爲戒其義可深長思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作詩引詩一意

羣經引詩大旨卷四

黃雲鵠學

中庸引詩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旱麓頌文王德化之盛福祉之遠以此爲興何嘗有察乎天地之意中庸直以爲言其上下察也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凡人意有所專注耳目聞見無非是物君子之於道亦然於詩亦然於

學亦然觸處洞然有不勝用者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自喜周公之久居東可以就近取則中庸引來另是一意而義尤確切故曰詩無達詁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唐棣詩人處人倫之變意專在兄弟妻子亦不過連類而及即既翕和樂二語亦係懸虛想像之詞看似歡樂話頭實是椎心苦語蓋聖人之難也吾夫子父母其順矣乎一歎括萬古人道之全立萬世人倫之極子思子引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證使後世求君子之道者有所持循顯示以下手著脚之處仁哉聖人之用心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抑詩意在戒懼謹獨中庸意在費道之費鬼神之德之盛與誠之不可揜意稍不同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是頌詞引此詩者是言實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借天道之不已頌文王之德之純中庸援天與文王之不已證至誠之無息鄭註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不已爲之無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是跟上節言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是跟至誠無息言一一悉心理會自得就中深趣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言足以興無道默足以容似非聖功之極致與上文德性問學廣大精微等語氣象大不侔引詩既明且哲二語似是專結默足以容一邊意思較多嗇疑多年不敢妄解留俟他日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言永終譽中庸言蚤有譽意雖不同其實譽一也可見有實之譽聞雖聖人亦不有心避之有心求譽賢者不爲有心避譽聖人不爲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衛詩碩人鄭之丰衣錦褧衣之語皆極力形容婦人服飾之美好似未嘗惡其文之著作者以己意勘入遂演出無窮淵微邃密極樸緻的道理來如此讀書六經有不勝用者矣學者念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人憂亂之作引證君子愼獨之功可想見古人誦詩讀書旨趣之所在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語自精引證適切國語謂武公自儆序與箋謂刺

厲王所謂鴻鵠已翔寥廓弋人猶視藪澤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烈祖之詩極言祭祀之恪恭肅愼中庸引證君子之道則無時不然無地不然不必祭祀宗廟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由於不祀而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烈文之詩訓助祭諸侯以自强之道此二語分明由天子及諸侯俱在內中庸引爲篤恭天下平之證愈

見精密德曰不顯恭曰篤恭義深而意顯學者沈思自得之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三引詩義精語顯不必更求深解文氣縝密疏折言盡意不盡

羣經引詩大旨卷五

黃雲鵠學

禮記檀弓引詩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谷風詩乃棄婦自表其相夫之德聖人賛子罕一以教民厚一以教臣忠代君惠民惠民即以保國忠之

大者也覗民生死若無有專剝民以媚上者不知覘國者其謂之何聖人聞之其謂之何

祭義引詩

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詩云明發無定日此明發乃指繹日不寐言繹之夜不寐也又忌日也上文有曰忌日必哀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美王化此廣孝治詞同意異
經解引詩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引小國風詩為天子德配天地明並日月之證正襟
莊誦覺後來帝範帝學諸書無此檃括經解引詩僅
此善誦詩者豈在多乎
孔子閒居引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較大學之解閎大而切實過之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三引詩精邃可味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
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
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

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引證奉三無私奉字確切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上文極精切引證稍不及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
因江漢章四言包括三代因宣王上及太王得引經

大旨

坊記引詩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與詩意大別

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引詩語冷而意雋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不引交讓之詩而引不讓之詩奇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畜詩作勗

引詩似不甚切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履詩作體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度音鐸詩作宅

以上三條與利祿章同

子云從命不忿 忿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

孝子不匱

詩所謂不匱主錫類言此以善諍言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詩主同氣言此主合族言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詩主祭祀言此主主人有禮言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誦之令人油然見睦親之誼肅然起恭敬之心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與詩意迥別詩謂無以下體之惡而棄其莖葉之美此則直謂不采其下體以盡其利詩無達詁其此矣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詩是刺詩論是正論故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表記引詩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論語以直報怨之言允當極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前引證切後引證少味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兩引詩無限愛仰之意令人神往中道而廢非廢棄

猶言暫傚少頺也仁之任重道遠豈無疲勞止息之期但少止卽復行耳故下云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聖人安仁詩人好仁吾儕卽不敢望僥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人莫能助亦莫能禁在己而已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引詩恰切基字尤宜玩全從論語胎息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

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與詩意絕殊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入官數十年學爲語言文字數十年終日常私抱此恥不合由此不遠由此不惟不悔而已且終身不敢忘其恥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解詩兩不同字是小心不是大膽是自下不是自尊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希賢希聖者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詳敎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

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解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八字詳備凱摯能此者難知此者亦不易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與詩本旨同舉君子所不爲之事以徵靖共正直之實爲人臣而以私干上或務爲華麗可悅之言及非其人而自之者誦此詩能無心動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人臣不得已之事至於陳說不已臣之心傷矣故非所欲如此解詩眞得詩人忠愛纏綿之旨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引此詩似少忠厚之旨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引詩單就甘以壞一邊所以懲小人使知警也淡成之君子容待勸而後然哉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與詩解異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與詩解同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解詩精確
緇衣引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以緇衣巷伯二詩爲引以大雅文王篇作證變格奇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以周家詩書證夏禹事亦變格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梏詩作覺

確有此理詩義闡發無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諐詩作愆

不能淑慎爾止必愆於儀愆於儀則言危行行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前引詩以敬慎爲言行之要後引詩以謹言慎行爲敬止之實功不是空空主敬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作詩引詩同意衣服不貳從容有常八字可味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讀作誥曰惟尹躬及湯咸

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誦尹吉令人想明良喜起之盛誦詩令人生端莊肅穆之心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詩所謂靖共正直者非徒兀坐正色端拱無爲已也必有事焉章義癉惡其事也吾儒異於他教者以此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好以示民俗數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兩解詩俱與詩本解異意若曰上帝若板板然無好無惡則下民卒癉矣人臣若不極盡其職而止於共則維王之邛矣故曰詩無達詁善學詩者自能默領此意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引詩爲不親賢之證古今同慨與下引君臣篇意同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逸詩

引詩較下文引書君雅意勝民存則存民亡則亡古今無異轍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一也詩作一兮

儀一由於心一心一故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死如何不可奪名曰由於生不可奪志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古註以正爲匹之誤非是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君子能好正自得好仇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古道交能不近利君子之交乃能攝以威儀古人懷友上下求索不得不已其爲此與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重讀周行字方得解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葛覃詩有此意與否不可知義則各有此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引詩證兩不可飾之義極精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卜筮論語作巫醫

引詩證不可爲卜筮下文引書易乃證無恆之不可

射義引詩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

引詩多與今文異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

與詩意稍異詩是中以求爵射義謂求中以辭爵殊費解

聘義引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詩比君子於玉此比玉於君子詩味較厚言各有當也

羣經引詩大旨卷六

黃雲鵠學

孟子引詩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極力形容王樂又極言民樂王之樂孟子與民偕

故能樂一語闡盡詩義真善說詩此之謂以意逆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上言老老幼幼引詩卻非老非幼祇是偕老之寡妻比肩之兄弟而推恩之理自明更不煩解說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與詩意微不同詩言畏天之威意在敬天此言畏天之威意在事大以保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善於導君善於說經古今陳善無出此右者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世以此爲王政之末迨於公令勉强奉行孟子述王政至此獨言之甚詳真得正月詩人忠厚深旨或曰詩非爲文王言曰書不云乎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借詩言引君當道不惟不痛斥好貨好色之非并似
生坐公劉太王以好貨好色之實知此義庶可與論
詩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引詩與詩人旨合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知道一贊意味深長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詞義曉然無可附益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三引詩義皆明確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

亦爲不善變矣
是周公之詩與否且不必辨但看後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句自明
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
與詩解同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解見前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以上三詩註已解明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前引詩闊大後引詩雋妙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警切極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志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二賢引詩亦自正大非孟子幾不能答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二語乃誦詩秘要如此誦詩詩不可勝用矣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底詩作砥

如此誦詩言言於學有益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誦此詩覺紛紛辨說皆不必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既醉之詩自是父兄耆老還頌人君之意似不如此解若有不願膏粱文繡之意則曷爲醉其酒乎故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孟子眞善說詩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仁至義盡如此乃可誦詩知此乃可學詩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自是爲己仕者規箴孟子是就現在言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集註云詩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

子之事可以當之詩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隳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此言孟子亦當首肯千古說詩者亦當首肯

門人漢川劉洪烈校

〔清〕孔傳鐸輯

禮記摘藻一卷

清刻本

禮記摘藻

振路校輯

曲禮上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
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
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
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
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
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
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
以長則肩隨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
者請出矣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
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
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
讐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

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曲禮下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
佩委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
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

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酒埽

檀弓上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

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其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

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檀弓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

謂之杜舉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尙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

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

覆巢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

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

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律中夾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擇元日命民社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
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
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律中姑洗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
達不可以內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
于桑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中呂其數七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
乘朱路駕赤駵載朱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
雞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
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
衆毋伐大樹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律中蕤賓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
先薦寢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
市毋索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
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
臺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律中林鍾
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

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駵載黃旂衣黃
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

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天子居總章左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
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
賞軍師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

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
惡順彼遠方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
出大幣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律中南呂
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律中無射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
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
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
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
彘其器閎以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
事恤孤寡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
而成冬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律中黃鍾
氷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者取之不詰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律中大呂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鷄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征鳥厲疾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
廟
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
終歲且更始

曾子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非禮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

禮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

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

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

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

漆絲纊竹箭與衆共材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郊特牲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

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內則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

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
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
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
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
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
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
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
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
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
往

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
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
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
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明堂位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

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
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
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
禮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少儀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

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得臣於其臣者有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

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樂記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

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

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雜記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音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

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敬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祭統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

義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

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飲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孔子閒居

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

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

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表記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以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傲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問喪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

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何以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三年問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忘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禽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

居而不亂乎

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

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強

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相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昏義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事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鄉飲酒義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以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

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厪有存者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聘義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終

禮記摘藻跋

子思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何其繁與則三百三千何一不當習其器數而詳究其義蘊之精微哉雖然

先聖不有云乎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文非禮無以爲約也然禮如小戴記祇爲儀禮注疏而誦習者猶不免望洋之歎故專家者必萃其全經而旁通者正樂得取禮

之文以節之而從約也摠之學不厭多然貪多而無得縱腹笥何益矧汗漫之弊又屬古人所深忌乎然則掇記獵取雖屬後世餖飣之學非真儒所尚而選言取精使考覽較易亦未始非古者說約之意也況禮經多緒爲之擷其菁華提其體要使後之君子誦讀不煩全體畢見用以造就來學裨益匪淺茲禮記摘藻一書　先子之

所手輯也雍正癸丑甲寅間汾猶在總角授禮記甫肄業曲禮檀弓　先子於青鐙訓課之餘出此書以示帖不過數十頁汾請曰禮經凡四十九篇此書其能備矣乎　先子曰備矣不及其所以然也誦之旬日而訖但喜爲文之寡頗便於强記亦不甚知其書之善也及今觀之如見全經焉所爲片片是香寸寸是寶然後知此書之備並不同於餖飣之爲且識　先子之所以教汾者於此得其槩也今歲撿家藏書籍得此刻因曰幸矣以公天下後學爲曲臺之津梁可乎廼述　先子編緝之由及汾所以受教之始著於篇末

乾隆十年夏六月中浣男繼汾跋